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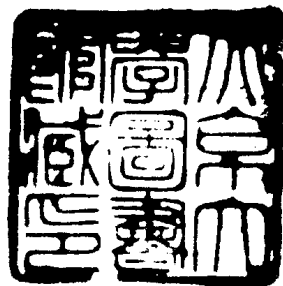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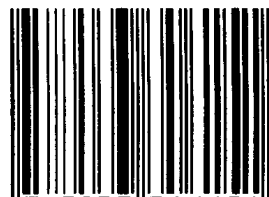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6/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七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十二卷

〔明〕李騰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 一

關中集四卷

〔明〕余懋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 四八一

綠滋館稿九卷考信編二卷徵信編五卷

〔明〕吳士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五四七

西樓全集十八卷詩選二卷(一)

〔明〕鄧原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鄧慶棠刻本

..... 七二五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十二卷

〔明〕李騰芳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湘洲集

十卷補遺一卷》提要

李宮保湘洲先生家傳

謝 璠

公姓李氏諱騰芳字子實號湘洲湘潭人曾祖詩志
榮生子九人第三卽公祖紹郁父孚三世贈封禮部
尚書公夙有異慧體貌瓌偉四歲授書父封翁嶺東
一方冠者教之才思縱發年十三赴童子試忝學金
公學曾拔而奇之曰此遠大器也二十四登萬歷戊
子科舉人二十八成壬辰進士改庶吉士益博涉精
研嘗自言構思每至心痛未嘗輟故其文章冠絕一
時而平生尤以經濟節操著初授檢討知制誥凡所
撰制詞動關國計民生及邊疆機務會倭患公上安
機至計疏請定戰守重內地明賞罰假將權練京兵
積芻餉破文法祛宿蠹灑灑數千言皆切中時弊董
公其昌跋其草後云論兵事者衆矣此疏條分縷悉
燭照數計未復於知人有用文字所謂頗牧在禁
廷者遷贊善中允至左諭德因顧公天授被枉劾併
及公遂再疏乞休三十七年掛冠歸杜門著述墳史
諸子天文地理韜鈴技術之書更番讎註雖山居不
魏闕間與封翁談及朝事輒太息某邊無備某處

李湘洲文集

傳

不可守舉朝但爭閒是非無一爲國家長慮者不數
年決有蠟丸徵兵之變聞者皆河漢其言迨有警方
徵遠見焉先是以擅去降大常博士京察復謫都司
理問遷行人司正四十七年趣出山陞太常少卿管司
業事 光宗立擢少詹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篆
旋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 光宗上賓 熹宗
嗣位有相擇山陵之命公攀高窮幽探風水之勝卜
吉壤以獻卽慶陵也議者後舍公所點真穴移上見
石及鑿下公所點處果得吉土人推學識御史王安

李湘洲文集

傳

二

舜曾以他事媒孽比奏辨求退奉 旨李某以才望
用據素心跡具明着照舊供職公亟懇歸養泰昌元
年十一月 予假省親天啓元年在籍命爲 兩朝
實錄總裁辭未允二年加太子賓客正二品服俸廕
一子入監讀書三年起轉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時以趙公南星爲吏部尙書特改公吏部左侍郎
兼經筵講官嚴黜陟勤啓沃中外忻忻望治四年丁
母王太夫人艱 賜祭葬加公禮部尙書馳驛奔喪
五年丁父艱公剛方嚴正爲東林弁冕魏璠弄權素

忌公適楊公漣泰璠二十四大罪璠以公與楊同鄉
忌益甚崔呈秀書東林姓名進天鑒錄於璠將公名
與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諸公
並列御史王際遠承璠指劾公遂削奪崇禎初璠敗
二年起補公禮部尙書仍兼掌院學士協理詹事嘗
太子少保京師戒嚴守禦條畫尤多力焉已而有請
建儲及進戚繼光兵畧等疏又以吏治日窳人材日
匱請廣制額精用舍他若宗藩請名請封例費不貲
悉奏除著爲令請宗便之公逮事四朝耆德碩望不

李湘洲文集

傳

三

減洛下司馬咸仰爲救時之相曾廷推閣臣以公及
成基命 孫慎行何如罷羅喻義等十一人名
上而周延儒溫體仁名不預體仁訐奏 因虛停
所推者暫未進用崇禎五年公在告卒於京年六十
有八位止宮保宗伯未罄厥猷莫不惋惜當公官庶
常值三王並封之旨具書規首揆王文肅文肅感悟
遂反並封議私謂公師馮琢庵曰此子真奔軼絕塵
之才但國家異日未必竟其用後屢起屢躓如文肅
言然公雖未得握樞秉軸而經濟節操素所樹立已

足暴於天下後世矣卒之日 帝震悼贈太子太保
與廢職加祭五壇遣中書官護柩回籍行人官造塋
諭葬於邑八十四都州冲崇祀鄉賢異數也公世居
高塘兄弟五公其長弟騰芳駢芳廩貢駕芳廩生馭
芳舉人公元配盧氏繼娶陳氏張氏俱封贈如例長
子殤盧夫人出次宗岨廢翰林博士任南京戶部主
事陳夫人出元高張夫人出公所著有說莊孫子說
印玉衡集四樓文集備 鑑錄批選王陽明集湘潭縣
志等書行世而鄒架盈室被岨賊寇湘半灰秦燭撫
李湘洲文集 傳 四

遺編者慨然想見其人

李宮保湘洲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論

心之精神是謂聖論

澹泊明志論

辨

存心養性辨

策畧

四道

策問

三道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十一

評

韓范經畧寧夏評

序

王陽明先生集抄序

金剛經集註序

金剛經註采序

功過自知錄序

一貫微言序

楊羅巖文集序

許公卿詩序

曹寅是文稿序

包儀甫辨真稿序

包儀甫新藝序

南國人文序

十子制藝序

賀孫中丞序謝石

賀李中丞序夢池

送孫太史使益藩序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上

贈李西卿序

賀項君典進士序

有楊三特序

贈劉方伯序孔源

邊蔡政考滿序南亭

謝太守守潭紀畧序

長沙汪太守入觀序

包令長儀甫行取序

攸縣胡令長考績移封生父序

李匡山覃恩序

鄭令長入觀序

楊令長入觀序

楊令長德政序

長沙陳令長實政紀序

湘鄉涂令長德政序

贈劉同知聚齋序

送何少亭之鄭州同知序

贈楊主簿序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上

何矩所壽序

舒同野八十壽序

尤大將軍紹菴六十壽序

黃母萬太安人八十壽序

蕭母趙太孺人七十壽序

易母八十壽序

卷之三

記

湘潭八景各小記

陶公山記

桂子亭記 以上三篇遺刻末卷補

高峯塔記 代

萬樓記

半邊街砌石記

長沙縣新遷縣治記

寧鄉縣徐令長碑記

天津新造海船記

李湘洲文集

目錄

馮琢菴師進講章記

登封縣崇貞觀記

議

征丁議

增遼餉呈議 派畝

絕軍糧議

湘潭戍兵議

修城議 代 遺刻末卷補

馬政議 代 末卷補

李湘洲文集

目錄

行戶馬議

青靛總行立厰議

編審呈議

擬遼左經畧倭寇事宜議 館課

寧鎮討逆敘功請慎加封爵議 館課

官解議紀畧 末卷補

詳

道林小路詳 代

卷之四

墓表

中憲大夫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公

墓表

右通政韓公墓表

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陳公墓表

封右庶子莊公暨配宜人栗氏合葬墓表

贈文林郎周公暨配贈孺人戴氏合葬墓表

墓誌銘

長沙 吉王墓誌銘

李湘洲文集

目錄

十五

吉藩次妃何氏墳誌

亞中大夫兩淮都轉運使盧公暨配恭人陳氏

合葬墓誌銘

贈工科右給事中寅齋王公暨配黃孺人合葬

墓誌銘

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公墓誌銘

贈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沈公墓誌銘

贈兵部車駕司主事南溪王公暨配安人徐氏

合葬墓誌銘

贈禮部儀制司主事宗禹田公墓誌銘

翰林院簡討劉公墓誌銘

張太宜人墓誌銘

榮母王孺人墓誌銘

傳

縣誌顧武毅公傳

贊

白衣大士贊 露助廟贊
顧宏海小像贊

題跋

跋熊思誠符司紀 題天王殿募冊
題蜀劉氏節孝恩榮冊

李湘洲文集

目錄

十六至十二

卷之五

詩

另目錄

卷之六

制詞

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一

贊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馮琦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

太子少保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

南京工部尚書裴應章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頤

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

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汶

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待問

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等處

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象乾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楊特寧

太僕寺少卿林煙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全天叙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馮有經

吏部郎中侯執躬

戶部四川司郎中張守訓

戶部陝西司郎中侯康

禮部主客司郎中張養才

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厲昌謨

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洪文衡

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王民順

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

按察司僉事邊有猷

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左布政使梁雲

龍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周嘉謨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廣東按察司按察使林如楚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詹在泮

整飭霸州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

按察司僉事汪可受

公廵冀北兵備道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陳所

學

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張文耀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莊懋華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徐夢麟

湖廣按察司副使徐堯莘

湖廣按察司副使張天德

陝西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副使李起元

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分守東兗道右叅

議陳簡

雲南按察司副使孟紹慶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議方萬山

湖廣按察司僉事黃仁榮

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賀子備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湖廣長沙府知府劉景

四川夔州府知府李時寧

陝西臨洮府知府王曰然

湖廣衡州府知府何懋官

湖廣岳州府知府徐時進

湖廣承天府知府孫文龍

湖廣常德府知府馮永亨

江西南昌 同知蔡承甲

江西建昌 知黃應元

福建汀州府同知符榮

雲南武定軍民府同知陳典

河南汝寧府信陽州知州朱一馮

河南汝寧府光州知州尤大治

直隸廣德州知州何鳳起

四川城都府雙流縣知縣鄧烈

卷之七

制詞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莊天合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翰林院修撰顧天竣

翰林院編修公龜

翰林院編修曾可前

翰林院簡討雷思霈

翰林院簡討鄭以偉

翰林院簡討張文光

戶科都給事中

廣東道監察御史周家棟

貴州道監察御史沈正隆

陝西道監察御史

吏部文選司主事朱一龍

吏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唐選

戶部河南司主事張模

戶部四川司主事楊一葵

戶部福建司主事廖如龍

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韋石麟

戶部雲南司主事黃建衷

戶部福建司主事晏朝寅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禮部祠祭司署郎中事主事黃大節

禮部主客司主事李棟

禮部主客司主事何起升

禮部主客司主事樂和聲

兵部職方司主事馮 挺

兵部職方司主事孫雲翰

兵部職方司主事徐可求

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湯之相

工部都水司主事沈孝徵

工部營繕司主事陳嗣元

南京工部司務馬熾如

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譚繼統

大理寺左寺左寺正熊應占

大理寺左寺左寺副詹仰聖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金繼震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會朝符

南京大理寺左寺添註左寺正曹學仝

太常寺博士康元積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南京太僕寺主簿應主簿王同軌

文華殿辦事中書科帶俸中書舍人萬建衡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右寺右評事譚學閔

中書舍人蘇惟霖

應天府通判焦蕃

直隸安慶府通判詹孝達

直隸河間府推官文 禮

直隸大名府推官崔養蒙

直隸永平府推官王之屏

江西廣信府推官陳 隨

江西吉安府推官毛 堪

江西臨江府推官何大謙

湖廣常德府推官陳長進

廣西梧州府推官李延大父

四川城都府推官王崇賢

四川順慶府推官陳 博

直隸直定府趙州贊皇縣知縣李 楠

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王象恒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直隸順天府固安縣知縣官 箴

直隸河間府寧津縣知縣侯執蒲

直隸蘇州府嘉定縣知縣韓 浚

直隸揚州府泰州如皋縣知縣張 星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袁世振

江西袁州府分宜縣知縣馬孟禎

福建福寧州福安縣知縣金汝礪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董紹舒

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知縣薛國用

湖廣長沙府寧鄉縣知縣沈震龍

河南南陽府南召縣知縣馮運升

山西太原府崞州嵐縣知縣龔仲敏

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知縣曹如結

廣西慶遠府宜山縣知縣歐陽東白

雲南大理府鄧州浪穹縣知縣李在公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朱光前

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知縣黃汝亨

福建延平府將樂縣知縣傅宗舉

李湘洲文集

目錄

十九

湖廣武昌府咸寧縣知縣朱凌霄

山東濟南府禹城縣知縣史東昌

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知縣李惟中

山西平陽府吉州鄉寧縣知縣李時茂

四川城都府內江縣知縣楊應登

詔

寧夏蕩平宣諭軍民詔 補課

卷之八

奏疏

直陳安撫至計疏 萬歷二十五年

代申救馮應京疏 萬歷二十九年

乞休疏 萬歷三十七年

再乞休疏 萬歷三十七年

擬星變陳言得失疏 館課

相擇 山陵疏 泰昌元年

懇恩求放疏二 泰昌元年

懇恩求放疏三 泰昌元年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辭院務教習疏 泰昌元年

乞假省親疏 泰昌元年

辭纂修 實錄疏一 天啓元年

辭纂修 實錄疏二 天啓元年

辭 山陵加恩疏 天啓二年

謝 山陵加恩疏 天啓二年

辭陞禮部侍郎疏 天啓三年

給假到部辭俸薪疏 天啓四年

請母卹疏 天啓四年

謝母卹典并賜路費馳驛疏 天啓四年

辭加禮部尚書銜疏 天啓四年

再辭加禮部尚書疏 天啓四年

卷之九

奏疏

謝復官疏 值起協詹此疏未上崇禎二年

辭起補禮部尚書疏 崇禎二年

請 冊立太子疏 崇禎三年

慶典告成恭請 皇上臨朝受賀疏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進戚繼光兵畧疏

遵 旨續進戚繼光臺墩烽堠等書疏

覆順天府鄉試中式冒籍武生俞世灝等疏

再覆武生俞世灝等鄉試卷疏

再剖科場事理疏

爲吏治日窳人材日匿請廣制額精用舍疏 以下崇禎四年至五年

查復宗藩酌例簡明例疏

旨詳定簡明規則疏

覆岷府繼襲王爵并管理疏

題再行撫按查覈朱岡英并鄧妃企鉉等各情疏

覆靖江王府王哥疏

相視 德陵寶城崖土疏

表

進五代史表

擬 皇極殿新成 上御法座受朝羣臣賀表

擬 瑞 惠 桂三王之國表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日講章 三首

卷之十

啓

吉殿下千秋啓 三首

謝吉殿下 二首

葉臺山閣老

吳相公昭谷

朱養淳閣老

孫愷陽閣老

方冲涵閣老

朱平涵顧益菴朱蓼水魏道冲四閣老

鄭太宰鳴覬

史少宰聯岳

盛詹學

答許少微兩廣總督戎政尚書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十三

賀徐海石中丞

張誠字中丞

薛正亭中丞

羅湘中編修

答王麟蛟中丞

答李太僕

馮康莊編修 湖廣典試

復兩京學院

答毛具茨道長

舒大庭柱史

侯六祜 貴州按院

徐恤部

答陳葆初方伯

卡匡岳方伯 送扇

答洪

賀梁惺田憲長

賀何監司到任

長沙兵備舊為湘潭令

賀韓監司到任

長沙兵備舊在翰林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二十四

答韓監司賀正啟

答張立中監司

王監司賀正啟

賀處公

答辰州許監司啟

答馬虞生鹽道

賀莊太守

到任

潘漚滄守道賀生

時午

又送扁

又 送代父

程入林巡道

復王憲長求墓銘啟

魏滄水兵備

答王崑璧 知府

徐雅池

答劉翼白

梁應期

楊汝和

何崑柱

答張武程 知府

袁州汪太守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賀張太守 到任

關太守啟二

謝二兌太守

賀甯司理 到任

賀張司理啟

答劉碧山 推官

茶陵王州守

答心齋劉令 考滿

答何朝宗 知縣

安鄉縣令

請包儀甫父母

改諸生請啟

請張廼嵩父母

又啟 時爲柱史

熊維鐘 通判 時午日

周之冕學訓

襄陽令李大衡

答徐夢林 知縣

答李之佳 縣令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十六

答鄭盡吾

辭同鄉公請

辛酉以省覲歸答人通啟

答人送酒

答人賀生日

尺牘

答毛具茨道長

答蔡槐亭

董誼臺

與胡泰六

與熊芝岡

與楊修齡

與崔兵備 三首

與吳北暎

與李聚吾

與胡封翁

陳如石司理 二首

答姜君士昌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十七

與韓求仲

王生可像

與何崑柱

與李景頴

侯澹軒

寄侯碧塘

與馮聞所

與慈公

與殷君宗器

答袁經畧 二首

與王大業司空

與許同生

答劉泰階道長

許少微

孟五岑

胡克懷

林宗謙司理

答儼价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十八

三閣下

沈銘鎮

卷之十一

山居雜著 附補編

記補 三首

職補 三首

追記 六則

文字法 三十五則

卷之十二

祭文

祭大同廵撫白夢山老師文

祭南駕部陳慎吾老師文

祭少詹學士莊冲虛文

祭鎮臺石門文

祭封戶部尚書李太翁文

祭莊少屏年伯文

祭周易菴年伯文

祭周儒東先生文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十九

祭姚渥源文

祭蔡葵心文

祭何江峯文

祭包龍岡文

祭張文軒年伯文

祭沈年伯母文

祭封太淑人田母文

公牘

藩府膳田公牘

終

淦口把截散船公牘

湘潭縣錢糧公牘

天下之大

目錄

四十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一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第馭芳

男宗岨

姪

之珍全閱

後學

謝璠

全較

過蒙掄

論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論

心之精神是謂聖

學者之言聖夥矣爲之說曰聖人鶉居而鷺食鳥行而無章同乎泮溟而萬物吹累焉愚應之曰非也虐人不爲無無則又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氣血以規法度內盈於紫棚外重纏繚而天下脊脊矣愚又應之曰非也聖人不爲有有夫有者狗世無者欲出世狗世之心非所以爲聖也而出世之心亦非所爲聖也大道非誣作聖不遠今夫人大喜耶則毘於陽大怒耶則毘於陰陰陽竝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

成故陰陽者人之所以生也陰陽之於人其粗者爲形色而其精者爲精神精神之所在形以之立性以之成情以之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淵乎萬物之宗止乎衆水之平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智邪是相於庇也說勢邪是相於形也說藝邪是相於技也富者不能讓祿顯者不能讓名夸者不能讓柄操之以慄舍之則悲方且爲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而我之精滑而神蕩矣夫聖人之精神即常人之精神無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論

二

異也常人之患事本約而意繁境本淡而內熱生熱不盡積歛無崖行盡如馳爲日不足是謂以精神役事以繁馭約約化而繁棄淡求濃得濃爲淡心以生事事益生心危其觀臺投迹自衆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以事役精神夫天下之事超之則尊役之則卑以我役則小以物役則大無我而物自役役則勞聖人者正其形捫其志一其度感而後應追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謬乎其清淵乎其居屈伸消息盈虛進退日月相代乎其前而不足以滑和不可使內於鬻

府故能結外物而獨生亡物而獨存獨生者非生獨存者非存是謂精神神全而至彼至陽之原矣精凝而至彼至陰之原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慎守其藏物將自壯我得其一物將自和處乎無響行乎無方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紛於事而不錯齊於法而不亂因於物而不去目未嘗擢亂六律而明舍耳未嘗散滅五采而聰舍心未嘗毀絕鈎繩而巧舍則其神全而精得也夫人之有精神神之穀之有種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論

三

不精神之求而切切焉刻形去智則亦種稗而已矣然則學者奈何今夫富人穿壤藏金銅其上其子不知也日儆儆而憂貧和室者以告索得之遂以富擅其室向固不知其措身置足之靡非財也而儆儆焉憂貧也故人各有精而不知養也人各有神而不知求也吾之精神本明瑩洞徹而謬謂汚染也本旁皇回達而謬謂闔隔也皆是煩也夫聖人者非能益其所本無而識其所本有也學者自吾之精神求聖人得之矣

澹泊明志論 餘觀

物與我不兩致者也。狗與我之心亦不兩致者也。我大則物小矣。而物大亦能小我。我重則物輕矣。而物重亦能輕我。夫輕與小本在物者也。而積小之勢不得不化而大。積輕之勢不得不化而重。積重大之勢不得不與我為敵。而我反出其下。故其始也我與物互持其輕重大小。以為低昂。而其繼也我與物且任其輕重大小。以為君臣。蓋物之投我者萬變。而我之御物者無幾矣。夫以無幾之我。與無算之物爭。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論

四

其數不勝也。然以本無之物。與本有之我爭。其理不可使勝也。則其道莫先於明志。而明志莫先於澹泊。善乎武侯之言之也。夫原泉之水。瓦注之清。土注之則不清。黃流之液。多飲之醉。少飲之則不醉。事務日減。切務日增。志寧有餘。切寧不足。夫人竅而為心。堅而為志。神明之中。牖戶開焉。嗜欲炎之。好懷水之。相刃相磨。為克孔揚。嘗試論天地之間。萬有之情。實無出於澹泊。澹泊者。穠華之反。則為澹泊。澹泊之對。則為穠華。澹泊之取數常約。其用常齊。其為度有限。

其物使入害而不甘。憎而不能忍。暫而不可久。穠華之取數常多。其用常盈。其為度無量。使人無而羨。有而侈。暫有之而思益。久有之而不肯損。是故五色令人目昏。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五臭令人鼻薰。夫與其繁於色。不若視於無色也。與其繁於音。不若聽於無音也。與其繁於味。不若嘗於無味也。與其繁於臭。不若息於無臭也。凡人身在世味之外。則能審世味。故其風神灑然。湛若冰壺。瑩如玉璞。印以當聲。聲勢和之。揚而有春嶠雲歸之態。一或不然。而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論

五

在世味之中。則不免為世味矣。故愚者以味殉身。而尤者以身殉味。夫其以未有身也。吾之志已化而不可知。況至於以身殉味。則其志又將安所處哉。噫。自非澹泊無以明志。善哉武侯之說也。然澹泊有二。而人之志亦有二。夫境攝心。則淡在物。而心攝境。則淡在我。淡在物。則有物不淡。而淡在我。則是物皆淡。世之逐物俱盡者。無論已。若夫以憎為。以予為取。既去而能求。深藏而畏劫。此淡而不淡者也。不結聖人之目。不歸人君之耳。木槁而不復芽。灰死而不可然。

此以淡爲淡者也。夫淡而不淡者，吾取其事不取其心。以淡爲淡者，吾取其心不取其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簞也。然則論淡泊者，尤必先論其志。

辨

存心養性辨 節錄

嘗謂心與性非二物也。存與養非二事也。儒者二之而爲之說曰：何者爲心？何者爲性？何者存心？何者養性？是支離誕蔓口耳之學，而非心性之學也。昔者孟子之言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舉心性存養而對言之，若真有二物、二事，學者欲從事焉，必將交修並進而不可偏廢爲矣。愚竊以爲聖賢立言，意自有在。學者惟當會其意而不必溺其辭。若孟子

之意，直欲人復其初而已矣。非于心性有所分也。初者何也？天也。蓋天地之心不可見，而于生人乎見之。記曰：人者，天地之精，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是故人之初生，純乎其蒙，渾乎其忘，無將迎，無智故，不識知，純然一赤子而已。然其並知出焉，天能發焉，靈瑩洞達，克之而可以無不知，無不能。若是者何也？天之所予人之所受爲性之理而具于心者，本如是也。人能無失其本來，又何存養之有？惟夫智誘物化，欲動情遷，與接爲構，日以心鬪，于是紛華靡麗，一切世味

恣乎其中而蕩乎其外則直心日喪直性日斲非復有生之初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其不漸滅以盡者幾希此君子所以貴存養也存養者復其初也鑿之若鏡塵垢之則昏去其垢而鏡復明譬之若水泥濁之則渾澄其濁而水復清所謂存養亦去其心性之垢濁而已蓋吾本有心吾不失之即爲存而非有加于心之初也蓋吾本有性吾無害之即爲養而非有益于心之初也然未有存心而不能養性養性而不本于存心者蓋自其兢兢保守惟恐失墜若緘膝固篋然則曰存而存固所以豫其養也自其優游漸漬唯恐戕賊若栽培灌溉然則曰養而養固所以保其存也何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惟自其感而動者求之則養性之功舍存心莫可與力矣孟子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不失其心即所謂存心而存其心者即所以養其性乎要之一無欲盡之矣夫赤子之初也與以瓦礫則投而棄之與以搏黍猶是也與以金玉猶是也彼固未知物之有可欲也所謂不失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辨二

五

赤子之心者惟不失乎此爾蓋欲之與性不兩存之物也故曰養心莫善于寡慾其爲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人能寡欲以存心存心以養性則天全而付之我全而歸之吾且爲仁人吾且爲孝子記曰惟仁人爲能享上帝惟孝子爲能享親斯孟子之所謂事天者歟然則學者當奈何老氏之言曰爲道日損儒者之說曰求日減不求日增愚竊以爲是孟氏存心養性之旨而學者入道之門或不外乎是矣若曰心性之辨云何存心養性之辨云何則有宋儒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辨三

五

云

言在愚竊恐其支離而無當乎立言之旨也未暇述

策畧

策一

自古豪傑負非常人之奇而欲以成非常之業其于君臣之間未有不相知而可相與以共成功者也所謂相知者非徒相賢而已必能相盡如以相賢則一語之當一事之合皆可言也如以相盡則所言皆當所為皆合尤不可言也所以相盡必彼此之才皆竭而無餘而後得焉然必先求其才之同君有所能而臣不能不可與成事臣有所能而君不能不可與成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七

事才不同也才不同不相盡也所以相盡必彼此之見皆竭而無餘而後得焉然必先求其見之同君知一端臣知一端不可與計事君望九十里臣望百里不可與計事見不同也見不同不相盡也所以相盡必彼此之心皆竭而無餘而後得焉然必先求其心之同俱在危難雖急不貳臨急忽貳不與同禍俱在安樂雖嫌不猜見嫌則猜不與同福心不同也心不同不相盡也夫天之生賢臣不數也其生賢君又不數也有其臣有其君同鍾乎百代之精得應乎一代

之運同出乎一時之間同處乎一堂之上其心之同則如蘭之同馨也南山之蘭此馨北山之蘭亦此馨其見之同則如燈之同光也此光之照滿室彼光之照亦滿室其才之同則如兵之同利也劍之鋒斷物刀之鋒亦斷物由是決得失于毫釐之間一人立謀一人坐斷衆方昧昧而我已了了也定勝負于呼吸之間一人方言一人已解外方皇皇而內已帖帖也則見之同也內畫規矩不令人知而與外為外之所為即內之所畫外為方員不令人知而與內畫內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八

所畫即外之所為則才之同也臣有所取君愈明其潔臣有所擅君愈明其共臣有所比君愈明其貞臣有所矜君愈明其讓君賞臣而臣不喜君罰臣而臣不怒君欲官臣而臣不以為恩君欲殺臣而臣不以為怨則心之同也心同未有不盡其心者也盡其心而疑情不難破矣見同未有不盡其見者也盡其見而疑事不難覩矣才同未有不盡其才者也盡其才而危事不難以為安亡事不難以為存矣此之謂相知而能相與以成功者也而可易得哉古之人有其

心則是其才則否者矣有其心無其才則雖上下之情權然相得而乖于設施勢必難濟有其才則是其見則否者矣有其才無其智則雖雄駿邁異提出一世而微機密計對面冥冥必至喪敗有其智則是其心則否者矣有其智無其心則雖謀畧相資安危相任而譏起變作君臣之交必至睽裂宋神宗王安石有其心無其才者也神宗欲爲堯舜安石欲爲皐夔相與立法度變風俗而天下紛紛十不能行一焉此謂乖于設施者也項羽范增有其才無其智者也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九

羽百戰百勝輔之以增漢不能當也而增每以策干羽羽輒不聽卒失天下此謂冥冥喪敗者也景帝晁錯有其智無其心者也七國之反錯方與帝調畫兵食袁盎入說而晁遂衣朝衣斬于東市此謂譏起變作君臣睽裂者也必也齊桓公管仲子桓公霸者之君管仲霸者之佐其能同也管仲之謀以爲必尊天子然後能合諸侯明信義然後能服天下而桓公亦欲假天子以令人仗信義以自立其見同也桓公有高國之貴有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者之饒而獨任管

仲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管仲亦以其一身專制齊國之政而無所讓有三歸反坫之俗而不亂宮廷于公室而不滯其心同也是以能相盡以共成其功而曰伯也必也秦孝公商鞅乎孝公驅國之君商鞅驅國之臣其能同也鞅之謀以爲必變法而後可治法必痛而後能行而孝公亦欲峻削而治其見同也民言令之便不便于公者商鞅盡遷之于遷城公不以爲擾太子犯法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公不以爲無禮而鞅亦以其身殉國之法畜怨積禍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十

不懼車裂而不悔其心同也是以能相盡以共成其功而曰驅也必也先王孔明乎先王濟時之君孔明匡時之佐其能同也孔明之謀以爲當先結孫權借其力以拒曹操取荊州定巴蜀以爲根本而先王亦欲結孫權拒曹操圖蜀取荊州其見同也先王言得孔明如魚之得水關張之親不能間也身死之日付以劉禪竭其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而孔明亦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英雄相與一片血誠可哭可泣其心同也是以能相盡以共成其功而興漢也

呼天之生賢臣不數也其生賢君又不數也而三君者遇是三臣三臣者遇是三君其才同其見同其心又同兩相盡以相成而稱于千古曰相知豈不快哉而還觀項籍范增之徒則此三君三臣者千古未有也又豈不難哉或者曰商鞅刑名之徒耳挾其術以亡秦國不足道也曰不然世之論鞅者多矣無過于蘇子其言曰秦天下之強國而孝公有志之君也孝公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蓋孝公務本力穡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上

効而非鞅刻骨流血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焉呼其言美則美矣獨不曰始皇能修其政刑不坑儒不焚書不銷兵不作阿房不築長城不去蒙恬不疏扶蘇不用趙高二世而秦有不治者乎鞅之爲政寔能使秦民家給人足山無盜賊寔能使秦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闘秦之疆非鞅之爲而誰爲之也而至于其亡則又自有亡之人焉今奈何舍其人而并責夫鞅乎然則蘇子蓋已甚之論耳奚獨蘇子史之說亦

有不足信者也史言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入不知其爲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息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夫商君之嘆何嘆也謂不知其法之若是而嘆乎則鞅豈自爲之而不知者謂嘆其身之不免乎夫商君者豈必至于如此而始知其不免也商君自與孝公變法之時已當知必死于此法特以秦之爲國非此法不足以強而細觀孝公之爲人非此不足以佐之苟其法行可以強秦可以酬孝公之知而身之死何惜焉不然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上

鞅智者也聞公叔座與魏惠王之言而知其不能殺已豈有睹公子虔杜門八年不出而不知其能殺已也曰若是則鞅可無非乎曰何可無非也鞅假帝王之說以欺孝公假徒木之信以欺秦民假斬敵之賞以欺告奸者假會盟虜公子邛以欺敵國鞅特巧于欺人者耳豪傑之士遇知己之至外託堂廉之義內結腹心之恩言聽計從道同德合將正正焉堂堂焉即使管子再生孔明復出尤將揖遜而過之安事乎欺人如商鞅者乎然則何取于商鞅曰吾烏取乎商

執吾悲夫王安石也安石以聖人自負初見神宗便
言唐太宗魏徵孔明爲不足法自是其學幾至亂宋
迨于天下嚮然始知其不能而爲詩以詠執曰今人
未可非商執惟執能令政必行嗚呼安石之情亦可
哀已今觀執之法難行于安石而執能行之安石之
法易行于執而安石不能行執之所日繩者秦之貴
公子也所刑殺者秦師傳之大臣也而當孝公之時
人未有非執者安石欲行一事逐一人則天下未嘗
不嘖嘖焉夫安石之經術文章果能精究古人安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七

慨宋之因循矯然欲立法變俗果是賢豪不世出之
事考其生平于人情聲色富貴之欲果一無所好立
志發憤欲大有爲于世在仁宗朝上言事書滿萬餘
言其學術本末果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及而又遇
神宗如是之主君臣之遭如此而算計見效不如商
執何也吾故曰吾悲夫王安石也然則天下豈易
言哉

策二

古之才多乎今之才多乎何古之人所可指名爲賢
者一代之不過數人而後世名滿天下者不可勝數也
才多者優乎才少者優乎何古人之治以一人經理
之而有餘而後世以衆人馳騁之而不足也昔者三
代人才之隆莫比于唐虞矣今考之經傳所載其所
著名如禹皋稷契者蓋亦無有幾人豈若後世賢人
君子名字滿天下若是之多者乎然禹所治之水旱
所明之刑穰所播之教契所敷之教使在後世彼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五

人之事即千百人爲之不能濟也是獨何與或者曰
曩皆聖人也不可得而律夫人也然若春秋之時管
仲子產亦各以一人而治一國六國之時蘇秦張儀
以一人縱天下一人橫天下此亦豈聖人與良庖歲
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之十九年而一刀
也族庖不如良庖良庖不如庖丁坐而思之豈有異
說哉爲技有精有不精也昔者韓信用兵舉燕擊齊
虜魏蹙項其法易知也至于破趙其法不易知也觀
史所記趙軍空壁逐信信先所遣奇兵二千人者見

趙空壁遂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冠軍見漢幟大驚遂潰當是之時趙之敗全在如此若使趙先以一半人逐信以一半人守壁則信計爲無用矣信冀趙所以必空壁逐我者陣背水也趙軍見信軍背水以爲可立得信故空壁逐之趙壁空故信軍得入壁拔幟趙軍反見漢幟故驚驚故亂亂而擊之若勁風之卷散葉耳是信之妙蓋在背水一法而背水非古兵法也信語諸將以爲卽古兵法信之用兵變化古人以至于無窮精之極也精之之極古無此法今無此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五

法則卽爲古法則卽爲今法嗚呼信豈聖人也哉謂之精不必聖人而後有也人各就其資之所能學之所會磨光刮垢洞堅達曲如是而久卽愚者亦必能得其一物之理一機之微心手相應而精出焉精之所至于其機理之微必至明至白至纖至備其了然而不滯于懷也若水之于霜雪之于火其叩之而響然也若數一二之數以至于十其自得于心觸物而動忽然自喜而不吝已于技藝也若良馬聞風而鳴快鷹見草而奮雖其一能之細一智之小迴而窺之

亦必有異于人者而苟其無有惟視世之所貴者而効之所趨者而比之所指爲名高者而標榜之衆人紛紛我亦紛紛衆人逐逐我亦逐逐則雖號爲君子大賢而求一言之幾于微不可也嗚呼此兩漢而下人材之所以日麤而可嘆也夫古人之精且遠者今不可得而論姑論西漢夫漢之大計未有過于定太子者也乃張良招至四皓而惠帝遂安其大亂未有過于呂氏之變七國之反也乃周勃一入北軍而蒞祿遂敗亞夫堅壁滎陽而吳楚遂散難處之事莫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六

于竇太后梁王也乃田叔燒梁獄詞而梁事遂已難爭之役莫大于開西南夷也乃公孫宏請專事朔方而西南夷遂罷難成之功莫大于異域也乃傅介子陳湯入蘭樓支之國而悉斬其王夫是數者爲之而不得其道卽以禍天下可也而數子者處此或開口而決或舉足而定未見其難爲也至于東漢之患不過宦官而合天下賢人君子之力以誅之豈惟不能得而反駢首受僇于其手而漢祚亦移何也西漢之人才得其精而東漢之君子則不免于粗也夫所

謂精者天下之至微至微者也。我之所解不能持之
與人人之所能不可告之與我。故張良之用難以語
周昌。陳平周勃難以語王陵。亞夫難以語梁孝王。田
叔難以語漢公卿。公孫宏難以語汲黯。陳湯難以語
甘延壽。而東漢諸君子聚則如雷鼓。則如歲醜。戮天
子。天子畏之。臧否公卿。公卿從屢呼其不可以語于
微明矣。不能知微。是以不免于粗也。蓋常反覆論之
人臣之事。至如手足之衛頭。未聞以一手與一手敵。
各相斲。醫而可以衛頭者。東漢之天下一則宦官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七

則諸君子宦官張彌天遍地之網而已。之所不容者
必逐而殺之。諸君子握壺枯吹生之勢而已。之所不
容者亦必逐而殺之。當是之時。天下之人不歸諸君
子。則歸宦官。濁者盡歸宦官。清者盡歸諸君子。而漢
之天子宰相不得而有其一人矣。如此之勢。碎如風
之與濤。風愈烈則濤愈怒。濤愈潰則風愈張。非諸君
子盡殺宦官。則宦官盡殺諸君子。漢之天子宰相殺
諸君子以從宦官。則天下亂殺宦官以從諸君子。則
天下亦亂。然宦官亦常自官省內有放縱者。自可誅

之。我曹豈盡作惡。然則得一善藏其用之豪傑。內有
其術外乘其會。分別而裁之。其禍或尤可撲而滅也。
而諸君子憤急峻刻。相熏相扇。一心之中。其高如陵。
其堅如壁。其隘如針孔。非有世外之大人。微之又微。
飲之以至道之藥。而消其錮疾。則其習必不可化。然
世安得遂有大人乎。賈彪何願夏馥亦皆有一得之
見。然亦可以語大人。又且不在其位。若喬元者。身在
大位。當天下已亂。棲遲不去。適其意似欲有所為者。
焉元之微史所不能得。但讀其所載。這致姜岐一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六

子諸君子自來好名之習。幾于一擊盡碎。是可以有
為者乎。然一見曹操。知天下之事已有所屬。而不復
能為矣。吁。可嘆哉。夫名可得而稱也。節可得而免也。
微不可得而見也。見微則雖一卒之賤。智過于聖賢。
若趙斯養之歸趙王是也。不然。則雖百君子不如庸
人。若漢唐宋之季世。諸賢是也。夫君子者。國之所恃
以治也。而可少乎哉。然而漢唐宋之季世。又何君子
之多也。彼惟視世之所貴者而効之。所趨者而比之。
所持為名高者。而標榜之。安知非偽附。丁君子者乎。

若張儉一人迺死禍及萬家而尤覲然于世必僞附
于李杜者矣僞附者君子何以受之曰藉以爲氣與
聲也君子而藉僞附者以爲氣與聲宜乎其粗與

策三

天下之事未有皆得者也得之中有失存焉亦未有
皆失者也失之中有得存焉善取者常因人之所失
而取之以爲己之得善守者常防己之所失而守之
以毋爲人之所得蓋嘗觀之奕者矣雖有國手未嘗
無敗者也特所遇者皆庸人故不能乘其間而取之
使之得有所取以自先而此庸人者亦未嘗無勝者
也特其智術寡昧不能間敵之隙而已之有隙又常
爲國手所得是以形見勢屈而至于敗若使庸人能

細觀國手之勢過其間而卽取之使之不得從容以
自布則國手亦未必遽勝而又能謹持己之間毋爲
國手所得則亦可以不敗嗚呼庸人者而無間國手
不可得而敗也國手而有間庸人亦可得而取也然
則天下亦何常有難爲之事哉視其間而已矣問者
何也事之機也問何以謂之機也得失在于毫釐之
間所以曰機也得失在于毫釐之間何以辨之辨之
于先後緩急而已何以則先何以則後宜先而先宜
後而後而反之則失何以則急何以則緩宜急而急

宜緩宜緩而反之則失古之人機之未至不敢先也符堅敗于淮南以千餘騎投慕容垂垂子寶觀垂殺之垂不之聽赫連勃勃屬兵秣馬既據安定以關中讓劉裕而不之取是機之未至不敢先也及其既至不敢後也慕容垂一入鄴中遂斬吏燒亭而去劉裕一出長安勃勃遂斷青泥之路是機之既至不敢後也機有何急不敢後也曹操與袁紹相持于官渡問計于賈詡詡曰公所以半季不決者傾萬全故也若決其機須臾可定孟達與申儀有隙諸將勸司馬懿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觀望而動懿曰此相疑之時也宜及其未定攻之倍道兼行八日至其城下是機之當急不敢緩也及其當緩不敢急也袁尚兄弟奔于遼東或說操遂往征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諸將問操操曰康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也司馬懿圖公孫淵于襄平淵恃水樵採自若諸將咸欲取之懿曰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憂賊走今圖落未合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當示無能以安之是機之當緩不敢急也古之人見機之明而先後緩急之

聞尺寸不爽如此是以能無敵于天下也或曰此後世攻劫矯詐之事耳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亦有是乎對曰夫仁者有所不忍之名也賢者不忍人之病而殺之以藥仁者之事也然其法有當攻者有當補者有當先補後攻後補先攻者有當急攻緩補緩攻急補者不明其法而倒用之則寔足以殺其人而已矣然則仁者之爲仁亦何可以無機也昔者武王聖人也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諸侯之會者八百武王還師而歸居二年而後動夫其還也必以爲機之未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也其動也必以爲機之可也然則聖人舉事亦未必不審于先後緩急者也特聖人之大不若後世之小聖人之正不若後世之詐耳而以爲無機則無是理也或曰是用之于亂世也并用之于治世也則又不然夫所謂治世者非能寂然而一無所事事之世也不能寂然而一無所事事則何可頑然聽其事之自成自敗而謂之無機也夫四夷之不賓盜賊之不戢堂廉之不親法令之不舉君子之不進小人之不退皆事也皆事則皆有機也皆有機則爲之皆有先後

緩急者也然丹之見楚霸王也霸王曰吾使人于周
求與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又曰鄭人
金羅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當是之時丹與王言如響及見左史倚相而始
稱祈招之詩也是然丹之言固自有先後也于晳藥
甲以見于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于淮
曰罪在楚也執子南而放之于吳燕噓之盟于晳藥
與于產又弗討及于晳疾作于產在郢聞之弗乘遽
而至使吏數之縊于周氏之衢而加木焉是子產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事固自有緩急也夫子產于韋之以爲其小者也而
尤不能違于先後緩急之機如此則其大者可知已
古之天下今人有之今人之事古人有之宜其能爲
而莫之爲者豈皆無機之可爲乎抑有之而不見乎
抑見之而先後緩急之間錯愕而不能決乎夫見機
難決機又難今有二人焉一人方靜一人無故而動
無故而動必見其有故者也忽然無故而見其有故
則動者豈不難然一人動矣而一人靜者方晏然而
以爲無患其晏然以爲無患者又必有見其無患者

也則靜者豈不亦難嗚呼此非天下之至明不能見
也又有三人焉一人言靜一人言動此一人者聽此
一人言靜者之言則靜者是也聽此一人言動者之
言則動者又是也欲從其動則失夫靜欲從其靜則
失夫動而此一人者斷然動而不靜斷然靜而不動
又豈不甚難嗚呼此非天下之至勇不能決也以其
至勇而運之以至明以其至明而將之以至勇其于
先後緩急之機庶其不失矣乎雖然先後緩急分而
言之則爲機者萬也合而言之則爲機者一也今謂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四

之先又謂之後謂之後又謂之急而先後有後後復
有先急復有緩緩復有急其爲機豈不有萬然從其
先則棄其後者矣從其急則棄其緩者矣其爲機豈
不至一昔者司馬懿預爲三策以料文懿然未嘗有
三策以應之也但攻襄平而已侯羸爲二策以送公
子曰使如姬竊符使朱亥擊晉鄙然擊鄙者卽以成
其爲竊符也非二策也嗚呼此又天下之至明至勇
者所當知也

策四

本朝之興二百餘季矣

祖宗之紀綱法度上下相承內外相維絲牽縷聯無一不貫而又加以以

列聖寬大恭儉之德浸灌于人心故其民無不務本好義竭蹶以供租稅而重犯法其士大夫無不忠信守道潔已奉公而憚于清議內無盜賊之變外無夷狄之憂而又無疆臣猛將大家世鎮之禍四海之九州之遠一紙之詔三尺之童子馳傳而徃而天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莫不奔走而響應蓋所謂太平之盛二百季于茲矣考之三代而後漢唐宋以來其治安未有若是之長久者而惟其久安而長治也故政教日以凌夷風俗日以放失人心日以剋敝雖曰上下相承大小相維而共寔

朝廷欲行一事建一令則設施厝置之間常有踧躄不舉之處雖曰民生竭力以供賦役而其寔饑寒困苦比屋竊嘆常有疾視思亂之心雖曰士大夫忠信守官而畏清議而其實驚于遊譚養交莫肯舉其職

守雖曰無盜賊夷狄疆臣猛將世家大鎮之患而其貨帑藏不足于積貯兵力不足于戰守公卿大夫文武吏士莫不苟且以塗歲月而無一決然可以自強之圖不幸而有山林小民之英雄一朝崛起則天下之大不知所措然則

本朝所以長治久安之術固有不足恃而遠憂近患將有不可知者矣碑之操敝舟以遊于江海時有震風椎浪之變則必至于胥溺而不可拯而幸而無事其勢亦不過可以支持旦夕而止而震風椎浪之變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亦何常之有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夫舟之敝也更置其舟而已法之敝也更置其法而已而還以觀于今之法度未常不具

祖宗之所創建曲折纖悉未嘗不可考而行之而其所以蠱壞剝落莫之振正者何也夫更制議法矯世拂俗以求合于治非衆人之任也修之

朝廷授之有司推而行之于天下非一人之智也今之人才喜靜而惡動喜譽而惡誹喜敗而惡成喜坐談而惡寔事法之所患者苟且也而彼樂于苟且法

之所患者因循也而彼樂于因循然則

朝廷之上雖欲大有爲于世更制議法矯世拂俗以求合于治而誰有與之慮其始而共其成者豈惟無有與之慮其始而共其成而僥倖偷情好爲議論之人又將紛起而持之由是而言則今之敝不在法度而在人材也而人材之所以敝其日久矣愚請條爲六說以答明問其一曰古者公卿大夫有公卿大夫之職士有士之職士之材未必可以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未嘗不可以爲士公卿大夫而爲士則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俛然盡士之職而士進而爲公卿大夫則亦終其身踴躍于功名而不勸今之吏自一命而上見公卿大夫之所爲莫不相與咨嗟嘆息以爲非是幾欲攘臂而取之而已之職守則屑越而不顧故典兵者未嘗以不知兵爲憂明刑者未嘗以不知刑爲媿夫其攘臂也莫不以爲賢而屑越其職守也則莫以爲不肖今日而遷一官明日而改一職漸進而爲公卿大夫官高而意得則其人莫不倦而前日之心息矣故今之人官小者未嘗不矜奮而官大者未嘗不遜謹其

故何也彼其矜奮者或非其衷情而假以爲名也至于尊撫而重失之矣今

朝廷之法未能有以激發大臣之心使之踴躍于終身而不懈則雖欲以杜小臣之議而不可得而又無以變易小臣出位之慮使人各就其職則人材無由而得矣其二曰譽望者士大夫之所貴也功寔者朝廷之所貴也譽望可以襲取故士大夫貴之功寔不可以倖有故

朝廷貴之今夫煦煦然而名爲仁子子然而名爲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天

此雖庸人可以襲取矣而明法制以尊

天子本學術以安天下從容談笑而繁劇紛擾有所不能亂謀定神閒而苑生利害有所不能恐在朝廷而百僚肅在邊鄙而四夷懼此雖賢者不可以倖能矣而世之用人乃好以譽望加于功寔之上以其所襲取而易能者而奪其所不可倖能者故夫好名之士嗜進之徒往往越岩挑達造作名譽以自標榜而士之不得志者藉其題拂以爲聲光如是人情莫不翕然宗之其譽望可以立成高官厚祿可以坐

得時方無事高議廟廊之上而

人主黜陟之柄士大夫臧否之權皆得竊之以爲己私一有重大之責非常之虞則莫不頓蹙嘔噦顛倒而莫知所出而流俗之議尤終不悟其非所謂賢者未能知其何事以爲賢所謂能者未能知其何事以爲能而虛譽混淆人材無由而得矣其三曰古者進一人而人皆以爲勸退一人而人皆以爲媿今之用人專以季資積日持久則其人莫不以爲當得即使增秩拜官動以千計而亦嘗以上爲恩一或留滯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九

遂至一怨懟而不自禁安坐以待選而未嘗以其職爲事今之留滯者多矣故賢者益束縛于其故而無以自異而不賢者則亦得以季勞之久取憐于人而僥倖以自免主爵者苟幸其可以自得于

朝廷則次第而進之而至于任使之不當其材不服計也故一官之缺牽復援引以求之者不啻數十人而至于文武大吏內外要職高出乎公卿之所舉者宜乎其無議矣而亦有大謬不然者蓋近世專以彌縫姑息爲政舉得其人既無薦賢之賞不得其人又

無連坐之罰故今日舉之明日而敗不以爲帷而在

位之臣無復有留意于人材者緣多者先軒緣寡者後輕而人材無由而得矣其四曰古者因民設官因官擇人因人責事故事治而官簡官簡而民安今之事有限而士之當爲官者無窮有一畧數人共治之事而不足于一人之爲者有一人一歲所爲之事而不足于一日之爲者舉世皆明知其然而苦于士之當得官者衆因仍積聚不能損減故士益多于下而官益多于上彼此相窒倖之羣千百人而相與出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一徑肩相摩也足相踰也前者未去後者復來而猶欲責之以禮讓禁其奔走矜蹕爭先而求進也其可得乎故今之爲吏者雖一資半級之間紛紛營營不能自已而

朝廷既無以精之于始又無以嚴之于終天下之吏犯法者衆而以罪免者少是以吏之弊手而害民者益莫之憚雖有考課之法而其實惟詳于小吏而畧于大吏夫大者詳則雖有不詳而天下之微者必多大者畧則雖有不畧而天下之微者必少不肖者不

懲賢者不勸而人材無由而得矣其五曰古之爲士無一不貴于學而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亦無一不出于學故學者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其出而履百官之任治天下之事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其素所學問然也今之學取科舉課試文章而已其所誦習者無一有當于天下國家之用而其爲文章也則又人摹家襲無一語能道其胸中之所得者而近日慮其詞之詭也則又嚴爲之禁使士不得讀它書而專致力於傳註夫其爲傳註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者皆已善矣不過一章一句訓詁之學而苟其止于章句也則士雖至愚亦可以朝夕讀之而了然矣又何事窮幸之矻矻乎夫惟士之愚者可以朝夕從事于此而高明之徒則其精神愈無所寄所以日趣于恠誕而不能已今曷不誘之以多讀古人之書凡聖人之經百氏之言前代之事當世之掌故天文地理樂律工技器數之博皆得分門而試之士之能兼通者列爲異等待以不次非常之用而其不能者則亦隨其所得而錄之如此則士雖欲驚于恠誕而力有

所不暇及而國家亦可以間得博洽有聞之人而爲之用今不知出此徒慮其放逸也而謹束之又不敢以古人爲文之法使之自矜其邪正美惡之實而徒較量于一字一句行之十年將使士人盡不讀古人之書盡不知文章之正而人材無由而得矣其六曰古之取士或于庠序學校或于府史胥徒或于布衣草野或取其德藝或取其文詞或取其智計或取其口辯或取其拳勇非一端也今之取人惟有科舉之學雖曰三途並用而其實惟進士之一途至于明經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三

之士則皆耳目昏塞筋力疲倦之人朝廷養之以廩餼升之以吏祿率一歲天下數千人而無所得其一絲一毫之用若府史胥徒之屬則又皆才行無賴不復有高人之意而朝廷亦損之于流品廉耻之外然亦歲費千百代耕之祿養之以爲簿書法律之奸舉天下數十萬人而無所得其用自是而外則有武舉然求之不過以弓馬策試而其以弓馬得者多山野市井之蠹材以策試中者則記錄士人牒括之殘餘已耳是亦未必可

用然則豪傑異常之士踞弛泛駕之材苟不幸而不得爲進士則

朝廷不復有以綱羅之而人材無由而得矣。凡是大者皆足以爲人材之害則人材之衰亦何足怪而人材既以不足則

朝廷之上欲以一手一足措置天下之務而其勢必有所不能。吾故曰雖欲大有爲于世更制議法矯世拂俗以求合于治而不可也。豈惟不可以更制議法矯世拂俗以致于治而一旦有社稷封疆之事有四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畧

夷盜賊之變則又將何以待之。蓋昔者唐之元宗以身定天下致太平者凡四十年而祿山之亂則自河以北二十四樞無一可仗之人嗚呼國無人才其禍如此而處今之勢安危治亂之象固可得而見也而朝廷上下方泄泄焉不肯以人才爲意何哉。苟以人才爲意則愚所云六者亦當深思而亟圖之。此其時矣。

策問三

一

聖人言新民只在明德中言位育只在中和中季世經濟之吏豈無治具畢張民生樂業者試問其設施之所從來果自中和明德而推致之否乎則決不然矣。卽此可以爲明德中和之功効否乎則決不然矣。豈其平日于所謂身心意知道學自修以上一截工夫全不講究而但挾其機智伎能從下一截做起者耶。然又有一種屏去外緣端居凝慮究心本源者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問

三四

施之于事輒煩而不通紆而無當。此又何也。豈機智伎能措之于事者可以比度思擬而及而神明化裁本之于心者不可以寂觀坐照而得之與。然機智伎能者何物比度思擬者何物心與力也。猝之于子乃父之所出而今之心反不勝力又何也。今有云欲去其智故絕其比擬然後可以求此心者則又是欲殺其子而存其父矣。

二

愚觀古之善用兵者其子微細曲折皆有妙理然亦

有可疑者姑舉一二與諸子商之韓信之所以破趙者其巧在于使趙軍空壁逐我而我得拔其幟立漢幟以亂之也然是時使趙軍堅壁不出又或以一半人守壁一半人遂信則信計爲無用矣試求其故不知信何以能致趙之空壁也曹操之所以破袁紹者以輕兵焚其烏巢積聚而紹軍遂不振也然是時使紹以烏巢餌操而以重兵攻其本營則操必狼狽返求卽得烏巢而亦必敗矣然是時紹之君臣計亦出此而卒于無用試求其故不知紹之所以攻操者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問

三

遣力抑操預料其然而有以待之也赫連勃勃屯兵安定以關中讓劉裕而笑謂羣臣曰裕克關中利在速反待其發軔吾自取之今不足勞吾士馬也其後裕之喪失雖如所料然使裕知所守不以付之稚子又其將沈田子王鎮惡能自相輯睦而勃勃其如之何由是言之爲勃勃諒者不如當裕未入關之時而有以爲之計也夫史之言未一不以成敗論者也吾欲從未成敗之先而論則請言其畧

三

問昔者薛公爲三策以料黥布司馬仲達爲三策以料公孫文懿于謹爲三策以料蕭繹而皆知其必出于下策何其不謀而同有如此也然既有三策矣而黥布公孫康蕭繹何以皆出于下策薛公三人者又何以料之如是之審若其不出于下策而出于上策則遂可以有成否乎若出于上策則薛公三人者又何以待之乎諸士試出其所見而盡言之若徒剿套語以相復則吾不取也然竊計諸士于此亦無語可剿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策問

三

評

韓范經畧寧憂評 論議

古之制禦夷狄者有二戰與守而已我有可戰則戰我無可戰則守我有可戰而敵未可戰則守我守既備而敵有可戰則戰宜守而戰者敗宜戰而守者弱懲於守而戰至一敗而不可戰懲於戰而守至守而不敢戰二者則謀臣之過也夫宋自西夏用兵以來其謀臣無如韓范其慷慨欲戰者無如韓持重欲守者無如范韓之失不在於戰敗而在於輕戰以懲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評

下之勇者而堅天下之欲戰之意范之失亦不於守而在於終守以成天下之怯者而墮天下敢戰之心今夫天下之人其怯者半其勇怯若者半已而勇者亦不一二見也平居盃酒慷慨爭笑語之余雖怯者亦未始不奮然起艷然怒已聞而不勝即有勇者亦有翻然悔赧然沮矣故善圖者常養其奮然勃然之心以使之不輕發而又嘗作其翻然赧然之氣使不至于不可振宋之君臣皆安於怯者也其取天下於婦人孺子而其守天下亦不過二三儒墨之吏承平既

久益厭言兵方繼遷攻霸州而卽棄霸州方德明表

誓書而卽受誓書方石平獻駝馬而卽受駝馬宋之

君臣日夜惟恐元昊之戰而昊亦日益得宋之錦綺

而所無者守之備而所欲相習以爲易安者守之號

所隱忍而自甘者不戰之弱而所懼栗而不敢出者

戰之敗迨夫吳衆歃血結盟表請自帝而宋始詔削

官爵互市廢幾其有絕然奮然之意焉然琦乘之而

請戰而不善用之至於敗仲淹又乘之而請守而不

善變以終於守蓋自豐定攻陷之後而朝廷以兵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評

三

諱者幾三十季卽吳衆死亡則力困憊而天子猶不敢戰至密使羅籍招納之甘受其泥定固兀之稱而歲亡其二十五萬之賜吳苑而昊之威霸猶足以重宋且時仲淹日日在行間而自撫愛士卒延接羗夷之外淹不聞有異說也琦日日請便宜處置請以其間歲三五出入擾之請停歲賜絕和而宋之君臣亦不聞其見信也蓋宋方懲福之敗而不欲聽琦范亦懲琦之過而不敢復發使宋有翻然之心者琦也而使宋不復有奮然艷然之心者則仲淹蓋言取

而論之琦之勒兵行邊是矣而當國中無備之時則法當以守而爲戰淹之招撫羗漢亦是矣而善守既完之時法當以戰而爲守琦之失殺淹之失弱琦之發太早淹之發太遲琦以萬八千之衆嚙挑羗虜琦之失也而福不違琦福亦不即亡然不料福之不可以將而將之則琦不能爲福解也淹之所以與共事僅一琦琦行邊而淹不問有犄角之謀淹之失也而尹洙之議琦聽淹福亦不即失然不量敵之強弱而終不敢以一矢相加遺則淹亦不能自爲解不然以

兩公之智竝持節鉞師之貞兼以丈人之古而迄不能後緩靜之寸武豈盡吳之膽智哉乃論者至謂范持重有體勞盡無遺食粟訓兵條約諸羗如搏小兒善哉其熟計之矣他日涇源之鎮願與魏公同往定攻取益堅而朝議約和韓獨疏其不可夫薄責韓以大計而厚誅韓以一劄韓其何辭於當事之口且以吳之黠而復書不遜焚之缸不焚亦訂即缸而第有待其來其於事何損而口溢可斬也噫安危在所任于是益信蓋是將天下已厭苦幸一夕息有如釋重

有豈范固已見其微而韓益切切不休也韓其尤有孔明之慮乎夫好水之鴈以當衙亭可矣

陽明先生集抄序

予觀先生之始學也嘗有志于辭章矣與何景明徐昌國輩相先馳驟嘗有志于事功矣因石英王勇之亂間出居庸關逐蕃人騎射又每于賓宴布果核列陣勢爲戲嘗有志于養生矣在洪都入鐵柱宮與道士跌坐又遊九華山叅蔡蓬頭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嘗有志于節義矣抗疏揀戴詵等忤逆瑾幾杖殺之夫是數者在他人有其一已足以名于天下列于後世况兼之乎不知此正道之障而先生結習

李湘州文集

卷之二 序

之累也天啟先生居龍場萬山中憂患內煎瘴毒外攻從者盡死先生亦自分必死嘆曰吾他念已空獨生死未忘耳幾石柳以自誓而俟命焉當是時平生之所覃思竭能以爲賢于人而足以垂于世若文章事功節義者都如畫水印空無一有用而日前先生迫切燒着剛心不足爲喻以是過撈之極不覺中夜剴然開悟洞見此心如暗室得燭一切藏物皆可探數又如貧者得珠此珠原在衣裏乃唱格致之說唱知行合一之說最後指出良知二字益簡益明其言

有曰此理沈埋數百年只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侈翳道益深伴之有人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辨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奪爲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嘗語人曰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又曰這些子看得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真假到此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直是試金石指南鍼觀此則先生之悟可知矣而

李湘州文集

卷之二 序

俗儒不識闕然誠以爲禪夫先生所謂良知者謂自心光明本體此心之光明是知此知之湛寂是心心體湛寂非知非不知知不足以言之也故謂之良知若有知則有不知矣非善非不善不足以言之也故謂之至善若有善則有不善矣非靜非動靜不足以言之也故謂靜亦定動亦定若有靜則有動矣無體無用體卽是用用卽是體無終無始終既不滅始亦不生無凡無聖吾儒聖賢諸佛菩薩皆同此心皆同此知凡夫盜賊禽獸亦同此心亦同此知其

有凡有聖有知有不知有善有不善以至于起滅動靜者皆意也非心也三代以下儒者多錯認意以爲心自意以上一層思量忖度所不及則以爲空虛寂滅不復研究一語及之則斥以爲外道故先生曰辟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室儒者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究竟所謂中間者亦非真正聖人之中間也嗚呼豈不可悲也哉然先生在當時未常諱言二氏有曰二氏與吾儒毫釐之差又曰二氏自私自利推其意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亦有所不得已耳以今觀先生與人講格物一條其說甚詳抑亦多就中下人說蓋恐人錮于舊見說愈高則愈不解故王汝中云心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先生以爲此但可接上根人我之宗旨畢竟是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用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楊慈湖曰誠正格物孔子無此語顏曾孟子亦無此語孟子曰仁人心也未嘗于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孟子曰而勿正心豈于心之外又欲誠意誠意之外又欲

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先生曰慈湖不爲無見但只在無聲無臭上見也先生之意蓋如此所以只言心外無理將物理歸到心上比時學者尚信不及以至于今日亦不過騰口說耳夫千古聖學只是一心先生良知之說只是說此一心但先生能與人說不能剖此心以與人而人各有心卽先生剖其心以與之于人何與故人必自見其心然後可以見先生之心與吾無二見先生之心與吾無二而後知先生之說實諸聖人而不惑不然則一部四書如大學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

心之身中庸之性之中論語之仁孟子之義何者不可拈出以爲講說之題目而先生良知之語亦只講家門面招牌而已矣就使一一依先生說得脗合發得精彩又何益哉若果能自見其心自證自信自說自行則亦並無藉于先生之殘膏餘蘊矣予抄先生之書既以分爲內外二篇而其實先生之學則一以貫之故自南頓以後日在兵間料敵制變彷彿古之名將然于人則兵爲範道而于先生則良知自然之用也故梔邑簿書之吏皆可假以逮應先驅而脫羶

陷陣卽與僮儼隸之肩肩者焉韓信所謂驅市人

戰惟先生有之先生常言用兵勝負不必卜之臨陣
只在此心動與不動耳有人自謂能制心不動者先
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
其與寧王戰于湖上前軍失利先生正講學時出見
譟者退而就坐神色自若徐諭諸軍以火攻之具申
告三四聽者皆如不聞彼其人皆有大名于時者而
皆忙失乃爾因是蓋有以見先生之學同于孟子而
神明化裁百慮一致直接夫孔子一貫之傳且可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

金剛經集註序

李居士曰金剛經疏義夥矣大抵不離彌勒偈天親
論者近是彌勒蓋後日補處佛也嘗聞前後現在十
方諸佛現身說法無二無別是名法等法華經不云
乎過去有佛號日月燈明爲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
妙法蓮華故放光明今見此瑞村知如來今日亦當
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由是知現在佛說卽過去佛
說無以異也涅槃經不云乎東方有佛號滿月光明
爲琉璃光菩薩說涅槃經時琉璃光菩薩請問彼佛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

卽同此間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所問由是知此
土佛說卽彼土佛說無以異也然則彌勒後日不說
金剛經乎彌勒說金剛經豈有異于釋迦如來之說
乎而誰敢停彌勒之偈以爲是也若無着菩薩親受
此偈于彌勒而爲之論天親菩薩又親受此偈于無
着而爲之論以喻況之則譬如王子之刀二菩薩乃
親見其淨妙真實之相而非若羣臣所言形如鰲角
色如火聚者也又譬如雪山之乳二菩薩純是醍醐
而非若城中女人展轉如水無復乳味者也則又誰

敢恃二菩薩之論以爲是也。若其餘諸家之註，則親見刀相親嘗乳味者亦罕矣。自圭峯長水二師作集要，刊定記引據，偶論然特十之三四耳。予故盡拈而出之，以求正于世之元識博覽者。但使偶論由此流通，則雖以予言爲前魚，亦何不可之有。若無着又有十八在論異于偶，然其言階差甚密。天台智者又有前後二周說異于二菩薩論，然其言體名用甚簡了。予欲并註之，使翼偶論而行，而力不暇，故稍有待。昔樂天作廬山草堂以燒丹，將成而爐鼎敗，明日忠州李湘洲文集卷之二 序 七

金剛經註采序

金剛經有彌勒補處尊八十行偈，無着菩薩親稟受于天宮，轉以授其弟天親菩薩。而天親著長行論三卷，以論釋偈，以偈釋經。此佛佛的傳也。無着又另有頌三卷，論三卷。今其書皆在藏中，義句簡奧，學士大夫罕能讀之。其所讀者，蒲城楊氏十七家等註而已。故知有二菩薩論者絕少。至于叢林所習，則圭峯之纂要、長水之刊定記，大抵本二菩薩論有所發明，然亦有不盡者焉。而蒲城又云自唐時註是經者已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八

刺史除書到，乃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容兩立如此。今予幸得謝圭組而返初服，追廟堂而居山林，釋憂患而安夷曠，蓋世間事非吾事矣。昔言天之從民欲也，豈不信哉。

百家迄今不啻千餘家，惜乎不得而盡見矣。予山居發心註天親無着及天台智者三註，而周宜和氏以其所輯註采示予，蓋自十七家註及中峯略義外，有予所未見者，得非卽蒲城所謂八百家註，而宜和有所獨見者與。予問宜和曰：何不及天親論，宜和曰：能大師當時祇聞人讀無住生心一句，何須天親論。予矍然語塞，宜和少與予同爲諸生，予歛其文學淵博，人行軒爽，周氏之科第最多，而宜和獨蹇。今方以明經選，不勝壯心之感，而倚者突至，宜和若爲釋然。予

曰經云善男子能受持讀誦是經若爲人輕賤是人
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
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則宜和曷爲
不釋然乎益盡心于是經焉可矣

功過自知錄序

余讀太微僊君功過格深喜其漏漏自知不必問乎
休咎之語手抄其書將欲張之壁間以自監而不能
無疑于其所謂法術符籙者意今之方士邪人或得
屨之以誑村俗須稍增損之而未敢方寸度間忽僧
慧持蓮池師自知錄以相示蓋正增損仙君之意而
爲之者也蓮師直先得乎心者因諦思是書是法是
彼是我時節因緣有如此乎令速鐫而布之苟有方
其冠者進曰是二氏之說耶是吾聖人之說耶余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十
遷善改過吾聖人之說也曰聖人之善與過求之于
心耶求之于所書之冊耶余曰固也是心方爲理欲
構圖不無所借以爲理欲見證于所書之善者而喜
所書之惡者而懼懼者不敢背則不敢作是證理勝
而證欲負矣是吾所以學爲聖人之方也趙清獻公
畫之所爲必焚香以告于帝趙槩貯黑黃二豆于
器中善念則投以黃惡念則投以黑始焉多黑久則
全黃然後去之范文正公語子弟言吾夜就寢必自
記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稱則廚竊不稱

則終夕不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蘇子由云人有死而復生者。問其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其官言予且置。歷書一卷。自書其朝夕言行。但不可書則緘而勿言。禁而勿行。夫子由豈說恠者哉。蓋古人所以自警自策。以求遷善改過者。其道皆如是耳。予親是書。善惡歷然。如峻垣深壑。不可跳踰。如火必焚。如水必溺。皆不可忤。信而行之。樂善不倦。善長則惡消矣。笑而玩之。謂惡無傷。惡益則善喪矣。善之與惡。原只一心。遷之與改。亦無二事。前言善者如摩頭迦鉢。華甘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十一

美寤頭食之能令睡頭并除。饑渴後言惡者如彼。毒華寤頭食之能令二頭一時俱死。嗚呼可不慎哉。但願作善者。見天理之樂。毋以爲苦。觀作善者以爲慈。良而親之。毋以爲柔怯而少之。願作惡者。見人欲之苦。毋以爲樂。觀作惡者以爲愚癡而憐之。毋以爲勇健而羨之。讀是書者。父兄子弟朝夕告誡。隣里朋友彼此相摩。惟恐其遠于義而卽于非。則吾聖人所稱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者。是其人也。卽以仙君禪師之說。爲二氏之說庸何病。

一貫微言序

滄州程先生自南海道灘水而浮于湘。解所橐裝。盡予貧者。冬夏一布袍。雖盛寒。冰雪沾濡。然竟有煖色。食以酒肉不甚喜。喜得汁餽。抱瓶伸舌舐之。髭頰相膠。柱乃大笑。博通陰陽醫藥。堪輿家言。人有所需。不憚遠險。困頓必致之。見人病。自爲咀藥。雖劇疾一二七良已。但不令人見其方。云古人劑量。君臣有深意。今俗好改前人方。故服食不效。良然也。年八十矣。六月行烈日中。不以蓋。長夜不見其睡。貌有童子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十二

與人交。絕無假飾。篋中無一銅錢。遺之不受。強納諸袖。俄失去。爲路人所得。見亦不問。蓋真有道者也。予與處三年。始知其精于儒。及二氏之學。語予此三家者。皆出庖犧氏一人。平居纂有一貫微言一帙。予卽索讀之。不能解其意。大抵鈎撮聖人之言。奇蹇堅悍。多與舊說異。予因舉陽明先生語。規之曰。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不能無同異。學者不必苛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陽明持論之平如此。然當時尚詆斥以爲異端。雖功高名盛。幾不自免。至卓吾老子

則卒以其書自殺。翁顧不念乎。答曰。陽明惟功高名盛。故嫉之者衆。卓吾老子既見其毛。不自藏于深山。宜其及也。吾野鳥耳。豈得以相況。予復請曰。翁是書所以利生人也。如予之不解。何生人之利乎。答曰。汝心粗氣吝。故不解吾言。于吾言何與。天下後世必有解之者。且吾平生交士大夫多矣。有刻吾書者。吾固止之。其人有官相也。今晚年始得吾子。將以是書累子。而首吾正焉。豈能待子之解。但爲我序之。予曰。諾。敬爲之序如此。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楊羅巖文集序

自向之刑放於寵也。客有言都官楊大夫者。中而又。不仇于富威。予恨不識其人也。自向之民辜于殘也。客有言茶陵陽大夫者。廉而仁。不侮于細寡。予恨不識其人也。二年之春。予始獲覲茶陵陽大夫于長沙。豐髯戟張。瞳子星曜。接其音聲。鐘鉤磬越。退而自幸。得識州之楊大夫矣。然未知卽都官楊大夫也。歸與包大夫言。乃克知之。甚矣予之荒也。久之更讀滇獄書。公餘雜繙三大政等錄。崇茂如高山。演演如閩川。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十四

次其事之顛尾。如出手掌以示人。而指節紋理皆可觀也。裁利害而措之。如登熟肉于俎。糗以五味。鬱切布列。而食者無不饜也。其氣厲以決。如風怒焉。鸞雷吼龍出而不容已也。於戲物莫不有本。君子務本。大夫之了然于言如此。則其能果然以有爲此爲之本故也。雖然。世豈無辭說甚辨而投之輒問問者乎。古人有云。言無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則其辭不索而獲。方其爲言也。猶其爲心也。言猶乎其心。則爲猶乎其言也。此予之所謂本也。予聞楊大夫用力于格致。

之學久矣。語茶陵諸士有曰：物汨知，知汨意，意汨心，物者物也。格者革也。若滌塵鏡，若決濁波，然後知得而意得，意得而心得。於戲！此楊大夫之所以能有言以有爲也。得之于心中之本故也。

許公卿詩序

常惟韓退之序孟東野詩，稱古今作者以爲皆不得其平而鳴非也。夫言依于情，情之正豈有不平者哉？及觀柳子厚自傷太平，不過欲合諸文士以申其致，以有聞于時，則未嘗不悲其意焉。士誠有才，不得伸至于感忿湮鬱，託之詠言，以自鳴其不平，亦其情也。許君公卿，世祿之子，脫細腴深漸滋華，渥非士之不過者，比宜乎其情之平而言之可以已也。然吾聞許君文能通古今，以贊國議，武能執弓矢以定四方，而東于門蔭，滯滯周南，則其謂之不過也亦宜。然許君質柔而行毅，意廣而才多，克其所有，吾安知其不遂有遇也。

曹寅是文稿序

前月某日予友曹寅是來顧予于齋中值予正讀後漢書郅惲傳傳言惲明于歷象謂漢必再受命乃上書王莽說其退就臣位莽大怒收惲欲殺之先使人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誓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也其後莽竟赦惲不殺曹寅是曰惲何如人也予對之曰古豪傑也曹寅是曰是豪傑耶其亦虞莽之不從而殺之乎予曰固也莽之從否不可知然莽必不能殺惲曹寅是曰豈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

有王莽之不能殺惲也莽固教之使脫而惲尤不解其不死特倖耳予笑曰非也莽之教惲是殺機也惲之不從是生機也殺機生機相去毫釐而惲蓋精矣曹寅是嘿然有間曰已矣予之言予有解有不解予有文數十首將付之刻但得子序論之予對之曰夫爲文豈有異哉亦不過生死兩者而已善爲文者死而之生不善爲文者生而之死蓋生之法多矣或順或逆順之用有定而逆之變無窮曹寅是曰何謂也予曰子不見夫操舟者乎風恬水駛悠然千里此順

而駕者也其或風雨驟驟飛濤噴浪而一帶曲折乍東乍西此其順逆寧可常哉曹寅是曰善予曰夫豈惟操舟凡物皆有順逆但人習其順而不知中之有逆也訝其逆而不知道之爲順也郅惲之于王莽亦逆之而已矣子曷惟焉曹寅是曰善寅是自童齡時其爲文已與長老爭能今磨之數十年而順逆之變當益精故書其說以爲之序讀其文者貴因吾說而尋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

包儀甫辨真稿序

頃歲場屋之功令益嚴而試文益散丁未春予從升伯嘉賓兩公于禮闈中時禮部方摘時文之恠者句至字有禁以

詔旨約束之而犯者比比考官各置禁一紙于掌左眼視文字右視禁可否攙奪勞目發睜幾矇莫辨予三人相顧嘆曰士有真文字而犯此否乎有不犯此者以謂真文字可乎得真士方有真文字能知真文字自有真士然竊議而未敢顯言越二年予既罷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十九

山間聞嘉賓方典教胄子獲真士甚多儀甫包君求仲韓君爲最偉是年二君同舉于鄉而儀甫爲元求仲爲魁明年庚戌又同舉南宮求仲爲元儀甫爲魁嘉賓又在禮闈試文多所定于是傳其文者上自京師下暨羣邑凡工文之士雖好恠之人亦未有不感服嘆息心動貌慙祓滌磨勵翕然一變者也嗚呼盛矣予之陋士亦有相從于山間者告以真文字之旨或不信會邑令得包公邑人傳得公文絕早予因指以示之曰茲文色象恬然而旨趣有餘神理難名而

耐委無盡非真文字乎于是邑人始信其然而作者因之亦一變夫文敝久矣禮官憂之深言之切然其變必待包韓二君乃二君皆出嘉賓之門天下固以賀禮部之得二君又賀嘉賓之能知二君也則向者予三人竊議之言果驗也哉或云嘉賓以好品隲文字之故一旦人嫉之排根連株不遺餘力則世亦何貴乎有知文字者然士無不以嘉賓品隲之言爲信以包韓二君之文爲金玉珍寶蓋人心自然之良知亦何可昧與使人心自然之良知發之于言施之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二十

政無偏無黨一如知文字之知則天下之平久矣而僅存于文字之間固可悲亦可喜也若夫包公之才宜與求仲同在金門玉堂窮思畢精抒其學問文章以鳴一代之盛而簿書之徵詎足煩其縝心妙手也者將天無意于文章耶然天下蕩蕩玉堂一片閑地已爲陸沈求仲甫入旋卽舍去則天之厚公豈不遠哉公志挾清泊夷曠好讀書其政閒妙有仙吏之意他日以品望德業映照先後者必斯人予但序其文如此乃有感于嘉賓者何以此文爲嘉賓批點也

包儀甫新菽序

公之制義有湯司成嘉賓所批點真稿予既序而刻之矣邑士人又謀刻其新稿而索予序之予語之曰斯文金玉也寒者得之以有衣饑者得之以有食貧者得之以有富小得之則小利大得之則大利見之而可欲欲之而不厭蓄之而有利用之而不盡此邑士人所以珍公之文宜乎不一刻而足而予亦樂乎答賞贊嘆與諸士道之不能已者蓋以此也予邑偏在南服士之好讀書者甚罕即有志者亦往往耳眼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片

三

痺陋無所取正四方之時文習尚年變月遷迫其傳之至于邑而邑人慕而效之嘗在一二年之後摹之未熟而四方之習尚又易矣故四方以爲政者邑有以爲新其又新焉者或未及傳而摹之焉而止嗚呼此予邑之所以陋也然惟其如此故四方悠謬恠惡之習士之樂者猶少即染未深者猶可以洗而去之辟之挽僕車者覆之也淺則復之也易今得公之文以爲摹豈不慶幸而又最早不俟夫四方傳而後有之則他日予邑士人之文將在四方之先未可知也

此予所以答賞贊嘆樂與諸士道公之文而不能已者又以此也吾聞古之士學爲文者莫不有師唐之文師韓愈宋之文師歐蘇諸君子本朝之文無師獨制菽師王唐瞿三四人耳然皆吳人故吳越之士妍妙者多湖湘無聞焉以無爲之師也往者涓川胡先生步陟負笈數千里外謁薛方山爲師居一年每陳其所作薛不一視直還之先生流涕長跪請教亦不顧又一年始寓目焉未幾曰子歸矣吾稍一聽時于楚矣由是涓川之文遂名後之子弟皆能文其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片

三

徵吉爲予言如此前人師友之際猶可想見也若吾邑之士無奔走負笈之勞坐而得公爲之師公又憫梯樂易隨機接引不若薛之峻如是士有不力焉者殆非士也夫殆非士也夫

南國人文序

蓋人材國之所與立而士者材之從出也梟邑又士之從出也漢興去古未遠梟守之職重每詔舉賢良則徑下梟爲之駕或令二千石謹擇可者與計偕焉故當時長吏皆知以興賢育材爲先若史稱文翁修起學官誘進子弟之方良有足述者然則漢之人材卓然異于後代豈苟而已哉自漢以後祿置諸道之使官日猥而梟守之職日輕至特設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之學政而廣勵庠序興導賢材之意于梟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邑蓋漠然無與矣然有宋紹興乾道之間猶有以梟守帶知學政者逮于 本朝望士益隆故責學臣益專自雖撫按不得關其進退然士之待試既衆而學臣之力亦時有不給當歲蒞其事者數歲始克既焉其于黜陟觀懲之法勢不得不踈且畧自非材士不以無所磨而益勵者絕罕其不材者則夸然以放吏不得以法呵之憚其曹決者矜隄之虞無以焉夫賢父之有子也使師教之猶躬自課督不缺未聞因其子有師遂棄之也今學臣非

天子所使爲諸士師者耶然子弟則誰之子弟也則以諸士爲有師而遂棄之不知課督之者亦梟邑之過矣今溫陵莊公守吾長沙以忠導恕以清出惡方未浹月政修事舉刑靜民樂乃登岳麓之巔望江漢之流慨然嘆曰茲非周之南國而朱張諸賢所振鐸之地與其流風遺澤陶之爲人溢之爲文當可觀也因比十二屬之士較之拙其髦者肄而食之使辨志敬業題其得失而誨之士爭洗其習以樂就公之造不啻子弟之樂有賢父兄也而公之心猶恐下邑遠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士有不獲面承者醵其試文以爲之式名之曰南國人文而屬予書其事于簡首予曰式士也與哉并可

以式天下之有梟者衆儀圖之人材其有作乎是可

以書矣敬書

十子制義序

蓋常論漢之文詞唐之詩今之舉業其大小不同也而皆可傳夫萬物多矣久則必敗敗則腐朽漸滅而無可見而惟精之所在爲不然故夫漢之文詞唐之詩今之舉業皆精之所在也其所凝畜晶瑩煥煜若山澤之有珠玉雖日月脫敗風雨晦蝕陵谷變換而此物爲不改其用之天下皆足以鳴一代之盛衰而垂之後世皆有所不可及故夫有唐三百年其治亂未必盡係于詩而其初盛中衰其得失之故亦自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五

可槩見以今觀于唐人之爲詩專致而精諸力倍而徒衆故其沈鬱流麗感慨悲壯一字之艷非播元化一言之工鼓鑄羣品故夫三百篇以後遂爲絕唱而今之爲舉業者束以須臾之期公以消冥之路心體物而眇思意司契而爲匠至于窮遯不返盈量斯歸吁亦極矣夫自唐以後數百年未必有能爲唐詩者也則自今以後千百年又烏可必其能爲今舉業之文哉蓋唐以詩取士故唐人一代之精皆在于此我朝以舉業取士故我朝人一代之精亦皆在于此

然唐之詩其可傳者往往非必其應制登第之作而山林羈旅遐舉征戍離別窮愁短章片語反以膾炙人口傳頌無窮又如以子美之宏才奮筆于三禮右丞之清製遇巷于平陽豈當時有司所以求士者亦自有方而于諸賢固有所不盡合亦有所不必合者與則今之爲舉業者又何必取合于有司求工于功令也而其可傳斷不在彼而在此矣予每與鄭生論文未嘗不三嘆擊節以生之才輔以十友而屢困于場屋今其文若干言人人不同然皆能不求合于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可者也能鳴一代之盛者也能爲可傳者也

賀孫中丞序 蘭石

方余舉進士時公與予同樞人茶陵譚公皆爲待丞
予見公子譚公之所溫然君子也後公爲光祿卿予
爲史官同有事于秦藩公先予卽荒城遠驛山橋野
店風晨月夕之間葛衣短策駐驂問酒相對陶然樂
公譚當世之事雄偉絕特魁然古豪傑也公家渭上
延予升堂土牀荻障秋草凝砌當是時天下方有事
東西用兵求才若渴公之靜素乃如此今公建大旆
擁長轡開鎮畿甸出入從騎數百熊羆豹虎之士絳

抹韓袴佩刀腹矢終日不敢出息公自視比當時何
如也士大夫生明盛之世雍容取節鉞折衝几席之
上威名揚于天下足矣今公德刑之政竝崇寬嚴之
宜各得千里之遠吏畏民嬉四郊之中焉騰士飽觀
公之所設施向所以與予言者豈苟焉已哉今
天子方嚮用公公之功名流千萬歲端自此始歲之
某月以 元孫恩覃及公之三世公之錫某徵予文
爲賀予與公厚故不得辭

李中丞序 夢池

國家辟虜定鼎以薊門爲設險故出督府分置中丞而保定無之其有而視薊門也自庚子始庚戌以來我無日不戒頃雖算昧就我羈縻未嘗一日而忘戎心夫以三關之密邇于邊而無有厭心也其誰曰不難而今中丞李公優爲之矣布德和俗選徒練旅比既三年有衆孔武二三大夫手一綸問予爲賀而予以謂此未足賀公也 國家以封疆責之于大夫有與其立必與其斃君之制也慮才而動軍力而共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足昭也武足畏也卿大夫之誌也若之何難間有難焉 國家不盡以封疆之事責于大夫而責以承旨于大夫不盡効于封疆之內而欲纖趨于封疆之外其爲之而得也 國家無所任其功于大夫無所任其名其爲之而不得也 國家無所憂其名于大夫無所憂其罪此蓋百幾于封疆而予雅服中丞者在此不在彼方今

天子明敏遠規巷職一二謹舊籍不肯假宵人不達此義鈎連告許附忠公之跡發幾微眇委波遠近中

丞之四體不以殉職而以綏護建牙之重臣不使撫循而使擊斷蟻穴致欲壞隄針芒不獨寫氣此其故難言之矣夫士君子之遇事剴利可以觀才堅固可以觀節鎮定委蛇妙合變化可以觀所學當其始事也不獨中丞公以爲不然雖旁人亦心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撼局變外更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任柄有所與持而謗無所分于是乎行人不敢明而士大夫不敢執乃中丞徐發而卒應之屹持而榮出之脫萬姓于烈焰重水而無掣肘之苦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十

至德十日明月朗而無扞詔之迹其妙不可窺其際不可測詩曰嘉樂君子宜民宜人中丞有焉又曰衮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有臣如是衮不廢矣蓋予聞中丞雅性澹素不以榮應爲喜自遠入中秘簡補給諫栖遲于東山者十年而一日也其遇事矜節樂重學術每以古人自待語有之活千人者後必昌中丞其有後于楚乎故事中丞奏績司勛氏當勅功獎常璽書錫典如令予不以故事誦公而第云云者知必犁然有當于公心也二三八夫毋以予言唯唯否否

送孫大史使 益藩序

余曩來京一見孫子聞斯遂相定交藉磨礪之益者三載于茲矣今春同事 山陵夜靜月來松風冷冷相對慨然橫發域外之語因屈指天台屬蕩匡廬武夷諸佳山水其間想多至人便欲作數年遠遊傲子長之遺跡恍焉神往茲孫子啣 命而南也凡屈指諸佳山水悉途次所經一舉而滿償夙願豈不快哉願至人得覩乎至人不專于軒裳圭組之倚亦不專于巖居川觀之侶昔子夏見紛華靡麗而悅而自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爲癯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而孔子以爲難于夏之癯原憲之難有志之士爭薄之矣不識履仁赴義而卓然于流俗之中者乃所謂見紛華靡麗而悅者也稿形杜機而喟然于滋垢之外者乃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儵顯有可跡而非紛華靡麗之悅寂無可覩而非克伐怨欲之不行方以至人許之子有過乎還而語我則天台屬蕩匡廬武夷之勝又不足置齒牙間矣

李酉卿序

自酉卿之漁陽始一與談恨相得晚也已酉卿移書來言漁陽甚苦皆有狀予告之曰酉卿所苦者事耳事非酉卿酉卿苦事則事亦當苦酉卿耶酉卿無以答今而後不知酉卿之以吾言爲是與否也是不可不詳其說而因某以再告于酉卿今夫酉卿與天下之人共生而天下非酉卿焉吾與酉卿共生而酉卿非吾焉天下非酉卿而酉卿貴酉卿非吾而酉卿賢以天下思吾以吾思酉卿則當共釋褐而涉冠冕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序

林樂也樂而論之豈惟酉卿前之爲酉卿與後之爲酉卿者皆樂也皆樂而內外之異秩煩簡之殊曹而始異矣皆樂而靜躁不同趣得失不共乘而又異矣夫以外望內以煩望簡以躁望靜以失望得人人以爲己苦也然而內之冷不如外之熱簡之寂不如煩之喧靜之述不如躁之捷得之重不如失之輕而人又又以爲己苦也夫苦樂非有體性也苦生于厭我樂生于望人厭所得以爲苦則望未有以爲樂今使簿書之吏困米鹽而文學之臣復困翰墨也則厭何

有極也小而睨大以中開爲驚大而睨小以釋負爲快則望亦何有極也辟之于時令則厭凍炎則厭蒸而蒸又思冷冷又思炎矣辟之于遊憩則厭坐行則厭勞而勞又思息息又思行矣由是言之苦樂爲有定乎爲無有定乎以爲有定也而此以此爲苦彼亦以彼爲苦矣苦者望樂以爲苦而樂者後望苦以爲樂矣則苦樂無定也以爲無定也然而樂自有樂不以樂苦苦自有苦不以苦樂則苦樂非無定也苦樂非定非不定也非無定無不定也然則苦樂果未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有體性也苦樂非有體性而人以爲苦人以爲樂則予之于酉卿所謂苦樂事耳而非酉卿酉卿安得取其非所苦者以爲苦非所樂者以爲樂乎哉酉卿聰明絕世聞吾說而思之倘亦恍然自得深知苦樂之與酉卿不相涉而有非言說之所能盡者乎雖然酉卿聰明絕世凡予所言未必非酉卿之所知也酉卿亦曰世實有可苦之事我安得不苦世實有可樂之事我安得不樂夫謂無苦無樂者非人也樂矣而不留苦苦矣而不尋樂苦樂相入而不依苦樂我入苦

樂而不依我果若是則酉卿之所謂苦樂固尤有進于吾之所謂無苦樂者而酉卿之所能乃予之所願學而未能也酉卿勉之哉酉卿今年以 卹秩滿得考績馳 恩于其尊人世所謂現前榮寵之事酉卿自有之且酉卿年未三十已若是則後來榮寵之事酉卿亦自有之自有者無貴乎人之言之也故畧而不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賀項君典進士序

古人有言豪傑之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焉耳夫食粟衣帛吾人日用之不可已者也而以爲不得已則其所以心孜孜焉以爲不可已者何在哉古人視天下爲大而一身爲細苟于天下之故有一毫不明習熟于胸中而反之精神知慮有一毫磨鍊刮搆之不盡此何可以有爲于天下此則其所用心孜孜以爲不可已者而食粟衣帛之事固不足以煩吾意也昔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五

孔明之遇先主也隆中數語三分之業以定孔明于當世之故未有若世之明了習熟者也而考其平生寧靜澹泊一無嗜好其自謂身外別無調度內無贏帛外無贏財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孔明之所以自磨其精神而一心以籌討賊興王之事者至矣孔明惟以討賊興王爲不可已而自討賊興王以外則皆所謂食粟衣帛之事不足以煩吾意者也嗚呼此孔明之所以浩然與天地同量而三代以下所謂豪傑無以過之者也項君生長大平不與孔明同時然聞其

風神踴厲感時多事少年卽欲以籌畧自奮予嘗讀其舉揚之文詞氣激悍言辨意切其于天下之故必能明了習熟之者也自茲以往想其氣決可計日至子公卿然問君方屏絕人事日帖帖坐牖下讀書言者以君爲處子之秀意其爲人無纖毫富貴之意而能磨鍊刮搆之以至于盡者也君世家子醞釀前休生長食息不學而知明習天下之事固非其所難也然惟其爲世家子與貧賤殊氛塵垢膩貧賤之所未嘗有者或恬而習之則其所難者將有在焉君勉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六

哉夫史所載孔明與石廣元等讀書但觀大意不務精熟其與之論仕進也但笑而不答孔明之意不在讀書與仕進也夫讀書仕進賢士大夫之所爲也而推孔明之心其視之尤若將以爲食粟衣帛不得已焉况其他者乎君勉之哉

有楊三特序

人生于塵而沒于塵者也山河大地火土木石塵之聚而著于無情者也父子夫婦塵之聚而麗于有情者也塵之中有性存焉山之靜川之動水之寒火之熱雖萬變而不易性也以至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夫之所以愛婦婦之所以從夫亦萬變而不易性也有以謂嬰塵之足以累性而至于割父母捐妻子逃于深山羣于鳥獸木被草食精行不息此學仙者之所爲也慕而求之若楊公一川者仙雖不成而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志矯矣有以謂滅塵之足以傷性而子不肯舍其父妻不肯棄其夫間開岳險瀝血以求親截髮抱孤矢死以明志此孝子烈女之爲也勤而行之若廣文母子其事赫然而其名不朽矣是三人者皆人特也世之有妻與子者往往而一川之勞苦如此也世之無夫與父者往往而廣文母子之勞苦又如此也無督之而使然雖萬死而不悔吾故曰此三人者皆人特也然其始而合繼而離離而終合誰爲之乎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何以明之自古方士流人或死于饑

寒或死于兵刃或死于窮崖絕壑嚴霜毒霧不可勝數矣雖有子求之遍于天涯有婦遲之不渝白首而欲其生入里門宛登丘壠何可得哉故張母之後有其夫廣文之後有其父天也故徵之而爲夢非夢也然廣文始遇其父而祈其歸不可矣再往而飄然不復有蹤跡矣一川之堅固于仙而不肯少顧其妻子豈待問哉逗之以痠不能復去使其子得昇之以歸人以痠爲仙者之所棄而愚以爲神仙何嘗不死一川不以仙死而仍以人死再子其子再婦其婦天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故幻之而爲痠非痠也天者何物也性也廣文之于父張母之于夫一川之于妻與子有膠黏而不可解者人情之自然而天命渾合之至也夫父母妻子塵之偶聚于一家而性俱焉廣文母子卽塵而明一川始離塵以求之終不遠而後惟其性故也人或以仙爲異端而曰一川不有其子誰收非也性無可收不以子收也又以仙爲可求而曰一川不有其子仙度之矣非也性自度性不以仙度也蓋三人者皆人特也世之迷者盡是而三人若有醒焉故特

劉方伯序 孔源

予少時讀賈生傳竊惟以生之才漢文帝不能知誦之以讒已爲悖矣至宣室之對明知其賢卒又棄之何悖之甚也其後再讀生傳反覆思之知其不然夫士之欲有所爲于天下者必其能有所不爲崛然而起而惟恐後時忿然疾爭而若有奪之者此亦必不能有所爲也若生年少喜事其不足與有爲明矣帝出之也安知不欲姑折之以待其後耶而其召之也不以爲折之久而可用耶召而問之至于夜半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九

席其意深矣生之對合與否未可知也嘆其不見之久而深其不及之謙安知帝意不有難于顯言者耶其以爲梁太傅也不即以爲長沙王傳之意耶不然問以鬼神豈帝欲聞者但一鬼神之事也自以爲不及不用而復置之豈耻其不及反置也其必不然大抵帝之知生也似深而生之自知也似淺帝若欲以頓躓困折成就生而生以頓躓困折自廢帝意至再至三章若不忍舍生而又不可遽用者生則直以爲舍我矣今觀帝待南越匈奴與夫賜吳王几杖之事

人之所以爲難處者若一無所動其心而生感鵬鳥之異視懷王之驕則邑邑不勝以至于死甚矣生之小也夫江河之流隨地而行盈坎而進破山穿石而不爲撓納污抵曲而不爲距其流大也若夫導之而易窮阻之而即止則亦池沼溝瀆之水而已良木之生風雨摧之巖石軋之閱歲寒而不變經斧斤而不傷其材大也若夫灌之而後生扶之而後植則亦園林卉木之細而已乃吾今得孔源劉公焉公之才自少有名由滑令登銓部最早一日而至于公卿無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十

也乃出于梁于蜀于晉于遼屢中于妒媚之口而後屢白豈天之相之也欲頓躓困折之以成就之耶而公之在職小而簿書鈎稽之碎大而安民強兵之畧無一不精其變其視毀譽譏問之來若虫音之過耳而處絕塞遐坂之遠猶禁園之上也則公之用意已非賈生之所能知矣大抵文帝當漢之無事其意欲與民休息其學以黃老無爲爲宗而賈生銳然說以更制度興事功固宜乎其弗合也然即使其有合焉而亦豈能橫翔提出以有爲哉何也其時固未可也

今百度弛廢鏽漏百出

天子方興儒嚮治日晏不皇苟得生之才而用之當
快如獵之得虛而況進于生者乎然則公之將大有
所遇以克偉樹于世也可立矣也公勉乎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邊叅政考滿序 南亭

蓋自三代以降未嘗不分文武爲兩途而此兩途人
者遂至于兩不習而兩相詆若馮拯呵高瓊爲無禮
而環還屬拯以何不賦詩退虜是也 本朝選士官
人兼用文武其法雖無以大異于前代而疆圉節鉞
之寄率常柄于儒臣故方今介冑雖不乏才而行師
用兵機宜進止必壹聽于督撫司道其爲督撫司道
者皆以文臣兼將帥之職然則文武雖分實未始分
也而文臣之任獨重矣夫豹冠魚服駭張蹴踘以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

血斬馘爲雄雖非文士之能也而忠誠愛國潔已養
士不爲不義以苟富貴博習于古今成敗之故好謀
能慮不驕以一夫之力鳴則儒者多庶幾焉故二百
年來文安武攘壘郊無虞此亦專用文臣之效也然
而未嘗詘武臣也一劍之智一矢之能所亟求焉而
罷兵老卒軍中之所不廢况于鷹揚騰虎乎其所以
專用文臣者謂其能庸武夫之力以爲力衷武夫之
謀以爲謀柔其過而濟其不及用其長而教其不能
而其漸積之勢至于奴隸三軍束縛猛士辱之以纖

趨僂之以刀筆則亦文臣之過矣若是以之優游平時偷居養尊似無他憂而事變驟興危安忽異欲其奔走智能指揮虎士以建功名必有不任絕脉之懼豈惟如此以其優游平時偷居養尊之故必將見笑于武夫而取辱于高瓊之流無疑也若密雲邊先生則有異于是焉吾得于諸將軍之所以頌先生者有曰公在密凡三年矣其視密若家也視密之士若卒無異家人眷屬也視密之將帥若家之父于旅亞也有善而未嘗不取之也有過而未嘗不覆之也有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十一

勞苦而恤之惟恐不至也有所悵鬱而宣之惟恐不達也與人進退揖讓而未嘗有敖容也陳事陳說議議而未嘗有拒色也由是而言則予前所稱奴隸之束縛之僂辱之者惟公爲否而能庸武夫之力以爲力衷武人之謀以爲謀柔其過以濟其不及取其長而教其不能當今文臣之賢惟公而已矣天下方無事公之官尚爲司道其所設施尚隘于一方然察其用心已不同于俗如此使進而爲督撫而又適當天下有急之時則以指揮虎士奔走智能以有所建立

也豈可量哉然則世雖有高瓊之徒吾知當敬公如寇公而不敢罵人以馮拯也雖然方寇公發澶淵之議舉國不可而瓊獨以一言贊其決瓊豈漫然者也以公名德不難爲寇公但不識諸將軍亦有瓊其人者否求予文以叙公者諸將軍也故因公以及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十四

謝太守守渾紀畧序

蓋嘗考世之爲民者六而長沙僅有一焉以一農而奉民五曷給也食之爲粟者六而長沙亦僅有一焉以一粳而當粟五曷給也其地之廣衣喬帶湖包湘指嶺既甲于大都而其人之鮮反不及一下邑蓋獯獯然號比而蚩蠹者匪其著土者也地既廣故賦不得不重民既鮮故土不得不曠土曠則賦縮民鮮則算尠而又加之以東遼西夷譴科構車卑設轉擊以致征權之日劇問左之日盡長吏之日益束濕而無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

措其自然之理不足惟也我大夫謝公駕馴而來襄帷而矚閭塞而聽縷心而思灑手而署事教民以男作女績廣粟米麻絲之出而鼓其弛勸教民以蕪寒周饑通有無勸分之法而解其兼并教民以賓客讌喜苑生藝埋蒸嘗之制而防其奇袤教民以城堡甲兵北里侯望捉截之事而峻其懲勸就士于學就工于官就商于市井就農于田野民之逃賦猶逃疇也時裁狹闊與假貸而擔負者襁屬民之入法如入賦也除去苛碎與休易而囂猜者雅化有不率則狡精

樹淳以導之而又不率則章典播信以招之而又不率則聳之以禮痛之以刑蓋三年爲無厘政無矯令名山名川登其馨香而民罔不抱矣國家之已事二千石高第者入爲九卿出秉鉞麾公既報政則乘卿車而覲于朝建大旆而行于天下時也夫朝廷之大四方之遠豈但什伯于長沙而以公治之寧有問否昔漢興吏治王霸爲首其在楊州也盜賊日少戶口歲增其在潁川也鳳皇神符來集尤多嘻亦異矣及入爲丞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何哉得丹霸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

靡密煩碎用心計術數道未出于自然而潁川鳳皇大抵敝舍之鵲雀耳若渤海弄兵龔遂但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離十本非是何足道乃其人肯舍刀劍而帶牛犢又何哉甚矣難不在大誠不在細也若公之清直平爽簡澹勁樸與霸之鈎察陰伏者異矣得爲丞相于霸蔑如也安得而不長沙若乎而問視朝廷之大四方之遠也哉雖今之弄兵者剗于黃池試以龔遂相提則公之教民農業何不可以辦賊不然此贏者長沙也夫豈其無裔民

長沙守汪公入觀序

蓋嘗論人主置吏以安民而古之吏何以最少今之吏何以最多漢制內則內史掌治京師是爲京兆尹與右扶風左馮翊分典三輔外則提守掌治其提是爲太守太守以下有縣令長掌治其縣而太守官最尊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皆秩二千石太守與之秩等太守得以威福生殺之柄自制其提無制之者元壽元封間雖有刺史六察有繡衣直指出討奸治獄然皆不常置則漢之吏治獨倚太守明矣 明興去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七

漢甚遠官制雜仍近代太守之上更有監司即唐宋以後觀察防禦團練使之遺也而其實則不過爲提監爾矣 國初天下分司四十一道員尚少今則不啻再倍大抵官壹則權重權重則法行官分則權輕權輕則法玩人言爲漢之吏易爲今之吏難蓋有以也然竊惟班史述漢循吏自蜀檇以下僅僅數人耳惟潁川最著其稱勸力行教化又不云教化何狀僅咨嘆其爲搜肉某所大才某亭痞子以爲識事聰明陋亦甚矣此又鈎距之智所不爲也然則漢之循吏

如斯而已乎楚之提難治無如長沙賦重民將輸不以時敲朴日繁又奸人猥集不避官府我發源汪公爲政三年民力漸裕逋負盡入狙猾斂手教民爲善精切簡約以躬行之不煩語言此與霸之靡密煩碎何如也吏民見者與語溫厚惺惺出于至性人人以爲愛已不忍欺此與霸之陰伏叅考何如也獨吏有不逮醇復導誨若教子弟必俟其熟而後釋手或上有所譴察其無過必力全之雖一尉之細亦惻惻然此又不止霸之容一韓丞已也稅糧舊免于武昌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四八

軍卒爲民害公力爭之免于青泥陂長沙邑治舊在檇城外公收作之于內此尤利之大者前吏遜讓不敢議又不知霸能之否也夫人言爲漢之吏易而霸之所爲如彼爲今之吏難而公之所爲如此獨恨當世史臣無班史無以傳公然安知終無班史者出乎抑史言霸材長于治民及爲御史大夫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提時夫治天下治一提之推也豈有能爲吏長二千石而不能爲良御史大夫丞相者今公旦夕就徵以總紀綱號

令風采當益卓然公之功名不但以循吏傳而史有班與否又無論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片

單九

包儀甫行取序

昔人有言曰用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夫未有以用之相望而許之者衆矣消其用之而誠中于用者誰與且用之也不可而況不窮于用者與則信乎其爲奇才也然愚以爲未至也夫可以用者才也雖至于用之不窮而未離夫才也辟如數自一而十而百千萬億而終之以不可數然未離夫數也夫未離夫才與數者要必窮于窮之所至而止惟至其不得至者不可以才與數名而後稱極至焉若儀甫之治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片

五十

邑也冷然而非以爲潔也燥然而非以爲明也轉之如旋焉而非推也波之如施焉而非設也如殺之繫焉而不見其亂也如波之透焉而不見其弛也遽然而至截然而下如快風疾電焉而不知其從來也故一邑之民假者欲飽凍者欲衣瘡者欲蘇勞者欲佚一一煦之摩之窮歲月而猶賒而後拱手于堂序之內少焉起視四郊而罔不治矣故災之以連歲之水旱而民步不災者同崇之以南山之塔恢之以傑靈之臺而民與不勞者同如茨之粟下于江如手之騷

織于途而民與不有租庸者同嗚呼若以用求君其
不窮也驗矣而名之曰才但才也而已哉予嘗與君
晏坐終日未嘗有聲色揅揮之迹與之語尊性問學
之外無所言涼月之夕嗒然靜虛物暝響寂形去性
來問嘗察之于毫芒潛入之中循之于萬類飛盡之
表捉之而不可尋放之而不可遠微矣吾不能至其
至之所至矣而世有至之者否耶今君將去吾也戾
乎天以膏澤天下出其什三用之可以不窮而欲以
窺其至之所至焉則非精于聖人之學者不足與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十一

攸縣胡令考績移封生父序

今天下凡東西再用兵大工再役司計者訕然憂財
天子用言者旨開採權釀凡山澤之藏市賈之羨皆
得籠入之說者曰是搜民也豈切商功分銖之事不
以屬吏領之中涓說者曰是縱虎狼也夫烏有今
天子神聖而肯縱虎狼以搜民者乎

天子有天下凡山藪商賈之所有誰非其所得有
愚民錫狹不均而官爲之府淫賈并兼不度而上爲
之制文史道學之吏迂濶細碎不習于利而中涓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十二

之庸共信非縱虎狼以搜民也然則何天下之錫
與愚民商賈席山藪之所有不知爲縣官之有文史
道學之吏自席爲縣官之人以中涓爲不人愚民商
賈無論已號爲文史道學而固亦榮其中以相向就
之而無道逆之而無術無惑乎其爲也夫就之易
濡逆之易格濡則難乎其爲名格則難乎其爲利蓋
去年秋予以使事至兩湖所遇齊魯三吳之境見文
史學道之吏多矣其遇諸奄或格或濡其得失半歸
而過胡君于鄂上撫掌再四未嘗不起坐而嘆也君

之言曰事固有就之而不滿格之而不逆者也高者爲名卑者爲利爲名則不能就爲利則不能逆智者無所爲于其間而後能因時而就因時而逆以逆爲就以就爲逆噫有味乎君之言哉君果文史道學之吏耶而非耶君以高第視攸攸巖邑也朞月而治三年而化奏績而

天子嘉之命司助者上其狀胥實封予尊人如其官君伏而請曰臣某爲先臣後者也先臣以臣爲子賴國恩有螺贏式穀之報而臣之所生不得比于先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十三

願以臣封貽之制曰可嗚呼夫人臣受一命未有不欲既其親者也而無窮之情容或限于一定之制君得兼取之所以報其親者不窮于分而

天子所以寵光君者大矣無言不酬君豈無所以仰答

天子者爲名爲利非君之所爲也君爲人外易而內沈丰竣而機細易細則不傷于格沈竣則不病于滯由是而有爲其必非文史道學之臣之所能爲也

李匡山 覃恩序

歲己未予小草入京師是年門人官奉常以都諫爲南宮同考官得士甚盛將率以見予而且爲予言西蜀李君者尤英人也一日予得邂逅諸君然接者衆未暇出一語但陰識其願而擢者若明早流電精氣光燄不可褻視退以告于都諫咤曰是向者所謂李君也相與心賞者久之洎君選爲攸令而予以鄰邑人得時就君觀其行如麟立如鵠發聲如鍾磬引而出之如涑泉之不可窮指事陳物如奕者布于夢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十四

愈不可亂而斷之愈聯也退又以告于都諫復相與心賞者久之曰重人英哉明年君治攸將及非隊者舉陪者聖橋者夷覆者出痿者無弗蘇瘠者無弗腴呻者無弗息而角而觸者爪而噬者無弗剪也循聲四訖灌于上下使者交薦之又明年

新天子以嗣歷之慶覃恩九有而君之父母因君治有狀得贈如其官當是時予以省覲還山中愛攸之靜且理也將築居焉見攸人之悅君者如嬰子悅母魚悅水雀悅堂與鳥獸悅林木其頌公也如第子

頌其師今人頌古人道者之頌金仙而梵者之頌佛也博士歐先生與其學于若干人掇君之美以諗予而及公之先仁德懋行求予文以賀予語之曰孟子不云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若公之先仁德懋行所謂本也予在翰林得盡覽古今圖史及棨國所上風俗人物蠹惡之籍又當制久發名公鉅卿之家乘讀之其先未有不仁且懋而子孫由之以昌熾者也若李君之才其政既成銓衡瑣瑣磨厲須之以躋于公卿旦夕耳考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

其德業必顯于世然而必其先之仁且懋以爲之基信矣惟有本者能如是也然則今之縉紳學士其拾級而登者固當永思先德引之于弗替而文士藝人有困憊未達者亦當潛心于其本本滋矣不榮其身將于其子孫歐君曰然請叙次其說以賀君而因以徇告夫今之仕與學者予不得辭時壬戌之冬十一月長至日

贈鄭令長入觀序

蓋嘗論世之爲吏者其尊冗清濁要散勞佚靡不各異大約其所蒞之地異也而政因之僻陋之地其民巖居而谷飲力作而簡出畏吏而寡訟無四方游賈綺麗奇袤之事以淫其心無豪家大族押閹詰闢之風以蕩其俗山澤之稅不待督而自入爲之吏者無敲朴擊斷之煩而又無賔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故其治也常簡通邑大都之地其民習于淫侈爲于機利勢家大族既能齟齬其吏以爲民倡而山谷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

吐亦往往憑險以格鬪負智以告訐爲之吏者既苦于敲朴擊斷之煩而又賔旅之往來無時休息部分靡密腰膝折絕故其治也常煩由是言之地簡而吏固不得不簡也地煩而吏固不得不煩也然簡與俱簡上益岸暑下益齟齬辟以直傳直兩無所受而邑終弊于陋煩與俱煩上益察清下益發濁辟以利割利兩有所苦而邑亦終弊于擾不若簡而煩用之與之振作使民知興煩而簡用之與之休息使民知安民興則可漸易其故使小邑爲大邦而民安則可陰

革其澆化末俗爲善地然與之不得不過還其故而止而安之不得又將滋焉又末世功名之情好動而不好靜則居大邑而思休息之吏實有甚于居小邑而思振作之吏乃吾今而得鄭君焉君之爲潭一年所矣潭之鄙雖不得列于通邑大都然其地當驛道水陸之衝馬決蹄而驟人累繭而趨尤弗給焉其民多游賈僑寓淫侈而好利其邊多高山大菁窺出于他封其人負阻而好訐雖無所謂勢家大族齟齬官府者而其餘通邑大都之所有潭皆有之先是治潭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七

者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口亟割斷手亟割決然有心于督通而通愈多有心于定訟而訟愈亂有心于奉事實客而賓客愈不得意蓋班教申令約束期會無日無之而潭未嘗治也君之爲潭宴朝而蚤罷獨居而嘿思口無煩說手無煩指無心于督賦而賦自入無心于擊訟而訟自平無心于奉事實客而賓客未嘗不得意班教申令約束期會一一無之而潭未嘗不治也蓋前之治潭者以煩治煩而君之治潭者以簡治煩也以今觀于君之治無求備無取必無亟亟

于見功無矯矯于爲名恬澹從容期于民之自安而止辟如人有禰亂狂惑之症可治則治之不可治則俟之不遽投以金石之藥攻剗之劑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今天下之病其爲雜亂狂惑者多矣不必理財而在在理財不必用兵而在在用兵不必設官而在在設官欲治之君子攻之愈急而前數者之病愈甚有能忘其爲病而如君之治潭未有不治者也夫小之治一邑大之治天下固無以異也當今計吏之朝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君吾相或召見長吏而問以得失君能以此告之庶天下之病其有瘳乎寧獨吾潭實受其賜

楊令入 觀序

春秋之際未聞有所謂循吏者有之自史遷之傳始
今考其所載孫叔敖子產公休儀石奢四人皆列國
相而李離一人則晉文公理官非罷邑吏也嗣是班
固因之傳文翁王霸及召信臣五人則罷守其一人
王成則膠東相范滂又因之傳衛胤任延以及劉寵
七人則罷守王渙劉矩童恢三人則縣令其一人仇
香則蒲亭長其一人王景則河隄謁者因不皆守令
也夫尚論春秋者不可得而詳矣若蘭臺宣城所稱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五十九

兩漢良吏中興之盛一則曰廩廩德讓一則曰感物
行化然僅僅十餘人耳其後晉則有魯芝吳隱之輩
十二人南朝四史則有吉翰郭祖深輩十四人北朝
三史則有張膺魏德深輩十九人隋則有梁彥光魏
德輩十人唐則有韋仁素張易子輩十五人宋則有
陳靖樂康直輩十二人元亦有談澄等十八人其世
愈下其治愈荒吏之有名迹者亦不乏然上下千餘
年亦僅僅若此平於戲豈不難哉若 本朝衣綉冠
豸趨行罷國者歲舉吏合天下計之不下數百人吏

部三歲而大計之合天下以卓異著者又不下數十
人令異日史臣銓次其良者以詔來襁卽九大地爲
墨以書不勝書折葶廬子爲籌以筭不勝筭然則其
所謂良者果良與固不可知而史之難難于筆水取
乳也將百倍于前二十一家者決矣若公之來令予
邑也開邑照人暴誠體物父老子弟來見者其樸者
無不盡而狡者亦不得行辱者無不中而暴者亦不
得逞赤白丸之警無邑無之吾邑獨靖敲朴之煩無
邑無之吾邑獨簡水旱時見老轉壯散無邑無之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十

邑獨完輪蹄不息車什馬蹄無邑無之吾邑獨裕近
于孟堅之所謂溫良有讓而無煩碎鈎察之過近于
蔚宗之所謂清約省素而無糾剔謁數之勞自予言
之夫豈能盡而大抵居則民富去則見思者也歲十
一月公以入 觀行吏部當疏其廉能之蹟以上于
天子廷見而褒嘉之有過無不及予嘗侍從法宮及
佐典四銓見
天子愛惜元元興起吏治之意而冢公奉行惟謹不
小假借予之言非欲使冢公聞之因以爲公聲價實

欲使後之作史者有所考焉以爲是乳也非水也其
言苟信而其文不文何足論

楊令德政序

予童穉四十年不見輪扁鞭影既未能透過牛皮又
無可撇開窻紙對褚先生覩自家面目尚隔羅縠矧
古人之精神乎故平生爲文字絕少語涉應緣必力
辭得止乃獨于公數數東語西言不識翠巖君毛今
尚在否

新天子少年神聖重三王以上之主成康未足爲也
繼體之初拳拳于人材民生首 詔天下循吏次第
入對而公名在徵書今不俟駕行矣士民懷公之政

圖俎豆不替而公嚴拒之乃謀饒令湘德政一紀以
傳人各有言而予以謂此酌蠡者耳公將啣火精以
燭天襍斤鑿以修月爲堯堦指倭之草爲漢廷繫虜
之組李靖焉上一滴瓶子需者尚恨其多韋古腰間
數百葫蘆需者猶以爲少則此贏者渾何足當電光
一轉雖然獅子捉兔亦用全力潭固公之兔也公之
智由悲運行與願并此紀不能載而所載不足以煩
公之履跡者予不具論論批道之大無如馬政一法
博極咨詢抽爲條議申詳再三其文可讀也昔荆公

有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民足溫公以爲無此理而設法奪民其巧乃甚于加賦至比之爲樂宏羊欺漢武帝之言豈不信漢史稱天子賞賜用帛百萬餘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大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使則安得欺安得無此理而渾之說亦自然之利也資牙佐馬未嘗厲牙比之加民田租與排市門一網得失何似而弊繁截斷一句則在力禁宦丁之撓行搶船者罰必痛而後害馬者息矣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三

夫萬物一焉此公之悲願所具而智與行所必究也予言亦何足以盡公

長沙陳令長實政紀序

蘇子由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吾未之見也此其言亦未盡人以兩目視何嘗窮于視卽暗室不睹而所見歷然人以兩足行何嘗窮于行卽端居不動而所履擬然就使求以耳視目聽色聞聲見人以爲決無而豈知六根互用性自不隔但一念不動而愈歷然者乎然則求之而不窮者盡是也何以爲未見也惟求之烏白鶴黑日西出而天東行則窮非天日烏鶴之材窮而求之者窮也故神有五不能佛有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

不能漢史次黃霸襲遂吏跡誠可觀然烏攫吏肉而霸知之以此求霸正易窮者耳惟成就許丞一事善強人意而遂至渤海悉罷遂捕盜賊吏謂諸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但令帶持刀劍者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而潢池之亂消矣今讀史者試取二事思之霸與遂之用窮耶不窮耶自古聖賢英雄惟其爲而不爲用而不用故無窮而霸與遂亦有得焉故也長沙之賦僅二萬三千有奇而求以六萬何不相頭買帽看孔着櫟此非人之窮而求者自窮也乃我

公但更一切催科之碎爲一條邊不損額而遺者爭出抽三戶立爲三桎不廢徵而墮楚自清長沙向來編戶無完蠶考功無蠹吏今何如哉室家安好治狀蔚興求公者卽以無子之民十年之蠹桂供餽一時竝責而不能窮公此亦不爲而爲用而不用者之大端已夫爲而不爲不用而用非不能爲爲者之爲用者之用也非不屑于細不落于窳而但爲其大用其精已也又非以不爲儲爲以不用措用也不爲卽是爲不用卽是用而用卽不用爲卽不爲此自古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聖人之所以洗心退藏神武不殺而究論其不殺之武特亦黃蘗金錢耳譬如青山爲父白雲爲子雲自倚山山自不知嗚呼此三代以下英雄豪傑未能必會而予之所以望公寧有加焉者哉或曰有人于此但無爲無用便可求之不窮乎曰亦雖是奇才始得如公屏去火耗平等行戶罷訟恤人諸美政世間更無不作丈六金身用乃公只作一莖草用瞻公者更須着眼

湘鄉徐大夫德政序

徐大夫之爲湘鄉也匝月而政聲大作上下交嘆客問于予曰信乎予曰信客曰子路之強冉子之藝必曰比及三年談何容易予曰非是之謂也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豈三年而後得虎乎漢史稱龔遂乘傳至渤海界卽發遣罷兵罷捕賊吏語以持鉏鉤田器者皆良民吏毋得問而盜賊卽時解散弃弓弩而持鉤鉏衛蠶爲桂陽大守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邦俗以化方是時渤海左右罷皆弄兵二千石不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十六

禽制而桂陽境接交州俗不則于禮久矣二君之治頃刻枹鼓不聞待三年也必曰三年益賢者治定化成之期古人考績黜陟之法耳客曰然則大夫之治可必成而績可必庸乎曰何不可水之沮者泉爲之本苗之秀者穀爲之本吏之良者廉爲之本徐大夫有其本矣觀其條教有曰清陋規曰清火耗曰清支給此三者貪吏之所以喪其本也由此而放之則無涯守之則有畔矣客曰湘鄉下邑也賦踰十萬吏雖廉寧不以催科累乎予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物

無不然今夫地生畝畝生人人生數數生度度生賞
使大陸不沈大水不飛甲乙不相嫁桃李不代僭賦
之分數如此矣客曰奈百姓之食何予曰固也以三
分計之兵餉之加徵一長吏之火耗一吏胥收頭之
乾沒又一剪其二以奉其一有不欣然者乎昔孔子
之論政也重信而去食夫食豈可一日去然張巡用
之以羅雀掘鼠而其下竟無一叛者御軍猶然况御
民乎今吾民沐 國家休養生息之澤既久即重之
以賦役加之以水旱其無食豈致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

天子神聖旦夕調虜殲夷有賜民田租之日在吾願
涂大夫守此初政毋諉信也昔西門豹爲鄴令倉無
粟庫無錢甲文侯責之豹登城而鼓致甲胄而出再
鼓載粟米而出文侯曰罷之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
舉而欺之其後不可用也吾又願涂大夫慎所以積
之者客曰善請受而書之以獻于大夫

劉聚齋同知序

李子曰士之仕難齊也齊于其能而已矣能者居上
不能者居下能大者居上不能大者居下此其揆也
而容有否者焉唐虞之時禹皋稷契爲相而朱虎熊
羆爲虞父斯伯與爲工其能可揆而知也魯哀公之
時季孫爲相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能不可揆而知也
然而禹稷以朱虎熊羆莫宜于山澤而季孫亦以孔
子莫宜于委吏乘田矣朱虎之疏不以禹稷居已上
爲不能而孔子亦莫敢以季孫在上爲不能矣蓋世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

之治也不能者聽于能及其反也能者聽于不能今
之仕者其立于人朝則明法制以佐天子効百官之
黜陟權萬物之得失而在外則建旄持麾督兵萬里
以其身爲四疆之安危此能者之爲也而一繩一邑
有司之事不必能者而可也然而世之所謂能者未
見有功業卓犖赫然驚人有以厭在下者之心衆議
者之口是可惟也豈有之伏而不見耶而天下有道
才不宜下伏宜上見而不見焉必其絕也而不絕焉
則一繩一邑之間必有奇謀峻節胸臆結約恨不得

有盡之人而不可以不求不求之未有得之者
吾鄉劉君者引其人與劉君同學辨博而人不能倣
之以所不知才識明敏而事不能窮之以所未試
其從容談笑而繁劇紛擾不能亂其意得而面生
利害不能奪若其倒廩傾困羅列而致之中外其能
可決也而君自筮仕迄今二十年自博士而邑令自
邑而州而廨丞其爲丞又六年矣不離有司於戲豈
世無求之者耶雖然朱虎熊羆而不遭禹稷吾知其
不如孔子貴于孔子者禹稷之爲也孔子而不阨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六九

送何少亭之鄭州同知序
予年方六七歲時里師授予以書而教使讀予問之
曰讀此何爲里師未及答俄有騎從呵道而過者邑
令也里師指而謂予曰讀書以爲此而已予應之曰
使予爲此將何所爲里師不能答有叟一人蒼髯修
眉避令而來止者不知其何人也仰而笑曰孺子善
問自吾所見騎從呵道如此而令于吾也者不知其
幾矣其能修惠政于民而使人謳歌思慕不能已者
不可以一二指屈也夫賢令所設施德澤在人入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十

之慕之否者人咒之詛之孺子勤讀書異日爲令爲
其惠民者而已予聞其言心廊廊然若有解于中復
問于叟曰自令而往其人之貴者幾何其所爲又當
何如叟曰此吾所不能知也然吾聞 朝廷之上其
最貴者無如宰相其所爲在以道匡
人主治天下國家此其功澤被人萬倍于令矣孺子
口尚乳臭何問之遠乎語畢趨去自是凡二十年而
予舉進士第三甲當爲令竊自憶曰向者老叟惠民
之言今庶幾乎後被選入讀中秘書監應史局操鉅

槩隨隊行者忽忽至今十有二年下之不得爲令而
上之公卿輔相之階又非敢覲焉人生遭遇有命于
其間既非我之所能必而年後一年恐將老矣若夫
時移勢遷後之所難爲者容倍于今縱得而爲之未
必其有濟也況于不得爲乎反而思焉何如爲令得
發揮其所學尤有以見于世而有益于爲民以是未
嘗不展轉自悔而一舉向者老叟之言不覺其三嘆
也何君予同邑人少有大志言論篤實今官爲鄆州
同知夫仕之足以惠民者由令而上則守守之下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十一

丞丞雖卑于守而實尊于令凡其設施有以佐守而
益于民者皆丞之所得爲也何君勉乎哉以予之所
展轉反覆恨不爲者而君爲之使鄭之人謳歌思慕
不能忘君則君何所往而不得志焉求予文而贈君
者皆同邑人也不可以辭故直書予之所以自歎者
以爲君坊

楊主簿序

今世士大夫其得志于外者自提守監司而上其制
置擅乎一方而其威命行乎千里其祿足以養其妻
子單于後世而丐乎朋友故舊喜如春生怒如秋殺
是亦大丈夫壯者之所爲也而豈可以徒得也哉巴
蜀楊君幼出于名家長能力學其爲人爽潔明敏其
談當世利害之故聽其言豁如也不能爲大丈夫壯
者之所爲而方屈身簿尉之間偃仰離離高于頂
肘低于股藉曲而不得伸揖歛而不得張豈不謬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十二

而君方以吏事走京師祖博而飲剗地而談傲然不
知公卿之大簿尉之細何哉夫小萬物輕富貴安卑
困而不以動心其壯者也故于其行也序以贈之且
以告夫士之負道德而處下位者毋庸以今世之壯
者爲壯者也

壽何矩所序

古人言道有專有緒專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夫有其專矣必有其餘是精與粗未始相離也而能爲身矣又能爲人是已與人未始相礙也然而世之修道者必稿形灰心專氣養神土苴萬類塵垢一世心不關乎名物身不絀乎爵位然後可以爲道而從事于治人者非爵祿名位無以爲之乘非法度名物無以爲之制故雖以神聖上哲之姿不能無似于土苴塵垢之用而既假之矣雖土苴塵垢之所漏佚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

能無損于其精僻如拔一毛而心爲之動雖其一毛亦足以動心夫惟其有所假而假之有所損是以世之學道者獨閉而不出顧其精以自爲而不肯爲天下然自爲矣而天下關焉多積而不化則亦不能極其道之餘以滿其志而發其華志在天下者亦宜有所不取由是言之安見夫道之精與粗果未始其不相離也已與人果未始其不相礙也然道猶水也泡影濡沫江河池沼皆水也豈有泡沫之水不能入江河之水江河之水不能入泡沫之水果而相離相礙

也治已者不可以入人也治人者不可以入已也決

非道也以予所聞何矩所先生起家世胄被服忠孝再官南北曹郎視憲江西勤劬精細一切官常瑣屑之務士大夫所厭薄苟且者先生手自勞理未嘗有一毫棄離作苦之意家居一竹一石清夷蕭曠與內子步障譚禪超然精妙未嘗有一毫富貴垢氛之意蓋先生于道得其精者以爲已推其餘者以爲人其爲已無所待于人而爲人無所損于已若口道之所以貴于世非欲其離世也若其有離世之意即離道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

若其有取道之意即取世無所取離其精豈惟可以治身不礙于人亦可以治人其餘豈惟可以治人不礙于身亦可以爲身茲先生所以深于道者與先生與安人皆好道今年皆壽五十道之年無窮予請以道壽先生雖然好道者于他宜一無所好而予同先生暇日雜好詩字嘯咏揮灑對客不輟客有言公詩近陶韋壘妙在鍾王之間有是與有之則公之好非乃非與子瞻有言衛懿公好鶴以失其國而劉阮之徒好酒以全其生夫清遠如鶴衛懿公不能好而荒

亂如酒惟劉阮能好之好未可以同日語也推子瞻之意然則詩與字雖無益于道亦不至荒亂如酒明矣而又何害于公之好然子瞻尤不能無南面山林分別之見而何以南面之君如慙公者遂不可以有好山林之士如劉阮者遂可以好則予願因風以誨教于先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五

舒同野八十壽序

蓋嘗論薦紳學士之說經者語易家人則首女貞而忘男正之義詠詩周南則先樛木而蔑刑于之規于是所以責閭閻者無不備而士有百行缺然不講今試考自有史傳以來女英婦烈代不勝書而士之能不二色不再娶者自曾參楊秉而外幾何人乎若同野舒公方授室時慨然慕冀缺伯鸞之為人年甫三十抱鼓盆之戚送鰥以老經百樂皆帷間曾無勞勩者當斯世而有曾參楊秉其人豈不難哉亦既塊處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六

獨行離愁去垢已則疑其槁槁者也而方且與貧周急夾券割產閭巷之誦義者無窮焉亦既趨人之惡甚已之私已則疑其嫗嫗者也而方且覃思聖人之學單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二語以訓侍御而令求其心與命之所在此尤非世儒之所能知也豈不又難哉侍御祇若公訓其宅如淵其立如山其飛如鶻其鳴如鳳其按楚之政嚴吏以鳩民敬刑以和獄凜然以爲是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其卽此也其不卽此也而淳之而澗之而淪之而放之豈有俟哉方

竣事將報 命適公年八秩侍御請暫過子舍洗沐

奉公觴楚士大夫謀撰詞以壽公而屬筆于予予聞
物之壽者其質貞也其性仁也若公之壽有以也夫
修身則家貞矣鑒已慈物仁矣然而其小者也夫人
有能見天地之所以始與所以終者否乎則壽有如
天地者乎而天地非有心焉豈能以儼然儼然之形
者壽乎有能見生民之所以始與所以終者否乎則
壽有如生民者乎而生民非有命焉豈能以邛然倮
然之形者壽乎天地有心于何處立公欲爲立之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七

民有命于何處立公欲爲立之則公之壽疑將與天
地生民渾同爲一莫知其始終焉而豈摩娑銅狄之
人能較長短哉公既壽其身又壽其子以及于天下
國家予不敏敢丐公河潤之餘以溉予親而波予燭
也敬百拜順下風以請

紹卷尤大將軍六十序

古之所謂將者不過二端而已上之忠勇慈讓洗思
而好智次之鷙戾果壯矜鬪而樂戰夫鷙戾果壯矜
鬪而樂戰者非上將也然不失爲將質也而世之抱
其質者往往肆情而行或剛而難制或貪而無厭當
天下之未平也資其剛于我而移其貪于敵時有所
濟相忍以就功名及其無事則未嘗不恣詬取譏困
辱于文法世之人見其恣詬取譏困辱于文法也不
咎其行之過而懲其質之非于是鷙戾果壯矜鬪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六

樂戰者相與化爲鞠卷踞曲便體而纖趨而文法之
士亦欣然樂而與之矣夫鷙戾果壯矜鬪而樂戰者
此人情之所難也而況又有以懲之鞠卷踞曲便體
而纖趨者此人情之所易也而況又有以驅之然則
世之不爲其易而爲其難者蓋亦鮮矣嗚乎此六可
謂之將否乎予友顧開雍之使于朝鮮也往反于蘄
遼得徧觀于今之所謂將者于其歸也予次前說與
之論將開雍曰皆然也而獨尤君爲不然尤君自結
髮從戎至于大將大小數十百戰擊劍馳梁常爲軍

鋒是尤君之爲果壯鷙戾也舛與人語意氣橫發慨慷淋漓不可一世是方古之不爲卷翰踈曲也當今之將未有賢于尤君者也予聞其言而心識焉乃今吾鄉龍衝顏先生後告予曰自君爲將四十年矣其家之貧筐無贏財妻子無贏帛也行陣用兵與衆均衣與餓士均食拊循勞勉人各得也擐甲而趨惟力是視釋兵而處有禮自將與人有交未嘗失也嗚呼尤君而如此乎有鷙戾果壯矜戰樂聞之善而又絕乎世俗貪而不厭剛而難制之風文法之士卽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七

譏詆尤君其何得焉而世之卷翰踈曲便體而纖趨者宜乎失其所懲而訾汗其所爲矣顏先生又言君今年年六十勇氣愈厲時與諸奇才劍人講求古名將用兵制勝之畧然則又豈但鷙戾果壯矜戰而樂戰已哉進而求之孰能禦焉昔廉頗年八十矣言何尤懼其能趙克國亦七十餘其破金零方畧愈妙人心之智與年俱進君勉乎哉顏開予友也其言不人苟也顏先生予先哲也其言不吾苟也于是乎爲之序

黃母萬太安人八十壽序

文學政事之道非二也山求游夏之賢何以不能兼有之耶蓋彼之所從事者聖人之道也以聖人之道爲道則得有其一已爲幸矣然以孔之賢以聖人爲之師而所得者止于一此所以爲由游夏也嗚呼吾友黃季主雄俊瑰異之士也博識多詭早以文鳴于時屬詞浩渾精麗學者莫不以爲不及焉初從政倉曹省慶粟萬計劃吏事如在掌中司徒趙公稱之再移兵曹司馬蕭公又稱之二公達于政者也然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八十

季主豈非兼文學政事而有之者乎此山求游夏所不能而季主能之卽不敢謂賢于山求游夏然其所得蓋已多矣且季主生于今世所與從事者今世之人耳而所能已章章如是使得及聖人之時退由求游夏而爲之徒則又詎可量哉於戲此片以爲公瑰異之士也與而或云由求游夏未輕擬也則亦世俗庸衆之見不足以與于雄傑異之觀者矣歲之十月季主將歸爲八安八稱八十之觴夫有子父母之樂也有子能爲親壽尤父母之樂也況于雄

倘瑰異之于乎則太安人豈不甚樂也哉然又聞季
主之初爲文太安人以此之七季主之從政太安人
叮嚀訓誡以成之者也果爾則季主之所以爲雄偶
瑰異者蓋自有本而太安人有雄偶其子而躋
年八十固不偶然矣固不偶然矣

易母八十序

萬歷十有六年予與公同學于樞城是時學
者數十人而君以文字爲之冠講習後穿貫鉤較
賴君是容遂至起居飲食博奕戲樂事亦君是長
予躁君靜予辟君威予麗君則若相若然予與君
相得也予既成進士守官京師十有餘年而君始以
明經升于禮部予媿先君不覺愧于面枘于心而君
益權汰然自肥有加于舊君幼有至性事其父東潭
公極孝既失母東潭公命其側室易子之君事易如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二 序 八

母日率兄弟婦子具豐滑之需視暄涼之宜其暇則
讀書講古人求其孝弟之至者以相勵也於戲豈不
賢矣哉而易自有子舍其子以子君拮据尾項用寬
君力于學以掉鞅文圃戰藝天下則易母之賢亦可
知已徐氏長沙大姓也代有聞者今其子金其子
其經筵連陟鄉國而諸孫森然秀如其榮名顯
仕可拱手而取也易年八十矣明日毫髮猶復針
無老人昏罷之態此亦天之所以右賢者與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三

湘潭李騰芳子

第馭芳

編梓

姪

男宗岬

後學

過蒙檢

全較

謝璿

記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登封縣崇真觀記

少室蓋初祖面壁之

至今宗學猶盛而嵯峨緱

山之閒廣成子晉之

焉則治老氏之說者宜亦

不少二家之徒相與尊崇其教必廣侈其制宇樓閣

以相誇望而陽城之有崇真觀蓋其一也如作

其人與歲月皆不可考作久而廢棟如輪者折棟

之如棟者廢聖之如雲者蔑所之如壁者謂神軀鬼

首顛倒于漸垣榛

公親之怡然竭其

如舊而復加焉既既工懼無以

示來者如向之民氓也則問予以記其事予作而歎

曰昔朱歐陽子有見斥于吾儒故好

大其宮室以矜世人而佛能籍人言鼓以禍福故其

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老氏獨好清淨去翳仙之言

冥深不可究質故其力不能獨興夫

之說蔽二氏之道此豈足以知二氏然謂其宮室興

作之有難易則誠然嗚呼此茲觀之所以有藉于崔

公而後興也然崔公儒者不損斥其徒而反用其力

以大其宮室何與夫道固不同而二氏以之出世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二

儒以之治世辟之江河異流而水之體性實無異也

陋儒守儒之蠱而遺其精普二氏之迹而昧其實託

于攻異端而曉曉不休豈知異端非二氏也同法堯

舜同學周孔而其趣異焉則即謂之異端矣然則崔

公之學固非陋儒之所知也公治襄陽之政

春溫秋冽德流刑具平居簡泊元道待于道幼讀

書于觀中憫其替焉而復之非以福也區公之旨

以經營之者青衿

皆得書

高峯塔記

湘潭于湖南最有名。其地崇嶺林立斗折而
來者忽然釋其巖岷嶽嶺而放于溪悠瀟蒸湘諸流
又有以宣其滯出其惡而瀦其美故于斯者問學
文秀之民多然競介距以圖利名則尤然自少
之也商于鄉先生克揚張公輩告于邑令儀甫包公
爲石浮屠尖于邑治之南山占巽之隅因崇爲高凡
若干尺始于去春甲寅之二月考之以今秋乙卯九
月士既登而樂之乃爲書抵予求爲之記其言曰潭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之南山可拊也自有天地來矣一旦翠波嶙峋上
拱祝融下揖嶽麓蒼梧洞庭皆見毫髮延極萬類青
薛繁縷觀者知之不可以言青島家有曰巽三角之
方也有形直之剡首而危簪筆之象也邑之賦上林
甘泉者當于是乎在又曰吾人洗沐之樂其深矣
減水旱之租而耕者嬉弛山藪之稅而買者樂清肺
石之聽而訟者息合其快戴趨事之情以自造也無
窮瘁發之祥故覽者與之盤七十有五不屬
一人不再歲而竣事伏之爲政可知已願予記之予

曰然予聞古之君子將登高而眺遠也必有峻絕奇
偉之觀以蕩其鬱全其神非徒遊覽之娛已也
潭之新浮屠是所謂峻絕奇偉之觀也以當遊覽之
娛而尤不恒于目况文明之特乎是書也有大費
于民也費之而不以爲傷也有大勞于民也勞之而
不以爲勤也惟其民自以爲之利故也此蓋善爲政
者之所以先萬物以驅而莫知其所以驅之然也是
宜書也故不辭而爲之記而惜乎予想見其處而不
能至故本其言以道之如此雖然予聞士之衣冠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學者學孔氏也孔氏之學將但爲科名已耶但爲科
名已也抑豈無以自致而有致之者耶爲仁由已由
人乎哉余竊有請于諸士也

萬樓記

邑之形如展幅綃上下兩山如左右手上出者巨石百餘尺巉巖江波間若踏若軋邑人所謂馬蹄石也下出者頽然而已頽然者正水之所云也邑人以爲弗善也民歲餼缺貢梨鮮畜積或是之以告于令包公謀築石爲臺壑沙截波覆之以樓極其壯爲閤捍相共址既樹之表矣一日予過其處循表而下數十百步得斷岸焉隆起有脊高逾于前伏沙隱于岸下雷尾于江中下有沙爲之翼前山接迎江流抱轉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五

形之情畢聚私謂莫宜于此然懼先表者譁然而不敢言明日包公一覽而定正其處也則以屬其事于大學謝選買人熊延祥而譁者不休二君則私以絲度江得狹四之一又以絲度至馬蹄石折而于邑之中適中其中又以盛夏江漲縻舟上下觀水之所及高尋有幾二君可謂勤且精矣然後不疑于其志而戮力以就工至日子與包公登臺而周觀之地之隆者益出沙之伏者益偃山之迎者益近江之轉者益洞少焉躡級而上身縱于樓之端千里之風拂檻而

來萬孀之烟縷波而起林嶺江動水叫石激山川之精呈巧獻工氣象變惟宜共如此視之既久城邑漸明原照映帶屋瓦草木皆可指數而水之欲往者有以爲之留山之來賓者有以爲之主于是公作而嘆曰茲重邑之閤捍乎造物者之設是久矣吾與子不謀而得之豈人力也喜題其臺曰傑靈臺而命子以樓之字字之曰萬萬數之大也邑從此而大也公曰善呼謝生書而揭之而子竊有感于生以絲度江之勞也夫地起而沙伏山延而江轉此事之可以目睹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六

而知者也而生必待夫以絲度之而後信焉則夫有不可以目睹者當何如也既幸其有以度之而信之矣而有不可以度者又何如也推數廣之天下之治亂萬物之是非苟有人焉雖魁壘有名而消之以衆言抹之以我見則有目而不能視縱視而不能見者往往天然則何尤于生若夫有以度之而又不信曰是謬爲之則其人雖起聖人而與之語亦不可得而明矣予之言非以誇于先表者也以慨夫天下之治亂萬物之是非莫不然而云然也臺高三十尺樓高

四十尺眠波之面已七十尺矣用石三十萬尺川木三千箇其作而成之歲月與南山之塔同而費之數亦如孝廉謝生記之

半邊街砌石記

縣治之迤西臨河者曰半邊街街之上流爲大步橋縣後田澗之水出焉下流爲流水橋城中之水出焉其波漫衍洄伏歲以城澈往予爲諸生時見城尚去水有土若干尺今無有矣每歲雨淫河溢居人緇竹以爲城衛援竹以行者彳亍于卒墮波中或浮或死二年間水益大河破城而入之舟航于城中城之人震悼涕泗聚而憂之曰將無城矣無室廬矣及謀出貨力甃石以捍患則無有應之者予不覺嘆曰世

之人怪焉寧有如吾邑人者哉所居之堂魚且以爲宅所寢之室蝦且以爲穴世之人寢焉寧有如吾邑人者哉明日有告予以王相捐銀千有二百兩請于官以事此者予不覺又嘆曰世之人喜捨不愆寧有如吾邑相者哉盡城之人之堂以魚而相無與也盡城之人之室以蝦而相無與也世之人寧有慈仁利物如吾邑相者哉而嚮之怪且寢者方相與以譏相曰是有貨鹽若干將沒于水誓之神以免而不得不以者也予曰汝不見夫賈萬斛者乎方其汨于重淵

望于蛟牙指妻子珍寶以求援已者而惟恐其不濟
既濟則持一敝袍且予且惜以方之相然則相為何
如也譏之者語塞則曰是未必信既而見相之洗石
堙流信矣則曰是未必成既而見相之工舉事集成
矣石之截然者如堵隆然者如丘橫然者如舟黥然
者如雲登其上平然者如砥其長四百尺高三十尺
濶之數如高夕照西頽山月穿江行者既倦遊者思
息相與拂石而坐扣牆而歌歌曰石硤硤兮水喪其
威城壘壘兮河循其規居者以安兮行者以夷緊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九

之力兮老子東溪東溪者相之字歌者樂之故字之
也歌未闌向之怪且癡者且譏之者過而聽焉俛焉
以思赧焉以慙嗚呼夫見人之善則莫不喜而思以
企之民之良心也耻不能而加誦焉豈其心哉至于
俛焉以思赧焉以慙則益以見其良而向之良暫閉
耳予觀古之英磊才人動欲以匡世濟物不幸爲人
所譏嫉沮敗以至于無成者往往而是即成矣嫉之
愈力求其俛焉以思赧焉以慙者絕罕然則相何幸
而邑之人心又何以暫閉遂開其良有如是哉然相

亦知所以幸之故否乎爲之遭其時主之有其人則
害去而功成毀止而譽來主之無其人爲之非其時
則譽生而業敗譽往而毀即相之事實賴大夫包公
之至仁摩之使厲鼓之使跋燭之使繼衛之使不仆
蔽之使無畏故害去而功成毀止而譽來者以此相
之子生員某丐予文以纚之石予懼其狃于幸而不
知其由故書以告之且以示于後使知大夫之德而
相之遭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十

長沙縣新遷縣治記

邑之在湖以南者惟長沙壤地大而賦入爲最貧戶口多而民力爲最罷地大賦貧以其土瘠戶多力罷以其俗惰故吏于斯者薄歛緩徵那東補西而猶不足于財簡徭省事匿上貸下而猶不足于力雖然使得宅幽阻靜自爲城郭人民則財雖貧而以自奉其邑尚不至于病力雖罷而以自治其邑尚不至于怠也而是邑又爲麗麗之首邑自監司罷守以外驛道之使如織期會伏謁必先至鈎索誅責必先償厨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三

廩餼必先供其次爲善化善化邑小以十計者長沙取六焉然使邑與善化並城而居凡所至所償所供者長沙先而善化從之則邑雖貧而病罷而急亦不過與善化等耳而邑治又倘麗麗城東十有餘里以外闕空枕郊無城郭市區凡吏舍筦庫狴犴之屬皆類然于斷垣榛棘之間長吏歲時之劇十九在麗麗十一在邑所至所償所供者善化以小邑名以四取之而無不給有不給則以長沙解長沙以大邑名以六取之而有不給有不給則不得以善化解故長沙之貧

而病罷而急實倍于善化而吏之來令二邑者善化每以最聞而長沙則否自予爲童子時聞是邑欲遷于內者屢矣而卒不果遷也罷守汪公一旦憫其艱揆其便相厥土宜檄趙令亟遷之而令勇于受命爲之有方閱替月縣遂以成其始作也守捐俸令捐薪縣人復率其糧米以助自斗及升而人不以爲費梁桶瓦甃擇其舊縣之可用者使踐更移輓城旦治地而入不以爲勞外則白屏以達于堂內則白燕間以達于室旁則自樣吏之舍以達于丞尉之治所秩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三

翼翼高廣爽麗而人不以爲侈予頃從京師歸將以明日懷刺謁令于舊治而侯人以新遷告予喜而忤令因爲予道其所以遷之始末使予記之且曰此邑百世之大利也不可以無詞嗚呼夫古今有大利大害而弗克爲者多矣非忤則怯怯者惜其費之出于已怯者逃其責之來于人苟可以惜焉苟可以逃焉而烏用爲之故是邑之欲遷者屢矣而弗果遷也訖今乃克遷焉若守與令非所謂不怯不怯者與不怯是其廉也不怯是其勇也當今世而予及見夫廉與

男者以爲棍邑初無窮之規並不可以無詞

寧鄉徐令碑記

水之自百粵出者至長沙始大山之自五嶺下者至長沙始平潯皖中邵紹其前黔益漢廣接其後四方之以輪掉至者朝夕不絕而又土瘠賦重俗族民訐列邑長吏臨于茲者往往不樂而去其不去者多不得遷其不遷者或以結免焉每歲進士選于吏部皆莫肯就偶一就之輒以調行利之不易圖奸之不易擿盡以餒之不能調去之科貢而其人見夫去之者之樂而金若者爲不可也不賢者所惑于衛人嫁

子之說賢者亦將有孟子絕膺之懼上下相蒙彼此相苟宿蠹日長新功日隳循譽菽聞民俗大壞蓋從來久矣有問于予曰長沙之地不善如斯乎予應之曰蜀古蠻徼也文翁教之學者比于齊魯翁之能與抑地之能與吾聞古之君子學以爲己仕以爲人任不選事遜不避難廉不近名察不傷物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於戲使得若人以爲宰設誠致行而治可拱手埃已如以謂若人未易數數也吏部姑擇才而使之以進士爲之鋒以調丐者勿聽盡心于此者既無

數徒傷功之患不盡心于此者且委之而安適則亦
菽不奮矣無何心如徐君以進士來宰寧鄉寧鄉長
沙列邑之一也與君同選爲列邑長者莫不以調去
而君獨否枿角破岸絕械夷徑沈居以思悉究利病
于是爬之搔之喘之煦之有不若者箴之石之居一
年而政新二年而流三年而浹五年而萎枯悉蘇煩
囑頓醒秬秠豐足人無遺迓予頃從京師歸君以地
官曹耶遷而將去君之父老子弟爲屋以祠君肖君
生像其中伐石刻政示來者而索予文以記予惟君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十六

治寧鄉百姓以豐尸而祝之所謂民富見思者也至
誠惻怛不爲噉噉之行所謂廉不近名察不傷物者
也與君同爲邑者皆調而君獨否所謂任下選事流
不避難者也其卓然有寧鄉之治固宜觀寧鄉而列
邑可知已名長沙以難治者然耶否耶予深嘉君之
賢又喜予言有徵故不辭而爲之記夫 國家庸賢
之典凡以邑宰高第入者必列居諫職而君以曹耶
選何與或曰吏部之過也或曰君欲之先是予聞吏
部喜言路既開日夜差其俸之深

最格以待 選君名首在格中今茲之選係君之欲
可知也然則君何以辭臺省不爲與君之意微且遠
矣君名某廣西化縣人萬歷甲辰進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十六

天津新造海軍記

先是倭寇告急

天子下公卿大夫議所以戰守脩禦之者甚具而有法已已又言者謂倭脫乘汎從海上來易耳南指淮揚北指天津倭絕慮無遷而我師即選練束手沙渚間度不能與之爭舟楫之利其議造海艦集舟師殲之海門便復下羣臣議議如言者旨

制曰可遂興役無後期於時費水衡金錢若干得舟若干望之如千楫列雉然備矣而言者猶孜孜有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七

計也曰夫亂不以備亂興乎備生擾擾生困比軍興者實受其騷一之甚矣就是民也不魚肉倭故魚肉是役耳又庀財則脆者半沒事則敗者半視廩則惰者半洋洋大海一鼓而驅之誠未知得水之曲折與舟之便利否也今度舟一艘受兵數十人用舟師數人治舟百艘當兵數千師舟千人海岸數千里海口數百處以少則不足以多則不能國家願安所得數萬樓艇下瀕之師而用之噫是不然夫事無十利者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爲之事成而有害

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經國者常患事之無成而不患費之無用以無用之費成可恃之功亦何憚不爲今國家費數十百萬耳治數十無川之舟則數十舟耳事之不成則此數十百萬者能橐而藏之乎度民之必擾與其出於倭寧出於我度水軍之必不可已與其取于臨時寧訓於今日倭之不來備之何害若其能來備之爲瘳我君大夫無亦虞其來而備其卒也且向以其必來也爲之而咎其不來也以其可用也作之而悔其無用也此謀欲先定必且觀於後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六

欲先設必且怯於害夫未用吾安知其不可用也不用吾安知其終不用也信其可用而時葺之亦必徐得其用悔其無用而終棄之又將自率其實凡事皆然獨治舟哉吾故并次其論列記以告當事者

擬進講記

吾師琢菴馮公少負異才好學能文通于常時之故
年十九歲入爲翰林即隱然以天下自任連爲講官
者十餘年其侍

上最久啟沃最多忠愛肫切

上顧而眷之其所進講章有通鑑若干卷講章之義

舊取于明白簡近便

上省聽自本旨字句之外不敢旁引更端以自爲說

有之自公始蓋借古人歟美得失之端爲今日藥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九

攻療之論此公之用心微曲堅苦非人之所能知也
予讀其書竊有感焉夫世之君子愛其君盡言而不
諱者多矣然幸而見聽者十一不見聽者十九何也
夫人與人相與直言其人之善言之而過其實雖好
諛者亦必內慚而不肯當至與言昔人之善未有不
羨者也直言其人之不善言之而至于甚雖樂受者
亦必外忿而不能容至與言昔人之不善未有不笑
者也豈惟羨之而已自顧其行有不類是其能已乎
豈惟笑之而已自顧其行有類是其能安乎然則吾

雖十言而十見聽可矣由是論之世之君子欲告其

君以言者孰有善于公者哉今觀公之論漢武帝也

有曰武帝待衛青公孫宏親之不重待汲黯重之不

親然總之冠亦見不冠亦見踞厠亦見可見古者君

臣相親無少間隔故其下易事其上而上易知其臣

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輕其臣而相隔尤甚蓋有

所輕則尤有所重若一相隔則無復有親者矣又曰

武帝之臣惟宏最稱上意而最寵任黯屢忤上意而

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謀不畏罷任之宏而畏屢賜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十

告外補之黯何也見椎魯蠢直之人一味忠鯁在人
至面前尚且執德不回觸忤不顧更有何利可以牽
動何人可以搖惑若阿諛遷就之人委曲多端在人
至面前尚且支吾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
之理此宏所以見輕而黯之所以見重也人臣觀此
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此則知所以任人矣其論和
帝也有曰帝與鄭衆決策而誅竇憲豈非英斷然外
戚之禍除而內宦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于有功
有功始于決策蓋帝之所以不與股肱大臣謀者以

素不與外臣親接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訪得失有事則參決謀議若常不相親卽有事亦難獨召召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不謀之于內謀之于內無論未能成功卽成功亦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其論宜帝也有曰人臣言有不當只合置之而不必加以罪卽重有罪亦宜優延臣評其得失法官定其輕重豈有獨付執金吾之理自此端一開而後世凡有觸逆輒下詔獄往往以管掠殺之則宜帝之殺蓋寬饒爲之作俑也其論靈帝有曰帝作列肆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三

後宮釋袞冕而衣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一時爲戲而書之史冊遂爲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宮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朱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其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才不得何事不理乎又曰天

下財利名爲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爲天下之川收之府庫則緩急有賴爲軍國之用若藏之內帑積之不用則始爲私藏終爲禍端財聚者民散多藏者厚亡聚乃所以爲散利乃所以爲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宗私積于瑋林大盈未幾而散自古明王以不蓄爲富以不貪爲寶重有見哉其論元帝有曰恭顯所以權傾中外者以帝委以政事羣臣因以關決而宦官得政之由實始于武帝游宴後庭不見羣臣大凡人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至不見羣臣則中外隔絕而權必旁落雖以武帝之英明僅不當其身而于子孫見之其爲監豈不甚著又曰在周禮內官統于冢宰故多治自秦以後大臣制于內官故多亂大臣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嚮託行不行爲喜怒則未見其可以爲治也其言精彩切愕有爲而發悉中于當時之故如此然自公言之託事造端微見指歸而未常以言爲名自吾君聽之隨類相求往往而解而未常有聽之迹嗚呼此世之君子以言告其君者未有善于公者也昔歐

易修有言天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
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行之諫官可言之
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蓋
謂士之欲有言者非諫官莫能斗鳴呼孰知夫今之
言不在諫官而在講官乎然愚竊歎子之意以謂人
臣事主苟得言以為幸焉況乎吾能言之而又能行
之其幸尤何如也昔唐宋之制士由諫為宰相十
常六七則夫能言而又能行之者亦已多矣本朝宰
相惟翰林得為之而諫官不與焉其言而行之者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記

誰耶今公之書凡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

大計見于所講說者豈止于諫官之所能言者乎公
之位旦暮得為宰相然則能言之而又能行之者
惟公耶愚小子請即以公前日之所言還以責公後
日之所行耳

議

征丁議

為備條征丁末議以求采擇事考之三代司徒之職
卿大夫以歲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
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
丁之所自始也漢初為算賦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
錢百二十為一算唐初民年二十為一丁六十為老
宋法如之而征丁者論戶口不及土田徵糧者論土
田不及戶口此一定之制也今以為老生常談不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論已若本朝賦役之法極詳而專重黃冊黃冊之
設專為審丁若田糧則只訊其推收而賦之多寡已
定于初不必十年一審矣今載在會典者各項差役
有銀力均徭等件近歲始通融為一條編而有丁無
糧者仍納丁銀有糧有丁及糧多丁少丁糧俱多一
切照丁糧辨納此今天下同軌同文之制豈亦可以
老生常談吐之乎本縣官民恪遵已二百餘年而忽
自丈糧之後有攸縣令董某者來查丈糧冊遂欲改
派每糧五石兼出一丁之銀而盡銷舊迹以為可已

市恩于無田者矣邑人不肯奉行束閣泊今幾五十年所但徵糧銀置丁不問所以得不問者以條編內有楚祿京布二項自來徵解不完故即以丁銀克作虛數而苟且塗塞耳凡民但見目前無徵丁之利故相與以爲便安而豈知今之楚祿以作木價致老父母且不得考滿而縲動循良之心有如是乎此生等所以前日合詞奉白而求癸未年老冊以爲根抵加之潤澤庶幾有利無敝可爲永式不謂老書閉冊竟不可得今尚紛紛無定論也其說大約有二皆不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其始終利害而徂于一得者一則細人之說一則君子之論夫所謂細人之說者以爲邑糧每歲而三限之每一開限不過旬日遂告竣事明年初限今冬竣矣則何不以丁銀加之于糧咄嗟可辨而諄諄考圖冊索戶口間逃亡偵隱匿何時而定乎此其說便于里通中乎戶胥庫役而非所以爲邑計長久也何以明之夫本邑之田猶之今長善之田其瘠一也本邑之民其初亦猶之今長善之民其不完糧一也自癸巳後更何本江姚渥源包儀甫三四父母苦心均較

生等人人獻其藉說盡去吏書龍頭鱗尾過海買比等法及歇戶包攬解官乾沒等弊開花戶自納之實數疏遠年墮徵之積苦寫深山密箐鄰邑極遠之民以一人而頂一族一年而兼帶十年之徵勢不能完之狀而爲之備細調停又身自重價買田先期完糧以爲之倡始有今日今計田一畝酌七八九納之衷而加以水旱拋荒所收不過五斗爲糧一石則徵糧已盈一兩穀賤則所糶不足當完糧之半而幸遇穀貴之年農夫終歲盼盼會几何而上司禁革搬運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條下矣苦哉曾記當何父母在事每石徵銀不過三錢五分至姚渥源增至五錢今遞加之數尚未有艾脫黔事息肩無日而我楚剝膚竝深則異時彈之有田者不至如今之長善一望數百里而盡棄之素封大家化爲逃亡不止也且何論異日現在某年某里某人今已積欠至幾百金久監無措則謂今之糧易先而可以丁銀加入之何傷此所謂細人之說不惟其始終利害而徂于一得者也夫所謂君子之說者以謂我有田一畝不過加銀三厘而丁額具矣今之

有田者皆巨室富人稍損其毫釐以啣咻貧寡何不可而爲寡丁者或嫠婦或黃口或罷癯殘疾衣食無聊之人至于賣兒貼婦不勝流離若其絕戶逃亡則又何從賠代此其事亦或有之事其心亦惻隱之心而其言固爲君子之言然于事之實理心之仁愛則亦尚未盡也何以言之今之有田阡陌爲糧百數十石矣然豈無有薄田數畝爲糧升斗而爲嫠婦爲黃口爲廢癯殘疾衣食無聊者乎巨室納糧者其正徵上庫及南兌各倉解運補貼皆有定數已而彼之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糧升斗其爲嫠婦黃口輩者其所費亦豈有定數乎一收之不足而再收一科之不已而重科豈無賣兒貼婦痛苦無告有同于寡丁者乎此所謂事之實理而仁者之心何以不忍于彼而忍于此若曰此實有田則將盡鬻其田而後可乎亦未免于不仁矣况乎窮鄉極壑有田不與大戶隣而鬻之不得者有墳墓親戚在此而去之不能者則計安所之此所謂君子之言不惟始終利害而狃于一得者也至于丁之出錢實與糧異糧以石論此石之所當出不得濫于彼

石丁以人論則一丁之錢可以一戶通出而十人之衆可朋爲一丁凡丁之最下者雖無田而其工伎手作營顧貿易種藝諸法可以自活卽賣菜傭力一日有一日之生涯不致如薄田歲僅一收服縛之勤甫畢而其人已枵腹矣其上于此者則有積鏹堆囤權子母而出之而其家無田不名一差有操艇江湖轉鹽積幣而其家無田不名一差有專買屯種肥膏至數千畝而其家無民田不名一差有四方逋逃作過犯科而第宅連雲與馬豪侈借資冠蓋出入榮寵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家無田不名一差此其人或子孫鼎盛或奴僕擁翼而謂之無丁可乎謂之寡丁可乎以是而論則丁之不可不歸于人而考核其實以處之亦足以佐民之困而濟田之窮誠一良法也但至于逃亡絕戶則不可不議而曰一切論丁此所以來細人之說見其不便動君子之心見其可憐耳夫十年審編此議逃亡之法也今不及矣則姑令里遞實開其名甲正逃亡之數而卽以派之本甲之不逃亡者然則本甲之不逃亡者不幾以桃代李僵乎此有深意不可以顯

言也明許里長以開逃亡而詭爲逃亡者託焉則是
徒爲里長開路門耳故姑以派之本甲而詭託者必
爲本甲所攻而不容于是重逃亡者見矣得重逃亡
之數而後爲之計此無難者但不可以先爲之說夫
絕戶逃亡既已有所以處之矣其餘所徵之丁亦乞
大張告示開載某都某甲某戶某人或數丁或一丁
或半丁使人人自曉不至爲里通誑騙如逃者收人
徵銀甚多而故爲賄賂縣楚若某手本開稱某勒其
一丁爲三丁索銀四兩且掠碎其家雞犬什物然則

如某者又豈可以一二指手敢并及之雖然此猶其
說之小者耳畢竟從古帝王所立之天下至于今數
千年而戶口土田兩者未嘗肯銷其一以併于一聖
賢之論豪傑之見多矣未聞以爲徵糧則便而徵丁
則不可者何也專徵糧則四海之內但有土田而無
戶口而試問國無戶口何以爲國本邑祇爲四十年
不徵丁而人心之蔽國法之壞已如此矣脫長此
無窮本邑豈得更有人戶乎使地方有意公之役如
往歲徭播近口撥黔須抽丁進行將可以糧徃乎又

使本地有守禦征發之役事棘于黔播者亦將可以
糧守乎若以爲有糧則有丁假令一富人者有糧百
十而其人只一二丁又將安得多指而驅之乎若以
爲有糧有銀可以募人不知彼時田糧之所出者以
供芻牧兵餉尚恐不足而奈何不深思而熟慮也某
等芻蕘之愚如此專望老父母抒其長材遠畧爲地
方絕丁逃亡曲施援濟永利之策不以一二近小之
利反貽田糧之害某等惟有拱聽鴻裁匪敢計其私
圖以掣賢良之肘并乞台鑒

增遠餉呈議疏

爲官有一成之法反汙固難民有不平之鳴擇音何暇謹因遠餉派糧之議曲陳閭閻偏苦之情懇乞大賜幹旋以救一方焚溺事查得湖廣之糧獨重于天下而長沙一耗之糧又獨重于湖廣十七州耗此人人所知也先該遠餉加派部議原題每畝起自七釐增至九釐未幾武漢黃等各府以畝派爲重求議派糧未幾長沙府以派糧則重求議派數年間曲費當道展轉苦心遂定派畝之議已兩年于茲矣頃失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奉部文仍通派糧考其原由蓋以承天荊州鄖陽鄉官劉謝三道長及鄖陽治院題議夫三道長爲其桑梓而治院爲其身所駐節之地言苦乞賑自其至情奈長沙一耗冠裳寥落既無有抗疏于朝者而去治院甚迫又無能以尺一具奏能鳴其苦之萬一也今事體已定某等何人敢能相逆但反覆部文及本司條議其言合省十七州府共糧二百萬而長沙一府即居五十八萬每石起銀三錢五分則長沙一府數至二十餘萬比陝西一省止少五萬比福建一省

尚多八萬則亦明知長沙之偏重而言之不置口矣又爲裒益之議將漢承六府代派及本府抽扣柴馬各項抵補若干則亦極憐長沙之苦而邱之不遺餘力矣如此德意某等又何忍辜負而不再以其微情上控乎大抵今日言民窮財盡言水旱則各耗亦能作此言何必贅言糧重則部文已詳何必贅獨是查各耗糧起科每畝有輕自一合重至一升者止而長沙糧每畝則重至一斗輕亦五升矣各耗糧一石有田百畝至數百畝者而長沙糧一石其爲田多者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十畝少者十畝矣各耗有山土有水田旱田有塘其起派輕重不等而長沙則無論塘土山水鄉之田共國圖派爲一則矣各耗之爲農者種黍種麥種雜豆綿花或二熟或三熟此畝則彼贏長沙之田止堪一種遇水旱則千里無粒米之入矣各耗穀價雖貴賤不一然未有銀一兩糴穀五石者而長沙穀賤至十石十二石遇荒月比較火急則鄉民指田作當貸新穀銀納糧有銀一兩至十八石二十石者矣每田一畝即遇豐年亦僅可收穀七斗而貸銀一兩至穀二

十石則去田三十畝之入故窮民鬻身鬻兒女不足
往往棄田而逃矣今爲各耨之言者曰長沙糧每石
派銀一錢三分而渠糧每石派銀三兩有奇驟而聽
之豈不駭人然未嘗較其畝之多少而但扭此以立
論則孟子所謂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矣
翅食重之說也今試呼長沙之百姓數人與各耨之
百姓數人相與班荆共話而曰各耨之田或百畝或
數百畝加銀三錢五分而長沙田十畝亦加銀如之
則其均不均又何如也夫長沙去省會千里其人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三

自祖及孫未會見撫治院及兩司旌蓋作何狀者至
老公祖巡狩今亦七年始得一望其清塵則其有苦
而不得訴者多矣若使得訴其苦肯一垂聽誰謂
之穀棘不如牛之穀棘當不致如孟子所謂見牛未
見牟而取長沙以益諸耨也今糧一石業已徵銀二
錢一分而部文止曰一錢三分則多此八分者又不
知何故且長沙非無事之國也其地多盜賊僭竊之
區今百姓之心莫不蠢動 朝廷及當道以其爲遠
不蒙軫恤如馬已敗矣而鞭之不休激而爲變又何

難焉伏乞垂念地方七年之苦今日始得見老公祖
出一言之訴如暗者久而始得有視暗者久而始得
有言亟下道府會議其徵銀仍照舊額但二錢一分
而止其所少者或本府十二州邑設法抽扣抵補
之而不足者或仍令各道再議通融改派并諭各道
公祖及各耨士夫無執我見普共發念爲 朝廷救
此長沙一片瘠土不獨于

朝廷有益而安輯上流以爲捍蔽則于十七州耨亦
未必無益也臨楮無任迫切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四

絕軍糧議

爲因絕軍加派之議敬陳葑菲一得之愚乞賜下採以蘇重困事項因途軍增餉普地加徵百姓莫不怨公屯弁豈容獨厚年來已派每糧一石加銀八分昨又奉衛票絕軍糧一石加銀五錢其來文原委某等皆未得見但以應度或謂祖宗法制軍田不得比民田私相賣買今軍既絕矣姑聽其賣買而以此五錢爲田價耶則承平日久軍田係軍屯種者十無一二而私相賣買者非一朝夕矣既賣之田又許重賣何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異蛇足而今百姓重出一番田價人情似亦不甘或謂買絕軍田者雖曾出價必少于軍未絕之田價而姑以此爲償耶則今查本縣屯田盡是流水接買其契多係先朝年月及買賣主高會姓名其田皆曰屯田竝無絕軍字樣其價皆是平價並無絲粟便宜如此而偏重之人情又似不甘且名曰絕軍田者必載有從來冊籍某軍于某年月日絕某人員申某官審實將本田付與某旗甲管無主受價其後本田係

別軍賣與何人或得價或仍未得價必須從此處查

今歲月漉漫卽云該衛未必無冊然亦難盡以爲

確據矣只憑旗甲之開報知因之質証則何文不可舞而絕曰不絕不絕曰絕乎如是而混徵之人情又似不甘竊有一得之見以謂若部文原無定議不過聽有司設法措置則當此軍民俱整之時但省一事卽是一事之利寬一分卽受一分之賜想至仁在上定有破格寬恤之洪恩因事轉移之妙用若部有成議擬有定額必不可已則何如通漉一衛之田每糧一石加銀幾分如額而止豈不簡便若口如此則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絕者何辜則應之曰素封之家有不絕之軍糧亦必有絕軍糧率扭計算其得失亦不甚遠若又曰彼非素封其人貧甚而但有絕軍糧一石者其情何苦則又應之曰彼非素封其人貧甚而但有絕軍糧一石者其情何苦聖王之政莫要于公平且因此而杜官吏旗甲百姓之互爲夤緣奸利其益多矣瞥見可否伏惟立批道府從公酌議務在旦夕施行以便依期收納爲此具呈須至呈者

湘潭戍兵議

安民必先除盜除盜必先設備設備必先扼要謹據一得以資葑采事查得湖南僻在一徼去都會寫遠境聯桂管虔賴地尤深衍與阻此五代馮氏之所據以亂而本朝荆湘諸賊結連四省爲禍百年陽明先生始克殲之若先生集中所謂諸廣寨者在桂陽界內所謂賊首龔福李斌者皆臨桂人其本末蓋班班可考也頃歲藍臨之盜首尾相接倖如平原戶可爲黨陸走以馬水行以舟蜂集鳥散無日無警而試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七

問湖南諸梟共爲水陸之會上下走集之門戶誰如湘潭大盜之作必有小盜以爲之耳目故四方作奸犯科之人其以手工伎巧食橋居者雖未必皆盜而盜在焉然是人也非百貨輻輳之地不居而試問湖南居梟其泉幣之所集流移之所聚者誰如湘潭典當鋪盜之轉輸藏也彼攫而此售矣遊城館盜之外家室也賁入而賁出矣試問湖南諸梟二者之多又誰如湘潭然則潭之有益也在于太平之日亦所不免又况四方有事草動風搖則此地必爲紅巾綠

林嘯聚之區而湖南無寧日矣雖有一城僅如斗大不足以守雖有典史一官民皂若干而冠蓋之過者如織不足以供奔走猶欲望其干板豈可得耶然則之奈何坐而視之恐後日之禍變益大惡而圖之恐目前之事力難措思之百回偶有一法幸可集事亦不生事竊照長沙十二州邑其地大而路僻者惟茶陵然蓋前代兵燹之所不到而設有軍衛爲指揮千百夫長者數十員爲兵數千餘名抑亦資虎矣歲月遙遷豈無虛冒但考萬歷十年清丈屯田冊則本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八

縣田地塘一千九百二十九頃八十二畝有奇子粒米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有奇比別邑獨多則潭之民所以奉茶兵者亦既渥矣請比照粵西武陵之例借兵一二百名移戍于潭而統以千百戶一員使專典巡捕緝盜城守之事可乎凡壤地之接連湘鄉寧鄉衡山醴陵者其市鎮山澤向爲盜出沒之處皆宜畫以爲信地沿江上下如之聽其得制焉但以兵銳盜靖爲課而府道行其賞罰最尤恐其跋扈騷也本縣得監節之官廩兵糧有定則即取之本

縣子粒米其事不費而辦而盜之自藍臨而出自江漢而上者皆可以扼其吭而制之散藏于合繩諸邑者皆可以豎其穴而芟之不獨一邑靜而所由以靜者將不少矣設備扼要之方真無踰此即使異日有風塵之警可以漸增其兵而團練之擇一健將予以重權此地可屹然爲一大鎮當是時也必知愚言之不謬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手九

持諸鄉紳所批手本強予批予不可一日雲圃見過以言侵予曰向象叔不曉事不以手本求老先生批而使諸老先之故見忤予予曰是何言歟當道每密向予言謂吾邑鄉官頗似土官每私批百姓呈狀以壓有司何不竟自決事予不敢不戒也時劉碧原在坐會共聞之及雲圃赴選而石軫餘歸亦頗惑于益齋之言予但唯唯至攤門已定而求收銀之人不可得楊公見教云衆欲借姚我楊張關南可否予曰彼非鄉約長安忍以如此待之不若卽以創議之人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聖

仔肩此耳越數日公又云蔡州同決不肯恐人將遂碎其居予笑曰如此則是人情不願納銀彼何不先度其不願而造此議已造之而使人當其不願則事何由辦予向所以不批手本者固知有今日也于是楊公遂盡割去門攤之說而力持拙行戶牙用一則適青龍一行其利頗裕甘願承焉而議始克有成雖然競之爲物產于諸山迤湖南扼邑有之非邑之獨有也潭當水陸之衝商賈湊集故得借之以駕御諸商而爲馬利也如趙開之在陝西專用權酷以佐張

浚經畧西蜀而財用遂饒陽明先生之討宸濠但用
賴鹽行袁臨吉三府而軍餉不乏古人權宜取事予
甚佳楊大夫之爲而所以默贊之者亦不少故旋行
乘馬五十匹其費之多少力之難易不可知官亦不
問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有等奸民財不
足以鋪山力不能以招客信不足以服衆而但欣其
獲多故各朋關馬一二匹借此入身以爭競而又有
不走馬者但借勢家奴僕之名以搶船山客賈人至
破頭折臂覆水撒石喪失性命者往往而財貨無論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三

已石軫餘書云所慮市獮頂馬關克後串同宦僕巧
行截奪以威勢則宦僕以名色則馬戶善哉其言之
也今遇當事威令素著此輩固不敢然移易其說而
爲歸總爲入庫則其計愈巧已享其貨而委官以名
一或不察則甘予奸民以厚賁而自受其不美之名
矣何以言之夫每歲之餼或云一百萬或云八十萬
或云五十萬言多者則色欲飛言少者則貌欲瘁予
曰此何必論其虛實果賁而至于百萬以一包二分
入官計之則爲銀二萬使入庫而有此名美乎不美

乎現今黔兵甚劇湘潭正黔督所轄之地倘聞此風
具疏奉

旨取強半以入黔爲之民者死乎不死乎爲之官者
苦乎不苦乎良工不示人以模稜費慎哉今又言減
餼至于八十萬減銀至于七釐但脚馬之價原止二
千四百兩乃不啻倍之此爲名之不美一也在奸民
之言不過曰我等生意不均藉官收而分之庶無肥
瘠而大夫亦甚憐之姑爲之平其出入作菩薩一予
想耳然其勾稽考較勢必用官差用鄉約用巡撫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三

出納必由吏胥此輩皆不欲其均正欲其不均但求
自饜足而止將來利入漸微不但五六千金不可得
卽千金亦不及此時何以自明而馬急人解之禍不
必言已足予之所憂也若夫山市之賈苦于經紀夾
帳其入官者如此則夾帳亦如此但取益于賈決不
肯自損而賈心一堪則相率而散于衡山湘鄉湘陰
及遼之閩賴皆一也賈人自能言之予不必代
爲之贅

青龍總行立厥議

昨承台教以總龍立厥一法別後賤目愈昏因閉門獨坐細思孟子物之不齊什百千萬之理不覺心口欲吐聊占付墨人以當借箸本邑馬百疋計賣龍行八十八人每人各派馬一疋一瓜山龍之至每一百包則每人一包有奇積至千包萬包皆然所得牙銀或千或百亦以此分之以攤走馬豈不均平無肥瘠之累然此一定之矩也規而圓之頗亦艱難今開列數議于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四

一議立厥須中分八十區每區各掛買龍經紀某人一牌又八十區各掛賣龍經紀某人一牌每龍接受鱗次無嘩而其飲食坐立皆爲之處風雨霜雪皆有其庇此誰爲之區畫哉一難也一議龍舟山客船到或大或小其龍或多或少或美或惡其人或強或弱或衆或寡不爲之編定甲乙投收有法則船客爭于下賣買經紀買人爭于上必立亂矣此二難也一議分龍多寡如賣龍行八十家每龍一百包可分爲八十餘包而買龍行不可也其家或十餘客或一兩客

其客或萬金或千金或數百十金則將以何法分之使其貼然各得無裏足而去者此三難也一議分龍美惡美龍則人爭之惡龍則棄之如每舟有龍一百包止十包美九十包惡則八十家以何法分往時美龍客自買去棄其惡者或自裝往荊州或各客小額私市今皆不可行矣必至以美爲惡以惡爲美鬪擊不休此四難也一議客買先後客有挾資萬餘者有不及千金者每家同寓之人自爲親戚朋友以義相讓資多者多買先買少者少買後買其載滿開帆而去時日不甚遠今此法既立則無有相讓之禮買少者一二日可完買多者留滯明夏亦不得歸豈肯甘心坐待不別爲計哉此五難也一議客流品皆買人也有本多家富身有禮義者有無賴借資爲客不齒者同處一厥之內勢必難諧且不但客也經紀亦然當爭競之時微衣惡貌戟手突頭發難橫行誰能與之論強弱曲直者哉此六難也一議客情往往經紀有身家者各以本鋪山而山客龍熟悉投其家經紀與買客向相熟識者或先期借貸所貯之龍即以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一 議

四五

其所熟之客皆人情也今以爲作奸必盡削除之使
客無借經紀之資經紀無鋪山之資山旋棲泊之家
彼此皆路人有無不相通飲食不相賤言語不相假
而事權盡歸輪奐之人或以賤作貴或以惡作美低
昂乾沒但有閔而已此七難也此外尚有司稱之難
平司機之難覈司理之難聽不可殫舉今告狀爲頭
之人以總行爲利者恐是無家無行之輩未可憑以
立事也語云大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老
父母試喚諸客及諸經紀有身家體貌者令其自陳
利害而老父母竭其心思而計之事必有便于此法
必有妙于此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十六

編審議

糧丁二差蓋古今賦役兩法各不相貸而本邑以議
者異同致停閣五十年不徵丁頃承陳大夫留意更
始又奉

新詔旦夕審編無庸築舍已乃大夫復以事體人情
見詢予竊對以爲古人做世間事只有兩字蕪子所
謂惟公則剛而惟剛者能以公服天下是也大夫又
孜孜以里邇受賄報販不實爲憂予笑曰漢書有言
趙廣漢守京兆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十七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
吏捕治具服以大夫之強力精敏豈不及廣漢廣漢
之發奸摘伏但以鉤距故欲問馬價則先問狗又先
問羊問牛叅伍其賈以類相准而易傳有曰叅伍以
變錯綜其數廣漢之言叅伍蓋本于此然易曰通其
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
至精不足以與于此至精之妙在大夫之心廣漢豈
足以知之予又豈能言而姑疏其可知可言者以備
采擇之萬一

一曰均圖甲之數查得會典凡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多者一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十年一週每年一冊冊首一圖縣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千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曰畸零又曰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此蓋丁糧並論之法也又曰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一糧近上者克補圖內有事故戶絕者于畸零內湊補如無畸零許于鄰圖人戶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九

內撥補此均圖之法也本邑爲丁者七千有奇爲糧者三萬五千有奇爲都廂者二十計一里當得糧若干石丁若干人今都糧之贏者數千石縮者不及數百漸積之勢不知何以至此而丁亦因之以爲饒乏如以爲法須一切一切始一則當依田糧全數磨平分受二十都廂各無低昂而繫之以丁此一說也如以爲里有大小地有遠近難以一槩則姑以一里之糧均攤十甲百則皆百十則皆十使無衆寡亦足稱平而丁之附糧倅如裙之附衣此又一說也度今之

人情多從後說容有齟齬其意不過兩端一則以每都第十甲應造黃冊多一里長書算造冊之費故買十甲糧者必設法盡數推出以至此甲僅僅有糧數石或數斗必無力告推無可奈何者耳糧去而丁可知故每遇審編之年欲將別甲多糧撥補則誓死不可徒增賄買之弊前已面告大夫不若先爲之制遇大造年分但令各甲造各甲冊不得偏累十甲則衆業易舉而人人樂從矣一則殷實之家有糧百餘石者遇本家糧數已溢則決不肯割爲兩股而以一股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四九

填他甲耳今宜稍爲通融凡糧多都分每甲該二百石或一百五十石者則以其人一百石作不動之樁而取他甲畸零足之如糧少都分只該一百石者其家之糧物合前數只以一人頂一甲彼亦安辭若帶有尾數不及一百與過一百者過七則收逢三則擲此亦自然之理矣若士大夫糧多踰數百石則當許其擇便甲可以安厝者或合或分賢者同心爲一邑百世之利又何難焉

一曰定丁糧之則每糧五石派丁一丁明是芟去戶

口而但論土田收三代至今賦役之法豈得爲通論乎且假如趙甲原只一身既鮮兄弟又無弱息而有糧百石派以二十丁彼將何人承頂若曰彼田多矣則田有田賦糧有糧差如近日桂藩膳田一節先既派湘潭田九十七頃七十一畝後又欲搜括一萬頃分派計且倍前數矣將過丁之門而問焉可乎至于無田之人豈無身口口則古有口算身則古有身庶彼有田者除稅糧外尚有逾年里甲解運諸差則卽爲丁身之役矣况夫有丁者可以無糧而有糧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

未有無丁也如趙甲糧一百石而無一丁則當糧者何人審丁時趙甲糧下豈有不載丁者此理甚明蓋原只是一件事而無故割作兩截只不許審丁但欲于趙甲糧一百石下硬派以二十丁此何說也今當再披此心相質世界富漢實有田連阡陌而生齒消索人丁單少者世界窮漢實有無升合田糧而子姓昆弟族指之衆各自食其力者孔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此非兩端乎執此兩端豈無中之可用乎如其家糧一百石而子然一身無枝葉者然既有多

糧矣則審其戶下注以二三丁彼豈得以無丁爲解如其家糧無一撮而壯口纍纍則審其戶下注以二三丁彼又安得以無糧爲辭又或有糧自一石以至五石七石十石而通族數十人分管者則注以數丁亦非簡重有糧自十石以至百石而父子只一人則注以少丁亦非簡輕合而論之大抵糧居四分丁居六分前項糧少而注丁多者是卽丁若六之推也糧多而注丁少者是卽糧居四之推也此心公而且虛無先見據之則自然明晃晃活潑潑圓陀陀而何中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

之不可用乎

一曰剔奸民假軍卹丁之弊考之 祖制每軍種田五千畝爲一分或一百畝或二十畝有正丁有餘丁正丁守城操備餘丁耕田或餘丁守城正丁下耕大約軍士三分守城七分耕田或老弱守城壯丁耕田夫屯田多之則一百畝少之則二十畝止矣未聞今之軍有占田數千畝或萬畝又 國初置內外衛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一百戶領總旗二一總旗領小旗五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以一

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以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會典載天下之爲衛者四百九十三處而湖廣衛二十五應有兵一十四萬爲千戶者三十應有兵三萬三千六百人合之得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人而長沙茶陵二衛應有兵一萬一千二百人千百戶所不與焉今實議兩衛之兵幾何人哉夫朝廷所賦之士則有軍民兩田所蒞之人則有軍民兩差今民業已髓枯骨削賣妻鬻子不足以徵公家之給復而軍何以逍遙里社坐享厚糈無絲毫之徭役乎以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

軍不當民差是已然軍不成軍不守城不操備不出征則其差安在此所謂借民爲軍而實非軍者也且其所居者潭民之壤土所市易者潭民之貨物所婚姻者潭民之男女所投使者潭民之僕婢所束矢以求成者潭之官司所執經以遊處者潭之宮序由此所食之稟餼應舉之盤纏明經中式之公車蠟食及平日考試卷資花紅無一件不出于民而藉口屯軍不名一差此何說也今乞明白諭以其家田多丁衆亮出于錢之餘稍爲潭代丁錢若干以少紓貧民

之惡如強悍不服則請通詳院道以此輩既爲軍而田多丁衆則當明其爲兵如湘潭水陸之衝盜賊充斥見有堡兵皆無用者乞改用本縣富實屯丁如某某家照田編定二十畝出一丁爲堡兵各自備軍正器械付以督察盜賊扞禦城池之事毋爲兒戲如又不可則本縣京朝官應具一疏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

從重究問不待詞之畢矣

一曰通人情事勢執得之變如本縣有田糧三萬五千八百餘石只以三萬派丁而以其餘比照優免例爲之權宜則有沮令留令者乎

一曰核詭託隱匿丁口之弊大約如女戶豈無子男如寄莊豈無客戶如朋名何不分開頂役如祖上遠年冊頭子孫繩繩分煙別爨何不更換孫丁此皆隱丁之法皆當禁絕而又有詐冒優免者據會典云戶內丁糧不及數者止免實在之數不許以丁准蠲以

糧准丁又云但以本官自己丁糧照數優免有分門別戶踈遑房族不得槩混則其嚴可知已今有姓族皆不同而借言親戚故舊一槩受其囑託具呈認爲丁糧者宜一并杜之

一曰叅先後審編之冊今議者必欲攸令董公之本以爲舊丁籍然年遠不可得矣徒爲此膠柱之見何益近代有楊泰字包儀用二父母本曷不一取之以相考証或以爲此二冊但依稀照糧不足憑則先年老戶盡屬逃亡而新戶糧下安得不載丁口但當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十四

討逃亡不實者審實增損之而新戶糧丁或多或少不得一以五石爲例則二冊未嘗不可叅也若楊實先父母以十人幫一丁初意甚善以爲湘潭之額丁七千而如此大邑戶口豈無七八萬得盡疏而出之則一邑之黎庶如列眉寧但可以濟一審丁之事不謂執議異同有必不令增報一人者有必令多報而至錄宛籍以爲生齒者間有依實開報則各里遞下鄉如虎噬羊豕自一至十人人索呼邑之所征者一而里遞索中爲一者九又三年并派爲九者三故曰

姓視如烈火不可向觸而此輩猾賊不以自爲非方且歸過縣官橫誹士紳通同吏胥以爲征丁不可唱言派糧坐櫃執戕必先收丁糧後兌條編且有公出呈詞以爲民情公論值劉衡麓給諫偶過邑嘆曰里通乃平日飛詭作奸與胥吏呼應之人其言豈得爲民情之公哉乃極論古法及近代河南山西舊事妮妮千言而終以我無升合寄莊在湘潭但身在言路遇事不得不直說耳邑之里遞開者乃稍自戢今計楊父母之冊具在但須辨其前項得失爲之互叅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十五

也
右上諸說皆土苴耳進而求之則有陽明先生十家牌法在先生自言曰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達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不必更立法制其于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

之治真可不勞而我惟大夫實留意焉而後知先生之不欺我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箴

五十六

振遠左經畧倭寇事宜議

兵有聲有形有情聚衆若干兵甲器械若干舟車若干於某日攻某處某日至某地聲也教戰守申軍法秣馬蓐堅甲利兵形也有所攻而不攻有所取而不取能來而不來不欲來而來以緩爲急轉急爲緩情也夫有敵之情有我之情知敵之情者可與戰知我之情者可與守知敵與我之情者可與守而戰戰而守法曰知已知彼百戰百勝言知情也又曰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戰不知情也大約情者審之於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十七

與聲之間而弗碍於形與聲之內彼顯有所出其形與聲而吾以爲情也如是者敗彼陰匿其情而弗察其所匿之事以與情反如是者敗能知其情而吾不能以吾情當之如是者敗是不可不審也若今之議倭者愚竊以爲於情不然夫欲知倭情之同異當察兵事之緩急欲知兵事之緩急當察前後之得失情有定在有中變謀之堅定不可亂也變之用行不可執也范蠡之取吳驕之而已秦之取六國散其從而已是一成而不可亂者也劉備之取蜀入蜀而又變

者也金之取宋入宋而又變者也是日異而不可執者也此其大畧也今之倭情亦既變矣而議者弗察何也夫關白中國之匹夫耳乃奪倭奴之吭服六十萬六島之夷而從事於朝鮮聲言選衆十萬治舟十萬直犯中國其欲犯中國者非其情也假以服朝鮮也謂中國之大君且欲與爲難而何有於蕞爾也其欲服朝鮮者亦非其情也假以侵中國謂朝鮮可脅而有之得其君執其大臣以并力於我也乃今入朝鮮而王與其大臣南走入平壤而王與其大臣又南走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八

夫倭豈不能越平壤而有義州哉誠計以爲吾出平壤而王與其大臣必不可得則又南走而入中國耳是時吾進則不能敵中國退則不能制朝鮮且中國得王與其大臣吾失王與其大臣吾失其王與大臣則失朝鮮是舉朝鮮之人而與我敵也而況中國舉朝鮮之人必悔王與大臣之不復而王與大臣亦悔朝鮮之不復中國又悔其藩籬之不復如是而後共起而謀我我其殆矣故退然而處于平壤而日與其會布德懷携不焚不掠破人之國而不取覆人之衆

而不怒而諸道興復之兵且纍纍然起也然後修好束書甘詞厚誘其四方散游之卒聽其殲而不檢此其情亦畧可睹矣蓋倭自陷沒高麗以來凡幾閱月而其國玉帛子女宗廟墳墓俱報稱無恙其意欲得王與其國人之心耳而又以爲急不可得故緩之倭之始計出於急而今出於緩其徧警諸夷傳檄朝鮮如風雨雷電無不振落其急所得也薦食其國使其剪然傾覆而不得其首領其君臣日夜赴告於大邦而其干戈日夜環起于四境則非倭之所能得也故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五九

倭之情巧在於以急爲緩而策倭者乃以緩爲緩倭之情巧在於始急中緩而策倭者乃時急時緩以爲急者謂倭爲必來而以爲緩者謂倭爲必不來倭倏然言來倏然言不來而策倭者亦倏然言來倏然言不來言來者旦暮且至而情形未見則不能不倂不來者之說而黜其議以爲張皇言不來者處堂自如而人情叵測則不能不兩存來者之說而參其中以爲觀望吁亦過矣當其倭之始有事於朝鮮也衆以爲卽來乃今一年而未見倭則在當日誰能知今

日之緩也今倭之躊躇于朝鮮也衆以爲可以來而一旦告急則在今日又誰能知後日之急也大約倭之緩也有說其急也有說伐其國而厚結之使其君臣不至辛苦墊隘深怨疾痛於我而我可以坐收其心而陰得其衆此緩之利也不言來不言不來而使中國莫測其所以來而不得不自守朝鮮莫測其所以去而不得不坐困困者日夜望中國而中國不至守者日夜候朝鮮而朝鮮已疲此緩之利也朝鮮疲勢不得不俯入於倭俯于倭勢不得不怨中國怨中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李

勢不得不附倭而爲倭用此緩之利朝鮮既爲倭用而後分其衆以南寇閩寇廣寇折以牽吾一方之兵而使吾奔命於南又分其衆由鴨綠江寇遼左以牽吾漁陽上谷之兵而使吾奔命於北而後統大衆由海洋順風揚帆直走登萊之地上窺天津下包淮泗以爲三編而進則蹂躪畿輔退則扼把咽喉此倭之急也夫倭之始計出於急而中出於緩其中計出于緩而後將復出于急即或不然而吾懼其然也蓋山後觀之則倭誠可謂有謀由前觀之則倭猶未必

有謀而由今策之則倭在有謀無謀之間晉之伐燕必假道於虞以孤虢范雎教秦遠交必散山東之諸侯而後從韓魏未有言我欲并朝鮮以及中國而不堅二國之合者故曰由前之說可謂無謀虢亡而虞不救而虞從之韓魏亡而山東之諸侯不救而六國從之未有我不救朝鮮而朝鮮不潰以及於我者故曰由后之說可謂有謀然倭陷朝鮮而中國不敢救也已又救之也救而敗也敗而不測其後救不復救也不救而朝鮮可忘也不即亡而其心可誘也坐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李

誘之而不必中國之能聽其誘否也故曰由今之說倭在有無之間夫有與無之間倭之變也而我之所可乘也今誠欲破倭之謀竊以爲救之便救之利有十求則我可以爲義彼可以爲德救則我可以因彼可以加我之軍士食其粟馬參其芻則吾不憊以朝鮮之所守守之以朝鮮之所攻攻之則吾不竭朝鮮勁其南吾搗其北朝鮮勁其西吾搗其東倭散處而吾與朝鮮合則不得虞少我走千里而救人我本勞也而出扞其蔽入用其資則我反逸而又能反敵之

逸以爲勞敵據朝鮮以臨我敵本主也而進不敢離平壤退不能有朝鮮則敵反客又能反我之客以爲主倭性喜攻而好堡處則不耐守而以攻爲守以不免蹶其所長倭性喜躁而好暴掠則不耐久而以城自嬰則不免用其所短倭性喜水而列舟岸則不便陸而騎步相間則不免犯其所忌彼定朝鮮而來犯我爲其所困也不勝則朝鮮亦其有也彼有朝鮮卽爲利而我無朝鮮卽爲害我救朝鮮而攻勝則我可以殲彼也不勝則彼亦不能不牽制於朝鮮而有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也我殲彼卽爲被害而使彼牽制於朝鮮亦卽爲我利故曰援之利有十而今之憚而不舉疑而莫敢發者毋亦司警事一敗而因噎廢食也殺之役孟明乃以婦人免而穆公三月之卒至于伯秦伐楚李信以萬人敗王翦曰臣得六十萬人可用也以六萬人復伐之而楚折假令始皇信必不能有王翦之功而穆公懲於殺則亦不得復晉矣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堂堂大國小國何嫌若苟虞敗而自完勢必失時而坐困今夫匹夫匹婦得一金惟恐失之盜入鄰

閉門自守不敢出救少間鄰劫而吾金不知其所措矣今之策倭不幸類此愚瞽史昔烏孫與大月氏俱在祁連墩塢間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張騫曰單于新困而昆吾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二三百人往致賜烏孫於是西北國盡通於漢況今關白以一人奴詐奪人國強役諸夷豈無有心實不服而欲爲昆吾所爲者今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三

誠得一如騫者使之則諸夷可通而倭奴可携而取也且今議者尚欲連三省之兵直搗倭穴吾懼其去而不可復敗而不可繼若使者潛出必無恙卽亡之不過亡漢之一使者耳何憚而不爲用問之議是也說者曰如子之言得矣然國家武備單弱在在空缺議招兵而兵不可用議增餉而餉不可得議增官而官不增當事者旣以防倭又以防虜旣以防兵又以防民朝議而夕更暮說而旦罷甲可乙否此時彼且自守之不暇而何暇爲援又安得博望若人而遣之

也噫若是則金人所爲稱女家議定吾已渡河矣吾
安能知就使如今之議而所謂守者愚以爲亦未必
得策也

寧鎮討逆叙功請慎加封爵議

功伐者人臣之所有也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以求成功功成以易人主之富貴人主亦足以富貴
易其死命當其有時也人主招之曰爾來爾爲我成
其功有某功者償其爵旣而驗其功而難其爵天下
之人見其嚮也如此之急而今也如此之難也則曰
人主欺我夫戰死功也人主所以奪天下之生而予
之以死者獨有富貴耳富貴之說不信于天下則死
生之說將出而勝之死生之說勝而人主之權去矣

然則今日爲慎加西爵之議非乎曰非也是乎曰亦
是也夫人主操富貴之權以號天下言脫於口卽爲
無窮然以之與人易而處所與則難與之中則恩當
而見重與之失則分溢而見輕與之薄則鄙而少之
與之猥則泛而昵之獨與則難其人廣推則易其典
與之無等則多嗜而需不已與之有所相踰則不平
而起爭故夫與非難也處與難也今日之與其當叙
者有三而其當議者亦有三方賊之始變也一鼓而
下河西四十餘堡綿綿炎炎爲蟻弗摧平虜之守屹

乎如山而後角之倚之便之不得越靈武一步是誰力也則當叙遏賊之功賊以利陷虜虜以賊自陷賊恃虜虜因賊虜與賊合則我勢必背腹受敵而賊且得夾溝以虜我以故虜退而後我安受其燼賊無有命矣則當叙退虜之功姑蜚提以南而分守之攻堅則我環擊至則我客天舍其衷我間得入自相嗜殺而後擊之冠可掄也則當叙用間之功然叙遏賊是矣人臣爲

天子捍一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進而死賊退而死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六

法等死耳飲血以誓士嬰城以拒敵此子臣分安所矜功叙退虜似矣張亮堡之役我介馬而馳之犯其中堅我師幾覆幸而兩拒繼合乃逸虜酋是時虜意未肯與我絕耳使者旁午舌敝耳聾以惟幸其不來安所言功叙用間是已當賊之始事也實藉手刃者以爲名事之不捷以爲可以謝我此自賊愚何與於間且是數者謀非一人事出多手銖銖而稱之寸寸而量之吾未見肘後之印固當付之誰與

朝廷舉事磊磊落落何吝何嫌向已許之今以斬之

凡以求當焉而已昔曹彬下江南藝祖既許以使相而卒也酬之金帛唐肅宗播遷之後回實濫行至大將軍告身止尸一醉嗚呼孰謂夫與者之爲得而慎者之爲非哉然愚竊尤有異於此夫終而慎之孰若始而慎之也慎之於今而使

國家無濫加之典孰若慎之於始而使

朝廷無失信之名也往者賊本野心乘勢煽禍爲謀雖惡然以天下全盛之勢臨之其名號舉動固未足以惑人即手殺一二大臣其威力斷不足以遂得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議

七

方之心而制其死命勢不得不帶一城以自守朝出城而暮非其有矣兵聚食竭師暴變生此所謂釜中魚耳固自與唐之祿山宋之元昊不等而當時中外洶洶纔一聞變遂爲奪魄至守者惶惶于關中謀者岌岌于幾輔日夜持箸而算拊髀而歎恨未有能當其鋒者若苟有之大者公小者侯伯於何有迺至今日功成而後議慎惜哉昔曾子之妻出而子牽之而啼母曰無歸爲爾殺玃其妻歸曾子捕玃殺之曰玃也噫吾未見

國家之不以爵戲也今倭比不遠曩者倉皇不戒於賊幸平壤一戰人心始定不然吾又未見夫國家之不以倭戲也

詳

道林小路詳代

湘潭之于寧鄉中有道林之一小路非古也山行則崎嶇磽确田行則踰陴窳斜初特爲販夫樵子擔負之塗嗣稍爲黠役灑差躲閃之路然塞之廿年徃矣前院柯碑禁可考也陡今長善巨棍周望呂包貼夫馬網騙金錢恃利嘴効首功假公呈肥私橐紛紛有開復之告何哉夫使此路之設利于長善無害于湘潭或利長善者多害湘潭者少若民予民也何

膠柱相左乃爾而實則不然蓋三邑竝號上衝軫錯大畧相準有其任其勞如路自荆常之衝寶以達桂筦自衡寶之荆常以達宛洛者此長善湘潭之所同也有分任其勞如路自兩粵衝寶之江浙直閩與江浙直閩之之兩粵衝寶者此湘潭之所有而長善之所無也路自鄂黔黔蜀之江浙直閩與江浙直閩之之鄂黔黔蜀者此長善之所有而湘潭之所無也雖彼此道路多寡不其相懸而以湘潭一邑配長善兩縣其力已不侔矣况小路復開則前此長善所無而

湘潭所有者潭人固無可辭免卽潭與長善所共有者亦將潭人獨有之長善所有而潭所無者又潭人獨有之長善何偏利而湘潭何偏害也且潭向與長善共者其路僅九十里耳今由道林至寧鄉則一百六十里是分外添七十里矣南至衡山則二百里北至寧鄉又一百六十里豈以潭之夫馬盡是贏乎而額馬八十四夫二百五十名視長善且不足矣衡山一差二百里夫馬往還五日是一差也兩差也今又欲益之以道林寧鄉往還四日是一差而四差也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詳

全三

輜夫以道遠故每夫二名外幫一名是一差而三差也今又欲益之以道林寧鄉是一差而六差也在長善則從此不須隻騎片輪盡并而萃于湘其夫馬可裁十之八而湘潭更須增馬五十餘匹夫一百餘名夫馬價須增二十餘金此從何出乎計途百六十里窮日不能達必假宿中道應新創一大公館以備卽輟度費不下二百餘金而中火坐飯諸需稱是此又從何出乎小路尚無鋪站今則每十里須立一鋪共十六鋪每鋪買地造屋約十餘金每鋪兵工食約二

十金共計五百餘金此又從何出乎是非疲邑之所能辦也湘馬舊用民當每匹除官價外私幫五十餘金而以馬破家者尤接踵蓋邑站長遠人獸多委頓艱辛而死故索幫如是之多也近行官養之法刻意節省僅可撐捱若復益之以此百六十里霜雪之夜風雨之朝行者寒如矢林之鳥泊如沒泥之鰥夫騎之僵死蒸死筋盡髓枯而死者必無量矣死者何從添補必又出于前項經費之外是又非疲邑之所能辦也查令甲勘合符驗必赴道府掛號以杜濫防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詳

全四

今若長善謝絕使客則差役必藉口掉臂不復入謁掛號而冒濫詐偽從何究詰不可究詰則冒濫愈多是又非疲邑之所能辦也湘潭如此寧鄉可知借曰議抽長善之夫馬以應湘潭而長善果能全應之否乎能全應之則長善固自有餘何必委攤于湘潭不能全應則湘潭舍長善何索焉將議加編乎今日之民固比歲陽侯旱魃羣災之子道也富者貧貧者徙徙者死强者推牛探丸不暇顧法弱者嚙土茹荼甘心待盡一二推政之額長善勢不得不忍心狠面以

致之吞酸燥痛以督之然已自悲之甚自苦之極矣
 尚可更育之額外哉竊聞長善之議亦當慷慨言揚
 濟矣但現在首事卸禍之人或不難指天誓日而追
 其息有弛擔之後必致同畫餅談梅就使如數如期
 然釜廩莫救之犖犖而隣人僅以豆黍康之食亦甕
 不食亦甕湘邑萬萬不能堪不願受矣如長善必欲
 省勞却客何不于道林議設一驛移一況在夫馬及
 餽廩公費悉付驛官掌之如荷塘故事令湘寧肯送
 長善者改送驛館顧不一舉兩便奈何無端嫁禍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詳 全五
 也若謂此路亦曾嘗試不妨踵而復之則今日復之
 倘便前日蹇之何心試想前日上下申駁之反覆豈
 遜于今日彼此議論之煩多必其約然利害之不凝
 然後決然樹禁以永塞豈前日但爲湘寧計不爲長
 善計而長善亦遂無一賢者能陳一說以與湘寧爭
 傾甘受此累以貽至今人耶故由前以想今人則前
 之爲長善者未必不如今之爲長善者也若由今以
 想前人則今之爲湘寧者斷不可以復見昔之爲湘
 潭者矣且今日長善湘潭三邑者其民困同非左慈

右寬也其連致同非甲碗乙沃也其差繁又同非彼
 痛此夷也嘗譬之如三人同病若三人家各爲盡
 心調理延醫料方此三人未必不皆可濟若誤聽巫
 祝禱祀咒禁之術必取二人之病以加此一人則二
 人生而一人無幸矣此二人之家將忍之乎即二人
 之家忍之而此一人肯甘受之乎即勢不能不受而
 以聞之仁人控于當路其將以爲可乎否乎今長善
 之意是欲取二人之病以加一人者也某之言是不
 肯令一人并受二人之病者也而當路仁人視長善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三 詳 全六
 湘寧有如一子痛癢休戚決無觭觀不待控而後憐
 者也云云 本縣即以此語中詳兩院獲免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四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第 取芳

編梓

姪

之

之珍 全閱

男 宗炬

後學

過蒙掄

全較

謝 璿

墓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中憲大夫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公

墓表

公諱希黼字維錦別號夢山延安膚施人先世皆不仕祖諱景明贈通議大夫山東按察使父諱昇贈中憲大夫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皆以公貴公舉萬歷五年進士知興濟魚臺二縣皆有能政魚臺邑小歲貢天鵝及養太僕寺寄馬困甚賴公而蘇入爲工科給事中轉禮科右吏科左給事中建請發內帑三十萬賑畿輔兩河山東西及諫止傳造八龍頭

萬壽燈 御筆十九字聯言皆見從會倭警廷臣薦

公有文武才出爲山東副使虜犯石門殺裨將劉承

芳敗承平副使虜退以功擢叅政守冀寧道徙漕儲

道領運者四無斗粟浥損增庫銀四萬九千有奇以

勞進山西布政使就拜御史大夫持節鎮撫其地虜

王集五路台吉牙塞下數月太原日夕訛驚公勅吏

士無動虜竟去築保德會樓青龍定襄大青山滅胡

口等城堡長者五六百里少者數千丈以有疾歸于

家明年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大閱薦

詔起之賞銀幣有加未幾卒享年五十有七卒時有星隕于寢後光如炬火焉公資蚤慧十餘歲時從兄于却虜騎忽至兄躍馬而走公曰虜見馬必追可棄以餌之如其言果脫爲政彊果廉潔漕至通州撥發必徹囊荷米以行囊則廵倉御史僚從所有以居利者也苛索不敢問公命反按其人言于御史而僚歛手稅使孫朝簪

旨擅兵戍物其黨蘇尚德趙鳳等杖殺之朝虛爲

城陽和帥餽公磁四器皮衣一具發之則銀竿孤口
裘也叱其使歸之冀寧積羨六百金太原積羨三千
金去之日皆封貯于官仕宦三十年生計蕭然至今
破屋數間與兄弟之子共之先娶贈恭人楊氏繼娶
封恭人王氏男子二人可尚可容俱邑庠生女子一
人孫男四人孫女五人嗚呼以公之才操其所表見
僅僅止此非止此也蓋未竟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三

右通政韓公墓表

韓氏其先世揚之泰州人也初有名傑者爲張士誠
將來歸以軍功擢武畧將軍守蒲州子孫世居官遂
爲蒲州人公諱某字某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轉至吏科都給事中升
司右通政調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落職閑任久之
詔復通政使司右通政致仕進階中議大夫卒于
家享年七十八歲公幼慧敏年十二卽能誦讀子史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四

諸家書讀卽不忘與大學士張文毅公同赴省試道
經郭林宗祠下駐馬讀其碑文至旅舍相對憶誦一
字不漏通易詩書禮春秋五經以禮記舉于鄉以春
秋中會試第四人時典試者新鄭高文襄公也咨嘆
其文雄悍淹博公在諫垣值言路開通矢心獻替凡
關主德國是天下大利病皆直言不諶

先帝卽位之初恭熹寡言公首疏勵

聖志覈

聖政宏

聖德三事疏入之明日

上視朝獨早論大學士趙貞吉謀議誤國無大臣

黨同伐異無大臣心屢被彈射無大臣節論尚書

山黃光昇被召遷延不進宜酌其去留論刑部郎

曹天佑典獄狐媚齷齪楊繼盛因云自古權臣擅國

濁亂朝綱必由奸人諂附助成惡讎論侍郎游居敬

順天府尹姚一元年老不能事事云所貴老臣卽願

翁皓首而神氣充盈謀猷練達不宜以衰朽克位論

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巧獵虛聲久于物議論張齊奏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五

辨疏云諫官論執政至編成執政罷則放還非政體
宜覈其事之有無有仍遣戍無則復官使後世知隆
慶年諫官無納賄言事者論督邊侍郎不宜留一朝
觀縣官爲賓奏御史不宜爲人濫請卽錄爲市恩其
詞義嚴切風稜峻特類如此蓋當是時文襄以豪傑
邁世之才獨任天下之事一意疆土卑下首公破黨
公爲其門生知已又在言路開發精采左右昆益虜
求欵帑文襄主之朝議沸然引宋之講和本朝
之禁馬市爲詞公力排衆說手刃八議而事遂定由

是文襄益以公爲能助已言無不從而公亦幸文襄

能用已不爲避匿也文襄既去國公亦得罪歸歸

之日困無贏無贏衣漸理東城半肆一區爲隱

居五年而始就治北郭田畝畝種南山柿杏若干

株爲朝夕費閑居讀書飲酒所如也其後十九年而

公之子熿舉進士官翰林院編脩又五年以熿編脩

考滿

恩復公原官右通政致仕又九年而公卒其卒之前

一日與子熿叙述平生受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六

恩歷位列卿及所以廢退之故以心無愧作歸全爲

辛明日遂逝今

上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也熿將以某月日葬公于

某山之扞次公狀授予命表其墓予讀本朝實錄

大政紀典則諸編及學士文人稱官野老所紀載傳

說多矣其論宰相人品之偉功業之著未有過于新

鄭江陵兩公者也兩公皆負不世出之才具絕人之

識本以忠誠不二之心遭時遇主欲盡破世人悠悠

靡厭之見而措天下于至治極盛其所就雖皆不竟

然其所設施亦已不可泯矣獨惟兩公始相得甚職
卒于相抵高公去國人皆言出于張公其說雖不
足盡信然亦未可爲盡誣也豈二公之氣各有所偏
其才各不相下而致然乎古人稱兩魏房杜同心是
矣然韓魏公富鄭公齟齬特甚由是言之兩公之相
廷亦未可以相貶也至于公以新鄭當事而庸以新
鄭釋位而罷則亦理之自然不必以江陵嫌公爲解
何也大丈夫致身清時遇賢宰相知己言聽計從揚
臂抗首死生以之與夫巧宦小人視人之得勢則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七

附若不及失勢則排擠亦若不及又恬不知耻自以
爲有氣節風力不知此昔人所謂又抱琵琶過別舟
者也公以新鄭爲能任天下新鄭亦以公爲能佐已
以任天下新鄭欲行而公言之公言而新鄭行之惟
新鄭爲能用公惟公爲能助新鄭新鄭既去而公又
何待乎假使新鄭去而公復改面以事江陵卽江陵
用公公與巧宦小人何異然則公之以新鄭得罪也
乃所以爲公賢也不必以江陵嫌公爲公解也

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陳公墓表
公諱學易字某別號慎吾世爲杭州之錢塘人曾祖
泰祖宗仁皆不仕父繼先邑庠生以公貴贈奉政大
夫江西饒州府同知公舉進士仕湖廣岳州府推官
遷饒州府同知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丁母憂服
除遂致仕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八公卒時豫知月日
已自爲像贊年譜誌銘命予門人表其墓公顴面顴
頤身長六尺八寸性爽烈亮直與人交洞見肺腑而
外常落落其爲吏所至擊斷剛決赫然有聲然人多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八

忌之岳州古巴陵饒州古鄱陽二梔皆濱大湖盜賊
魁桀所窟穴公悉根株論殺之無漏荆之人有盜故
相張公之歿入田而產其籍者公一詰之立吐出樂
平令輕重役法邑豪鼓衆拘之以兵逮近恟恟公卑
騎馳諭出令坐于衢與之刊置役書衆遂定予嘗從
公泛舟于洞庭彭蠡二湖之間或曰荆人之憾公者
深矣喪其盜田故也公曰無有或曰饒人之憾公者
深矣利樂平之亂而公散之也公又曰無有公蓋誠
以爲無有也嗟夫以公之才自李而丞自丞而郎郎

又南曹則憾公者豈誠無有哉公之會祖母高氏祖母邵氏皆早孀絕恃愛公眠食不離手稍長臥公榻側後置一雞雞鳴拈書以授公二母卒公慟號嘔血每旦雞鳴必起坐流涕既貴而尤篤焉事母王太宜人殊謹太宜人年高不能從公于官公時時欲棄官歸及之金陵竟歸聚數月而太宜人卒待諸弟友愛子女婚嫁盡其有以助之宦既貪以故益窘然公欣如也日與賓從故舊飲酒湖山而以生計付子維新己亥八月予見公于西湖之上維新鵬予公忽指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九

語予曰吾無于此吾弟之子也予愕然公笑曰吾數有子而亡此子甫生吾妻嚴宜人子之今甚孝養吾意不欲更有子矣予別公時公方構小室于其堂之偏命予名之曰將讀書于其中也更築亭于湖之涯曰以飲酒焉待子再至爲名吾亭嗚呼予尚恐再至湖上哉

封右庶子莊公暨配宜人栗氏合葬墓表

某月某日莊學士得全塋其父封奉政大夫右庶子兼侍讀少屏公于長沙某里施家湖之原而以母栗宜人附焉銘其隧石者學士吳公道南也表其墓者不佞李某也莊氏本定遠人國初祖壺以布衣從軍戰采石爲百夫長子孫世其官至于今二百四十年散居鳳陽長沙以武功迺爲指揮使簽事同知者數十人惟學士始以儒奮而公其父也公諱如岱字子壽別號少屏祖諱瑋父諱位皆隱者公生沈毅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十

膽決弱冠能文章達時務湘水遶樾城西出于背故司理翟公議鑿演引流其前工甚鉅微公爲督是時公年纔十九役均士辦人以爲能然亦因此廢學家貧與室栗宜人苦身勤行淡澹寡嗜奉撫養供賓祭微細緩急宜人皆商公意庀紛樽節有法度學士早慧而弱公課之急宜人不能無心憐及連蹇場居宜人竊捧其卷而泣公取讀之喜曰兒如此何憂學士舉進士入史館宜人已先卒世公潛然曰念宜人泣兒卷時不見今日也萬幸成學士以約已力官毋負

所學以光而母無念我自是撙苦節濫益加稍餘輒以丐貧者市田宅常取其下而多予之值歲潦嘗傾橐百金爲隣邑湘陰人治橋熟內經脉難諸篇喜煮咀以療人伯父建江卒于宜都學舍無子親往負其柩歸性不飲酒不樂御冠帶見賓客輒邑鄉飲勉一行而已晚年鬚髮鬢黑健飧飯無疾痛有園城東備亭沼之勝簾巾布袍來往于柳煙竹露紅葉碧帶之中望之若仙也歲之某月因病中滿遂不起學士方請急歸省就道時距公逝已十有八日矣慟哉公歷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十一

封翰林院編脩右中允右諭德右庶子栗氏宜人初贈孺人累贈宜人有子曰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天合曰天佑繼室黃宜人初封孺人累封宜人有子曰廩生天贊天柱孫男廩生以臨等七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三人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某月日享年六十三歲栗宜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六十六歲

嗚呼自予與學士同舉于鄉以猶子謁公屢矣美容貌寔辨說凡市井田里官府國計鉅細繁要之事

無不了了蓋智計才能之傑也因于貴務恂恂爲長者長沙之人莫不賢其長者焉噫長者足以盡公平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十二

贈文林郎具官印翁周公 醜贈孺人蘇氏合

墓表

公諱講字于德號印臺姓周氏蓋吳郡侯之後裔也郡侯侯胤以黃龍元年徙廬陵故子孫家于廬陵其後又徙吉水閱唐宋之季代有聞人 本朝永樂間有名福者以薦起司教虞城其嗣文司教融縣父子皆有經術孫體信讀其遺書有志于學與羅文恭先生遊輒漸益深非世儒文字聲利之學也故人稱爲柳川先生柳川先生以融縣爲皇祖虞城爲曾皇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十三

祖而公實柳川先生之子方柳川先生客死于楚公年纔十二有兄病瘳不能治生公與發母旦夕泣血相依請以一日負米一日給薪一日入塾受書至年十九能爲童子師以脩脯養母而重爾入楚負其父骨以升于隴其自屬如此既克葬舉觴上母壽始開口一笑曰兒與娘今茲始無憾母曰固也童子之修幾何何以黔吾突公曰然乃發貨殖傳讀之得貴賤饒鮮之理數年一致千金嘆曰吾豈積善者哉以奉吾母有餘則及人耳值歲禮凡三輪粟以賑慮族里

之學多貧無所藉自爲館舍以居之又助縣官大治孔子廟庭使衣履詩書之聚有仰而肄有鑽也可謂得其人者以次及宗黨姻婭閭閻饋菽糲臬咸使不乏公曰吾無財而能使之有吾有財而能使之無此其志耶人以矜寡憐獨來者輒照姬不劬至偶尊貴人無所詘其才氣又如此當是時躬自操作輔公爲義者有戴孺人除歲羞甘菹外夫婦寒儉如故而膏沐簪珥盡出爲公施嗚呼可謂賢已予嘗慨季世以還古者天子諸侯之學皆廢上無教導之官里巷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十四

子皆其父兄自教之以課試應舉之文雖工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士自少而壯而老其于孝悌忠信之事父子兄弟親疎之間問之于人莫不有後言而反之已多色衄心疚者其爲官取尊顯富厚而已所至未嘗不浚民以自肥而還家上家廝養子姓又多競田宅財利豪效自附則求其能爲德于鄉者什無二三也若公之學使與里中少年角舉子藝馳逐長短未知如何而內行淳備人倫之大幽居余影之細鄉皆稱之以爲法而公亦自信無所悔作教子豹爲

健士名升于 朝治著于下邑居則民富去則見思

今

天子褒之贈公如其官然則公之學惟實則必達而
天道不贏其躬以有其後人豈偶然已哉公子謁選
時予叨貳銓政得推擇為隣邑令頃以公墓上石相
屬故為之表而不辭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表

五

長沙王墓誌銘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十六

己未之春三月予小草山山謁王于其邸之東園有
屋數楹牙籤數萬其後方池一區長三其方繚以周
垣夾以欂栳風起木鳴水動魚躍其前則樹以紫英
綠莖丹華碧葉輝煖阿那極幽勝之致王送予既別
猶延佇者久之予且行且還視王絳顏雪頰錦衣玉
帶綽約花間真神仙人也乃獲一年所予自京師歸
而王歿矣過而弔王豈不悲哉王之子常泐將襄大
事以劉給諫狀來乞誌其墓予安得辭按狀王諱翊
銓別號曰禹山封曰長沙樾王蓋吉端王之子宣王
之弟而莊王之兄也端王有子數人莊王為嫡子宣
王為庶第一子王為庶第二子端王之父曰定王定
王之父曰悼王悼王之父曰簡王是為吉始封之君
英宗皇帝之子而王其五世孫也王載震時母畢大
夫人不圻不副甫三四齡聰慧日異一日端王抱王
坐膝上方譟奏樂譟畢王輒能頌其樂章端王大奇
之自此日課以嘉言燬行而為之訓其意曰嘉言者
所說之善言也燬行者所行之美事也王領之泊長

受學庸論語孟子義于何生受書于故學士莊公受
易于故中牟令歐公受詩于故教授劉公最後讀春
秋左氏而心悅之不忍釋手自是議論雄悍精辨每
登堂抗音湖南文學掌故莫不連挂其爲文與詩雕
率皆如其意嘗與予論唐史稱李道宗勇且賢有戰
功乃今傳奇摹其狀甚醜何故予答以不解王笑曰
是不過唾吾儕不讀書但堪打譚捧人腹耳予不覺
大噱又曰故事藩國子弟授書但以老奄人爲師夫
豈無娟秀者顧安所授贊耶且今宗祿賈極矣若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十七

開仕進之路何以支雖有宗學特名耳不言春秋貢
額何以勸此禮部責也公官詞林久後日倘佐雍嘗
籌其便予曰然頃讀江西鄉書言
天子重明麗正薪樞之始加廣解額而宗生得傳者
一人因爲揜卷太息恨王之不及見也王天性甚孝
平生事畢太夫人色養俱備狀稱其吮乳而癰愈刺
血寫經而瘰癧愈尤爲奇行而又頌其有 社稷功
二爲孝之大當莊王殤無子有挈瓶而走者矣卒之
宣王當璧此則王之功也此歲宣王薨安惠世子又

薨有逐虎而起者矣卒之今王嗣服此又王之功也
夫是二者由後言之其迹顯國之人皆知之由前言
之其故隱卽狀亦不能明其實也予憶王曾出嘉靖
時歷口一本示予載龍陽王繼封事頗具龍陽宣王
之初封也然則古所謂有心人者王其當之而狀指
爲社稷功洵不誣云若夫煮糜以活饑和劑以療厲
折節以禮士倍償以恤卒服浣濯以昭儉遺腥血以
明慈其盛德懿美固未易更僕矣王爲人長身鶴立
年七十有二矣行尚能起風向無疾病因宣王父子相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十八

繼頽落遂歛歔不自禁語人曰吾其魯靈光耶吾豈
能爲魯靈光耶念自簡祖以後獨端考徽猷尚未有
刻石是宣王尸之今已矣乃涕泣請于予爲碑其陵
之左碑既具拜而送之一慟而仆自是寢疾不復起
然猶日誦華嚴經一帙逝之先一日語諸子曰吾祿
食六十一年念今東事劇無以佐縣官急汝輩各勉
爲忠孝遂不復言明日揮手而瞑時己未之八月十
有四日也距其生嘉靖丁未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
三歲訃聞 上震悼輟朝遣官祭塋而 賜之諡曰

某王皆如令甲元妃吳氏先王卒今月某日常潯奉
王柩與妃合塋于善化縣十一都七里山之原禮也
子男五人常潯常渚常濯皆吳出萬世副劉氏出萬
代副戴氏出常潯今當嗣爲王而萬世萬代俱府庠
生萬世以高等食餼常濯有子三人永昌永國永盛
萬世有子一人永年常渚萬代皆早薨而潯尚無子銘
曰

帝子兮諸侯王食租衣稅兮豈不逸康吃吃窮年兮
連屋編箱兮羅雲漢兮手織天章散爲國華兮光被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十九

湖湘吮乳刺臂以愈母疾兮神明來相丁國祚之屢
厄兮柄大義以助勦僞瘼土如盤石兮綿嗣服以無
疆國人皆云王之功兮雖歿而不忘衡山茶蒼兮湘
水湯湯王靈去豐隆而出遊兮將下慰于王之幽房
予銘以昭之兮永保其藏

皇明吉藩次妃何氏墳誌

吉之先簡王以

英宗皇帝第五子國子長沙歷五傳至今王工于

英宗皇帝爲第五世孫而今

天子之諸兄也有國四十年端靜樂道讀書好善無
聲色嗜欲之慕今年秋予從京師歸見王體恭貌肅
氣溫語溫退而私于王之相云王居常寡言笑不飲
酒衣麤食談然終日喜怒不形于色蓋賢王也又
退而私于王之左右云王宮中肅雍和暢其卑者共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二十

以承其尊而其尊者俯以接其卑無淫嫖之言無嫉
媚之行無侈靡之事內政一統于王妃而夫人以下
靡有間焉山是言之不獨王賢而其妃亦賢媛也自
其妃薨國之人莫不咨嗟涕洟而王亦哭之痛曰噫
嘻喪吾良友其將葬也

天子遣官護喪視地卹禮有加其相右長史某次妃
行事琢隧道之石以王命錫予誌之予無以辭
按狀妃姓何氏長沙縣人父名某兵馬指揮何世爲
長沙望族而其先皆有陰德妃生秀慧特異開于詩

昔年十五歲選入王宮 冊封爲王夫人後二十年
冊封爲王次妃子男三人長封吉世子常淳次封德
化親王常汝次封福清親王常微妃薨于萬曆戊申
年正月廿九日距其生嘉靖丁未享年六十有二其
薨之明年十一月初八日初葬于善化縣二十八都
鳳凰山之原妃性仁孝幼事父母甚謹盼諸姊妹甚
有恩禮及入王宮爲王夫人事王與王之妃如所以
事父母者拊同輩以及婢妾如所以姊妹者故王
與王之妃咸愛之而同輩以下莫不附焉洎爲王妃

李湘州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王

事王益謹如初入宮時而拊王夫人以下及于婢妾
益有恩禮如其爲夫人時王益愛之而夫人以下益
莫不附王之自治以勤治家以儉妃一一先迎王意
半其躬濡其養以教其家人故家人靡不辛苦約素
象王指者王喜獨居妾御希得進妃嘗協比羣星與
均筭簞故王之子最多王雅性寬厚不欲重譴人妃
自以意簡約其下使無踰逸而一以慈佐王故終妃
之身宮中無有以過羅誼責者嗚呼婦之德如是是
誠賢媛已

明亞中大夫兩淮都轉運使盧公暨配恭人陳
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奇字廷才其先太公子才之裔曰後者食采于
盧因地氏焉在宋有曰選者居當塗爲當塗人舉紹
定二年進士 國初有曰明遠者以登仕郎仕祁陽
遂居今之祁陽云再世曰楚善舉賢良方正提舉廣
東市舶司七世而公父傳印贈中憲大夫中憲張陶
恭人始娠公夜夢神告以天授爾奇男子及產故以
奇名公公早慧纔童子時即以文學功名自負常泛

李湘州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王

舟洞庭暴風忽作其濟者皆怖而啼公獨怡然人覩
其識度之異嘉靖甲子舉于鄉萬歷丁丑舉南宮方
試三場日心動甫出闈卽策蹇歸蓋疑太翁之老且
疾也入里門望見素帷舉體倒擲一叫幾絕先是陶
恭人卒公毀欲自捐以太翁命強起至是哀慕益有
加焉後三年卒憂入對
賜進士授江西之高安令高安地不百里賦粟十二
餘萬蓋 國初黎百安者增餉僞漢之額以要賞故
後百安以奸棄市而緒故在未釐因沿令茲土者率

以通風失職去公至之明日草寬賊均役兩頭蘭于
臺使者使者以例止之乃下教折邑爲十四都親履
跋原得匿田千頃由是邑賦稍平逋者漸還以密計
擒殺劇盜王六吳三等赦其黨聽自洗虎入市市人
驚奔守雉者毒矢以待公曰無庸吾政無猛虎也移
文山霸虎遂遁以繼母喪去官終喪起補兵部職方
司主事改武選司陞職方司員外郎武庫司郎中
本朝大平久武人不以戈勲皆用賄得官諸曹吏尤
不法公爲人廉悍精察贖子如火脫者皆不敢動憚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三

劉呼殺中丞亂寧夏而通于虜也守秦關者哭而請
兵于京師京師人以賊爲朱元吳將不可制公咄曰
是何能爲旦夕與同舍郎聚米論賊勢以成算授之
行間帥如松負

賜尚方劍往公送之德勝門俾而醺之曰幸生擒賊
以無忝

命劍不然公將以

天子劍安歸如松稟寘賊平

詔賞公金幣吏部紀錄公在戎曹凡五年殲擒寇復

屬國破虜洮河皆與計議前後

賜金幣者四同輩榮之倭瞞朝鮮我師往援多倚越
兵以越人習倭至今義烏猶有知胡太保威大將軍
兵陣者然俗以此益驕難治其人樂爲兵惡農以夏
家子徵發行者兵罷皆不歸聚爲盜于島中 朝廷
憂之擇金華守以公往公至不爲噉覈一務樂易清
淨操兵者乃肯稍稍戢矛刃執鋤耰向迓于島中者
皆來歸奄劉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四

中旨開義島八寶山金嶺公死諍之得寢奄以是中
公移公爲兩淮鹽運使兼督爲不憚公慨然曰
國家邊計鹽海是賴今貂璫磨牙吮血無所厭吾當
爲商人請命于

天子乃單騎渡淮是時增新課十有二萬存積課一
百萬督者如雨公請畱存積以備邊需殺新增以甦
商困數數與諸璫爭之然有可有否而璫益橫又左
右多乘孔人公意不樂與共事居一年請病歸歸一
年而卒年六十四公卒之日方下春語家人曰爲我
陳蔬醴告先公吾當長逝矣吾官三十二年賴

聖恩致位三品其出處得失可考而知也年過六十
幸不夭死有俸入之廩當盡散之宗姻不使子孫有
餘財吉畢起祭告如禮既事端坐而瞑公初聘張氏
痘缺其目其父請公易婚公不可及歸伉儷之誼更
篤張卒再娶陳氏公計偕上公車中憲捐館舍陳恭
人喪中其禮哭極其哀異母弟廉十日而孤恭人撫
之以有成立姑視其婦垂三十年公艱子三趣置旁
室公堅不肯乃私卜得張以待而絕憐愛之以是子
孫衆多此詩人所爲賦螽斯也恭人從公于京師常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五

以命婦合觀

兩宮再入賀

聖母亦異觀云公歿十四年而恭人終少公年一歲
子二人鼎吉大學生昂吉早逝女子四人幼者尚未
笄餘三人皆嫁爲士人妻觀吉以某年月日塋公于
白水滿子之原以恭人附而來索予文錢之隄石方
公在職方予讀書中秘公以所居之亭居我以其焉
乘俄今二十年在矣讀狀宛然不覺大慟乃稍詮次
其事刪其冗者存其大端爲之銘以示可久銘詞失

贈工科右給事中黃齋王公暨黃孺人合葬誌銘

贈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王公諱棠字君錫號黃齋
其先中都鳳陽人有祖珊者從平八旗有功官于寧
因家焉遂爲滇之寧州人六傳至公父諱綱公綱之
季子也少卓犖有大志不爲章句學初讀書里師授
以易傳公曰夫子五十始學易吾未敢遽學易也乃
治尚書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語忽有所悟嘆曰
是豈蔡氏形氣道義之說哉里師不足與語此乃辭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

家負笈于四方凡七年始歸發經義往往超出傳註
宏屬精辨里儒不能抗也爲文莽蕩奇恠年二十補
博士弟子甚有稱然滇去京師遠通儒名人罕至其
搃尺度來較士者多不足以知公而公方峙其奇奮
其氣不肯俛仰以希遇合故日因無所就因棄去更
習翰幹家言曰海內當有事吾學斐師德戴紅抹額
應募矣然久之亦無所就竟死惜哉公性軒爽質直
與人交纖悉必盡生平未嘗欺人人亦不忍欺之樂
與窮人賤士均禮然義所在雖嚴貴不肯借也田棄

衣食有餘輒盛之貧者事父母極孝初娶黃孺人惻
婉有禮公父之嬖孔氏者怙而暴其嫡公念母幾不
忍孺人私于公曰不顧而父乎請屈已以柔之卒無
間言父病痢公時侯其矢溲所下視其顏色時節至
不可理仆地痛絕居喪晝夜號泣哀感路人而孺人
侍姑疾亦輒斷膏沐絕食飲者匝月姑疾亟憐孺人
指私藏以授之曰母令諸姒知也姑死孺人稱治命
盡散之蓋公之篤行與孺人之賢如此公卒于某年
月日年四十有七孺人卒于某年月日年二十年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七

孺人先公死二十年矣孺人有子一人元翰女一人
孺人卒後公再娶于曹又有子一人元鼎元翰中萬
歷廿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今爲工科右給事
中以其官贈公與孺人者也女子適通海縣庠生某
元鼎尚幼元翰以鯁亮方直爲 朝廷所敬憚士大
夫知翰及公者莫不惜公之不得志以早死嘉元翰
之風操而慶公有後也元翰以某年月日塋公于某
鄉某原而以黃孺人附至是翰之友湘潭李某追銘

墓上實萬歷某年月日也終日

既羸其有兮詎望其施以昌其子兮但有速遷生柩
敬如賓兮死相樂于陵陂無窮萬世兮銘以昭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八

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公墓誌銘

衡之陽岷冲之原有松蔚然有丘陵然者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陳公之藏也公諱廷策字某衡州府之衡陽縣人卒于萬歷丁未年某月日年六十有六歲塋以庚戌年某月日以御史封公者公之子宗契也先世吉州人居吉州者有元行省叅知某號大丘國初大丘子淑清避偽漢之亂徙于衡陽陳氏徙衡陽淑清爲始祖故子孫莫不知有淑清而因知有大丘自大丘以上莫得而考也淑清五傳至景通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九

是爲公曾祖景通生顯由顯以上皆不仕顯生公父曰志珍起家邑工曹掾以律學試南部第一當得官是時公生兩歲矣父抱至膝上環視其翁目奇之因棄其官不屑仕公在齠年即能爲文章年十三父死孤且貧讀書尤力爲博士弟子最有聲反困于場屋者久之會御史登于鄉遂焚其所習帖括肆意于歌詩焉御史成進士讀中秘書公策一舉來京師就養因與諸能言者探勝刻燭窮奇極恠而詩益工其詠折足鶴鶴有曰最喜能言學鸚鵡可憐起舞似商羊

士大夫傳者咨其奇警生平識度冲遠于人無所矜而自持斯斯則如有督之者常語于弟曰昔陳仲舉謂一室不掃當掃除天下此欺人語耳因顏其齋曰敬畏手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何如其嚴如承大祭如見大賓只是箇敬二十四字于坐以志其意終身塊處無情容羣居無嫖語飲食言笑皆有常則雖疾亟不廢櫛沐因自笑曰昔管寧首過以三朝晏起兩日科頭爲恨吾幸無之子既貴與衆人約毋與外事絕邑大夫歲時修謁者必固辭不得見以賓筵請僅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四十

一再在居常衣麤食糲御史常函一文穀爲壽封識宛然一室之內圖書字畫一室之外疎櫺長槐此外了無他物而惡人之急則不同無有常舉一贊牛者之金以丐族子而活其死更嚮產以償贊牛者御史再拜命時爲書以告之曰天下有大利害宰相能行之諫官能言之雖然言之易行之難願兒無易言又曰抱葉之蟬自槁不鳴之鴈見烹願兒無難言及疾又寓書曰老夫不善調以致病滿不升不降踰在關屬今日時改正類此見能以予病喻國病乎立

身之孝終于事 君致身之餘無力可竭也封綸馳
至時公已不能拜子弟欲展視爲賀叱之曰對
君命可如是乎遂什襲而懸之御史方奉

簡書按兩浙聞公病馳歸而公將易簀矣猶張目熟
視徐自哦曰兒歸念已畢老至死何辭遂舉手而逝
先娶蕭氏贈孺人繼娶甯氏封孺人舉子男四人宗
夔邑樣次御史次宗稷早卒次宗禹大學生女子二
人一適大學生劉芳一適大僕卿劉某子庠生同舉
銘曰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

厥陳世遠今難追在古可考惟叅知因亂徙衙避而
肥稷仁殖義深以滋公學經術兼文詞將奮六翻黏
天飛材大礪硯世莫覘雕肝琢腎工其詩金蓮琳瑯
誰取之北遊漫興畱毫釐有子司直集

帝扉忠功孝名神所祺公塋永寧吉協龜子同銘上
昭無涯

贈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沈君墓誌銘

自帖括之盛而文詞之益庠也高才雋生鶩斬新獨
創不纂跡人以爲奇至輒不中度則發憤棄去倣古
人立言之旨劇目劇心搜擢肝腎謂世界壞而其結
撰尚在不朽因益自放于山顛水涯傲然偃于公卿
先帝時東海有士一人冰是也冰髮未壯吐語卽憂
憂畏人老儒不能辨畢尚書鏘試而奇之以冠博士
弟子其後吐語益憂憂讀而知之者絕少試益誦乃
聚其稿燒之去習秦漢人詞益出于奇怪神行鬼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

蛟圖鼉奮其指細天地少萬物顛倒皇帝王伯其多
落紙卽千萬言未匝歲所著滿篋矣童子弗戒燔于
火以告且請死弗答顧命益紙連屋無何所著復盈
篋又燔于火乃罵曰咄咄祝融子何如乃爾庸詎能
燔吾後耶自是意所鑠刻口以授其季洪洁子孝徵
不後命管城子卿矣吾每讀孝徵之文汪洋恣肆舌
掉魄動孝徵自云公之出也公既豪于文不事生涯
家愈貧配宜人拮据佐之乃克舉火又盡推以與人
歲殺或時自餒餓而所全活人多事父母極孝仁于

兄弟禮于妻子義于朋友生平無毫髮過失語曰文人無行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公姓沈字其父其祖其世爲海鹽之錦繡里人宜其姓印氏字其居有女則公之良友也子男三人孝徵萬歷戊戌進士仕河南按察司副使善徵邑文學誼徵南大學生女子二人淑英淑慧皆嫁爲文士妻孫男六人孫女二人孝徵先官工部都水司主事歷本司郎中兩贈公如其官封印爲大宦人當是時公之死已若干年矣春秋五十有二葬于某原其後又二十年而楚人李其爲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三

墓石銘銘曰

方祝融氏之燔公文也其姪也耶其非姪也耶吾聞五行之質木爲文章有震盛離其秀在火火木之子也金木之妃也卜言公命金而孝徵命火火金能伐木鬱而火達之此公塞而可貴之象也又公之文傳于孝徵所謂木盡而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贈兵部車駕司主事南溪王公暨配安人徐氏

合葬墓誌銘

青陽之有王氏蓋周靈王太子子晉之裔而以王族爲姓者也其先居于洪川而顯者曰大平令某居于新豐而顯者曰荊州安撫某臨安教授某而自南宋之季由新豐遷于青陽至今始顯者曰觀察使某南溪先生則觀察之父也名世祿字蔭臣與門人講學于九蓮南溪之上門人稱爲南溪先生少時甚英穎嗜讀書里人爭嗟異之曰王菩薩宜有子王菩薩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四

公父名某常陰行善里人德之故號之曰王菩薩也年二十名籍甚膠庠以善說經爲人士師爭迎至其家久之自違負笈者益衆則相與闢九子山之奧爲講室而居之發明姚江先生良知之說甚簡而晰云姚江先生得聖人之絕學于千載之後其言良知原出于孟子愛親敬長之論孟子師孔子孔子與弟子說仁義必先孝弟然則聖人之道端在此矣故其自淑淑人皆以孝弟爲學之本而性行醇備則非學者可勉強而臻也公父有六子其季雙髯其室以示異

而難于諸子公聞得之輒以與季父母病請于神以
身代既被喪哭泣終其身見諸父與渭陽每慟不自
勝而當公之請以身代母病也婦曰徐安人者私割
股肉以進母由是母病瘳而徐創公夢神授以一草
莖傳創處而愈嗟乎孝之道通乎神吾于是而益信
公既操行潔廉門人贊雉來學者必反之無以養其
親則安人時解繻脫珥以爲之具而他如傾橐以邱
孤鬻產以周族投膏以養餓而櫟以拊恤爲仁之事
不一而足安人之助多焉公曰少至老讀書山中雖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五

子夜然松不輟所著有心易五經說史鑑等編愛稿
溪之勝每與弟子蠟屐而登散髮而哦手弄飛嵐口
送還雲浩乎與元氣游而渾乎與萬物冥則其生平
建富貴而輕功名有以矣春秋自嘉靖之戊子迨于
萬歷之戊子凡一甲子而安人之生後公一歲其卒
先一歲合塋于公父王菩薩之墓趾則庚寅年某月
口也後五年觀察成進士起家鄒令晉兵部車駕司
主事再贈公如其官贈徐爲安人子男四一民禮部
儲官一蒞先兵部主事令湖廣按察司使一幹一議

某縣尉女子一適某孫八人孫之子又八人嗚呼吾
觀古之夫婦並賢而隱者曰漢之梁鴻孟光然鴻自
出關以後不聞有子公以孝友爲政于家而子孫至
二十餘人翼翼誦誦勝衣以上皆知入孝出弟可謂
盛矣銘曰

洪山之幽涇湖之陽永爲公藏億萬斯年公不忘以
與公祖踴鶴而翔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六

田博士宗禹先生墓誌銘

古之人未有不學者也其所學者以修之于已而精以措之于天下國家而詳今之學取其讀章句文字而已其所修之措之者未知其何以也然今之士材行秀美者甚衆未嘗不可以爲學獨恨去古遠不見夫先王興道作人之意故沉沒於流俗而不知退而私以爲明王在上苟慎簡爲學好古其人者以爲之師而教授有法亦庶有興乎而今之師又率皆誦讀章句文字而已庠序之官往往齒力殘憊耳目昏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七

不稱其位所謂篤學好古之士疑于是乎絕而容不絕者特一二而已焉然亦或非流俗所尚仕進通顯之人故吾求之久矣而不得僅而得之又不得而窮困以死如田先生者可悲也哉先生諱興字宗禹荆之江陵人世力田有隱德先生方幼時遊處有度即能以禮厲其羣兒家甚貧受書爲儒攻苦自力文詞整麗爲博士弟子即有名早食廩餼屢舉于鄉不克中萬歷之某年先生年若干矣乃以明經升于禮部是時學官奉新功令士之以次當貢而年老者皆

罷不用先生獨以文高見收蓋亦力學之效也選爲

岳陽訓導日與諸士講說古人爲學修己之義設施天下國家之方以相磨礱浸灌居一年士迺自變因親老投檄求去時一邑薦紳學士留之不果久乃晉隄西教諭竟棄而歸奉其親蕭然居于龍山煙水之間採菽以養親遂終其身不肯出閉門讀書而已歲壬辰于大年以進士高第爲魏縣令先生一至魏語大年曰吾修身勤行五十餘年矣遭時之良終不獲以古學自奮今庶幾在爾爾勉哉語畢而去凡五年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八

先生告終則戊戌年某月日也年七十一歲于四人大年禮部儀制司主事某某大年在魏以考滿

恩封先生爲魏縣知縣後在南宮又以

東宮覃恩贈先生儀制司主事銘曰

觀先生之在岳陽而士爭自變則信乎古學之未始不可興也先生已矣大年方赫然爲名表予觀大年之方嚴而知先生後世又當以予言而知先生也先生其奚憾

墓誌銘

翰林院簡討劉公墓誌銘

士自一命而上內外大小各有職事就其事占之其人短長亦立可知也若景開而無事生平或進或退不離一局竟嘿嘿無一可見則惟翰林官有之蓋今世翰林官比于諸司最爲貴簡天子所儲以爲輔相大臣者也而未遭遇人主之前則蕭然一書生而已夫其蕭然自藏之中能者可以無不具而不能者可以無具也而能不能必遇而後見以無所見而信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三十九

無不具世豈有是乎豈惟如此又有不幸因之而早死者其言論行事皆莫得而聞焉世又豈有信之者乎吾友劉伯初不幸以早死者也其生平無所著見今欲迫而論之曰此能爲輔相大臣之人者也嗚呼其遂無有信之者耶公中進士時年廿七貌甚少長聲豐頤人爭倖之以爲是必貴者也于父母兄弟妻子天倫之樂甚具疑其意無不得者間有託于酒卽尊破竿趣尚有餘以爲是必壽者也而官止七品年不及四十嗚呼痛哉公在館職雖十一年然深自慙

匿不欲自詡于衆共爲文明白簡切讀之了然惜其所作甚少雖與修

起居注輪掌

誥勅皆未幾而罷不及醞釀思慮盡洗世俗相沿之陋而後文章 三代之隆會一典浙江省試名得士又特舉于業而已且其意自以爲去遭遇之日尚未也亦未嘗汲汲營營求快其所蓄以振耀于當世宜乎世人之無山而知也公諱生中其先武清人始祖義徙滄洲遂爲滄洲人從義三世至高祖鑑皆力田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四十

有隱德又二世至祖存信父正蒙自祖始讀書爲硯諸生有聲迄父業益精然皆連蹇有司不得奮逮于公始顯公父以公考滿 恩封徵仕郎翰林院簡討母孫氏封孀人妻王氏封孀人子男四人慶長慶貽慶蕃慶餘女一人公生于嘉靖丙寅年十月初一日卒于萬歷壬寅年八月十三日塋則以某年月日也銘曰貌既豐才復軼外光輝內篤實得時而爲庶可必官翰林祇開職考其所爲百未一年止三十益其七嗚呼已哉真可惜

張太宜人墓誌銘

封太宜人姓張氏嫁爲封承德郎工部虞衡清吏司員外郎姓岳氏諱某之配張岳兩家皆爲補地世族其祖父所以教其子姓內外者皆有禮法宜人爲張氏女事嫡母以孝聞及爲岳氏婦事舅姑亦如所以事父母者承顏色教令必謹食飲澣濯必身自治方岳氏家困于徃役而宜人盡出嫁時衣服簪釧助之不少松岳氏之宗黨莫不以爲賢有子三人元聲萬歷癸未進士工部虞衡司員外郎和聲壬戌進士禮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四十一

部儀制司員外郎駿聲丙午順天府鄉試元聲以直言勁節稱然有名于當時和聲鸞鶴翔駿聲蘭芽玉筍皆稱爲令子也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五人宜人初以元聲封爲安人再以和聲封爲太宜人享年六十有五以某年月日卒某月日合塋于某原窆和聲予同年友也駿聲予門人也嘗謂予曰方吾兄之忼憤激揚再忤當路罷官而歸也從步草衣鄉里宗族莫不以爲尤卽吾兄弟亦懼吾兄輕死重氣以貽吾父母憂乃吾母獨怡然撫吾兄以

謂能立名節不愧門戶爲幸也吾兄弟與人遊處吾母必問知其人材能賢否或士大夫相過語嘗從戶屏間竊聽之其賢者則悅否則終日不色擇以故吾兄弟所交皆一時有名譽賢俊之士訓吾兄弟則以謂讀書當識古人仁孝節義之蹟仕宦當潔已守法度嗚呼若宜人之賢可謂能知其大者也宜有銘銘曰

自勢利溺人士大夫能灼然見義之所當爲而爲之不以利害得失累其心者亦絕少矣夫人以名孝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四十二

義訓其子歟然于得喪利害之際而不以介于心豈學而能之乎惟不學而能是非學而能者之所逮也故宜表而出之以告夫世之見義不勇患得失而名爲讀書男子者

榮母楊孺人墓誌銘

榮母大孺人楊氏故贈徵仕郎龍驤衛經歷思補之側室今定州同知賜之生母也年少時靜婉有禮其父母絕愛之欲以與快婿榮氏無子乃強委會焉歸事其嫡及姻族咸謹未幾有子賜及擢嫡以其笄簪神之益柔順共儉親漿醕泔濯榮氏之約忽漸以腹夫與嫡下世涇麻箒燈教其子有法度賜之祿非其志也然賜淹于文法博習當世典故以律學冠其曹仕爲龍驤衛經歷擢定州同知並能其職其在龍驤也以軍慶恩贈父如其官贈嫡爲孺人封楊爲大孺人大孺人時年七十五歲矣居二年卒當萬歷某年月日塋以明年某月日賜官甚貧妻子常有饑色而以必得予銘其母爲幸予觀古者有道之士不苟人以銘至閨閣妾媵尤嚴矣予之銘賜母也果不以其道而苟焉者否哉夫不以其道而苟焉者而于賜之貧也宜乎否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墓誌銘

四十三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五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弟 馭芳

編梓

姪

之 全閱

男宗炬

之珍

後學

過蒙掄

全較

謝璠

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傳

四十四

縣誌顧武毅公傳

顧成字景韶父以操舟轉販爲業往來江淮間役折閱於江都遂旅居江都成少有膂力喜擊劍自文其身人稱顧花子歲丙申從揚州歸附隸大將軍麾下勇稱選爲帳前兵執繖蓋侍出入忠謹未嘗有過由百戶陞金吾衛副千戶帶刀宿衛扈從征陳友諒舟膠於淺成獨奮勇以背負舟而行陞堅城衛指揮兼事平蜀破貴州洞蠻克普定西堡陞昭勇將軍普定衛指揮使賜金帶加鎮國將軍師征南滇命成鎮普

定搃其後陞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佩征南將軍
印鎮貴州征五開六洞蠻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
千級建文初班師進同知右都督 文皇舉兵靖難
成率衆從盛庸至真定來禦被執入見上命解其縛
慰諭之令侍皇太子居守凡節制令號悉以爲尸論
功封侯遠侯食一千五百戶給世券免二死子免一
死再出鎮貴州永樂二年招降貴州蠻六年討平各
寨牢地諸蠻八年恩州臺羅寨酋長苗普亮等復叛
進擄其衆擒普亮斬之並戮其衆諸蠻震懾還師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傳

四十五

鎮卒年八十五追封夏國公諡武毅成容貌魁偉質
直有膽略涉書史大意雖至大將軍不以富貴驕人
在鎮日繕甲兵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蠻夷作生祠祀
之及卒吏民哀慟子八人長子統晉定衛指揮使先
公卒統子興祖襲子嘗聞公有戰衣一襲血染花殷
曾以問公九世孫大禮云春秋忌日輒陳以祭其花
斑繁恨不遂索見之也

贊

白衣大士贊

欲求男者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欲求女者便生端正
有婦之女試問觀音大士却安頓許多男女在何處
待來求的端的與他又大地許多披毛帶角衆生也
有男有女却向何處求得的咄汝且道甚麼是男甚
度是女天女十二年來不見女相舍利佛一刹那間
失却男身汝等禮拜大士的切莫恁地誹謗

顧宏海小像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贊

四十六

謂之癭而實腴謂之通而實貞江南江北飄然幅巾
其或以爲有用之才其或以爲高蹈之民

露肋廟贊

我惟四大身有合必有離辟如晝與夜流轉無停注
方其初合時是身如珠玉毛髮及指爪一一皆愛惜
忽然各離散有如土委地水溺大火燒刀切骨節碎
是人皆不知何者爲可愛然則施烏鳶及以食螻蟻
犬豕諸蚊蚋平等非有二吾聞古今人捨身飼餓虎
虎飽我飽同了然無分別求爲我虎者是虛皆非實

夫人知其然蚊子即虎豹云何千載人妄曰節與義
若曰節義者是節非夫人夫人試自叅勿作節義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贊

四六下接六

題跋

新刻符司紀跋

宋史言魏公知揚州日荆公爲其簽判魏公嘗謂公
君少年宜讀書毋自棄荆公不答退而曰韓公非知
我者其後荆公秩滿去有人上魏公書多用古字公
曰可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多識難字荆公益以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題跋

三八

公爲輕已作畫虎圖紙之予讀此不覺失笑曰韓公
之所謂讀書終非荆公之所知也蘇子瞻得孟子養
氣之論而爲之說曰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平
生以氣許孔文舉謂能殺曹操而以文舉許張安道
安道不受予讀此又不覺失笑曰孟子之所謂養氣
終非子瞻之所知也若思誠熊公之爲型卿也爭綬
帥領符牌畫字一事至封事上上其第九疏因迺
政司以進上赫然查第五疏特降

俞旨爭空填

勅書用 銀一事中使已捧 寶出矣公不可中使
訴公逆

旨公攬其袂與中書寫

勅者竟曰同跪于 殿門抗疏以諍輔臣悚然揭請
改正需候

旨當是時人莫不頌公之論列忼慨能感

天子之明聳宰相之心銑緹帥中官之角而復 祖

宗之法爲 朝廷折萌厭難而方其攬中官袂也人

又莫不咋舌嚙指相與愧嘆以謂公之氣爲不可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題跋

李九

若是者似矣夫古今節氣之士臨難不懼能批鱗折
檻者豈少其人然以語于孟子之善養則君子難之
善乎公之言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指當下
未盡者以爲科歛其未盈而必求盈以行焉則固與
世之言氣者異矣夫盈與科何物也言當下則慷慨
之辨也此的章孟子集義之脈而其說即于膽亦有
不能知况其他乎魏公論成大事在胆平生不以胆
許人予不知魏公之養胆于孟子之養氣何如而方
英宗之不豫也人情皆向光獻公以言動之曰官家

保護全在太后官家若不安穩太后亦未安穩是時

同列皆縮頸流汗英宗上賓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

手動會公亮警告公止召太子公曰先帝復生不過

一太上皇愈促召者其在延安也有人夜携匕首入

卧內公起坐問何爲口張相公使某來殺諫議公復

就枕曰汝携吾首去此數事者自予論之亦幾于孟

子之當大任不動心矣然則魏公之讀書荆公固未

夢見在予聞熊公之學在于正心修身其養氣也見

于流水盈科之論而其養之成而不動也將比于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題跋

李

子則出將入相之業視魏公又何讓焉

題 天王殿募冊

西禪寺之有 天王殿也右列鐵鑄 天王像者二而缺其左每歲

萬壽聖節元會長至之慶邦君率其屬洎邑之父老子弟祝 釐于此宜有壇麗完潔之宇以克敬其事而是屋垣壁門檻皆亡祇露柱數莖耳又其地窪春夏之間流爲溝坎四方之丐于享人過于此者或饑餓賸與夫身有毒瘡惡癩痞癰雙痿之病及感時疫癘重不可療者則委之于河焉死者尸虫四出寺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題跋

主

僧以束草卷而藏之 天王之腳下行人拚鼻疾趨而過之間其所以致此者則無垣檻以爲之蔽無門戶以爲之禦故也包侯聞其然而心傷之亟命寺僧爲之所而捐俸金以爲善信之倡寺僧問言于予予立語之曰楚人重財而信鬼其不知有佛固矣然豈不知頭上之有天乎沐其雨露以養戴其日月以照者何物也又豈不知世界之有天子乎本其水土以生賴其政教以治者何人也既知有天又知有天子則此殿以祠 天王而祝 釐天子者也事 天敬

君斯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包侯是舉乃所以喚醒人心之一端與由是邑人欣然喜捨各致其誠以象侯事 天敬 君之旨以成寺僧之勞又與似干予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題跋

主

題蜀劉氏節孝 恩榮冊

予觀世所謂積善之家者莫不由微而著白衰而盛其或家厄甫熾善氣將來偶然而摧美丈夫則必更有烈女子拮据辛苦光顯先德開慕燕翼翳其力也豈不偉哉若蜀劉氏魏母丁年茹血守數尺之孤拾穗以餬之晝灰以教之藐然孀稚鬱爲閨人以致子孫之有詞學章服者五十餘輩登于南宮者三舉丁里者五選于里者若干如萃之春方馨未艾嗚呼甚矣然魏母得無料其後之有是也而守死以待之否乎得無覲其後之有是也而守死以基之否乎夫料其後之有是而守死以待之與覲其後之有是而守死以基之者則必不能守死矣魏母之守死此子思子之所謂率性而孟子之所謂不學不慮也非有所爲而爲之也若世之學士大夫多讀書知道理赫然有名字于天下然于死生義命出處進退之際不失其節者或亦罕焉豈號爲丈夫者不如一婦人與號爲丈夫者其志足以擇利其才足以立名其氣足以蓋物而又有其言以文之有其徒以助之故憫然不

知性爲何物而其本不學而知者以學反不知矣本不慮而能者以慮反不能矣婦人才智問譽之美皆不如男子寂然閨閣之中無與文而助之故苟其性之所明雖萬死而不渝而不學不慮之良能介然以自全然則丈夫之不如婦人宜矣未可以恠之矣

題王中丞卷

天下無之非事也則亦無之非理也俗儒主理謀臣主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則事不敵理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則理不敵事事不敵理者寧棄天下而就吾仁義理不敵事者寧棄理而就天下兩者必處一焉若夫不爭不勞民不傷財無害于仁義而又可以得天下則事與理之所未有是故以武王之爲君大公之爲將周公之爲相而漂杵破斧所不能免則所云王者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題跋

七

傷人情無所反覆隱微而後可以無罪此必不得之說也事與理之所未有也昔者王襄毅常破虜矣鹽池威寧之役以奇得之而議者謂其所喪不貲胡少保常殲倭矣梁庄舟山之役以奇得之而議者謂其所費不貲夫此二子者使其休于當世之議不多殺不盛費則必不能釣奇而有如是之功能釣奇而有如是之功則必不能不多殺不盛費苟且而免于衆人之議以是知二子之成功與所以免議之道不兩立也衆人信其理二子信其事信事則奪理信理則奪事奪事之理不可并責以事奪理之事不可并責以理然則世有無其理而可以爲事者乎非也理必如事事必如理二子之成功也二子之功正所以爲二子之理衆人之非二子也不能見二子之理故不能爲二子之功然則二子特不爲衆人見耳而何常不見理衆人特妄言以非二子耳而何常能非二子之理哉今天下智勇之士未加于二子而倭虜之勞不減于昔時則欲不多殺不甚費能二子之功而又無二子之議恐事之所難而理之所無也夫理之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四 題跋

七

無事之所難而猶以爲言者則世俗之說也非豪傑之所待也夫所謂豪傑者非專欲多殺盛費之謂也不能不殺而必欲其無殺焉不能不費而必欲其無費焉則豪傑惟有拱手以付之庸衆人而已矣使豪傑拱手而付之庸衆人則雖曰不殺而其殺豈可量哉雖曰不費而其費豈可量哉然則費所以不費而殺所以止殺也非豪傑不知也

題潘端然卷

端然潘子既連其妻子從槐庭蔡居士念佛居士每爲予稱其慈潘子一日過湘上見予方經營世尊太士金像自懸其貧無以施予笑曰聞子之手善成裏佛法以子之手施過于予之施遠矣潘子蹙然曰吾以食吾之口耳予曰世之端坐而食者多業不淨而食者多矣以子之手供子之口手成佛法口成佛號較之坐食者不淨食者不亦賢乎潘子且喜且歎更出其所珍手卷請言以求益予曰何以益子予之口果只念佛子之手果只成佛法則子之益無窮矣今不信子之口而求益于人之口不信子之手而求益于人之手豈非倒見潘子曰善乃書其卷以歸之乙卯三月廿日

李官保湘洲先生詩集目錄

卷之一

詩

五言古詩

春郊二首

虎丘寺

焦山寺

衛河溪

出濟寧二首

李湘洲文集

目錄

漁火

和蘇子瞻有戒殺詩遺陳季常袁白修太史和

之余亦有作

周懷白出守歸德

蚤出被酒

雲龍山

戲馬臺用前雲龍山韻

戲作

余麻子詩

商州判官

問機愚公

問君

嘲謝如南

偶成

呂梁追顧升伯不及

向負吳計部我雲詩扇過淮督遊甚惡許以舟

載我留一日償之率爾有贈

潘母

李湘洲文集

目錄

題李乾修雙瑞冊

讀史四首

雪後復贈喜客至

七言古詩

王元亨憲長三世恩綸冊

題范蠡歸湖圖

夜雪吟

偶遊

送劉礪石

酬周仰謙水部

舟中病瘡苦熱特甚夜涼同李髯全吾謝恥聘

君舍弟伴卿過飲吳嗣仙齋頭聽王山人太

古放歌最後看王元所奕

八月十八日侯潮生看李將軍帳下打拳歌

咏庭柳

讀史一首

看花

父書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三

贈日者

五言律詩

苑牆春樹 館課

孫開斯太史冊封益藩

張鴻臚養親二首

顧宏海還吳

郭文龍之修武博士

新栽牡丹初生葉

晚眺

劉月川學少園 附刻已見

送客

葉山人還水雲居

送張西麓之羅平

曹寅是鄉思潦亂媿無能佐客情聞後以賭墅

負飲喜得麗姬勝得黃金千斤戲成二章問

之二首

夜月病懷

春睡

李湘洲文集

目錄

四

留曹尊生

夢中有芙蓉開未落蝴蝶夢初回之句醒而聞

雨賦以足之

陳夫人 陳大行爲夫人
甥故有末句

走筆約顧升伯二首

秋思

閨思

友人生子

衡陽舟中三首

宿江上二首

山中九日

與諸子飲得松字

送王子陵還廝時臘月廿日

哭可大三首

江上對酒二首

寒食

送人之遼陽

送人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五

姬至

鑒士

雙寺贈本上人二首

招飲

七言律詩

內苑杏花 館課

玉板橋

馬瑞符按粵二首

送張西麓之羅平

秋夜讀書二首

再簡子陵二首

夜同子陵暨麻城周德軒飲毛生樓上偕隣姬

宿其家明日有述

送子陵還廝

登樓夜懷

獨坐江樓中候友人不至

東邵山人文英

懶殘洞

李湘洲文集

目錄

六

張公子

與友人談詩

顧升伯二首

示弟

登金山

見顧升伯

送張白明司李就徵

送友人入薊城

代送包父母

登舟

哭史孝廉原尚孝廉死于方術

同門陳盡卿進士走書下問却寄

送却仲與給諫被察還山

尹中所二首

夜雪

夜坐不寐呈莊冲虛

出山哭別亡孺人柩

再贈却仲與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七

又送升伯

送劉鍊師還襄陽

送琴客胡滄江

送傅于築先生歸豫章前有詩及我次其韻

寄懷惟得

讀曹能始詩而懷之

晚姚體恪姚闔人客死于湘

戲內

封郭太夫人

五言排律

海不揚波館課

哀哀益吾大史并節嬭詩七十韻有序

五言絕句

鄭尚書惠養園

鄭尚書白賁堂

藤架

松屏

月池

李湘洲文集

目錄

八

芙蓉亭

綠華亭

來風亭

鶴棚

永日堂

七言絕句

臨清途中書所見二首

雨花臺二絕

禮僧

與陸无咎語

舟中竟日兀坐興味蕭然因取所携敝書得舊

塞下十絕句各爲一和之初講法師東塗西

抹間出可人不堪見阿育也

鶴林寺竹院

夜半疾雨如注起與蒼頭擁被雜坐一舟如窺

天明使人四拾枯蘆呼酒作晏歌澆之二首

登祝融下小憩周子誠齋中贈康郎間用甘郎

聞道

李湘洲文集

目錄

九

飛來船

南臺寺

約李髯全吾

撥悶二首

徐惟得使君冲漠館

久青閣

四顧亭

石池

水竹居

九元閣

表秋一別音問偏疎

李湘洲文集

詩 目錄

十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一

湘潭李鵬芳子實著

第 取芳

編梓

姪

之

全閱

男

宗岷

之珍

後學

過蒙掄

全較

謝 璠

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言古詩

春郊

積雨一室昧惻然見晴旭萬象欣欣光潔宛新浴
郊行愜幽賞舉目得遐矚灼灼原外紅悠悠際際綠
道者二子子壺榼隨所欲心開發妙言情直樂彌足
久坐憺忘歸將行謀所續

幽意忽已動杖策往平陸廻環趣自佳不必花與木
桑者三四人荷犁帶新犢野鳥時一鳴不辨疑布穀
想見初夏時耕疇藹新種禪者淨焚香楞嚴日雨軸

密竹翳以清長川往而復寄語世間人茲焉聊可宿

虎丘寺

好山復依水舍棹得緩策積陰翳微岑踈蕪滑高脊
縹緲一徑盡堂皇見蒼石嵌空臨深潭卓鐵立層壁
矍然劍池水恐是厚地脈中峯有浮圖摩雲作寺額
登之七級盡惘恍疑羽翮海風凌虛來四面勢欲迫
陡見塔首搖一墮那取得東阜有幽姿落日倒空碧
孤亭延稀蒼百里見毫髮遊屐夜更多新秋涼可惜
吾亦憺忘歸憑軒時岸幘

李湘洲少集

卷之五

詩

焦山寺

好山如幽人愈好愈澹泊超然物外姿不受塵情着
金山雖孤高遊屐遍壘錯惜哉虎豹骨蒙以犬羊薄
不如焦稍建得自避始繳巖開千日花樹覆四香閣
老僧五六人一一事場藿餉我山間泉古鼎細斟酌
當是曹溪源豈作中冷脚擊石答鳥歌開楞闍出捫
乃知生物趣有異人間樂文章本勞薪名位若羈絡
安得老此山暗中忘摸索

衛河淺

日行三十里一里凡寸曲洞沿東西盤安得無子丁
察洪如察鳳轉沙如轉星懶龍不上天點雨貴如玉
我行等野鳥隨地成飲啄不畏流無潤但聽厨有粥
岸芳多可食儻魚俯能勿李將善歌喉令弟喜葉麴
開尊瀉清風一嘯消三伏

我聞旱土龍一醒三月睡安得鞭其頭風雨煩一嘆
田功流膏乳舟楫遡川滄至人無病心神物有顯晦
二使僕僦民奔走拾枯穗勝三兩言早我心一遲速

折葦隨所逝迢迢水涯間佳麗天所位但使耳目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不計歲月置採我饒獲穀松漱倚灘瀨會心卽有言
衝口那能噎

出濟寧二首

我行到任城汨沒汝泗會洪波與岸爭一稔安足賴
號風鼓長鱷噴雪鏘延鎧奔騰擬斗門萬馬聲一槩
時觸石頭迴進銳忽退敗舟師各揮手擊鼓競東隘
眼疾鷹脫鞢望瀉千仞快

我初出衛河河水只三指舟人以指記水數橫道復有沙百

步一負甬大航如泥鯁盤踞想微滑今來莽浩蕩百

里忽一騎矯矯不可羈辟若虎逸押魚梁架高棟梳
抄出林甲藐然龜蒙青幻作鳧與鳴迴望太白樓目
覽手不答

漁火

隔林漁火然初出秋螢大漸散如流星的光歷碎
青煙映波面白影穿魚背對之欲發儼忍饑思刀膾
蘇子瞻有戒殺詩遺陳季常袁白修太史和之
余亦有作

藐然螺與蛤生意寄微汁謝彼千頃波相仗一寸濕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

偃仰不抗手坐爲漁子得結觸羅筐既傾瀉無緩急
高堂延衆賓殺僇伴鷄鴨瑣細何足云歎息遶巾幕
傷牛貴其瘦頸血入地赤肥狗聲未離羣魚以雄白
下食遭蘇臚餘脂點裙幘子肉我亦爾相噉莫相泣
齊有好男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卒然遇于塗日姑
相飲乎觴數行日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
因相刀弱者強食之口腹誰能缺吾聞之至人十類
通主客嚴經取味戒殘生虛濬神所集

蠅涎不滿殼自濡有餘汁鮒魚不出井相煦微潤濕
蝦動各正性羅致我何得富貴尚羶俎肥餐恣所急

異味窮羽毛微之及見鳴銀精歷甘醇餘芳溢輕霜
霜鏐無留行素肌儼霞赤九沸三和之飄齊瀝重白
下箸輕萬錢笑談岸巾幘暫見金盤空誰憐玉脂泣
見李賀詩我生本蒸藿繁肴固有缺坐笑百年間浮光如
過客惜福慎饗餐問禪觀苦集

周懷白出守歸德

中國有聖人清晏每相賀老妓亦何愚敗壞政作
白羽如鷲毛屬國屢遷掃於皇赫斯怒徵兵十萬箇
千里轉戰圓燬蘇苦饑餓詔發江南漕鑿海通舟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海風作殺聲弄潮如弄箴中有鼓鬣魚鱗甲比山大
長年見之愁壯士氣亦悞轉驚若轉箭水黑篙欲墮
去濟乏長才幕府憂無奈時危異人起周公出叅佐
一麾萬艘動人唱神亦和老氣橫十洲蛟龍不敢唾
三軍喜飽食萬馬餘豆莖吾聞鹽車駕不用騏驎試
管見鯨波清飛翻待高座胡為二千石往借淮陽臥
汲黯戀禁閤朱轡歎坎圻我公意欣然吏治思濯磨
況于屏星車荷是太翁坐太翁初入梁自壤無黃稊
四載因爬搔樹藝瓜自課意遶手扳惡脫粗卷輕裏

頗憶趨庭時廿年直利那駟馬今復來棠陰履道左
澗掃時憩息清風仰蟬蛻仲舉與應在東漢周舉將
陳季倫別駕
著不就現題其休源稱未破晉安王為孔休別駕
車日仲舉與
卿清比父清用胡威事母使塵土流

蚤出被酒

清晨赴高垌迢迢遊冶餞並轡同一邁輻湊近相穿
朝暾不及升北風中饑面卯盞惟其溫取次開口嚙
空腸出芒角肝肺搓牙變投之一沸湯歷以數箸麪
湯貴和其醜麪以為之毀麪生不解事桴鼓欲相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六

六鑿助之攘耳目齊睽眩怡房枕席清假寐欣自便
稍覺心王寧已知酒力遒漸起身歎息此味安足賄
古人動十千豈獨董公健把壺拭其器舉盞更自勸
我心有天遊何足相驚眴試取兎角弓架以龜毛箭
射落酒旗星免使糟築蔓

雲龍山

山在彭城南上有石佛纔及肩臂以下皆佛具已
作數仞高矣旁穿石武而上千于佛髻腋而行滑
險之甚踉蹌得達一奇也

曉行雲龍山路有羣羊導疑是耶道士變化不可料
攀羊上化城絕頂穿窅窈襟首兩足得面無七竅
旁顧問山僧答語幻可笑是佛初轉輪此地光四照
躍土甫及有忽被童子誦至今三十二好相不肖羅
我生頗好奇虛實了不較捫蘿挽猿猱側石布蹠蹕
培地入竊竇梁空出飛嶠手足蹴自妨襟袂難爲校
但有裸而行輕捷如轉錫汗汁已揮漿錯趾尚撥棹
却顧佛髻中有士睡未覺信如駒與駟睡味領其妙
甞想欲下來腓股已欲倒杖頭解百錢斗酒拚一盪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七

山僧澹致饒白水告稍稍少頃得粗餅枯餛雜蒿芼
一飽不用餘可爲塵土傲

戲馬臺用前韻

在雲龍山前旁有范增塚稍東爲子瞻黃樓西爲
張隱君放鶴亭對面則子房山也

以我白衫行而有烏帽導

是日二官
擁我行

送我戲馬臺爲

我作詩料泉碧細而長石齒窪而變髮聳亞父墳干
百野鼠竅子房已千年對面尚微笑我以佛眼觀燈
光同一炬留侯蚤學道泡幻何足謂不見了事人潛

光幾會耀變滅總須臾成敗誰能較我心如猿猴到
處想跳踰水行輕江潭陸走嗜山嶠佳處思一遭力
殫心仍伎恨無張君鶴空懷李謫鶴聞知黃樓近江
路欲迴棹問之黃樓人茫然夢不覺却舉黃樓詩一
過字字妙欲和黃樓篇坡老咲應倒砵如山間人入
帝學大鵬熟眼得便嬰異味何能稍好詩如決稻食
肉不食芼當儲作參苓少爲詩癩傲

戲作

我來沿江行處處得佳妙山高既堪陟水深亦可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八

李聿有梅花倚月時一叫吾弟亦逸才草木恣品調
恥也復佐之時譴紅嘴笑笑我是不鳴口嘿心知要
又如無言禪萬用皆寂寂紛彼饋漿人爭席誰能料

余麻子詩

余麻子善形家者言又時時爲人演會其別余也
爲余作楓生卦醉中戲爲十二韻送之

我聞山河地乃是妙明物如何更有龍出縮在陂麓
白骨亦何知而爲人禍福罪福性本空毋廼爲蛇足
汝言銅山崩洪鐘忽自哭茲理信有之一氣相感屬

蔡謨談食蟹爾雅讀未熟余不識青烏敢傲子以腹
子目如把火于舌如轉軸袖有武侯禽更勝君平卜
今來辭戔行欲踏青州麴子著我周妻我餉子何肉
商州判官

周君吾楚材少年困王司老至始明經去作商州吏
商州秦東偏礪礪非善地從事官復卑手板難得志
連老伺我愁阿咸亦歎明我時病風汗一笑如作最
商自有商天日月無陷地亦有商地草木時生植
我聞商之民皆具耳目良人生得一官何必傷垂翅

李湘州文集

卷之五 詩

九

不信謂予癡除癡有何計但問商州判二者同與異
判官蚤讀書義利辨必備鵬怒如垂天九萬無顛覆
斥鴳決起時榆枋不能至大小各逍遙所飛齊有意
不以鵬之高而少鴳之致鵬鵬自不同豈以飛始二
苟能知其然卑棲亦自恣見米如見水食鹽不識味
遠公掀髯笑指我言似戲平生苦差池今日如窮蹙
乞作送行文貼在州衙第判官肝腸窄昨許讀一次
官平沽酒來巨鼻急爲吹一盞過一字側倒紗帽睡
商州頗幽僻竟日無公事州長知判賢放判常酣醉

機愚公

炎蒸今日苦嚴凍造化不得停寒暑逆相并
賀生西隣又哭殯一哭更一笑一生如朝菌
爲磨盤日月隨磨運二相自相凌顛倒誰能認

智者說名空愚人指爲境非境亦非空二俱有逆順
吾聞空生覺如海一漚震況于空之中山河與州郡
其間千百年帝王及庶姓聖人凡愚人菩薩生徒衆
牛馬牛蟻蟲大小齊覺動生滅有新新七喻總一夢
我生如蟻蟻辨才婉聰俊立德與功言先哲有成訓

李湘州文集

卷之二 詩

十

堯舜孔孟才道大難細論金張衛霍徒轉盼已灰燼
惟有文字緣少年愛吟咏名士自相輕祖述古爲勝
文必秦與漢詩以唐之盛字句頻琢磨氣象頗重鄭
我心謂不然今古豈相病但使意所取瓦礫皆有用
物恥雷同黃金等泥糞茲事豈顧人只合我爲政
奴書苟割擔是人豈能令事殊情與集思宵蟄潛振
魚鳥畏簡書造化遭折證億萬千百年是物可嘲哂
作文不起草起草費矜慎說事不問理問理徒聚訟
因之頗快心反爲人所損澹除吸井冰兔蠶難立奮

振腸扶息機，清墨供護柄。不如愚與蒙，自在無喜愠。
是以好學道，從事性與命。紛紛性相宗，疑團益難信。
相固不可求，宗更何堪問。寒時與好衣，饑時餐一頓。
此道我自會，不須人證印。云何了了知，如何騰騰運。
舉似貴上人，狗子無佛性。

問君

問君何能爾，敏捷如轉轂。神氣既紛奴，形骸更勞邀。
世界祇利邨，毛端圖反覆。于無得失中，強自分榮辱。
仁義本贅疣，富貴原粉粟。神仙亦有死，天果還異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十一

空令馳如馬，徒憐渴似鹿。縱令有百年，分段不相屬。
白酒澆黃壤，枯灰飛撲簌。墓表落誰手，山深魍魎讀。
秋雨宿草濫，石人頭暗禿。道旁樵牧歌，閨中兒女哭。
彥章空留皮，子胥酸剔目。努力及生前，毋爲恣所欲。

嘲謝如南

堤上騎馬郎，緇衣金匡匡。日暮揮馬鞭，登堂捉長嬰。
云是魏蜀三，戲索生張八。指點紅裙兒，細唱綠頭鴨。
遠階覓升斗，夜煮出蔬甲。把燈求識面，不許令吹殺。
叫喚甚無禮，手足紛寥戛。問之何爲然，一眼不如法。

如法謝蓋形一月也 夜深忽暗去料少文德指

偶成

蚤歲頗好道，妄語思剪裁。習氣來多生，淵滌愈激洩。
軟飽眠夜寒，黑甜却最熟。吾弟不作詩，落紙驚語傑。
我雖愧不敏，險語望古竊。不見臨濟云，佛法乾屎橛。
況于詩與文，更有何奇絕。在漢司馬遷，筆削誇千葉。
人間酒帳簿，入手聊點綴。唐有杜陵老，高韻如落屑。
夔州以後詩，不煩繩與紲。好事蘇子瞻，手不持寸鐵。
千首如潑水，落座不停掣。繫彼三子才，還哉千古隻。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十二

當其在世時，亦已遭落魄。胡爲復到我，辛苦作詩孽。
我聞是與非，過眼風雨瞥。譬如鹹與淡，入口旋已失。
問口口因味，叩味味歸舌。舌了不知鹹淡誰從設，
堅金藉百鍊，良璧亦三折。我心如壓草，壓去草已茁。
要當販文姝，至語總磨滅。

呂梁追顧升伯不及

我初出東昌，聞君往汴梁。及君還濟上，我已在南旺。
南旺水如箭，相期日相見。三夜過彭城，君又日中行。
河水濶淵淵，阻我三十里。臨睥欲斷腸，逆風吹衣裳。

試問南來者遇伊人否也白首而微醺一笑頰兩渦
爭聲答曰是近在江之涘急棹到呂洪君已去如龍
向負吳計部我雲詩扇過淮督通甚急計以舟
載我留一日償之率爾有贈

祝融駭火龍輪輒未肯輟吳耶如水壺對面舉而激
一見洽幽賞志氣恍開悅如披姑射人頓覺塵情撇
君才本良驥我行如跛然恨無白雪詞負此執扇潔
將爲鄭伯祖先舉范增玦築垆案酒兵火速追亡孽
自笑相如強非關李牧怯倒子軟脚尊輪我借船帖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潘母

結髮爲夫婦有如鴛與鴛入門洗粉黛佳耦同糟糠
矢志偕老終兩髦忽摧傷懷哉藐諸孤凝血薦衷腸
大義慕嬰杵展席齊姬姜矯矯孝廉君孤寡傳芬芳
赤手撼時宰危言擔天綱憶曾初發難許身忘若皇
政也有老母夷險尤隄防母言如李杜生子重昂藏
青竹洵可飲白頭非不祥嬰鱗懷苦辛搖尾羞弱翔
寧平衆歡歡天命重靡常縉紳猶談虎昨舌凜耿光
轉盼彼黃土母節永不忘

題李乾修雙瑞冊

我來觀海濤竟日坐風雨一點蛟龍波萬頃江湖祖
石塘折如檻泰山危若柱三日遊其間微吟作嘔棉
好事賢李侯聯翩致酒脯斟酌皆清冰振揚惟藻羽
縣侯有廳事去海不數武往者海若狂一歲凡幾怒
走死憐石工飄零泣沙戶抵今已四年狂瀾如安堵
誰謂龍果聲且解畏明府明府不下堂四達飽膏乳
麥異見兩岐芝霧叢一柱凡物滋有生勢必偕尺土
野猶麥之因梁豈芝所宇此事非偶然固合作詩譜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古

君子皆有言吾亦爲小補

讀史四首

曹參但飲酒齊國以寧一新法何其多癡殺王安石
天運有平陂人情看順逆母以寸之金而抵鐵之尺

又

孔明能用入微細皆暗賄傷哉街亭敗馬謖空葬幽
此子言過實何以爲所取恐亦有偶然深心不得吐
軍中貴使過釋之無乃愈揮淚斫其頭持法亦頗腐

又

世界無斷常英雄隨意造枯可使之榮秀亦能令槁
羨彼治世才捧天有奇抱翻江攪海人事亦非草草
腐儒無遠見濁水求自操覆楚與復楚其人皆有道

又

惠王不用軼公叔請爲戮先君乃後子願子行必速
智士料未然似指繫可拘優游歷秦廷三說如轉轂
芥子果投鍼放出彌天毒寸心既已酬七尺皆朽肉
悠悠千載人尤議法不殺

雪後復晴喜客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曉鏡續殘夢虛白粲高牖開軒理結轡越渌散瓊玖
驚飈從西來枯梢蒼松吼坐見雲日暗不識溝砌厚
饑鳥凍不食欲踏足先杻少頃日東出滿几成金縷
樓高漸融濕光煜白無垢花鬢忽自奮竹葉亦抖擻
披裘當戶坐暄氣漸可負枉策遠籬邊春意潛歸柳
剝啄誰及門殷勤荷再叩髡毛與長髯不速俱吾交
披衣顏色溫相顧謀尊占池魚水骨堅掃雪剪春韭
枴藥差可喚芝菌大如手主人喜留髡一飲遂十斗

七言古詩

王元亨憲長三世恩綸冊

斧節遠從漳海至江有長隄御有轡溫如春煦肅如
霜民則德之畏者吏羣岳爭推將相才九重儼重軒
翰使相署薇垣秩屢增卓行殊勲褒不次君家自有
舊三槐擢露承雲手親植栽栽簪冕振孫謀赫赫綵
綸光祖鼻麒麟不老鳳嚶嚶更羨高堂人是瑞白日
丹心宛不磨金魚玉蟒行相責

題范蠡歸湖圖

昔聞扁舟五湖事今見扁舟五湖圖飄然舉袂若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六

攬爐波萬頃來虛無牙檣錦觀輕蕩漾青山綠水相
榮紆霸圖何處海天濶此意但與浮雲俱依稀半幅
看如此千秋恍對鵬夷子逸翮冥鴻未可攀徒令坐
慨功名士細柳營邊月色孤麒麟閣上雲偏紫何當
雪耻甬東山可能行意陶朱市吁嗟兩者總堪疑歎
息人間萬事綺古來得意不相負只今誰是會稽時

夜雪吟

北風吹雪作鼓聲颼颼撮霰棲鴉驚鈎鈎素月窺窰
甍四分秋暈三分明星斗歷亂東西迎三五伴縱七

八橫銷錦夜漏催寒更吳姬廢織斜知禁隔窗呼伴
踏雪行手搏雪子如玉精裘雪供月與月盟明年生
兒須長與

偶遊

鳴榔軋軋春拍拍小溪流漸動深碧抹雨塗煙一樹
花賭墅呼盧幾般客金瓶細酌鴉兒黃玉手親典葉
家白身是浮萍偶一聚心知腐鼠安能嚇一月須過
一百回論交何必先相擇

送劉碣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七

我初見子稱材官口如懸河髭如棘坐久乃復出文
采細說解頤爭促膝擊劍能歌飲馬行臨池却得來
禽跡能事况又擅山水酒酣妙出墨與筆更于名理
亦有心揮塵頗得三之一燕然耳目聰明開雄快已
料今無敵上書校獵事並左賦歸日欲安蓬華春來
花鳥已如此獨往蕭條立可側出候臨岐不我許索
詩欲爲克行色自云世豈無王李塗墁只恐非並澤
倅如寫生便寫面惟子寫心與其骨吁嗟劉生莫浪
談此語要見從誰得蠻觸何知弄甲兵等筆豈合諧

乘瑟快心只信口與手懶與時人爭畫刻不知此事
是仍非明朝與腐今尙特固藏祇怕旁人嗤子不
之譽何惑臨公謝子亮不可作詩聊爾子應然

酬周仰謙水部

東風十日吹霖潦漲海靈沙灌蛟腦客愁頓覺酒無
功驚伏旋生如壓草清江美人情正熱招謹屢日空
瓶倒鴛眼欲死鶴眼泣要借餘波潤枯燥醉後紛然
號令出空拳自許凌郊島座中白髮誰最多相看我
已成秋草如何不飲過淮去但把饑脾裁腹藁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六

舟中病瘡苦熱特甚夜涼同李翁全吾謝聘
君舍弟偕鄉過飲吳嗣仙齋頭聽王山人太
古放歌最後看王元所奕

今年大熱如烈焚一日不熱喜出門戒酒經時養瘡
瘡瘡饑要自尋瓶盆吳公齋頭夜露清洗却火雲懸
月痕無言咲指謝淪口有指欲染鬚公寵雖無羅襪
與薌澤獨自滅燭能留髮長房燈火不解寢想見玉
腕親炮燄一中有客誰策文王即拔地歌瀾翻一飲
一曲盡人意李翁倒持鬚千根吾弟閉目丹府殿殿

若長鯨直吾昆耶也何曾解無事亦且掣倒天爲禪
奇士會合重有數又見奕客來文園醉酣拾子若飛

雨瘠枯已料債肥豚

左傳牛雖瘠慎于豚上其畏不死

我眼昏花眩

黑白瞋睡只欲同猿蹲酒政愈新法愈急倖若澆季

愁文煩放口難量腹所及食飽但以腹自捫吳耶入

手即便吞應憐井水多汲渾且抱長瓶問新婦莫輕

織室烏崑崙

吳尚無子用簡文事戲之

八月十八日候潮生看李將軍帳下打拳歌

黑風吹海海水立鹽官城頭聲霹靂市人觀者紛堵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七

墻云是八月潮生日將軍邀我醉小除素旗銀甲排

鐵壁長鎗大戰俱不用毒手老拳相對擊指如雨點

眼如星臂若連鈎股如褶一剪一撲皆有各一起一

坐意新出健鶻摩空鷲脫韝猛虎離山龍出贊喊聲

似與濤爭怒手勢欲把西江吸須臾潮回波浪平不

用三千強弩射將軍對此興益豪浮以大白連尊吃

我口如盆腹如彈平生飲酒惟飲濕將軍愛我字三

千我敬將軍弓兩石而今文武事如何但恐相逢盡

半質西川有會此有虜文不能安武何益將軍帳下

皆貌貅苟得用之一當十壯士從來貴愛養湯火何
曾殊衽席他時有事在東南勉矣將軍看馬革

咏庭柳

昂藏老幹青入雲細滑鮮絲絲過竹得水喜隣投轄

井近人長旁連書屋畫舞風騎嫩不禁夜眠露浣潔

初沐當杯對月我與君新快淋漓各相睦只此四人

童可娛五柳先生何必六

讀史一首

貪如殺猛如虎一夫叱咤不敢忤悲哉宋義空相距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高會醉飲如醉蟪蛄帳中有頭不得努趙傲秦強理固

然歲饑民貧言亦煦渡河九戰入轅門諸侯十壁行

皆頰羽也此舉粗爲武胡爲乎蘇子以去勸亞父

看花

朝廷養士如養虎強者噉弱虎噉殺我生自付一微

塵肉苦不足克朝哺乞得君王放置恩時晚未晚

日尚午六七年來自在身況有田家一畦土東桃西

李漸成林三十年間花有主蚤看花尚羞暮看花已

吐明朝把酒復看花落英片片已難數

父書

我今年紀三十四白髮垂垂不得意文章疎放未成家學道茫茫無把握雪深馬死難拜人足冷腸鳴強酣寐典衣沽酒遭婦罵單被空床愁妾睡愛河未涸眼未乾兒女紛紛夢相值抱頭按足喜聰明覺後徒教空歎喟病妻相問不敢說但道憂貧無活計烏鴉叫噪時敲門婢子傳呼臧獲至禿矜父手致父書取書坐讀詢家事開緘展誦前半幅老景安平無懊悵後道七月早魃來草菅如焚無半穗我家田少最怕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荒荒時玉粒何從備諸爺懦弱不奈饑阿兄作官復遠離人生有子喜成名又教長棄置慈母心多更有愁所愁寧止家顧頤兒身萬里音信稀病疾艱難少依倚出門但願良友多良友相摩增正智在家但願室家諧家室和諧少猜忌前日始聞某氏死氏家悲愴問樞至見之使我頭亦痛知爾幾時有子嗣事多語復憂思積老父心寬亦滯膩二弟遠出爹自書手顫眼花三百字讀之添我白髮長雨急沙飛都是淚

贈日者

有客有客來南昌目如曙星舌電光自言眼底落大荒開口吐出般琳瑯古傳日者何足數從來不掛英雄口須知造物示君奇故斫君胸羅大斗君今意氣薄雲霄我亦富貴如承蜩願君閉却談天口莫學人間五石匏我欲留君君且去君去從今多所遇贈君數語爲君歌君去還來看逐兔

五言律詩

苑牆春樹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上苑春光滿牆陰綠樹垂枝凝朝露潤葉帶暮煙欹積一逼仙禁濃芳蔭御池微風搖漢吹時有鳳皇儀

孫聞斯太史冊封益藩

東郊風雨歇相送秣陵行草色迷吳苑潮聲帶楚城占星知上使負弩有先迎却笑淮南客無勞羽翰生

張鴻臚養親

朝脫楚人冠暮出漢宮門與子行遠別落日酒一尊紅塵飛高蓋綠楊夾華旂懷哉河中獺顧景情彌敦

又

北闕輕懸珮南園正息機
虛聞餓欲死此去戰應肥
習靜同猿挂齋居看鳥飛
王孫行自保春草幾人歸

顧宏海還吳

上客皆朱屐蕭蕭爾獨歸
感時長劍溢戀舊綈袍微
棹發空江響人行芳草稀
離情及秋思心折拚荆扉
郭文龍之修武博士

潦倒高陽侶傷春橋上筵
愁從觀舌減寒爲縣書眠
宦拙少人事囊食惜俸錢
長楊知有賦薦達待明年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新栽牡丹初生葉

久晴思小霖久雨快新旭
嗟我亦復然況此延中玉
意香慙心閒膚嫩怯手觸
想見花開時夜筵列高燭

晚眺

腹色異朝色携壺獨上城
萬山含日氣獨樹起秋聲
帝散行人靜星流山鬼驚
時時見烽火愁絕又徵兵

劉月川學少園 時劉已死

百戰劉司馬歸休未有涯
隕星傷大樹留矢泣諸娃
劉每拔諸姬射獵 園果行人吃池魚過鳥父 土人謂 馬捕魚

爲父 江頭好車騎誰與酌流霞

送客

南朝仕宦地路遠入江雲
談笑誰知已衣冠自出羣
馬隨樹色去人與酒杯分
後夜京華月凄清落葉聞

葉山人還水雲居

幽壑有佳興君今騎馬還
但把尊中酒時看屋裏山
背市樓臺淨經秋隣里閒
一丘前歲別曲折緩躋攀

送張西麓之羅平

萬里秋爲別三湘鴈不飛
如何將進酒不遣月重輝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使君繫黃綬蠻吏拜朱衣
應見文翁化知嫌兵革非

曹寅是鄉思潦亂媿無能
佐客情聞復以賭墅

負飲喜得麗姬勝得黃金
千斤戲成二章問

之

起着鷓鴣裘裁書問壯遊
客心銷白日歸夢度青樓
霜老能封草溪寒欲住流
語君昨夜月粧管撥新愁

又

落木走黃埃孤城斗大哉
風塵聊作客天地故憐才
泥水三千陣流霞五百杯
知君有高興媿我未能來

夜月病懷

病肺成簡出開門時有常良以羣動息愛此秋夜長
泥露宜消渴弄花情清光獨自傾茶碗還憐身異鄉

春睡

入春耽枕簟起當亭午時柳色日中好無人風自吹
已于書作惡分與睡相宜簪綬殊閒事低頭婉白絲

習曹尊生

攬鏡已白髮對君且青眼紛紛沙石中金玉誰能揀
河清知幾時人壽實有限與子且偷閒清醪各數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夢中有芙蓉開未落蝴蝶夢初回之句醒而聞

雨賦以足之

漠漠江頭雨浣茲陌上埃直驅夜熱去相送蚤涼來
芙蓉開未落蝴蝶夢初回且把涓涓酒深憑細板催

陳夫人

陳大行為夫人
甥故有末句

舉案何年罷秋紈空自憐寸心酬白璧萬死念青紈
淚盡遺奩處春傷高柳前到今逢宅相尤頌女師篇

走筆約顧升伯

狂飈日作阻我良言走索異書反酬高論云

讀詩而有得負所悟之無前何日倒聽迷傾

風懷更思上方之約欲得西南之朋近有曹

君幾然少好字曰尊生庶幾我輩豈清談而

可少想良晤之何其潦倒興懷二章寄問

狂飈日夕作騎馬復躊躇謝病憐交態題紙覓異書

巧思人不見妙悟法何如可得聆高論頽然出酒壚

二

乘興相邀得何方可暫登咲談見滋味顧盼遙升騰

蘇酒到應好梅花開未曾使人頻簡點更得借良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秋思

已恨秋芳歇誰言春草時書來寒食後約過菊花期

孤枕憐長夜清燈惱夢思野雲愁片片無奈只題詩

閨思

江漢不可涉相思奈此情如何深閨夢直到遼陽城

乍見急爲歡低頭羞月明醒時月尚在歎息萬里程

友人生于

相見尚不知相別弄鳳毛大兒似馬遷小婦添枚舉

爲子喜不寐憐予強自勞無端咲王粲書籍欲深韜

衡陽舟中三首

江流何所有花發映芙蓉草色時迷樹春雲欲曳裾
停舟出古堞乞火煮新魚坐起看寥廓遽然失太虛

又

獨鳥踏春煙江流夜夜喧水從山澗綠花發異鄉妍
不寐月在水披衣星滿天朗吟須一醉相與挾飛仙

又

薄暮江煙迥相看暫駐顏浪鷗無定渚水郭遠深山
過客東西老孤舟天地閒江流元一線吾道已多艱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七

宿江上

日落雨初收雲深樹若屯
拏舟踏白石呼酒出孤村
夜永惟蟲語山深蚤閉門
冷然發清嘯星斗不堪捫

又

燒燭裁詩草移船泊水灣
仰觀天路濶臥羨水鷗閑
浮梗傷予醜乘桴憶孔艱
江聲來枕裏風過響潺湲

山中九日

謝事逢人少拋書得病多
山花相怪客修竹自爲羅
雲去天長淨林空鳥欲歌
床頭無斗酒好菊又虛過

與諸子飲得松字

雨暮朱簾窺星空紫氣封座中飛郢雪聚首識荀龍
富貴尙癡翼荷篠隱者蹤拋盃坐寥廓長劍倚青松

送王子陵還廬時臘月廿日

酌別湘江水相思共泣然
馬衝銅渚雨帆落洞庭天
去地便千里到家又一年
傷心驚歲暮離夢杳難圓

哭可大三首

客罷驂初解樓成夢已長
乾坤成永別事業付冥茫
天上仙期迫人間酒債忘
延陵誰挂劍揮血入斜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八

又

木葉下高村江流日夜奔
獨携青鬕去誰念白頭存
可大死甫二日妻亦
隨化獨老母在耳
大道歸寥廓遺書寄子孫
王侯誰獨在揮淚不須論

又

長劍指天闊高坐哭斷霓
乾坤誰後死丘壠幾王孫
新鬼依秋火山猿嘯墓門
莫言身後事安惜鏡中勲

江上對酒二首

好風天外至山色酒中來
江闊孤舟懶尊開詩興催

驚鴻橫日影野鳥度山杯莫負江頭景高歌賦幾迴

又

悄恍登臨越蒼茫六合衝雲山天外合煙景雨中舒
坐覓卽箇酒人穿丙穴魚今年多自在咲傲看何如
時有人猶
我獨酒

寒食

寒食今朝是桃紅着雨肥能歌爲作對解語燕環飛
學士蘭亭筆宮人舞殿衣春風花萬里香送馬頭

送人之遠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九

汝尚頭顱在傾尊一飲行到關愁見海出塞慎操兵
接戰須輕疾爲謀貴老成與尸與墓輩得失未同評

送人

問子將何適策馬東還家今日辭故人少留爲菊花
曳尾知龜是當懷悔憤差防身一短劍無意問張華

姬至

風塵一萬里嗟爾獨能來乍見腸尤結羞看首重回
漸親如剝玉小意屬卿妝一自經春瘦雙心着死灰

登士

秋風寒樹柚夜雨沒蓬蒿窮巷無車馬何由見爾曹

術向壺中隱方從肘後驕淮南有仙客未易乞圭刀

雙寺贈本上人

一鉢開函丈諸天結道場威儀看有異功德想無量
齋供調松糰茶瓢點石漿不須求中聖已得飽諸香
寺中
禁酒

又

施罷收經卷調錫禮上賓料羔添石蜜脆甲剝香芹
久立人愈遠開言意不陳內家爭奉佛喜見此僧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招飲

竹裏過巾席郵籤給饌珍金支光綽約銀甲響幽勻
池月團如面盆花絳勝脣便須傾百盞莫謂興無神

七言律詩

內苑杏花 館課

春風吹遍上林花文杏參差鬬麗華彩帳半含朝露
濕緋衣輕颺午風斜翻階色奪千行錦遠禁城臨十
丈霞最是托根欣得地莫教紅粉妬窗紗

玉板橋

野夫興到不復刊手捫怪石山之端一峯二峯蘭若
迥千朵萬朵芙蓉寒青獅倒噴碧玉柱水龍捧出金
精盤便欲捶碎太守石化作白鶴凌雲搏

馬瑞符按粵

使者乘驄指大荒璽書臘月下明光春回庾嶺梅如
雪秋落珠崖劍有霜到日繡衣誇父老歸時白簡走
豺狼山霧久矣無移勒丹壑應須也激揚

又

幾年列栢傍文昌南海新看繡斧翔自帶鐵冠衝瘴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癘直搥石鼓掃攬槍風飄八桂金鵝爇霜熟三山玉
麝香更羨鹿門夫婦老駐顏獻歲有瓊漿

送張西麓之羅平

春明遊子去潛潛一向黔州憶楚關對酒眼前君與
我當歌別後水和山雙與月落聽雞渡五馬春行信
吏攀殊俗未須嗟失意佩刀應自誓諸蠻

秋夜讀書二首

秋風落葉暗鳴蟬萬戶藤蘿挂石鮮月色纔臨疎柳
動花陰倚傍酒旗妍高臺夜敞雙龍氣古井寒收萬

驪煙揚髮不堪蕭瑟盡揚雄初草白門元

又

滿天秋色冷蓬蒿漏永銀河炯白高夢入涼風吹短
芋歌回明月映霜刀何人臺上稱龍馬此日山中老
鳳毛蘭蕙總銷湘水在時搖桂露點離騷

再簡子陵

十月清霜未授綿三冬生計總茫然苦遭世路輕相
長怕見詩名到處傳醉裏逢人還自咲貧來得句總
堪捐中原兄弟誰當健料理全裝伴釣眠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又

野人高臥湘江頭跣足披髮何所求無榻難懸徐孺
子有眼願識韓荆州天空高下隨鵬鷃海濶浮沈任
鷺鷥莫話古來彈鋏事三花少室好相謀

夜同子陵暨麻城周德軒飲毛生樓上偕隣姬

宿其家明日有述

昨夜相逢倒屣缸山山黯色迥臨窻醉翻琥珀千秋
壯咲引龍鬚一夜雙到處煙波迷客舫歸來風雨鎖
滄江德星再會應難數如殺彤雲未肯降

送子陵還朝

誰憐宇宙詩名在，獨奈人間離恨多。
舊竹再班今日淚，寒梅已放異鄉柯。
悲傷楚客思無限，蕭瑟湘童吊若何。
冬盡江南春水發，思君遙聽洞庭歌。

登樓夜懷

月明今夜獨登臺，霜落星殘萬戶哀。
山氣浮沈遶樹出，江煙濃淡夾城來。
臨風竄下千條淚，抱月空開兩地杯。
傳語行雲須看管，孤舟此夕又江隈。

獨坐江樓中候友人不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月江樓坐暑深，輕寒雅覺釀山陰。
蒼鷹摩日晴初染，白浪兼天勢欲侵。
夜劍祇高湖海氣，中洲誰採蕙蘭心。
扁舟咫尺能來否，停看飛蓬問駒音。

東邵山人文英

側身天地有孤岑，病裏誰操白雪音。
明月祇高千將氣，黃金那結粉袍心。
時名未必如湖海，吾道相看已古今。
愧我筆花搖落久，逢君羞作二龍吟。

懶殘洞

落日千峯黯欲銷，石門深處隱岩髯。
經殘龍杳僧何落。

在夜淨雲深山自朝，洞口不關風月白。
水溪長遠雨花飄，武陵未必能過此。
謝却秦桃十里燒。

張公子

長鎗大戟恁麼爲，世事悠悠酒一甌。
雞爲憚犧先斷尾，馬能見性自憐蹄。
三年去國愁風雪，兩耳聞歌泣鼓鼙。
虎撥不須彈出塞，贈君端的有新題。

與友人談詩

杯酒談天見大風，怯雷那信是英雄。
忘情我已非金注，得意君應畏火攻。
白髮欺人公道盡，青山作客世途窮。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六經信是千張紙，聖聖虛勞文字工。

顧升伯

虎頭雄快似披風，四載交遊生死中。
語不學人原自異，見能持己果相同。
讀書有意非鑽紙，學道留心怕落空。
此去徧參休草草，莫教佛子識紗籠。

又

瞥去何關念桂叢，壯遊應爲借雄風。
寫書貰酒將憐我，作隊尋花已欠公。
險語預愁別後怕，會心方信眼前窮。
扁舟我亦思張翰，可就吳江賦落風。

示弟

一舸東去 五湖與君同氣不爲孤清如鸛鶴雙臨
水貧似僧徒合帶鬚到處雲山堪發興愁來急難可
相呼人情久作荷心苦嘗盡還甜識也無

登金山

畫閣朱樓到上頭袈裟鍾鉦也風流浮丘一點憑誰
繫孤嶠千秋只自遺典正宜僧與否閑身已少悔
和尤丘教收拾笑囊在放著江山得自由

見顏升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別去長勞念羽翰重來不爲戀微官言纔數句心先
熱酒過三杯興已寬聲望莫教同輩忌文章少與後
生看欲知世界風波惡細取從前史記觀

送張台明司李就徵

花飛草瘴氣如熏細雨釀泥視紫雲鵬大豈容中鷺
料鶴清端不與雞羣補天莫道無鉗石修月應知有
斧斤投老山林無一事靜看英妙濟時勳

送友人入都城

飛雲冉冉逐征旌紫綬紅牙唱渭城大翼乍驚蓬海

運錦毛常想越都行君思救國看纓髮我已忘人任
裸程出處自知如飲水伸由何必問沮耕

代送包父母

政術詞章誰比肩文之以道更超然養心端的虛無
欲作吏何曾事礙禪因病料方彈指起與時立治盡
人便功能收拾都無有一鶴隨柔到日邊

登舟

晨起披衣僕子催相逢此日泛舟回山間雨久知花
老江上風多薦客哀四望海雲窮水起萬山煙樹打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頭來漁干釣罷歌聲發一箸黃魚酒一杯

哭史孝廉原尚孝廉死于方術

伏枕驚傳死未直篝燈起坐轉傷神但歌黃鶴堪同
調何物青山解妒人日暮雲霞穿大澤夜深風雨泣
延津君看採藥人誰在鴻寶書成不忍論

同門陳蓋卿進士走書下問却寄

回首風塵事若何敢憑華髮自蹉跎門無舊客堪張
雀室有新書不換鵝台借使星高帝座地留龍劍作
天戈懸知握手燕雲在莫向尊前憶淚多

送郝仲與給諫被察還山

一生直道強肩仔遇事能言不問時人曰且休若愈
力上雖相諒下終疑鴻雪印空觀迹鹿脫山厨始
解頤撒手飄然從此遠北山文字不須移

尹中所

淘美人生各有涯一盂何用望汙邪只言市上明無
虎不信杯中暗有蛇兩字蕭條門可網七年荏冉鬢
生華而今出處須長計莫向人前更佩服井欲從武職

又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年來拚醉是生涯老去何須看莫邪萬事祇應甘失
馬今無智者枉憐蛇安心有道原非藥病目無端更
見羣賦就白頭君試讀此身那遣寄如猿

夜雪

街鼓番番似擊泥手冰無力打柴枝憑殘雪色惟宜
酒斷送髭髯獨有詩服藥但求脾健飲買姬不問子
生遲化機未許迂儒料料得還應是強爲

夜坐不寐呈莊冲虛

志腸易斷况天涯舊事逗人半在家寒對梅花空憶

渴渴無桃葉與煎茶貧如舊樣情多減病到重添臂
又麻只爲哭妻兼哭子夜長無睡眼巴巴

出山哭別亡孀人極

嗟君別我已三月哭向深櫳竟不逢恩愛已同朝露
盡歡情蚤逐暮煙空金蠶欲閉秋陰冷書扇無顏宿
雨濛駕馬轉車從此去霧能不舍尚相馮

再贈郝仲與

行時誰使止誰尼出處人生信莫齊蟲食偶然成上
下鴻飛不自計東西殺人可問曾參母避世聊隨法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三

喜妻我亦楚猴苦冠服鹿門漢上好同携

又送升伯

年來笑語每披肝不信交遊有此歡細故未應留我
在壯心聊許背人看欲從物外觀清濁且向籠中試
拳寬君去江山定乘興可能佳處遲盤桓

送劉鍊師還襄陽

是非一任亂如麻好向深雲學道家選得阿郎人有
福嫁他親女貌如花閒將一粒藏賢刻不用千門轉
歲華去日驪歌應緩踏門前可有白牛車

送琴客別滄江

矯首風塵幾十年，聊將世業傍朱絃。
松間鳴玉能飛瀑，指上奔雷別有天。
老汝星星三寸髮，憐予咄咄五千元。
莫因偃蹇悲生事，白雪江湖次第傳。

送傅于築先生歸豫章前有詩及我次其韻

江城寒夜夢蕭條，忽訝陽春破寂寥。
千載詞壇誰領袖，十年滄海幾漁樵。
休論蘇季裘空敝，不爲袁安病轉驕。
南望豐城遙紫氣，三秋風雨鎖名堯。

寄懷惟得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五

水落煙寒欲暮秋，畫船簫鼓擁中流。
塞來瓠子全無患，畧定扶餘自有謀。
霜冷凍殘陶令菊，月明清滿庾公樓。
長淮不斷衡陽鴈，莫向高牙問菟裘。

讀曹能始詩而懷之

感君別我向南遷，爲贈長歌字字鮮。
吟似寒蟲秋轉急，哀如皂驥困誰憐。
愁來是病詩相治，睡出無因笑受便。
與汝面談何日得，阿蒙應已勝當年。

輓姚體恪姚閩人客死於湘

一身迢遞死風煙，萬里相看劇可憐。
半却煙花三月

夢大王詞賦百年篇，難教白髮迴千日。
漫自孤寬度九川，山鬼蕭蕭那問得。
虛勞楚些背人傳。

戲內

半生逐逐長安道，豈信長安事日奇。
傳說斗牛今白裕，又聞獬豸盡黃鸝。
金門割肉思方朔，上蔡牽兒咲李斯。
我欲放歌追五噫，布衣無奈孟光悲。

封郭太夫人

翟敘當年舉案齊，高祺獨自欠麟趾。
抱衾夙夜看昏鼎，伏鵲殷勤念會鵲。
夫人字比階下子孫皆玉樹，戶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

中婦似盡金鏡臨，觴好進宜春酌。
一咲猶應破細觴。

五言排律

海不揚波 館課

聖人方在宥，天地自清寧。
珍物紛呈瑞，川祗亦效靈。
威神恬海若，風日靜滄溟。
貢舶來重譯，降幡款不庭。
鯨鯢潛息浪，估客快揚舲。
幾見蓬萊淡瀛壺，數點青

哀益吾太史并節婦詩七十韻 有序

往太史有骨蕤之厄，而節婦斷脰從之時，不穀弟有事濟國，弗獲執哀，緇而歌，雖露已，天子采有司

言嘉節婦烈表闕旌墓一時同事贊詠什盈
篇累楮不穀弟弗與也車環秦驛息肩假寐太史
素車縞衣唏噓哽咽似不能無恨于藍田平原已
去把臂若有所屬睥睨有江如練空中車馬數輩
羽衣姬數人中若有類節婦者共駕而迎三义手
而失鳴呼異哉晨雞咿喔僕夫戒途逡巡失聲有
乖紀述頃當入朝遇其弟季投冊索詩追作數十
韻昔伯喈題有道之碑更生次列媛之傳懸予謫
劣弗逮斯人負幽多矣白日可磨青山不改庶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

來者寧食斯言情見乎詞非論工拙耳

斯人久寂寞令我徒悽然逝水無廻注高山有鬱芊
蒼茫成死訣磊落想生賢脫穎高下論文辱後先
恩榮同禁近出入仍踰躓銅馬開新仗驂駟展舊蹕
倚風慙鵲失挾美鵬鸞鳳沼清輝映雞林秀句傳
時名真耿耿公望已翩翩所嗟鑿二豎毋復客三鱣
黨傷摧玉中閨泣斷絃遠棺三轉慟嚔血寸心捐
鏡匣藏香履粧臺折寶鈿從容存嗣祀慷慨擲芳年
夢斷巫山雨魂傷楚國天素幙迴風急朱旂落日懸

九重哀節烈戾士歎貞堅復魄椒原竝封樵墓地備
恩光豐邑里歌詠滿詩篇婉我時還楚辭君遠去燕
軒駢徒悵望車馬各遷延去去憂飛鵬行行見跼蹐
淒涼鄭莊釋便咽蓋山泉入夜秋如水臨邊月似弦
頓愁風雨暗頗覺李妖纏地濕因腸結心煩藉醉眠
蒼皇予夢寐恍恍子周旋聖服朱緋煥新簪白帽鮮
爲言還造化自得解拘攣生死今何恨風雲快自便
論交慙爾汝感舊憶流連返棹同安道登樓歎仲宣
無駒能汗血有淚附啼鵲自倚心如漆相期筆是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

定知深意苦應受衆情憐展轉懷徐劍分飛悵祖鞭
偶親腸欲斷如在眼驚穿出處人非矣幽明道有焉
豈因貪寶帶爲是戀蒲韞空裏仙車墮雲中天女翻
衣冠皆白羽天地一青煙窈窕疑車嬾依稀貌洛仙
悠悠迷不解漠漠理尤元率率邊笳動嘈呼街鼓填
懸知一夜盡翻覺百憂煎子晉乘鸞上秦娘駕鳳還
遣弓秋黯黯拭几露纖纖化蝶同莊叟傷麟歎魯駘
出門惟一哭當食強三咽敗葉秋先脫寒花霜後妍
曳裾從漢苑投轄惜虞淵萬事時憑酒多愁或扣舷

逢輝拋履數鄉黨罷負緣觀化同羣子迹空學四禪
幾鑽巴巽火莫清子孺綿冷落山陽笛蕭條京兆阡
入朝驚小阮出使返張鸞倒屣時探策書懷幸枉箋
把詩真字字追往獨漣漣題姓羣公在銘詞諸子鐫
但傷蘭獨刈誰謂瓦能全有意中郎表時懷劉向編
不才寧刻鵠後死媿憐蛇春靜尚書履寒銷大史璫
藥囊依歲月灰劫問山川白馬華陰道青邱大海邊
墓花煩勝額宿草細如錢不見遼東鶴歸來華表顛
五言絕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三

鄭尚書惠養園

一自釋塵網年來但灌園春風萬川陽爲樂荷君恩

鄭尚書白賁堂

車馬日夕喧何人在空谷獨往契素心端居結茅屋

藤架

老蔓翻陰濃黛色亦堪撫枯根纏古松掛作虬龍舞

松屏

小徑蒼翠平孫枝自擎結誰識歲寒心老幹飽霜雪

月池

清淺白石池池光淨如練弄波滌素襟明月波心現
芙蓉亭

亭下秋水碧亭上秋月光亭中把尊酒四面芙蓉香

綠華亭

秋槐月繁陰孤亭更蕭爽獨坐無人知露葉滴清響

來風亭

秋色已蕭灑况復入竹林時有清風來冷然鳴素琴

鶴榭

寒山落日靜空翠時明滅獨鶴自褰袂羽衣帶殘雪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四

永日堂

習習谷風長靡靡細草輒清靜自成趣長日不知晚

七言絕句

臨清途中書所見

春華的的映垂楊小浣胭脂出粉塘惱殺官人看不
得祇將文字寄新粧

又

小院梨花泥露香竹簾斜處認微茫春風巧送歸梁

燕恰見新鵲二寸剛

兩花臺二絕

打算從前事幾端作牛穿鼻甚無干今朝偷得陪花
笑面上鬚眉也不酸

禮僧

無名無字更無端獅子藏身儘野干借問大師作麼
會阿姨吃醋阿耶酸

與陸無咎語

我學無生心已休忽逢奇士語深仇因君再擊漸離
筑不覺高天白日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十五

舟中竟日兀坐興味蕭然因取所携做書得舊
塞下十絕句各爲一和之初講法師東塗西
抹間出可人不堪見阿育也

漢軍十萬盡防胡大將床頭出虎符畫角一聲齊上
馬腰橫寶劍紫花驪

身騎番馬杏花黃少小行邊事伏羌多少材官明劍
戟焉支山下月如霜

雙臂瑠弓兩石開身環鐵甲射生回胡笳吹罷黃雲
合醉臥沙場一杯

營門斜遠水涓涓列戟雲屯萬竈煙傳語單于莫秋
祭漢家今欲勒燕然

數聲羌笛卷胡笳宵起披衣月在沙大將功成歌出
塞殺人如草不聞譁

九月寒霜好按衣關山迢遞屬難飛紅顏不必悲孤
冷若个征人馬上歸

十年征戍出遼西腸斷瓜期黯自悵寄語流黃機上
女胡姬今已髮初齊

白草黃榆雪滿山幾年長恨玉門關夜半甘泉望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十六

火角弓玉靶手中彎
少小生來馬上飛身隨都護把征旗萬里黃雲霜是
雪九月燕山鐵作衣

香閨空有夢相牽水瘴沙黃路幾千破得樓蘭聽凱
奏夜來猶枕大刀眠

鶴林寺竹院

得歸猶自恨春遲秋盡如今夏怨誰
眼只對蕭蕭竹葉垂

夜半疾雨如注起與蒼頭擁被雜坐一舟如壑

天明使人四拾枯蘆呼酒作曼歌澆之

四月風濤天上來一年好雨在青梅野人自啟孤蓬
看半是江聲半是雷

又

夜深雨過水潚潚一片鄉心不自刪好與殷勤謝雙
淚莫隨花葉上衣斑

登祝融下小憩周子誠齋中贈康郎間用甘郎

聞道

信宿藍舁下洞天山房聊借片雲眠醉來呼出花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十七

月好共蘭膏照少季

飛來船

竹聞臺畔有慈航杖屨穿山到上方便道此間堪擊
楫不知何處覓空王

南臺寺

萬壑長吞天子氣千崖競吐大王風自是古來山獨
壯好教吾黨句長雄

約李髯全吾

隨君行脚到西吳看盡杭州始過蘇好借歌喉千轉

滑瀉梁三月瀝西湖

撥悶二首

閑時集藥與求方臨病需醫更着忙但得病中知是
病不須方外又尋方

又

有生自歎身爲累觀化明知愛是因却向愛中貪所
愛何能身上覓非身

徐惟得使君冲漠館

日晏春林生事稀芒鞋竹杖菱荷衣閉門料得無車

李湘洲文集

卷之五 詩

四十八

馬魚自深潛鳥自飛

久青閣

書閣堂開面面齊青山如帶夕陽低停杯坐愛春林
晚花氣渾如酒氣迷

四顧亭

突屹孤亭傍翠微石欄斜日傲晴暉洞庭月落湘山
遠何處吹簫彩鳳飛

石池

一道清流漾桂叢木蘭無繫信東風錦鱗也解豫梁

意故黃吹波戲落紅

水竹居

輕風細雨濕蒼苔
低映沉潭送晚涼
夜半漁歌秋瑟瑟
孤舟莫認是瀟湘

九元閣

使君有閣高十丈
使君讀書閣之上
蘭葉芸花香滿
床白雲自在無羈鞅

李用州文集 卷之五 詩 四

李富保湘洲先生集卷之六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第 馭芳

編梓

男 宗炬

姪

之珍

全閱

後學

過蒙檢

全較

謝 璠

制詞附錄序一首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詞林文字之貴無如 制詞 詞 廷試策乃作

者輒嘔吐謂勦語耳予與湘洲論 直謀報起

之予文稍潔硬棘喜於用寡然調急絃危不能

自紆湘洲天才縱發驟達入函而豁然回鑒已

在室裏非人所及也一日予讀其為李副使文

黏口虎之于人非不獐然猛矣然殺人者少而

殺于人者多豈爪牙之有不利而勇怯之反不

若哉智不同而用之異也因推紙而起問湘洲

曰此當文字煞處更設此會望前既達擊後宜

促陌路拈黏如何着語湘洲曰子試爲之予統
欄數轉不能得再取稿讀之曰以敵爲虎以我
爲人亦何不可之有不覺鼓掌大快又讀其爲
李少傅文結曰自昔夷夏之強弱皆以人才爲
盛衰今彼不生才之時豈我有久安之理但天
意難必人事勿防况爾久歷邊陲卽當召還禁
閣爾爲曹鼎若有英物如元昊豈不先見爾爲
呂蒙若可代卿如陸遜亦合密聞噫嘻此豈文
人之言哉一日傳執政搔首大咤爲奇材予陰

與湘洲言予禍行及子矣時予正以文字得忌
其後予與同館見元揆乞量移湘洲一官免九
年考卒不可湘洲以三考滿始遷司業其後又
與予同以五品滿考竟得禍異哉予兩人凡歷
俸十五年資十八年僅以從五品官去 國近
代未有也兩人方舟南行會湘洲病暑卧維揚
客舍予候其起方與別錄前稿并他篇將置几
間以代面各牽衣歎曰於戲咎人有言領瞻王
堂如在天上吾兩人今日之謂矣尚何云但捉

筆題數語於卷上畧說兩人文字緣之一舉洪
渡江時已西七月朔也

顧天峻識

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

一貫

制曰自昔願治之主皆惟任相之難察其才能過人始可付機務之重信其道德全美乃能聯喜起之交求之當時孰如元輔咨爾具官某精識造微訢謨經達學非以爲富貴濫乎若列仙之煙天將以覺生民毅然得聖人之任周旋禁閑越執樞機以定國匡時爲先以適人間政爲小內則盈缶而納牖外則廣益而集思殫極厥心果臻成効震器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

而百神有主師律定而四國是呈近無危疑遠皆順治以此審定策于漢而四皓尚覺其非經以此較薄伐于周而獵狁猶嫌其不武蓋羽翼弗用莫知調護之微而執獲靡遺始識籌策之偉然則論其能事豈不加于古人方且辭功而不居避寵如弗獲善則歸朕勞不捨人想其冲襟尤爲特美高卿之讓屢申命而重違率國之爨從睦明以進律覃正專槐之面用增上鈇之奉再煥鴻章丕延燕翼用授爾階光祿大夫勲左柱國錫之誥命於

戲以朕眇躬行宥已踰一世藉卿碩德厚力亦

閱十年豈君臣尚有未同之心而天下猶有不要之事獨信獨任朕既端拱而不疑是翼是馮卿

益勤施而毋怠

制曰夫王者興道化以範萬物而教必始于闢雍則宰相佐天子以理陰陽而道豈外于闕則惟其刑于不小故其恩禮宜隆爾具官某妻累贈一品夫人張氏篤生冠族休有令儀來領元僚克持中則爲鳩有仁慈之德樛木無妬忌之心用襄輔世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

猷坐享宜人之福願偶垂于百歲勸何止于一家茲仍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夾日而飛良輔之勲名未艾與地俱靜夫人之慈澤長存

制曰自今在昔碩輔名臣感問氣而生則闕乎天下之運本世德而出則繫乎一家之祥於其所發之奇固知從來之遠爾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曾祖父篤論君子素履幽人仁義本于中心達于面日功行隱于星瀚發于子孫日積月滋竹黃松茂用能開相厥裔爲時宗臣百辟是師一人攸賴肇

其自報德宜崇茲特加贈爾云於戲雲高蟄
家光昭黃閣之猷日麗螭頭愈啟丹心之烈

制曰傳言田氏之興懿氏爲卜蓋以屢世預定于一
婦以一婦能昌其一家然則孕靈稟異豈必在于
丈夫而集慶儲祿間亦得之女子爾累贈一品夫
人陳氏乃具官某之曾祖母靜而守禮有江漢之
風儉以能勤爲室家之寶乃克綿其馨德以有祚
于後人于今日而莫與京想當時而若爲卜耀之
自出禮曷可忘茲仍贈爾爲一品夫人峻秩鴻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六

庶有光于廟和徽音淑範宜永播之詩書

制曰名固因之乎善善則無取于名夫善之無取于
名者何也可名則不潛夫善之有貴于潛者何也
不潛則不極故潛者善之極也潛而必顯者善極
之徵也爾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一曲俱
化大道其矣所偕者隣里宗姻使之心折意消而
莫測所修者孝弟忠信日以躋神詣遠而愈出或
崖端之可尋終淵源之何在蓋純乎潛矣則顯孰
加焉雖曰再世而始彰實于當時而可必茲特加

贈爾云於戲丕覃鴻休見巨勳之木木半標至
善恢世俗之間聞

制曰古之隱士動與婦偕想其潛修亦資中助然則
褒旌之異數永宜內外之同沾况啟嗣孫爲予元
宰爾累贈一品夫人朱氏乃具官某之祖母山河
令範營荆勤思撝裘褐以何營樂泉阜而同老雞
鳴爲善口入不休辟之于苗其翁朝而恤矣懼其
不長其嫗暮而慨之漸有率滋以至昌熾予輔支
修一德若勉葉之于酒醴自爾潛發重闢則水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

之有本源茲仍贈爾爲一品夫人薦馨家廟並隆
蒸界之儀服龍泉臺尚篤雲仍之慶

制曰張良之有黃石范蠡之有計然曹參之有蒼公
孔明之有龐參皆本避世之微密用成名世之節
奇然相求以定弟師未有天然而爲父子爾累
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行依賢聖性有神明
天道消息益損之真妙人情翕張予奪之用油油
常適海隅野鹿之與羣默默相傳瑞鳳祥麟之自
出顧其身竟一生而無迹視其子相天下而自餘

高蹈難摹流風正遠茲特加贈爾云云於戮異寵殊旌一世仰帝臣之父發徵闕密百代作豪傑之師

制曰朕觀君子之興皆有慈哲之母豈以名世之出不待邦媛而生顧瞻黼黻之猷益想機絲之烈爾累贈一品夫人洪氏乃具官某之母名家之子大賢之婦若有孝敬之美行依寬儉之中宜共室家施及宗族子姓惕若環珮冷然篤生老成之人出濟艱難之任宜極追榮之典以責幽明宜有褒大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八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八

之訓以表家國茲仍贈爾爲一品夫人爾子衮衣繡裳進位于日昇閣六珈退陳于廟用致朕命以告有神爾克服之欽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馮琦

制曰尚書出納王命象應于七星宗伯時亮天工典存乎三禮首正南宮之秩兼領西掖之班位降則自古以然才備而于今始稱爾具官某世載明德天與英姿弱冠登朝已通天下之務然藁載棠遂爲儒者之宗侍旂屨者十年持弓旌者三往大雅如歐子而太學淫蛙之習頓更至敬如程頤雖宮中盟蟻之事亦問俾笄人倫之鑒耻爲昏尾之書補牘必於再陳拔人多以一字以是貴名之愈白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

咨于衆議之會同晉作秩宗往諧邦典適青宮之甫建肆朱邸以齊開六禮再行三加茲舉諸司恪遵故事宜習熟而易知朕命決于臨時反舍宜之不及惟爾博綜舊制斟酌時宜灼然不疑後立辨蓋萬事不理問伯與以可知而夙夜維寅緊伯夷之是賴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山澤之氣上溢天得之以爲雨爲雲台輔之精下生君得之而爲王爲帝尚勵汝舟楫之具以待子康濟之需予爲堯舜之君汝乃甘盤之舊豈不休

哉

制曰雖先廢而後興者天之道也因今盛以念昔者
人之情也王者法天之道以興其德善體人之情
以恤其災發故恩禮常隆而追崇更遠爾原任行
人司行人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祖父氣鍾海岱
秀挺琳瑯製速而思工年少而學富方垂若若之
綬遽賦皇皇者華慨美命之不延罔王事之靡盬
幸留一綫嘿敬三槐廿年而子已膺越世而孫益
偉由前以論如華落條折而豈不可悲自今以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十

如月滿珠輝而豈不可喜特加贈爾云班齊壯
斗侈地下之恩波詔出南宮表人間之盛事

制曰朕嘉南省之勲名益慕東山之明哲肅車風邁
望傳說以爲星曳展聲高美蘇瓊之有子爾原任
河南布政司右叅議某乃具官某之父追鋒快足
蔭融異材方孤已若成人早貴遂矧遠畧名聞壯
縣績著戎宵突飛番矢于雲中廼借漢纓于塞上
張鉞戲射應弦以響敵人磨盾成文折箠而定市
額威聲覃布讒說俄行暫改刺于方州旋陟藩于

京何歷秦晉梁易而遊刃有

災夏軍民而推

心各得試之未盡倦欲求藏留

業以勉帛成揮

賜余而怡疏傳南陔衰志重遠孝子之思北闕馳

恩嘉越心臣之健惜大耄之不至緬清風以如存

特贈爾云彈臂輪死已達去來之理丹文紫品

用昭臣 王之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十一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

制曰朕茂建元嗣以貞萬邦必簡端方之人俾居敬
沃之職惟裘有領惟室有梁其人彌艱其責益重
爾其官某天姿朗潔國器兼深博總羣言之紛辯
無慙于俗札學耻俗儒之陋高欲醜夫孟韓視章
代言橫經進講使天下頌詔書之明見而朝廷賴
益友以多聞暫卽南雍誠非朕志旋還東觀豈
待人言益儲閣震出之辰正君子泰來之日專用
元亮取經術行義而謝浮華首進居州欲長幼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

尊之皆善士竹須調護寧後褒嘉用特授爾階通
議大夫錫之諸命於戲玄圃崇班負漢室罔綯之
望彤屏兼秩在瀛洲房杜之間儒臣之遭遺方舊
名世之經綸未艾尚帶霖雨之膏應予大旱之求
制曰自昔榮保之士皆以遺逢爲難或積而未施或
施而未竟卷而式穀其于用以發聞于廷信爲盛
衰之功然亦翕張之道爾原任直隸趙州知州某
乃具官某之父博學揚雄之敵淹謀魯仲之流可
司教于杞城遂纂嚴于賦難一劍當歸問域之辰

竊俄還三日聚糧萬衆之時遊遂定設疑冀謀皆

有巧思走賊完城貨歸全算姑分符于海縣已不
償其府功旋出步于方州又未竟其遠畧樂盜之
垣僅在凌空之劍徒懷義以子而事君福自身而
貽後茲特贈爾云云升階漸陸尚欣寵于日華鼎
食豐章滋敬猷于辰告

制曰國典以子逮親人臣由父及母有慶鍾于既天
之後而貺原于不知之人蓋本孝思之無窮益見
君恩之愈厚爾上氏乃具官某之前母歸貞望族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

作僊英人靜正無違肅雍有度孝體人情之所未
至纖曲承懷義出女子之所尤難從容解難蘭營
正茂慈韻俄停夫貴而弗與之偕榮于顯而非其
所自出然異常之慈美豈終毀于人間而一體之
洪恩宜覃敷于地下特贈爾爲淑人不錫賁于黃
壤永揚輝于彤管

制曰朕考覽古昔廣及閭閻僉將負薪君子以爲益
友斥美丸膳賢哲以爲嚴師兼而有之誠家之寶
表而出之爲國之型爾贈爾人某氏乃具官某之

目作合年偏嗣徽哲婦相夫夙夜三仕惟寅易
仰鑽雙枝競秀雖徽音已邈永經風木之悲而令
範猶有可作九泉之畫茲特加贈爾爲淑人歆明
命于有赫衍令問于無疆

太子少保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

制曰朕惟觀一人之順動以格其違輔萬物之自然
而節其過雖嚴而不容已者是爲法惟法而不敢
僭者是爲仁有仁人之心達用法之意動必咸服
前則惟明豈俗吏之所爲必老成其攸屬爾其官
謀聖賢之學豪傑其才早鵲起于詞林繼鳳鳴于
禁闥直如激矢當其發則無回清若孤松絕所附
而益茂栖遑冗局蕭散田間方深湖海之思益負
朝廷之望五起而擁左鉞三命而佐衆兵旋隆小
宰之權遂正都官之位哀茲庶獄首重舊京而兩
朔期無刑常非倂而興念僻曰弗辟務採俗以致
康蓋五極之咸平已六年而于此特晉爾太子少
保階嘉議大夫勛正治上卿錫之誥命於戲今之
刑罰或謂之密矣然密于細小而自細以上未必
然或謂之寬矣然寬于桀大而自大以下未必然
蓋京師庭戶之間而淳訛莫悉其要豈江南畿輔
之廣而輕重各協于倫務衷萬變之差以定一成
之論使德威並訖力鐫不愆惟爾欽哉爲庶僚率

制曰夫人莫不有家也而獨大臣之家人為風化之所出人亦莫不閤其家也而獨大家之刑于為士庶之所觀朕庶幾得邦媛而旌之以風四方以示萬世爾其官某妻累封夫人徐氏毓秀巨宗來寧對子居閑圖則動有威儀蓋雖列鼎以祠不廢儉宮之敬六珈在御尤存綦綌之風特晉爾為夫人祇承三錫之榮益守二南之範

制曰慨自俗儒之盛古學遂衰有懷其人邈不可見乃予大條之文有曰守道之儒行約而名彰身潛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其

而予倉流風末遠嘉歎難忘爾原任某縣學訓導貲其官某乃其官某之父以事親從兄為學之本以知新溫故為人之師黽勉下庠雖未稱招徠之禮宏施嗣子尤及見典冊之傳蓋予君臣以事道而相求念爾父子以傳經而致用崇班顯號大門洪文自今所加豈足為異特贈爾某爾子進而衮衣繡帶以位於朝退則列鼎考鐘而視于廟尚致朕命以詔有神欽哉

南京工部尚書裴應章

制曰朕肇建元儲靈奉

九廟誕敷慶典均被兩都惟予心膺之臣宜有庶著之錫爾其官某被服忠義有勿欺之風砥礪廉隅有難奪之節自為使職擢用諫垣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海隅阿寺淹歷奉常優游堂廟不廢議論往視師于房苑旋持計于版曹能大而心愈冲名高而身反退久之虛席始肯脂車佐選而行儉雅號知人用心如毛玠至能易俗卓然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

風采之益遠得無事任之偏勞用正位于冬官暫借安于南國勞謙君子蓋將藉為庶采之具瞻清淨宜人豈直勞以百工之細事咨爾在列適介覃思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人主圖任舊舊本為社稷之謀人臣備位股肱豈得山林之尚爾爾白首尚壯丹心愈明日有乞言非朕所喻進而論道停思藥石之規倚以折衝垂拱老成之慮欽哉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願

制曰國有大役惟賢者身任其勞 主有大責惟勞者先服其寵以爾秉憲之良佐更爲導水之能臣宜考舊勛特頒新渥爾具官某正心卓操沈度雄姿附右省以升舉作南牀之妙選一麾出守勁草可以受疾風四國于宣盤根然後知利器來護幽然之節益恢元老之矜七德暢于師中八年久于闕外召還憲府俾卽留臺念爾積勞使之暫逸適河流之溢輒梗運道以爲災當其初決甚微木吏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六

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事久漸大遂舉謗以難而曰神河求之國而無人選于衆而使爾惟爾勇于受命朝拜而夕行惟 朕亟于推恩先賞而後責是以用原官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漢築宣房二十餘年禹治兗州一十三載前此非無小父原不言功後時既已成功永無貽患豈若今日方決方塞而遂居烈于平成曾幾何時爾爵金而又告罄于汎濫誰之過也爾亦耻之尚抒鞠躬盡瘁之忠用奏敷土奠川之烈

制曰朕念任事之臣勞苦至矣每建一書興一事輒忘爾身忘爾家然必使靡室靡家之情盡償于有猷有爲之口則國家之酬庸也悉而臣工之作勸也深爾具官某妻累封淑人張氏少以女士長勤

姆師作合名卿克脩內職援梓棠塞式襄赫赫之猷沈玉洪河共抱湯湯之憤縞綦忘貴卒陪彌莊茲特贈爾爲夫人祇承三錫之榮永紹二南之化制曰才大而仕小者每留贏于子與孫位高而功多者得推爵于親及祖天人之道交用施報之理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

殊爾原任四川達州同知贈其官某乃其官某之祖父博學過材清修介節以董生之經術厄于文詞以陽城之勞心沉于下位惟經綸之未究宜子孫之克昌茲贈爾 云 式增象海之班允叶先河之祀

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

制曰朕竊懷至治倚任大僚早周踐于清華又適更
以南北非獨待其資深望著有異于衆人亦欲使
之業廣材成而付之大任至于典司銓職專在知
人留都之耳目爲選至者之鑑衡尤重爾其官某
直方以大清任而和射策決科燃藁載筆飛黃汗
血文詞見奔逸之才景星慶雲風度自太平之瑞
橫經師席秉鑑文閣麟篇與于一 爲禁叅其調
護爾積均宏之望久居親切之司晉職貳卿往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南國既寅清乎三禮使董正于百官而爾道法大
人得正已及物之理身當泰運有馮河亡朋之風
流品斯清巖瞻益允用授爾階通議大夫賜之誥
命方今大木既建國勢長隆坯冶一陶九服言滿
于醇理鼓吹萬化四隣共若于大寧惟爾明辨官
材務廓安民之施與予圖講熙事佇膺置輔之求
制曰天挺異材必有發祥之自國單殊慶宜尤種德
之人故崇階以三錫爲隆逸行雖百年亦耀爾某
乃具官某之祖父學猶河漢道在川巖博儒墨諸

家之辨而咀其精暢風雅三百之音以適于性益
晚年老矣亦嘗奇雄心于飯牛而歸去悠然固已
悟此身于蕉鹿信去來之不偶宜子孫之遞興茲
特贈云云 欽顯命于泉臺播芳名于史乘

制曰德存蔽帝視共棠尚思其人恩覃縉紳褒具子
登遺其父况予三事之良宰而有萬石之家風忠
孝異常寵綏宜備爾原任廣西太平府養利州知
州某乃具官某之父學先辨義道不憂貧至性格
乎神明雅意恬于蔬水年過五十薦起一經江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題與夷邦剖竹潔廉慈愛聲稱吳楚之間忠信篤
誠惠洽蠻夷之長若其行隄漁水勇過王尊建學
傳經化同蜀地方尸祝之不絕宜奕葉之滋昌
特贈爾云云 世德衍于門槐佳氣繼于棠棣
制曰朕讀藝莪之什而深悲孝子之心想甘泉之圖
而冀見賢母之範錫之異數用慰遐思爾林氏乃
其官某之母柔順無儀精英有識方叶燕蘭之夢
屬來鯨海之波奔走于寇氛之間拮据于亂離之
日智潛慮備脫此身于毫釐天贊神呵成象賢之

遠大藉蒨不昧矜贊如存特贈爾爲淑人懋美容
漏于褒書載詔尚須于彤管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

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汝

制曰朕惟審道觀德厥有廟廊之臣鞠旅治戎是口

將帥之事若二柄之兼屬蓋一時之難才付以節

旄使遠塞聞風而心服隆其名器致朝廷無爲而

自尊孰克堪茲惟吾元老爾具官某志懷義烈氣

識沈雄學通鈴匱之奇才挾風霜之類寄之方百

筭著乎功名藉乃謀猷延叅乎樞筦屬西師之見

借假中權以儼臨敦禮說詩教民而後戰投醪挾

纘與士以同心是以討必勝誅必服而爲萬全

攻則克守則牢而闢地千里蓋以四鎮之遠斗粟

隻輸無有失者至于十年之久諸番絕徼莫不棟

然旣崇爾以帝傳之班又懋爾以世祿之賚而念

爾之勛無官可加特晉爾勛左柱國光祿大夫錫

之誥命於歲自昔夷夏之強弱皆以人才爲盛衰

當今彼不生才之時故宜我有久安之理然天意

難必人事宜防况爾久歷乎邊陲亦當召還于禁

閫爾爲曹瑋若有英物生者如元昊豈不先見爾

為呂蒙若有可代卿者如陸遜亦宜容附欽哉
制曰朕惟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
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于人况夫仁而不害賢
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
列女也爾其官某妻累贈一品夫人武氏儀成婉
德德合榮明蘋藻之薦不失時珮環之動必由禮
克襄闡政佐我元臣俾無內顧之憂專任師中之
計然斯斧既缺而琴瑟停犬豕無虞而鵲堉絕矣
朕言及此亦為惻然特贈爾為一品夫人徽音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其于二南聲饒永施于百世

制曰朕圖任老成付以疆事至于兩階千舞萬里輝
消以告之宗祖以傳之天下人莫不悅神悉來欲
因念若人之勞豈無顯祖之願是以推沛恩命用
極追崇爾贈其官某乃其官某之祖父懷抱志節
尚通詩書赴義生風雖倒囊而不斷有直則矢爭
投牒以求平遂以絕人之姿積作傳家之慶松生
于谷閱世不衰泉發于山造平而大播清風于嗣
子祚多福于元孫歸乎家廟之隆數致閭閻之賜

特贈爾云云夜臺如昨不忘鶴化之來景號自今
永服龍文之寵

制曰朕聞虎豹向風長鳴而鹿豕震恐松栢散柯布
葉而草木萎移然非深山而虎豹不居非高岡而
松栢不植其才既殊其出亦異也朕亦有臣無
以異此在邊陲而威如虎豹在朝廷而節若松栢
邇其所生寧不尤異爾贈其官某乃其官某之父
先朝遺老盛世幽人以孝弟為什之資以詩書
為教子之實醇名懋行鄉黨之所推厚積深培元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五

勲之日出風流未遠英烈難忘寵以上公之崇班
慰吾師臣之極願特贈云云咏五柳以興思可知
隱德瞻三槐而垂蔭足識天心

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待問

制曰謀臣股肱折衝功不可以幸成國家懋賞耐庸
恩無嫌于過厚爰考後先之績特申優渥之儀
其官某輔世直儒父邦良弼早克勤于小物晚服
政于大僚進則披肝伏蒲爲事諫議出而承流展
采倣古諸侯追仗節以擁旄益允文而且武馳騫
乎東旣南越坐鎮乎張捷酒泉適當外裔之競凌
晉作全秦之保障而爾能縛伊手足輸我腹心指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踴勛出千萬全斥地主踰乎千里形勢張矢居然
大將之成功袞衣黼裳宜有上公之顯號茲晉爾
太子少保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 朕聞爾
胡之在關中轉輸不竭孔明之處渭上耕戰田
實能先事于木根故可經營乎天下今之邊境久
虞帑藏皆空非獨難以有爲將必至于坐困爾尚
確修民政嚴嚴伍符講富強之謀明賞罰之典使
功名配乎往哲則富貴乃其緒餘欽哉

制曰塞塞王臣勞有徵于杖杜順順之子禮克請于

蘋藻有伉儷交美之風宜內外並受其福爾其官
某妻累封夫人周氏持躬有禮秉德惟柔孝共
管慈均莞簞惟克脩其內職用宏昆乎外敷錫
雕戈迅掃邊疆之孽朱樓繡閣寧勝矚矚之思惟
絕塞之鳩安宜合室之燕喜茲仍封爾爲夫人懋
永明訓益勵陰儀

制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乎後人良臣繼緒永休
期不忝爾厥祖爰敷恩于三錫用昭德于百年爾
歲貢累贈其官某乃其官某之祖父少負穎才長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而博學開帷下轡有如董子之勤脫穎穿囊不建
毛生之遇雖膺歲薦廿老衙門留視而表聞人傳
經以開國士惟其著之深遠是以發而熾昌茲特
贈爾 云 欽承湛露之恩默啟彤弓之烈

制曰朕惟蓋臣懷母無涯國典推恩有定惟通于定
典之外以慰其無涯之情是曰曠世之恩必值非
常之慶爾贈孺人張氏乃其官某之前母教儀師
氏利得女貞居無僭婚之容動有珮環之警雖遭
災斷瑟偕老無繇然合德結褵正家攸始用贈爾

爲夫人特表祈祈之美式迓螽斯之祥

制曰朝廷緣子侍親至三至再罔所以窮源反本使
人子無不伸之情亦所以索隱闢幽使罔流無不
昭之慈也爾王氏乃具官某之甘不假學問能解
圖書雖喜靜莊無廢操作仙姿玉佩竟不久于人
間渥種星精乃發祥于身後是以含其陰美久不
及于明綸惟茲震出之辰百昌皆遂有爾師中之
子三錫宜優用貺爾爲夫人丹書闔閭室之幽光
青史標一時之盛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八

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等處
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
象乾

制曰朕惟國有福事臣與其榮臣有勳名君嘉其貺
惟折馘開疆之烈光載旂獎宜賜酬歌杖之辰式
醕鐘鼓爾具官某傳家忠孝育德忱恂發跡東河
早露一班之豹匪華南省遂爲千里之駒更踐樞
藩歷疏盤錯俾以雲中之鎖鑰特爲塞上之金湯
撫士卒如嬰兒玩匈奴似掌股助既高于闕外秩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九

乃進于兵中屬諸夷解辦之朝有一搆抗顏之事
徵兵集餉費數年戡定之勞畧土正疆猶前人未
了之局爰假朔方之旌節許以金城之便宜作鎮
西南盡護黔楚爾能驅風霆以肅殘暴引雷雨而
解膠粘鋒鏑齊蠅敢作燃灰之想帶牛佩犢咸爲
帖席之安猷念彌隆褒崇宜極特以覃恩授爾階
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大用兵伐殘孽以藥攻毒
除而元氣必索兵解而生理愈微爾尚因俗敷條
宏開湯網踰裏出惠軍布周仁至于水西之爭則

以一言可決若朝廷賞功之德可明指以予人若
臣子守疆之誼雖暗淪而不問爾欽哉

制曰鉅臣安攘之畧貴綢繆于未陰哲婦順其之謀
在期期于有爛爰有交成之道豈無最貴之章爾
其官某妻孟氏生自高門反厭執殺在于中饋不
廢圖書以淑慎襄帷幄之猷以慈明贊詩禮之帥
風有光于綦結度無忝于山河茲封爾爲淑人欽
服訓詞明章婦順

總督宣大山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
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楊時寧

制曰世方默默以虞尤而有人焉議論之獨侈世方
局局以束跡而有人焉設施之多端遂目雄稱得
時專闢領常紛錯曷免顛擠慨斯弊之久沿今元
老之有錫爾其官某德操忠亮達以溫恭才諳敏
宏待之慎密發跡壯縣擢任銓曹偶兌局之外淹
愈芳聲之卓起歷踐泉藩之劇累揚明試之功爰
付節旄用矣疆場南清蠻障西靖羌氛紆籌猶隆

乎二方筦籥總臨乎三晉爾能察六師腴瘠之實
而積歛常盈熟諸帥勤怠之形而儆率備至煙消
千里肅出萬全正圖異數之頒况值慶條之布特
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詰命於戲昔朔方之逆節
甫豎而爾之往也寧疎茲雲谷之遊好方綢而爾
之待之或忽豈知欵密則猜釋而彼狡易藏兼以
靜久則精消而我氣難奮見萌覩影蚤計預防爾
其慎哉

制曰人臣躬極亨隆心追疇昔總廿年無難致之福

獨始醜違偕老之期則感慨更深而辭慰宜亟爾
其官某妻累贈淑人高氏出自名門嬪于哲人順
孝永身端凝自律禱色尚粲琴音遠停逮至今茲
奄忽歲月夫之勲猷殊赫國之寵錫正濃閨門欄
焉惻爾邈矣是用晉贈爾爲夫人淑而早逃靈其
永存尚佩明綸庶彰幽懿

制曰室家者人臣之所私也有功者朝廷之所私也
緣有功而念其室家則上下之私不漏而天下之
公道顯矣爾其官某繼室累封淑人張氏芳範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前采史逮下敬其蘋藻資樽俎以折衝節中圉璫
佐牙璋而蒞衆龍沙方靖象服是宜且覃慶于外
寧可遺恩于內助茲用加封爾爲夫人承晉錫以
彌榮標成貞而永譽

制曰國出巨傑邇而窮之宜先士抱厚培運而發之
則大故推崇必及于再世而施報不在夫一時爾
贈其官某乃其官某之祖父直心慷慨俠氣淋漓
慨曳裾于王門每脫驂于僂伍正浮沈以有待竟
奄溢以無年爾一片未抒之有作百祥駢至之未

子已登顯孫更大昌天爲蒞休朝爲錫類是用晉
贈爾云云算促而慶緒之長身幽而裔昆之耀

制曰家厄甫熾善氣將來于時而摧偉丈夫則必復
有賢女子用殫拮据挽回之力以顯盛衰倚伏之
機爾累贈淑人王氏乃其官某之祖母性秉堅貞
習恬勤荷鹿車共挽鸞影中分寂寂花月之研矻
矻詩書之課藐焉孤雛俄皆大儒卽自躬之無聞
乃厥亂之益偉予方命仲恩須報劉是用晉贈爾
爲夫人榮名並烈祖之光靈奕篤孝孫之祐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制曰士之向學卽思顯親至身已成名而親弗蒙顯
是四例也要亦數焉將終身引數以安忽一朝破
例而賁可以觀德可以觀遭爾贈其官某乃其官
某之父少業儒墳長婚王室因轉衰落之勢用本
兄母之歡然非素心專冀爾哲麟趾振繩以相奮
虎臣作犖以殊尤寵則猶稽婚之爲故今有特典
方稱全昌是用贈爾云云被顯命之非常闢明德
之有異

制曰夫人之慈舉世鮮先雖出于常布之門或未中

乎程度況生于帝王之後寧克絕夫愆尤爾餘德
縣君乃具官某之母貴自天潢身閨女則簡貴不
施于夫婿敬養備謹于婦姑誕育英賢奮揚明盛
隨其歷宦勉以輸忠兼享遐齡克膺多祉是用贈
爾爲夫人枝葉紛繁乎金玉絲綸仍責乎鸞龍

太僕寺少卿林煙

制曰周書有言僕臣正厥后克正魯頌亦曰思無邪
思馬斯臧然則茲職之華而豈匪人可任爾其官
某世家舊學壯事老謀挾策讀書得漸泊寧靜之
旨蒞官從政有剛健中正之風起自戶曹中更兵
職迫于艱守以至臬藩才則無施不宜道則知足
不辱奉身而退十有六年素履以行百無一歉人
皆謂其有用爾亦不得而藏畀以岳牧之崇階晉
以同鄉之華秩不廢吏事優游廟堂芻牧得人巡

驗有法告焉既去駿骨生郊特以覃恩授爾階云
云錫之誥命於戲董牧建官祖宗之謀猷蓋遠較
時量物承平之法制漸踈茲邊圉多事之時况府
庫空虛之極資爾經濟共講富強使爛然雲錦之
成罕將範我馳驅而有備欽哉

制曰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佐其君子有羔羊正
直之行下能宜其家人有鵲巢純一之德詩人所
歎于今益難爾其官某妻累封恭人陳氏育秀高
門作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樂不煩保傅之箴儆奉

姑嫜穆然罔壺仁孝克諧于內外儉勤不替于始
始登我舊臣獲茲良友命之不淑歿有餘哀茲特
贈爾云錫是寵章用光廟祀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全天叙

制曰朕祇崇國本肇建元儲永言主噫之良特倚師
儒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以輔導之賢勞而
無命秩之榮寵爾具官某學由家傳稟自天授瑛
才偉抱誠廣厦之棟梁雅韻清姿洵盛世之瑚璉
早登侍從蔚有聲華發言諧金石之和題士極淵
澠之辨肆遷內允專侍經帷典刑確見夫老成直
諒無懈于益友一心廉貳六載爲劬咏朱夢以言
旋念緇衣而莫替召歸中護竹賴翼成選任允叶

于師言清自彌多其亮節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
爾茲名在楚坡視他句爲最貴矣而況身依鶴禁
比九列又加親焉貴則圖報宜殷親則納忠尤便
勉思厥職簡在朕心

制曰夫家之興必有先之者矣而無所託以傳則亦
易斬之澤耳必有後之者矣而無所基以起則亦
無本之流耳然則居往之後在來之先而能負荷
世德佑攸顯人使作述重光後先攸賴如其人者
豈不賢哉爾原授江西布政司都事封其官某乃

故南京工部右侍郎某之子今具官某之父多聞
博學有大儒之風謹行寡言無世祿之過忠信著
于朋友孝弟篤于家庭恬澹之姿不榮于仕進和
平之意僅發為聲歌壽雖止于終身慶實鍾于嗣
子流風未遠英烈難忘特贈云霧蒸龍變美名
誓之顯庸雲破鶴歸想逸人之精爽

制曰惟予卿士之家有能祖孫相繼躬履一德獻納
三朝必其秉義不忘外有羔羊正直之美閑家無
悔內有鵲巢純一之賢宜推異恩以彰世寵爾封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六

爲人楊氏乃具官某之母出自簪裳生知禮義積
善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于嬪高門
克繼家政尊卑安其孝養姻族感其惠慈富貴之
盛節壽所綿康寧之福和樂而致特封爾爲太宜
人嗣名而之後陰教彌宏班命嬪而前內朝有法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馮有經

制曰朕以七閩之重屬之元良以審論之能責之端
尹期補益之無缺匪德義而莫勝望其非常寵亦
宜厚爾具官某清姿粹品期韻竑才學非爲一家
之言文能鼓天下之動聯班禁掖代章明光肆簡
在于宮僚俾橫經于華幄論言時至典學日新諒
直有益友之風調護得古人之體藹然休問布在
公朝豈特以云心授爾階云於戲昔居州小國
之士而孟子尤云爲稱綈皓山林之徒而漢室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九

之爲重勉修厥職豈膏前人惟儲養之日隆則爾
名之不替

制曰蓋聞松生巖阿而閱世不衰泉出山地而造平
始太蓋其發有基其昌有漸也觀之于物可以知
人爾累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懷抱器業博通
詩書早登孝秀之科雅負人倫之望歲不我與難
以力求道之將興因而子貴挺然名世之傑爲我
侍從之臣人爵益高天道不謂特贈爾云庶耀
德于化塗永標聲于渌軌

吏部郎中侯執躬

制曰朕惟世之興也士大夫爭自洗濯磨勵戮力于
王事不敢自營其私蓋嘗以是望于有位者然而
其權在用人之人惟所舉于此所錯于彼而士風
隨之矣爾其官某明識茲猷爽心介節起家私省
簡牘天曹爾能珠德愈明措精不倦塞僥倖之實
人競稱平明甄序之倫物來自鑑特授爾階云云
以旌爾夫黜陟云云天下之公柄也朕不得私
之以錫之爾曹爾曹亦不得私之以聽之天下庶
剛者能自持其柄而惟公者能以剛服天下爾懋
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

戶部四川司郎中張守訓

制曰夫論士不過才守二者而已然不能以兼得使
才者擇所欲而爲之未有不敗駟于圖池者也而
強徒守者以非其任若享厯人以壯者之食而使
之負重庸詎能乎是以朕之使人未嘗不博求
而精用之也爾其官某資材亮拔審識宏沈判典
方州再丞大樞司平西憲養志南陔錦在綱而益
章穎處囊而立脫使籌金穀之計甚有廉敏之聲
惟守與才爾其兼善是以用薦者擢爾爲二千石
使守遵義而仍以原官授爾階云云夫夜郎之不
習漢久矣今雖芟而夷之然未可驟理也非急者
顯絃急者折昔文翁之行縣先以學宮童子爲受
事冀遂之入樞但持鉤鉏田器爲良民古人所以
開道整齊其民者皆有術焉爾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

戶部陝西司郎中侯康

制曰朕慎簡郎吏往司邊計匪獨寄以筦庫之務已
也人情背向兵勢曲折皆可借箸焉任亦重矣爾
其官某器姿端亮才具宏通起家爲令甚有能譽
針飛砲募游列版曹適關隴用兵之時正士馬冗
食之日咨爾心計往理軍儲惟爾料量廉平勾稽
精覈士有宿飽之色國無轉輸之勞特授爾階云
云昔趙克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渥中糴三百萬斛
則羌人不敢動矣 朕每讀其書未嘗不當食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三

歎今沿邊無數月之儲內地無一年之積欲以待

敵寧詎能乎爾有司存試殫精籌之

禮部主客司郎中張養才

制曰國家威德旁馳殊方向義梯航而至者踵相錫
也亦惟是招徠而安集之有其人詩不云乎相土
烈烈海外有截則予大夫之爲也爾其官某執禮
蹈方守經知變冬日之溫可愛夙夜之節惟清爰
役周咨已多風采擢官客部益著猷謀信足以格
頑明足以親遠 朕甚嘉之特用覃恩授爾階云
云夫南宮之秩古曰清華而今或以爲非要職也
是豈知學基于靜謐而道貴于澹泊爾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三

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厲昌謨

制曰朕讀孔子俎豆軍旅之論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古之名臣入爲疏附後先出即奔走禦侮豈有下
知兵者然則孔子特以靈公爲不足與言耳爾其
官某通才練識曠度爽心更嚴邑而有聲陟今官
以益勵賦車籍馬搏力訓才茹蘖無涓微桑有備
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今天下雖捷伐肆張而士
馬虛耗戈甲朽鈍臂之于人形強裏弱朕甚憂
之試抒爾倚俎之猷以佐朕帷幄之寄朕且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詞詞

四十五

有顯命于爾欽哉

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洪文衡

制曰夫士之所以能大有爲者蓋力厚而氣充也然
必優游以養之周遭以練之而後能橫荆拔出受
天下之大而不驚是可以易得哉爾其官某營繕
虛遠琢德瑩明自計職以踐容臺彌崇物望山鉉
曹而移鴈部適洽素心蓋世有厭寂求喧之人未
聞有含喧以就寂者也則爾之所操可知已茲特
授爾階云方今用人之弊在賢愚同滯有似否
塞然非朕難爵祿人也慎之歲月而躋之一朝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詞詞

四十六

何慮乎積薪惟爾勉哉

制曰朕聞明德之士其後必有達者彼蓋用之于不
足積之于有餘非苟而已也爾某乃具官某之父
學本儒英行依義俠暢城濬冲之性孝不爲名品
有季布之聲窮而見德惟仁者有後亦天道無私
蔚起望郎卓然名世茲贈爾云平綸貴于泉臺
芳澤垂于家乘

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王民順

制曰古者出爲牧伯入卽孤公非惟勞逸之相均實以文武之足憲然則四岳之任豈俗吏所勝而況百二之藩非賢者不任爾其官某傳家正學尊養長才發跡嶺端抗稜吳會屢更盤錯不俾馳驅恩威著于魯齊望實隆于閩粵裨益分陝益苦个猷亮節清標稟華僚之表率仁風惠澤閩四境以恬嬉特授爾階云方今民力凋疲政令穢雜風靡何止于及米刈葵恐至于傷根所冀名流慨然遠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念曹參之姑息獄市豈無謂乎肅何之鎮撫人民爾之職矣欽哉

制曰朕讀莊子逍遙之論慨然姑射冰雪之人然風露本在于人間吸引何須于塵外爾其乃具官某之祖父遐心獨映素履無求避色似聞于東山夷我豈同于南郭一止自足三世共昌視子孫之瑰奇想逸民之爽邁特贈爾云幽操培後社以彌尊顯命關前徽而愈烈

制曰漢有五經之學而道術斯啟宋有諸儒之辨而

大義益精想流風見于方冊守其說者亟欲襲之况自子以推恩乃因側而何靳爾原任江西州府鄱陽縣儒學訓導某乃具官某之父白爲章子篤信聖人講易得于驚湖抗音折乎鹿角兩齋教授雅有安定之風五岳嶙峋更見逍遙之肖是用贈爾云煥潛修于有耀闢正學以流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七

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邊有猷

勅曰朕四顧畿甸憂切本根重念漁陽防殷肘腋茂簡旬宜之吏必其宏敏之才寄以奠安豈無薛錫爾具官某清標亮節雅度宏猷尸仕民封海更耶署爰自罷而遷臬復由霸以移觀察吏安民就界以保蠶之任簡兵謀帥因兼之鎖鑰之權兵刑之脈絡相通臺府之威稜益壯而爾廉威並著明動相資寬于軍民以爲必得其心然後緩急可用峻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

湖廣布政使司分守上荆南道左布政使梁雲龍

制曰楚蓋予

皇祖湯沐之邑也墉從易地地大難防師旅游興有蓋火之慮賦歛大重有反裘之憂匪藉才賢曷勝保障爾具官某才優經緯學總韜鈴發跡賢書已抱匡懷之畧蜚聲庫部克據贊書之猷驅六傳以當關如百林之伏征既而運籌海上遂制倭氛旋復護塞營州橫摧虜陣蓋緩帶譚兵居然儒將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四九

望塵料敵卓矣成勞至于提松山九爲百年長利爰從秦臬分貳荆藩布惠敷條令行于流水鐵苗調播機捷于成風克奏府功允符罕望是用授爾階云云慨楚地昔騷而今靖惟吾子先愛而後勞俾之于木樹之久而後可望其崇蔚爵之于水瀕之廣而後可決以東西爾懋之哉

制曰書稱種德若農之稼植之深而穫之必厚易言積善若賈之售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爾某乃其官某之祖父賢若太北里聞耻其間過行如顏氏宗

族服其訓言惟厚積于躬之不羸乃丕發于天之
既定眷予夏翰緊爾聞孫克壯文武之猷式拓芳
裘之緒是用贈爾云夜臺不昧景號欽尔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周嘉謨

制曰方蜀之病播也如人之病毒然自播去而蜀安
亦毒除而病已然病後之元氣散脫豈能頓復于
平時而亂時之生理蕭條何以得如夫樂土醫之
有道治蓋在人爾具官崇資器廉深輔之以通博
才猷橫提出之以幾微策足英經營精地務功名
益起于治梃富貴無樂于叅籥處德不爭急流而
止十年始出再振新浴之衣全蜀皆兵行借前籌
之畫用能積穀養民而磨之歲月訓士擇帥而授
李湘州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二

以規模尺莖之折逆會衽席以卧赤子爾勲正茂
國慶維新用授爾階云於戲布朝廷之意以達
之梃縣者爾也布爾之意以達之民者梃縣之吏
也爾欲清心省事使百姓無爲而自安無如禁暴
懲貪使羣吏奉法而循理不然則一命之賤亦能
舞手以乘民而四六之微必至叩心而無告爾念
之哉

制曰國有勞臣以宣化承流爲職婦無公事以宜家
正內爲賢于共退食之從容可考燕私之協相爾

具官某妻累封恭人蕭氏令儀躬備淑行性成篤
孝敬于蒸蘋裋容言于圖史相爾夫子高楊弱腸
之風戒爾家人共勵飲水之操特封爾爲淑人晉
錫彌榮坤安永譽

制曰朕聞澁先者昌于後豐本者沃其枝眷予體貌
之臣厥有燕貽之自施于祖廟秩以崇階爾某乃
具官某之祖父裋躬質直受氣淳龐習舊用勤樂
施慕義本竊經以啟後慨習硯之堪悲特贈爾云
云丕延再世之殊休永拓百年之令緒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三

制曰眷賢昌家之旅每翼子以貽孫體勞臣報本
之思爰尊祖而及妣禮之所起 朕不敢私爾謝
氏乃具官某之祖母訓遵師姆身領綱常于歸二
十年勞宜纖級未忘三十載節凜冰霜于緒既昌
孫猷更振乃識天人之理有同倚伏之機福偶斯
于偉丈夫名必垂于賢女子茲贈爾爲淑人懋
長馨化塗增貴

制曰朕逮下以仁率人以孝凡茲服采之士咸遂顯
親之恩矧爾介儀可無殊渥爾某乃具官某之父

秉心惟塞篤行好修奉母事兄孝友重于鄉黨教
家課子經術豈于延階雖貴異夫人而耻爲僇車
上之態乃好行其德實足爲蓋棺後之評茲特贈
爾云云被榮名于既歿垂餘慶以無疆

制曰賢母之風微于麟趾贈禮之盛極于翟衣惟予
維翰之良有此異常之數爾累封太恭人劉氏乃
具官某之母含德柔明教家勤儉閨門肅肅有緝
筐舉案之風莞簞說說得榮葛均巢之美慶鍾嗣
哲教本慈規歷華皓以彌莊想音徽之如在茲特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三

贈爾爲淑人式著懋儀用揚閭烈

廣東按察司按察使林如楚

制曰朕北撫神圖南臨函夏珠簾外峙雖若黑子之
着于海間黎峒內盤時有赤囊之起于嶺表所需
彈壓允屬材賢爾具官某望高世胄名重弱齡緣
飾經術以決獄詞雅有文章而司學政方來蒸藹
忽起尊思本非舍之則藏僅見仁者之勇雲無心
而欲出春有脚以還來用作仁風再臨炎嶺洗心
五載錯節萬端適瓊海之推才移山岳以作鎮蹈
衷布惠若引江河以灌山澤之枯興道釐文若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四

鐘鼓以破蟋蟀之響綠林罷嘯白羽長閑用授爾
階云昔爾父以清望載其先業而致位賢卿爾
後以才名世其家聲而宜猷夏翰出處凡四十載
始終可考惟爾能然祖孫實一百年忠孝相承于
誰可比勿謂珠崖之遠在予庭戶之間務勵初心
以需迅召

制曰朕惟我

皇祖在位之久有若周之成王吏治之盛不減漢之
宣帝凡郎署樞國之選多醇明健粹之人儀刑幸

見于子孫寵卹宜隆于原廟爾原任貴州程番府

知府某乃具官某之祖父巨能不器全德難名始
發跡于望郎晚宣猷于遠邇中更允職蔚起英聲
志方壯而力辭于未及之年才有餘而退託以不
能而止辟之駿足未十年而已休宜其考年躋百
齡而復過一顛篤生哲子再啟元孫金紫交輝羽
旄竝錯子孫歸沐自漢以後而再見萬石之里門
君相乞言由海以南而快觀三老之几杖 朕生
雖晚想見其人竝特贈爾云特表永陵之老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五

爲治世之祥

勅曰惟巨宗之將亢若燎火之方燃于時而生偉丈
夫亦必佐以賢女子家昌竝造福履交綏爾封安
人陳氏乃具官某之祖母莊靜有儀笑言不苟早
從秀閣來儷英人用齋習勞克勤小物屏華茹淡
躬篤素風光贊三世之猷未斬百年之澤福祿壽
考而天不厭富貴奕葉而人不疵竝特贈爾爲淑
人謀自子以貽孫恩從祖而及妣

江西布政使司左叅政詹在泮

勅曰朕惟列藩之任大吏所居才必服習以知其優
事必狎更而得其練然後責之隆以專制乎一面
因而寵之厚以示異于有司爾具官某讀書樂道
有澹泊寧靜之風遇事識時得翕張變化之用發
策高妙乘運休嘉入踐水衡之司出筦兵刑之寄
施聲益浚序爵彌高寵以叅藩往于南國益能圖
講熙事修舉治綱清議被人而老奸宿究盡滅其
跡豐規振俗而孱婦稚子各安其家特以覃恩授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六

爾階云方今物裔用濫上禪下涸司農已爲歛
手百姓尚然叩心爾有治儲之司豈曰因人而已
永期同濟延佇嘉猷

勅曰朕方肇建王器之良光大

烈祖之業人之念祖誰不如予是以推霽綸恩褒表
前哲上以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爾歲貢
某乃具官某之祖父文學議論爲士之師忠信孝
弟作世之範雖明經而不仕實種德以遺庥故一
發爲令子之奇而再世篤元孫之祐茲特贈爾云

云由操培後祉以常馨顯命闢前徽而不替

制曰夫非常之才必間世而出幸其出矣未必適遭
夫時雖遭時矣未必能究其用每念茲人爲之三
歎而苟其志節見于文章儀刑著于孫子名在國
彛像在原廟則亦足述也爾原任湖廣按察司僉
事某乃具官某之父起家壯縣累績外臺忠勤每
濟乎艱虞抗直不徇于權幸雖垂榮茝之譽竟來
貝錦之僥脫疑榮名潛心古學闡七經之微以膺
後代約千史之允而掖前人身退而道愈明前嗇
而後斯顯特贈爾云用旌弓冶之遺兼識履簪
之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七

整飭朔州等處兵備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

按察司僉事汪可受

制曰蓋自用兵屢歲括餉連年諸鎮之息肩無期內地之反裘亦盡茂簡經綸之彥宏宜保障之猷乃眷膚功可無蕃錫爾具官某國器廉深資材亮拔起家茂宰抗步容臺政本循良名既高于治樞學原經術望尤重于衡文胥作屏于西江沛專籒于上谷曷時值瘡痍之甫起如人病疴羸之幾何精神未易以飭修血脉正資于調養而爾能蹈衷出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八

惠因俗敷條矢肱弓發遠過長城之備民安事簡坐令枹鼓之稀薦牘朝聞璽書夕下甚憂河患特借長才欲責後事以成功爰用前勞而錫寵特授爾階云云於戲決由天運蓋老生之常談禍及祖陵豈臣子之安寢爾尚勤咨輿議盡瀝徧謀或決或疏宜開宜塞注之江注之海跡必倣乎古人利于河利于漕功永垂于當代

分建冀北兵備道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陳所

學

制曰蓋自

先帝決策而敵乞降近歲以來而邊無事彼方喜其得餌我但坐而垂綵如可久安抑又何患顧壘猶有尾犬豈無心必先為萃戎器之除將必有大過人者起爾具官某年富學深心端操整揚名丹陛展采白雲游列工鳩再營農扈動如佩玉而所觸有聲用若發矟而有間必割歸民款梃視學冀都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五十九

遂以南國之斗山借作北門之鎖鑰獨煩解網以百姓為藩籬挾纊投醪以士卒為干櫓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爾能夙夜在公而令必行猷望益隆褒崇宜亟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於戲自古禦夷之策兼戰守和擇帥之良在智廉勇今諸邊戰守盡缺獨恃款之一端而將領廉智無聞又何勇之可用 朕考國家右武之意全以儒者而任韜鈴至于

先帝開帑之謀亦欲乘闕而修攻守則爾今日安危

之寄豈容仍舊苟且之圖欽哉

制曰士之修德行仁不名于朝必名于鄉黨及其承
休服寵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謂天難忱無施不
報爾某乃具官某之祖父負處士之名行古人之
道戴仁履義後獲先蒿算既登于高年祥復開乎
多子再世而後其德日躋豈神明之所私惟益諒
之足福茲特贈爾云丕揚烈祖之光益篤孝孫
之祐

制曰夫翼子貽孫必本作求之德尊祖及妣兼隆烝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辛

界之儀禮之所先 朕曷敢後爾黃氏乃具官某
之祖母啟秀名閩作儼君子導和習齋壽邁百齡
集祉儲祥慶延再世清白之義有助乎隱君慈儉
之風可慕于閨閣是用贈爾為淑人顯命肇承幽
原增賁

四川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張文耀

制曰勞臣扞國如手扞身身有所患手輒先至若一
身左右腰腴之皆苦而一手往來前後之交播自
非異材曷克當此爾具官某祥如鳴鳳直作神牟
更藩臬以宣猷因艱難之茲借掀從撤網方成南
域之奇鼓蜀震黔又見西人之告精能辨賊身必
先人尊食餉軍若投醪于流而飲者皆厭東甲破
險若激石于項而中者隨披寇得功成民安事父
名既高于藩貳位宜正于臬端未酬欽至之勲先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辛

值慶條之布特以原官授爾階云夫播如疽然
剗之已耳疽去之後其患尤多以今日呻吟未定
之民有司弛舍之不時衷取之不中元奸宿豪舞
手以乘之其寧愈于播乎所賴肅過殘慢扶養小
弱引大繩以削隅曲則爾廉訪之任欽哉

制曰夫以天下之大豈無絕異之人惟無所發乎其
奇是以終隱而不耀乃至有待而顯宜其莫與之
京爾某乃具官某之祖父聰穎異人英豪絕世目
一過而若宿手無技而不精益嘗笑儒者之拘陋

而棄去以肆意于江湖醜賈人之囂靡而所有固盡散之間巷家無長物心若虛舟孰播其馨孰昌其後茲特贈爾云云丕揚高蹈之光益篤後昆之庇

制曰夫湛恩及于再世而顯命侈于重閭斯乃國家報功之上葵以彰勞臣繼祖之宏孝禮之所起

朕何敢私爾蕭氏乃具官某之祖母秉德惟柔教家先儉恭靜得尊卑之譽慈和諧姻族之歡堅自畜以綿芳用儲和而啟祚乃需聞孫之貴宜揚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母之華茲特贈爾為淑人婦形管之垂休與紫泥而爭耀

制曰惟國之能臣即家之令子子能移孝父貴教忠

矧疆場宏保障之功宜考室懋創垂之報爾省祭

某乃具官某之父國之逸民鄉之善士讀書謹法

無畏而若水淵盡已下人有受以同谿谷惟其播

之不已是以稷而有豐垂德無窮貽謀有俶茲特

贈爾云云幽操培後祉以彌馨顯命闕前燬而愈

烈

四川按察司提學副使莊懋萃

制曰夫文章之重若水與火炳然明白不可欺也古之作者必自己出降而不能乃用剽賊無論正不正而竝偽矣今天下士皆一律朕實憂之以為糾以功令不若范之以人爾具官某問學議論世其父兄經術藝能皆有法度起家使職擢屢禮曹卓然隊行之中隱負宿儒之望俄貳憲于東魯遂領學于西川蓋將借砥樹以遏狂瀾之衝考金石以破鳴蟲之響乃能以古為律以身為模紹明典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三

刑刑發幽閉焉闕篇圻之間窮邑下州之士咸彬彬焉何以能此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昔爾父之在江右也傑然老成為儒之宗士至今稱之而爾復能趾其美考之國朝父子世此官而前後相望為斗山者將有幾人爾愈勉之以躋于大用

制曰夫婦之好義同賓友始勤瘁以相成終死生之契關此其盡為何如者也一之甚矣況于再乎爾具官某繼室許氏毓秀望宗作價哲士克恭克孝允無忝于前徽惟儉惟勤既茲諧于貴仕俄棄

夫君子中道甘從先緩于下原知嚮化之何如想
鸞姿之猶在茲特贈爾爲恭人龍章丕賁于幽圻
象服永光于遺珙

制曰語云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况儒臣之所刑于
動爲天下士林之所宗法則係于內助者尤大矣
爾具官某繼室王氏躬全閨美德稱女師當其好
令之時已值貞盛之日儘田挽鹿迹若讓夫前人
視夜儆雞勤實殷于此日嘉爾宜國之範成夫教
國之規茲特封爾爲恭人惠慈允叶于徽音酸祐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六四

益宏乎景命

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徐夢麟

制曰頃自文禮之敝朕用禮官言特責成爾視學
之臣欲其力浣澆風還之正始此其任重矣齊魯
聖人之鄉而文學之敝何至與四方同觀則朕
之任爾尤重焉爾具官某器資凝厚德宇宏深始
以詞妍發于廷擢自爲茂宰晉陟曹郎更典樞符
簡司學政以興化作人爲己任故取士必端以明
經守道爲士先故彰教必切當予廣厲學官之始
而爾能如此良可嘉也特以覃恩授爾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六五

文體如酌也明其爲酌使天下共射之亦何難中
之有今之士有見酌者否乎博不能盡古人之書
精不能周萬物之變而掇拾浮誕以爲己珍則其
所謂正與不正者亦特一間而已矣予欲使士知
文之酌則先以爾爲士之酌懋哉

制曰朕原本天意灼見廢興將開可大之人必本可
久之積惟欲昌之于後故先奮之于前此其際微
矣爾原任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主簿某乃具官某
之父行爲世宗言爲士楷儒術之用止于下僚德

澤之施僅于佐邑天厚其世篤生令人辟如有本
之源泉發爲無疆之浸溉 朕嘉乃世德用篤不
忘用贈爾云 欽予寵章以慰幽夢

湖廣按察司副使徐堯莘

制曰朕惟巴陵枕洞庭而沸濤幾與列戟爭雄矣古
人登樓極目時有先憂今之可憂者不少 朕簡
使保釐之臣豈其匪人而畀之爾具官某才博氣
和識沈操瑩奮揚英對宏毘計曹出擁雙轡夏颺
三槐晉作遼陽之彈壓旋爲荆岳之總綱益能貞
度弗渝奉職惟恪布章條以肅吏治傍武備以折
奸萌 朕甚嘉之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於戲爾
常三治楚矣楚之事審而法疎事審則民因因法
疎則吏爲奸爾昔以保民爲職今以察吏爲職若
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于吏則歸
咎于法爾何辭焉爾尚謹視其貪廉仁暴以詔賞
罰朕將酌民言以觀爾

制曰朕惟詩言式穀易稱用譽夫父以穀穀其子子
以譽譽其父此豈偶然者哉爾生員某乃具官某
之父少以異才邃于儒術潛而弗耀幽而垂藹輔之
間見則必爲 行仁義之事惟天助順有子克昌
名德著于鄉閭儀刑傳于訓誥風流未遠想見其

人是用贈爾云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歿有無疆之休

制曰人臣爵位日崇名業日新則亦動劬勞之感矣乃慈顏遠邈寵祿何施所藉以慰其孺慕者惟此徽章耳爾累贈恭人劉氏乃其官某之母視躬淑慎秉德孝慈力作持門寬隱君于俯仰籌燈課業勉嗣子以詩書宛其早年可爲深惻特贈爾爲恭人煥餘論以揚芳延松檟以流耀

制曰朕觀史所載繼母之賢無如爾方進之母繼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六

以給予讀矣及方進貴而此母尚在供養甚備嗚呼可謂兩賢哉操古之蹟以授今何獨不爾爾累封恭人劉氏乃其官某之繼母德秉古賢慈根至性觀其撫爾子以自孤至壯自約至仕曲盡人間之勞苦而爾子身既富貴爾亦祿養未艾懽然色咲藹爲吉祥翟之母于庶幾見焉是用封爾爲太恭人發家人之幽光彰一時之盛事

湖廣按察司副使張天德

制曰國家分置憲臣付以一路之重要以輯寧十廣申固邦圻非其人也朕不輕畀矧長沙洞庭又山川士風之絕雄者乎爾具官某業履浚明風猷疆濟公槐卿棘風高世門之名花縣霜臺鬱作人倫之望海邊直指立見澄清江上斜飛又聞竑立爰持六察往蒞三湘惟爾肝膽洞開精神奮發惠民察吏一時而春盎霜嚴拮据職苗六伐而王擒穴掃膚功既奏蕃錫宜加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六

云昔爾父永明以公忠驅直事我皇祖備位股肱名在國史風流未遠朕用慨然想見其爲人焉國名故國蓋以世臣爾尚克壯乃猷以世爾家以光于我國

制曰倫昭儼升誼實齊于賓友我級子佩盟夙重于室家肆褒執憲之良臣必及授綬之元醜爾具官某妻贈孺人施氏邦家之媛女士之師解佩脫簪敬戒不遺于相室履綦更編清貞永勉于從官芳華似日之方升幽韻悲絃之乍絕追惟故勸宜霽

新恩茲贈爾爲恭人龍章再賞乎幽圻象服永光于遺玖

制曰朕聞采蘋采藻婦人能敬助于公侯然後廡室靡家豈勞于王事獎才臣而錫命宜淑媛之倍榮爾具官某繼妻封孺人溫氏揚儀望族作合人英和協厲雖克肅泉絲之業勞膺象服不殊荆布之風宜家無忝于前徽佐俊永光于宮事茲特封爾爲恭人洊升翟茀之華永守鵲巢之範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字

陝西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副使李起元

制曰興化負隴而秦當千里之阨塞節鎮安內據外須一時之壯猷苟非其人朕豈輕畀爾具官某英明介立沈毅有爲砥節民封營精地務出贊東藩之勝晉廉西鄙之雄解夢應變投刃則肯紫柝虛育稚推頑相機而冬春互用百城凜其風格一路倚以謐寧特以覃恩授爾階云夫山南固自昔用武之地也漢自蜀而出以此與天下爭而唐之吐蕃宋之金人皆無日不戰惟國家得休之以無事而幾與內地比矣然褒斜子午之間民負阻而動者不少銷萌厭難是云在爾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字

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分守東充道右叅

議陳簡

制曰夫紀綱之臣專制一路而在吏民之上惠之則
爲雨風威之則爲霜雪其職未易稱也矧河濟之
間天下之要區乎爾具官某亮節素心宏才練職
雙旌出守綿夏王者之畿列戟叅簿屹作天雄之
鎮中遇周南而留滯旋臨東魯以騫騰付以察條
兼之牧職爾能移風易俗不著分張厭難銷萌絕
無批引 朕甚嘉之特授爾階云云夫長民者吏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十一

也長吏者監司也吏之不虔而一命之賤皆得放
其無涯之欲以爲民病而監司卽樵悴其身愁思
其心以幸民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不得也然
則爾所以爲治之道可知已愈懋乃圖以躋顯陟
制曰士固有養之大而用之小畜之深而施之淺者
雖或尼之亦或習之而有于赫然翔其德音以昌
于時則亦可以無憾矣爾原任陝西鞏昌府通判
某乃具官某之父學古有聞窮經適用仕多惠政
見遺愛于昔人守不枉尋追高風于明哲克全晚

節用啟爾賢福祿終身而人不甞富貴奕世而天
斯定茲特贈爾云云欽承出綽之華用表作求之
德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十二

雲南按察司副使孟紹慶

制曰朕懷簡憲臣分綏甸服瞻惟南國地倍多方風
遠俗殊而法有所不必舉夷詎漢祿而威有所不
必行是爲控撫之難常有憂虞之事爰資雄畧寧
斷殊褒爾具官某奮庸朝路燭耀士林清映于劇
曹化馳于名旄晉從憲泉爰蒞南陲拔滯摧頑相
機而冬春互用銷萌解結投刃則背繁皆虛吏畏
民懷風恬俗靜者已三年于茲矣特以覃恩授爾
階云云於戲爾助方茂時觀正殷隱微之取望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

生綱維之決裂有狀天方未雨尤宜厯棄土之思
勢在中流尚益堅砥柱之節欽哉

制曰樹猷巨域爰資作翰之賢佐德中閫必有結禱
之耦聿重一齊之義寧有三命之隆爾具官某妻
累贈恭人陶氏性稟幽貞儀閑訓戒下帷佐業敬
勤筐篋之規中饋宜家愈叶瑟琴之好逮夫彌貴
而躬不偕天似限以年齡國則侈以恩數茲仍贈
爾爲恭人内外有相成之義歿有蒙普被之休

江西布政使司右叅議方萬山

制曰國家衆建藩采用貳牧伯地各有所蒞以制其
要政各有所酌以合于衷承流率屬厭難銷萌皆
于茲焉取苟非其人不以畀也爾具官某受材宏
毅秉操清貞脫類制科發聞使職爰入臺而簪筆
借貳憲以題才人傳諭蜀之文士有德賢之頌遂
叅嶺岳更踐江藩吏肅民安甘澤泓澄于千里訟
稀事簡清風卓樹于一時方稽明試之功復值慶
條之布特授爾階云云昔裴佖之刺信州也招亡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十五

萬戶闢田萬頃去之日不書于籍曰吾非以爲名
也古人之用心如此今一路數千里之間更方矯
虔詭異狃于養交吊譽之習而民之事不暇以爲
或曰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其爲之者不足
以名於戲此于古人何如哉爾勉之矣

湖廣按察司僉事黃仁榮

制曰楚以悍決爲風而斬爲甚其地引江帶河連鄢
控吳自昔搶攘之區豈今綏靜之易所賴貞度肅
憲厭難銷萌實惟爾矣爾具官某按材庸敏育德
忱恂發跡雙鳬多靖俗寧人之政抗稜一角有揚
清激濁之風方嘉補牘之忠遽作拂衣之勇十年
始出紀綱汲鄴之間一面可當控制制羅之上忠
能體國澤欲下民剪蠱蠱騰賊而設翅弗搖立見
維城之重拊鴻鴈牛牟而室家相保安爲聖世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六

民猷念彌隆褒崇宜渥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
於戲集事以才配才以氣以爾繁駟馬而弗視氣
可蓋乎古人宜其解千牛而有餘才足周于一世
方今外憂雖緩內憂實多公無從薪之言私有刈
葵之慮爾爲賢者豈得晏然勉哉

制曰古之道廢路久矣宦學之士皆苟且于世俗之
爲以靳利達若其處靜味道未有不困者也困之
久雖能然者亦必遷所學以從之而自忖恬然不
以是動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見是人于世也其

亦幾何矣爾儒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學先孝行
有師傅當面思見一人不沈淪于章句閉門而授
弟子遂絕意于功名蓋貧不謀食老不廢學惟爾
有焉而啟迪令子挾其中藏以奮于時翔其德音
以昌于位其亦有以也特加贈爾云云然思綸
爾靈承之其有所歆而無所媿

制曰夫士而潛修獨行至于窮困苟其中實無所有
以勝之其亦庸有所幾于外而輟于中况婦人女
子乎然則其清貞靜潔不以富貴動其心尤其大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七七

子能如是足以觀會稽樂陵之爲婦者而安可以
不褒爾封孺人熊氏乃具官某之母夙承女訓來
嬪儒英清約自甘紛華不御至于盡其簪珥以翼
夫之孝宜其裴褐以佐夫之隱守義安命不流于
時俗敬儘其饋不解于白首蓋近世簪笄所難而
夫爲鉅儒子爲良憲考終榮祿亦足以顯爾矣茲
加贈爾爲宜人尚亦式穀爾後以克有廟

湖廣按察司提學副使寶子傅

制曰頃自文體之敝朝廷不啻三令五申之而猶然如故也故詔之以言不若董之以人楚國于江漢自昔爲大士稟其山川之氣混濇蚺鰐無所不有裁而成之尤非其人不可矣爾具官某射策楓宸影纓棘路九章議讞三適求材藉綰雲中之儲焉騰士飽出作海邊之守俗變道興才可有爲學能識大登之楚泉俾領斯文慨俗學之益非倡古道而自任芥川而已多士向風朕甚嘉焉茲特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辛八

覃恩授爾階云慨今之學者忠信好學實不逮于古人才辨聰明乃能異于儕伍夫聰足以博物明足以見事才足以達之辨足以飾之而加以不學因以不信言惟行蕩無所不爲豈直文章之憂哉爾能訓之以道摩之以義使諸士不以文溺質欽哉

制曰君子蓄不可涯之奇而未施之用电膏履坦超然槃澗之間斯固有足嘉矣况式穀令子扶其藏以奮厥聞夫豈偶然者哉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

父傅治名儒端貞誼士抱瑟不偶席珍自完磨礪碎礪成爲令子之奇高潔孤貞著作世人之表鶴齡未艾鴻猷方衍茲特加封爾云欽承錫類之恩愈篤教忠之訓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辛九

湖廣長沙府知府劉景

制曰長沙提封十二生齒萬家錢谷車馬分楚之半
蓋自古稱劇薍而邇者水旱盜賊無歲不告冒淩
詬辭無日不爭然則守此者非茂行異等之士曷
克勝乎爾具官某資端操潔識曠才長束髮爲儒
起家作宰更虞庠以職教踵人部以紆猷寵以書
輅往臨湘上乃能綏頑振廢鑄俗陶煦持書一以
御糾紛用寬和而蘇凋瘵蓋祥鸞威鳳望而可知
秋月澄潭清之不濁者矣茲用歲闋授爾階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全

夫史傳所載吏治之盛無如漢宣之時而考其所
以能然者不過綜覈名實爾已然其間實不能不
錯用法律以爲能而豈德道禮齊之治乎爾尚務
其至者而毋以西京吏自多欽哉

四川夔州府知府李時孳

制曰國家持法秉憲惟御史而宣德牧民則二千石
職也御史之賢固宜簪白筆在 朕左右而朱旆
出守借其卧治則必有異于俗吏矣爾具官某猷
識恢通心曷凝粹自文學掌故爲理官晉內臺挺
挺伏蒲名已聞于天下及其厥承明之虛抗嚴助
之志出領宛刺再把潯廛三易而典今樞吏肅履
繩之御人懷帖席之安則所稱德威咸宜保釐無
媿者乎 朕甚嘉之茲以歲闋授爾階云 邇播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全

之後聞之蜀人易子析骸今尤未有寧處也撫其
瘡痍平其愁歎援其螟蠹恤其悖獨是爾有司之
之責勉勵初心永有成積

陝西臨洮府知府王曰然

制曰二千石等耳在邊疆則有疆事之責焉輯和兆人撫綏夷漢以訟則平以政則理以守則固以戰則克尤不易言矣爾具官某器度凝遠才諸魁閭發跡楚書標聲蜀宰晉贊僻黨之聽踵司人部之籌百鍊稱才千城出守惟茲狄道之遠風漸羌虜之風繩急易至于蹇驚網疎不免于魚漏爾能深萌平糶順義逆錫雖都成千里之遙若農營一工之細故風稜振乎異域雨澤遍于窮陬茲特以歲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全三

閱授爾階云昔鄧訓在漢蘇則在晉皆以撫綏羌夷靡然向化此金城之已事也今之武功毋乃大振而治幾頓乎保障之責固在于爾懋之哉

湖廣衡州府知府何懋官

勅曰朕惟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寤則億亂億亂則無所不至有道之民所以安其教化而無邪侈匪僻之心者惟其紆也然非得良二千石以爲之師帥不至于此爾具官某珪璋重器栢栢長材拔藻明廷騫華望邑歷叅兵政三綰罷符乃能雅意喚咻精心撫字推奸勸善推行有良吏之方去汰除苛休息得古人之意程書課績無踰爾賢特授爾階云昔東漢二百年而循良自衡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全三

以下惟十二人亦已少矣本朝登獎吏治有過于漢而國史所載湖湘衡桂之間如颯者又後寥寥何也今颯之治行固具在惟賢者德澤施于當世聲名著于後世豈有磨滅爾勉之矣

湖廣岳州府知府徐時進

勅曰朕惟東南之水洞庭爲大而蒸氣鼓濤與岳陽相應長茲土者非有浩蕩俊潔之奇能稱是乎不以俾也爾具官某至心淵德卓識英姿奮跡制科累功留部爰稽令譽用典茲城乃能酌水秉操運風成畧伏威嚴于愷悌民命爲之乂安寓博大于精明吏治于焉蒸起朕甚嘉之特用歲闋授爾階云云茲已移爾于荊州矣荆大而譚自有征權以來其民無日不蠢蠢焉三湘七澤之間漸多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全四

矣國之恃人如猛獸之衛藜藿民之望治若百穀之仰膏雨懋哉

勅曰子大夫朱轡皂蓋振風猷于千里而有父鶴姿鳩杖名齒德于一鄉遷以相觀可謂人世之盛已朕豈不樂道而喜褒之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晚學瞿眎少師孔孟困而愈勵批棟千古之遺卷以爲懷獨得寸心之趣天與之以賢子復錫之以高年純德用全寵光宜渥是用封爾云云嘉予東海之老用作南國之祥

制曰朕惟士君子得志行道澤可以及于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毋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是亦足以慰其爲人子者已爾贈安人祝氏乃具官某之母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續德人動遵禮法慈和嚴斂克啟嗣賢方令緒之滋昌悼徽音之已寂是用贈爾爲恭人赫然休命以增原廟之光華以慰烝嘗之怵惕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全五

湖廣承天府知府孫文龍

制曰今樞守視古諸侯所使靖俗寧人宏宣至理非
良二千石不可而況吾

祖宗湯沐施乎則有能查意民瘼聲實相中者 朕
不靳褒寵之爾具官某器資庸敏才識浚明早煥
英纓浸儀顯仕東明治劇南署叅聯粵茲荆郢之
邦實國鎬豐之地頗難其守得爾爲賢不察爲明
不貪爲寶香凝寢戟間井載其清寧春落鋤犁兆
庶安于耕鑿有臣如此 朕甚嘉之茲特以覃恩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八十六

授爾階云邇自採推之役奉行者不能明 朕
之得意而以恫疑其下下遂至于相尤 朕惟其
驕逸不虔是懼不然夫郢豈有裔民夫亦皆

肅皇帝之父老子弟也謂爾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
而使 朕自今寬然其無南顧懋哉

制曰慨世之衰而士之沈于名利跛于雕繪離性命
之情自託于巧偽以貪須臾之富貴者多矣故夫
未學而求仕者有之未有學優而不仕者也爾貢
士封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博聞舊儒力行貞士

原缺第八十七葉

湖廣常德府知府馬永亨

制曰朕讀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有謂吏務平
法而擅與徭役歸屬傳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者則
深嚴致誠未嘗不歎其綜覈之精也武陵爲荆楚
絡繹之道馬敝車敗奉法安民非賢長吏曷望焉
爾具官某風儀峻潔軌操清嚴鄉國掄材膠庠仿
範隨標聲于茂宰後奏績于樞丞量移京兆以
才遂畀義陵而出守汎手視事殫心奉公居已雅
蔬布之能甘率屬即笑頰而不苟投膠享士歡騰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八十六

黔蜀之聲攬肉知烏察見毫釐之隱可謂二千石
之良者已茲授爾階云夫龔黃之寬韓趙之嚴
彼各有所見也云大夫既兼有其長矣循一責實
選所表而用之 朕不難爲漢宣帝也爾懋之哉
制曰史稱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故知廉吏
之必有賢淑交相與以成其美非偶然也爾具官
某妻封宜人李氏令儀有淑敬德罔愆甘荆布以
食貧佐蘭膏之攻苦迨從夫于貴仕亦愈勵其素
風琴韻方冷霜華忽落 朕甚悼之特加贈爾爲

恭人再錫鳳啣之寵庸抒鸞舞之悲

勅曰夫善士之德猶植木然大而益滋深而益沃則自根而株亦彌久而不替朕以是稽世澤之長非偶然已爾某乃具官某之父風高泉石名著鄉閭躬孝弟忠信之行沛仁義詩書之澤篤生令子用大而家惟卧閣之猷長知過庭之訓茂是用加贈爾云率綸重賁于泉臺芳澤永垂于家乘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八九

江西南昌府同知蔡承甲

制曰罷丞之設以二守也于一罷靡不當問然使守爲之于上爲之有當否而其貳從旁視之則以偶守爲嫌故爲丞者類驚爲長大不可否事以求適于守而丞之職溺矣有能卓然自將不亢不濡克慎其職者朕不吝所以褒之爾具官某器識沈澁姿才亮拔入揚軒對出維邑符積有賢聲擢丞名罷乃能砥德如工之砥器而愈淬愈精剗劇如鋒之剗物而愈剗愈利罷守大吏皆以爾爲賢能不亢不濡克稱其職者也茲特以嚴閱授爾階云夫爾在邑而邑治在罷而罷治其能可知已抱其所謂不亢不濡者由是而之焉卽一路一面何難之有爾懋哉

制曰婦事不越閭官事不內顧各有攸當以相成勛實所昭不可忘也爾具官某妻封孺人曾氏端莊成相淵塞秉心勤乃織紉既相視星之績約甘某茹復成酌水之聲惟南國之化養中閨之政舉茲特封爾爲宜人祇服率綸愈敦幽則

江西建昌府同知黃應元

制曰朕惟列棨之治二千石不能獨任則置丞以貳之倅如車輔比力而載自非力之克勝即課賞不可幾也爾具官某名家之子幹世之才鬱以時髦升于皇路爰從茂宰晉貳雄邦九載雙鳧已奏鳴琴之績三年半刺更宜泥軼之勞望可借以折衝守夏嚴于拱璧用稽歲績列在程書茲特授爾階云云頃天下武功雖振而武政則實荒矣清軍者徒具虛名而曾不得一當于緩急之用顧名思義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空

厥咎安在矧肝江在閩粵之間地阻民扃尤不可不爲之慮也厥難銷萌是惟在爾欽哉

福建汀州府同知符榮

制曰夫棨丞所使佐二千石以治者也于一棨無所不當問然位高而地偏偏則疑守高則難勝任焉非俊偉光潔之士未易以有爲也爾具官某積學深沮受才堅毅蜚聲鄉國佐刺海邦乃能砥德彌醇措心不憚精思密理吏民皆服其神勇直道坦衷上下一宜其忠信程書奏最卓冠列城朕甚嘉之特授爾階云云今太平久矣士大夫以議論清慧爲能而不知有辛苦疆忍之事一旦有急未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空

有以待之也汀州在甌閩之間地險寇多何可不慮欽哉

制曰朕讀二南之詩羔羊素絲與筐筥錡釜之事同稱蓋女德士行相助以成所從來矣爾具官某妻李氏鍾祥名閥秉訓嫺師靜好叶于瑟琴淡素宜夫某縞官常克饒閭審澁章是用封爾爲宜人階夫秩以升華表闕儀而垂則

雲南武定軍民府同知陳典

制曰武定去京師萬里志稱險遠難治爲之艱丞者
外資扞圉內佐拊循責尤重焉非有過人之才不
易稱也爾具官某才優繁劇守絕苞苴早蜚譽于
巖封載宣猷于望罷益能守公潔已平政清戎悅
愷之澤浸灌閭閻繩削之風肅清士伍 朕甚嘉
之特以歲滿授爾階云云語不云乎宅于山者知
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棧以備之法靈幸正之
間夷之所聚其爲猛獸者多矣 朕以爾爲柴棧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三

而爾又將以何者爲柴棧也惟已之不欲可以詰
奸惟德之有隅可以設險欽哉

制曰士無忘其牛衣時也婦亦無忘其饁田則內外
健順之風斯交美焉爾具官某妻段氏敬德不造
冲儀有淑珩璜協響既襄嬾化于花封綦綯甘貧
復儷清聲于泥軼可謂賢婦已茲特封爾爲宜人
錫爾象服宜爾羔絲

河南汝寧府信陽州知州朱一馮

制曰朕思古者循良之治民與民油然相得于閭巷
賦畝之間而不知有吏力田多收而無水旱饑寒
之憂畏法違罪而無淫僻邪放之事此亦何修而
能之哉 朕嘉與天下賢守令其臻此道其以治
行異等上者不愛所以褒寵之爾具官某俊整英
姿廉方國器釋褐之始出典方州守道自將卓有
飲永之操引繩格物不須拔雉之規積日累年民
安吏畏庶事康乂人俗恬嬉此亦非俗吏之所几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四

也特以歲闋授爾階云云爾治既以最褒矣緬懷
古人之循良豈必難及而時事多艱公私困竭刈
葵及根不能惜手使古人處此又將有何道而後
國與民之交利乎爾勉哉

制曰夫士有經明行修輔光巖穴不獲自奮起于位
者此若有以望之焉然不羸其躬尚其後人庸有
愈于不望者矣爾監生某乃具官某之父修仁義
于獨知之地爲孝友于一家人之中抱其積玉未發
韞于有司朕有筭經乃克昌其胤嗣茲特贈爾云云

云惟予明命表爾幽坪以錫爾于不朽

制曰朕讀古人之書所載閭閻之懋其昭然可傳者多矣至于宜家惠下若詩稱樛木江沱之賢則疑未易以得焉爾張氏乃具官某之嫡母秉範名彝作嬪君子閨門肅肅有緝筐舉案之風莞簞誦誥得營葛均巢之義慶鍾嗣哲教本慈規惟至性之非常歷華顛而靡渝茲特封爾爲宜人異數方綿百齡永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五

河南汝寧府光州知州尤大治

勅曰夫士始仕而剖符稱州大夫貴矣其親民則令也其領屬則守也有能上承下率聲施蔚然不賢而能之乎爾具官某行碩而堅學深而蔚魁然鄉國之選簡茲繫望之州慕古人道德之爲而教化有方刻俗吏功利之習而聲稱不事至於至誠能動物知有親民與民相悅而野有來鴻吏與吏相誠而廷無剋虎爾之治真足述已特以歲閏授爾階云云於戲世之爲吏者莫不知不忍取民之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六

廉也而不忍取人以自取其不廉之名莫不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而不忍殺人以自取其不仁之名若斯者豈不謂賢哉然而天下卒不至于治其所以爲仁者有名而爲廉者有狀也至治之道有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爾愈懋哉

勅曰傳不云乎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朕用其子忍忘其親哉爾某乃具官某之父抱懷美志棲息山林讀農壘之書力行爲善挾越人之術兼欲濟人義問仁聲溢于閭里顯名厚實驗于子孫茲特贈

爾云 華萃思于三錫 慶馨德于九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七

直隸廣德州知州何鳳起

制曰夫吏當其在事之日苟非甚不肖也者卽魁傑
疆大之民敢以爲不賢乎至于去後而殆異矣乃
若去者後來思者不改其賢豈可及哉爾具官某
發跡制科筮官茂宰更覲劇邑擢守方州淹留廿
載之間復領茲邦之舊山迎江舞父老喜其重來
事簡訟稀吏民習于寬政不煩鞭朴馴至久安特
以歲闋授爾階云慨自世趨于利祿而守道難
進之士邈不可見爾庶幾其人焉 朕將大用爾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八

以風天下矣尚益奉法勤職布德和民上廣朝廷
之仁下爲州縣之表欽哉

制曰夫善士之植德如植木然大而益滋深而益沃
則自株而根亦彌久而不替易云積善之家必
餘慶非虛語也爾某乃具官某之父淳明遠俗忠
厚傳家躬孝友睦嫺之風沛仁義詩書之澤篤生
令子用亢而宗緣考履以視祥知自天之助順茲
用贈爾 云 庶揚巖穴之休光永作鄉閭之懿範

四川城都府雙流縣知縣鄧宏烈

制曰古者循良之治使其民各安于衣食耕鑿而無所求于上欣于爲善忸怩于爲不義而非有所畏其爲之吏者所居無赫赫聲而去每見思於戲此何可以易得也爾具官某宏雅之器剗割之才奮起譽髦肆膺宰牧乃能洗手視事因心出政吏與人惓然相信而無苟且欺蔽之意間與井晏然相安而無椎剝叫呼之苦自爾去此官于播州而民之恩爾者尚未已也非重循良何以有此用是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九

原官授爾附云夫播汙于豺狼夷狄不得爲王土者久矣今既草薶而禽獮之以付之爾尚振之以清風以蘇其頑罔之以白日以灑其隱戾幾太平之澤無不屆焉爾懋哉

制曰朕聞源深而流者雖旱不涸積穀者不患凶年積珠玉者不憂道殣矣然則積學篤行之士不于其身于其後人亦何憂貧賤哉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孝友古人博洽君子過屢艱于棘屋名愈繼于士林返而一正決意千古蓋將志其大者以

垂之不朽偶亦泄其小者以授之嗣賢蹟年愈高爲德益博茲特封爾云歆服洪恩彌隆景算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六 制詞

百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七

湘潭李騰芳二寶著

第 取芳

編梓

姪

之

全閱

男 宗岷

後學

過蒙掄

全較

謝 璠

制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莊天合

制曰朕審觀天序肇建國貞咨汝前後左右之人必

皆方正博聞之士委之既重恩亦宜優爾具官某

秀韻消煩昂姿拔俗自拾崑崙之第遂居翰墨之

林學術最端文章獨貴絲綸視草詞追兩漢之醇

杞梓題材士盡三江之美俄正前星之位特膺夾

日之求進秩青宮橫經丹幄論思預其秘密調護

參其華嚴積有賢勞可忘褒賚茲特以覃恩授爾

階云爾入奉驚山之直出參鵲禁之遊乃儒者

之極樂豈他人之可望勉思爾職在陳善以開邪

簡在朕心將投艱而任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二

翰林院修撰顧天授

制曰朕廣覽譽髦列官清禁業以文史使俗物不濁其神養以優游使榮寵不驚于慮是曰非常之典庶幾特達之流出于其間以膺 朕選爾具官某淵源家學炳蔚國華高擢兗科延登詞館緣探賸而見達因研慮以析微讀世俗不傳之書吐古今未有之論掄才比士視草代言露其毫末之端已識具體之大茲用覃恩授爾階云夫希世之寶乍見而驚宜韜之以精橫橫空之翮積時而起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有待于異風爾尚懋修以稱 朕意

制曰世之積學篤行之士艱于遇合者多矣以其所有與夫富貴而名聞天下者較焉其獨歎彼耶而卒不偶命之窮也然而駿發其子以聲施于無窮則又其命之通矣爾監生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世胄名家宏儒博學讀書但工于述古爲文偶失于諧今遂場羽之無成益資身之寡策蕭然素帶尚夕誦以朝哦忽爾培風纔梓榮而橋落荷薪有託觀視堪悲茲特加贈爾云款既設之榮光

廷方來之鼎凱

制曰自二南之風化既熄世之君子能修身以教其家人者罕矣况婦人女子卓然不囿于閭觀而以榮仁賢孝稱者豈易得焉爾贈孺人張氏乃具官某之母賦性惟貞稟心大孝嘗藥問疾事姑而身不解衣截髮佐食舉族而人皆仰食蓋自其爲婦與爲母以至于歿而內外宗姻尊者皆愛卑者皆附下者皆戴婦人之德如是是宜有旌而况其子之名世也茲特加贈爾爲安人以俾爾不忘于永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

永

翰林院編修公集

制曰朕儲賢才以治天下如貯藥石以資服食如植梓漆以備器用日孜孜焉不敢謂能卒得之也故博簡英俊處之禁林先養而後須之爾具官某材因天就學以家傳自爲諸生已負時望予采其名亦既其實選于庶士簡畀斯職而爾砥德彌瑩植志愈堅覃思歷乎古今發聲鏘于金石特以覃恩授爾階云朕聞古人有言雖有天下至多之物若有以待之無不得其處也衆人則待之以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

豪傑則待之以心待以事者事震而失其常待以心者心恬而事得矣爾今優游文史之日蓋無事之日也會還而自忖其心有以待之否哉

制曰朕惟世之奇才偉器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殁者多矣每念斯人難得易失追懷風猷豈勝歎悼而儀刑不泯或偶見于後人則未嘗不輟然也爾原任翰林院編修南京戶部山司同主事某乃其官某之父逢時亨嘉列位著作五之言足以藻飾萬物允直之行足以風動一時偶不察于

當塗竟病志于知世有往必復靡膏不昌擬然玉樹之英美哉有子之慶特贈爾云綸綍表九原之懿箕裘延百世之昌

制曰朕惟婦人無儀儀于夫子至于夫賢子肖始終鼎貴而其間極盛衰之變尤可以觀德也爾李氏乃具官某之母大家之子名臣之妻淵源既深禮義克備曰敬曰戒拮据俯仰用相夫子致于顯融既顯融矣旋遘閔凶手執詩書親課諸子復克其家光顯于世以一婦人數數轉衰爲盛其志操固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六

以蓋人矣特贈爾爲安人備闡女士之休用作闡閣之勸

翰林院編修曾可前

制曰國家以科舉取士先有司第之而後 朕親策之其登于朝者凡三百人而前三人者則自釋褐之日天下遂望以爲鄉相卽其同登之人視之如明星飛霞不可扳接則非有出羣之才疑不可俾得而頃者爾可前對卷有司實列之于後 朕見其文詞明悉妍贍手簡置第三以示宰臣宰臣謂朕爲知人遂錫爾以及第任爾以史職爾之榮遇較之有司之所第者多矣服官未久風望卓然乃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以覃恩授爾階云嗚呼 朕之于爾待之如此其隆則望爾者不小爾將何以酬 朕且使 朕有以塞天下之望

制曰語有之嘆之屈寸足以基信矣之食一可以爲麤蓋萬物消息自然之理士人先後顯晦之故正有可同年而語者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孝慕聞會文煥賈董規言矩行耻曲學以諧人破械銷觚抱殘編而課于惟褫裘之不輟致弓冶以相承

是月封爾云 龍章正錫肆酬式敷之勞崔某方

綿益篤教忠之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八

翰林院簡討雷馬儒

制曰古之官翰林者天子以意畜之謂之私人然特以文詞耳 朕不畜以意而畜以天下則豈但爲文詞之細哉爾其官某頎然異才蔚有文學升于衆選列在庶常又復養以歲時然後簡踐厥職益能遠求近稽廣討獨叅志懷金石之貞學有社稷之計雖澹無營厥聲達焉班行之秀罕有儔者特以覃恩授爾階云 自晉奇俊巨人有未嘗有爲而世先許之者矣有既以爲之而人猶未識者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九

一則出之之異一則藏之之深也爾何所取焉愈自勉哉

制曰朕惟古者經明行修之士雖其困塞湮沒而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或在其身或在其子雖遲速顯晦之不同而其趨一也然則士可不自勉哉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學能見道資足逢時涵濡充溢無待于外誰實尼之而使其坎于膠庠不至于奮飛也然而不羸其 以昌其子茲特贈爾云

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涉有無疆之休

翰林院簡討龔以俸

制曰國家之設翰林官也其職文史已耳然即欲于文史之中盡古今之變辨天下之大此豈徒詞章之末乎則其職愈虛而難稱爾其官某青年整俊大器沮澄肆叅中秘之英爰列北扉之選乃能潛修精詣遠探近稽思之微眇入于神明言之鏗鏘中乎金石可謂能其官者特授爾階云 方今需材甚急 朕之養爾辟朝木而夕視陰焉惟無爲者可以應有爲而有爲者不能惟無欲者可以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十

有欲而有欲者不能爾愈茂哉

制曰凡人子之貴者得推榮其親此褒典也而予于隱約勤行之士尤樂道其善而極褒之匪獨以勸忠亦將勵俗勉教使爲善者有所觀焉爾某乃具官某之父獲于古訓卓有至操修身正家而孝弟稱于宗黨居約履順而忠信驗于友朋篤敦英才作予良史種德之深稼而復穡發源之浩流而必長富貴壽祺蓋未可量茲特封爾云 不酬式穀

之勞丹替教忠之訓

制曰士大夫義隆于顯親恩深于念母追劬勞之罔
極悼寵祿之無施獨有徽章申其孺慕爾錢氏乃
具官某之母爲君子之妻當賢媛之后竭精髓以
養其親而親忘其爲前之失婦也均衣食以鞠其
子而子忘其爲後之異母也賢哉婦乎蚤從殂謝
良可咨歎特贈爾爲孺人祇承綸綍之華永作松
楸之貴

翰林院簡討張文光

制曰朕之需人以治天下如涉水需舟以濟而負重
需駕以行而不能以亟得之也故擇士之才者羣
聚之禁林而後養以選之爾具官某受材宏毅造
道深純策名儒科延登館職秉心中素履道堅貞
編摩擅才識之長品較有鏡衡之譽朕甚嘉之
特以覃恩授爾階云夫爲文之與用世非二事
也惟能衝口而出者了然不疑而應手而運者必
沛然不碍矣予未觀爾之用世而先課爾以文章

欲爾于言語文字之中盡天下之變爾可不勉

制曰天之于人無德不報凡我卿士大夫以文學材
行立于朝光顯于世者朕察其先未有不異于
人者也爾某乃具官某之父隱而不試久乃自彰
孝弟隆于父兄忠信驗于朋友仁慈發于急難伉
直凜于彊豪爲行之高世所罕儼篤生英于蔚爲
國植人雖孔遐名則無替特贈爾云被顯命之
非常闡明德之有自

制曰婦人之賢著于麟趾贈禮之盛則有鞶衣朕

親奉

慈闈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
異恩以示追遠爾呂氏乃具官某之母孝以事親
貞于律已環珮之聲動必由禮簪筐之薦舉不失
時用以佐夫隱人而克尚有嗣子老而不怠足爲
婦師特贈爾爲孺人不迂寵于函芝用紆思于靜
樹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戶科都給事中

制曰夫言官作予耳目司世是非其籌國以識度爲
貴機術爲賤効忠以堅朴爲實巧給爲虛二者人
品之分關乎治亂之大所以居是職者 朕必擇
而使之爾具官某懿行高文通才遠識養自中秘
遷居諫垣能遇事以敢言且違衆而獨立曩有東
方之役賴爾必戰之籌屬國安若覆盂異論消于
見睨允符 朕志洊擢今官爾益能佐箸殫謀規
利析害事雖欲行而有符言則皆人之所難茲特
以覃恩授爾階云背爾父兩典名樞一帥南屏
常以清節稱今爾以直諫顯惟清乃直爾益有所
本矣然人臣處世從容而自勵也易遭時曲折而
常奮也難爾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古

廣東道監察御史周家棟

制曰朕以天下爲車以法度爲衡勒以風紀之臣爲之御御得其人則法度肅而天下治不得其人則法度廢而天下亂然則御史之任未易稱也爾具官某學遠猷長性開心遠起家花縣珥筆栢臺持檠如弦洗心似水入執簡于柱后出理甍于海邊皆以寔直著稱澄清流聞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於戲今之所謂賢人君子者視其聲與勢之何如耳勢在而聲合則攫金可以爲廉珍臂可以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讓由徑可以爲介 朕甚耻焉將欲別僞以明直
頓爾揚清而激濁

貴州道監察御史沈正隆

制曰御史董攝紀綱肅正朝署于政之有不當于理于情之有不宜于法上自 朕躬下暨諸司皆得言之故吾甚重其選爾具官某清操介節慎于親身博辯精察周于用世兩爲邑令卓有賢聲考擇于衆寵以茲位乃能知無不言有直諫之氣言無不悉有敢任之節諸司之放失百物之弛壞咸于爾有賴焉蓋明法度則自然成朝廷之尊糾官邪則孰不有簡書之畏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而且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簡爾往按南滇滇去京師萬餘里 朕卽明察其欲蔽 朕何患不得焉以爾之公忠無畏自今以實事令人以實言告 朕者必爾也 朕何憂于滇之遠

制曰朕有弼士謹察官邪乃其身弗納于邪則義方之教也其子幹蠱其父宜有譽焉爾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方其藐歲已絕童心逮于壯年益多至行孝弟篤于宗黨忠信驗于友朋雖種德之深終身不享而教忠之篤沒世乃彰挺然司直之真

美哉有子之慶特贈爾云使人知有道之士雖

愛有無疆之休

制曰古有捧府檄而喜者爲其母也然其秩卑其祿微其名亦細矣若予秉憲之臣服繡衣歡其可喜尤何如者爾封太孺人吳氏乃具官某之母德稱閨闈儀成聖善躬膺家人之正鑄生令子之奇率之以勤儉教之以忠孝方當疏爵正介康禧其爲善事可勝嘉歎茲仍封爾爲太孺人昭受國恩永綏家慶

陝西道監察御史 失名

制曰天下之平久矣士大夫好靜而苟安驚進而寡守黨同而傷物 朕甚憂之茂簡激揚之吏欲其忘私守公任法昨邪戾幾人人悚然不敢飾非務盡其誠蓋重任也爾具官某剛潔不倚沈深內明連茹以征鳴絃而治徵爲高第需次從官故堅之以歲時乃率之以此選爾益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物議否臧廟謀中矢亮無回隱時有敷陳 朕嘉樂焉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 夫言事

之臣以識爲 主以氣爲決非有其識則是非之際不能斷然而不疑非有其氣則利害之間不能奮然而不懼爾懋之哉 朕不難輯檻以旌爾轉圖以聽爾

吏部文選司主事朱一龍

制曰朕爲吏擇人尤爲擇用人之人而茂選天官四銓之屬而分叙之綜覈人物甄序流品任至重矣爾具官某端資亮節卓識長猷擢對鬼科司平望梃孤行一意絕于時俗賢者難之緣以公卿之舉忝于朕知之獨乃簡爾使佐銓典爾益自磨瑩淬濯勤于其職雖服事未久而能官大較亦畧觀已茲以覃恩授爾階云於戲時之治也士大夫莫不柔謹恭畏以敬其事爲賢而其反也則亦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十九

不矯激奮厲以惡其私爲尚是二者將時之所爲乎非也用人者之所向而天下莫不趨用人者之所惡而天下莫不肯以一人之意見而汙隆一世之風爾在斯位曷可不慎欽哉

制曰夫一貴一賤一存一亡在于常情尤有難堪而況御窮之配乎因居念往悲可知已爾具官某妻贈孺人田氏從夫圭資甘曳綯裳備無擔石之需門無一指之助躬親井臼備茹荼蓼至于廿載之間不見幾微之色求之于世直少其人迨夫子之

顯融俄苑生之契闊道惟梁笥益用悵然茲特加贈爾爲安人以俾爾不忘于歿世

制曰世有篤學力行之士道德畜于中文章著于外所就未可量也不幸而天奪之亦可悲矣乃委百世之重屬之乎孱然之子以傳而頓興于時豈偶然哉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偶儻不羣高舉自命行雅重于鄉黨名籍甚于膠庠所嗟頹子之年空抱賈生之志于時子藐俄已名揚始發跡于丹書繼升華于墨部生平之間闕雖備今茲之焜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方稠特贈爾云煇一命之甫新恍九原之可作制曰夫士也致身要職抒盡明時而母不逮養其感慕可知已矧其艱難早世者乎爾贈孺人聶氏乃具官某之母蒿藜令範蘋沼幽思慧事女紅勸襄士行早徵熊夢遽委蘭薰棄于方呱亦云苦矣越慈廿載之遼邈始開一德之顯融疑形容于繪畫之非真悼懼養于鼎茵之不逮孝思何已卹澤宜優茲特贈爾爲安人俾止隴之生光誦蓼莪而無憾

吏部署員外郎事主事唐選

制曰朕以天下之人才爲治而寄其進退于天官四
銓之屬所以綜覈人物澄清流品者皆有責焉不
獨司選者一人之職也然則掄選之慎委寄之隆
豈容易哉爾具官某貞姿絕俗明識達微爲宰仁
于愛民爲士審于敬獄 朕以獨知之契叅于公
卿之舉簡爾使踐今職爾益能酌泉明操塞資緣
之寶夾袋儲才明曉序之倫可謂銓屬之賢者特
以覃恩授爾階云 朕惟古者任人後虛望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先賢事故才者得以自盡不才者無所詭于其間
今則反是矣黜流俗微僥之非而一課之以實是
在爾之司衡者服我訓詞 朕將觀焉

戶部河南司主事張樸

制曰今天下之平既久物盛用廣財之不足有自來
矣失在不早自節嗇以至于此顧不圖所以爲今
日之計而但追咎于昔日之非無益也然則經畫
措置是在乎司計之良者爾具官某襟懷精遠器
識純明綺歲登朝芳標蓋世使 主計而商利正
時訕而用贏乃爾握算惟精處脂不潤滄泊之風
可挹幹濟之技無窮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 昔
爾父以揚之丞視篆于瓜穿塢行潛至今賴之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司詹于南益有令問方飛方騫而遽自題潔也辟
之火矣有燃于前有烈于後爾懋之哉

戶部四川司主事楊一素

制曰國家轉東南之漕以資京師而吳越爲最多部
臣歲奉璽書出典其登耗責至重矣非廉敏強幹
者不以焉爾具官未立玉令儀制學利器淵源衆
學藻繪人倫發跡決曹升華版部文章爾雅用題
士于西川政術兼該俾持籌于東越舉詎有勞于
旦晝處脂無點于秋毫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方
今浚削搜括之事雖非所宜言而經費則岌岌矣
有司不以國計爲重部臣不以璽書爲重其所重
者安在夫假寬大之言以文飾太平此迂儒之名
也法備令行使上下各競其職而無憂于匱乏此
謀國之實也爾勉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戶部福建司主事廖如龍

制曰夫六卿之屬無如地曹郎爲多朕深惟
祖宗設官之意毋亦謂國計爲大而欲廣求其人議
法度修之朝廷以授之有司然則非賢者莫任也
爾具官非業行高亮德宇粹溫擢類制科司平望
樞片言可折通國謂賢屬當舉詎之時寄爾持籌
之任乃能洗手視事不點于秋毫殫心而圖若謀
其家事往監楚賦益有聲華特以覃恩授爾階云
云古者立國稷程秭粟之用取諸畿甸而足今何
以取之天下反不足也且以天下之大引一線之
途以爲漕而細如喉襟之則破棘之則塞固其所
矣今欲倣古者制用之遺近取之畿甸于大夫以
爲何法而可尚勉圖厥便欽哉

制曰朕聞爲廉吏難爲廉吏之婦尤難非卓有識操
能不以牽腹易性而恬然于閨閣者罕矣爾具官
某妻封孺人江氏柔順無儀清貞有淑進事君子
稱圖史以相規退安私帷甘綦綌而無羨有丈夫
之風焉風夜敬共德音孔碩茲特贈爾爲安人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承綸綽之華益守矜聲之戒

制曰昔孔子之論士也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雖未嘗有所施設于四方而其品已卓然異于人矣朕庶幾得若人而褒之而況乎其有子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夙閑詩禮確守志操秉道惇倫先立乎其大者謹言敏事以約而鮮失之蓋盛世之逸民布衣之賢者也式穀令嗣爲朕望卿俾高門之美不專于往哲茲特贈云欽若廷綸增光廟祔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制曰人子思母而不得見庶幾得如母者而事之而此堂之上慈顏相繼嗟然宜其益戚戚矣爾贈孺人鄒氏乃具官某之繼母潔供蘋藻慈法鳩鳩共安棲宿以宜人獨引珪璋而啟後悲食貧之苦不逮祿養于生前嘉鞠子之勞可見先媛于地下茲特贈爾爲安人服茲譽命庶以慰爾子離裏屬毛之憾

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常石麟

制曰自孟子言仁義而獻子醜聚斂之臣也于是乎司財賦者不樂其職矣夫爲朕參計登耗贊舉對策求以不傷財不害民茲豈言利而聚斂者可比乎爾具官某英季俊整大器沈泓擢之諸生試以計筭處脂不潤每流清約之聲撙算惟明克絕侵牟之弊可謂能其官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自頃司農告急爾亦與其有憂矣寡取于下則國不足而民裕多取于下則國有餘而民困夫損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以裕民堯舜之政也朕豈不樂爲堯舜而爾司農則何以措其手焉爾儀圖之制曰夫志士英儒往往有龍蛇雲霧之想而一或見困遂至自摧可勝歎悼乃一綫之微名肯出焉前酷罰而後暴興是亦事之不偶者爾某乃具官某之父博古通今惠中秀外羣能務實敦孝友以維風窮乃益堅抱孤貞而卽世遺弓稚齒奮翮雲霄有聲金穀之曹足振詩書之緒茲特贈爾云國典無私爾心良慰雖從鶴化來服龍光

制曰蓋讀梅舟之詩未嘗不悲節烈之志也彼其
功在倫常卽微子固將章之况有子而貴者乎爾
周氏乃具官某之母夙秉慧心出扶名教丁年守
節矢歌鵠以殉夫丙夜篝燈乃九熊而課子身備
父師之教行爲女士之宗茲特封爾爲太安人翟
瑜丕賁于高堂鶴算永綿于景福

戶部雲南司主事黃建衷

制曰朕聞古之爲天下者蓋常養才于無事之時以
俟有事然後才臣出焉若有事矣雖汲汲以求之
而懼其不及也方今之時豈謂無事然則士舉爲
進士而官爲郎安可謂非天下之才也爾具官某
秀韻昂姿竑猷遠識當茲困乏之日簡司會積之
區爾能力杜侵牟心勞籌策服官未久廉敏有聞
特以覃恩授爾階云云夫錢穀稍冗豪傑之士見
以爲不樂就朕不謂然苟操有經國之術倏然
轉衰羸之勢以躋于富彊非豪傑而能之乎爾懋
之哉

制曰蓋自東漢高守節之士而因以成俗故當時處
士獨多至于今知名爲賢而處者將有幾人豈世
所不尚卽有之而湮沒耶然則非藉子之貴以章
之求其聞不得矣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淳明
遠俗孝友褻躬閉戶授書獨多稽古之力買山避
世不忘濟物之仁悠然于墟落觴壺之間不及于
是非公私之事倘亦古有道而隱者乎而遺穀金

子鵲起于時則又與灰稿者異矣茲特贈爾
煌煌寵命卽元局尚責承之

制曰語不云乎樹德務滋辟之卉木其翕朝而慎之
其媼暮而溉之其不芘芘然茂且喬者鮮矣爾萬
氏乃具官某之母秀生閭閻慧習詩書工纂組以
夕晨操箴圖而言動機絲之潤至于旁逮宗姻灰
荻之勞又以克成嗣子壽考而精不怠富貴而名
益芳茲特封爾爲太安人綿家慶以方長服國恩
于未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九

戶部福建司主事晏朝寅

制曰朕惟盈之必虛消之有息物之理也自古制國
用者所不能逃而轉移開濟于其間則非有法不
久非有人不能今茲上下殫屈幾無法矣擇其人
圖之賴爾司計之良者爾具官某溫心粹品通識
長才試吏最聞擢叙農徭踐職未久遽以告聞終
喪而朝前命不改爾愈服事克勞至于色瘵臨濡
不點踰于水清 朕愈惟爾嘉特以覃恩授爾階
云 夫今論習之士不乏也忠乎專固少通而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施于政若以錢穀爲齷齪也者則天下可以不食
不衣治乎爾能相沃塞之宜通有無之急以寬國
力而紓吾憂予將有大用爾

制曰抱才者不顯于朝亦施于艸國畜德者或嗇于
已必豐其後昆謂天難忱無施不報爾原任景府
典簿贈其官某乃具官某之父端貞誼士博雅文
儒暫曳綬于王門蚤懸車于白社性本直諒終身
不回心樂虛閒超世自得篤生賢子蔚述望耶祿
雖不及其平生寵則宜隆于泉壤特贈爾云云永

延松楸之輝愈衍箕裘之澤

制曰人子有無涯之情而定典節之國家有不易之典而異數廣之故典常至公而情實無漏爾劉氏乃具官某之前母生知圖史之樂不煩傳之箴格守閭閻克襄家政惜乎蘭摧之蚤以至麟定之遲懿美雖多恩數猶闕茲當覃慶特與闡幽是贈爾爲安人燁一命之甫新行天休之滋至制曰婦人之賢著于麟趾贈禮之盛則有羣衣朕親奉慈闈加惠百梓矧復從官之列來告諭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之誠可無異恩以示追遠爾封大孺人何氏乃具官某之母家閒訓戒性稟堅貞悼君子之無年當家門之既割外捍多難內教諸孤茶蓼備嘗愛勞獨至雖有祿以養已竭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特贈爾爲安人追賁九原用慰存歿

禮部祠祭司署郎中事主事黃大節

制曰朕定策升儲班命行慶凡百有位咸同其休況予禮臣素有勞勩其推恩曷可後哉爾具官某昂姿拔俗助韻消煩奮自清門翩然上第蜚華禮院展采祠曹惟爾明習典章議論證據卓然可考執持法度官守廉潔澹然無營朕甚嘉之已換爾爲儀曹而仍以原官授爾階云爾亦知禮樂之道乎前代儒者皆謂積德久遠而後能興本朝之熙洽不爲不久矣何以廢墜不振也今毋論其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者卽儀文度數之嚴尚多缺落然則愈久而愈湮耳何興之有爾既博聞多識曾有意于茲乎益勉哉

制曰朕精簡禮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爾具官某繼室封孺人吳氏天與慧心少閒淑德獨操家輪遇事極其敏明克守素風既貴益能澹泊至于顧復前人之子有同離裏之親化者有知生者無媿茲特封爾爲安人播其芳徽用

爲閩則

制曰朕聞古人有言蓄穀者不患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殣矣然則積學篤行之士不于其躬于其後人亦何憂貧賤哉爾生員贈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詞博而蔚氣銳而堅雖穎不如老于膠庠其于爲義也赴如嗜欲若有不容已者然其不爲不義也畏避退處若怯夫然用是以名于鄉黨垂于後世而發祥于嗣賢考致要歸其所得多矣茲特贈爾云云赫然寵命尚克承之益以綿紹祭于不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曰棘心之詩言育子之艱難也夫育之艱而棄之易栝栢之慕曷有已乎爾贈孺人俞氏乃具官某之母性本靜莊儀尤婉婉惟讀書而守義故見大以識微法樛木以明慈誦自華而佐養皆卓然婦節之大者也惜乎爾子益貴而爾福祿之未究茲特贈爾爲安人松風草露雖百世共猶馨焉

禮部主客司主事李棟

制曰朕崇文仰貳尊奉

慈闈兩都庶采褒賚均焉矧春省清班議禮樂之所出而可有漏恩哉爾具官某神明世胄圭璧精英擢秀制科司平望樞惟良既能折獄無欲亦可程才簡陟留銓用清羣品官裁不混于鴻遠孝骨幾損于難支來自章開填之客部用佐直清之德時昭夙夜之勤嘉爾有勞值國之慶特授爾階云云於戲朕觀古之人朝夕專精于學其在堂戶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坐得焉窺之以言語作止不可侮也臨之以濃艷休惕不可動也若人者在于名位微賤之中隱然足以蓋天下爾亦常有志于學乎象胥事簡益究心焉欽哉制曰昔卻缺之壽妻媿如賓夫夫也而能若是今閩門之私弗可道矣朕庶幾得若人而褒之以爲內鵠爾具官某妻封孺人黃氏潔清佐饒聽婉宜家服苦飲辛由約偕顯益謹珩璫之節有度如山相磨冰蘖之操其門如水茲特晉封爾爲安人欽

服華思無忘敬德

制曰昔蘇明允謂人有敝衣垢面而談詩書爲不近
于人情疑其爲姦焉於戲此特爲有所爲而爲者
言耳彼耽道嗜古之士蓬茅土室一冊之上自喜
自樂自惟目懼彼以爲大于天地長于古今而庸
以他物易之乎爾舉人某乃具官某之父方履員
剋今人古道去富棄貴絕友與徒兀然几案之間
不辨東西之面人不得而名之而名之以癖國不
得而用之而用之以子茲特贈爾云使人知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五

道之士雖歿有無疆之休

制曰國家酌義準情褒子及母在墓章有未備所以
慎重明恩覃大慶而必周所以恢宏錫類爾某氏
乃具官某之前母早秀德門卓爲女士方諧隱豹
遠憐分鸞久湮抑于下泉始發聞于茲日可占隱
德亦曰奇遭茲特贈爾爲安人庶幾采藻之遺芳
不與宿草而同盡

制曰夫水毓珠玉則方員異表故母德之賢恒于共
于彰之爾封太孺人吳氏乃具官某之母拮据佐

讀勉勉持家簪珥可捐不廢枵九之警軒綏已設
猶厯陶鮒之規手澤尚有音徽豈遠茲特贈爾爲
安人肆霽西芝之寵用云靜樹之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六

禮部主客司主事何起升

制曰自古王會大同未有盛于今日者也豈獨國家
威力有以屈之毋亦禮樂教化足以柔其心而厭
其志詩不云乎率禮不越海外有截是所望于子
大夫者爾具官某才諳茂敏器識廉深愛洽菱棠
聲流茹蘖簡遷名表隸職象胥惟爾信可格頑明
能紀遠察其燥濕而雜揉之性皆調時其恩威而
遠近之心畢喻 朕甚嘉悅特授爾階云夫自
古未有內不治而外寧者也今薄海以外皆知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七

風而輦輦之下反有跌整之憂此其故安在晏子
有云惟禮可以爲國爾尚勤思所以佐 朕者
制曰南宮故以文儒居乃其父業偏實開之所得于
廷聞者不恥可無譽命以勸貽謀爾生員某乃具
官某之父頎然異材因于尺幅憤屢試之不過益
博學而多奇考日月星辰知歷之差推吉凶消長
得易之理卽其立論之廣知其用力之勤彈弦咏
歌樂而忘老敦詩悅禮子克有家特加封爾云
爾尚抒而學淵益勗爾于遠

制曰閨門之德如玉在淵闇然而光外著則夫若子
其徵也爾封孺人郭氏乃具官某之母稟性儉勤
執心孝敬養姑志于織曲惠洽一門寬夫力于詩
書學破萬卷自身含美有子亢宗至老而琴韻尤
洽再命而翟衣宜爛茲特加封爾爲安人丕揚澗
沚之芳彌介岡陵之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八

禮部主客司主事樂和聲

制曰本朝之興至于今二百餘年修正立功之士博聞多識之臣夫豈無人而禮墜樂廢儀文簡缺一毫毫之爭遂不能詳此其故何哉毋亦議之者紛而作之者憚也爾具官某早以詞妍發于廷擢試爲縣吏而在汝陽捍患拯災搜奸剔蠹力行古人之事紳有循吏之風乃抹師言移之客部自昔貢夷之積橫皆緣我役之使然爾能嚴其交關撤其障隔欣填機炮不言而喻朕甚嘉之特以覃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九

恩授爾階云云於戲爾之所爲蓋已見于此矣世之所難能者使爾議而作之吾知其可與有爲也然自古豪傑之用有終日爲之不見其有餘者有湛然無爲不見其不足者此何以然乎朕選爾勞將大用爾亦思所以稱予之用者

制曰朕惟經之言婦道者多矣曰有齊曰無違夫豈無德行才智之能言語文章之美足稱于世然而家人之正固在此不在彼也爾具官某妻封孺人周氏啟秀閨門習問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

于孝慈令問藹然無非無譏蓋可謂賢婦已茲特封爾爲安人祇服明綸益敦幽操

制曰蓋禮有爲人後之文謂其所後者爲父而國家推恩之典亦得以并及之可謂榮遇已爾遂授太醫院吏目某乃具官某之嗣父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雅有士人之風忠信好施允洽鄉閭之譽卽其年齡尚壯早計遠謀擇其賢子者而子之不欲以家計自關而栖心于嗜慾垢繯之外此固已遠于凡情矣用封爾云云庶幾令名與子俱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

傳于天下

制曰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福澤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爾張氏乃具官某之嗣母早以淑女嬪于哲人令德孝恭閨門藹其善氣守禮慈儉姻族化其和風克撫嗣賢用昌厥祀朱顏方渥榮祿未涯是用封爾爲安人服我翟茀以易爾荆素之舊

兵部職方司主事馮燧

制曰朕修身拱己以聽天下而民未樂生吏不稱職
兵制未備禮樂未修中夜以思方食而歎眷求才
士試以多艱使之臨民而民安操兵而兵治典禮
而禮明此當今之急而朕之所選也爾具官某
少傳家學蚤授舉科辛巳有聲登于夏省當插羽
之急有聚米之明籍馬賦車易將料敵居然帷幄
不廢雅歌特擢爾春官以旌爾而仍以原官授爾
階云云孔子不云乎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未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聖

之學也豈不以兵爲難而以禮爲易夫明于易者
或不達于難烏有能其難反遜其易者乎爾既治
兵有効矣于茲禮樂之任尚克勉哉

制曰慨俗學興而才俊之士相與沈溺于得喪棄所
爲以爭利者多矣至確然以聖賢爲必不可師而精
求力詣不昧不惑蓋未易得也朕想慕若人不
忘嘉歎爾原任襄府教授某乃具官某之父懷抱
器業博通古今上自太極陰陽下及史傳成敗隱
無不索賸所必探雖其棲遲黌序曳裾王門而考

其生平金石之姿不爲人情燥濕所變老而益壯

文信在茲茲特贈爾云云九原有知服命無斃

制曰朕惟玉之在山珠之在淵雖不可見而光景自
異或徵于雲氣焉或徵于草木焉婦人之德亦若
是矣夫與子其所徵也爾贈孺人費氏乃具官某
之母性本靜重心極高明不煩媚傳之箴生知圖
史之樂居然自寶惟儉與慈遂以行地之貞積作
宜家之慶于爲名表夫乃碩儒休聲雉然奕世不
墜茲特贈爾爲安人庶幾采藻之芳不與宿草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聖

盡

制曰自古稱繼母之賢者無如翟方進之母而稱李
繼母之賢者母如柳公綽朕讀其事心甚嘉之
乃操古牘以揆今何獨不爾也爾封孺人費氏乃
具官某之繼母椒蘭之性簪笄所無禮樂之隆族
黨傳誦儼若筮簪之奉穆然閨壺之風富貴奕葉
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多而皆其自撫命之不淑歿
有餘哀茲特贈爾爲安人欽我閱章貴爾幽隧

兵部職方司主事聶雲翰

制曰朕聞天下有無窮之才望之而翹然不叩而眩然而抵曲遭難則其廉幹勁挺之効反後于常人若是者非其才之罪也然則朝廷之所尚可知已爾具官聶燿燿士林奮熙吏治紛囂亂井理各得勝鮮形勢泊然不動朕甚異之特擢爾爲夏官郎使典戎索而爾益以感時爲懷幹蠱自任搜考兵食究切利害重士之大而壯者也頃收爾禮曹而仍以原官授爾階云云夫朝廷之愛士如愛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十三

木然自拱把而養之以至于棟梁非一日也而當其拱把之時旦暮望其爲棟梁爾知此而所以自待者當益不苟欽哉

制曰一貴一賤一存一亡在于常情尤有難堪而況夫婦之好乎爾具官聶妻贈孺人王氏少以女士嬪于哲人事姑以孝宣室以儉相夫子以禮卓然賢婦也惜乎去帷之早茲特贈爾爲安人赫然明命惟淑鑑其克承之

制曰夫婦人之以才德仰美見稱于世者絕少故士

大夫得一賢媛莫不以爲難況其後先繼美者乎爾具官聶繼妻封孺人常氏度比珩璜性成蘭蕙瘁勞克勤于內職淑慎無玷于前徽爾夫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爾相貳何以臻此茲特封爾爲安人愈益傲于雞鳴以有光于翟茀

制曰自古才賢魁奇之士困于下位者多矣豈天所不相耶守道不佞云云或然而不羸其躬以昌其後人則其所得云云多矣爾原任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主簿其乃其父學不爲人志惟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十四

古其行隱于屋漏云云至于孝弟分產則取其下者臨財則受其少者云云之干官則絕苞苴禁漁斂悉家貲以代民賦云云難云云惜其止于一簿倖之于水不爲川而爲澤其所及者有限決而布之若以待而子茲特封爾云云庶以垂爾之令名于永

制曰朕讀匪我閭極之詩而知人子之所以念其母者至痛切已況于艱難早世者乎爾贈孺人張氏乃具官聶之母生自冠門卓有至性孝于父云云

于宗烟常佐其姑以主家餽矣雖積歲豐腴而一無所私常相其夫子以刑家矣雖于姓媒壘而未見其跋蹙嗚呼奈何其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茲特贈爾爲安人自爾之棄而于也尚呱呱然而今褒然爲名大夫其亦足以慰爾

制曰子實有母而早去之以待夫如母者領焉復焉飼焉教焉此其恩亦何殊于離婁爾贈孺人劉氏乃具官某之繼母德稱闡化及宗黨宜其家允有鵲巢之福撫其子不啻鳩鳩之仁忱極極之如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十五

存悼鍾釜之不逮茲特贈爾爲安人松風草露雖百世其猶馨

兵部職方司主事徐可求

制曰方今武威雖暢內政實虛常恐蕩平之餘或有飛揚之事急資俊詰以養安懷爾具官某曠度清標宏才朗識無施不可一持冰蘂之操所至有聲三著循良之績爰從高第晉佐中樞益能練習機宜暢曉戎務茲以覃恩授爾階云云 朕聞自晉在漢之疆惟廣于拓土有宋之弱亦喜于開邊弱者固不必言强者亦幾自弊較今強弱之勢正在季孟之間惟爾益摠止戈之猷以贊 朕銷萌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十六

治欽哉 朕且有后命焉

制曰朕每讀考槃之詩深嘉肥遯之士恨清風之既遠歎塵網之難求尤藉象賢得儀鴻羽爾某乃具官某之父一鄉善士三代遺民處澹無求粹原子之高節詒謀有穀凜韋氏之嚴風是用加封爾云云 介茲綸命之華綴爾康祺之福

南京刑部河南司主事湯之相

制曰蓋聞唐虞之際道在皋陶乃獨用之明刑毋亦以民命至重要于欽恤明允布好生之德殆非知道者弗能與爾具官某登俊楚書橫經霍序高名折五鹿之角令範宜六館之師累蹟歲時擢司秋署而爾辟期止辟賢去自賢文網一清煩冤悉白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夫法吏滯文法已耳惟儒者進于法之意進于法意則棘林圍士皆集福延慶之具祥莫大焉爾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七

勅曰朕覽遺桂空帷之賦而知士之悼往者切也矧絲綸普被而梁符永指其感悼當益倍矣爾具官某妻余氏傳姆芳規箴圖令範于歸哲士燕譽相成豈意芳華遽先朝露絕絃莫屬贈佩難忘茲特贈爾爲安人載錫鳳啣之寵膺紉纓舞之悲

工部都水司主事沈孝徵

制曰朕惟冬官之務最煩水曹之屬尤重利緣山澤須荒度之惟勤賦雜幣刀又蠹耗之貴謹必得清貞之吏加以幹濟之才然後有功又能無議爾具官某竑才博識曠度清操簡自廷掄佐司邦土鳩工程藝酌贏濟虛節之帑藏者歲已溢至千金成于工作者事又精于十倍人之不足爾益有餘茲特用覃恩授爾階云夫士有全才故大細雜投而不窘器稱大受故日夜灌注之不盈爾尚懋修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八

以稱朕意

制曰士方困阨獨塊蕭條所賴賢媛與之共適乃栢棖之先棄致榮寵之弗加朕每念之亦爲心惻爾具官某妻張氏作儷婦人克勤內職然膏佐讀脫珥羞甘莞簟之寢既安弓韜之祠遂應宜其偕耄忽爾半途茲特贈爾爲安人爾夫撫鸞鏡之孤飛已有意于曾元王駿之義爾尚欽茲明命留光夜臺

制曰士有奇才困于累黍乃致齋志而終益爲有司

之過尤幸發祥于令子康幾少慰于遐心爾生員
某乃具官某之父磊落不羈高華自命識亡書于
三篋博物無前飲試墨之一升處囊仍舊爰慷慨
而行義因窮愁以著書迨素業付汗血以興而此
身遂騎尾而上箕裘可想牲鼎堪悲茲特贈爾云
云今日之榮足慰當年之屈寧論

工部營繕司主事陳嗣元

勅曰夫營部隸職冬官則丹牘樸斲其事也而御仗
軍械之供錢幣陶冶之實咸取給焉至于繕工之
司又有明刑之任則一司空之屬而司農司馬司
寇之政備矣非具全才曷劇職爾具官某通職
爽心宏才倬度抽延制對服案起曹百度蔚若雲
興一心瑩如冰潔雖勞不亂宜匱而贏茲特用覃
恩授爾階云云昔爾兄邁跡秋臺宏宣淑問 朕
既嘉而褒之緣逮爾親是爾之父兄弟皆濡浸
于國恩而 朕有大施于爾也語不云乎無德不
報爾尚壹乃心恪共乃職以思所以圖報者以光
于 朕之顯陟

南京工部司務馬燧如

制曰朕惟冬官之務最劇曹而分之各不相侵乃所以樞紐其間上翼下領是曰司務之職不亦重乎爾具官某生喬木之家衍奕世之澤文章豹蔚兄弟蟬聯振鐔洄城橫經壁水清風爲之孤起學古至于朋來選續起曹宣猷留部稽覈之勤靡懈澹泊之致愈超可謂能其官者已茲以覃恩授爾階云云夫南曹稍冷仕宦者或厭薄之朕不謂然藥之苦而節始堅泉之清而味始冽爾懋之哉益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勅詞

五

裕遠猷以需後命

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譚繼統

制曰治古之時五雉爲五工正則今之繕曹是已鳩工程能其務最劇雖留都亦然而吏有賢勞茂著最于績書者朕不靳所以褒之爾具官某大器沈泓英年俊整譚經折五鹿之角端範宜六館之師洊歷白雲益開丹筆俄借之于起部使特植其城功陳畚庀材萬杵歎于雷動汰浮櫛費一心凜若冰清歲績方聞覃恩普被是用授爾階云云夫士之所以能集事者謂其才敏而操潔也敏則有功廉則足以服人爾既試而效矣非始之難惟終之難爾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制曰夫英豪之人往往詘于文采不能自奮而中誠有奇則或駿發于子是亦天道屈伸人之微機也爾某乃具官某之父家本韜鈴身兼智勇居常好義動則多謀當夷甲之如山值我師之走水飛梁忽斷險壑甘投俄一蒞之躬操護三軍以畢毀此之功德寧可涯乎復辭賞而不居力耕以自老賢哉爾子之昌其有以也茲特封爾云云服此明綸

介爾景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大理寺左寺左寺正熊應占

勅曰朕惟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
人災及草木身任其咎故朕茂簡議獄之吏不
敢忽也爾具官某性若椒芳官于棘路更閱左右
寺之久亦既五年罔敢上下手之操凜然三尺覆
盆常炤霜慘不飛真可謂廷尉之良者特以覃恩
授爾階云云古之舉陶在泮獻囚而漢之儒者亦
以春秋斷獄彼其意蓋以義而不以法也乃今則
純用科條矣比于法安知不戾于義古人可師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

尚自勉

大理寺左寺左寺副詹仰聖

制曰法之精微法不能具惟經有之惟士明之以經之明明法其于滯文析律也遠矣爾具官某名重公車教行膠序譚經得三傳之髓相士空兩國之羣簡置闕門進司棘路而爾能引經協律原過求情肺石稱平圖扉無枉特授爾階云云書不云乎降典折民朕既不能與于此而又忍使二三獄吏深其科條以羅元元之不逮其謂之何爾益監于祥刑以稱予嘉士則爾亦愈有休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十五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金繼震

制曰朕惟朝廷用人不厭磨勵凡以抑其有餘增其不足非苟而已也閱歷升沈風猷茂著者豈無所以褒進之爾具官某發跡民封洊儀率省沫偶聚而漂杵金愈練而成剛誓登從事之牀薦起決曹之任禁奸戢變消僞佐軍忠信可以格選精銳至能辦賊謬言日至更擢今官爰念成勞就加褒異是以用覃恩授爾階云云於戲三代以下廷尉不用儒人故其弊知法不知義本朝以來決獄專用儒者故其弊知義不知法夫不知義無論已不知法可乎爾仕理官明允有聲是以命爾于法與義竝懋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十六

制曰惟羔羊正直之賢表儀南國必見鴈翔翔之警克佐中闕視其交修予之從爵禮也爾具官某妻封孺人朱氏性本靜貞雖咲嚙之不苟系出華腴能井臼之躬操克勵素風用偕顯仕夫曰王王之潔爾有贈佩之勞是用封爾爲孺人益益初心允綏申渥

制曰夫百斛之舟銖稱而載雖屢盈不溢焉世有大
器匱而不顯習餘後嗣固宜乎其恢恢然矣爾賄
具官某乃具官某之父少有雉儼長而豹蔚讀書
萬卷僅發秀孝之科稟度終身不入大夫之室義
之所在未嘗見而不爲天苟有知何以奪之特早
然嗇于其身昌于其子亦足以知天道矣茲特贈
爾云庶耀德于化塗永標聲于潔軌

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會朝符

制曰朕惟用法無常惟意所注酷者志于入惟入之
務則深刻而失情恕者志于出惟出之知則玩刑
而失法朕欲精法兩得出入協中此非俗吏之
所能爲也爾具官某發跡鄉書分符壯縣聿揚循
譽簡列辟臺爾能參折人情緣飭經術方其獻決
之始遂騰明允之聲特以覃恩授爾階云古人
有言刑之所取教之所去也今既不達于此而徒
爭諸網羅之餘抑末矣爾懋敬哉毋以法律爲師

而以禮爲師則予爾嘉

南京大理寺左寺添註左寺正曹學佐

制曰古者淑問如皋陶在汴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釋思古人之政刑無一事不本于學術而今棄其學以專用法律毋惑乎文網之多也爾具官某清姿玉潤博學淵涵綺歲登朝英標蓋世方畀之以主計更借之以明刑自北而南乃其好也而爾九章有斷五聽無冤讞決之服益自放于學焉其所究寧有涯乎茲特以覃思授爾階云云夫古人得之于心著之于書引而被之于天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十九

下萬世道無不有爾取其書閉門而讀之浸淫于其中不知憂樂濃淡之在乎已也傳不云乎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爾懋之哉

制曰世之高逸之士匿景遠采當其蓬累時闇然耳而以醞釀駿發于其子則淹速會有以用之非苟而已爾某乃具官某之父淳明之性介潔之操在約能施不厭為淡雖鴻毛之自遠乃燕翼之多方子既顯庸爾愈淬濯于勢與聲踰循弗取斯亦賢于世之為人父者特封爾云云爾尚朝夕修爾子

以萬世之業而爾之令問益遠

制曰繼母同母昔柳公綽孝養之篤至使姻戚不知其非所生則吾良臣之思可知也爾李氏乃具官某之繼母和應珩殯度修榛栗凜心之一不忝前徽數子之勤有渝已出壽祺未艾祿養方隆是用封爾為安人以俾如母者勸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六

勅曰語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以朕頻年靜攝
實不獲已有事于遠代豈不懼然所賴司蒞之臣
克虔克飭以毋泄神羞毋章朕慢爾具官某博
學雄文朔中禋外蜚聲執苑光贊奉常甫仕之初
寅畏孔著內外單盡不爲表飾特用覃恩授爾階
云云於戲宗廟郊祀之禮一祀典耳而知其說者
可以治天下今試思其說之爲何而若是之妙也
爾得無有意乎尚精求之以贊朕神人之治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勅曰世有博學洽聞之士一困于累黍遂致沉淪白
首豈不可歎然幸得發聞于令子而還以榮其身
亦足嘉也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學富三餘身
羅百行反金著廉士之節抱甕有丈人之風踴羽
無成偶混燕雀之伍權奇有種聿開渥洼之祥棠
棣聯芳門閭益大茲特封爾云云祇服如綸之命
愈宏式敷之謀

南京太僕寺主簿廳主簿王同軌

勅曰頃南北漸離而天下多事矣國馬傷耗武備衰
減領司苑者可以非其人乎朕甚簡茲職卽一
簿之任不輕畀焉爾具官某文學議論世其前人
典章憲度博通今世以儒者而小試于林尉更通
進而再署爲馬曹于職若閑于任實重爾乃挺身
有儼奉職不渝力殫簿書庶幾夙夜特以覃恩授
爾階云云方今四疆未比九年無畜因循墜廢至
于如此將何以更而振之乎昔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大祖經始于滁去奉車之職而顧掌馬之事留都舊
籍疑有存者爾尚究心焉考其得失以佐爾主
者欽哉
勅曰夫學者研精下帷忘其爲身砥節奉官忘其爲
家矣所賴賢媛之助令無內顧而爾具官某妻張
氏容言飭敬圖史申規逸不忘勞貴無舍力恪守
蘋蘩之節月匡學宦之能茲用封爾爲孺人尚戒
且難永宜象服

文華殿辦事中書科帶俸中書舍人萬建衛

制曰士君子載其率藎依光日月之末稱密近矣國
有大慶宜得與其福焉爾其官 職儒之本達士
之經鳴于秋林困于塲屋抱其所學供奉軒墀
爲率英不盈不渝而守而用皆有可取特以覃恩
授爾階云於戲今詔曹郎以吏事事 朕者皆
朝夕不得休而惟爾職爲簡無用之用豈無所在
爾茂之哉

制曰夫婦之好喻如琴瑟中有絕絃不可以鼓不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鼓也其可棄乎爾其官某妻龍氏夙以女士來儷
英人湘釜惟度佩璫有格傷哉無祿是則難忘分
茲出綈之率稍慰遺桂之慟茲用贈爾爲孀人淑
靈有知服此無敬

制曰婦之儷夫豈惟同欲寔以同勞偕息偕作亦宜
乎其偕秩矣爾其官某繼妻鄒氏當賢婦之後爲
君子之妻宛彼織絲無慚竿子逮于佩紱猶憶鹿
車惟茲視夜之勤克佐當官之譽茲用封爾爲孀
人被服翟率益勤難旦

制曰天之道如江河然視其所不足者而注之彼不

贏其躬尚其嗣人者蓋以此也爾其乃具官某之
父言有區蓋行有準繩貶色屏率不爲染濡指囷
折券無所惜憐爲善于家作賓于鄉鶴髮丹顏坐
看子貴茲用封爾云其亦視此贊書而加艾焉
以安其多祉

制曰父母俱存君子之所樂也况躬被鸞章而隆其
燕喜者乎爾羅氏乃具官某之母族爲世宗行爲
女士恭儉信順化及宗姻嚴翼慈和克成嗣子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四

率顛而不懈宜福祿之攸綏茲用封爾爲孀人茲
服國恩陶然偕老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右寺右評事譚學閔

制曰廷尉古之李官也職在平刑而詞翰之臣不與焉乃于大夫得進兼其秩何也爾亦知前代鳳閣鸞臺以四區收天下之書而中有所謂白匭仰抑者乎蓋中書之府其職無所不該而爾仕于此直率選也爾具官某茹古涵今早已有聲于場屋拔文相質晚方通籍于禁林典在絲綸光依日月爰嵇歲績海擢今官平亭叅肺石之班守藏仍玉堂之署而爾砥德彌格植志彌堅茲特授爾階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李五

昔沈度爲翰學而槩爲理卿此爾之典刑也古人可師得毋有意乎哉當益懋乃修以光我明陟

中書舍人蘇惟霖

制曰國家之設西垣也專以掌詔王言職清務簡然非苟然已也惟清則澹澹乃可以銷濃惟簡則暇暇斯可以應劇居是職者蓋甚貴焉爾具官某風規俊潔操行廉方惟茲西掖之華藉爾南金之貴惟爾琢德如玉之瑩洗心似水之止超然獨立邈到可期待以覃恩授爾階云傳不云乎事豫則立夫人有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然喪之者是未可爲豫也爾茂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李六

應天府通判焦蕃

制曰朕惟別駕蓋古治中從事之職與刺史分任而治其權重今則旣政一出于守而從事輕矣京兆守益尊而從事益煩不幸有政事之缺相視望于歎途于議而莫有以爲之也然則非卓然自立能任其職者豈有賴焉爾具官某本以鄉舉之英來佐王畿之守藝于從政施不擇方累有年勞擢之今職乃能砥德如工之砥器愈淬愈精剴煩如鋒之剴物愈割愈利爲之守者以爲能佐已而克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李七

其政者也特以覃恩授爾階云夫江左蓋本朝之豐芑而六代靡麗之餘也華日勝而實益以落矣反其本而新之蓋必有道爾懋之哉

制曰古之言婦道者才貌之所不載詞章之所不錄而惟以居貞守順者爲正則知婦之事夫固自有所重者在矣爾具官某繼妻封安人丁氏嗣徽賢婦恪守閨儀入無交謫之言出有相警之益用能匡爾夫不樂不怠以不憎于庶民茲用封爾爲安人六珈新被四德長芳

直隸安慶府通判詹孝達

制曰朕惟在昔別駕之任以待異才則是官之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古今人詎不相及而有能灑濯磨勵以自見其奇者朕于褒嘉豈有愛焉爾具官某本經術以作人兼果藝而爲宰積有令譽進倅今邦益能削衣貶食示下以約特取薄征蘇民以仁人無違言胥吏憚伏用是以佐二千石而稱治朕甚嘉之特授爾階云朕聞江淮之民懷桀廉悍守條死要不可究切其來久矣爾能櫛垢爬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李八

痒與之爲理在倅如此況又進焉者乎朕將有大用爾

制曰朕聞水積而盈火宿而壯德亦宜然其濬發昌明于世者其先業茂也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性敦孝友動協準繩標正學以淑人撫古道以自負維出不贊維卒不施孰謂無知而昌其子茲特贈爾云爾尚食其報以康爾後

制曰昔孟宗之母却鮓以明貞蓋廉吏固有本矣此雷吏之已事也吾良臣而有若母者乎爾周氏乃

其官某之母族爲士望德稱女師以平事親以慈
教家以勤佐夫以嚴諫于蔬食布裙至于老而逾
如也不欲爾子以一緣相餉其何異于宗母茲特
封爾爲太安人汝其愈凝善氣以益爾壽

直隸河間府推官文禮

制曰朕軫念庶民選擇良吏惟梹縣制其安阜而李
官治其抑冤苟非其人或受其病所繫豈不重哉
爾具官某雅澹不羣直方自守爰推文學之餘緒
以飭爰書引經義之精詳以決比律炳然白日洞
幽隱之觀穆若清風絕來貨之免朕甚嘉之特
以歲閱授爾階云夫今之明刑者能使聽之不
失人不能使民之不入也入而後出之即民自以
爲不冤然其傲亦已甚矣孔子不云乎必也無訟

是在爾勉哉

制曰朕惟本朝有典章法度之士以治內有干城爪
牙之臣以靖外屬任惟均出入無間是以有道如
是之長焉然柄分二用道岐兩途未有淵源一致
者也若予臣父以將名子以儒顯不有足嘉者乎
爾原任綏德衛指揮僉事某乃具官之父家在
邊陲世習兵法効忠宿衛宣力戎行云爾卒乘之
歡會膺防禦之奇才雄七較勞著二山營忽隕星
士皆灑泣惟雅志在乎書史故功名見乎詞賢茲

特贈爾爲武節將軍箕裘延百世之昌綸綉表九

原之懿

制曰貴以其子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時予梟國之吏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于寵誓不以成其純孝爾孫氏乃具官某之母少稟訓于哲父長作儷十英人孝敬以待尊卑肅雍而諧姻族翟衣未爛琴韻先停然而夫爲虎臣子爲麟趾則爾之休問安可泥也特贈爾爲宜人膺顯秩于重泉慰素靈于沒齒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直隸大名府推官崔養蒙

制曰朕以天下爲御以刑罰爲銜勒而以吏爲之司理非所倚以爲梟國之習與苟非其人朕安所操而御天下爾具官某風規凝遠才具閎通簡自廷掄試于梟理自越而魏更事益多能察衆以求中善緣經而飭治所司來言自鴻溝以南河外以北民咸自以爲不冤爾之賢重足述已茲特授爾階云云夫李官雖職在犴獄然監司使者實寄聽焉乃或以毀譽決臧否以是非徇愛憎其爲民屬奚啻失刑爾務虛衷而稽之以民之安否爲權度時乃共厥官之大懋敬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直隸永平府推官王之屏

勅曰朕聞之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例惟其不可變也則君子安得不盡心于聽斷之時而自貽無及之悔哉爾具官某長才潔守峻節妙心拔自廷掄試爲肥理緣飭經術折衷人情藹湛露于五聽之中詞有倫要徹冰壺于一腔之內庭絕貨來所司來言肥子孤竹之境民自不冤則爾之明允可知已用授爾階云於戲三代以下儒術法術分爲兩端本朝以來法吏儒吏合爲一人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祖宗愛民之意所以遠過于漢唐也然又使儒者淹于法律人情謫變無一足以欺之傑然大受實抵于此爾何可不勉

勅曰夫高誼篤行之賢當其蓬累時聞然耳乃蘊藉明德塞于其躬而昌于其子卽淹速會有以用之豈苟而已乎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儒不逢年道如楨玉明農樂隱是丈人荷蓀之心易簣教忠有曾子冰淵之語克開哲嗣用大而來作法肯菑抑又何憾茲特贈爾云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歿

有無疆之休

勅曰人子怙恃之恩等耳續成寵及母與父僧非其所深願乎國家于是體其情而竝崇之爾刑氏乃具官某之母寶儉與慈終溫且惠開家斬斬逮下雍雍庶幾膠木之賢宜有蠡斯之子天之報也人豈能乎雖鍾釜之未沾儼栢棖之如在茲特贈爾爲孺人庶幾采蘋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江西廣信府推官陳隨

勅曰蓋朕讀史至曹叅對漢帝語未嘗不揜卷而歎也我

皇祖三易章而成律此視漢高與何定者寧遜乎彼典律者奈何深文以羅元元之不逮爾具官某淵源家學炳蔚國華發跡鄉書筮仕聽理而能明矜折獄清慎守官絕貨來之端若將浼已鞠情法之悉惟恐寃人竝以歲闋授爾階云夫用法在人惟意所注以輔威嚴則峻而以輔慈惠則平吏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五

患不嚴患其嚴之過而峻也爾既以平允稱矣尚益監于祥刑以稱朕之明陟

江西吉安府推官毛堪

勅曰夫士一日離蔬釋屨操三尺而為李官貴矣快其捶楚之所欲得以求無害未有不輕用其民命者也則有能伏念平亭輪成咸允者豈易得焉爾具官某姿本昂霄才同流水蜚聲廷對筮仕決曹乃能力抵真修自絕貨來之免憂懷遠識人驚讞詢之精民自不寃律無失比朕甚嘉之竝以歲闋授爾階云朕聞古者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因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釋思古人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六

政無一不本于學術而今棄其學以用法其陋也爾尚無舍法無泥法進于法之表而化于法之所不意則有爾之學術在懋之哉

勅曰法家慘礅而少恩推情平恕惟儒者稱焉乃有其父業儒其子卒用儒明法可忘所自乎爾某乃具官某之父淵源家學炳蔚人倫慨俗尚之浮囂抱沈淪而獨往買山抗志閑戶傳經克啟嗣賢宣仁丹筆傳不云乎一人行善百姓休和則爾德亦既添施于民矣竝特封爾云光服譽命亦足以

話于不朽

勅曰夫閭內之幽芳淑軌輒藉子賢以彰之士君子
欲縮尺寸自效則豈非顯親揚名之故焉爾袁氏
乃具官某之母天與慧心少淹文史爰抱中郎之
集出歸王粲之家富貴而能儉勤俯仰極于慈孝
藹然令問洽于宗姻專用義方弼成嗣子茲特封
爾爲孺人歆承出綍之榮永介如岡之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江西臨江府推官何大謙

勅曰志稱蒙山渝水之間其君子尚禮而小人力穡
蓋樂土也理是罷者有能廣我好生蘊崇善氣卽
以之刑措何難焉爾具官某才猷秀達體望端凝
揆藻明廷司平望聽乃能慎一成而審麗裁兩端
以求中炳然白日昌明洞幽照覆穆若和風之潤
解愠回枯 朕甚嘉之特以歲闋授爾階云云夫
爾雖職在奏當然監司使者實寄聽焉今欲使律
無失比則以爾爲權衡使吏無失程則以爾爲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鑑爾之責大矣尚堅乃心以永厥譽

勅曰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
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 朕察其父母未有不
仁而得之者也爾某乃具官某之父身潛畊鑿家
有詩書爲善最樂而悔吝消以恬養人而嫌怨遣
人稱其爲長者天錫之以多年晚育嗣賢作子良
士門將以之而大慶亦由是而傳茲特贈爾云云
庶揚巖穴之光以作鄉閭之範

勅曰婦人之賢以其儉勤恭敬著名者不少而膠木

之風則寥寥矣周姜之後豈無徽音 朕常思得
其人而褒之爾曾氏乃具官某之嫡母含德柔明
稔躬順正斬斬持家而無纖吝雍雍逮下而有遠
圖乃于既暮之年忽得克家之子蘭從天與恩自
已生不有悠綸曷酬閭德是用贈爾爲孺人非徒
擢秀于閨門實以垂模于女史

湖廣常德府推官陳長進

制曰語不云乎爲政嚴如金之剛美金以鑄劍戟惡
金以鑄鉏夷苟知所謂用之皆可助德佐愛而久
立也然則刑之爲道豈徒法哉爾具官某乃原任
兵部尚書瑞之子經傳家學名在賢書初命爲耶
九章是理本其子良之念運以周敏之才察麗求
中緣經飭法嘉師有得情之譽肺石無拊心之冤
大吏稱爾賢者屢已茲授爾陪云昔爾父曾撫
楚矣風流未遠聞楚人瞻其祠貌道其姓名猶有
徘徊而不能忍者況于其子孫乎爾能爲德于民
其致民之感必易懋之哉
制曰世祿之子不席寵而能蚤自振拔處守一經出
稟三尺雖其所自樹也要亦必有聽雞戒旦之賢
爲之匡襄于內者爾具官某妻吳氏鍾祥名閥儼
美人英貞靜而絕銘華齋敬以湘篴管跡其懋行
綽有遺休乃勤儉唱隨于平時而死生契濶于茲
日追惟梁笥能不憮然是用贈爾爲孺人煇一命
之初承責九原其如在

廣西梧州府推官李延大父

制曰朕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其談說經義必曰某師之所授也至于常氏向歆之徒乃以父子爲師故其學最精而傳爲最盛顧吾臣有是可無以旌之乎爾原任廣西處建府天河縣儒學訓導某乃具官某之父學窺萬卷費策每誦于有司官止一毡邊笥僅陶乎多士拂衣歸里閉戶傳經卓起名賢爲予良牧爾之學術既藉以效之于廷而爾之屯膏亦庶其溉及于衆茲特贈爾云云歆既歆之榮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全

光廷方來之鼎臚

四川城都府推官王崇賢

制曰書不云乎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彼深文之吏相與周內窮詆以爲無害佞則佞矣良何有焉朕之所褒蓋在此不在彼爾具官某刺犀利器立玉令儀甫脫褐衣司平望麗愷悌之德足以哀歎述民廉潔之操足以明清庶獄屬詞不作仁問藹然大吏言爾賢者久矣茲特以藏閣授爾階云云夫法吏滯文法已耳惟儒者進于法之意進于法意則棘林園土皆集禧延慶之具祥莫大焉卽異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全

佐毘世之議毋出此法意者爾懋之哉

制曰夫士之遇合祇繫其逢不繫智愚彼舍經味道之儒所逢不偶至以韋布沒齒亦足惜已然緣其子被服廷綸亦何異身自都貴哉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勳慕古人耻隨世態心怡邁軸弗諼韞玉之藏教在正墳不羨簞經之積睭惟樞畫寶本衆傳茲用贈爾云云生不逮列鼎之養其歿亦永有令名

四川順慶府推官陳博

制曰昔子羔刑人而人實德之曰是有不忍人之色焉夫不視其刑而信其色子羔之仁所以入人于法外者深矣 朕妙簡良士分聽樞國之獄庶幾得如古人者而褒之爾具官某犀朝利器玉立令儀掄秀鄉闈司平望梃乃能悉聰致愛聽色劑辭每求生于難貫之中復矜念于得情之後庶幾無冤民者焉特以歲闋授爾階云云 夫蜀自大兵之後民絀于窘皆陷于深穽求生而不得者多矣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全三

能蕩而洗之析楊園扉皆集禮迎祥之具爾德寧有量哉尚益勉而終以對予顯命

制曰夫察車者欲樸屬而微至夫微至所以爲速也而樸屬何事焉蓋速則易敗而樸屬乃能久完士之積亦若是矣爾某乃具官某之父幽心高蹈仁色義風含德之厚以與世遊積慶之餘而食于報慈流三尺教本一經茲特贈爾云云 衍燕翼于無疆服鴻名以爲寶

直隸直定府趙州贊皇縣知縣李楫

制曰朕偶然念蒸庶之失業深詔職事湔苛布德以覆露我元元顧今縣邑之吏始未嘗不勵精而後稍玩愒也有能比及三年自持一節者乎則寵旌何靳焉爾具官某材品流通精神詳狹作士有効試之牧民朝劄密而廢墜以修撫字勤而疲頑盡洽至于務農勸課採失裨忠力行古人之實耻有俗吏之名歲績著聞特授爾階云云 詩不云乎不懈于位民之攸堅 朕所爲褒爾者尚冀爾之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全四

懈以長其此民也欽哉明聽 朕言毋荒失 朕命

直隸永平府盧龍縣知縣王象恒

制曰朕惟今之有司號爲賢者多矣然雖自儉約而民未必富雖自憂勤而事未必辦或者貌爲之而精不至與 朕之所旌庶幾其匪貌者爾其官某學自家傳名膺廷擢試于爲政三易巖封才既恢乎其有餘守又峭然而不泮乃能爲民祛其疾蠹而振其弛壞鋤其頑暴而撫其柔良民不擾而自裕事不紛而自治其歷三邑如一日也 朕特累其績而褒之授爾階云云於戲民之于吏猶金鐵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全五

之于治惟所倚然昔有其依好逐末而富以本業者好訐爭而教以禮讓者盧龍之民徙疾決鬪其宜採之以何道爾愈懋哉

制曰夫奇才偉人常間世而一有幸其有矣或未必其遭時雖遭時矣又未必究所用而歿 朕每以致歎于斯人然而功德著于藩宣儀刑見于孫子名在國乘像在原廟則亦足述也爾原任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某乃其官某之父簪裳世胄忠孝名流發跡決曹聲嚴部白日備能昭枉清風立可

廉頑持節汝陰參藩河北疏郵隄水覈銅治兵事因一時之宜功皆百世之利再臨淮海愈著勛猷崇德安身若山嶽之鎮而不倚成務開物若江河之流而不窮奸究悚然人情帖爾方切艱難之艱遽興殂落之悲惟王臣能匪其躬幸有子克世其祿茲特贈爾云云綸綍表九原之懃箕裘延百世之昌

制曰夫珠玉之潛于山川雖不可見而光美奇異之氣必徵于外婦人之德猶珠玉矣夫與子其所徵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全六

也爾封孺人李氏乃其官某之母慧識圖書動聞禮義自操者皆辛苦儉也 省育慈明寬大之規能使君子成羔羊之風復啟嗣賢有麟趾之德婦儀母範庶克攸兼特贈爾爲淑人備閨女士之休永垂閨閣之勸

直隸順天府固安縣知縣官箴

制曰古稱旬服長人天下之理本也故唐賜銀魚而
獎李膺造玉麟以旌樊豈二賢之是私丹亦借以
風示四方乃 朕竊竊循良擇其人而褒之亦何
獨不自近者始爾具官某端姿秀格練識通才發
跡制科剖符畿縣而爾褫躬若浼軫下如傷悅愷
之惠浸灌閭閻繩削之風肅清城社所司列狀咸
以實聞是用授爾階云夫爾治至京師甚近也
往者民之魁宿借輦轂以自翼而緣爲奸者不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今七

自爾爲政銖兩之細無所欺焉惟誠則民不忍欺
惟明則民不敢欺爾既試而效矣尚益懋初心以
永終譽欽哉

制曰古今高逸之士多矣常樹德于人之不知而發
祥于天之既定故世延其澤而歿永其名非偶然
也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特達不羈沈冥自遠
混聖賢于一致薄富貴之牢騷有似乎忘世者而
溫良泛愛賑窮周急其慈仁著于心本義不以一
餐見德卽與之匪此矣猶特脫其阨而不使之知

也豈古所謂俠者與丹亦魏世俗恩怨之私而藉
是以自寓也彼其實無意于爲名故雖儒而不達
而駿發于其子茲特贈爾云欽明命于元尚表
高風于奕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八八

直隸河間府寧津縣知縣侯執蒲

制曰朕惟世所以安在于擇令令之爲職要于安民
民之不安職斯溺矣卽繡鑿矣較以爲能朕所
不取也爾具官某風規期潔志行端醇斐然有文
果以從政芒刃發硯而必割淵冰映物而不滿三
年之間事安而父求瘼若桐于肢體求奸悉得其
根株歲績著聞是用授爾階云夫吏有志于親
民卽褻字之內一夫不克父皆當引爲己憂而况
其所轄封且彼誠精所結雉猶化焉而有于民乎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八十九

爾懋之哉

制曰蓋朕讀其楚之詩而悲心焉夫民困于賦至樂
其無家室斯已痛矣然則有吏能戢民俾安其室
家者奈何而可靳恩于閭內乎爾具官某妻田氏
婉孌有儀幽貞爲德脫簪解珮以襄爾夫于帷業
逮于刲符綰綬滋華耀矣猶泊然稿素御也詎不
謂能頌茲特封爾爲孺人敬之哉尚思所以敬之
者以佐爾夫戴星之治

制曰昔人椿敬而喜爲母榮也士有起自汾閭一旦

釋羈解褐而都民社乃板輿不逮其能無悲乎是
宜有閔典以慰之爾季氏乃具官某之母躬有至
德殯于隱人拮据于俯仰之間漚麻自御相莊于
窮約之際羹饘無遺情也爾子學優而仕而爾已
早世不及一日之養茲特贈爾爲孺人侈明命于
元臺綿芳輝于彤管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九十九

直隸蘇州府嘉定縣知縣韓浚

制曰今天下生齒莫蕃于江南財賦莫多于江南而
器器巧詐之習亦莫盛于江南爲之吏者將苗嫻
而髮櫛之難乎其爲恩將薪束而軸鏤之難乎其
爲威自非茂行異才不足以爲治也爾具官某立
玉清姿剗犀利器擢居上第試政名封砥心入疆
洗手視事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難問孰螟孰
騰爾爲之摩而拊之箴而石之四封之內以寧以
一愛之如鸞鳳而畏之如神明也 朕甚嘉焉特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以歲閱授爾階云云夫爾以盛年美材初服官政
千里足下未有量也語不云乎無見小利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爾尚勉其大者焉 朕亦將有大用
爾

制曰爲廉吏難爲廉吏之婦尤難辟之狐白不可襲
以敝緼也爾具官某妻賈氏克閑閨則來相哲人
感霧興思滌豹文于五色視星告儆勤燕婉于中
宵絕咏北門揚徽南國茲特封爾爲孺人欣承冠
被之榮益篤矜榮之範

制曰天道如儲穀然播之種之又種而藏焉然後不

儉于食也爾某云云六官某之父孤筑而隆孝友之
稱常布而行仁云云之德閭里樂輸其枉直盜賊亦
欽其姓名晚治養云云之言愈爲苦節之行身既難
老子復多賢茲特封爾云云顯綸丕集于素封令
德式昌其元善

制曰父母俱存君子樂之況乎純嘏方臻綸恩普錫
出宣猷于民社入稱慶于高堂此尤人世之至樂
孝子所不可必得者也爾王氏乃具官某之母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七

獲允廸家政力持綜轡鉅以靡遺却紛華而弗御
清水比潔沃土垂規爾子守巖邑而最政上聞爾
之教也茲特封爾爲孺人介耆壽以無疆延繁禔
于未艾

直隸揚州府泰州如皋縣知縣張星

制曰朕惟綜吏之道博矣要以矯歸之率無如惻惻
彼能以其意實行而致之民足貴也其官某
器資庸敏門望高華敏手決不洗心從以瞻然
不滓之品具恢乎游刃之才力任錯盤恩先凋瘵
江山媚其清化鉏畔戛其謳聲課績聞朕心
嘉稅特授爾階云夫治吏枕江臂海大之鯨鯢
小之虺蜮未可以易理也爾既有成效矣詩不云
乎不懈于位民之攸堅尚慎持厥美毋替爾初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九十三

朕且有違寄焉

制曰夫士繇蓬藿而躋顯融蓋必有黽勉御窮之婦
襄其始焉卽笄珈不逮而閔恩所必錄也其官
某妻吳氏早以鳳占翩其燕婉霜姑而格共婦
職相夫子而克昆清修琴韻方諧蘭馨遽謝追惟
故劍宜用惻然茲贈爾爲孺人俾幽壤以重光儼
明靈之不隔

制曰朕讀燕喜之詩而知吏能綏輯一方使一方之
民懽呼稱慶意必有令妻以茲歸于內者爾具官

某繼妻余氏孝協姑慈敬承夫義乃機解佩業蔚
于蘭膏曳綈履慕化馳于琴瑟允神內政無點前
徽是用封爾爲孺人尚篤交箴益發寵服

制曰士之業儒猶農之望歲未有常歉者也故身不
爲而其子必爲者往往而是爾監生某乃具官某
之父壯氣淋漓雄心慷慨淵博之學足以攷古証
今卓犖之行足以廉頑敦薄雖爲儒不逮而有子
克家眷此懷榮足徵肯構茲特贈爾云欽承榮
于芝簡堪慰志于蘭垓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九十四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袁世振

制曰臨川地方千里簿書鉤考賦役訟獄之煩甲于江右爲之吏者口亟訶斷手亟剗決猶不暇焉其難治久矣非有過人之賢未易以得志也爾具官某撻修整潔道術深射策決科洗手從政乃能解密芟苛而人各安于道導隙而事各得其要大小不能亂其心遠近不亂其見炎冰不能亂其守強弱不能亂其政其以于俗吏遠矣特以歲閱授爾階云云夫有司之責豈復有難于令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六十五

令之事豈復有難于爾者乎能優然何以臻此夫學蓋有本焉如千石鍾叩之必鳴如江海潮來不失時爾愈勉之步

制曰伉儷之義期于偕老中道失之宜其悲已矧所與同苦而不與同樂者乎爾具官某妻張氏甄質高門作儷君子董荼如薺甘乃食貧綸綌以風服之無數時蘭馨之正茂悼琴韻之俄停因居念往何能已已是用贈爾爲孺人尚冀懿靈歆予明命制曰夫令也夙夜撝煩拯民疾苦其不遑內顧明矣

非有在中之賢曷能免于北門之交摘爾具官某繼妻朱氏幼而好學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婉我良士趾美賢徽有挽鹿之孝而姑忘其爲貧有鳴鳩之仁而子忘其所出賢哉婦也茲特封爾爲孺人益勵明星之儆用襄膏雨之謨

制曰士之懷抱志節老于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特緣有子得爵于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性資介潔學業高明隱處一室之中遊心萬物之表義問仁聲著于閭里清風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六十六

高韻見于嘯歌所謂天之逸民儒之君子者乎抒其嚴訓克啟象賢式敷無涯食報宜渥茲特贈云云用旌長發之源以表積餘之慶

制曰昔毛義捧檄而喜爲其母也賢者之用心如此則吾良吏之思可知已可無慶章以增其燕喜乎爾汪氏乃具官某之母少以女英學于哲父爰抱遺集歸之良人蘋藻舉不失時佩環動而有禮丁家不造矢心靡諉代子事親孝不懈于白首代父課子慶乃發于青雲五鼎方歆百年未艾茲特封

爾爲太孺人尚奉天語之新愈篤人倫之樂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九七

江西袁州府分宜縣知縣馮孟禎

制曰世之課吏者有二端焉才者能足以集事而未
必有其心廉者道足以潔已而未必有其用夫無
其心者毋論已卽孜孜民瘼而設施不足以達之
則亦抱空質而坐歎耳爾具官某器博以周才果
而藝早掄廷對筮綰邑符清若貯壺之水敏如導
竅之亦是以前書期會咄嗟而辦疲頑疾苦顧盼
卽蘇不銛筭而察不毛鷲而威蓋古循良之選也
特以歲閱授爾階云云昔西門豹治鄴原無積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九八

庫無甲兵文侯以爲罪豹乃升城一鼓而民皆被
甲輦粟而出豹之奇蓋能藏于民故也頃大司農
亦嘗以爾賦不及額爲言然朝令下而夕報足孰
知夫爾之用心有同于古人乎爾愈茂哉

制曰朕讀詩至四牡之三章其君乃不難托驪以慰
臣將父之志吁何厚也彼賢長令帶星求治勞尤
踰于四牡而可靳一命之逮于乃父與爾某乃具
官某之父性惟孝友天與淳龐傾筐不厭于振施
正色足表乎頑懦至于子知學問爾能教以詩書

使爾子道彌于中而暴之于外顯其身以及其親而爾爲不亡矣特贈云 歆鸞章于有赫貽燕翼以無窮

制曰壽母燕喜人情樂之況乎純嘏方隆綸恩普錫出宜猷于民社入稱慶于庭闈此亦人世之至榮而孝子之所不可必得者已爾李氏乃具官某之母蘭蕙之姿冰霜之操婉孌溫惠協于宗姻恭敏翼嚴廼成嗣哲業已開子于銅墨而素繩之儼猶稟稟斯足稱令母已是用封爾爲孺人冠帔承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李元

岡陵介社

福建福州福安縣知縣金汝礪

制曰朕常恠今之吏治不如古人蓋機捷有餘而簡淡烟幅反實不足 朕加與有司之良其致大平欲其設誠致行推之于民也爾具官某言得文華之精學有躬行之實入揚軒對出綰邑符當海壖凋瘵之時與民休息值治教因循之日克自振修開戶撫孤慈不嫌其爲濡引繩削曲剛不至于爲殘凡詳之于令登之于牘皆可考而知也 朕甚嘉焉茲特以歲滿授爾階云 夫 朕今茲之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百

以寄爾者特百里耳爾泊蔚然不蹈近習其優爲可知已則自百里以往亦將何所不可爾務益隆猷念以躋于遠者大者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知縣董紹舒

制曰江夏沙羨之區漢沔所會水漁陸作生齒萬家
商農阜通儒俠雜處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
文吏治也爾具官某偉姿淵識介節宏才挾策揚
廷分符出宰藝于從政敏而有功自黃蒞今亦閱
三載矣操囂器而不擾慈若烹鮮經肯綮之未嘗
恢同遊刃特以歲闋授爾階云云夫楚人之不逞
有自來矣乃還命爾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昔曹叅
爲齊相問治于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一

自定今之所以寧楚或者惟清淨而可乎爾審之
哉

湖廣荊州府江陵縣知縣薛國用

制曰江陵一大都會也地大俗獷彘牙其間而重之
以屢歲兵甲材木繇役征權之事民生血流髓出
莫知走告朕念之惻然所謂安養生全之者獨
令之賴耳爾具官某受材果藝聞道貞方鬱有時
名試之從政乃能櫛其煩亂而養以寬和鋤其頑
嚚而示以綱紀一堂之上皎而氷雪四境之內快
若雨風蓋湖南之吏廉能如汝者少矣特以歲闋
授爾階云云昔劉昆之在江陵也反風滅火以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二

偶然豈偶也哉精神之至通于物而有必然者也
物且然況于人乎爾旣以治行聞矣尙勉思爲古
人而毋以所能自多懋哉

湖廣長沙府寧鄉縣知縣沈震龍

制曰陸贄不云乎六合元元之衆懸命于縣令夫以民命之所懸乃不得忠信之親撫摩而訓定之民安所歸命乎爾具官某秉心高亮砥節端貞奮跡賢書筮官殷序早振菁莪之化遂分銅墨之符敏以有功廉而不割撫凋罷而春無遺燠當繁劇而治不紛絲薦剡在朝頌謳存野特以歲闋授爾階云日者播與苗之役湖湘之民寔負米以餉之荷插以搏之今尤未有寧處也而又衡加以採樵之求辟之刈葵過則傷根詔爾其何德之布以輯寧之而使安其農桑漁業之舊而毋有他憂則予爾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百三

制曰禮稱從子傳幸有母一命之沾賢于三釜矣矧燕喜方長龍章普錫尤人倫之至幸者乎爾施氏乃具官某之生母柔明登譽淑慎承尊肅肅衾裯用襄承滌洗兢荒簞克協徵蘭眷庶境之彌恬宜芝函之竝逮是用封爾爲孺人祇服新恩永綏多壽

河南南陽府南召縣知縣馮運升

制曰朕數詔樞國吏煎煩滌苛覆露元元而閭井無蓋藏俗不恬愉是吏奉吾詔不勤而澤溼于下究也有能布德和民稱朕意者不愛褒嘉以風示天下爾具官某志懷端亮風槩沈凝簡曰賢科分符壯縣中茹蘗而外拮据于民卹跡其樽貲飼貧鳩荒懇畝蓋循良之選也然且摯摯有拔薤之風茲用歲闋授爾階云夫政非使民畏之難而使民懷之難又非使民懷之難而使民忘之難患狹于民所不及知害滌于民所不及虞時乃稱民之父母懋哉毋替朕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百四

山西大原府奇嵐州嵐縣知縣龔仲敏

制曰夫奇嵐古樓煩地也介山而隣■吏竝土者有
疆事之責焉然國之保在民民和而國固坐而折
衝豈非良吏之任與爾具官某名自楚材簡司邊
邑潔廉之操足以肅吏慈惠之政足以附民果毅
之畧足以集事閭里晏然羽檄不驚爾之治可知
已竝以歲閱授爾階云昔子路冉求之言志于
夫子亦不過曰有勇曰足民而後之儒者乃詆富
彊爲非何其迂也今子爲宰三年矣其計功見効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自謂比由求何如若其能之 朕將顯陟爾以視
羣吏若猶未也更勉之哉

制曰爲王屏翰勲伐丕著于先朝作吏循良忠貞彌
篤于再世緬懷舊德曷靳寵褒爾原任河南布政
使司右布政使某乃具官某之父丰神軒豁格量
英多早擢對于彤廷遂宣猷于丹筆屢更藩臬不
彈馳驅指揮穿鳥以之策名高嶺表譚笑障魚龍
之患功著淮陽晉界中藩聿陞左轄用而不盡若
傾峽以流波妙在善藏遂懸車而高枕一經垂統

三異徵祥羨門戶之益昌儼典刑之如在是用晉
贈爾云階隆四岳邇在勤以如新恩賁九原服
明綸于不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

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知縣曹如結

制曰朕惟四海之廣匹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長吏必以學道愛人爲先而中民貧賦重而亂獄紛駁之無方將不勝弊爾具官某文學議論冠于士人典章法度博通前世簡自制科筮于壯縣乃克孳孳民殖穠汰其爲民蠲者而噢咻其凋瘵三年以來席有凝塵廷無留牘上吏奏爾績卓然一采之冠用授爾階云夫

朕于瑣闥侍從之職豈靳遴選無亦謂異能明試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七

者始堪弼 朕耳爾政既成其益懋焉以需璽書之徵欽哉

制曰今天下學術之敝久矣世之君子有能言澤于詩書行澤于道德卽闕然自修無所聞于世而王者表章之典所必尸焉矧有子能傳其業以顯者乎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篤行有聞信于鄉閭懷道不試滯于膠庠卽其仁思義色盎然環堵之中蓋不以世之知不知爲嘆欣而爾子儀其多畜奮發厥聞爾之學亦庶幾藉是以有用于世茲特

贈爾云式酬東序之勞用慰南陔之慕

制曰朕惟婦人令德懋行秀于閨門而煙滅無傳者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于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之故與爾陳氏乃具官某之母毓自儒門嬪于館士辛勤相勗以順以共至于篝燈課子閑閨焉如農夫之望歲胡及子貴而躬先遠逝也茲用贈爾爲孺人爾子實砥名以顯爾亦足以慰爾于重壤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頁

廣西慶遠府宜山縣知縣歐陽東白

制曰朕憂勞天下每念小民饑寒辛苦而澤不能給
冤抑沈痛而情不能達故慎簡仁慈通敏之吏使
之字之而褒嘉因以及焉庶幾賢者樂事勸功勉
力以爲治耳爾具官某溫心粹品博識竑才以知
新溫故而爲士師以學道愛人而爲民宰邈然宜
山之遠自昔綏治之難而爾能口煦手摩扶養小
弱寬徭薄歛削去殘苛會積來聞朕心嘉悅業
擢爾往守德慶而仍授爾階云云夫德慶僻在海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九

隅未可以內地治也而爾練達政術特以選往因
事施宜或庶幾焉方今尺寸之選雖未彰于異數
而命秩之寵亦差慰于久勞爾益勉哉朕又將
大用爾

制曰士之修身行義不顯于朝必顯于鄉黨故其乘
馬得志不在其身則在其後人謂天難忱于事可
攷爾某乃具官某之父隱而不試久乃自彰孝弟
隆于父兄忠信驗于朋友是亦爲政人無間言由
其教子之嚴爲我牧人之助繡衣鼎養雖不逮于

平生密印寵書宜有加于泉壤特贈爾云云庶揚
歲穴之休以作鄉閭之範

制曰凡予中外之臣家有父母自公退食朝夕侍側
以盡人子之願者將有幾人則凡纏悲于風樹而
感歎于棘薪者安可以無慰之也爾趙氏乃具官
某之母少長名家逮事君子烝嘗之薦宗祀克世
膳服之宜姻族咸喜仁厚見于麟趾正直發于一
竿宜增副笄之榮用稱山河之象特贈爾爲孺人
非徒擢秀于閨門實以垂模于女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雲南大理府鄧川州浪穹縣知縣李在公

制曰自人情泄邇忘遠而天下之吏當去爲違官者
皆以爲不得所欲不復留意于民矣 朕以六合
爲家視荒微猶几席也則其擇吏重于天下而其
課之也尤詳爾其官某秀孝之選師儒之良異于
常才遠臨巖邑乃能勞來不怠綏輯有方惠允洽
于穹簷法不撓于豪右庶幾能爲 朕訓定其民
者矣茲特授爾階云云於戲天下之理凡有大快
于始者必有甚傷于終求無傷于終則不必其先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五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五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知縣朱光祚

制曰朕聞錢塘之爲治也環以湖山左右映帶吏斯
土者靡不顧而樂焉苟其精神意趣與境象相融
則其爲治必有可觀爾其官某綺歲揚名芳標蓋
世初鳴琴于趙罷復曳綬于武林而爾慈若烹鮮
採蠶器而不擾敏同遊亦馴煩碎而有餘悠然化
起心閒彌見山清水媚蓋亘古之所謂循吏者乎
茲特以巖閣授爾階云云夫 朕寄爾以百里之
任豈直百里也哉一邑可以爲天下則自邑以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五

固不出于爾今日之所爲也爾之少日有終軍子
雲之舉尚曠觀而博畜之以究于遠用欽哉
制曰蓋自近世之士沈于得喪棄實學以爭利者多
矣若質直好義卓然不疚于回而學不厭者未易
得也雖其遭有合有不合然厄于其身昌于其子
茲亦爲學之效矣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行無
枝葉學有本源每下鍵以窮年乃歷試而不遇遂
怡情于淑水甘戢采于山林其蓄難涯其清如滌
有莘有實蔚起嗣賢奮迹英齡麗澤百里而已學

亦因以灌輸于民焉其施之長乃不以年而以其
德茲特贈爾云式彰東序之勞用慰南陔之慕

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知縣黃汝亨

制曰古之仕者衆矣未嘗不喜于親民要以明行夕
達惟令爲能然耳然而古人有言大官大邑身之
所庇也不使學者製焉而有傷錦之憂則烏有史
治而不本于學術乎爾具官某受才秀傑稟道深
醇博學洽聞特爲士表惟其所抱之異故其所施
不同使爾從政若匠石之山而有成鑱庖丁入肆
而無全牛也大吏稱爾廉而不劂明而不察風和
雨濡四境藹然未聞震蹕蠹蟪屏息蓋大江之西

言治行者無踰爾最矣特以歲閱授爾階云爾
亦知宓子賤乎彈琴于單父之堂上而單父之人
化焉夫化可知也而所以化不可知也宓子于聖
門名不在文學政事之科而其神明之妙有如是
則宓子之學疑又非諸從政者之所得而窺矣爾
愈懋哉

制曰夫夫婦之義如賓友然勤瘁相成于艱難之中
而死生契濶于安樂之後宜其悲矣爾具官某妻
沈氏夙稟閨彞來寧君子精修髓藥幕之奉而堂

上若忘其貧殫補紉錦纓之劬而家人不知其瘁
至于勞劇生盡理則宜然筭副六珈何其不待茲
特贈爾爲孺人欽予明命以光女于幽窆

勅曰朕觀自古隱士其以明德劭美列見于衰世者
甚多而至于昌期則未之曾覩也夫時旣非矣不
隱何待若可以無隱而有道自將不汨汨于利祿
則尤足貴耳爾生員某乃具官某之父醇明遠俗
孝友維風仁于爲人介于守已益嘗當兵燹寇盜
之變而手持足護脫宗黨于死亡處窮之難離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

間而口耕筆耘等富貴于塵土真所謂有道而隱
者乎宜其有子以大而家茲特贈爾云云尚食其
報以康爾後

勅曰夫學士大夫多讀書而謹守道然考其言行醇
白禮義明備卓然無大于人者蓋亦寡矣況于婦
人女子乎爾王氏乃具官某之母少以女士秀于
閨門來續德人動以禮法蓋竭其力以事親至于
不愛其身盡其有以仁人至于不知其貧用以佐
處士之高而成令子之名斯亦奇已茲特贈爾爲

孺人爾子實砥礪以顯爾亦足以自慰于重壤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五

福建延平府將樂縣知縣傅宗舉

制曰吏之設凡以爲民也課吏治者要期于安民而
華積無論已然華積易見而于民無利悃悃宜民
而于上難達 朕所以深詔諸司必博求而精覈
之得其人而後褒焉爾具官某珪璋特達之器鎮
邪銘利之才脫穎制科筮官壯縣洗手視事殫心
字民卽其務勸農禁爭出滯疏錢平市講學興
文華華焉丁寧以急者皆俗吏之所不能爲而古
人之所

朕甚嘉之特以啟閣授爾階云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七

夫封山劍浦之間諸儒之遺風猶有存焉志稱五
步十步一塾一庠爾有意于人文其以摩民于道
何難矣孔子曰無見小利 朕將難爾之大者欽
哉

制曰夫士所爲下帷矻矻無亦欲窮古今以用天下
而卒老于巖穴豈無屯膏儉德之歎然不于其身
而于其子得百里而治之亦足以寫其抱矣爾某
乃具官某之父以才自命與古爲徒養策每樂于
有司邊笥僅陶乎多士中心所注惟子之庸目已

擊夫青雲身何必于黃耆茲特贈爾云云祇服則
綸用光泉壤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六

湖廣武昌府咸寧縣知縣朱凌霄

制曰夫父母之于子也愛之至雖其平居無疾痛癢之形叫呼震撼之聲而其心日切切焉彼吏之于民則有號之而如不聞觸之而如不見者矣勢不同也畧其勢而論其心直見其無有異者則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五十九

所不憚直吾民之父母也茲特授爾階云云於戲今天下不可謂無事之日矣吾聞楚之民廉悍剽桀易與爲不善操之以城月使弱者翁然有所憾發愛其上而不忍釋而強者快然自得如魚龍之各釋于水而無壅遏潰裂之憂卽以世治平可也爾愈勉哉

山東濟南府禹城縣知縣史東昌

制曰朕讀漢章帝詔甚厭苦俗吏之矯飾而有取于劉方也謂方雖無他異而襄城吏民謂之不煩斯近之矣夫不煩則少事少事則安民而又何求乎嗚呼古人之取吏如此爾具官某業經粹溫聲華茂麗甫通玉籍來綰銅章心有慎于飲水政後嚴于改井觀其不爲條教而自然獄市之清延見吏民而具宣朝廷之意比屋帖然奸究不作蓋古者循良之選而非今俗吏之所爲也特以歲闋授爾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一百一

階云云夫齊地俗尚淳厚民務本有以自足其不難治明矣以易治之俗而爾能芟煩去苛修其教化以治之漸至于道不難而奚啻劉方之所謂不煩者乎爾愈懋哉

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知縣李惟中

勅曰朕觀古之循吏未嘗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
若有以入人之深者今俗吏務于苛碎嚴刻以爲
能而一堂之上貌相承而心不服况簪紳乎此無
他文有餘而實不足也爾具官某拔起鄉書蔚爲
國器來就橫經之席更分邑宰之符旣明道以淑
人亦本儒而飭吏疏其枯槁拂以清風理其幽滯
曉以白日四封之間有蕃有息有食有衣人得其
所有恬有謳邑以無事庶幾古循良之治也特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三

歲閱授爾階云云昔曹參爲齊相避正堂以舍蓋
公用其言而齊國大治蓋公膠人也爾治在膠之
東北放乎海南望乎神山自昔多隱君子安知無
蓋公在于其間乎爾能秉度而咨訓焉其于治益
易易矣欽哉

勅曰夫士之經明行修足以聞矣卷而懷焉以發祥
于厥嗣水邊而盈火宿而壯天之道也爾生員某
乃具官某之父淳明遠俗博洽有聞駕學績文膠
膠慕古斯亦日以爲握珠抱玉詎謂待子乃顯然

爾子之治猶爾治也不贏其躬故尚其後人茲用
贈爾云云尚膺渙號之頒永作屯膏之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三

山西平陽府吉州鄉寧縣知縣李時茂

制曰朕聞兩河之間臨汾之壤萬山之所遭焉爲之民者介深阻以爲虞非忠信慈潔之吏恬而揉之未可以爲治也爾具官某風規朗懋蘊藉宏深蔚迹鄉書茂膺宰牧勞來不怠綏輯有方當繁劇而治不勞絲撫凋疲而春無遺燠三年如一四境同風茲特以歲成授爾階云抑詩有之不懈于位民之攸堅爾業奏有勤施尚益懋于末路以庶幾于所謂不懈者以光我訓詞 朕不靳所以明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三十三

爾

制曰民保于令相恬以愉無仇離之歎豈惟令賢宜必有肅雍之耦助流愷悌者矣爾具官某妻馬氏名門毓秀彥士作述夙偕桃實之宜席佐蘭膏之業竑琴方奏梁饋滋恭茲特封爾爲孺人爾亦聞古有雞鳴戒旦乎尚思所以稱是翟珈者

四川城都府內江縣知縣楊應登

制曰方蜀用兵之時血流波道凡予赤子所以安養生全之德復見太平者繫誰之力與夫爲人牧牛羊者牛羊壯長亦當計功而受直況爲予民牧者爾具官某博文守禮熠耀士林學道愛人惠臨民社當一夫豕蹢之日有萬姓魚濫之憂爾能解衽席以裹瘡痍吐膏乳以哺孱稚徵兵尊食事不擾民捧玉飲水道先潔已大吏稱爾賢能皆有實狀茲特授爾階云夫蜀之有播如人之有煙然彈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十四

之已耳今人皆知憂煙而不知煙去之後所以爲生之憂者未已也一七不調而百蠱隨之矣是在爾賢令欽哉

制曰夫婦之義憂樂同之出而勞民勤政固同其發退而席寵承麻宜同其樂矣爾具官某妻王氏名閨之英君子之耦禔經言以自鼓琴瑟而交喁入無隨言出無爽事爾夫之能爲循良有以也茲特封爾爲孺人益倣鵲規以綏翟服

制曰夫爲人父莫不願有亢宗之子而善或不足以

發祥爲人子莫不思以顯親爲心而道或不能以
幹茲茲二者厥亦艱哉爾某乃具官某之父祖瞿
良士坦坦幽人謙之一德以與世遊老有三寶用
歿而齒惟蘊崇其善氣宜昌發爲顯人爾子之賢
豈偶然者茲特贈爾云云赫然如絲之命責其若
斧之封

制曰朕于人臣凡一命而上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謂
其能積德行仁以有餘慶釐經課子以有令名不
獨父賢亦母德也爾熊氏乃具官某之母幽閑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百三十五

度貞靜無繇謹雜佩之規以克勵乎隱士嚴書灰
之教以光啟乎嗣人祿養雖遠音徽未泯茲特贈
爾爲孺人翟弗副并尚服享之以永慰于幽窆

寧夏蕩平宜諭軍民詔條議

皇帝詔曰朕聞無將之戒著在春秋不道之誅嚴于
漢法顧興師問罪惟元惡是求取亂宜威必脅
從罔治是以三苗之竄止及一人四國之征不
窮餘黨我

朝歷祚二百年來法紀恒張威稜丕振脫有搗竿
之變卽聽撫安縱致脫巾之呼旋報誓定未聞
戍主帥抗王師內憑堅城外勾套虜大逆不道
如今之寧鎮者也惟爾寧夏之區卽古朔方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詔

百三十六

地倚賀蘭而爲國控黃河以稱雄實全陝之藩
籬乃套虜之門戶屯兵積粟作鎮邊庭開闢建
牙干城上國豈伊戍卒之爲孽坐令全鎮之陸
沉吟承恩蠶爾降胡濫我名器邪翼之厚適爲
寇資封殖之深反生異志劉東陽許朝等托彼
腹心以爲牙爪操戈而戕王師僭號而署官司
王法蕩然兇焰熾甚子女玉帛括爲嚼虜之資
宗室衣冠藉作援兵之質舉朝憤恨全陝震驚
朕乃特遣廷臣專責督撫所惡數賊之梟獍姑

以計擒念茲一鎮之生靈未忍兵碎豈竟鬼窟
巧■違臂愈逞勾連虜騎若蟻聚而蜂屯約束
叛人將狼奔而豕突神人共憤

天地不容所幸將師同心士卒用命決水灌城而賊
力已困調兵勦虜而賊勢愈孤遂致元兇之授
首旋看變亂之蕩乎爾軍民坐困圍城橫罹鋒
刃或被切■從之使令夫豈甘心從其叛逆恐
禍延夫林木將魄喪于雷霆反側■安

德音宜渙用是憫生靈之被毒戒玉石之俱焚元

李湘洲文集

卷之七 詩

三十七

惡已訖

天誅軍民一切安堵嗚呼倔強何益蔡人吾人鯨鯢
既戮期盡戢乎干戈■露已濡尚永寧夫粹止
故茲詔諭咸使聞知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八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第 馭芳

編輯

姪

之

男 宗岷

之珍

全闕

後學

過蒙掄

全較

謝璠

奏疏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直陳安撫至計疏

萬歷二十五年
九月初三日

為直陳安撫至計以仰裨蒞采事臣見邸報倭
分三道頃已衆逼南原國王將欲出走傳聞又
云朝鮮暗與倭合若果實事直是緊急事勢危
如累卵臣實有胸豈能緘默臣深惟今事皆因
前後迂謬之人因循敗壞豈可復執前局專為
鎮靜夫知而決之與臆而決之者不同狀貌而
出之與事而出之者不同情今兵食重大
朝廷內外一無備禦雖云任事之難不若議事之

易但臣觀古人立國未必皆云有備而其臨事
濟變倉卒規畫靡弗當機若其否者決至困敗
況于用兵爭利出奇未有不先得敵情要領可
以制勝此兵法所謂知彼者所謂先着今我
與倭相持五季矣彼中情形一毫不得其言戰
者皆是浪戰況又未必敢戰其言守者亦是虛
守况又未必可守往過既不及追後事又不可
靠如近日閒山一島督臣以爲此我與朝鮮之
地向檄彼國君臣令其謹守彼之不聽以是喪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二

陷臣復思之恐其不然若果如此卽是收局昔
孔明與司馬懿共爭街亭馬謖一失孔明遂敗
孔明猶然况其下者若在今人決不知街亭所
係如此之重以臣之愚豈足料事但惟心切于
國日是以妄至于憂天臣有可喜可愕之言不
敢載之于書謹次其切實可行者爲八事

皇上清讜之暇試垂覽焉

計開

一曰定戰守夫戰守二事也能守者然後能戰

可戰者然後可守知己知彼然後知戰知守今
督撫憑經理經理憑大將大將憑偏裨偏裨憑
朝鮮朝鮮之人憑游繳瞭望其爲渡河兵船若
千若百者如望林數果耳就中彼我強弱勝負
之數如猜謎子及其已至某處始曰彼處可備
已失某處方曰某處可惜皆敗道也且今日倭
奴用兵頗有巧思其夜襲閑山一鼓而得彼既
得之而我始失之險要之地恐不止此一如前
着何以料敵是倭步步有法而我無法倭事事
有算而我無算即使徵兵如林積粟如山臣未
見其必不敗也又今日人情甚不可以慮敗無
事則怠有事則亂如前聲息寧靜人人嬉戲頃
一報再報大小鼎沸矣有如異日更報倭與朝
鮮交得失云何已與我交得失云何臣不識
朝廷作何狀臣計此時必有建議朝鮮當棄而追
咎渡江之爲非者此等主議害事不細苟一信
之使我盡失其本謀過江兵資皆至喪棄而途
左山東無一所恃何也自古——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中國不患島夷者以其國于我遠今使彼後署
定朝鮮則彼與我共一江耳彼無不犯我無不
戰與董裕所言哈密甚不相同考之哈密舊伊
州地東接甘肅彼時阿里麻滿速兒不過得陝
幾罷城池無大志雖時跳時伏與今諸虜等一
都御史能任之又遠在西陲直若疥癬何關于
中國大勢而裕以相比謬矣如裕之說不過謂
我兵不足不强只可退守幾安穩此慮是也
然臣觀往昔如唐代宗當土蕃之亂倉皇出幸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

召郭子儀止得二十七騎以行何曾有兵屢經
安史朱泚李懷光之變滿地逃竄百官皆拾馬
矢何曾有食彼且東擄西擄光復故物又如宋
之宗澤岳飛劉錡韓世忠在南渡時何日不戰
我

朝于謙郭登楊洪石彪在土木時亦何人不戰今
人但一舉事便告消乏不知當此金甌全盛大
小合力苟有本末尚穀支持譬如故舊人家
與抄化一文不可若遇災難只得費用無疾之

人久坐亦苦癰潰疽痛又復何如大約人之氣
力不極不用人之策計不窮不生無兵之極乃
反有兵至乏之時乃反有食此其常也但忠計
之士貴于早圖事緩尚可以有爲事急必至于
困辱即如裕之言守固是老成之見然必守之
不失始爲謀之有用只恐我雖不去彼實欲來
苟非力出于有餘勢亦決難以自固彼且豕突
我將烏散矣守全羅不得而守王京守王京不
得而守平壤守平壤不得而守寬奠過此而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

臣未知其所守也我守一處彼攻一處彼進一
步我退一步此明是宋人法又見當今王守者
懷守之意恐人相攻不肯明說其所以守主戰
者懷戰之意恐事反覆不敢明言其所以戰首
尾觀望不過欲俟臨時僥倖夫爲人臣者柰何
以人之國僥倖也臣愚以爲今日亟宜

明詔大小羣臣各出所見毋持兩端其曰退守當
是云何且有何計可保無事其曰進戰又是云
何亦有何計可保無事毋以詐忠有悞大計伏

乞

聖裁

一曰重內地倭自得開山以後其于大同鴨綠登萊天津皆盈盈一水耳倭自揚帆而來則我兵反在其後我之內地如齊魯吳松閩浙皆其震驚目今負擔東事者不過邢玠楊鎬麻貴三四人倭如無意則已苟有意豈此三四人能了乎卽以爲綽然優裕然大屈羣策廣集衆思明良不廢唐有一郭子儀何妨有李光弼宋有一韓琦何妨有范仲淹倘此三四人者及匏難涉羣瓶易假則異時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六

朝廷又當更任其人一番會推一番倒亂能消受幾箇歲月一付生脚手何以應卒臣愚以爲今日亟宜別設提督大臣一員開府天津使之管轄山東直隸浙江閩廣專治水兵晝夜講求其法無論文武雜流鹽徒劍客皆得博收其類舵師舟工必用三吳習熟之人襍北人訓之務使人與水習水與舟習南至淮揚北至京師東至

聖裁

遼東鴨綠飛揚縱橫聲氣大振外援刑玠內護畿甸此一奇也又必一諭令浙直閩廣巡撫同舟共濟毋各爲其地蓋今日之倭必不南犯諸處若果南行倭志甚小倭勢已分豈肯如此但議者必謂事體草創財用殫屈舟無所從得糧無所從給以是論之將使河伯造船天公雨粟鬼神攻然後可耳伏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七

一曰明賞罰臣不敢遽引竊聞往日平壤之役南兵縋城蟻附手指盡落而以帥臣故不得叙快快屠死殺之者深文無害聽之者覆盆不照矣其雨朝陽可爲泪墮卽今所差召募南人皆不肯應其故以此又聞浙直之兵名在行間者妻子親戚牽踵痛哭悽慘憂愁無一毫踴躍慷慨之意夫兵者氣也其氣如此其事可知臣愚以爲今日亟宜申明大信破格立法與之更始如閩廣漳泉其人皆數通番而舶來往熟知其中要領可以重賞購之以備謀畫三吳之人技

術精巧其中父老子弟廢閒將士有曾經倭事耳目習熟智勇相當者可以重賞購之以備行伍草澤之間有桀驁沈悍足智多謀者有精曉風角占候地理陣法者亟宜開設館畧武健異才術數等科無論埋殺屠博劍俠驍徒白衣藝士苟有實用特與簡錄

朝廷不宜更拘其往舊議其跡弛解網更登使狙使盜千金萬戶無所愛焉則天下未有不窺左足而應者惟是羣情初議在于惜費不知後來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八

千百千萬未可量也昔李嗣元兵變官中擲柱具銀盆以贍軍宰相惶懼其後雖出金帛軍士負物而去是可鑑已至于軍興之法自有

國典亂國之罰

亦有重典要非貴子深文但願期于必罰文深則避罰必則止若能以言責事以事責功既有通侯之賞豈無失道之戮況乞

聖裁

一曰假將權夫今之論將者皆曰

本朝無將其在即督撫大臣此不可謂將臣愚以為非也唐之節度使半是文臣當時即以爲將如臨淮汾陽豈能有過之者但是時將權極重不至如今之輕考之肅宗實錄

史思明渡河陽李光弼命諸將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曰東南隅命論惟貞前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已令諸將曰當與吾旗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九

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若急馳三至地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前死吾勿于此不令諸君獨也頃之接戰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因見使者提刀來更前決戰光弼連旄旗三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賊衆大潰斬

首萬級夫史乘載古今戰陣自鉅鹿昆陽而後未有勇猛如此者也而光弼當時殺我將如殺虢其摧敵當堅之兵多者三百少者二百耳今之將臣其臨陣嚴整號令堅決有如光弼者乎易一千百夫長制一士耳亦必三覆五請何以望光弼之萬一臣愚以爲今日

朝廷之事惟在于擇將既得其人則免其中制假以兵權將無掣肘事可成功蓋治兵之道梓如治刃而前則殺人後則自殺一則殺人二則自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

殺故任將者不可使有反顧而用兵者不可使操兩端且如孫子之斬美人難行也然意可師也冒頓之鳴鏑非人也然法可師也否者卻克之分謗于文不僂一人無法矣今日不患無光弼而患無法伏乞

聖裁

一曰練京兵先是抵掌而談者憂其無用矣已又拚口而憂其諫臣請無言汰但先言練夫一軍諱非老弱諱也軍必有鋒吾不知之彼難自

必衆得噉焉於是諱矣吾若揀上卒勞之上上揀中卒樂之中上簡下者遣之彼中上者樂爲我用定不肯諱則此下者又安所與諱焉然後補以驍勇如此千人則有千人之用萬人則有萬人之用至于簡將之法又在簡兵之中才過十人者爲十長過五十者爲伍長遞而上之過一隊者卽爲隊將過一營者卽爲營將然後大加訓練不獨練兵亦且練將庶緩急有可恃耳此在戎政及司馬大臣能以此事爲第一義特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一

簡謀勇奇異忠實大臣爲之提督又擇季深有風力科道爲巡視不如令者劾如法其科道有能實心任事旬月之間壁壘改變卽酬以選鎮巡撫此皆賴

朝廷鼓舞濯磨當今視一大臣便如拱壁不肯輕與既與之後不敢輕奪此惟平世則可耳天下有事官之大小有才皆得自取拜大將如呼小兒此儒者以爲非而臣以爲正英主所以鼓舞豪傑也自京兵外其次無如薊鎮自庚戌增廣

以來有南兵班兵正兵遊兵車營等兵額二十萬今亦烏有矣諸將領當秋防時有冷補預召遊食以備稽查當戰時有續補量募支吾以應省曉大閱巡關時有募補招集鄉夫候一日五分點一日一錢此不可不覈也其次沿邊衛所其次腹裏單乏虛謬無處弗然臣愚以爲今日亟宜分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稽查冊籍叅補軍伍其逃亡者不必違勾印以所缺之糧徵入官帑現銀厚餼召收武猛大行閱練務使改觀則人心振而神氣強矣伏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十三

聖裁

一日積芻餉夫食者萬衆之司命也一日無食則亂假令倭以一枝兵犯我天津一京師三輔之地必至閉門而守不過三月即可坐困又今黃河全身南徙呂梁涸瀾一帶今歲皆涸雖開小浮橋恐蒙安支流明季必竭自小浮橋以上數百里南高北低束手無策甚爲可憂異時一有梗塞或不幸與倭合大有一番荒

亂臣愚以爲今日亟宜積粟一

畿輔杞縣盡數徵收本色酌量發支三季存留外其餘盡數解京使河者水運陸者車運至于京師軍馬官吏人民月食米三十五萬石現在之粟僅支四季若復軍興又當數倍今亟宜多方糴買或出帑或召民納粟拜官贖罪務要穀支十季別設一部臣往來一畿輔京師專一料理糧糈其一切利害措置聽其悉心謀畫庶免臨渴之憂伏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十三

聖裁

一日破文法夫今之所以治者此法度議論其大小相維左右顧盼而不敢動然在平世幸可無事一有緩急此相維者皆以相繫相議者皆以相害蓋今世但論法不論人但論名不論實法者中士之所趨也而豪傑則否名者賈士之所競也而直士則否昔陳平以黃金千斤爲楚反間史不載其費金多少在于今日平豈爲人夫士不智不勇人不沈不雄今取智勇之士但

責其曲謹虎不噬不猛狼不貪不狠今求狠虎之將又拘其小廉即使靜好若女子猗潔如夷繇以之當倭臣不知其可臣愚請與羣臣約平有我之口口口之見先國事而後身名先職守而後氣節先幹畧而後軟熟先肩任而後言辨

國家但期成事毋以一切碎密困之則能臣競勸異才輩出矣至于論將一節更爲喫緊其爲將者但取其謀勇不必論其是何等人舉將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十四

但欲其真知不必論其何等官而又寬之以文假之以柄其假之也不獨假文臣又假將臣不獨假大將又假裨將其寬之也不獨寬禮數又寬費用不獨寬費用又寬功責如此則卒幾得人而無上鼓下櫟之病伏乞

聖裁

一曰祛宿蠹臣不敢言其大者言大則必不可行人不見信徒以招禍請言其細如前日打掃三殿焦木日饗士二百金人一筐瓦礫數件如

此者萬人若非

朝廷之事豈得認意冒功全無督責連季兩番山陵糜費何限大工浩煩尚未知所稅駕前日見工部管工官爲修一小廟報工一千八百實計之得七百日點匠作每百人敷之二三十耳如此之類何可悉數如今大小衙門不過自立品格一身清白之外狼虎蛇蝎皆可弗顧縱有乾沒至千金者以爲細不問亦不必問統綺廚役樂舞譯字之類其間狐媚猿扳蠅營鼠食令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十五

司敲朴以供而日不給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至若宜大賜市金贈貨物俱于蘇松織買彼處巡撫歲僉通判一員往來于蘇其人多好賄無賴三吳及

京師富商大賈監土公子皆各持刺游塞上與通判猫鼠率一才而利十倍與之虛濫若朽壘又何怪諸會之徵生心也不知異日有事歸之朝廷歸之此輩又聞往歲東征諸士有荷戈徒步饑無半菽者其他卜筮巫覡謁妓游手之人狐

裘肥馬日饑雙廩夫軍行師出無限謀勇若其
有用入幕何妨惟其徒食是以可恨在于今日
亦宜告戒臣又見督臣于各處取船造船天津
往時亦曾造有戰船今雖云不穀用然亦不宜
遂失所在

朝廷但一舉動每每事前情費事後忘失一切不
問凡若此者毋以爲小積小則大毋以爲少積
少則多臣愚以爲宜一大搜剔之推廣其餘去
其冗者取其食以養軍士伏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聖裁

以上八者區區極慮一端一得但恐枘鑿實非
拾藩總臣所憂則以今日任事難于得人今日
任人難于先知同一衙門朝夕相臨聚散相視
不能相知又何論他人矣同一通顯名位相埒
出處相同不能相知又何論隱逸下僚矣清謹
之士可以無過未必有用遠大之人可以有
用未必無過不知其實惟取其虛虛文相靡虛事
相冒虛名相扇虛貌相當虛意相許臣未見用

虛之可以爲

國也臣言及此竭其筆舌豈能殫盡但願憂世
者急反其端救時者慎防其漸目今天下大勢
處處有事楚蜀以木滇貴以夷中州三輔齊魯
以礦徐淮以河西南東北各以兵小民困苦愁
怨之極又各以盜賊蕭牆之事豈必在倭不可
不熟計而速圖之也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兵部作速酌議施行天下幸甚

臣董其昌口按論兵事者衆矣此疏條分縷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悉燭照數計而末復重于知人又推其失人
之根在于用虛有用文字也所謂頗牧在禁
廷者

代申拔馮應京疏

臣等謹奏爲寬

聖懷平喜怒以安人心事臣等伏見

聖諭因科道黨拔王之翰等差錦衣官紐解應京夫

王之翰與馮應京原非一事今因之翰致逮應

京似于遷怒臣等反覆思維

皇上聰明特達豈以之翰遷怒應京當是科道官不

知委曲涉于黨激以至于此夫科道不能仰

承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十八

聖意不達大體因緣禍及應京有何可說但以

皇上天地之量一因人言輒至發憤臣仰而窺之

聖度雖廣亦未免因此迫窄而精神或有不得其決

血氣或有不得其平者矣卽此一端關係

聖躬誠非小可且今日湖廣諸臣與陳奉不合

亦無大故止因諸臣原係書生只知爲

皇上愛惜百姓見奉所爲過當遂至齟齬不知陳奉

雖是奄人體性殘忍但係

朝廷差人卽爲

欽使事有難處亦須多方調停豈宜明立痕迹互

相水火殊非人臣不齒路馬之義此自諸臣用

心之過也但其本意原爲百姓非以自爲而

皇上聖明豈其不察于此但以陳奉

欽遵幹辦事體或遂因之掣肘難行故其重處諸

臣所以求事之必遂而非爲陳奉也然今日中

外臣民多是愚昧之人見

聖諭一出必且奔走疑畏皆謂

皇上只愛陳奉不愛百姓不信科道只信陳奉此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十九

紛紛固是妄言但

皇上不幸有其迹使天下因而疑其心耳天下之心

盡疑則安危之勢不測臣等身係大臣與科道

異今日之言非爲應京而發但恐人心日惑而

難解以至

聖懷愈動而難安是以惓惓欲有所獻若

上聽益高固非臣等言辭所能悟止若卓然回意亦

非臣下中情所可企及謹奏取進止

乞休疏 已酉年二月時官左諭德

為感時激衷懇

恩休致事 臣 濫列詞林十有八載寡交鮮營頗有
微志衙門前後輩禮數隔絕獨同季得時相過
從又其中聚散靡常獨 臣 與顧天峻在長安日
久撫履相砥書史相訂天峻生平節行臣熟知
之然名賢重天峻者蓋多不獨 臣 一人之私好
也平居常思孔子用行舍藏一語似行藏並重
然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二十

改其樂聖賢精神大抵以藏為主臣之碌碌豈
能窺聖賢善藏涯畧然人心如此時則舍之時
矣臣不藏何待 臣 觀古人相知之深生死禍福
以之况行藏乎今 臣 苟畱不過天峻之續速去
尚存友道之餘伏乞

聖明察 臣 區區之情准 臣 照會典所載京官致仕事
例

命下放 臣 得優游田里享太平之餘賜實為厚
幸 臣 無任感激跂望之至

再乞休疏 已酉二月

為微臣辜負

聖恩懇祈明斷賜譴賜休事臣先因南京戶科給事
中段然論同官臣顧天峻臣已具疏乞休願與
天峻同去數日未奉

俞旨而劉時俊論天峻并及臣矣讀時俊之言大抵
段然之言也去年考選後段然遍訴臣同鄉人
云有四書入京短已其一與臣昨時俊疏未至
之二日猶有向臣述段然前語者段然論天峻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後又遺書云為臣力解繼之以泣夫有此一位
則似察四書之無矣有時俊疏則可下泣矣
天下有天下之清議一鄉有一鄉之津 臣 何
必言只就時俊疏意畧陳其槩從來 臣 衙門
中之露頭角者輒云亟欲拜相臣非甘 臣 媿不
能當拜相者自有人擁戴拜相者自有人嫁之
于臣臣媿不能當曰爰除詞林現有論詞林諸
臣者曰咨訪科道現有建議咨訪者如梁州彥
畢懋康彭端吾張孔教等臣至今皆不識面而

謂通國皆爲二臣掃除視臣大重臣媿不能當
臣爲簡討九季考滿衙門除鼎甲外吏官三考
者自辛未後獨臣一人又歷贊善中允左右諭
德將六季臣未嘗躁戾子癸卯丙午臣三次當
爲京省考試官而三不與凡不典鄉試者爲會
試同考辛丑甲辰臣俱當入禮闈而又俱不與
臣未常躁尋常當得者尚不能得顧妄異非常
不可得者有是理乎臣欲去之情已見前疏不
待人言臣年四十五歲子死妻喪幾二十載頃
幸有賑產在旦夕爲門戶一綫之計就使飛矢
攢集亦能忍待豈願惶惶道途但目擊人情尚
有不敢言者豈容濡滯謹薰沐齋疏詣

命

皇上如憐臣十八季作養之餘不加罪譴仍照臣前
疏許臣致仕臣之願也如以既經論列別有處
分亦惟

皇上之命臣無任戰慄迫切之至

或星變陳言得失疏

臣聞有國家者患在乎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
之事不得上聞其或聞之而上不以為危亡也
今天下咎徵著垂妖孽竝見山川陵溢饑饉
殍殍東西兵起進退維谷行道之人皆知其危而
陛下泄泄如故也近者彗星見異占象愈偏天遣告
戒亦幾改悟此

陛下兢惕之秋萃臣提懼之日詩曰日月鞠函不用
其行又曰天維顯思命不易哉上帝神明變不

虛生臣按彗之氣爲陰其象爲水其兆爲陰勝
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臣者君之陰也
民者國之陰也戎狄者中華之陰也臣愚不識
忌諱謹列今日致彗之由其可憂者條爲數事
惟

陛下裁覽其一曰

聖躬臣聞王者法天日行王者日動故朝以聽政
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
氣勿使有所壅閼夜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

亂百度今

陛下頻年不出一遇郊祀朝講之期輒以疾解臣不識

陛下之所謂疾果有之乎抑假以卻臣下之請乎如其無之假之不祥若果有之則亦飲食滯佚之事也抑此二者實咎君身臣聞天有六氣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滯生六疾陰滯寒疾陽滯熱疾晦滯惑疾明滯心疾陽時滯而晦時滯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陛下甘儀狄之飲日嗜南威之好未卜其害先卜其夜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一也其二曰

后宮夫妃匹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帝王所致慎也故禮之於內卑不踰尊寵不先貴今

陛下后宮之政不修尊卑之等無序美者嫉妬專寵以開驕慢之端賤者滯冷相鬪以極沉湎之欲語曰嗾嗾之食不足狃也嗾嗾之德不足就也深宮后庭黃夜烏集卒有嬌妻悍妾爭寵狂背

醉飽卒起之事

陛下無亦樂其吉而備其凶乎古之無有備之何害此臣之所以妄論

陛下者二也其三曰

太子太子者人主之貳也主好外則大夫殆好內則適子殆今

陛下溺於帷牆之愛忽于豫教之本大典久稽人情疑惑卽萬無它念而

太子長於深宮十二年矣未曾一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二五

陛下十五年以前勤恤之舉動而徒習聞今日滯恣之規模尤而効之又弗之誠異日卽欲以

祖宗之金甌付之不事詩書之主

陛下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忍心如此豈不殆哉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三也其四曰羣臣夫臣子於君莫不有所恃權不足以使人恃人主之能假言不足以喻人恃人主之能信今

陛下怠於泰交忘其國郵致使大臣懷身名之愛小

臣高誦誠之風羣情論事辟之斷獄端起於微
細則飾詞以張之影出於有無則傳響以成之
昧曖難據則援引而實證之旁觀者心知其能
而不敢言受誣者橫罹其苦而無所辨

陛下曾不能主張是非分別黑白使羣臣洽和百職
競勸浸尋風波之朝共爲國狗之癘此臣所以
妄論

陛下者四也其五曰小民民者國之大命也財者民
之大命也天災流行無歲無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二十七

陛下橫興無益之工藏聚不流之貨請減金則不可
請蠲織造則不可請停安樂工則又不可淮揚
青齊秦晉之間困鹿空虛帑無赤粟加以兵興
費起天占既兆人事又見

陛下猶欲與之徵天之衷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
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五也其六曰戎狄頃自邊圉弗飭羽書日警
忝套之會既驕三加之倭復肆我未見素成事
而後履之而欲與之爭一旦之命使吾甲兵鈍

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而

陛下猶不肯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淫樂者之愆令身
自約也裕其衆庶以飭其甲兵敢問今日之所
以戰之者與所以守之者如何而可時將有反
事將有間此臣所以妄論

陛下者六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二十七

相擇——山陵疏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
掌院事臣某等謹題爲奉

旨相擇 山陵事先該禮部題爲喪禮事奉

聖旨山陵事重先着禮工二部堂上官率欽天監并

訪舉精通地理人員一同前去相擇欽此十一

日恭遇頒

詔臣等不敢陛辭具本題知前去臣永光宿于工

部木版臣騰芳宿于昌平州解是夜欽天監官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八人來見臣問之皆久住 京師非慣習走山

之人隨該祠祭司主事周爾發以護印官戴圓

來見謂其頗知地理臣心竊疑戴圓既爲護印

官則與專門之學亦異矣臣本無暇人又無黨

者何以自措次日早同臣爾發從州解起身前

至石碑樓下緩步審視內外山形勢泊入紅門

叩頭畢接監正楊汝常稱有美地六處邀臣決

之臣告以此山乃

成祖文皇帝龍昇之地萬季王氣所鍾專在

長陵必當先察其行龍落脉結穴之真精神取

以爲法始可以周視諸山乃循神路東行至

稜恩門則臣永光與其屬馬諫在焉率諸臣同

登 寶城周遭四眺見後三台星落脉一跌至

地始起 寶城臣謂必須更詣三台山看其後

脉時內監高壽遣鄉導引臣等遠 寶城北行

抵其處登其左山蓋康家山也前望三山並立

如品字至此始見中一山落脉而左右垂手護

之似走馬勢更爲活動臣等從山而下復北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

至山後則一石澗截然跌斷視其中兩山並聳

脉自澗中過起康家山臣等復從澗出循山左

畔而行見連珠金星者六其後又一石澗截然

跌斷視其中兩山崔巍插天蓋樓于峪也過脉

渡澗更爲微妙臣與永光至老君堂稍憩會諸

臣議曰

明育 山陵重大今日既無熟知地理之人但以臣

二書生爲政如何敢以臆斷只得將長陵後山

跌脉三斷三起之式奉爲榜樣蓋山勢巖崇龍

氣壯盛必屑屑剝換重重褻卸如銖金必銷盡
鑛氣如煉藥必煅盡毒性此自然之理也雖東
西諸山皆長陵衛侍難以膠柱而論然辟如
大家子孫從始祖通分者亦須各開門戶別立
基業如大宗之有小宗則其行龍亦必有主有
從有起有伏有跌有抱方成章結于是循東山
而下過景陵永陵見朕一山奔騰踴躍亟
造戴圓相之臣等隨至則潭峪嶺也視其右爲
永陵來山視其左青龍逆上關內堂水視其外

案外堂皆可取用但至山金星峻猛未開水陽
恐其煞重臣不敢專自潭峪嶺下爲東井自東
井下爲平岡地則

孝靖皇太后駐鳳之所也諸臣喜其局勢寬展臣細
視之左山東井勢重右臂空缺無護脈從東井
盡頭一山落下一片平塹既無跌起又無束隘
脈之右乃長山嶺此嶺與東井兩山之中裂成
深澗一道陰風鼓索令人不敢久立自平岡下
爲雙泉峪則水逐砂飛無情甚矣自雙泉峪下

爲行龍山楊汝常指

神宗豎旗之地以示臣蓋一小金星也雖頭而圓淨
而體勢卑微似非可以藏弓劍者其上僅一草
坪不成星格而至山則舊名嶺山羣峯相牽山
頭皆斜胸腹剖破瀉水成槽尤爲不祥時已黃
昏諸臣告散臣私念長陵明堂之水從西邊
東委蛇向東山口而出則東邊諸山乃水所抱
吉地宜在于此今皆無所得何以報

命終夜恐懼不寐次早同臣王永過 昭陵 定

陵西上到塢子嶺則其山行未在中無落脈左
右無城郭但拖一長腳斜走向下循塢子嶺西
上過康陵茂陵裕陵到皇山嶺其外高
阜四周松楸映翳入其中地勢窩坦似另是一
境登高視之見左右諸山皆列峙其前而外洋
明堂局正前朝拱揖臣王永曰此必吉地與臣
步行攀緣而上直至其巔則後山列帳有十二
峯頭峯有垂綵而中峯一帶下垂起小星數點
跌斷作勢其星則逐節變換其行則隨步轉折

高下頓挫東西蜿蜒穿峽結咽各有其趣重山環拱兩獸低眠水流石竇屈曲回顧觀者皆望手以指交口以贊而臣不敢着一語但令該監官依山畫圖以俟參酌不得增損毫末致失亦形隨聞尚有寶山果山二處更往搜索則寶山在茂陵右是一水窪而果山極西南隅不過一孤露頑金耳臣永元謂臣相擇事畢當具本回

奏屬筆于臣臣以未見東山水口復騎馬沿河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行至其盡處得觀所謂小一天壽山左右敵樓諸山趨方山一轉觀田中小山妙不容述歸時業已丙夜明早追憶看過諸山情形理合詳細登

奏乃此心已若誠若沒只得與臣爾發再往各處覆視一過件件明確方敢削牘總之二臣皆書生也非相山者流一旦奉有

嚴旨操心安得不危臨事安得不慎所以告

皇上者安敢有一字不實甘蹈欺罔但恐其言多不

合于堪輿家言則二臣平日既無仰觀俯察之學而諸臣一時又無披砂撥草之人心力止此伏望

皇上鑒臣等之愚立

勅該部備舉羣臣中旁通形家說者同科道三四員專至其事定其可否聽閣臣裁決時下合

· 朝臣工送

神宗皇帝梓宮至當一日而集其下不知若干人匪但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嚴而已伏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聖斷臣等無任踴躍俟

命之至

附周念昔閣老書

昔歲

山陵之役道登實從韓象老之後嚮人子弟捧羅盤而上曰穴也部吏戴圓捧盤而下曰穴也兩議無能定起部朱清宇經上下而中之曰此真穴也象老遂從之道登不知堪輿竊疑上則上下則下中則中無經上下而取中

者見祠司羣胥與司官私語呼而問之曰上
者熊思誠議也下者老先生議也開至七丈
而四臺中之間起視之果石也時盡議改卜
卽同僚亦與臺中合矣道登一口安能勝羣
衆獨念時事迫促再三細閱南去三丈餘而
五色之土見一

玄宮龍鳳板應一丈二尺遂改下四丈九尺則
正戴圓所主老先生議也道登每仰神識實
心佩服焉五色土堅如石而切之如肪按之

如九生平所未睹也追憶舊事心猶怦怦欲
痛因老先生念及遂不覺饒舌幸鑒諒不既

懇恩求放疏一 庚申十月

爲因勞成病因病思親懇

恩允放以全螻蟻之生以遂烏鳥之私事臣稟資
孱弱土虛火燥下則有泄瀉之疾上則有咳嗽
之症十餘年間依親壑居不交人事苟得自活
去歲臣親諭以

國恩浩蕩寸草未報義宜隨分致身不得不勉強
一出豈料遭

國家多故之際以詞林糠粃之資忝竊至此四月

以來臣每自國子監趨

朝出以四鼓歸以二鼓飲食失候饑火上蒸則咳
嗽益甚投以少食則洞瀉如注近又因感受風
寒誤服發藥太多病益不支元氣既虛永夜不
寐合眼便如兩親在前方展轉苦楚間而彈蹠
至矣席蓐求斥何敢言病乃昨奉

聖旨李某以才望薦用據奏心迹具明着照舊供職
該部知道欽此除臣于私寓恭設香案扶疾叩
頭謝

恩外伏念臣蹶而後起起而復蹶其才可知興運之初首來指摘何望之有且病勢沈重如此欲貪戀

恩私少圖報塞而不可得惟有懇乞

聖慈察臣情非矯飾特

賜俞放使臣早還田里少延殘喘重遶兩親之膝

從此臣季親季皆

皇上之所特予矣臣既削牋後見安舜再疏擊臣詆

臣前辨詞意委婉隱現輕描伏案等語則似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六

臣以不容不再辨者伏乞

聖明先允安舜前後兩疏所請

勅下閣部從實查勘早將臣罪一一勘實被臣以昭

聖人止輦之明以申言官觸邪之義容臣病稍間另

疏據事直陳請

旨以備閣部院勘臣無任感激懇切之至

懇恩求放疏二 庚申十月

為病勢益劇三懇

天恩允放事先該臣兩疏求罷奉

聖旨李某已有旨了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欽此除

臣照常設案叩頭謝

恩外伏念臣起自田間躋躋崇秋食戀

恩私豈忍辜負求去但命緣有限憂疾多端先是

臣因言者有臣疏隱現伏案之疑擬再具一語

自白思量臣結髮妻盧氏少伴臣讀書甚苦隨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七

臣在任有一女季十二歲一子季八歲于甲午

二月病痘十日內同死亡兒命將絕時臣妻自

含參湯以舌砥其齒灌之後氣絕抱其尸不肯

放入棺既入棺自催驟數頭件柩南歸臣只得

討差隨往到家後厝二棺于臥室不肯令埋其

不忍捨如此以是宛轉哀慟而死此其始末也

臣考滿四次妻受

恩三次有吏部親供可查登第鄉會齒錄可據奎

臣與臣鄉土隔遠豈能知臣不審何人與臣何

仇捏造此一段致有糟糠下堂斷瑟積膠等語
且引莊公姜氏事以及臣親地下之朽骨謂其
尚在人間飾膏沐以事人堂上之白影 其辱
在隧中望考叔以錫類人誰無妻子誰無父母
傷哉臣念至此不勝慙痛 楚恍惚情地吐血
數口臣舊有咳嗽之症一發便殆昨因驚聞火
災扶掖至 端門內顛仆而歸今益狼狽但奄
奄枕上耳臣一條性命有何足惜但兩親老季
無依幼子無靠懇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八

慈早放臣去得見親一面苟倖生 活雖

隆恩莫報惟有 家頂香告

天祝

聖壽于萬季耳其餘事情總聽關部院照安 原疏

一一查勘自當明白臣下情無任 諄切待

命之至

辭院務教習疏

為欽奉

嚴綸不勝戰栗謹束身待罪再遞微誠容臣辭免院
務教習少追曠療事該臣三疏求放奉

聖旨人臣進退何得自由李 某已有孀育如何又來
瀆奏着照舊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除臣
照常設案叩頭謝

恩外伏念

皇祖神宗皇帝在宥之時羣臣之上章求去而不得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十九

者往往冒譴出城如微臣昔季亦蒙

欽降三級雖天地之量極其優容然揆之

國家刑賞之章人臣進退之義亦不無損矣今

皇上英資睿覽一日萬幾批答如流如臣不肖尚叨

屢

旨慰留則數十季未有之事而臣子非常之遭也豈

不榮幸臣再四恭釋

聖旨人臣進退何得自由大哉王言若虛臣之復蹈

前轍而先為

勅戒者臣敢不凜凜願夫進退者

聖主御羣下之大柄也

皇上操此二柄斟酌舉劾敷求治理進一人焉既進

恐其進之不亟退一人焉又若恐其退之亟雖

旁求之哲與省過之仁並行不悖而臣之一身

前顛後蹇臣子之義既不可進

君父之命又不容退展轉困頓螻蟻之生決無幸矣

非

皇上憐之而誰望耶茲當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

聖壽屆期臣受

恩最隆自當隨諸臣之後舞蹈嵩呼祝

萬年無疆之慶豈敢更迭陳賁致犯

天威但臣之所理者翰林院篆所職者教習庶常夫

庶常乃一時耆髦

皇上儲之以待異日之用爲之師者責任誠重課習

宜勤自臣杜門賴有同官仔肩今以倖既入禮

部則館署闕其無人矣至于院印自內閣及諸

司文移皆憑之以行今亦停廢誠非事體伏乞

聖慈憐臣進退狼狽容臣辭免前項職任立

勅內閣將教習庶常吉士并掌翰林院印信員缺同增

除補庶臣得少追贖療專心醫藥然而臣之沈

痾難起自審實明容于拜舞

聖壽之後另疏申乞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

乞假省親疏

爲衰母倚門望切孤臣叩

天詞窮懇

恩憐憫俯賜給假省侍事臣頃接父手書言臣母五月間聞臣叨推南京掌翰林院印信計臣六月即可抵家從此倚門懸望過期不至疑臣不知何故在途纏延遣家僮到武昌候無消耗遂至心思恍惚言語顛倒時時呼臣名向人云眼中見臣面貌憔悴心痛發暈如此者三月矣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十三

讀書未了心如刀割伏念

皇上待臣如此之厚而臣方寸如此之苦楚

皇上責臣如此之嚴而臣情勢如此之急迫無言可

說無門可訴今

皇上方進萬幸之觴又舉祀

天之典受圖煥籙之始嘉祐畢集臣若再理前語必

致重冒威嚴但願

聖慈推大孝錫類之仁俯

允臣以給假省親而去臣歸見臣母與臣父頂香

告

天祝

聖德如日精月明祝

聖體如山堅嶽固祝

聖壽如天長地久臣下情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十三

辭纂修實錄第一疏 天啟元年

為臣親日衰臣病日苦懇乞

天慈俯允休致以保殘喘以延親命事該臣去年十

一月內欽蒙

聖恩憐臣累乞情詞准暫給假省親回籍渡河以南

風雪異常至確山中途輿隸盡散臣騎馬而行

墮深雪中展轉子夜得典史鄒紹光扶救燔薪

沃湯始克甦蘇而明辰報僵死于雪中者數人

矣今年三月臣方抵家下體已苦麻木夏間炎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四

濕相搏上嗽下痢骨肉如削而臣母年已望八

衰病臥床方喜臣得歸來抱頭相慰復見臣病

狼狽痛楚攢心朝夕呻吟飲食益減口口囑臣

不宜辜負

聖恩使出處不明忠孝兩失臣聞母言心如焚火操

具疏乞休近復蒙

皇上允開臣題請纂修

兩朝實錄以臣克副總裁官自惟受

二帝秘濯大恩起自田間致位三品天高地厚齏粉

難報今得執筆從諸臣之後掄揚

兩朝深仁盛治豈非至願但母病困頓如此勢必

不能就列而徒稽

隆命殫贖歲時為罪益大只得謹以實情上控伏

乞

天慈憐臣語非矯飾容臣辭免

前命准臣休致或轉令寬假侍養庶臣母因臣身

在傍朝夕調理猶可望生而臣身與母相依倘

得苟活從今母子之季皆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十五

皇上之賜也矢當世世為狗馬以報

聖恩于萬一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簡纂修實錄第二疏 天順元年九月

爲母疾未痊臣病後劇讀瀝血再陳乞

賜休致以免贖官事切念臣自給假還山以來奉

旨開局纂修

皇祖

皇考兩朝實錄後以臣濫充副總裁官承

命一季餘矣臣曾以親病身病不能趨赴具

奏隨奉

聖旨實錄開館在即李某着遵旨前來供職已題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六

籍的都着移文催來該部知道欽此臣擬以八

月躬提檄被致身

開廷仰稟

成命竭力供事不謂臣母季既衰殘疾益纏篤眠

食都減生理皆枯而臣因早夜延醫料方調藥

膽病憂愁辛苦以致魂志脫離終夕不寐軀肉

消損步立俱艱仰負

聖慈雖恩無窮而命有限俯懇臣志縱心欲強而力

不能只得具辭再控懇祈憐允使無用之臣不

得仍刷名于仕籍曠廢官職稽誤一盛典此

朝廷之法也若臣得憑藉

望澤苟獲甦安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則感戴

洪恩比天益高比地益厚矣臣無任戰栗俟

命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七

山陵加恩辭疏 天恩二月四月十日

爲

隆恩誤被自忖難承謹源愚誠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頃二月間臣接得勅

奉

聖旨

皇考陵工告成各官効有勤勞宜行叙賞臣某蒙

恩加太子賓客正二品級俸廕一子入監

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裡臣捧讀不勝面慰心持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八

措身無地先是臣奉相擇之

命而先往也同事諸臣皆以溫峪嶺諸處爲不可

用相與攀高極幽得皇山二嶺而以爲美是諸

臣之明也臣實無勞之可言有臣原疏在可考

也其後諸臣又奉覆視之

命而再往也又皆以潭峪嶺諸處爲果不可用相

與審察比勘而仍以皇山爲盡美是諸臣之決

也臣又無勞之可言有禮部及內閣疏在可考

也至于定穴之頃有欲舍天生自然之微窩而

上取天穴者諸臣多勸臣爭而臣愧有愧而不
能盡未幾臣去

國矣又有勸臣一申前言者而臣愧有愧而不敢

發昨季忽聞移鑿金頂見山底石臣時刻惴惴

以謂上驚

聖心下駭幸聽皆臣之罪也但束身以待殛譴而已

何期天地効靈諸臣畢慮移穴向前遂得吉土

此則

先皇帝盛德宏仁之報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四九

皇上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福臣此時求之于心尚

若茫然而又何勞之有乎惟

皇上因

先帝而發念時宏雨露之仁而臣子抱分義以興悞

寧無斧鉞之懼況臣積斂負垢蒙

先帝及

皇上拂拭擢拔洊登三品卽斷首斷脰不足塞責而

乃以此爲勞不但頒以朱提錫以華紵而且服

俸等于正卿廕任延于再世人間僥倖之事未

有過于臣者揆之寸心如何得安爲此滙血上
請旨出至心每欲淚下惟願

聖慈收回成命俾臣不致違分戾義有干咎荷臣無
任激切待

命之至

李和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辛

山陵加 恩謝疏

爲恭謝

天恩事臣起自謫籍一旦遭際

聖慈育洗濯既已負乘大過又蒙以

陵工推恩濫叨殊渥義不敢承已經具疏控免復

蒙

聖旨云欽此煌煌

天詔臣亦不勝驚隕伏念臣現奉纂修

兩朝寔錄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壬

命幾及一季因母病勢沈篤未能趨赴贍療之罪

諒無可逃而計典行且屆期則幽黜無宜于臣

者是臣前此官階尚當削奪而況復塵黜新秋

乎但

皇上之尊如天

皇上之恩如父母臣何人斯敢冒越再

奏重煩譴責故不容不百拜祇領具疏恭謝且天

一資半級皆臣子不可妄觀之榮而況忝竊然

是之重一錢半縷皆

皇上不肯輕予之惠而况瑤頌如是之多臣亦知攝

軌窮閭犬馬之力無可報答惟躬率婦子竭力

南畝以供軍需旦夕焚香望

闕祝釐願

聖壽萬年

聖祚無疆而已臣無任感激係戀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一

辭陞禮部左侍郎疏

爲宿愆難贖

新命難承感極慙深不遑寧處仰控

天恩俯容辭免仍乞休致事該臣近接勅報奉

聖旨云欽此伏念臣于泰昌元年十一月內乞假

省親今遠遠

闕廷將三季矣會奉有實錄纂修之

命臣以母病身病微情兩度疏辭不蒙

矜許臣何人斯敢抒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二

天詔但以疾疾越增痊可無日趲起里舍惟聽龍呵

豈意如

天之慈愈寬愈大既漸昔過又進今官臣雖斷脰絕

肋不足以報

隆恩之萬一矣但仰思

皇上聖齡如川之方至

聖學如日之方新正值制禮作樂之期將率郊祀視

學之典則左右秩宗贊襄鴻鉅者責既甚重才

必精遴豈臣豈儒堪廁于此况臣寸心之苦言

之滯零蓋以六十之病子相率八十之病親卽
有利刀豈能斷割伏乞收回成命容臣以原官
致仕從此病子病母之歲季皆

高厚之賜也臣無任激切
命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四

給假到部辭俸薪疏

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
某 奏爲微臣給假去

國義不敢冒受俸薪謹具疏奏

知封還戶部作正支銷事臣以泰昌元年冬日蒙

恩予假省親至天啟元年內閣題奉

欽依以臣爲纂修

實錄副總裁官天啟二年又蒙以相擇

慶陵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五

恩加臣太子賓客正二品服俸天啟三年又蒙

恩起臣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該臣五次控

辭五奉

溫綸不見

矜允只得趨赴于天啟四年正月十六七日等日

朝見謝

恩到任訖昨因翰林院當該吏吳邦秀陳應魁呈將

天啟元年春季至三年夏季陸續代臣收過俸

銀一百六十二兩五錢四分四釐三毫柴薪銀

三百一十兩俸米三十一石俸錢四萬三千

百三十五文欲臣接受臣不勝驚悚臣家食三年贍官日久撙之陳力敬事之義尚無所逃罪何敢復食有

朝廷之錢錢粒衆此自然之義無待臣辭但向來詞林各官俸薪俱院吏一槩關支分給而臣雖去國臣姓名尚掛仕籍故院吏不欲去臣之俸以視臣之自處耳臣不得不具疏奏

知封還戶部作支銷雖未必有裨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

國計之萬一而自臣視之則毫釐升合非臣之所當得且其數出胥吏之手亦非臣之所敢私交于計吏而不以

上聞者也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請母卹疏

爲微臣不孝罪重禍逮慈親萬死難贖懇恩俯賜

卹典以慰泉壤事臣以萬歷二十季進士蒙

皇祖神宗皇帝拔賓詞館繼以

皇考光宗皇帝洗濯其疵

皇上又從而緣飾其陋蹟至今官誠踰涯分臣母王

氏今季七十八歲臣自天啟元季至三季內以

母老且病具疏乞休三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七

溫綸不肯垂允自十月至十一月內臣將辭母北行

而母牽臣衣不忍割捨臣父論以

君命不可抗違促臣叱馭臣母不敢留悒執臣手大

哭而別臣因此念母悒悒不能暫釋每向輔臣

求去輔臣笑而不答又蒙補以日講官而狗馬

之私亦冀得少抒其訓詁句字之學以酬

大恩故不敢辭及五月輟講臣擬註籍請急而尚

書南星侍郎于廷皆在告

皇上視朝承

吉只臣一人無間可請此意輔臣亦盡知之臣以昨
五月五日季六十歲臣母于四月初七日遣家
童持一衣遺臣是時固無恙而不意即以十二
日下世矣臣在山中十五年時刻未嘗離母何
期母逝之日此身反在天末竊意臣母屬纊之
時望臣不歸不知何如婉轉苦楚而臣不孝之
罪上通于天萬劫不得爲人矣臣每啼號眼輒
流血昨次輔某兄臣亦爲墮淚而臣父恐臣死
于道路遣臣侄來手題數字以節臣慟臣只得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八

忍死圖見父一面而臣尤有微情冒瀆

天慈臣叨三品臣母受淑人封兩次查

會典例得祭葬仰干

皇上錫類之仁

俯賜矜俞實爲大幸而臣以泰昌元年九月內奉

旨相擇

先帝山陵是時禮部所遣欽天監官寔無一知地理

者臣手披荆榛足緣嶽阻得令

慶陵之吉而言者即日詆臣以圖九錫三廕逐臣

去矣天啟二年三月內蒙

皇上推

皇考陵成之

恩賚及于臣臣不勝頂戴今歲二月臣始克祇謁
先帝于

陵下周視立宮前後左右恍然如昨不覺泣涕
者久之臣已蒙

恩加二品服俸廕一子入監讀書賞銀四十兩叨
此異數已非思念所及今豈復有他可哉但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五十九

痛母之極不及會歛長夜泣而不寐則不能不
有所思思亂則不復擇其可否除屢代舊例臣
不敢引只憶當時與臣同受

命相擇者惟王永光一人而臣爲政者也永光當

陞工部尚書累官司農總憲而臣止得二品服

俸臣賢固不如永光而勞實過之若使臣適有

天幸

皇上浩蕩之恩倘進臣而與永光同列而臣親亦得

竊二品之封以爲榮矣臣自今回籍計襄母之

後臣父年八十此身豈復能再見

闕廷而區區爲父未死之身爲母未了之心不容
不以哀鳴

皇上倘念及

先帝山陵之微勞

特准臣奏賜臣母以二品贈典臣之至願所藉以

報母氏畢矣卽

聖慈未肯卽許而臣之微情亦得以告之母氏之靈

而異日相見于泉下無所恨臣言一字一點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六十一

無任懇惻哀祈之至

謝母——卹典并賜路費馳驛疏

乞恭謝

天恩事頃臣以母喪請

卹該禮部題奉

聖旨李某係日講官既加秩給誥伊母准照例與祭

葬仍加祭一壇還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着馳驛去該部知道欽此伏念臣人地卑微

學術蕪陋叨

慶朝灌漑之久蒙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六十二

皇上洗濯之勤游登三品之階榮逮二親之養不獨

臣橫占

寵錫而臣父母并亦戀

恩私是以去年十一月內臣父令臣出山臣母亦

不得留今幾何時而母下世生不及訣死不親

含痛心疾首無所控告願有

皇上哀憐臣苦特予臣母以二品祭葬而又錫臣路

費加以車符令臣馳傳而去早畢事

臣止之恩比天更高比地更厚臣母有知當啣結于

泉下而臣草土殘骸縱不能捐糜以報亦當世
世矢作狗馬不昧今因臣無任泣血感謝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三

辭加尚書街疏 天啟四年六月十四日

爲鷄骨餘生驚聞

殊命慙懼交亟懇

恩俯容辭免事頃十三日臣從苦塊中接得邸報

該吏部題奉

聖旨是李其加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給與應

得誥命資冰白講兼以山陵優叙後不爲例該

部知道欽此臣不覺心志失措以頭觸地流泣

被面伏念尚書爲六曹之長學士極儒者之榮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六十三

賢者尤不易處況于臣乎即使臣今日得罷勉

職業有官事之績侍從講讀有歲月之勞而進

臣一秩臣亦不敢拜

命矧今以母喪去

國旣遠

日月遂隔生成無故之獲豈應及此且臣之所丐

者母卹也而并進臣官因憂得喜于義尤不可

或

皇上見臣疏詞酸楚有計襄母事之後父季八十此

身不後再見

闕廷等語因此大發慈悲橫施恩澤比致政者以此準其枯耳則臣見在官階負且乘矣况復益之若哀憐臣母以臣官二品服俸予母二品祭葬卽爲

異數揆厥事理猶或可借反于臣心亦得其安臣早夜悲傷哽噎眠食俱廢言不成文語不達意但祈

聖慈察臣惓惓追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六十四

成命臣無任哀號懇切之至

再辭加尚書疏

爲再懇

天恩容臣辭免加命事昨十三日奉

聖旨加臣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不敢拜命卽刻具疏控辭復奉

聖旨加秩原係特恩叙酬亦是義典宜卽祇受不必辭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君之所施者恩也雖多不靳臣之所守者分也稍踰則非蓋君倖之于天當其雲行雨解之時大地無所不被而漸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八

奏疏

六十五

不盈行而不失者惟江潭爲然若牛涔蛙埒則隘而不能受蕩而失其故矣何也其所處之分然也臣之謫謫不以季遷不以勞進但以母卹冒此殊崇于分殊不當于心決不安而物情國典無一可者臣辭朝卽行心意荒迷不伏惟

聖明矜允使臣以原官守制臣無任迫切哀籲之至

謝復官疏 值起補協詹此疏未一

爲草土餘生備極痛苦蒙

天恩昭雪賜還官誥謹瀝血恭陳謝悃事臣錄萬歷

壬辰科進士讀書詞館逮事

三帝更際

興朝于今三十七年所矣株守史局一十七年而視

院篆纔兩月又半在

山陵佐銓政僅十旬已出供

講讀其餘春秋臣跡即樊此臣升沉本末蓋坎軻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萬狀將遵江潭以終非敢汨情于利祿也天啟

二年節奉

聖旨

皇考陵工告成李某相度有勞加正二品服俸天啟

四年節奉

聖旨李某講筵啟沃山陵著勞向止叙加服俸茲仍

加秩永優并伊母卹典及部覆再奉

聖旨李某加陞禮部尚書資深日講兼以山陵優叙

後不爲例此 旨

恩本末蓋拮据一生幸竊空銜以老而非敢受意

于遽殲也臣奉母喪還值臣鄉人楊漣劾魏忠

賢二十四罪忠賢怙勢恨漣并切齒楚人而素

臣尤甚明季臣方喪母事又值父塋正于其日

聞削奪

嚴旨驚惶惻惻且傳忠賢尚有後命只得身擔父棺

厝置淺土而哀號不勝遂至暈仆嗣後鄉里之

訛益甚有云詞伺在門者有云緹騎在道者臣

念係大臣無可逃死奄奄苦塊以待何幸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上帝誕生我

皇上大聖人授命握符克繼令緒以

堯舜之至德負

湯武之大勇巨逆既剪羣陰盡廓而臣之罪戾亦

得與于

恩波再齒冠裳重宣綸綍臣身與闔宅男女性命

無異斷脰再續

天地生成父母養育豈足爲喻臣聞解澤當卽具

疏呈謝而驚魂未復病痼難蘇展轉纏綿今始

粵占詞上控代憐

皇上憐之臣無任感激戰惕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

辭起補禮部尚書疏

爲草土餘生不堪擢拔仰乞

天恩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臣于崇禎二年二月內

接吏部咨文起臣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

理詹事府事奉

聖旨是欽此竊念臣繇萬歷壬辰科進士讀書詞館

逮事

四朝于今三十八年矣自省此身起自童幘至于衰

殘隱處之日多致身之日少雖塵守吏局一十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四

七載而無所事事及視院篆纔兩月半在

山陵佐銓政踰十旬遂丁母戚

朝廷屢世象養臣而詢事考功臣無尺寸可言豈

不慙者至于逆璫煽煽削奪臣職事有必然無

足惟乎何幸

上帝之神靈早誕

皇上之大聖握符續緒盡剪羣奸而臣之罪戾亦得

與于

恩波向既還其冠裳今又進之隆秋遭逢如此感

激何勝切聞

皇上晨夕焦勞求言諮畫宜欲驅獫狁于天外而威

同

二祖席生民于掌上而治比三王人才莫不進矣

廢墜莫不舉矣使臣得從詞臣之後望見

天表測聆

王音豈不慶快顧自度材識庸愚筋力疲怯既寸長

之無取又百病以交及使空玷清峻之班而無

益于鳬鴈之數此臣之所大懼也懇乞察臣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

言原無欺隱收回

成命許臣以原官致仕則

聖朝帷蓋之恩不遺而微臣首邱之願已足臣無任

戰慄企望之至

李

集卷之九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六

請

冊立太子疏

題爲建儲大本所應春月

明綸已布懇乞卽 頒

聖諭誠定吉期以凝

天眷以順人心事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七日該司禮

監太監王永祚等爲出

聖諭朕荷

天地祖宗之靈誕生元子近因文武臣民之請蚤建

儲宮有育允行吉期既定但祭告發冊等項典
禮殷繁偶值疆事未宜急遽粵稽

皇祖宣宏二軌皆以春月冊立茲暫停止俟來春擇
吉舉行遵我

列祖之成規慰爾萬方之仰望特諭欽此該臣等看
得

建儲爲

宗社大計

元嫡尤四海繫心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堯舜垂衣在上何憂弗率之三苗而

朝廷盛治方新立見兩階之干羽況今烽烟永熄民
物咸欣乘履端之吉月定

主器之永圖順後應之人心信昭垂之

天語固不誤再計者且

千秋令節適將屆期

景命天時正與

典禮浩繁凡應行事宜業已就緒

內府恭製 冊

寶等項當亦備完即祭告大臣已奉

欽遣但

明綸一需擇有吉期

盛典立可告成矣臣愚受事之始緣與會逢慶幸

既深踰瞻尤切查

冊立儀注已經前部臣與司屬訂定恭進

御覽祭告各官奉有

欽遣但懇

皇上俯允臣等所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八

請令欽天監速諏吉期俾完

大典將

天地

祖宗靡不悅豫而默加佑助億兆生民相與呼頌而

共慶太平矣臣等不勝踴躍仰望之至

慶典告成恭請

皇上臨朝受賀疏

題爲慶典告成恭請

皇上臨朝受賀以凝

新社以洽歡忭事本日辰時恭過

皇上冊立

皇太子定大本于一朝綿鴻圖於萬世蓋自古帝王

極盛之典而

皇上最快心之事矣乃朝集之時行禮之儀陽升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九

麗亘八極以同暉雲妙風融見無邊之清淨此

惟

皇上得乾之精

太子備震之德故

天與地共効莊嚴而人與

神極其喜慶者也況乎

龍樓之

冊命正頒虎將之凱歌隨至則虞帝兩階之舞頃刻

可期而周官九伐之議誰敢干者

皇上上承

天意下慰人情正宜

御袞龍之法服佩蒼璧之品純端拱以臨大觀儼若

使天下不但慶繼體之得人而尤快

天顏之有喜豈不美哉乃十二日聞有

免朝之命恐非所以答

皇穹之睨而幸四海臣民之心也臣等敢澼辭以請

惟

聖明俯俞不勝願望之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

進威繼光兵畧疏

奏爲特進舊鎮臣威繼光登壇口訣一書以破諸將之錮習以明制敵之長策事臣見

皇上勵精圖治凡刑名錢穀諸司從來之欺玩無不立刻整飭真如日月之明雷霆之斷而自有疆事以來更切焦勞然非

皇上之焦勞諸將豈能用

命敵豈得退顧敵雖退而

聖心猶兢惕未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必須有大戰

大守之功然後可副

皇上之委任臣竊以爲古事何必縷陳求之近代名

將則未有踰于萬歷初年總理薊鎮之威繼光

者其戰守之地卽昔日三屯遵永之地其所統

之兵卽昔十一路主客之兵其所製之臺堡尖

哨卽今之臺堡尖哨臣常細細批抄其書其法

不過依古人之什伍而加一火兵隊長以十二

人爲一隊一隊之長於隊內十一人一呼則起

一見卽識由此以至百隊千隊萬隊莫不然故

可以臂指相使僇力戰場其實只是一隊其陣

只一鴛鴦小法一伍則五人二伍則十人而變

之爲三才五花自一陣以至千陣萬陣莫不然

其實只是一陣其制妙在于以操爲戰以戰爲

操而深慨夫今之操者卽操之千年無裨于一

日之用故其書在南則有選兵一篇于選之日

卽定爲營伍有下營大戰兩篇以一營具五營

而五營又各具五營皆有左右前後奇正守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二

而敵之所值卽爲正兵故其言曰無所不爲頭

無所不爲尾而以萬耳爲一耳萬目爲一目萬

心爲一心萬手爲一手萬人爲一人萬營爲一

營萬戰爲一戰則宛然古人復出矣然南方只

用步兵破倭而至其總理薊鎮則增馬兵車兵

并步兵爲三而深惡夫西北將官專靠家丁以

自衛剝手下三千官軍之養以養家丁打零賊

剽平民首級及死兵頭以爲功而敵勢既盛則

騎馬先走故其爲說不用家丁須教練三千官

軍使之制敵而身欲合十一鎮至客兵十一萬
與敵堂堂一戰殺盡正兵二三千衆然後可
以遏絕不得復滋繼光以此報國其法不過
要萬人一心萬力一齊一聲鼓則萬人齊進就
往水裏火裏也要進一聲金則萬人齊退就前
面有金銀山也要退其馬只是駝軍器盔甲到
場臨陣必須下馬步戰以連坐之法節節管定
某色旗到便知是某營兵與將到某色旗走便
知某營兵與將走要奔營三千人個個如刀在

頸上如繩子縛定脚跟不敢動而立謂敵不足
畏敵或只有弓矢一種我以火器五種對他弓矢
或只有短刀一種我以鈚棍五種對他短刀或
只有衝馬我以車營對他衝馬件件算着勝敵
敵之弓矢短刀不能及我身而我已先傷敵及
焉矣由此論之假有如繼光者生于今日

皇上何憂兵事而焦勞若此夫以今人較古人則輒
以爲不可及或比之天神然繼光豈天神而諸
將所不能及耶只是沿習虛套走慣熟路不肯

練兵不肯講戰不能合萬人一心于死裏求生
一一都是繼光說過病痛今之大帥功名既成
意願已滿不肯斬新改換而

皇上以大聖人首出豈無少年俊乂乘時奮庸者古
人所謂虎嘯而洌風龍吟而致雲決非謬也但
士之名位貧賤者或未見古人之書未聞古人
之事所知不過眼前之人所習不過教師時藝
且繼光兵書實無善本其所編亦頗無倫次使
人人得其書讀之必有應運而起者且其法原

不難而選兵之日卽寓行伍卽有統領雖生兵
烏合今日入彀卽可鈴束卽成軍容選得一人
就有一人實用下手便有五分工夫豈若今人
費了多少錢糧召募經年累月竟無一人是實
在破敵之兵則其難易虛實相去何如也又其
選中卽操操卽操戰凡陣上用不得者便不操
所操之手伎器械就要于陣上對敵搏擊貼肉
分鎗今人費了多少火藥走了多少花法操了
十年五年無一件是實用得者其難易虛實相

去又何如也臣老書生豈足知兵然蒙

皇上蒙養鴻恩常在病中無一可報國故不耻一

言之微以當芹曝謹先繕寫登壇口訣一篇以

備

皇上乙夜之覽蓋將士不肯用命慣習欺誑虛套其

說甚透而欲合十鎮兵與敵堂堂一陣其要只

在萬人一心并做一箇氣力以報國恩其于

戰勝守固之道思過半矣倘其言有契

聖心謹候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五

命下客臣陸續將所抄緊要繕寫次第進

呈以畢狗馬一念臣無任戰栗惶恐之至

遵

旨續進戚繼光臺墩烽堠等書疏

為遵

旨續進戚繼光臺墩烽堠尖哨戰器火器等書仰祈

聖覽事臣生長南偏筋骨柔脆又識謫于陳編精衰

于多病事負

聖恩虛糜廩祿不勝慙愧因

皇上自去歲至今焦勞疆事竊有憶于戚繼光登壇

口訣一書言將士沿習虛套等語切中今病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六

胆繕寫恭准

御覽奉

聖旨戚繼光屢建軍功著書必有確見可裨實用口

訣一篇留覽其餘不妨續進卿留心邊計具見

忠悃知道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目今病勢

沉篤氣息奄奄有何知見不過抄謄舊說虛奉

天褒益加慄慄不敢不力疾披搜繼光諸書若臺墩

若烽堠若尖哨若戰器火器五種似今日要務

謹遵

覆順天府鄉試中式冒籍武生俞世灝等疏

題爲升賢

大典宜正其始冒籍明禁應杜其終懇乞

聖明嚴行懲治竝

立諭停止事儀制司案呈崇禎三年十月二十八日

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禮科右給事中王猷題稱

竊惟我

國家取士省直均額而倍嚴冒籍良寓深意若籍

貫可冒則作奸犯律之流皆得更名易姓徼倖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八

取捷此在武試或借口使貪使詐也而

竊俊盛典豈容褻越頃鄉闈奉

明旨申飭於倖進廣售不啻諄諄及順天揭曉矣中

錦衣衛武學生三人以文試而中武生聞者駭

然臣即欲叅駁恐委係世官子弟雖從旁蹊翻

身亦姑存之以待論定不意匝月來長安噴噴

即該衛多官竝不知爲誰氏之子弟至中式十

八名王章爲本衛指揮王崇德之子籍開順天

府使此三生果真籍也果才也自當如王章試

於府試於學臣明目張膽何必爲此謫過哉訪

得二十九名俞世灝父俞應星見在

武英殿中書籍開浙江竝無錦衣字樣業先自供一

百三十六名高岱浙江人一百四十名金允治

南直人其冒籍之隱情臣皆不能知但臣承乏

禮垣且系籍

畿輔目覩吳越人而奪畿士之額不勝憤惋竊慮

今天下士欲爲三生者何限臣鄉之額又寧僅

失其三已耶伏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九

嚴勅查究如果該衛嫡親子弟不妨存留若係詐冒

自當治以應得之罪臣猶有說焉京衛武學設

於景泰時當已已土木之變欲儲養將才一切

幼官應襲考取教養卽古教胄子遺意是後天

下承平間有送文場中式者至嘉靖時卽有借

舍人名色洞冒迄今停止近百年試查見在該

學幼官落落數人餘皆四方遊客也風聞倖實

蟻聚麀馳尤而效之誰生厲階世灝等之罪不

足贖矣去冬戎馬生郊學以武名不聞有奇才

劍客出當一隊已足寒心更欲盡驅而靡靡於
文以數姦巧也豈當年設學之初意哉併乞

嚴諭禁止下科不得援例鑽營啟濫觴而弛武備前
兵部以武學應試具題奉

旨姑准應試是

聖明業有洞鑒惟望

立斷施行等因奉

聖旨武生文試雖有舊例詭籍倖售法宜嚴稽俞世

瀨等著禮兵二部查明議奏欽此當行兵部武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二十

庫司并錦衣衛查取籍貫去後今准武庫司回

稱據京衛武學申呈查得俞世瀨係崇禎二年

秋季復學考居五十一名高岱係天啟六年四

月內申准復學崇禎二年冬季考居答策三等

金允治係崇禎二年秋季考取出散班二等其

歷考有案俱除不開外再查科試時諸生俱有

本齋禮生當堂認識正身見有甘結名押保無

過犯情弊申部在案隨該本司查得武學官生

原係京衛子弟

會典中初載幼官後益以舍人又復益以舍餘至于

舍餘則取途既廣而錦衣一衛則又逐年有陸

續加增者以故名籍紛雜而况

王畿爲萬國萃止與各省不同京衛本四方籍貫又

與順天府不同所以歷來無人稽核蓋積漸百

十年非一日矣今查俞世瀨等三人皆係前官

考取入學本司于八月中循前科往伺復奉申

明題

允新育考應文試但能據已經在學者嚴加較未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嘗用新進一人充數共取得三十三名止憑文

字好者呈堂類送又將三十三人發學令教官

與通學官生識認果係在學正身無別弊竇取

有印信文結不啻茲慎再三矣彼時入闈已過

而武試又且屆期本司復奉堂諭欲一槩徹底

嚴核須行各衛所印官將各生自行稽查來歷

明白既經行文去後陸續接得各衛所文結五

百餘張前進文場三十三人亦在其中而俞世

瀨等三人而已掛名文榜此三人應考入試及

前後取結之顛末也其原日進學與歷次經考
有前官之卷案具存而本學押狀衛所印結亦
皆見在可驗至其籍貫之確否出結之原委則
具錦衣衛回復內開俞世灝係衣中所鑒與司
力士俞世遜下親弟高岱係衣左所高勲戶下
堂兄金允治係衣後所班劍司旗尉金志福下
餘丁隨拘力士俞世遜金志福高勲父高登并
伊子高爾爵到衛批仰理刑官從公據實審報
及理刑官呈稱審據俞世遜供年二十四歲係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二二

順天府宛平縣人於天啟六年替衣中所鑒與
司力士有新中舉人俞世灝係叔伯弟灝父俞
成母王氏俞成病故年久有世灝天啟五年進
武學並無起用保結本年八月內武庫司開送
禮部入文場中後方起保結是世遜於十月內
央司主張炳討給保結等因又審據金志福供
稱衣後所班劍司力士係山西平陽府人年四
十歲有伯父金廷樹在於蘇州做生意年久未
回於天啟二年六月內有堂弟金允治係蘇州

人來京招認同宗是志福問係伯父金廷樹子
就認為堂弟於崇禎二年七月內要起保結進
武學是志福向吳千戶轉央司主解宗仁討給
保結這就是實情又審高勲父高登稱年七十
五歲語言顛倒難以憑據後審高勲之子高爾
爵供有父高勲見在山海關副總兵在關十年
爾爵並未識高岱一面有祖高登年老顛倒誤
於輕聽遂於十月間央求本所所主白紹業印
結二張送部各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該臣等會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

同兵部看得俞世灝等以錦衣籍克武生者曰
衛籍則當問錦衣曰武生則當問武庫其車廄
立見今據該學止稱俞世灝等天啟六年與崇
禎二年進學經考之案及本學押狀衛所印結
之可據而其籍貫之確否出結之原委則曰有
本衛之回覆在也及查本衛回覆頗多疑情曰
俞世遜下親弟曰高勲戶下堂兄曰金志福下
餘丁世灝等似為本衛官下之子弟舍餘矣及
理刑官審報則世灝先稱俞世遜親弟者又曰

孫叔伯第高岱先稱係高人兄者又曰不識
一面金允治先稱金志福餘丁者又曰來京招
認同宗此等供吐參差其非並新明甚臣等何
敢爲三生曲徇以欺

君父乎查得萬歷十三年則有革去順天冒籍舉人
馮詩章維寧等之例萬歷三十七年又有辨明
順天冒籍舉人張文炳錢養民姑准會試之例
今三生既無文冊戶籍可稽其所稱舍人舍餘
保結皆不足據卽行褫革亦復何辭但思京衛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冒籍不始自三人三人之倖售亦非在應試入
闈之時而已在考取入學之日卽科臣所云該
學幼官落落數人武庫司亦稱積漸百十年從
來無人稽核臣廷棟因對臣鵬芳悵然曰如此
除去冒籍得淨武學幾于無人則武學亦可不
設矣其言非過也茲欲以馮詩等冒順天籍之
例請則似微有不同欲以張文炳等之例請則
又涉于輕縱臣復查得近科甲子順天鄉試周
鳳翔王良佐等九名亦曾以冒籍作中奉

熹宗皇帝聖旨這冒籍舉人

除名念係成材刷

鳳翔等九人發回原籍

三科後附本省舉

人會試欽此臣等竊議一科中文舉自嘉靖丁
酉以後至今杳無一人此三子者遭逢

皇上大聖人首出龍飛初舉策名英繡曠典頓復誠
一時盛事

皇上驚心邊塵方歎息武局無才或姑照周鳳翔例
一體罰科寬此三子以激發天下英人傑士之
心倘有起而慨然者曰吾儕介冑何遂不若儒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五

生而低眉曲項以受抑于文墨吏反奴隸不若
耶則處此三千之徵權未必爲法未必非法是
誠

大聖人舉動而臣等實未敢一捫舌也但惡

聖意裁度至據科臣言乞

嚴諭禁止下科不得援例查得

祖制幼官子弟抱有才藝技能策畧者兵部會官試
驗奏用不及者發各營聽用有志科目者聽於

鄉闈應試遇科舉之年一願入試者聽兵部考選

然目今文章之士不患無人所難者武耳以後
武學諸生宜嚴加淘汰必門習清楚器業琳琅
儲並才以應拊髀不許後以舍人舍餘名色倖
入文場致滋詐冒况關中字號若以此輩仍編
入貝字則畿輦士紳決不能相容若改入皿字
則六館諸生又豈肯假借舍此二號更復別無
可增徒滋一番口舌夫除垢務淨似不若禁絕
之使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斷施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

再覆俞世灝等疏

題爲遵

旨恭閱武生殊墨卷定擬定奏事先該本部奉
旨覆試俞世灝等謹于正月初七日黎明會同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梁 等齊赴

午門前時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劉 等督同官

校徐汝謨等將舉人俞世灝等三人備細接簡

卽移

內閣出題公同科道等官嚴行覆試畢看得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七

世灝書經論三篇章稿俱完金允治三稿亦完
膳重僅少論尾高尙止完書義一篇次義雖已
成稿而膳重僅僅六行至論則并共稿未有也
夫

國家取士首場定以七篇爲式本生何至竭一日
之力而不能完二義乎已實不力于人何咎臣
等伏讀

明旨武生文舉須得尙才以服士心今欲以三生爲
尙才則誠未敢許但其資筆儘堪作養獨高尙

文不及格法應褫斥于本年正月初九日題奉

聖旨俞世灝等覆試卷或詞意多疵或篇數缺少才學可知該部還會同該科將他鄉試硃墨卷三場文義一併細加參閱從公定擬具奏欽此正月二十九日又該禮科右給事中王猷題爲武生冒籍已稟覆試可駭謹再行糾叅伏乞聖斷嚴處以防奸詭塞捷徑無羞

盛典事奉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八

聖旨俞世灝等着禮部速將試卷磨勘確議奏奪清查武學并應試事宜着兵部酌議具奏欽此除事隸兵部者聽其酌覆外臣等謹將俞世灝金允治高岱等三場硃墨卷會同該科維公維密詳細閱擬看得俞世灝等三人覆試才學短長誠莫逃於

聖鑑矣據臣等愚見金允治第一場文理明順但第二篇少一大結或係偶遺或繇力竭二三場皆自運手悔字諧誦塞白之病俞世灝第一場筆

姿頗俊但多別字累句而後場欠學卽一表可知高岱第一場語多刺謬如論義之巡方肆覲鴛鴦桑扈等語雖義出于詩實欠穩貼若箕子麥秀之歌本狡童也而岱之中庸義曰驕童而歌聖明漢書一軍皆驚之事本韓信也而岱之孟義結曰不有鄒侯疇驚漢軍尤堪拚口况覆卷不完誰詒伊阻蓋臣等合三生之硃墨卷驟而觀之其牽附勦獵亦有一種氣色足以動人無惑乎場中當惡卷盈前穢聞信苦之際亦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九

覺見此賞心耳今日重煩

天語一則曰武生文舉須得雋才以服士心再則曰細加磨勘從公定擬三則曰磨勘確議奏奪臣等因得細細剔出其純疵不敢令其別有通情而三生之真面目可觀矣顧其黑白難清良楮各別殊未可以一律繩者合無將允治世灝姑准其中式而允治少一結應罰停會試一科世灝文多疵類罰停會試三科仰各肄業以克其學高岱應褫革發原籍爲生員俟其自奮此固

臣等仰體

皇上憐才盛心既不忍槩擯入數之英而伏思首科

登賢

鉅典尤不敢濫容倖進之士謹臆爲分別候

旨處分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

再劄科場事理疏

恭捧

明綸不勝震越謹將科場事理再申劄晰仰祈

昭鑑事本年二月二十七日該臣部題爲奉

旨分別確議主考等官等事奉

聖旨取士大典以儒臣裁中不通誠卷明係關係情

弊比于貢舉非人詢察不確者迥別登得薄罰

藻玩况士舉于鄉爲登朝發始今日既以倖進

將來安望事功廉耻道喪人才鮮少特錄于此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一

不有重懲何以儆後至試錄有叛經離道詭詞

邪說等項該部舉奏罪黜明載會典如何竟不

遵行僅將文義疵累及已經劣處的舉責是否

此外別無可議還著從公盡行摘發併各考官

嚴加分別酌處具奏鄉職司典禮飭弊維風豈

異人任不必瞻徇疑畏輒思陳請該科會否會

同磨勘如何寂無一言職守安在若回將語來

欽此臣等跪讀未終相對惴惴不已夫人臣奉

命掄材而文字不通何緣充貢此

皇上責以關節而臣等但引貢舉非人之律論之信
乎其無當也但從來關節文字分爲兩端關節
錄考官贖貨不顧名義甘以隋珠彈鵲然當時
彼此交關必有賄賂之人有過付之人有往來
走線提索之人事非一手欲秘愈彰洎于榜出
而下第諸生憤其錢神汗寒聲若乘卽去釐
穀甚遠而語已先傳矣外有監臨之御史內有
磨勘之科部其誰敢若夫文字向當體式平
正之日舉天下才氣之士皆趨于一路故美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三

自美劣者自劣望之可知而今則風尚盡趨于
詭譎矣愈詭譎愈以爲高奇不至于不可解不
止試官見者初亦目駭神眩迫閱至數百數千
無不如此則駭者以爲常而眩者不覺其相習
矣遙加商訂但落平格恐其失士只得就其可
解不可解處深相鈎索此詭譎者所以入彀之
繇而實非關節也關節者人與賄賂歷歷有據而
此則未之有聞也但考官識逃眼亂魚珠相冒
而豈知爲誰氏之子耶昨兩閣臣疏亦云閣中

佳卷難遇偏鋒露穎之致多冠裳大雅之意少
夫南宮盡天下之士矣尚猶患難况一鄉之隘
乎然則律以明白正大之義詭譎卽爲不通而
以詭譎觀詭譎彼亦自謂各極其情思伎能之
所至而實則時習誤之耳臣等亦痛憤時習之
非不無矯枉過正之論故前磨勘疏中不憚極
力指摘而

皇上一片挽回世道人心之精神直欲上對

祖宗下對羣臣百姓如日月之不可蔽而風雷之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三

可慢也故每詔臣等以薄罰不足必欲重懲
皇上豈一毫作意于其間哉蓋錄臣等智慮之短
畏懼之過意不詳明類于回互語不深切近于
模稜臣等之罪萬死何贖但以心付心

天日在上不敢虛說一字卽如近科被叅罰科舉人
往徃改就平夷輒得高第更以古人明之背宋
臣歐陽修深惡舉人劉幾險恠得一論讀之有
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修曰此必劉幾也以
殊筆橫抹之其後修又爲考官試堯舜性仁賦

有曰靜而延季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
四罪之誅修大稱賞擢爲第一而不知卽劉幾
改名爲劉輝也夫修之力幾何能陶冶劉幾如
此况

皇上首出之大聖制度考文以同天下一日而黜詭
諸者不少士風豈有不赫然不變而天下豈無
劉幾其人乎無是理也此一節臣部司官與科
臣在

嚴威之下所不敢言而臣等備位大臣受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

國重恩竊見

皇上宅心之厚用法之平垂慮之審一私不存一罰
必當伏願以文字還文字以關節還關節若必
欲以關節處文字則勢必鞠其賊私核其踪跡
一有不實未必足以蔽考官之罪服多士之心
而臣部忝曰春官爲

皇上長養人材宜明教化不宜使諸士與考官悲愁
黜黜以盛典爲裁及也是臣等負

皇上而

皇上興賢育材之心或亦有未盡暢者矣至于會典
所載離經叛道詭辭邪說定將監臨考試官罪
黜此嘉靖十六年事因廣東策問引列子寓言
設爲黃郊紫微二君碧虛子問答詭異尤甚故
十七季部題著爲

功令今各省直試錄分各司及科臣磨勘若所犯
有比于紫微碧虛等說諸臣豈敢隱瞞脫不至
此豈得無辯此一節臣部司官及科臣向未及
言今又不敢言而臣等言之臣等亦何敢以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

當輕但

明至之前判共事理如此若事理本重

皇上決不容言輕若事理本輕

皇上決不忍過重伏惟

聖裁詔下臣部使臣屬與科臣知所遵守若臣等奉

職無狀謹席藁待罪并祈

矜察

爲吏治日竄人材日匿請廣制額精用舍疏

補四年

題爲升

儲大慶鄉舉既已加

恩會試更當

推廣况吏治日竄人材日匿選法日窮民生日困
請暫增進士之額以祿銓除禪得精用舍以新至治
事臣等不才濫竽禮席去秋奉

皇上隆恩加省直鄉舉之額四方與深皆得拜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六

國本萬年之慶倚與休哉今又際會試之期臣等
後濫竽貢舉思皇多士莫不快南征利見之辰

願一當

君命四方之使

皇上自有盛心臣等何敢強聒乃思維天下大計有
不得不以上

告者夫

皇上千古之一聖也頃以徵兵括餉鳩民察吏
躬覽章奏考究利弊終日不遑至于夜艾可謂勤矣

將振起廢弛鏗創貪欺鼓天下之動以爲

一代成功文章重

大有爲之日矣宜乎內外文武之材投鞭惟

命左窺右窺右應而何以未之見也臣不敢深

言且以吏治論之自有邊警秦盜之患以來向

所稱樂郊廣甸民俗熙攘者莫不衿提肘見而

有城無守有倉無糈有田無歲有人無家比比

皆然若古人化俗字畛和歲調饑完疆走盜之

事不獨庸吏不逮而循卓亦茫如矣臣所謂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七

治日竄人材日匿者此其畧也以科目論之科
貢之員或十或二十始列一進士焉故僻遠阻
深之地有罷邑接連東西數百里其民自祖及
孫先後數世不見有一進士官者而科貢所溢
之州邑有數十年不見一治狀稱善考滿遷去
者臣非謂科貢之必不肖也齒壯意壯者尚可
加策而暮氣則難奮矣舉人尚有身吏節鉞之
望而明經則不及矣又近年貢人甚多而以賢
准改及非法得者更不可問俾如堆塵積葉非

荒州下邑何處安置其地荒其官之人更荒其
邑下其官之人更下但以得錢之多少爲欣嘆
何曾以百姓之苦樂爲關繫而民之生于斯者
寧復有見

天青日白之頃乎又有一種預考候選之吏十年五
年旅食京師閑遊浪費流連聲妓百兩千緡今
日之子錢皆他日百姓之賣兒貼婦錢也既不
能裁其人以散之又不能挈其缺以授之日復
一日臣所謂選法日窘民生益困者此其畧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八

漸積既已如此則不得不更以青年甲科稍稍
新地方之耳目而臣又非謂甲科之必賢也但
物之少者常貴珠少于粟則珠貴粟少于沙則
粟貴貴以重相收賤以輕相捐故撫按劾官銓
部計吏進士之完者十之八舉貢之敗者亦十
之八其勢然也欲寬舉貢則不勝其多欲嚴進
士則不勝其少也然愈處舉貢而舉貢知其然
故愈焚以爲官雖敗而尚堪溫飽耳愈惜進士
而進士知其然故愈放以爲品雖汙要不失華

秩耳此豈

帝王治吏之良法乎假令吏十而四其進士六其科
貢進士之不良者多變之何害不敢以黃榜爲
身首之鎧冑而放者懼矣處科貢嚴于處進士
而法之行必速不獲以淹久計一家之溫飽而
貪者懼矣或謂近年進士僅三百五十而科貢
不下萬餘又安得四其進士六其科貢乎則臣
所謂請加進士之額裕餘除精用舍以新

三十九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十九

功令兵荒邊地必用甲科而良渌遵承要害之區決
不可以科貢則吏部當一盤打算斟酌其入地
多少之數抽配進退責成之法仰稟
聖斷若臣部止可查

祖宗舊例其事之近者若嘉靖二年以

登極進士姚涑等四百名三十二年

新制策問進士陳謹等四百名四十四年以臺臣
疏稱科目不足布列州縣策進士范應期等四
百名而隆慶戊辰辛未進士皆四百名至

神祖在仁壽平遠久而癸未丙戌己丑癸丑丙辰己

未凡六科皆進士三百五十名想三百亦有所
不足于

任使也昨

皇上戊辰首科之額三百五十固符

神祖但目今吏治既敝州邑乏才而兵荒邊鄙向爲
科貢缺者皆欲改用甲科則三百五十恐亦
任使不足矣夫

國家之于人材其羅而收之也宜廣其擇而用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四十一

也宜精其汰而去之也宜嚴擇之不精則債事
汰之不嚴則留蠹然不開收羅之門則亦無以
爲精擇嚴汰之地此臣等區區愚見惟

聖明裁其可否

查復宗藩酌例簡明例疏

爲查復

宗藩酌例簡明例之舊稍增關鍵一端以永杜濫
規蘇宗因仍乞判定歸一以便遵守事昔人有
言凡各衙門所裁削皆曰濫也獨儀部所裁削
者未必皆曰濫也蓋明知其爲
天潢的派而不得不裁之耳

宗室日繁月衍不名不封不婚者衆矣除花生傳
生外皆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四十二

天潢子孫也儀部按牘而裁之頭緒雖多總不越私
婚擅婚濫妄過期數者不

請爲私

請而不待封號爲擅不奏

請爲濫伍歲不

請名拾伍歲不

請婚爲過期夫

親王

親王奏請名封亦不能無歲月稽留差役使費况

將軍中尉以下之貧者乎其愆期不

請與

請而不能需者皆力不足耳力既不足而又不私焉
擅焉則終于不婚不嗣矣若執此而裁之倖如
人家子孫其力能自達于父祖者則授以司正
力不能自達于父祖者則奪其田產有何罪乎
故曰是明其爲

天潢的派而裁削之也至哉斯言誠本部從來痼疾
之第一鍼砭已臣查酌議于婚嫁欵下則曰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四十二

男女及時

聖王所以重人道之始而使無怨曠也各宗婚配不
經奏選不

請封號業以私婚目之矣若奏選

請封皆仰

成命特地方有遠近奉文有遲速久不能待姑先時

婚配復加之擅竊亦稍害已今宜依科臣萬象

春原題此照儀賓成婚事例既經題

請選婚奉文還有就許因便成婚不必候封如不能

然凡經來

請者本部卽與題封以便入府成婚于過期欵下則

曰法惟簡則明惟約則便

宗室之請名請封有親樞王之類奏有五宗長史
教授等官之保結有宗人府本部之

玉冊有本宗父兄名封之原題設法稽查已甚樞密
今又責以季數之過期加以撫按之轉錄在各

宗則苦于期會之多端在有司則病于案牘之
浩繁失錯漏遺倍滋弊况令無今後將軍以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

名封但

親樞王及管理奏抄到日本部備查前項果無違
碍卽與題

請不必以季限爲率雖有過期槩免行勘此兩節已
經于萬歷二十一年本部尚書羅萬化會議題

請奉

旨遵行不知何季仍復阻格不行矣臣查簡明例

于名封奏結欵下則曰臣取各

王府報生奏結觀之有五宗結有長史結有教授

結有兩降收生結又取

請名結狀觀之與報生同又取

請封選婚結狀觀之亦與報生同是結惟一様取至

再三斯已煩矣况兩降之遷徙不常收生之存

亡難必即結不足憑而結又不可自得也計長

史教授兩降收生及長史教授所書役若干倪

送需索常例若干而齎結盤纏吏書需索又不

知若干貧宗何從措置不過預寫祿糧重息將

貸制府權隨以傳升斗之獲若從來所請候結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者不過候長史教授之費盈衙門吏書之腹壁

而已今只須報生一結此結至為要緊父母來

歷既已明白則一結足矣此後

請名請封請婚查果明白不必候結便與徑題但恐

有殤卒不報以死作生以生目刻情弊則單取

五宗一結

王據結以奏其奏內總提五宗結勘明白一句不

必結到本部此一節萬歷三十三年署部事本

部左侍郎李廷機題

請奉

旨遵行不知又從何率沮格不行矣夫萬化端清簡

澹在詞林是為耆宿廷機廉儉勤敏凡靡碎辛

苦之事能以精力行之二臣皆有功于

宗藩而

宗人戴廷機者俎豆至今蓋當季名封結勘有經

十餘季不了者廷機以一刻了之時又設為格

眼冊親註各宗之父母來歷生年月日及保結

姓名而查其名封及期者先移文行取其言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本部所應題

諸藩所應得者悉自我而授之彼毋自彼而求于

我 是以

宗人無展轉齎送之費差役無坐困邸次之苦雖

吏胥疾其峭削而各

落快其直截今去其時幾何而其法已日沉而月

銷矣試觀廷機所反覆辨其不當者曰候結曰

重結而自信以為簡便者曰免重結所遵行前

輩酌例者曰免行勘今皆反之臣初授事堂吏

持帖稟批曰某宗候結某宗結到准題其多至百餘位者曰某等若干位結到某等若干位候結其過期結不到者曰行勘久不到者曰立案臣亦不解回視庫查如此司查又如此再以問吏指要例視之亦如此然比時積案填委註銷火急無暇更索昨病間乃得取酌例簡便例讀之不覺爽然因嘆自有酌例簡便例之後重複取結如故過期行勘如故用撫按奏如故何也因尋思久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聖六

國家之文移法度吏事稽考在外未有不錄撫按者

諸王尊貴其奏報皆憑長史教授安得一一可信安得不行撫按核其虛實此所以舊例但憑

王奏無撫按奏至萬歷十八年增撫按奏其後二

十一季以至三十一二等季去撫按奏用

王奏乃近季又復用撫按奏蓋舍撫按而單據

王奏以

請終以爲未穩也但撫按覈奏不過仍取長史等官

扶同結狀只費藩司行文一轉所以竟未見覈出何宗男女報生是花濫傳生虛冒丹姓增減季月何人

請名

請封達礙干犯而徒增衙門案牘吏胥賕索

諸宗之費益苦季期之過愈遙是爲無益有損耳乃臣今頗有一得之愚約而易操切而可信不離撫按又不苦

宗人何以言之夫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聖七

王府所居之城決係大府大州凡

宗室子女初生三日一報

親親王一報府州太守

親親王取五宗及收生宮眷長史教授等結狀於

內而州親太守取收生婦人及隣里人等結狀

於外州親守審據口詞比對五宗長史教授等

結相同隨具印信結狀申文二通一詳

王府一詳兩院而

王府與撫按各據府州中文達部部查有府州文

書先到者卽據以先題稍後者立案而州縣以有司之法臨收生民婦及隣里人等決無有詐偽之理

王與撫按同得申文之日卽同時具奏決無有終季留滯及

王奏至而巡奏不到巡奏到而

王奏不來彼此差池之事撫按可以無再行藩司一轉藩司可以無再取長史教授等官一番若撫按以府州之文尚不足憑必另行本道及推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四六

官等再勘則聽之而本部不必相需倘前題之後更有異說則府州官聽撫按叅處而本部糾正

宗人之欺提問長史教授各官之罪未晚也雖然決無此州縣太守兒戲糊塗玩弄撫按者夫收生一結卽是諸結根本此結旣已諱實則以後

請名

請封

請婚直可不煩再結只取初生結對查男生季月父

爵母封無異便可具題而選婚媒証保勘及主婚人役皆取州縣審實結狀申文如前法蓋從來國家吏事涉外文移又未有不從郡邑起者

此後本部與撫按擔子是府州太守擔子不是長史教授擔子可以賄賂得者實莫實於此矣速莫速於此矣省莫省於此矣此臣所謂關鏡也卽以臣之愚亦可望廷機之後塵一刻了此無難而况勤敏如廷機者乎至於萬歷十季題覆例十八季增定例以及酌例簡便等例容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四九

分頭系於要例宗支奏報名封奏結等各款之下事比義屬一覽可得不致使吏胥得分指前後諸例巧賺堂司有賄則指其可行者無賄則指其不可行者使堂司自擇若已無與而業已盡入其掌股矣必諸例合併歸一而後吏胥不得搥手一了百當行之永永伏乞

聖裁

遵

旨詳定簡明規則疏

題爲遵奉

明旨會同該科詳定簡明規則盡杜需索沉痾等弊以普恒諸宗事先該本部題爲查復宗藩酌例簡明例等事奉

聖旨 欽此臣等會同禮科都給事中孫紹統等詳

加商確竊照各藩生齒日衍貧困實多所苦報生名封等項屢次取結之繁多撫按題奏之展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

吏胥需索歲月沉痾勢不能免臣等雖據舊例以請曰免重結免行勘然而前弊亦未可必其頓除也惟

聖諭立定期限則如風之格物此動彼拂雖萬里無習行矣理合遵依開具上

請伏乞

聖裁一奉

旨報生請名請封選婚請祿等項一以本宗投文之日爲始限定若干日奏到該臣等議得宗藩條

例莫重于報生先以

報生言之宗室生子女三日內則宜報本府親視王及管理局事者取具五宗長史教授等官保結外其宜報知府知州取具收生隣里保結并審據口詞通申王府撫按除撫按聽自日後查覈府州虛實另文達前其王府申文限五日內事具十日內

王府具奏于彼處發行量該府到京路程遠近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一

防郵驛江河雨雪之阻也原奏明開本宗某日報生五宗及長史等官某日結到知府知州某日文到王奏某日發行賣奏人役限某日到部本部取其期視之如約則止否則如報生踰三日罪在本宗報者保結及府州申文踰五日罪在保結申文者王奏發行踰十日罪在書辦具奏稿者各律以需索沉閣之罪齎奏人踰在途之限罪在賣奏者律以串同慣欺打點之罪次以

請名請封言之五歲請名則當四歲之半十五歲請

封則當十四歲之半取五宗一結恐其有以死

作生以生代死之弊而收生隣里等結皆不用

矣其具奏發行及途次到京之限一如前報生

者

次又以

請婚言之宗室男女要例十五歲請封即與選婚得

旨行本境內官員軍民之家選其家道清白年歲相

應者選有之日取具主婚媒証保親等員役甘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一

結豈無罪犯之家微賤之門及重結王親仍求

婚媾于

天潢者則長吏等官之說豈足憑必一以知府知州

之審據申文爲主一申撫按即當覈實一報

王府連選婚限一百日內具奏發行到京期限亦

如報生者但內有儀賓一項要例選有之日呈

撫按衙門就便冠帶成婚頗爲直捷而請給

誥命祿米從人必候布政司結往遷延以至違

誤誣銷不若只據府州文同王奏到本部即與

題覆爲便

又以

請祿言之各宗既有應得之封爵當有應得之祿糧

亦當于請封之時一起具奏俟錫封之

命下而請祿之疏上但事係戶部亦當確遵

欽限不得別有留難

一奉

旨具覆若干日文到本宗臣等議得今註銷之例通

限五日而各宗生年須查奏報冊父母冊封須查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二

玉冊及轉行宗人府查覆此非五日所能了也決須

十日方可竣事至于文到本宗祇以本部勘合

爲據而舊例得

旨之後儀司備寫本內情錄付文膳司膳司又備寫

情錄登入勘合兩司吏胥實多因循稽措之弊

今議如係單本則兩司共限五日如係名封等

類題則奉

旨雖同而各省各王府必一一開列文字之多欸項

之異決非五日可了亦須十日方可竣事回至

彼宗如差舍淹留聽彼藩自行查究而部科只以勘合發行之日註銷可也今查名封婚禮內助妾媵子弟等通係按季類奏必限

諸王府于每季四季月之初到部若需至季月之中則奏手不及矣

一奉

旨但有稽遲逐次挨查必究無赦大約結出于五宗則查五宗之稽遲結出于長史教授申文出于知府知州則查長史及知府等官之稽遲凡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五

十五日各罰俸一箇月遲一百日罰俸十箇月戶部扣作軍餉而五宗保結稽遲則該

親視王筭其月日罰祿具奏至查奏員役如到部遲五日者該司管之過二十日送各城御史吏問而本部覆本遲十五日責在司官及跟究吏書輒則管之重則究革如此而需索沉閑或可必其無矣但奉

旨遵行責在本部查叅內外稽遲責在該科而臣等更有一說其未奉今

旨之先已行各

藩撫按查勘各宗違例過期等項未經回奏今須一了百當仍請

嚴旨限以今歲之冬盡明歲之春盡分別遠近各未完事件俱要註銷各

藩以一府完一府各撫按以一省完一省有稽遲者亦照前

旨挨查必究庶各宗再無未完之局吏胥再無需索之弊諸司再無塵封之案而諸宗仰頌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六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迅當一時懽呼聲徹天地矣臣等無任祈願之至至于查奏路程遠近限期則一依吏部水程容臣等與該科酌定具本題知

覆岷府繼襲王爵并管理疏

為欽奉

聖諭事據

欽差司禮監太監李奇懋等題前事臣等竊惟公族成周為最繁而服屬親疎之制亦惟成周為最備散見於載記諸書班班可考我

國家玉牒一書燦然明備即今

天潢之派日益繁衍少加翻閱倫序位次秩然不淆更遑輟成周已先該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喬

李洲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六

允升等題為叛逆朋謀等事奉

聖旨據奏岷藩謀逆等情招擬俱有確憑親王薨於非命事體重大且于宮壺內外各犯尚未通招

查照

先朝典例着司禮監太監李奇懋駙馬都尉侯拱宸前去會同撫按官將發回及在彼有名八犯招供事情逐一鞫訊宮犯聽王妃究問仍多方體察務得詳確並情叅合部議擬罪具奏候旨遵行應繼親支同各宗查原奏玉牒倫序相應併

目前管理府事議妥另奏伴送宗人併押回谷犯官旗着本衛選委該衙門知道欽此又

特勅臣等其應繼爵親支據撫按奏長史開報玉牒應綴寧王長孫企鈔子季方四歲未經請名又據企鈔等公舉岷憲王次子常寧王庶長子朱國英亦未請名俱未入玉牒仍會同各親王宗室及地方各官備查統宗源派倫序相應的係何人常寧王子向未請名原屬何因併目前管理府事等事另行具奏欽此除叛逆朋謀等

李洲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七

事已經具題外臣等會同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黃宗昌恭請

玉牒細加翻閱

岷自莊王建國傳之恭王恭王生順王順生簡王簡生靖王相傳六世而為康王康王之子九一子定燿未封故二子定燿襲封憲王三子定光封綏寧王四子五子未名故六子定燿封南漳王薨絕七子定燿封祁陽王八子定燿封廣濟王薨絕九子未名故憲王定燿之子

五一子幹垣封 青林王薨絕二子幹趾封

南克王改封 僖靖世子三子未名故四子幹

坤封 常寧王五子未名故僖靖世子幹趾之

子三一子企鈺未封故二子天三子企鈺封

世孫企鈺之子三一子未名故二子爲今薨

岷王禮洪是爲 憲王相傳之世次也 康王

三子 光封 綏寧王光一子幹址封長子址

一子企鈺封長孫鈺四子其一子二子俱未名

故見存第三子季六歲第四子季四歲俱未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八

名 康王七子定燄封 祁陽王燄一子幹趾

封長子趾一子企鈺封長孫鈺二子一子禮湧

未封故二子禮汴封會長孫夫綏寧祁陽皆是

憲王之弟而父康王第三子七子之世次也考

康王之於 憲王隔代矣論親支繼襲仍當于

憲王之子孫求之豈有舍憲而別索者 憲王

之子除世子僖靖之傳既絕其次即 常寧王

常寧薨而其子在即臣等見奉

勅所查之朱國英是已國英係 常寧王幹坤庶長

子玉牒無名位臣等細查所以未入玉牒之根

因實緣常寧父子責善之故也常寧冒責善之

愆 憲王失止慈之愛乃天倫之變以致玉牒

不載名位久遺豈國英之罪哉今國英年二十

餘矣論憲王之親允當英繼雖禮洪無傳而

憲王有後若舍 憲王之嫡孫而繼企鈺之幼

子則是綏寧有後憲王無後喪其所親而取其

疎以嗣康王則既有憲王而以嗣憲王則似續

何在不但于倫序未協而憲王豈得無孫于地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九

下哉若目前管理一事臣等公查宗藩要例雖

以倫序賢能並言而酌例則云人之才具不甚

相遠若稍輕倫序專重賢能則忌者易生爭競

乃者易起實緣陳瀆紛紜率緣於此且再三推

原條例之意所謂賢能者 本當求之倫序之中

今宜仍依條例本意查其果係派屬相屬方肯

推舉視同論齒齒同論賢庶乎以奉視則與祖

父一體相通以管理則與支屬恩意相浹 云云

臣等是以考其派屬相應無如禮汴可充管理

者何也夫康王之子憲王之弟有傳于後者一
爲綏寧一爲祁陽禪汴正祁陽之子然舍綏寧
而及祁陽正以親藩爲一國之主諸親侍皆
其所統馭而臨蒞之者綏寧金鉉雖呆成性
既不雄君長而及其六齡之子異日分赤社之
封膺黃金之冊父子之分豈不可踰一切

朝賀等儀

朝廷典禮毫不可缺鉉將列在班行俯首拜于下而
使爲子者其心安乎抑以父子之故遂缺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六

朝賀而令典制墜乎然則金鉉之子以之襲封王
尙不但于憲王無干而于金鉉亦大不便是幼
稚者既不堪繼國又豈堪管理此臣等所以議
及禪汴不但論親而論賢亦在其中矣若宗室
中又有安昌王金錫者乃順王之遠裔去
康王且四代矣况金錫之親弟爲金鍾鍾與金
鉉同謀鳩王誰敢以爲管理乎

皇上命臣等查勘相應親支倫序一者襲繼二者管
理是皆大務臣等就就

威命不敢絲毫偏私玩忽然亦不敢擅專均候

聖明裁奪等因奉

聖旨岷藩繼爵管理事關天潢倫序還著考據明確

具奏禮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詳閱李奇懋等前

題并查

玉冊報生

請名冊及

諸王表委無異同大畧

岷府始封之莊王傳國六世以及康王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六

康王傳之憲王憲王之子五有傳者惟第二
子之僖靖世子第四子之常寧王也錄
僖靖三傳至于今薨之岷王禪洪而絕蓋
憲王之第四世矣由常寧而後雖未有傳爵
然其庶長子朱國英固見在也繼襲必論親支
則當求之憲王之子而憲王之子除僖
靖之後無人則親莫如常寧而繼莫如朱國
英是仍不失憲王之傳若舍憲王之後而
求之綏王之子則與憲王何與蓋原題之

詞明暢簡切足以破後 緣寧者之非而不必
論 緣寧之呆其子之幼之未名可也但國英
之母冊無氏姓而國英亦無生年月日在諸王
表則 常寧已絕除矣製國大事臣部豈敢輕
定必該省撫按嚴加查勘國英之母的係何氏
其家何處是 常寧王何項妾媵人數卽濫妾
子女而聽繼王爵則覆例中所載亦不得諱但
求是 常寧重血脉耳 國英初生其收生者
何人乳養者何人以何年月得罪於父乃致離
棄既棄之後一向何門孰寄并當時父子責善
本末輕重之故亦須明白聲說不得後種疑根
岷府宗支甚多喙長三尺豈遂無一公道者而國
英之生年二十 常寧之薨在萬歷四十五年
非甚遙遠之事武岡一州之人萬耳萬目亦決
未泯滅無聞也特在撫按加心體察必信必誠
毋輕聽下吏之言毋固執有我之見毋護前毋
怯後毋貽地方再三之苦毋致

朝廷更審究竟耳且 岷何府也在內曰先在外曰

奸 憲王之後何惟不有蓋國非其國家非其

家久矣今能得滴血之裔亢宗之子庶不負

朝廷親親大恩我

皇上至再至三之盛意但國英事體明白則管理蜀
之祿汙有何不可 下有缺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三

題再行撫按查覈朱國英并鄧妃金銀等各情

疏

為欽奉

聖諭事先該本部于崇禎三年五月十六日題取

欽差司禮監太監李奇懋等查勘岷府應襲王爵朱

國英緣繇須行本處撫按備查國英生母姓氏

及生身年月來歷等事奉

聖旨是還行該撫按勘明國英生母姓氏並其責善

本末有何確據一一詳奏國事著禮部暫行管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高

理欽此隨行都察院轉行湖廣巡按御史黃宗

昌會同巡撫都御史洪如鐘查勘去後據題并

案行守巡下湖南道右叅議吳伯與副使石維

嶽呈詳據長史司准 建德黎山南漳南安等

王府長孫輔奉國將軍金銀金鑄金銀金鑄金

銀定贖等件幹朝禮瀚等手本為公舉嗣血親

支據實因復事岷國主薨絕鍾等公舉 岷憲

王孫 常寧王庶長子朱國英親支理當承襲

已蒙會題奉

旨覆勘鍾等細查 常寧王幹坤係 岷憲王第四

子於萬歷十五年九月初八日

册封常寧王選嫡妃熊氏有疾無出萬歷二十九年

二月初十日禮娶在城州民鞠茂林第一女鞠

氏為妾於萬歷三十年八月十一日寅時生國

英於 岷府何學館收生婦熊氏乳母蕭氏現

存內使以進忠可證三十二年閏九月 六日

常寧王分封出閣國英已長三歲矣鞠氏又於

萬歷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生一子朱國僞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平

於 常寧府中收生婦張氏又生一女鳳音鞠

氏萬歷四十四年二月初六日故此英生母姓

氏原因是實但責善本末可為痛心流涕 憲

王寵多內嬖 常寧母妃盧氏以色衰失寵憂

憤以致 常寧痛母之心切常以語言幾諫

憲王王怒又加宵小離間十年不得見 王是

以失陪二子名封常寧情類匡章 母行同中

生被讒時號泣昊天莫親悟悔於萬歷四十五

年五月二十三日氣鬱而逝此責善本末也

妾第四未曾題

請當以濫妾論之濫妾之子有臨時請

肯定奪之例已蒙會題不啻燭照其 常寧王貢善

本末時經多幸據企錢等所稱及通國里巷之

譚言 常寧王有妃熊氏會入宮稱賀而 憲

王之妃儀賓龍汝震有譏構之言 憲王聞而

怒痛責汝震隨斃杖下因恨 常寧召之於國

門呼通宗於塔下數常寧之罪嗟嗟常寧何罪

哉及常寧死憲王以有今薨之禮洪遂棄 常

常寧歿後將府宅改爲書院膳田家僕悉收入

內英僑二人逐竄民間賈居茹瑤英僑果係

憲王血孫 常寧脉子今奉行查各宗據實開

具明確乞賜轉達俾英早膺封爵以正 藩祚

通國攸賴等情手本到司該本司左長史李鍾

華看得朱國英生母鞠氏係武岡州民鞠茂林

第一女英生於萬歷三十年八月十一日寅時

收生婦熊氏乳母蕭氏 梔王額妾例當四人

常寧嫡配熊氏選妾李氏于氏其鞠氏當在額

寧之二子收 常寧財產盡入國中而國英國

僑流落民間王牒不載繳還冊印在諸侯王表

之爲絕除蓋坐此耳父子天性豈忍隔離責善

傷心流爲不可解之苦而禍延人國一至于此

國英不敢譚祖父之失困苦近三十載竝無怨

尤英可謂賢矣今據武岡人皆口國英口鼻耳

目酷肖 常寧言笑舉止儼然一 常寧也夫

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非其種類豈能相合非

常寧之血血脉而何英遭人倫之大變值未有

之奇詭解冤卹苦救絕扶危正在今日然非卑

職所敢輕議等因牒州該本州知州韓仰泰看

得朱國英的係 憲王之孫 常寧王之子會

議明確無容喙矣國英之母鞠氏乃州民鞠茂

林之女 常寧王於萬歷二十九年二月間娶

爲第四妾也於三十年八月十一日寅時生國

英於岷府伺早收生者熊氏乳養者蕭氏則

國英是 常寧之血血脉無疑矣若當季父子

責善之故亦難言之國英嫡母熊氏生有節操

一日入宮稱賀過儀儀賓龍汝震攝議 憲王
恨其婿并及其子下汝震於獄既立斃又召
常寧於國門數其罪而責之幾與汝震同登鬼
錄長史司之言句句皆實事也能掩誰之耳目
哉於是恨常寧轉深絕 常寧惟恐不速薨後
追其冊印沒其家產斃斃國英兄弟形影相弔
寄居鐵爐巷就食民間爲流離漂散之子此
諸王表 常寧絕除之故國英
玉牒無名正會疏內所謂應有而不得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六

請非請之而不應有者也本州據實查明回報伏惟
詳奪隨該分守下湖南道會同巡道覆看得朱
國英爲 憲王血孫 常寧脉子邇之母姓考
之生季月日該州司身近 藩封博采 國論
宜一一可指其面貌言之不啻其身嘗也若
常寧幾諫其父以母氏而痛心二子失陷名封
以父諍而嫁罪含憤地下 常寧甘之矣流落
人間國英何堪哉况 建德諸宗未奉勘明之
先已有承繼 宗支之公呈尤州司今日之左

奏本道故據府州司之中報面爲轉達等因到
臣該臣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洪如鐘看得朱
國英爲 憲王之孫 常寧王之子應襲 帳
王之爵與未曾報生 請名之故臣等前疏已
悉弟 親藩係
天潢一脉承襲乃世系所關臣等敢不窮源溯流務
求至當以仰副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六

九

中非外人所深知據通宗公呈以爲 常寧之
母妃盧氏失寵 憲王 常寧屢諫成隙遂致
相夷而長史與該州申文又以爲宵小肆讒逢
憲王之怒因奪其封沒其產並逐其二子而
常寧竟齎憤暴薨總之 常寧之孝思鬼神可
質其清白
大日爲昭而國英之以血胤 王孫蓬飄寄食又路
人間之而飲泣者也目今離照當陽覆盆寬徹
赫然

矣斷非臣等所敢擬據州司查確各宗公呈該道

覆勘無異具詳前來相應會題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上

請定奪等因奉

聖旨據奏因英生母姓氏責善事情具有公呈申文

知道了欽封大典正始宜嚴禮部還酌情揆義

確議具奏欽此該臣等勘得藩封似續第論

宗支必先親而後疎制也岷之七世而有國

者爲憲王憲王之子孫除億靖一支絕外則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常寧爲憲王之子而朱國英乃憲王之孫

若緩寧則康王之子憲王之弟禮爲小宗而

緩寧之長孫企銓及企銓之子與憲王並且

疎矣此

欽遣太監李奇懋駙馬都尉侯拱宸查勘詳明

國英則憲王有後繼企銓之子則緩寧有後而

憲王無嗣臣等不能易其言也但國英未報生

未請名未知其生母姓氏係常寧何項妾媵而

國英所生年月及父子貴善見棄之故未明故

請

旨行詳勘而撫按黃崇昌等查據地方司道

州及王府長史各宗之言國英之母鞠氏係常

寧第四妾其娶入府及生國英之年月日時與

坐產之室收生乳哺之人確然有據而常寧即

得罪于父以祖國英因之見棄于祖流離尼瓚

國人悲之其本末甚具哀哀王孫臣等讀其詞

不覺憊憊且念岷國之亂極矣岷王繼洪

既不能保其身以死今死又三年內外上下顛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倒昏濁不知其何狀欲亟請于

皇上早定國策一繼而先以國英爲總理以待來歲

冊封本方具而鄧施及企銓等之呈至矣其說誠可

駭嘆雖非奏本然其事甚大且呈有磨情轉達

之言臣部何敢不詳開于後仰

聖覽

詞多但錄其要畧

一岷王鄧施呈爲倫序承襲免玷王綱以正人

心以免後患事內云于擇七月二十九日諸宗

送銓子入府承繼查係親族倫序相應

王康有名理當銓子承襲而國英通宗議論勅氏乃

憲王從嫁與女婿龍汝震名喚綠慈震送進常

寧府六個月所生國英細查是的恐後議論大

變難服人心予撫銓子以正倫序以免通城公

議免生妄端

一岷府綏寧王長孫企銓呈爲欺

君滅

旨盜襲攙奪賄黨仿篡憲嚴

玉牒倫序以茲淵目以正綱常事內稱銓係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一

王嫡長孫實該承襲前年四月初一日蒙院道

府州司及通宗各立花押公舉呈詞會議屬銓

屢蒙宋按院洪撫院等批該宗子宜承襲父宜

管理并未議有朱國英影响禍自企銓向銓佃

租官田未遂谿壑鳩堂扶同旋牽濫婦所生臨

期請

旨之條乘機打網切英母乳名綠慈係善化王府將

軍定嫖奴僕鞠宗貴所生從嫁儀賓龍汝震後

收爲妾生一男名子荷即今改爲朱國英者常

寧幹坤與姐夫汝震計屠企銓爵位敗露 憲

王將震送州監故幹坤覲奪綠慈入府未踰兩

月又生一子夫子荷一赤棍小民不知誰姓胚

胎孰氏血脉伊母鞠氏奉何勘選有何禮娶如

謂國英之可承襲幹坤歿於萬歷四十五年何

憲王不早爲國英報生請名以繼幹坤之後云

云

一岷府唐年黎山長壽善化等王府鎮輔奉國

將軍中尉幹植植幹比幹殺幹臺幹准幹趙幹餘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一

幹協幹理定徐定滅企銓企銓企銓企銓企銓

企銓企銓裡沆裡淆等公呈爲重典正倫等事

內稱查得 綏寧王長孫企銓倫序相應承繼

道府州司會同通宗公議王薨之日已經迎請

企銓父子書院居住三載無異禍因企銓射影

生氣妄舉外姓之子更名朱國英冒濫

天潢妄爭承襲切思 常寧王嫡妃熊氏乏嗣奏選

額妾于氏李氏俱無所出其李氏與幹坤相繼

而故于氏贈金嫁外姓無遺妾一脈 憲王久

將册印奏繼到部且謂寧王薨於國歷四十五年既有其子彼時何不承繼父爵繼父與祖離間何不具呈撫按代奏以致貶戕無聞及今王薨三載承繼已定矣出此計國典嚴重豈容混冒各等情到部該臣等看得鄧妃未奉撫子之

旨而突言予擇七月二十九日諸宗送金鉉入府承繼予撫鉉子以正倫序夫正倫定紀興滅繼絕乃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皇上之八禮大法鄧妃竟不奏

請恭俟

皇上之命而私取稚子入宮其於

祖宗之家法國法何如也 綏寧王長孫

未奉有以其子繼王之

旨而輒言滅

旨欺

若其所引不過院道府州通宗之花押及

景雲前題撫洪如鍾之批語耳不

守

謀國弑王特借鉉子以爲口實而曰系立有孺子在與已無與故當時地方官或受諸奸之賄或爲羣邪所蔽信以爲決無謀王之舉而其密語有云鴆毒謀王必究及謀王者爲誰果金鉉乎 岷王無嗣而倫序應承尚有親枝拾餘人在焉鉉雖至愚萬不出此也今奉

聖斷金鉉既已伏辜則舊日撫按道府之輩又何足

據若國英母子一事鄧妃謂勦氏乃憲王從

嫁與女婿龍汝震者名喚綠慈震是 常寧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

府六個月而生國英金鉉又謂英母綠慈從嫁

儀賓龍汝震已收爲妾生一男名于狗即國英

也及震死而幹坤剽奪綠慈入府未踰兩月又

生一子則國僑非國英也國僑後國英三年而

生豈無的據可以混冒且鄧妃與金鉉同心之

言出于一時而何以兩口矛盾如此至 諸宗

不過影嚮附會其語可以不道但竊惟當地方

官會勘之日金鉉及 諸宗幹植等何在何以

寂寂今聞關數千里 藩封大事

朝廷大典朝是尊非何口葛慈得了法不得不行

按再勘而勘之必疑必詳是非褒貶一字不苟

是撫按之責也雖然 岷自蔣氏以來其爲陰

國久矣企銓之冥駭王氏之長舌國人莫不知

之向者鄧妣以朱企歷之事痛心疾首于王八

今妣呈云罪宗賄賂買朱企歷故予不撫事後

查不與企歷相干夫倏怨倏好奸人之性亦何

常之有今挾一五六歲之子于宮而兩難並

又豈能必其後乎且 岷王被弑賴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七十六

皇上之明斷鄧妣以一女叫

天而 王寃始自人亦莫不多妣之氣烈以爲可以

耐 王于地下有古人共穴之義今炳然女史

之林矣自後妣宜靜聽撫按諸司之訊實謹守

皇上之命使承國有君聞瞻無乏退而淑慎其身惟

先君之思是竭庶足以永終馨耳况 王薨三

年矣去歲七月臣部以祭葬

請奉

旨選照例侯王妣奏請具覆今歲月變換而妣何

之若遺也臣部爲

皇上守此典禮竊謂禮始于家人而文王之化自關

雎及于江漢今 岷正漢甸也

皇上以二南之化教天下故臣不敢不 禮以請若

夫倫序之當否則有

欽命太監李奇懋駙馬都尉侯拱宸之勛在國英丹

子之來歷則有前撫按黃宗昌等之勛在今日

之事又候今撫按之勘而臣等祇有遵奉

聖斷耳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五十七

覆靖江王府玉哥疏

題爲

祖宗之典制具存世系之藩封非細會勘昭明

請給非例懇乞

聖明俯憐獨斷以存孤孽以昭公論事據 靖江憲

定王應襲長孫玉哥奏稱臣係憲定王長孫臣

父履祥爲 王妃白氏嫡出子萬歷十九年內

助 憲定王進府二十二年內封爲長子嫡母

湯氏生一子名光祿二歲而歿臣母曹氏向育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六

于白妃宮中賜侍臣父有年于萬歷二十二年內

生臣幼名玉哥臣命多蹇不期嫡母于二十一年

年病故臣父于二十三年亦故有臣叔履祥乘

父亡日即同較尉張聯斗等入宮治喪見臣母

于陡起狠心幽臣孤寡于別宮白移入府居住

臣母抱鬱而相繼卒于二十四年矣延至二十

八年間讒人交構隱匿臣身目稱兄終弟及改

封長子三十六年內 憲定王薨次年十月內

管理府事然而良心難昧公論莫掩恐臣等詞

於外也竊徒巧弄機關變亂黑白捏臣花生之

名誣母流婦 號致父爲不祀之鬼言之痛心

思之酸鼻奈臣孤子一人攢害百出杯毒壁簡

陰圖種種臣 危若朝露只得匍匐哀籲業于

天啟四年九月內具奏

先帝奉

聖旨遣宗藩襲封一情頗重便行該撫按官嚴查確

奏該部知照欽此又臣于崇禎元年二月內覆

奏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七

皇上奉

聖旨據奏玉哥非花生其母曹氏非流婦情節甚明

著禮部速與查勘具覆欽此通行廣西撫按等

衙門會集十七輔房長并通城士紳泣訴稱冤

者數千人供結共一百二十四張公同合詞請

臣非花生母非流婦的係履祥世子庶長也府

廳司道之勘詳至再至三 宗潢軍民之結保

同詞同口今勘奏之案具在也但臣萬死一生

之身職給臣以千金置產爲贖養父爲臣等

請名歲給米十二石冠帶終身不惟澤及臣而併延

臣之子矣而臣尚未敢承受者臣查會典

祖訓條例世系 藩封竝無開載可循蓋臣果屬流

婦花生則臣且不得稱庶長臣之子又安得而

請歲米況千金置產出之何名即臣叔以兄終弟及

而承父之爵原千古大公之定典然必兄之嫡

庶俱無所出而後第及之典始當今臣父尚有

臣在也以臣父母尊致未得

請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請封爲詞而遂誣以流婦花生踐王位斬父視不惟

於公論難掩而於 國法人心兩相刺謬况

臣父自生母曹外竝無他媵則非額外之妾臣

正襲爵聽繼人數當臨時請

旨定奪者何朦朧奏

請久假不歸其何以明

祖制而安王位乎等因奉

聖旨靖藩爭繼事情定議已久如何又行瀆奏事關

宗潢須使兩相貼服永無憾該部還將該省

撫按前後勘覈一秉虛公細心商酌妥確詳明

具奏欽此該臣等恭捧

天綸何敢不盡心禱問撫按前後勘覈求其一當但

此事之爭已久從前之議亦多爭者一是一非

斷而復續議者有彼有此疑而不決勢必先提

出玉哥情詞逐段切要繫以撫按前後勘覈之

語始得其本末耳夫玉哥情詞大約有三臣請

逐項分割以塵

聖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十一

一玉哥奏母非流婦臣非花生廣西撫按等衙

門會集宗長士紳公同合詞謂臣的係履祥世

子長子等語此一項臣等查得天啟元年九月

桂林府知府劉江勘詞有曰玉哥係前憲定王

長子履祥所生庶子而非花生玉哥母係曹氏

祥母王妃白氏少買省城曹家女養育及笄遣

奉履祥櫛沐在祥妻湯氏未婚之前係庶妾而

非流婦天啟五年二月署印推官萬邦寧勘詞

有日召集十七輔房長家人并合院人士紳等

民到府諭以無楊于處權毋率於情面即分屬
君臣情牽骨肉難以顯言各書片紙以代口供
是日投揭鱗集辨玉哥非花生玉母非流婦者
計一百二十四紙無揭而代玉哥泣訴者幾千
人又載玉哥嫡母湯氏至戚生員湯爾梅之執
揭及

勅封溫裕王妃石氏之印信懋育以証曹氏入宮賜
祥顙末與玉哥誕生甘苦情形並切懷楚石氏
蓋憲定王兄子嬖熹之妃熹死無子憲定以叔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全一

襲姪封爵石氏入宮四十年是時尚在

一玉哥奏臣萬死一生之身議給臣以千金買
產贍養又爲臣子請名歲給米十二石冠帶終
身臣未敢受蓋臣果屬流婦花生則臣且不得
稱庶長臣之子又安得而請歲米况千金買產
出之何名等語又云臣自生母曹氏外並無他
媵則非額外之妾此正襲爵聽繼人數當臨時
請

旨定奪者何朦朧奏襲久假不歸此一項臣等

天啟五年四月桂林梧州等府知府推官閔之
聞程文郁等會勘有曰玉哥嫡母湯氏萬歷九
年四月內方入府成婚玉母曹氏既係祥母自
氏所賜於未正配之先必在萬歷九年前玉
生於萬歷二十年九月內是歷十年而後生子
加以花生豈得其平而前此萬邦寧勘語又曰
履祥入宮五載半苦沉痾半苦妻妬未嘗別有
妾夫妾之額數已足溢而出之乃可言濫曹氏
乃額內一妾安得爲濫以上二端事理甚明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全一

煩分辨矣

一玉哥奏臣命多蹇不幸嫡母于萬歷二十一
年病故臣父于二十三年亦故臣叔履祥乘父
亡日即同校尉張聯斗等入宮治喪見臣母子
陡起狠心幽臣孤寡于別宮自移入府居住臣
母抱鬱相繼卒于二十四年延至二十八年讒
人交構隱匿臣身冒稱兄終弟及三十六年憲
定王薨次年管理府事心臣有詞於外捏臣花
生誣母流婦致臣父爲不祀之鬼云云此一

正靖藩爭繼之大關鍵乃臣索之前後勘詞異
同不一實無定說若劉江初勘引南省臣黃起
龍繼絕杜漸保孤正法一疏有云欺兄滅侄之
父目封任宵小罔

天顏捏庶子作花生埋親侄于地獄江復自爲之諱
曰履祥妻湯氏以萬歷十八年生子光啟以萬
歷二十年夭曹氏以萬歷二十年生子玉哥湯
氏力阻履祥謂俟我再育報生報名方及玉哥
及置曹氏玉哥于別宮旁開一門以大書櫺歷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金品

之宮中以櫺爲宮門啟閉而憲定與白妃不知
也祥誠有待祥心獨苦不虞萬歷二十三年履
祥故二十六年改今王爲長子致玉哥幽閉王
爵藩移此其際固微其跡自顯至萬歷三十六
年憲定始知有親孫玉哥悲哀無及託以花生
請淑終有命已故長子履祥乏人奉祀有玉兒
雖出花生母入侍已久雖言自矛盾而天理
至情明明敗露又曰使張聯斗果無毒謀何以

非排闥闔終無自期讀劉太守勘語一字一淚
可爲鉄案但授鼠忌器惟使玉哥無失所獲張
聯斗而磔之亦可洩神人之憤耳迺撫董元儒
疏曰玉哥以藩裔的派一旦埋沒致有今日始
誤於履祥惑溺婦言不爲報生報名繼誤于履
祥卽世已早不及

請名請封藐茲孤孽誰與卵翼花生一語構成營壘
於是履祥不能有其子玉哥不能安其生今王
無國而有其國矣當此之際 王以次子入繼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金五

藩緒雖云天數有在豈曰人謀盡無而萬邦寧
又曰所恨 憲定得見玉哥在

請改今 王之後勢不可挽情不可割姑爲

請名 請米之舉以無絕其血脉乃從中巧構者遂

捏花生字樣假以掩蓋從前輕易改封之失陰

以行其剪根除漸之謀 王孫之情可哀王祖

之情亦戚矣又御史張茂梧二疏一曰 國家

親親之典莫重于 藩封

朝廷赫赫之威更嚴于冒僞履祐不詳其文詞之何

自而儼然哀冕者數年玉哥亦未詳其久匿之
何因而然然究楚者半世奉

有勘覆者非碍于過去之游情即阻于見在之熱而
非畏此 簡書不敢肩此重担即難平衆望不
忍破此疑城又曰 藩封 國家之重典槍擯
案內之支節臣恐弄爪而尋獲終將害爪煮豆
而燃箕終將害豆調停顧惜之說可執法以用
情不可執情以從法總上諸論其所以左祖玉
哥者如此至知府江湛然則直駁劉江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謂履祥于萬歷二十年生于玉哥自隱不報其
父母即湯氏力阻履祥從之乃湯氏故後復何
憚焉及履祥病死玉哥年已三歲而不報何甘
心不顧其後而有子若無耶若靖江今 王之
立固 憲定意也自履祥故二年而始具

請又十年而始襲位事已大定乃人心覬覦及玉哥
控辭皆始于南科臣黃起龍保孤正法一疏知
府閔之聞又稱履祥于萬歷二十二年二月收
封爲長子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是時

憲定 康健立儲何事不知幾番題詳審處
延不 八年方奏

請改封今 王爲長子 憲定 久至三十六
年十二月一 八日方奏三十七年十月二十
六日今 王方奉

勅策管府 四十年七 八日始

冊封王爵兄終弟及閱時已久既非急據苟且之時

竝無暗昧不明之事以襲二字加 王故

王不受也總上諸論其所以左祖今王者如此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八十七

然皆切要之語其他或追於玉哥未生之前未
會報母或預慮玉哥繼襲之後曲庇諸宗或反
覆叔姪兩家之情而調停吳或深憂諸宗槍
劫之變而多事難防游移詞難以盡述臣等
奉有該部還將該省撫按前後勘疏一秉虛公
細心商酌妥確詳明具奏

旨苟言之有漏何解于不詳不之非若見之偶倚
何辭于不虛不公之責

皇上一覽自明臣豈能飾但

皇上諭以須使兩相帖服永無貽誤信乎

聖恩之厚仁親無間而臣部自度愚昧實有事大難處之憂何以言之凡人有欲則爭欲滿始止試度玉哥之所欲必將以已繼襲王爵然後前願款飽乃藩無二王今王之立二十餘年矣將置煖祐于何地又試度煖祐之所欲必終以玉哥爲花生然後初志克愜乃勅者頗詳已奉

皇上明旨玉哥并花生矣將處玉哥以何法且姑就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八

勅者而論爲玉哥市田養贍計而初許以二百金再許以五百金今增至千金矣又且以刑刃責王則玉哥不受果有金不受乎抑無金不受乎又爲玉哥之子

請名

請封計而初許以終尉終減爲名根十二石矣玉哥不受果舍父先子疑其子未必得而不受乎抑先中尉後名根卿後議者之少而不受乎至于

張聯牛 人犯而久索不 果與玉哥之

并畏有司如謝肇湖必疎殺之不敢出乎則

撫按豈不能設法保護令其無畏得一面訊以杜玉哥之口明今王之心而但遷延拖延可乎此情事理勢皆非臣部能料其責通在撫按亦知撫按之勸雖多其實游移調停原無直截決定之議蓋以謂勸疏到必奉

旨下部部覆不過如其疏可冀

皇上俯允豈窺

聖心神明詳慎之萬一今撫按皆係新任官未有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九

惕干

皇上之嚴明者必須盡去情而從新詳審爲兩平不致一戾不易之論以復然後奉

聖斷而行之庶無二三俄又接得 靖江王展和奏

爲逆惡著謀未遂

天恩需澤已均餘燼肆毒復燃地方慘變甚極等事

奉

聖旨覽王奏悍宗構兵慘殺殊非法紀已有旨看議

著卽并行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王侯

始言逆謀再言叛惡拜任勝爲軍師并邪咎邪
藥等俱係 宗室何至秣馬勵兵披堅執銳是
豈細故而所剽掠者本府屯庄所席卷者禾薪
魚種以及殺內官魏進忠等項多具按臣汪應
元疏中而抄搶張聯斗之貲財則玉哥之所深
懟者也 王疏云波及蠶鳴谷或有之語曰綿
綿不絕將尋斧柯今是非相構惟 王與玉哥
而聚黨佐闢者何爲于玉哥有損無益也夫玉
哥果非而益之黨且積非爲禍卽玉哥誠是而
益之黨則雖是亦非撫按宜以此明白曉諭各
宗有僞有祿如不自愛致播惡地方豈無 國
法而地方之責撫按之責也安得不在勞任怨
而尚可徇勢徇情毋以爲事大難肩而袖手滋
蔓毋以爲操刀必割而重發致激戾其兩安可
以結局耳

和親

德陵寶城崖土疏

題爲微臣竭力督工諸事漸次就緒謹據要仰

陳以慰

聖懷再懇嚴諭以速竣功事祠祭司案呈該工部咨

據錦衣管衛事都督同知張道藩題奉

聖旨時已孟冬

陵工宜亟所需磚瓦等料着速償應用碑石發銀催

運知道了寶城外崖土果不宜平還着禮部同

欽天監官相度規制酌便具奏該部知道欽此

除

旨內磚瓦碑石事隸工部外其相度

德陵寶城崖土一節該本部當日徇委本司主事羅

寬督同欽天監監正葉震春率領原相擇官楊

邦慶等於本月十三日恭詣

德陵寶城之前會同

天壽山守備太監高湯等詳視廻還據主事羅寬及

相擇官楊邦慶等呈稱看得

德陵龍脉已丙方入首其上下數丈乃咽喉過氣之

所宜培而不宜削其餘南崖浮土工竣砌岸倒

應平治又東方一帶溝溝取土儘堪移用卽衛

臣所謂移無用爲有用者也而過脉之處同內

外諸臣謹用羅經格定釘椿盡界務使脉中

抽二水分流形勢周全

陵寢永妥此皆衛臣苦心籌畫思慮不詳不意節省

金錢抑且有裨風水等因通呈到部該部等查

得衛臣張道濬疏解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九三

寶城計日可竣所欠海堤之土而

寶城方牆之土南崖陡峻向以爲大工既竣平其巉

峻以防雨水衝塌今詳視其土潤澤勝客土數

倍以本土取築本城脉理既安脚費又省何爲

必待事後費力驅除若凌城架橋督彼搬運約

得土百餘方折算堅實可省銀數千餘兩該臣

等詳閱而細思之其說有理但恐有碍來脉則

未必可行而據相擇官楊邦慶等同稱脉從已

丙入首已用羅經格定釘椿盡界峽脉中抽二

水分流形勢周全則去此土以培

寶城于堪輿之理誠合不但無碍已也况此土卽

寶城完後亦在必去與其他日去之而棄置溝壑既

堪爲此土惜孰若今日去之以爲

寶城合尖之用則莫有美于此土者且目今搬運客

土之工力萬倍于此土則其費省易見而他日

運除此土豈不更需工力乎則省而又省便而

又便臣又聞之工部侍郎蔣演亦以爲然謹據

實具奏以候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奏疏

九三

聖裁

原缺

不候司損以次且望象胥而却立乾乾僉

肅委皮庭燎烘天宮懸股地誠千古之盛事而

于會之上儀也然則瑤臺之靡豈可以刑儀四國

土階之陋豈可以出納萬幾哉臣等筋力柔綿

既不能耆其股肱効功于晚負才智淺劣又不

能輸其尺寸待斲于斧斤徒捧

帝座而竄搖如山之重竊望

天顏而志喜朝日之光伏願戒于危微寶其恭儉凝

天承命道大大于執中安宅詒謀法莫先于厚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表

七

下撫殖殖嘖嘖之美時念及于閭左之風雨不

除聽問閭栢栢之勤式垂思于邊陲之鳥鼠不

去知難知慎惟几惟康則

帝圖輦于盤石之安而

皇躬壽若泰山之固矣

瑞

惠 杜三王之國表天啟七年改兒謀

伏以

天發慶源

國嚴大典

建邦啟土門本出于神明

強幹豐枝德實參于化育惟茲旭日克舉

上儀蓋聞黃帝之子得氏者一十四人姬姓之先

封爵者五十三國周之卜歷七百猶多秦之繼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表

九

侯二世何促或謂漢數兆于三孽然使王莽得

陰弄于房閭者武景削弱同姓之過也其于三

孽何辜或謂晉壽盛于八王然使典午得再舉

于江左者元帝克復社稷之功也豈與八子同

罪唐之子孫盡于武帝而後大權不得不歸之

藩鎮宋之宗室俘于金狄而後家國不得不覆

于嬰兒由此而觀大較可規是以使一壯與一

羸角力則羸者不敵易知而使十羸與一壯當

前則壯者雖勇必敗人無強弱其父兄子弟之

乘即為強宗事有忌難得親屬手足之援則無

忌難此棠棣所以嬰情于禦侮杖杜所以致慨

于獨行曹思謂崩城隕霜皆不足信而劉勝懼

鏃金銷骨良亦堪悲者矣但人主之功有大有

小國家之德有淺有深則本支之盛衰及并翰

之治亂皆有天命豈口人謀試鞏

本朝比于前代維城盤石豈但過于漢唐麟趾愈

斯抑亦蕃于周祜

丹書曰馬誓以千年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表

六

玉牒金箋溢乎十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隆恩睦族

駿惠紹基

帝系綿延鑒奕葉本根之輔

皇猷渾灝思規模矩矱之存振振信厚之風睥睨秦

和之治而生閭閻懿錄龐洪惟茲

瑞 惠 桂之三王實出

先皇帝之同體在

陛下尊為諸父在

神祖親曰佳兒桐封久定于

先朝茅祀實開于今日向以栗紅貫朽優游之際

而猶謂費不能支今以勵兵訓武搶攘之秋而

倏爾事皆立辦金錢出于

內帑儀物備于

宮中役不勞人舉不駭衆宜繁而簡似舊而豐皆

由

皇上篤親之仁極其肫懇而遵法之善罕有怠忘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表

九

也竊喜區接雍衡地殷江漢未驂青組風雲之

路何止三千蘭坂桂山水陸之塗竟乎一面守

其留守其貴誰非

天子之恩宜其國宜其家永作

大邦之扞自食租衣稅而外卽招賢開邸匪所當

爲守讀書樂善之規則提博燃箕豈足爲慮此

三王所以自好而羣工所以勗

王者也伏願對

祖考卽念子孫敬其尊愛其親原無異視觀河山卽

思帶殲存則神過則化永不遐遺則角弓之刺
不興而葛藟之根長庇矣

日講章

齊明盛服非禮不勁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勸親親也天啟甲子四月二十五日

這一段是孔子說九經的實事上文說修身還
不曾說身怎麼樣修說尊賢還不曾說賢怎麼
樣尊說親親還不曾說親怎麼樣親而今纔一
一說個明白齊明二字指心言齊字解做齊言
此心齊一象個齊戒的一般更沒有第二個不

敬的念頭雜亂所以叫做齊明字即潔字之義
言此心乾淨更沒有一毫私欲遮蔽所以明潔
這等齊明了則身上穿的衣服便澹薄些何害
如何要盛服盛字不是華麗只要整肅的意思
衣服整肅則威儀莊嚴身體自然不苟且了至
于視聽言動等事又要依着禮法而行非禮之
事不要去幹如此則内外交養動靜如一此身
常在規矩之內乃所以修身也讒是讒佞的人
能以是爲非傷害君子人主最易信他如何信

他只因他說得巧了奏着機會中傷了人人還
不知色是女色貨是財貨大凡人主之心信了
讒則決不信賢心分于好色好貨則禮賢之意
輕今屏去了讒邪不用他疎遠了女色不暇愛
他輕賤了財貨不重他專心一意只貴重那有
德的人如此則賢者莫不盡心竭力爲朝廷用
乃所以勸賢也天子既極天下之貴同姓的家
族如何着他賤須尊其位使他也貴天子既極
天下之富同姓的家族如何着他貧須重其祿
使他也富天子與諸藩名分隔絕然原是一家
的人如何情意不相聯屬須與之同其好惡他
心裏喜的與他同喜心裏惡的與他同惡如此
則諸父昆弟藹然一團和氣朝廷親他他也親
朝廷乃所以勸親親也這三經一字一句都切
着

皇上修己治人之道

皇上只宜依着孔子說的去行然畢竟修身是本修
身又以齊明爲本此大學所以說欲修其身先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百九

正其心惟

皇上垂聽

是日中書官傳

上諭講得好

李湘洲文集

卷之九

百九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 四月二十七日

上文只說敬大臣體羣臣于庶民不曾說大臣
怎麼樣敬羣臣怎麼樣體庶民怎麼樣于而今
纔說官盛的盛字只作多字看與上文盛服之
盛字不同大臣不當親理細務必須多設些官
屬分投幹辦使足以任大臣之使令這官原是
朝廷的官大臣使他幹辦的事都是朝廷之事
不是大臣私事只小事有人幹留得大臣聚精

會神好料理緊要的機務朝廷交付他安危的
擔子他是計畫得周全乃所以勸大臣也羣臣
官卑不能自結于人主故必待之以至誠使他
不生疑畏忠信兩字只是一個誠字羣臣俸薄
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子故必與之以重祿使他
俯仰無慮如此則羣臣莫不感恩思各盡其職
業以圖報矣乃所以勸士也士就是羣臣百姓
終歲勤苦不能養生故古人于春夏秋三時都
不去役使他只到冬時農事既畢方用其力這

叫做時使征歛他的稅糧都是十分取一這叫
做薄歛如此則百姓既有餘力又有餘財自然
權欣愛戴以親其上乃所以勸百姓也而今疆
場用兵百姓鎮年月日要運糧草要搬送器械
要築城挑濠累得髓枯筋絕如何有個時使日
子除額征之外又要加派如何得薄歛每見一
處有事動口要餉幾百萬費了幾百萬又不曾
了得事朝廷內帑也發得空了百姓既無積聚
加以水旱不時有司貪酷人人思亂見今盜賊

生發

輦轂之下禁止不得何兄遠方若除了遼東貴州之
外中原倘又有別事要兵要餉不知諸大臣有
何措置惟願
聖明留念眼前閑暇的日子一刻不宜空過
嚴諭大臣早思有備無患之計

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四月二十八日

上文說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不會說百工怎麼樣來遠人怎麼樣柔諸侯怎麼樣懷而今纔說既字讀作餽餽是牲口廩是米大凡百工伎藝的人執事有勤有惰所作的器物有精有麤須要日口去省視他月月去考試他用工勤的所作又精多與他餽廩用工懶惰的所作又不

好少與他餽廩要稱他所做的事不許冒濫了知此賞罰明白則百工勤者愈勤精者愈精而不如者亦知所戒勉矣乃所以勸百工也往是遠人自我國回去的須要送他朱註曰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節乃旌節使關津不得阻滯也來是遠人自他國來的須要迎他朱註曰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委積是預備款待過客的東西卽今驛遞下程酒飯等也其人有善者則嘉美之固能以授之任有不能者則矜恕之不

強其所不欲如此委曲周卹那遠人便是桀桀的也調柔了乃所以柔遠人也諸侯沒有子孫的叫做絕世尋其旁枝繼之不要斷了他宗祀諸侯失了土地的叫做廢國舉其子孫封之不要滅了他爵土他國中紀綱法度壞亂者要爲他整治勢力微弱不振將傾危者要扶持他使其諸侯五年來一朝見使其卿三年來一大聘使其大夫每年來一小聘聘者問也各有其時不欲勞其力也過着來朝來聘之時天子當燕

賞之禮要厚諸侯有貢獻之物要薄不欲匿其財也這往來兩字與上文往來字不同上面的指遠人之去者曰往來者曰來此指天子賜諸侯的東西曰往諸侯貢天子的方物曰來如此恩禮優渥那諸侯便強大者也感服了如何得有背畔之心乃所以懷諸侯也這孔子說的件件切當可行若將日省月試既稟稱事的法子查考各項工程自然費省而功倍矣若將送往迎來厚往薄來的法子推之以待各邊貢新如

今互市實夷的段疋都是差官與舖戶營幹賺錢織下極濫惡的東西只圖哄那夷人夷人拿到手裏便破碎了所以爭多將來只怕有變若朝廷有令許商賈自家裝貨來邊只依百姓家平等交易一疋好段子不消銀三兩夷人得一疋勝如幾疋好不喜歡我買一疋的價錢買得幾疋好不便宜安得有許多弊竇此最易之事也

李宮保湘洲先生集卷之六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弟 馭芳 編輯

男 宗矩

姪 之 全閣 之珍

後學

過萊掄 全較 謝璠

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吉殿下千秋啟

金輪王出華發優曇勛尊者門來寶象乃聖賢之盛事想今昔所同然恭惟——老大王殿下仁靜似山智明如水嘿成爲信有不疾不徐之神恭儉以居得無思無爲之體適此火升之會欣逢斗酌之辰五老化而爲星光浮河渚八公進而授道瑞藹仙莖不肖某丘壑孤生文章賤品獻一觴而未敢躬百拜以非多薄有下陳仰祈崇炤

又賀生啟

竊聞福生于壽而仁者不論福而論德貴極于三而
帝子不論貴而論親若以

天子介兄之親高享人生七十之慶色嬰體固理契
喬松之精德盛禮恭身勤常布之行有如 殿下豈
非異人不肖某賤本下儒愛叨上客莫效岡陵之祝
聊爲蘋藻之將伏冀鑒涵豈勝欣幸

又賀生啟

斐垂紫佩露發黃英恭喜 老殿下撫此佳辰適當
華誕宮苑開麟螭胎之晏從官廣岡陵松柏之章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二

此日此年長康長樂某術非蘄子安知銅狄之鑄以
何年賤比麥丘惟祝主君之賢而甚壽豈不腆之儀
是賴庶未將之敬尤存

謝啟

恭惟 殿下挹道既宏踐義無缺提山谷之四印居
然立德之師下海屋之一籌安用神仙之說某俯生
多咎却老無功每愧玳瑁筵前未有若棗若瓜之獻
何以長生院裏頻分如脂如髓之珍飽若翳葉之有
脯二胸醉如步兵之得酒百斛滅燭尙思于澠敵避

舍豈所以報君

又謝啟

竊念某疎衷短識不學無文屢蹈坎井之憂決意山
林之尙素 朝廷不遺舊履曲錫甄收荷 殿下垂
念孤荻時加煦育馬老而力已竭何常有伏櫪之恩
蝸小而誕易乾亦絕無升高之想荷恩知感捧賜難
勝伏用拜先仰惟崇炤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葉堂山閣老

伏聞郭汾陽之在中書二十四載文潞國之都將相
五十餘年韓忠獻光輔三君裴晉公榮登十拜其功
皆克安乎宗社其名咸丕震乎華夷其學術貫通于
天人之際而史臣所不能知其精神淵微于筆藁之
間而猜忌所弗能隔其德藹為龍德其人決是天人
曠世難逢于今再見恭惟閣下誕符異兆出負英聲
絕海迅風掃積塵而清赤旬劑空長劍扶浮陽以觀
青天名推殿上之夔龍才裕禁中之頗牧邇將行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賦

四

直上爰執斗杓指黃閣以夷登即成霖雨宛其格心
之妙獨擅大人之能感以至誠自不煩于議論防于
未發并亦泯其維持以故 儲極莫而不有其功
宮掖調而莫知所自 君臣一德首尾七年雅懷穎
水之情迎遊鼎湖之痛瞻茲

冲聖賴有元臣興禮樂以致太平共羨姬公之几几
驅獫狁而恢遠略無踰方叔之桓桓開誠布公渙號
新而尺短寸長共銷鋒于黃極安民阜物豐蔭掖而
五風十雨永昭格于 玄穹此四海所拭目以俟而

九重所拱手以俟者也某竇慚瓦礫深荷甄陶材謝
驚駭早蒙剪拂遽自投于孽網猶曲宥以寬條落托
直上于故枝誰非洪造唾果仍登于華席盡屬恩私
大厦千間幸託身之有所小心半點方泚筆以難官
聊修蘊藻之將仰冀天星之照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賦

五

吳相公曙谷

調劑鹽梅高宗而得傳說綢繆棄土周室爰有姬公
允需一德之賢克勝三事之任筮龜協吉夷夏交忻
恭惟閣下負濟世才爲先民覺牖傳玉殿祥開五色
之雲名覆金甌運應百年之氣讀其文如山龍火藻
望其色如呂鼎鍾葵以程正叔說書而每事規獻之
益不小用歐陽公貢舉而一時淫怪之習頓更望益
重于黃清意若恬于湖海疇咨四岳起宅百揆日月
亭午而誰保其豐永無見沫天地欲交而公相其泰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六

端謝包荒此士類彈冠相賀之秋而

聖主垂衣自逸之日也某門闥舊物溝壑餘生燕泥
久隔于畫梁蝶夢常依于函丈逖聞鼎拜喜倍恒情
亮天地而弼一人豈有無窮之問理陰陽而遂萬物
將無不獲之夫深惟朽木之難雕復恐敝芻而加轡
得叨覆載長保江潭

朱養淳閣老

伏以沂公當被命始進之時王旦預知其必大文穆
于摺笏拾書之頃太宗亦自謂不如或以器量受知
或以勲德推許心允忘乎富貴品無負于科名自昔
稱賢于今再見恭惟閣下覺在民先道爲世表臚傳
玉殿副 九重忠孝之求名覆金甌慰四海雲霖之
望空千駟而不視雖官居禁掖而貧若寒生蟠萬古
以爲胸縱學貫天人而勤如儒士疇咨舊學起造
新朝妙大人格非之功不煩間適仲章儒無敵之用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七

豈畏匈奴龍飛馬行際乾坤之交會斗藏冰欽回日
月以方中此多士連茹上升之期而

至尊垂衣坐治之日也某門闥舊物溝壑餘生燕栖
難到于畫梁蝶夢常依于華幄逖聞鼎拜君子得所
載之輿喜倍恒情匹夫無不被之澤式申雀賀爰託
魚緘惟冀高閣不遺下體

孫愷陽閣老

伏以王命吉甫猷猷之難克夷魯得仲尼謹耶之思
盡復念惟將相之重任必須文武之全才無踰我公
卓當

帝簡某官疎通博達端亮堅貞五色雲呈鬣者策名
之初已徵天意三階星見頃聞爰立之際尤快人心
以上相兼領中樞有申公魏公之懿事以帝師克稱
王佐惟井盤伊陟之賢臣望特峻于班聯寵彌增于
事任要以股肱之寄端在忠力始能坐折于遐衝誰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八

云甲兵之問不至 廟堂但務諄明乎內治想其孜
孜體國知無不爲必且侃侃立 朝言無不殫魚水
之權再結鹽梅之濟何難某辱在門闥謬稱臭味逃
聞鼎拜君子得所載之興喜倍恒情匹夫無不被之
澤式申雀賀爰託魚緘惟冀高閣不遺下體

方冲涵閣老

閣下誓懇午橋宛同晉國遄歸袞袞洵若周公某自
違容暉長懷戀慕追惟既唾之菓復入盤筵已落之
花重敷枝萼無非恩造何以報酬但薄命不猶多病
爲苦柴身業已可念衰母更復滋憂就列寔難乞閑
爲允伏惟慈眷特賜矜憐更于羣公之間少乞一言
之助曲從所請得保餘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九

朱平涵顧益菴朱夢水魏道冲四閣老

伏以唐虞盛世而得臣最多契讓于臯禹讓于稷成
王冲年而作聖何早召公相後周公相前慶屬中興
運推常武克贊維新之命還須盡世之才某官沆瀣
融精昭回錫彩敬義互養得坤之貞而地道尤潛見
惟時在田之位而德施普起抱堯舜之道其任重可
知朝聯丙魏之車其同心再見敦衆策屈衆力折衝
裕而猷猷驅換小羣成大羣賢才集而政刑舉

二帝之紀立袞斧斯行三公之鼎調陰陽各得揔亞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敢

十

保衡之任洊升孤棘之班魚垂玉而長在師垣龜顧
金而廣開侯甸此

熙朝之勝事而寰宇之快觀也某湖海微生門闕舊
物尤來負乘思惟補劓之圖念切曠官未識捐軀之
所難滿宿累復忝

新恩仰瞻司命之台自憐生賤高望翹材之館益悵
身遥知函蓋之無私荷雕鏤于不替久羈燕賀聊託
魚緘幸少鑒其蘋藻之忱望不揮之墻屏之外

鄭太宰鳴謁

某聞朝陽孕彩八極咸被其輝古栢凌霄百草日絕
其附故地高位峻者不可縻以世俗之私而德備道
全者然後能任天下之重泰圖伊始鼎命維新某官
一代完人兩儀間氣更時政寬嚴之變五十載而險
夷不易並徐公之有常生 國家明盛之時八十年
而懿儼自將比獻武其何讓

帝思舊學 天佑下民當此波流須撐之以砥柱將
爲巨室乃付之于工師斟酌四時統均百辟清風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敢

二

象應家著濯纓之操至德無聲且朝絕攸羊之尊豈
但銓澄流品獎擢人倫若楊惜之半而不遺山公之
一官輒啟者哉某識原寡昧系更羈單社楸曲拳料
難施于斤斧池魚澆滑甘自放于江湖惟廿年交袞
之知夢爲蝶而不昧觀此日萬間之屢喜比燕以難
言薄有惻誠仰祈昭鑒

史少宰聯岳

蠅逐驥飛追昔情同膠漆蝸粘壁稿撫今天各春秋
悲三匝以何低望兩裴而難附豈期苦旅復辱陶甄
茅官龍躍延津鵬搏溟海文起中原衰薄古色亭亭
身同末俗頽靡清風謾謾若崇山巨嶽雲霧興于上
草木生于下而山岳不知若長江大河魚龍走于下
波濤噴于上而江河不動克佐統均之職獨操澄叙
之權秉一代之憲章端百僚之型範不仁者違虞庭
之所以舉陶皋惟古之從元龜之所以命伯禹此陰
陽燮和之會而宇宙消莫之時也某一日謫居十悲
秋氣衰緣病致病迷愁求墜瓦礫簷豈望復登十夏
崖落花辭蒂何由重上于春枝曲荷生成全憑塊瓦
靈丹早就先救傷蛇德水瓊流普沾潤鮒未卜捐軀
之所從增結草之懷豈望再丐僭膏化豐肌于朽骨
重施甘露生嫩甲于枯荻但彈鋏馮驩含孟嘗而不
投將何之矣若解驂晏于見越石而不贖寧能忍乎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盛唐學

恭惟閣下元猷懋德瑞協卜筮峻品現材學隆鼎鉉
雖暫遲宣麻之命然益繁作霖之恩方今 國論未
平况復夷勢甚惡時乎爰立更聖多賢昔曹參在齊
舍人越裝而待方司馬入洛衛士遮道以留此閣下
今日之當然正通國人情所共屬也某迂不適用實
以招尤飭土木以繡章委為不可放輒瓢于江海適
得其宜忽蒙 朝廷使過之恩知出閣下吹枯之德
未遑敬謝先辱訓言既切扳倂尤深感激伏冀善凝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純嘏于以迅即 寵綸

答許少微兩廣總督戎政尙書

晉軍謀帥本詩禮以兼資申伯于宣仗文武而爲憲
惟茲舊德積有洪猷出分兩陝之雄入典十軍之寄
國威攸賴物議僉同某官契跡風雲稟精象緯廟山
川之偉量藏垢納汙秉金石之淳誠揭天掀地久著
絕憇之益聿揚正色之風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人
心所以不死以片言分羣品之黑白天理所以常存
茂成任寔之和周踐藩維之任爰從南國歸守中樞
江左善得夷吾洛下又還司馬興卒補缺有漢室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高

蕭何缺斧破折有周家之姬旦畧舉數人而論抑何
小愧之憂至于惟深惟幾大易所以著開物之用不
茹不吐山甫所以成補袞之功舍公其誰惟日以望
不肖某十年搖落百體支離一綫之留久已煩于仁
者萬問之展今更屬于何人光奉求舊之綸益切維
新之昆幸迅促鋒車之八以首膺畫象之求 國勢
屹然羣情咸壹

賀徐海石中丞

某官鼎鍾法物概杞琨材學孟子養氣之言事先集
義居皋勝刺奸之職志在除讒當許梟爲鳳之時多
揭斗翕箕之輩六翻自謂無患百足可以不假迨夫
神鏡高懸寶杵潛運器成後動高墀之卑立除藩決
不羸大輿之輟斯壯若孔子誅正卯之僞庶其近之
若王曾去丁謂之奸差爲易矣使膺丞弼之寄必能
補闕以釋回若總紀綱之司可以治內而威外傾功
因事積而權以時行套西首夷肆驚楚甸藐然江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高

致勳

帝心嘉公以牙蘇冕圭委公以文武將吏據牀清曉
南樓之月重輝綬帶臨阡西峴之碑再勒從此百官
受質捺白簡以升聞端然四岳讓能趨絳驕而入侍
格心愈備齋閣無先某半世孤蹤情徒切于綯紉十
年焦種分久隔于雲泥想朱紱以方來湘澄岳奠聯
彩丹其忽遠龜道能迎莫遂攀緣敬托數行之札並
申賀惻愧茲不腆之將可勝冰兢吁惟電炤

張誠字中丞

自遠客暉長愆侯問寒崖絕壑甘憔悴以自存大纛
高牙想尊崇之難附牙官莫邦良弼輔世真儒測若
清泉塵妙入而皆淨喻如現日霜霰見而盡消立言
久著于諫爭公望彌高于填撫經費既定雖大役而
閭里不勞銜勒無私雖大橫而富威無害觀其允文
允武必也知柔知剛一轂三十幅而車不窮但論有
無豈知其妙一朝十二牛而刃不頓徒恃斤斧業已
爲粗益惟識用入微是以功名全盛嚴贈爲允與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疏

七

所同想

天子將開延英惟待晉公之入聞遠人已戒邊吏定
知司馬之名凡在下風佇看盛事某一生貧賤半世
羈危忠謝屈原猥辱江潭之放學非顏子誰憐陋巷
之饑惟其知命不疑庶以避世無悶所難忘者夙昔
同朝之契所尤感者往年過鄂之情況蒲地風波雖
深山而求閑靜亦爲難得賴蓋天厦屋使窮子而免
孤露豈不知恩畢此餘生難酬大德

薛正亭中丞

伏以衮衣赤舄備亞相之威儀玄鉞白麾總元戎之
號令專制上游之重直居方鎮之先威德所加中邊
咸仰某官淵源家學炳蔚國華腹瀉洪河勢挾風而
走雨心燭大化力按地而倚天早馳馴雉之循聲旋
著乘駟之直節豺狼屏息孤鼠潛蹤陸由岡寺之班
游列中丞之座顧下楚地聯黔蜀徵調方殷而制閭
任總軍民安攘寄重開杜公之武庫出范老之甲兵
西瞻而錦水澄清北顧而遠雲霽爽張樂洞庭之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疏

七

舞萬惟以呈祥發書衡岳之顛駟百神而受職此功
名之極事而古今之美談也某半壑自潛一廬有託
望崇山而仰止尙阻鳬趨恐沼水以修虔聊申燕賀
伏惟涵鑒無任凌兢

羅湘中編修

寂寂窮年忽逢華使過遙大興家資深林感風義之
藹然念報施其何以某官文馬班之坐學窺孔孟
之源資之果深故取之不竭溫之既熟故知之益新
白面茂齡天下已共仰爲鼎鍾葵呂長才備器鄉邑
莫不慶有杞梓檉楠正從容旃厦之餘乃採擇江
湖之陋勤題細札猥及陳人某資本庸頑系尤單寡
向也方寄命刀俎之上肉苦不值一食茲焉得脫機
罟阱之間恩寬重爲萬幸自此苟安于丘莽無非微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六

惠于齒牙雖饒寂無一言想周公不忘三吐老肝
易激盛德難磨

客王麟蛟中丞

某官靈縣岳降德自天生博極五車卽韶齡之書梓
窮其間與才精百練處艱難之地愈覺其夷猶指揮
而工投軀談笑而虜酋帖耳功晉閣上錫在師中
旣借其樽俎之謀中威寒漠遠付以鼎鉉之任強幹
本朝凡在同心莫不引領某未皇一介先辱雙魚折
麻感所以遺離反錦愁隣于傷惠

李湘洲文集

卷之

敬

尤

客李太僕

人心不足魏取隴而蜀驚世事難知螳捕蟬而雀後
惟明者達其倚伏而至人同其是非仰奉教言益增
慙省若門下碩果不食天章有意于蒼生如不佞枯
楊生華士亦何取于老婦

馬康莊編修湖廣典試

緬斗杓以言懷搖落深慚行輩咸鉛刀而自勵提攜
特辱高明幸託鱣鱣矢鴈肝膈恭惟閣下苦生申甫
河出龜龍姓名早著于 臚傳文字獨當于

上覽代 言暑奏敏手出以精思進 講陳規忠誨

無嫌逆耳暫輟北扉之直來題南國之材精契靈修
剪葦資以求蒨芷明逾匠石合樞社必得梗楠天啟
其時雲蒸霧變士遭其遴茅拔茹連但以楚德用夷
又况南風不競將昭以其山之鏡只愁卑露其姬還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辛

削以郢匠之斤亦恐久其質方且寬為採擇曲賜
甄收苟寸璧而不遺雖一肯其何害是以泉客夜號
而憂寶盡地靈盡見而訴山空試觀此日之賢書敬
羨當年之盛典某性如野鹿宜老深山情比驚鳥難
窺高樹未遂掃門之願先來束刺之謙光奉溫綸已
現搖于湘水仰瞻爽氣徒夢遠于蓬萊

復兩京學院

某官清風謖謖古色亭亭文起八代之衰想如龍愈
者尚在道應半千之運必有孟子者重來當功令興
化作人之初正多士習漓文敝之會藉公山斗為世
冶型執斧操斤雖柴楸不遺拱把敲金戛玉想土石
盡發音聲而慨然念學者無鑿心剖胃之人憂 國
家有饑水煮沙之費對崔嵬之沒字問安世以 書
豈以不解踴躍而能辨知集雉但惟美意寧免詹言
大抵上之所以求士者固然下之所以應上者宜爾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壬

辟如風之不行而斬草偃鼓之不設而冀袍鳴若謂
鳴自袍生草非風偃則必不待文王之豪傑而有為
是舜之顏淵古且罕哉今尤難矣若謂人皆魁語我
喜人言雖惡不仁矣而無惡不仁者箴之撻之何以
相保雖好仁矣而無好好仁者揖之進之又將安施
如此飾詞原非寔理蓋前輩亂胃既已代運彼已胞
胎復非人出是以語人則似至于自用益荒蓋彼之
所謂魁者或世之所謂人而欲望其知人必先正其
本魁

答毛具茨道長

僕性行堅頑學識寡昧已登鼎俎之上方知性命之艱幸謝疎羅緣還初服獸夾藩而自驚微芻豢亦何求魚脫釜以見全雖涸斃而猶愈猥蒙使節枉辱荒城豈爲剡溪之游興偶同于雪夜直待臨賀之厚情更篤于藍田乏雞黍以留賢聊草蔬而待客人方笑其爲陋公乃取以爲直新問帶來舊懷彌激憐寒巖易冷厚賜以濟其窮知枯木無津華言以慰其老報雖無以感寔難諉正時論索瘵之秋好人之所不好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且交道掉臂之日能人之所不能豈但維風因茲見節短裁奉謝長臆難宣

舒大庭柱史

國無常強奉法者強則強國無常弱奉法者弱則弱誰爲能奉法之士必有不貳心之人某官學富才長心恬性定忠則必犯洵有解衣折檻之風清反畏知吳但慙魚瘞鹿之潔舉朝憚其正色行且埋張綱之輪

天子喜其敢言毋欲識中復之面覲茲下楚幸借高車謂浴者必先于振衣道在立綱陳紀謂沐者不狃于棄髮要須禁暴除貪使墨吏將解綬以逃則黔黎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自帖席而臥凡茲含齒靡不戴心某淪落多年支離百病心無可用果然不識不知形亦將空且願無聞無見但念簿書填委知揮汗以何堪况復歲月蕭疎想同腸之轉結僅有一幅之帟用充五藏之絲畧去

嗟嗟幸披寸寸

侯六禎貴州按察

國無常強強以奉法之士兵無常勝勝在多美之家
語蓋不虛事端有待其官九苞瑞鳳一角神羊有忍
渴委珠之潔而不以矯情市名有擊奸破枉之風而
不以作威傷物志在安 國家而匡 社稷故遇事
敢言忠欲格

天地以質神明故勿欺後犯唐有李勉則 朝廷始
尊漢得孔明而南人不反但當建旛設旆示遐裔以
司隸之儀必且黜玩選良範中軍以丈人之律張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而知虜之曲折漫聖而得我之山川雖獲訊執醜以
無難而蓄閣銘銅以爲烈矣某學無一技身有千瘡
憫魚鱉而縱之江潭已得遠離于鼎俎舍狼狙而還
之山澤豈宜復強以衣冠望赤芾以興懷當白羽之
交驚未皇寫慶反辱垂存慙報德以無能祇篆心而
知感薄有不腆具之別箋

徐恆部

臺下毘陵望族南國英才燧燧鳳毛之文乳誇世美
振振麟趾之德不媿公孫鵬起南宮鳩飛西序冰情
雪性樂曲直以不回郵色精心端輕重之各得惟

新天子當解網泣囚之始道在寬仁須子大夫操執
讞論報之權獄成哀敬使賣乎荆楚之鄙人盡不冤
則赫然于公之家門當益大某難彫朽木多病餘生
同常念切于掃門頃乃緣乖于負弩捧瓊函之光重
重如十部之臨拜玉珥之孔多奚但五漿之餽窮肝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易感枯筆難宣

答陳葆初方伯

某官昌時鳴鳳驚代祥麟峯秀千尋才氣儼俄天之
搆淵迴萬頃文章開浚地之源自東帶以立 朝泊
登車而攬轡爲律爲度士爭艷其聲華如雪如霜史
盡憚其威肅維茲下楚得借高牙至心開衡岳之雲
紫蓋朱壇並春星而競爽和德奏洞庭之響江童漢
女泳秋水以興謠十五國全是化城百八邑盡生花
樹某支離病豎搖落陳人覩棧豆以維懷自嘆兩髀
消瘦讀山銘而增愧應憐三徑荒蕪伏奉華音仰覲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明德既辱緇衣之好益深雜佩之情

答朱恒岳方伯選扇

念茲炎暵誰無逐燠之思予以清涼忽快飲冰之願
某官道如河潤人若風清當羽檄旁午之時正戎索
繁煎之際緩二不可王室將恐如焚得全斯昌齊政
豈容益熱天生樂只之君子時逢利見之大人燬心
以爲民壅躬以報 國雖謂丁搜賦而閭里之耳目
不驚無浚歛重刑而邊陲之事力反裕更推湛澤普
及含倫俾大地盡扇爲春風而生人同出于火宅何
期井漏亦辱謙揚奉以周旋元規之塵自遠携之懷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袖伯夷之風徐來

答洪紹寰方伯

蓋聞大廟垂天斤錫乃笑其奚適駿蹄歷塊夸父亦
嘆以難追憂蟲不可以語冰河伯山出而望海某官
南金東箭鼎食鐘聲約已清心在內則名高列署允
文乃武在外則績著維藩御下僉連率之儀當門得
鎖鑰之重淮水不絕堪徵郭璞之著天門忽開正聳
陶桓之翼不肖某趨風無地望斗增光竊議良圖想
桂萼瓊枝排雲霄而直上英簪雅望角餘車赤帶與
日月以偕升幸愼寢興益加餐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賀梁惺田憲長

門闌既遠歲月俄深雖仰鑽之不愆祇攀附以無地
某官資材敏亮道德淳深一掬赤心名已著于諫靜
千行白乳惠彌溥于旬宣輿誦所同巖瞻惟允然考
其學術之大僅出于緒餘之微若使傾困而無留心
若決河之莫禦卽毛端而含國土搏世界有如陶輪
則補天詎足爲難而修月不謂之惟矣某受材最下
佩德良多當此憔悴哀吟之時忽逢知己何其儼俄
展轉之日得薦膏梁舞作難言瞻依益切遙矚鼓角
之隙用申蘋藻之誠茂惟高明端有福祉侯方賜展
暫爲蘭畹之滋公路垂紳卽正槐庭之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賀何監司到任長沙兵備舊為湘潭令

蓋聞人情之所極樂莫如仕宦而涉舊遊故蘇子每徘徊于西湖之跳波而歐公亦珍重于平山之種樹况持漢使之巍節來臨召伯之憩棠助業可知惟欣何極某官氣橫九牧德備四儀以魯儒之經術為文章以漢吏之教化為政事自登茂宰翔起冰郎磨玉楷金望之知為寶器筵鐘韵呂聽者想其希聲但以置之朝廷則所及者遠而其功運不窮可以為路則所及者近而其功速乃眷湖湘之舊飲服於益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鮮城門楊柳幾圍應增昔威觀裏桃花千樹又見新栽重地方之奇逢亦縉紳之盛事不肖某識原寡昧畏處羣鷺之間迹更羈單旁無一髮之繫視枯壁其焉往分濕灰以自甘載覘鈴旂之光勝獲慶屋之庇搖旌所嚮洗筆難宣薄有將度聊當寫慶

賀韓監司到任長沙兵備舊在翰林

寒以信成縱木石猶知慄慄溫從吹轉雖壑谷不昧陽和當此憩車之時正逢下令之始德刑並茂愛畏交并某官學術淵源詞華敏妙披香備直晴分紫極之光視草傳經瑞映青藜之色偶厭三台之寂寞來乘萬里之風流臨臯亭寶相千言爭誇秀爽太乙祠香蘭九畹式快清馨名本應乎占星功益高于蕩節某支離澤畔憔悴山間擊土作新雖跼踖敢忘高厚班荆思舊因饑渴益懇恩私薄有惻誠託之蘋藻海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岳之大誠不拒夫細微豚魚之冥矢惟結于忠信

答韓監司賀正啟

香歷辛盤賤若蘆牙堪作上庖之餽花生綠樹貴如金勝亦來野客之簪惟大均與物以咸新故萬彙因分以各得撫時拜賜捫已懷慚某官品格孤高才猷傑異羽儀上閭望如玉雪而映者自清屏翰長江不舍轡銜而賢之自理具有既醉之福當茲彙征之辰畫鼓清閑淑氣遙凝于寶宇錫綸蕃庶寵光上耀于台垣不肖某學本陳人材同散木三杯藍尾敢云坐達春遲五日斜川惟願風開物美年意無窮之雨露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普沾已稿之萌芽益無艸于發生惟有深于感激

答張立中監司

某官濟世事才塞天正氣屹然砥柱而魚龍波蕩莫不低回廣矣崇山而草木鳥獸皆因類附立君子衣裘之領而國勢紀綱之衡也某病膺肩肩勞人草草雖深山屏迹如野鹿得以自由而藥裹經年恨膏豎無時去體未遂瞻于巖石先乎愧于臺人何以報酬祇深感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王監司賀正啟 寶慶分守

子昭曉萬寶開春惟盛德可以凝祥襍被豈煩干桃梗若深仁自能集福芬馨應入于椒觴某官德秉中和政兼張弛暖如杲日易消窮谷之寒濡比膏肓盡發枯根之潤某深山散木盛世幾人望君子之堂莫陪賀履餘小夫之賸聊致問私

答辰州許監司啟

道奉瓊函兼之鼎脫臨風拜賜泥露知恩緬惟德義
之崇高遐想旌干之牙特拔依莫遂瞻戀徒深某官
動物以誠存心惟恕涇流萬頃望之莫得其涯商木
千尋憇者咸蒙其庇屬茲蕩節來蒞桃源儒雅風流
其人在晉魏之上正直忠厚推心及湖海之餘當此
交道凌替之秋況于清時廢棄之物窮然空谷覩馨
歎以歡欣哀此鮒魚得斗升而卽活報雖無以感寔
難忘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答馬虞生鹽道

某官風裁凝遠天韻高踈歷濃淡炎冷之交泊如止
水處煩鉅艱難之地閑若遊雲公望益隆師言咸允
將寄以樞機之任猥幹
本朝暫須其猷念之隆肅清巖海君子欽其豹蔚小
人怙以麟慈某白髮山工久絕鵲班之夢羈年冠蓋
時懷鶴原之思獲奉清綸重承佳貺攀飛霞而不逮
望落月以何堪肅此謝言仰惟炤鑒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賀莊大守到任

某官德備四儀才名九牧翺翔表署簡卑專城當此
憩車之初竦觀布令之異地貧幅小雖不足于廻旋
政理訟平庶幾無于愁嘆某支離萍畔憔悴山間閑
吟玄酒之誦快覩素絲之美聊茲不腆少志賀私

潘滙滄守賀生 時午日也

日臨東井風播南熏陰不伏而陽不愆六沴全消于
橐籥武足威而文足附五兵盡化爲耒耨咏詩人退
食之言想范公後樂之慶素絲五絃遶盤詎取于雜
率君子萬年繫臂寧煩于百索其兩間藥物多病陳
人託視息于蓬蘆全憑洪造收精神于正壑賴有靈
麻不識不知爲 聖世之農維其幸矣焉無焉有來
長者之賜何以堪之謬愛既出于推心方命何嫌于
完璧苟優容而不罪益感戢以難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又送局

精錄率重出使匣而光生雕勝崔我歷茅齋而墨動
異常寵賜倉卒驚承其官學溯淵源之源文升遷國
之座龍干霄象望其氣者莫不詫以爲奇鳳覽德輝
披其章者莫不欽之爲瑞借劉侯之箸則大計犁然
請終子之纓而壯懷現甚有如漢帝之思頗牧也豈
不宜長在禁中有如唐宗之遺瑀靖耶何以故武先
諸道三湘何幸比長社偏得寇恂千古如存咏甘棠
再逢召伯莫大之慶希有之迎其未遂趨風願承下

教枯鱗獲濡惠吳止于斗升率爲褒榮更溢于門
戶况復垂情終老何當念及萊親曠與隆施一時並
錫其爲感激豈易言宣

又送葉品代父

伏念某山林朽質正井愚民蠢然野校標鹿之間不
識文字禮樂藐爾光天化日之下惟知作息遊歌未
遂嚴瞻先明玉盼其官正而足與豈弟不同守入孝
出弟之道以待後人作民先覺懷經文緯武之畧而
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三

聖世儼國長城當敵騎之豕奔屬我軍之魚潰九重
肝食四海掃心恐林莽或有非常而湖湘遠連窮徼
撫綏不易徵調方繁特簡英賢俾司鎖鑰害馬者少
不擾之而民自安從善既輕雖賞之而盜不竊從此
市井之上物換錢流試觀墟里之中門閉犬靜此一
道千里至治之象而盛德明公俄頃之化也知某之
老饕負弩以無能荷上之仁欣載屋而有庇重金下
賜珍果齊頌蕭然蓬華以先光倏忽渴饑之咸解捐
軀難報饑骨知恩

程人林巡道

俊星入楚天開南國之雄風卯月臨湘地挾朱陵之
王氣某官學綜止索才擅經綸借箸請纓尊祖裕折
衝之署埋輪露冕瞻軒高廉察之名詎意山陬惠來
虎節以溯湘居上游之地而兵荒乘海歲之災惟八
面之英豪始堪宰割必四時之和氣乃克昭蘇民有
樂利之休吏洗食殘之習如某稿木徒仰崇山幸受
塵爲部下之氓願執勒充車前之卒聊茲不腆用寫
慶私伏覲麾容可勝寵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復王憲長求墓銘啟

某賦性冥頑受形卑劣老之未至憂以先衰顛倒山
正以藥石爲茶飯斥遠書史視筆墨爲仇讐忽大教
之儼臨舉先德以下委日暨乎其不敢視心惕乎其
無以言惟使者之命難違而孝子之心茲在慨念固
陋用僭採裁

魏滄水兵備

守國之險要在於上流戡亂之才豈同于常調事與
時而相違人與地以交資某官學術崇深才猷敏練
以徑寸而含覆載故乾輿之健坤輿之純以一身而
備武文故勇足以威患足以附當黔蜀陸沈之日正
荆湖隣震之秋一日而四五驚非孔明之才豈堪應
變隨時而左右取有孟子之學始克逢源義指激揚
先堂與而制勝仁心浹洽莫蒞屋而咸安此下民之
所望以坐折遐衝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上帝之所命以遠綏荒服者也某識原寡昧承復弱
卑未敢揣舍人之門徒懷瞻戀何以辱臺人之饋益
覺傍皇無德不酬有心知感

答王崑壁知府

門下水雪爲心月燈爲目勁栢巨松爲其質幹和風
惠日爲其襟情使司匠氏之職以斲削華材則棟棟
各當其任使褰刺史之帷以綏懷百姓則疲癯各遂
其生然下念疲癯不過有司之治亂上察棟棟豈非
天下之安危緩急可知輕重安在度賢者用意如孔
子固不以居乘田爲嫌論朝廷用人如漢武豈不
以黜汲黯爲誤事已往矣言之筦而某十載沈淪一
生迂腐享之鐘鼓將徒增海鳥之悲問以簡編寔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甲

識神仙之字勞人草草病脰肩肩驚客邸之光離愧
小儒之差蒞

徐雅池

魏闕綵綸寄風霜于重地轅門旌旆開日月于遐天
齋壇肅大將之威鈴閣握天軍之要民咸安堵公
繫長城恭惟某官文武兼猷斗山碩德三千禮樂鴻
名雅播于儒流數萬甲兵駿望獨隆乎朝宁作幾
十龍簪弁之憲應五百年豪杰之期黃石借兵符靜
掩天山之霧白狼愁劍竹消空大史之烟入作夔龍
出爲召虎捧詩書而張撻伐聲素震于羣夷沛德澤
而肅紀綱儀日刑于家國能沙仰勅螭陛屬心某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呈

戴德有年承風無自慶容光之必察幽谷生輝幸河
潤以無私枯株蒙濺伏願塵清玉帛勛懋銅標既
入于目中效旋叔于掌上玉麟堂內暫煩常伯之籌
邊丹鳳樓前行促相公之待漏

答劉翼白

恭惟某官孕秀扶輿扶精元化履 興朝而發跡數
符五百之昌期秉先覺以開人心切一夫之不獲玉
珎金鑰望重仙班紫馬朱衣風生過聽若雁門之有
李廣而匈奴不敢近邊若漁陽之得張堪而奸宄爲
之歛跡至于四知不媿五袴興謠入拜三公宜有車
劍履被之錫出增一馬豈特鼓吹羽儀之榮自古爲
難于今尤甚某一生迂腐自知不合于市 朝半世
沉淪諒益難施于朽屨謬承獎借更辱注存拜賜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聖

餘頌言曷既

梁應期

枳棘聊棲百里信非賢路甘棠弗剪一腔到處仁流
無嫌如斗之樞正藉成風之刃恭惟某官冰壺燭物
玉尺提躬賦司馬之篇應彌萬里之宅擅元龍之器
還高百尺之樓易荆榛以桑麻兩後人耕綠野市刀
劍爲牛犢月明犬卧花村宿在無魚之林疇拜其潔
鷄烹函牛之鼎孰程其施大受弗局小 才豈終
短取金莖應承白露玉璫必注黃泥 某 斗情殷瞻
龍顧切捧翰儼同九鼎望履猶夢三刀 某 拜頌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聖

深銘感

楊汝和

賄崇山而仰止雖切心勤啄棠棣而興懷實維人遊
恭惟某官系出帝平之胄才兼果藝之長強幹清操
名已著于史籍紫泥香簡寵行出於漢宮未遂高拔
先承下及拜而知感報以無能仰冀慈明少加涵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何崑柱

恭惟某官道先民覺學本 帝師四夷所知何異
人之畏司馬上天所資直若傳說之于高宗所望俯
念蒼生早辭香山之社仰答 宸眷即登渭水之車
此固下情瞻望之切萬倍恒品者也未遑燕賀先辱
魚緘伏念某朽株焦種永謝生成何意至仁重加吹
拂遂至躡躋非分卽徵人言已當知止乃屢跪求去
未蒙 賜俞乍被嚴綸倍深戰慄倘得仰叨鴻造早
賦驪駒則堂上白髮欣戲綵之有時戶外青山豈若
履之無地計惟與田父野老歌咏太平稱頌明德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答張武程知府

某官才如奔驥道若潛蛟百卉皆枯識巨松之獨秀
衆星夜艾炳孤月以常輝通籍幾三十年仕宦尙二
千石世方濁矣誰厭我之獨清公既泊然何妨人之
共躁然國之慮而人事乏包業之謀流
寇無知已豕突黔黎何罪方火熱而水深此
志士拊髀之時豈大賢擲鼻之日誰爲一木可以撐
天獨恃巨靈爲能鎔地搜迅及大任成益倍焦
勞
時客如某者山林之性豈合在于市朝糞土
李
文集
卷之十
七
之姿益難施以朽斲謬承獎借空厚注存無言可酬
應徒結

袁州汪太守

某官學術精深藝能周博若在空之影雖塵滓不
得而加快如出匣之鋒將量之何用自懸淺陋
幸有因緣偶同官而爲僚遂相視以莫逆歸飛本下
豈知網罟之災賜奮何高快覩風雲之遠慨交遊之
凌替悲清時之廢殘忽奉緘書職同各履但口餉無
牛馬之誼豈知贈比常絃之多魂去何懼于波深色
來恍疑夫月照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七

賀張太守到任

伏審光奉 明綸寵膺顯蓋褰帷所至巖石收瞻其
才儔而歷試不辭道高而獨立不懼參天巨柏當萬
木歲寒之際始見其操配月長庚踰衆星夜艾之符
益炳其耀惟此長沙之樾舊稱卑濕之區何幸遺黎
得覩君子若廬江有羊續自今豈不儼魚若渤海得
龔卿由此民皆佩犢其清時棄物絕壑餘生占鴈聽
烏遙識循良之象課業種禾幸同閭里之安欣載之
私賀言莫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四

關太守啟

今之太守古則諸侯臨羣吏儼若君臣子庶民親如
父母符分銅鞮秩映玉麟本禮法以訓人必鉅儒是
任緣經術以儒治豈俗吏能爲某官玉珂金輪暫謝
鵷班紫馬朱衣先臨熊羆四知無魏漢室惟有楊公
一硯不持宋代僅聞包拯詎意長沙之卑濕得瞻大
府之雄風國小地貧雖迴旋而不足訟平政理已愁
歎之全消入拜三公則有車劍嚴被之賜出增一馬
則有鼓吹羽儀之榮自古爲難于今特盛非瞻巖未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四

遂受潤良多聽無禰有袴之歌嗟叔度之何暮視賈
餽買牛之事喜渤海之常清積有微悵以將不腆伏
惟涵納無任委兢

又

某官栗如玉峙清若冰凝無欲以爲威而威不殘不
察以爲明而明愈炳爬搔于水旱之際拮据于師旅
之時無力不殫有心皆盡彤綸疏寵望駟蓋以高籌
爛彩承恩喜雙親之尙健從此入陪卿寺典樞機之
司出把旌麾臨節鎮之重望蓋始于治樾敷益顯于

當朝鼎自虞遭逢獲霑庇無限繞枝之意聊陳賀
厦之私伏冀炤存可勝延佇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謝二允大守

伏念某不學無文疎褻寡識既屢踰夫坎并遂決意
于山林蒙臺下垂念孤蹤每加吹獎荷

聖明不遺舊履曲賜甄收何異既槁之苗賴時雨而
能化辟若已灰之火非積薪則不然但藏器所以待
時而無器則何以待善價所以沽玉而非玉亦將安
沽是以蘇子而歎蝸涎憫其枯于壁上莊周而羨雉
啄不斲苗夫樊中竊自省循糞求開誨敢損薪蕞之
錫更來華袞之詞被宮徵于焦材尙欲張其音寧歸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青黃于棄斷豈圖施之杙椽仁者愛人與其進而可
矣匹夫懷德問其報則何居義未敢以拜登情但深
于啣戢

賀韓司理到任

其官出匣鉅鋒摩空逸爾含豪筆之直誓理爰書繼
秉燭之明來臨荒樾法星絢綵開雲氣于衡山金掌
澄輝揮波光于汨水陳戰之決獄平允建封之操行
貞堅府事悉咨輿情同慶不肯其削名 聖代屏迹
窮山大夏之庇千問因緣何幸小夫之誠九頓頃刻
猶稽薄有下陳仰祈崇炤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五

賀張司理啟

其官盛世鼎鑒明堂柱礎胸蟠正字吐大口而飛小
星業擅千秋鑄六經而陶百史誓借雲霄之步來蘇
湘洞之民開雲氣于衡山法星燭綵掃波光于漢水
金掌澄輝決斷精明豈遜蘇公之蒞汨操行堅正何
殊韓子之臨徐府事悉咨輿情同慶不肯其思親不
逮負

國多幸荷天地之慈仁寄視息于正壠蟲知不及尙
繞大樹以求棲鼠腹無何將望洪河而自飽薄陳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惻仰竇崇巖伏冀俯涵曷勝翹企

答劉碧山推官

門下應時爲瑞藻德無瑕霜露曉晴杲杲出山之日
風煙夜紫離離映水之星纔釋子矜擇爲魏李韓退
之操行堅正節使咸聞其名爭辟之不得蘇子瞻次
罰精敏宰相欲困以事然卒亦不能覈績顯聞旌綸
殊異香泥芝簡行看下到雲間瑣闥銓衡卽復召來
天上私情踴躍寔倍恒倫念某朽木難鳳焦牙無用
驚寵頒之稠渥感教旨之淋漓啣戢良深拜登何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十四

茶陵王州守

小山幸甚既觀漢官之儀深谷蛩然又接曉明之語
竊言自處邂逅多緣惟門下儒雅風流其人在晉魏
之上若雲陽宵深覩遠其地亦神仙之區昔無袴今
有襦寧嗟叔度之來暮甲賣刀乙買犢且喜渤海之
長清某朽木難雕焦牙何用儼來繡玉莫報瓊琚良
感授殮之誠宜敦返璧之禮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十五

答心齋劉令考甫

蓋聞上德之治，鷹化為鳩，絕世之廉，牛留其犢。蟬且不敢入境，巫何由以生妖？何意今時有斯異政？某官負姿器落，植學宏深，自倣秀才，已有天下之志；及宰百里，惟恐一人之饑，既口哺而鼻噓，亦頂摩而足拊。刈葵戒于傷手，去膳杜其食心，乃至非月之間，民肥吏瘦。至于三年之久，虎去鳳來，喜循蹟之告成，望微書其過，下名已刻于殿柱，寵奚止于納金，不肖非仄息下風，欣聞盛事，未阜燕賀，先拜魚緘，深懷贈佩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情益結同袍之戀

答何朝宗知縣

某官才如奔驥，道若潛蛟，通籍幾及十年，仕宦尙在百里盤根，以別利器，道固宜然。成晚乃爲大材，天定矣。承平既久，取毀叢開，允須幹濟之良，克荷匡戡之寄。想惟英茂，足副甄求，抱甕不憚于陶，公着鞭定先于祖。子非麋鹿之性，合在山林，蠶土之姿，豈堪枿。鑊謬承獎借，更辱注存，感激之餘，頌言曷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五

安鄉縣令

德義流聞緬懷有素封疆阻隔扳附無由欽奉郁雲
恍披樂霧某官才兼求賜文摠機雲木學道以愛人
由信友而獲上雉馴于郊而不言自化烏攫于道而
不察自知暫調單父之絃行進姑臧之爵某述邇世
路開老山林久扁泄柳之門遙望河陽之樹閒緘拜
賜濡素鳴情未罄悃誠伏祈函亮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五

請包儀甫父母

蓋聞才有巨細學有精粗才之巨者投艱荷重而不
辭學之精者入異出同而皆妙俗儒認影嚮爲學豪
士張氣魄爲才似是而非此之謂矣絕無僅有公其
人哉某官無待而興有爲而出學以心知爲體物情
爲用故焚香讀書于一室之內而萬變歷然才以心
知爲用物情爲體故揮斤過刃于萬變之衝而一知
不置美其文章者梓如玉其如穀然但見其一端歌
其吏澤者沃如雲煥如熙然僅限于百里假令鴻泓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五

亭以灑一世之蒸濁必盡與以清涼如其開洪濤以
炤萬品之沈幽誰不蒙其炳耀傾己以與人而已愈
有胥人以由亡而人不知此公今日以宰一方而他
日以宰四海者也某身微若草心混如泥向坎足于
風波尚不識風波之面今投身于泉石豈能契泉石
之心幸有因緣得覲君子察于衆惡許以獨知哀中
道洞轍之魚而惠之清波詎惜夫升斗感東郊失主
之馬而試以春草更欲其騰驤婉無言不酬章有德
難報潔藻蘋以致薦亦孔後時望豈弟而攸歸曷遑

率處

改諸生請教

四十載治平有待有與何但于多士百千年道系若斷若續當屬于何人運喜在茲公將安讓欣沾化雨普爲桃李之榮敬藉信茅聊作王公之薦某官承家正學濟世奇才一羽摩雲背腹之毛安取四蹄掣電燕冀之足全空姓名久著于禁中文字遍傳于天下清揚綽約前身應香案之仙懜懜慈明今日洵循良之長下令伊始作人惟先程書之餘引墨不倦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破

李

以諸士之陋皆蒙一字之題辱在公門槩克里選風將起而負羽翰者莫不有天衢之思海將騰而戴麟角者行胥集龍門之下先販吉日敬拜下風唾爲玉而略爲珠座上元吉聆之盡希世之寶小如星而大如日胸中光氣涌來皆勝德之祥伏願不拒蒙求快瞻豫動無洗足之漣比于巨蒐有僕車之誠竊同冉子若夫養由操矢狼抱樹以長號列子引盈杯在肘而不覆先生之能及此矣何以教人弟子之志願學焉詎容墜命

請張迺嵩父母

某官秋浦玉人延津龍劍中牟仁信之治已見美于河南公琰社稷之才應受知于丞相衡園之任磨厲以須某潤竊洪河蔭同厦屋荷使君之共載白首爲榮念天子之下徵緋衣將及擬將夕燭少迎春光黃豆劉鄴聊還始平之齋馬酌泉憇柳卽爲虞令之甘棠伏冀儼臨可勝吁豫

又

某官雙鳬作鳥一鶴隨琴清風引率轂以入紫雲奕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破

李

氣護皂裝而升丹陛某末由借寇徒切思何載迺折席聊寓離人之縈縈停驂駐蓋欣同孺子之瞻依

又啟時爲柱史

某官性如金石氣挾風霜英名上逮于赤墀新命崇躋于烏府當東西交訏之日非禁闥有長駕何由然沮邪謀值宮府漸隔之時必喪職有仲山始克彌縫主闕無以易堯也已有誰難錯者漢晉察其病之所繇先其勢之所極厲針砭石生人之鑒立鯨舍狸擊豺朝廷之法自肅

熊維鐘通判 時午日

龍擁義車仰旭日正臨東井鳳暗賓律快和風已播
南薰當茲益命之佳辰想見自公之宴樂何期華問
乃及陳人得味分甘豈膏黏同之九子錫祥袪惡衣
懷紫臂之雙絲無以報酬祇知感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三

周之冕學訓

人聆問響深切企瞻赫然大翼之下翔時以小草而
先左鳩來溫諭虛枉雄詞教化風馳詢兒已能口悉
文章雷奮俯紙不覺心搖宗廟百官望而知美宮牆
數仞入者其誰自懸設字之碑空對吐珠之客聊申
短勒伏冀長矜更祝加餐用承令貺

襄陽令李大衡

門下以日光玉潔之品映炤士林以雲麗水流之才
張弛吏治不肖臨風有懷望山興仰者久矣徒以栖
遲窮弊牢閉深山永乖君子鞭弭之緣并絕小夫竿
牘之獻幸因同氣獲出高門一顧爲榮舉家攸賴其
爲感激豈易名言聊茲一牘微塵託以八行短勒草
莖供佛端有望于慈悲慈承差王敢自居于明信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敬

三

答徐夢林知縣

某官堂雪爲膚煉金作骨系出常平之胃不媿治方
學由閩洛之傳已窺堂奧自登甲第蔚起聲名七曜
朗于中霄共羨魁三最近五雲高于太甲應教天乙
常隨誰假牛刀試之雞割委珮而庭無留牘鳴琴而
政有餘閑致烏鵲之隨車想百年而再見看鳳凰之
下縣宜一歲以九遷某廿載陳人一生病骨適蓬蒿
者敢齊鵬鳥之飛戀棧豆耶不遇驚鴻而已聽巖伊
達感德益深作看頭角之成正值風雲之會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答李之佳

緬懷風義邈隔山河空有繞樹之思未獲班荆之便
某官仁如麟趾文若鳳毛接璫無私縱前人摘伏之
明尤當遜其萬一刈葵有戒豈季代循良之政所能
及其什三最積朝開寵書夕降下懷踴躍定倍等倫
念朽木之難雕知焦牙而何用寵頒隆渥教古淋漓
啣戢良深拜登何敢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奎

答鄭蓋吾

往奉笑言雅同臭味自罹罪廢遂閑居諸望月瞻雲
匪朝伊夕蒙執事噓枯之德溫朝廷使過之恩未
浣夙愆連塵華貫懼顛之是及圖展謝以奚皇忽
枉琳瑯之辭如見君子永言疇昔之好不渝至心惠
貺良多感恩難盡惟門下璵章錦質允非園沼之姿
若不肖構液拳枝敢曰桂薑之性脂膽在卽縷緬何
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李

辭同鄉公請

某學本荒蕪人尤凡陋重荷粉榆之賜爲憐正弊之
餘常以提携起于頤陞有懷蘋藻未成明信之將忽
訝鼓鐘謬比嘉賓之召乃羣公不世之貺蓋愚生未
有之華藉此誇詡于市朝豈非榮幸因之忖度于心
面寔則媿慙伏翼曲軫微情敢回成命從此侍清言
于有暇更爲飽明德于無窮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李

辛酉以省覲歸客人通啟

伏念某憔悴一生只合自老于山澤迂踈百行豈宜
嘗試于風濤况疾走者未有不傾而孤生者誰能久
立特荷

聖恩之浩蕩比于天德之優容屢疏兄翁蓋不欲以
新冠頓忘敝屣極辭乃許又不忍以病子貽慮衰親
得捧 廷綸過歸里舍一日之養並不願以易三公
百年之身奚耶論增茲多口仰煩惠問夏序衰柳病
屐肩肩未獲布其四體勞人草草聊自附于八行伏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文

冀高明矜其寒陋

客人送酒

苦雨無休將廬室皆爲壑澤生人有命如水偶聽其
流行荷爾深情消予老慮千斛可載雖浮海以何憂
數盞陶然對屋漏而不愧

客人賀生日

蕭艾微生乘弧初度賤僅同于蠅甲夢不到于長庚
何以勞公惠而好我既羣之以緼綺復寵之以緇編
愛欲其生禮有加于玉帛施非爲報媿終缺夫瓊瑤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文

尺牘

答毛具茨道長

二十年相知並無如兄者。竟城杜重閭巷榮之深愧。寒涼不克相遲一宵。伸一茗一菜之敬。門下不以爲罪。方憐念之至。華文豐貺。遠道見貽。厚則厚矣。曷以爲報。差使索書甚急。率爾附謝。僕近讀楞嚴。蒙雅頌有所入。從此枯寂心甚甘之。深信往因。朝夕不敢怠竊憶風麟不多。敢以近刻三經奉上。幸付眷屬持之。門下性識恬遠。表裡瑩徹。大有道氣。當此際。惟多作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啟

字

利益官民之事。南荒去天甚遠。大賢持斧至者。亦難遇。幸勿以僕言爲迂。

答蔡槐亭

紫氣飛度。恨無關令。先識空自悵悵耳。陸生來承惠教。墨深荷接引之慈。金剛三十二相一條。從此明悟。二千年來。註疏皆可廢矣。台諭三譯合刻。容即圖之。但敝邑未易得二譯本耳。偶刻三經之小本。附覽陸生金陵男子氣骨。自異文藝雄雉。明瞻自寫其不平。絕無近世仕紳山客。勦竊虛誇之習。從此得往來藹

湘洞庭點綴于山川雲物之間。亦嘉事也。如何

董誼臺

老公祖九載保釐之勞。早銜雲而淺湘水。不肖一壑幽蒙。既無地申借寇之請。千山迢遞。又無緣致候劉之私。方望風以結懷。宜拜賜而增愧矣。讀草蹄光洞簡。激勇決忠厚。娟嫉之流。亦當沮。服現世道所係。豈容大賢值德自顧。旦夕間會見東山之趨。謝安洛下之還。司馬也。仰惟珍重。以副輿情。

與胡泰六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字

僕之歸卧山林也。異常岑寂。困苦中實親友于以自怡。衛乃薄劣來罰。二年之間。喪失兩弟。摧心流血。莫可控告。老親每以不得早去爲恨。此何等情景也。朝廷之上。天番地覆。不能復掛之胸臆矣。祇因安化林芳麓兄有一字至。特此附資。古人有云。乃見交情。乃見交態。山中五年。且掉臂且下石者。何限此兄。能爲感問我。忘之豈人乎。卽不忘之。而不能以一官相報。又豈人乎。不揣敢以託之老丈。懇懇。

與熊芝岡

寒巖絕壑中萬念都息但依依風昔之雅時往來于
懷耳又每聞時事輒復作惡古人削迹林莽便可自
安今則草木皆兵矣項于敝邑父母處得翁兄起居
輒敢爲訊古今有趣之事如文如詩如字如畫如登
山如泛水今日皆可借以殺人平生意氣朋友皆可
操刀下手惟橋木尸居得一慈明守令如敝邑之父
母造福多矣并聞

與楊修齡

聞之至人之心若鏡君子之道如弦觀翁丈表裏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十一

動重有當于是也世界如許之大賢豪如許之多而
三五僉人攪亂播弄不勝不已故乍清復濁方息忽
興昔人有言四方虎爭非聖所決山中枯朽豈能料
其終始乎端惟翁丈之持世柄寬大以淑同志之情
峻潔以愉異類之氣庶幾其有濟耳往合余入京師
具一字爲候值翁斧已南矣遂不及達後得大疏垂
念死灰不損感歎高誼徒有泣下此生已矣無能
酬亮非所能祇深人結草異時之想拜賜大厚既不
敢辭又無以報感甚媿甚附此言謝不盡縷縷

與崔兵備

老公祖豐規峻節清論宏猷某之有心嚴而神景者
已非一日天假旌麾假臨湘上如日之始如雲之覆
當茲紀綱之始欣逢耳目之新但恨憔悴山中無繇
隨父老子弟之後快瞻劍履爲恨耳薄具不腆少申
賀彩仰冀鑒涵可勝馳越

又

病廢以來沉痾困頓跬步不能出無繇瞻覲榮戟徒
勤仰歎片蒙寵以華輅恤以錫金一之甚矣况又加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十一

以今賜乎方拜方驚且感且媿伏讀來諭委以撰記
大匡輟斤借之庸手何以仰承不肖向有心痛之疾
小發則數日大舉則數月二年之間薄劣蒙罰喪失
兩翁摧心嘔血前病益劇老親旦夕茫茫相倚畧說
其情萬一老公祖之慈亦必酸然矣然既奉尊旨無
所逃命但乞寬以月日呻吟暫已當具草以陳先此
上復并謝不脩

又

台垣伊邇無繇瞻對徒切仰歎謬不自裁更有所啟

往者待罪辟雍識吳人陸生修吉者而才之別去數
年至遭奇禍遣戍茶陵囊空帶鎖而來衣不蔽形食
不給口携一子丐飯于江上偶一見之牽手流涕慨
然想古人脫囿之誼而惡不能入茶陵一年衛官時
束之以法俄俄累月近讀其文詞益悔之欲招至齋
頭授書而無奈法不得以自便也查得長茶二衛皆
屬老公祖幕府幕府執纛司鼓之役皆時時檄取二
衛茲特錄上陸生文字一卷呈覽倘肯憐然憐才破
格施令寧獨此子叩結無窮而不肖之業義亦靡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書

涯矣泚筆署名時不勝恨疎深山長廬之人何宜輕
有所陳說恃在老公祖之慈明寬大或不過督也臨
言翹企不宣

與吳北陽

風瞻風儀不勝欽企屏迹以來怒饑曷勝方茲大局
大權 朝野一門而挺然鏗然以一柱撐東南半壁
若翁丈者直人倫之領袖 宗社積慶之所開也何
焚香讀封事嘉歎曷已且與同鄉諸君子叶心講講
南金崑壁一代之盛當昭之歷世不磨矣弟附陋蒙

昧遭叢鑄之餘人莫不走避而翁丈獨欲洗而出之
千古高誼何以爲報舍弟得蒙與進歸述雅誼特此
鳴謝不腆侑緘并希崇照

與李張吾

同門兄弟無如弟極不肖風波口語幾震天下而相
愛如金年兄者且仗義執言則其罪無可容審矣三
年間深埋幽屏依閭黎獨磨之教不敢復問世界人
事及友朋交道偶晤蔡槐老道及翁兄近懷竊思厚
德脩福如翁兄者振振鼎鼎之祥豈有艾也小刻數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書

種奉爲持誦之助

與胡封翁

久缺敬修可勝歉不聞老先生合門受此奇驚令人
駭汗震昨特遣价訊候薄具不腆并乞笑涵近日監
司罷邑每以放盜爲良政故巨盜橫行無忌皆以藍
山臨武爲窟且聞比地間里劫財多者牛酒相慶而
風俗亦恬不以爲怪長此不已數十年間湖湘之禍
未知所止也前按君相過不肖極言此一段矣并問

陳如石司理

衰病之餘久闕起居踴讀德音曷勝感佩不肖以薄劣蒙罰二年之間失兩壯弟即係鐵腸當亦推裂仰煩教誨即以呈之老親合家頂戴無已特此寄謝外又蒙示以時局分門競勝彼此俱禍今日宜合兩黨之歡平多岐之途皆至言也古德有云勢力盡筋還墜今日諸君子縱極其勢力之所至亦必底于墜而止但恐墜之時無好光景矣各指其過共惜于道上採國家之難中救天下之人下救自身及好朋友老公祖之說直今日第一國方二邊受病之人各宜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八

上

急服虔其心亦未有不欲服此藥者但無此醫人耳何也此人必須先忘其是非清濁之相次去其人我恩怨之態能自屈以就人爲二邊所信乃克有濟老公祖高明胸中當有其人耳即賜主張使世界早受其福榜嚴偶云將此深心報塵刹又云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是則可也

又

某多病之人髮盡白而齒漸落五十之年已成七八十老翁矣此老公祖所親見非敢証也驚歲月之如

流恨身世之若夢圓心向道念佛翻經亦僅成山人門面耳于自己分上有何把鼻乃蒙老公祖記憶狗馬之生方以爲賀又諭以平心而祈其應世此何異享海鳥以九奏第增其悲泣已也議論靜而復起亦世間之常理譬之江河水勢既濶求風波之恬息終不可得況于人心更有無風市市之波能如求教之所謂無心則善矣老公祖即日有臺諫之責以身處其中揖受同事者而爲之開導調劑使之歸于平此天下之幸也復諭名賢云云大抵古今賢者有急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八

上

救世而無一毫自利之心此原是大乘會中人受佛菩薩囑累而來然其于自家出處一着先審得明白若自度其不可而止焉者亦是一種大菩薩蓋在三賢位中先智而後悲不可盡以爲釋聞也老公祖盡欲牽之謀國則全是悲願但恐各有所不能惟老公祖再教之

荅姜居士昌

遲者欽企明公學術之微風義之烈如見古人然不意立談之頃遂蒙謬愛被逐以來屢叨培護廣陵讀

尊教至今佩之不敢忘也三四年間負郭深耕不足以供俯仰做邑僻在荒隅無繇見四方之一人問四方之一事忽承明訊益感益慙公望彌隆旦夕想當入踐朝衙正整自遠曷勝瞻溯

與韓求仲

山間每讀即報輒作惡數日以是不復經日偶晤包父母得見門下手書讀之未竟幾欲掩面而泣大抵憂能傷人竊訝門下之憂之甚也特此數言寄訊天欲殄絕善類使梟獍得甘心焉若輩豈知天爭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七

其不然將原其誘未可知也何必自傷如此古人如蘇卿持節居匈奴雪窖中管寧避亂居海外試一度之今日之苦何如此二公何必自傷如此又吾輩三四人受禍同烈然年力壯而福相未艾者無如門下一人又何必自傷如此家戶出入宜節詩文牘札宜少非車朋友盡炎涼相者宜避且恐其爲所賣惟謹事太翁先生和調閭內讀書念佛以俟天命而已做鄉人至京師者甚少然幸與貴鄉人合中苟有智者逆其機而用之豈無六國合從之勢但恐爲當事者

餌之之法卽大用其鄉之人以乖其向而散其志諸公如做文字者向後得一新句則并原做題口起手主意都不記憶矣遇有心人可滴之

王生可像

山中寂寂得讀近作不覺心開目朗國之麟鳳家之珠玉當與人共珍之向竊怪王子揚中何以霜蹄後蹶乃今知主司收而復置也大抵尊作意格超然但于着題處尚可移動前後尚有不妥處于詩亦然求萬全于黍米不可不加意也借問三首何以爲上罪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七

我其何辭焉厚賜不敢不拜二金聊爲齋頭盃酌之助

與何崑柱

某夙荷甄陶深慙愚昧既下淪于類什因上絕于高閭然蒙閣下倍加矜憐時與洗濯焦茅枯菌雖無益于生成甘露慈雲尤不廢其長養此固末世交道之所絕罕而某沒世之所難忘者也閣下名重金甌聲隆玉鉉虎拜在邇雀躍可知拔茅包荒從此朝廷有休咎之宰與羣散聚因之天下無門戶之岐社

獲幸甚吾徒幸甚

與李景頴

翁丈出處不知已定否大抵青小雖耽耽不已然決不敢如何碩果不食天豈無心九鼎一絲人誰不戴耶乖濶數年無山而晤徒見習字于夢間耳特此敷衍爲候敝邑遠僻之甚事有可見教者幸不借詳示之

侯澹軒

某入山五年蒙老公祖惠教三四至矣厚錫以周其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

窮華言以慰其老感雲天之高義哀草木之餘生亮唧環之不能徒結草以自矢老公祖仁心獨茂英畧孤騫人與地而并高名齊實以不喪入柄機衡出膺節鉞此時尚以爲遲而猶借蜀中之行得無以夷氛未靖兵革方興地方蹙蹙非壯猷不可以當此乎莫繇晤別徒有盼瞻別有令弟一緘仰惟轉致

寄侯碧塘

邇來山居雖貧而靜耳目口煩俱不與時人時事相接讀書之暇自審此心利那生滅前不知後後不知

前則前此身所經之風波滅去久矣即今日逆逆生逝逆復滅我何與焉以此自老料世界無如我何但不知門下此何起若耳門下特爲僕見累僕心甚不安然如此才賢豈有終屈不伸者僕老而門下壯僕雖沉而門下自升矣令兄老公祖數年間垂顧隆厚莫知所報徒有感刻門下幸爲僕一致謝之

與馮聞所

某庸茲風波幾無完骨故入山以來閉門下鍵不敢復談論時事且正謂身既隱而年漸衰應同秋後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

木不宜與春卉爭榮也老公祖瑰然巨儒夙蒙下交中乃契濶天惠澤闢獲借軒輜問賀杳然懸疎何似慈公名滿震旦所至當雲從谷應况以老公祖之護法乎但地方僻陋荒殘向少正信玉溫珠滿少久而異慈公既欲投死此山誓當忍耐歲月且聞金簡槐亭二老迎之遠來或不至辜負也吉慶下向好導氣燒丹之術所接多邪見人漸當以台命達之不知有此眼孔否

與慈公

夜讀老莊大學論甚獲我心至楞嚴楞伽尙有同
請教處夫老莊大學公之所不屑道也而其精此
則二楞爲公之精可知而不佞尙欲有請焉者蓋以
初學生淺之故也然亦可以見不佞之愚痴而公之
笑之也必矣方今三教中人才皆不可多得強半喬
假者耳又不則死塊耳麟鳳如公不佞豈肯當面錯
過但病崇作苦肩頂如負崇山誓難卽刻走謁特口
占此以訊起居道體良霍然否亦須醫藥否如寶筏
卽行則當以秋爽謁公于湖東祝融之間珍重不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三

與殷君宗堯

門下公望隆重道術宏深憑智鑑以昭羣倫開大冶
以鑄萬品英賢并鶩世道一新甚慰甚幸不肖憔悴
山間空懷仰止支離澤畔猥荷矜全道義之知骨肉
之愛沒齒不昧結草難圖偶因風便特申鄙懷薄有
不腆伏惟涵宥

答袁經畧

瞻巖伊邇末由晤對追維風契徒切憂思恭審方叔
召虎于今無兩特倡邊陲用申捷伐想尺篋丈紐久

增神間雲臺麟閣之勛亮不足多也願益精心代謀
用奏膚功以紓外顧不盡縷縷

又

國家多事議論益茲邊勢如此必一大創人心始定
然能創之者誰與故無不汲汲望臺下爲今之韓范
郭李也某起自謫籍當鼎革之時詞林偶爾乏人遂
致躡躡非分負乘致戎所必然者臺下何以教之

與王太蒙司空

老先生學本閑然仕由直道微彰剛柔之妙非不肖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三

所能窺其一斑然竊以爲今日之第一人也承諭丹
心鐵骨守雌守黑等語豈以不肖之愚亦有可與言
者耶感佩以再承明問敢以應對夫兵家之事有前
茅有中權有後勁舊經臣特一前茅之任而其才亦
前茅也不肖固憂之今雖易其人然亦不過付得
失于疆吏而將來不効再亦更之而已兵不可用必
須簡鍊餉不可乏必須屯田此常談耳然亦不易之
理不肖山間之物豈合掉舌但向知己之前無容默
然仰惟台照不宣

與許同生

讀手教知太翁下世十四年仕資不得一命以能其親如何便知己者不咽哽也向甚爲楊湛我抱不平今得覃恩爲之喜獨于門下不能不一回一歎耳去歲僕本不欲出山老母以先翁之故憤而病不容僕不行逮至京師而老母病霍然矣一年間遂叨數轉躋躋非分故乞之金陵免刺人眼孔且得便道見老親從武林邀門下劇談庶少慰此生耳

新天子英爽倍常廢陞盡舉士類芽拔茹連良爲世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

道慶新輔五公才品卓然想自有棟隆之吉吾輩閒人但爲之開眼讀書閉眼睡覺開口吃飯閉口觀心如是而已太平興運門下宜早出膺仕雖非所懷但遊山驢勝之具紗帽俸錢亦是要務幸細籌之

答劉泰階道長

聞持斧受事矣冰心鐵面不獨吏肅風清且使邊鄙聳然遠人破膽也慰甚慰甚

新天子英爽異常旬日廢陞悉舉而吾鄉崑崙首膺簡命從此士類芽拔茹連堪爲世道慶兩臺使者

得盡如翁兄持法裁物則內治外寧之効可旦夕待耳短勒附候不盡縷縷

許少微

往不肖在館中讀老先生諫疏痛快每欲狂呼但自顧慙陋未敢踵門請教耳辛亥之役比在山中遇石梁得聞老先生苦心遠用中原不致遂陸沈者伊誰力也若不肖一綫不斯尺稊再榮敢忘所自

新天子英爽邁世廢陞盡舉中外可望見太平聞冢公深喜老先生以曹參代蕭何之意將來欲以司馬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

見借但願即促鋒車毋更留滯時局一日一變緩急之機間不容髮安恃心知不敢作套語伏惟慈亮

孟五岑

辛卯之冬某以計偕到京師親見先生批鱗之事壯哉男子不任心折越十九年爲己酉之冬始得一覲先生獲愜其仰止之懷然立談未久遂爾潤絕今又十二年矣先生以國本元功值茲興代昔片九列旦夕優當頓首玉璫首結魚水之契正萬物爭睹之會况辱知交可勝雀躍黃生來拜手書感沁五內

上科領景行一編詩扇一握又獲朝夕英華以伸願
學之意矣來轅在望不盡縷縷

胡充懷

明公開田積穀搏力訓戒使兵食併裕正今日第一
經國手也保芝南臨中原北護燕薊東方有事京師
震動如手捍頭非大材曷克堪之伏惟起若珍重以
慰輿情兩水台論且感且媿不腆聊以備誠仰希慈
亮

林宗謙司理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

老公祖惠車伊始下令沛然煦則春風肅則秋日金
玉之聲已震天要地矣某比在京時雖竊祿一年實
無日不思南邁冀得旦夕還山少修伏謁之禮不謂
今竟留滯也敢因鴻足一申下懷耿耿之私統希慈
鑒

答倣价

門下躬負文武之猷鬱起斗山之望正宜秉白麾玄
鉞以臨東方使京師屹安無復震驚豈不休哉而借
之滇南之遠母亦謂遠則耳目所不及聞見瑕璣所

不及望塞非門下博識高才則天末萬里憂方大耳
讀來教乃知會警送至幕府不動聲色而鞭之懷之
惟命信乎折衝之任遠矣古之銅柱標功者亮未足
多也忽辱端函咸豈有替代惟益慎起居以對輿情
不宣

三閣下

某之積愆負詬分宜立弃乃猥蒙屢 旨 諭留則
皇上待臣子之禮既為踰涯而閣下待詞臣之情亦
極其至矣何倖如之竊謂第三疏央可得請故擬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

初三日力疾就道已命院吏封印將欲交送內閣不
意三十日奉有如何質奏之 嚴旨五內旁皇欲再
具疏極控而相顧者莫不相戒且諭以

皇上初嗣 寶曆 聖壽在邇乃臣子萬萬年呼嵩
之始豈得不免強扶掖隨諸臣稱慶雖在告不宜復
入班行然詎容偃卧私室若曰疾不能 朝又何以
能為數千里之行也是以只得具陳束身待罪之意
而以拜舞 聖壽畢後方敢再請為言先請補教習
印務二缺此其畏情誠非得已伏乞老先生俯察人

情事勢決不得不去之理并憐不肖進退狼狽之狀
先將二缺題補免致失時廢事益滋曠厥俟十四日
後具辭再乞立為票放毋致冒罪負譴以去甘為
興朝扞闕之首庶 朝廷之體與臣子之義兩全而
右父浩蕩之恩與老先生始終保全之德并茂矣

沈銘鎮

社稷有靈若生多福當

至少國旋之日伊呂入而九鼎屹然雖逆勢尚惡兵
食畢置議論叢禠法令無章然以英雄藉手何難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

尺牘

全六

朝丕變也中外莫不勸駕宜鋒車促入即有異者應
自消滅乎短勒不盡縷縷

李宮保湘洲先 別集

湘潭李騰芳子實著

第 馭芳

編輯

姪

之

全問

男 宗炬

之珍

後學

過蒙掄

全較

謝 璿

山君禠著

李湘洲文集

禠著

一

禠文

代父禮儀文

世閱隱淪門仍單薄早失嚴怙之庇長無手足之依
內奉孤慈外支百侮體塗足履不及于饑寒課子
授經幸得施于紳帶愧德涼而福瀝如蘆少以獲多
坐而素食誠耻伐檀之咏出則何恤尤深伊蔚之悲
荏苒多辛蹉跎七十山屢劫以馴至于沈痾顛倒之
極在凡夫實迷而不知苟一朝而發露其惡汗彷彿
之情在 諸佛應慈而不捨是以涓茲吉日川源微

誠仗靜侶之寅清晨懺文之宏妙上資化者下導生人細過深愆得一言若積霰消于現日千輪萬轉仗一法似列炬炳爾終宵目讀有云震驚無地

五十禮懺文

弟子某秉性冥頑起家貧賤以無用之學濫叨科目之榮方未壯之季獲與禁林之選優游文史荏苒歲華若乘流而順風揚舲自喜迨登山而值險失足方知得保微生誠爲厚幸由聖恩之廣大荷佛力之慈悲罪重而罰反輕官敗而人無損然痛定之後想方痛以猶驚夢醒之初尋先夢而不遠識之匪早悔則矣追既衡慮以困心思息黜而補劓學孔子之道惟知不怨不尤聞大雄之言亦信有因有果飛石

投礮毒起于交嫌食父害母恠成于八萬以至六交之報互異十習之因不同皆自業之所招與他人乎何與詳衆生一日之內何事非譬忖此心一念之間何業不造况乎塵沙劫裏無量生中盡河山而置楮毫以葶塵而爲算子書之不能竟數之不能窮何幸腥濁之身得生文明之代讀書異于俗子備數以充宰官有眼而快觀諸佛菩薩之金容有心而解識三藏五教之文字雖貧矣而有錢可以造像有米可以餚僧雖病矣而葢未嘗廢冊而食夜未嘗屏卷而

寢山花野鳥皆有趣之朋儕月渚煙林並無憂之家
 舍則天之待其誠厚而其所得亦多矣作不可
 以屢徵時不可以再致雖齋心稽首莫報佛恩而
 玩日費陰徒甘自暴想風障之深重惟諸佛之慈
 憐愧悔難宜逢茲初度之日發露已晚正值知非之
 季用藉禪那宏開懺法瀝血心以皈命應天耳之
 遙聞無微不知有感必赴如山之業仗妙法以冰消
 似海之冤破琅函而霧釋尤冀智火燒其迷網慧劍
 破其魔軍親近善人開發正見早芸晚耨菩提之種
 漸生空拭有磨大明之鏡忽期與斯人共解纏縛借
 大地盡免輪迴將此深心仰奉塵刹我之誓願如此
 佛之攝受謂何

李湘洲文集

禪者

四

謝土文

地道能持土德惟靜聽予百指之系託於平畝之宮
 歲丁丁而運斤月素素而尋杵人之所厭神豈不制
 況于鋤掘之餘動傷坯蟄之命積斯愆戾譴及房帷
 居之五季不增一口用是齋心頓顙贖過投誠因懺
 壇香火之緣修醮土道場之典伏惟上聖俯鑒清
 羞俾攸寧無風雨之虞而安吉紀災沴之釁慶延筭
 簞喜溢門楣下情無任云云

李湘洲文集

禮者

五

禪說

韓子曰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舉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然則因毀譽欣戚者特退之所謂今世之士耳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惟聖人無毀譽人然則未可以責衆人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亦似乎不廣矣

聖人隱惡君子惡訐今友朋杯酒相娛輒揚人閨門牀賸陰訐隱訐以爲惟笑使其事實有言之猶非厚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六

道況未必實乎三二知舊陶然永日自稱說書史之外難以諧謔願毋及鄉黨過失能相對數句但取手快燥脾不必多思以累心爭勝以損氣

古人佩常絃之義欲其緊緩相濟也予觀絃性人縱集事不敏然失處尚少緊性人孟浪鶻突不勝其悔矣暴鸞之吏威權在手人有冤抑何暇求之予幸在冷局十八季然快語傷人徑行妨人者亦不少自今敢不深省

歐陽永叔嘗言少有儻相已耳白於面名滿天下

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韓退之三星行云或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奎其角箕張共口無善名已聞無惡聲已揚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蘇子瞻云我生時與退之相似命在斗牛故遺口語無數夫以三公之賢聲譽施於世而得誹謗亦乘除自然之理也何關於命相乎

佛制沙彌比止戒又制在家戒蓋恐未出家人難行而曲引之以可能信爲深慈矣予讀仁王經疏以五戒配五常不殺以配仁不盜以配智不邪淫以配義

李湘洲文集

雜著

七

不妄語以配信不飲酒以配禮今或云儒者不戒是蔑五常也孔孟嘗言戒色言謹言言見得思義言不困不亂言不忍見其死食其肉卽佛戒也童而智之可不兢兢與

劉聰聞當爲演遮國王則不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也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也予亦愛富貴而好名者然比於生死則有間矣近因怕死心切絕意用世念佛學道妙光語云曰死不必怕但換一間房子世界豈有沒房子住

人予曰房子廣有只怕不好地獄畜生房子豈可住乎

盜有劫人而飲其酒者驚曰此幸才酒耶其人給爲幸親盜因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老幸所親賊所劫還之且戒以見幸慎勿言鄭繁爲廬州府錄事參議藏州庫後盜起終不肯犯此錢夫如鄭如幸盜之悍之者微矣然如此盜亦何處可覓雖求之衣冠名教中亦應寥寥耳

譚士鼎謂予曰十年以來士大夫以重貨售賤產比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八

於豪歎可謂賢矣然大害風俗有四一則鄉黨易喪其世業二則令中人無以自措三則奸人乘此以左右袒乃中士大夫將日爭四則產益少而價益高將來之仕者必貪墨予聽之不覺竦然

君子修行苟不得罪於天地無愧於影衾則人情誹譽從違一切置之可也然使人人皆以爲難行皆處於不堪可獨自以爲是乎此大學所以言格物而象山先生自謂只在人情事勢上做工夫直至論也

士大夫家居只宜折械去岸角巾野服與子弟輪文

講學與父老話桑麻耕稼與僧道說因果持戒而已一切官府政事不宜與聞邦君自一見外卽宜避匿至於爲人居間古人所謂我受賍而使人枉法尤不可也或曰如此則太冷淡余曰熱鬧欲作麼生

象山先生言風俗不美亦由天亦由人如何由天如三年一次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効風俗日以敗壞如何由人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主毋只爲位高爵重旗旌燕前騎卒

李湘洲文集

雜著

九

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可回矣嗚呼由天者不可必由人者能加意焉庶幾猶有望與

毘舍離者波斯匿王之妹也懷生三十二卵一卵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多力其最小兒乘象出游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橋下墜中傷破身體回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爭勝當思密報卽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着馬鞭中以贈毘舍離子人一校諸人愛之恒捉在手出入

見王國法見王不許帶刀輔相向王說諸兒各盡力壯一人當千今共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王索看之良驗因遂誅殺三十二兒以頭盛着一盂封閉印之送與其妹阿難問佛此何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共盜一牛牽至一老母舍殺之老母歡喜爲辦殺具爾時牛者今世王是盜牛人者今三十二兒是老母者今世合離是多人共殺一牛而其報尚如此况一人而殺多牛者乎其可畏也

李湘洲文集

四

十

居寺中民將牛酒來獻令命繫牛毀柱屏除佛像將殺牛譙客牛索忽解徑來令前望階而拜令大笑即時殺之飲噉既醉仰卧簷下醒時遍體作痒爬搔無已遂成癩而死人以爲牛肉毒也而豈知其爲牛冤也

雜寶經言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目連言汝前世婬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大捉縛打殺或畏官法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是以如此此是惡行華報後

方受地獄苦果予觀世之盜人婦女者未有不畏人者也則爲鬼而蒙其頭決矣

胡太六言一僧往伏牛山鍊魔懷有數金與同行者謀埋之路旁祈道場畢返取之繼入場行道發狂死數日不醒至者急問其同伴僧此人來時有何事其同伴者告以前話至者令引餘人往掘埋銀有一蜈蚣遶此銀不解後擊殺之此僧乃活問其數日何往曰吾懼前銀在道傍爲人得之故變狂看之耳窮初言某寺僧積銀數笏密藏之承塵中死後此處時有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十

鬼作祟無人敢住數季餘寺主使人撤其承塵新之見一蛇盤繞一袱于擊之不動已杖殺此蛇取其袂則往者僧銀也以作佛事其鬼遂絕嗚呼貪者繫心于貨利或未死或已死而其神識輒戀戀不舍者因其理也然至化爲異物蜈蚣與蛇皆毒螫者貪貪而癢因癢而噬三毒熾然其沉淪寧有已乎

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顧法度支柁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柁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犒樂宴士真禮甚謹士真大喜劇飲至夜士真曰柁豈無

嘉賓足共杯酒者耶太守曰偏袒無名人懼則公使威不敢以召他客唯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重命李生入方下拜士直遂怒既坐生貌益恭士直益不悅瞪顧攘腕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視然面汗不能持杯有頃士直叱左右疾縛某繫獄左右率李袂去士直歡飲如初太守使人訊李生于獄中問何以爾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常聞釋氏有現世之報今果然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俠恃氣掠奪人財帛常馳馬腰弓往還大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季少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十三

輟駿驟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嚴崖萬仞而日漸懸黑遂力排之墮于崖下卽疾驅其驟解其囊得繪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季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之宴入視王公貌乃曩時所殺少年也今自知死不朝夕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直醉寤命左右往殺李某斬其首以進士直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櫺齋酒醉太守因歎起問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麾而副大傳

下獄無改實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召他客奉歡宴而某因進李某乃某愚慙不習禮法大忤明公某之罪也今明公既已誅之竊未曉李某所以忤明公之罪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士直笑曰吾亦不知李生有罪但見之遂忿激吾心殺之而後快也君無復言太守問士直季則二十有七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直生于王氏也然則釋氏之說尚可不信乎

李尚書某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鹽鐵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十三

後事將至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譴幸諸賢莊以待之及愿至數侍燕公自舉溫外絕不與言一日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公適問舊日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公變色責之曰郎君家貧產業可賣奈何至書籍古畫盡破除之後問有一本虞永興手寫尚書在否其子慚懼不敢言責但云嘗將典錢愿忽言曰此尚書在也公忘却先語遂問曰尚書何也愿曰已遭堯典舜典又被此兒耶典之公不覺開顏人家兒耶破蕩先人貲產并其書盡手

澤亦不知惜固可憫然獨不見溫韜楊璉事卿之事乎莊子曰藏舟于壑藏山于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重不知也悲夫昔有人好聚書者每卷後必親題云捐俸寫來手自校汝曹讀之知聖道墜之嚮之爲不孝又有好美宮室者亭柱屋壁間皆有細刻云生吾形之所棲死吾魂之所依毀而嚮之非吾兒然轉盼間皆爲他人之所有矣梔中有一先輩爲監司時因一銅雀硯而破畜者之家後其家人盜出止易米一斗許向有送予以唐伯虎十美人重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十四

跡者予不知珍爲童子盜出止易米糲十枚余以數金償之而此人必不肯見還真可一笑

大謙者必大狂何也獨力承當處不容以遜讓也大狂者必大謙何也寸心分明處不容以瞞蔽也謙之小者虛讓而已矣不則鄙狂之小者虛憍而已矣不則妄

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禪者亦曰饑時吃飯飽時眠原無奇特少乎知解聰異者語言與味全真無俗人別然初時尚覺新穎有趣到底只是腳踏虛空

原缺第十五至十八葉

加不拭以笑受茲於修已恕物之道處世忘世之力至矣而金剛經云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毀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嗚呼橫逆之來我得以轉障滅罪豈不快哉

水懺云現世作善惡受報名現報此生作善惡來生方受報名生報過去無量生中作善惡此生受報或未來無量生中受報名後報佛說人有爲善而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果未熟前世之惡果熟也人有爲惡而死生天堂今世之惡果未熟前世之善果熟也

李湘洲文集

雜著

十九

世人不能見前後世事妄引顏子盜賊以爲果報未必有可以恣意爲惡亦愚矣

有寶戴松畫鬪牛者爲牧童所竊笑今士大夫寶谷董見笑於人者多矣就使重谷董何益於用而名破行以徇之悲哉

演傳奇者美馮商歸妾還金二事予以謂不若潛避伐木者恐傷是人手足倉卒細故渾然完滿慈仁心體此有意爲善者不及能也予觀今人行德亟欲使人知感夫知且感焉我之所施已償矣何如人不知

而無所容其感猶有延於陰陰乎

今人不肯學無論性命生死分上當兒戲只知求名求利之事亦但在機械上弄精神秀才科舉不圖文字好先圖關節伎作人不圖手精先圖售賣古人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未之多見也予在長沙呼一寫軸人展開便書余教以先定格于作字式傲然不應未數行竟便錯落二字余笑曰此艾子所謂這神狗還自道我是也恐傷其意因更一軸令再寫其人乃發慙曰可惜壞却一絹軸子余頗語從者此殆

李湘洲文集

後著

三

可人世人壞却世間多少軸子不慙而此獨慙不亦可乎

出曜經云昔舍衛國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從服飾田業不可限量然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不一得入惟一子名旃檀香臨終勅子此財足供養七世吾死後汝一依我法毋得費損說已命終還生本城旃陀羅家自母腹中生時亦富長至八九歲時盲母與杖一枚乞器一具而告之曰汝自乞活吾亦無目復

當求乞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漸至旃檀香家門外唱言盲兒乞食時守門人瞋恚即便捉手擲着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佛時知之告阿難言難陀豪富慳吝如此今得親用否耶又其捉擲打傷之人即是已人今知之不耶既由慳貪受此言報從此命終又當入阿鼻獄李居士讀此嘆曰世界中慳貪豪富之人自己乞自己財而不得并爲自己打擲如此類者何限只無由知其前後生事耳

李湘洲文集

後著

三

舍衛城中盧至長者家巨富財產無量所着衣裳垢敝不爭食惟糠菜渴惟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時值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旛繪香水名華伎樂歌舞盧至私念我亦當歡即歸取五錢用二錢買麪兩錢沽酒一錢買葱思在家母妻眷屬不可偏食詣城外樹下塚間嚙葱飲酒時便大醉醉已起舞揚聲而歌歌曰我今節慶會縱酒大懽樂迢迢毘沙門亦勝天帝釋帝釋時與諸天衆欲至忉利國至醉歌念此慳鬼辱我我當惱之即幻作盧至形詣至

紫聚集丹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
後有大怪鬼隨逐於我使我慄慄不養不啗不與俗
婦皆由怪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咒得除怪
鬼然此怪鬼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
稱我是盧至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怪鬼倘
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克飽復開庫
藏出諸財寶衣服瓔珞賜與母妻眷屬及施餘人訖
已作樂歌舞歡笑人間盧至怪鬼得除皆來觀看盧
至酒醒而歸到門聞歌舞聲大驚打門叫喚都無聞

李湘洲文集

稷著

五

者帝釋語衆人言此喚者或是怪鬼開門令人舉家
眷屬悉不認至便捉至脚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
大哭唱言惟哉我今身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
家人見棄如是言我是鬼我如今者將何所適盧至
爾時如似顛狂大元十二年有外國道人至中國見
一巨富者性慄慄語擔人曰吾有術試爲君破奴慄
即至其家富人有好馬甚珍之紫在柱下忽失去尋
覓不得明日見馬在五升甕中終不可破道人言君
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耳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

馬道在布下又明日其富人之父母在堂上忽俱不
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在澤壺中
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道人道人云當更作千餘
人食餽百窮者乃當得出如其言其父母自在床上
讀前怪鬼與此道人二事殊可快也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富有財物唯夫與妻更無兒女
積粟至萬斛夫妻儉嗇異常食陳物縱克賜而已莊
宅尤廣客二百餘戶叟常巡行客坊忽見一人方食
盤餐豐腴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叟疑其作

李湘洲文集

稷著

盜問汝有幾而衣食過豐如此此人云唯有五千本
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餘耳故衣食得足叟頗省
悟歸謂妻曰彼人得其利便以克身可謂達理吾今
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
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爲人所錄
柳鎖禁繫鞭撻俱至云其妄破軍糧未幾夫妻並卒
官軍同安慶緒于相州盡出其廩以供軍焉予觀世
之黷妄鄙吝尤有甚于王叟者臨死時子女俱無尚
一毛不拔固其貪慄種子不同于人然每想弊爲人

作蜜鵲爲鳩架巢或亦不自由也

唐元和中汴州招提院客僧某往漢南省兄行入南陽界日晚陷大澤中東西路絕目無人烟四阿陰雲且合颯颯雨來宛轉蹶曳莫知爲計少頃前有燭光尋光而行可十里許方到一宅風雨轉甚不及扣戶而入造于堂墮寂無生人滿室死者瞻視次雷聲忽發師被一女人屍所逐又出奔走七八里至人家雨定月微明入小廳事中有牀榻少憩忽一夫長七尺餘提白刃自門而入師恐立于壁角中白刃大坐榻

李湘洲文集

雜著

三

良久如有所候已出廳東先有糞藁乘而覘宅中俄聞宅中三四女人于牆端切切而言須臾白刃夫携一衣襖入廳續有女人從之乃計會逃逝者也白刃夫云此室莫有人否以刃繞壁盡之師帖壁定立刃盡其面過而白刃夫不知遂携襖領奔者往師自料不可在此拾之前走一二里撲一古井中井已有死人矣其體尚暖師迴遑莫能出可五更至覺失女尋至古井以火照之屍與師存焉執師聞于縣縣尹明辨師具言畫壁及牆上語事以刀瘞面血爲証得雪

南征至漢南界路逢一檜樹一老父坐其下問其從來師具告父曰吾善易試爲子推之師呵咎父布卦噓唏而言曰子前生兩妻汝俱辜焉前爲走尸逐汝者長室也爲人殺于井中同處者側室也縣尹明汝之無辜乃汝前生之父言畢失老父所在噫嘻宿冤之不昧如此

梁杜提任西荊州刺史性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妙寵愛殊至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方倚簾讀之而提自外來妾羞以父事聞提因囑香書提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疑情人所寄遂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出提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忿忿如此傷天地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旬日提死蹇理菴往督學山東時有所喜卷欲置之高等疊放諸卷上俄被隸下屢疊屢易疑爲吏胥作弊方怒忽一婦持一狀子訴云此係其夫卷夫枉死妾妾今告公與得雪冤言訖哭而去蹇方驚訝未定而其鬼已至夫家呼其夫名云我已訴于提學矣百般擲罵月餘其夫遂死又方子公因疑殺其妻得病如狂未幾亦死此袁小修兄弟及李摘星

爲余言也

唐紹幼而通悟知生前事爲給事中與郎中李邕情好甚篤妻詰紹曰君有盛名官至清近宜慎所交李邕非類君何與之狎焉紹默然久之嘆曰此非子所知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攝禮部尚書元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稱詔奏畢神武赫怒拽元振坐于纛下張說跪奏于馬前稱元振有保護社稷功合赦殊死遂釋振而斬紹先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邕須死而言今時至矣當爲汝言之吾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六

世爲某氏女適灊陵王氏子姑待吾甚嚴吾年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躬具至饌比畢怠甚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慮功不就夜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仆裙上吾叱犬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伏牀下吾視裙汗狼籍特甚懼姑深責恨犬觸燈遂舉剪刀刺犬偶中其脛而剪一股亦折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夫適自外至詢其故遂于牀下引斃犬陳于姑前街是少解吾年十九歲而卒遂

生此身往者斃犬乃今之李邕也吾明日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是李邕乎及翌日就戮果李邕執刀初一刀不死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報應影響不爽至于刀折亦復不異奇哉怪哉可畏哉

余讀唐書見趙楷與君集之馬牒張岌承薛師之響錄郭宏霸嘗元忠之復液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可謂佞人之最醜者矣然未若閻朝隱詣少室爲則天解視親撰祝文身代犧牲沐浴伏于俎盤趙履溫爲安樂公主造定昆池身著紫衫爲公主背挽金轎車

李湘洲文集

雜著

三

寶懷重侍中宗夜宴中宗因懷重喪妻使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綺自西廊而上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令與懷重對坐命懷重誦却扇詩數百篇乃去扇視之則韋后乳媼一老蠻婢也懷重欣然納之後署奏謁請輒自稱皇后阿爹楊再思爲宰相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泥者罵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使我牛艱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易之謂再思面似高麗再思遂剪殺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此數人者與宏

霸等。辟之同一桑間。姬女却添許多妖態。

劉豔好食。瘡痂入鞭。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以給膳。鮮于叔明好食。臭虫曰。採數升。浮熱水中。卷以蔗而啖之。灌長孺好食。人爪有例。以數兩削下。若忻然如獲千金。莊子曰。人食芻豢。孟子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亦僅言其大都耳。

士人年才俱盛。往往以遊冶放佚爲個儻。揮金挾妓。使酒罵人。自謂無損于其名也。及登第後。有齷齪之者。便指此爲官評。縱折節悔過。人亦未必許之。然則

李湘洲文集

雜著

三

英髦譽人。雖爲諸生時。其行腳亦不可不慎。

往聞吳中有監生某者。高才自負。偶見一婦人。悅之。私禱于神。祈得狎此婦。神惡之夜。見夢曰。汝本甲戌狀元。今無行如此。吾告于天。削汝官階。另生一狀元矣。汝當顛踣而死。後其人遂矢志以終。觀宋郊裴度。則知此語之不虚也。

郭鄴罷櫟陽尉歸。貧窘特甚。勝鬻之間。嘗覺有二物。狀如猿獍。出入相逐。如猓。枳棘困不得通。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吾乘君厄運。使君病于

寒餒數年。今將辭君。往勝業坊王氏所。翻始悟其爲窮鬼也。究問其事。對曰。王氏將敗。吾得計于安品子矣。翌日果見王氏與貧從過。鳴珂里見婦人靚粧而倚門者。悅之。問其名。則安品子也。王氏素怪吝。一旦絕愛品子。善歌資貨。日輸其門。未經數年。遂至懸磬。嗚呼。以余所聞見。少年子如王氏事者多矣。豈亦有爲之崇者耶。其所好未必如安品子也。或禿髭而長脂者焉。其爲之崇者未必如猿獍也。或危冠而褻袖者焉。夫以危冠褻袖者。而挾猿獍之術以相逐。故不

李湘洲文集

雜著

三

必安品子。而可以使其人之立貧矣。

追記

予在翰林十八年拙劣懶癖無一言一行裨益于公私徒日費官餼如舍鼠耳既放還山問予第以爲問畧追記數則示之

太倉再入中書有三王竝封之議長安鼎沸力詆公有異謀焉公不忠不孝公意愈勃然予時爲庶吉士密具一啟草至朝房見公大畧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爲杞憂以公苦心疑其集菴此皆妄也但聞自古英豪賢人將欲立權謀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身能收之以我始之以我終之則不難晦其迹于一時而終可以皎然于天下今公欲暫承上意巧借王封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夕緩則一二季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只恐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壞公之事壞公之功而罪公爲尸謀公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公讀未竟乃牽予衣命坐而問曰汝何處人現季幾何予曰某長沙人今季二十九矣雖愚無識然幸

是同館諸子得謂公稱爲門下學生意有所思于公非敢毀公也公曰諸公輒罵我我不覺氣噎如汝言之美我願受教但我初出山曾以此事問一賢者其人云上久不樂接士大夫關揆幾絕今幸有知公之一線好在將順切勿自斷其線頭予心頗然之承汝念我子孫之憂不知予每啟上揭帖皆親筆書禁中手跡甚明似無虞也予曰外議正以公揭帖親筆細書人無由知其所言者爲何公反欲以此自恃異日能使皇上出公親筆于禁中以傳示天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否乎公默然良久復問古人留侯鄴侯皆用權予曰鄴侯不欲以建寧爲元帥而稱摘瓜詞以衛廣平此經也非權也但與肅宗從容私議家事恐上皇不安而遲廣平王爲太子此另是一則然建寧之死本于此矣若子房以疆諫爲無益而招致四節有似行權然亦何曾請與趙王竝封且所謂疆諫必須妙智之人不欲硬做而安曲提轉或立語而移或默然而定其功倍于硬做也若需之數季更以他手雖聖人不能保矣語次公不覺泣下予急趨出明日閣試四座

論予文大約云當時天下之心盡在太子高祖溺于趙王無從知之。留侯特欲揭出天下之心以示高祖。而天下之人不可盡招。天下之心不可盡以告語。故但致四皓以明夫四老人者民望也。四老人心在太子。則天下之心可知已。高祖之力可以制絳灌諸臣。而不可以制四老人。可以制四老人而不可以盡制天下。故不得不油然而放。弛然而奪。公置余文第三。而私與余師琢菴馮先生曰。此子真奔逸絕塵之材。但國家異日未必得其用。馮先生密以語予。予曰。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公將惡我乎。曰非也。將謂我夭而不壽乎。曰非也。以子英露特甚。需善自養。此老眸子有珠子。毋忽其言。余曰。得不夭死幸矣。已酉之春。予得罪去國。因憶前語。不覺深服公之神識也。然亦惟公終以密揭取咎。

趙盡菴在館中與予甚驩。後出爲御史監決刑部獄。囚囚先有越獄者坐禁卒代死。部以囚名上有黠者決之。卒亦在黠中。旨下是日之午刻而先一日獲囚。部不及上其事。公倉皇以問予。予曰。兄當具一疏。

明言前事以便再命。一以彰聖主好生之恩。不枉殺之德。一以明臣于不欺之義。趙深肯予言。並走商之同事者。竟以意見異同而罷。乃殺禁卒焉。後趙兄死。予甚惜之。

楊應龍之跋扈也。固其夷性然。亦多遊客山人刀筆小生。有以致之。使然余親見一黃生者。其父爲禮部司務。後此生亦死于兵中。幾累其父。楊曾每使至京師。奏事皆諸人爲具草。諸人利其貨輒導以廣路。朝貴機跡張顯行道。沸然時以數百金于銀臺田繹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求通其奏事。田露章言之。朝旨赫然。予時與田有交。聞此不覺頓足太息。或問曰。然則田不當有言耶。余曰。田處此不得不自明。但田一身之利害甚細。不足惜也。當國者宜稽思楊囚所以致令撫按而徑自抗章。又敢于行賂于我廷臣。是何情狀。或不妨下一詔問之曰。汝不早歸死。更有何言。朝廷廣鑑。選覽亦不拒汝之偏辭。又何須私以貨賄亂我官政。今且勅撫按官姑盡汝辭。然後加兵。未爲晚也。如批則益見朝廷好生惡殺。恤民慎兵之意。而此囚

或感悔恐懼不俟交刃自縛求死亦未可知。若今日之舉適促囚反耳。連三省之兵以討一囚。章如發落。但鋒刃之慘亦何忍言。時同輩多是予言者。因私記而藏之。今季六月五日。曝敝書得此紙。因錄出。

二十一史刻于新建爲司業之日。至余身凡三十餘季矣。費工部官銀六萬兩。尚未竟功。先是每板字幾許。值工銀幾分。許者輒一二錢增之。本監吏胥工部庫役并刻字人共分共贏。工部向有預支錢糧之例。故諸役所分不貲。刻字人據明道堂爲家舍。已及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世子孫親戚不下百人。後部預支之例絕。此輩刻過。應得工價累季不能給。而其子孫家累朝夕枵腹。又無他業。以自潤。只得盜板質錢。而其質盡諸板不足。以糊口也。余深知其苦。一日集諸役諭之曰。汝等可共計諸吏未刻完者若干。該工食銀若干。今每銀一千兩可減做四百兩。但現前給汝。不至汝闕支留難。雖有千金之名。而無三百之實也。汝等願之乎。皆頓首曰。願。因命簿廳監算。越日來報除扣減外。該實價銀三千金。余諭六堂先生。以次分定各吏多寡。寫字

人書之。衆曰。舊例須善本校正。難以草草。余笑曰。校書人豈宜讀書者。亂改金根。何如但依舊本。只求速成可矣。明日本監積季寫字七人。遍撓諸書者不得入。發予各枚之呼。諸書與刻手同集。以一臂手應一刻手。先發簿廳銅錢銀若干。買梨木板。詣工斬齊運刀矣。但思前所許減價三千銀者。工部不肯時給。正踴躍間。而同季陳冲。袁現。管節慎。庫有一子入監。以其季幼求少寬之。此子見吾監規甚嚴。不勝躊躇。余方呼東西二屬告之曰。前銀吾已措置訖。今在此子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矣。因面諭陳子曰。汝知吾規矩。走班作課。一日不可少。汝雖吾季侄。亦難貸汝。但監中有工部該給刻史書銀若干。今只求三千金。以濟燃眉之急。蓋十分之三四也。汝歸告尊翁。此銀朝來。汝卽夕撥。越二日陳子乃以父命來。許發前銀。各役譁呼奮功。未匝月全史皆畢。已裝潢將進。呈矣。初余與諸匠約。書完盡遣之。毋得竊處明道堂中。適有科舉閱卷之役。未暇爲四六表。而代者至。遂不克竟其事。明季明道堂。壓死匠者四人焉。

李九老爲崇伯時以陪祭至監中偶及大工事曰國家工役但莫預先估計特同坐無有應者九老遂不竟其說至晚余陪九老宿私請曰何以工作不須估計九老曰估計皆內相匠頭胥吏爲政彼但科美已之所得而務取盈焉故一倍至二三十倍吾不先估但孟浪動手彼雖曰有所需然終不能計其成數之多少予工止而彼亦只得沒趣歛手散矣更沒有攢聚一塊餘錢俟彼分贓予甚服其言時葵倫堂并六館之圯壞極矣司成公屢疏求工部營造不應至余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署印時六堂先生皆露坐予與諸先生計曰此時告求工部雖筆秃舌澁徒空言耳不若自爲措置諸公可往視之計費多少明日來告有言千金者有言二千金者予因思李九老之言此處正可試驗乃出薄紙八十金買灰料若干使典簿守之聽各堂票取照數給發而磚瓦則仍揀用其舊者蓋先朝窰料甚厚而大雖斷碎殘缺猶勝新燒而木則取之載道所之廢者屢其彼此尺寸之短長而互易焉或補其無或易其朽無他而各堂先生各葺其所居之一室

實入酉出爲之監僅十日而丹堊煥然除前灰料銀八十金外更費匠役工食錢二十千而訖

諸王待詔缺取本監諸屬俸新者安福劉孔祿以助教十七日而往先不知而未及言遂不勝其懟焉余署印時待詔某以丁艱行其人方父病而監中已嘈嘈矣日夕有向予爲諸屬地者予無以應之問諸屬露恥不已至于戟手有勸予密以某人名送吏部者予曰是不可爲也因取本朝實錄查本官建設陞除之由并吏部原奏本稿讀之嘆曰吾得之矣乃于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萬壽節日詣內朝房向選君馬公言之馬公即應曰九月大選教職當另選一官時馬君辭氣爽愷予不勝喜不意歸商之同事而前議遂變惡以手本來索員名余更託石閭劉兄惺銘下兄再申先請馬君遂憤發作書與二兄曰國家公事不決于故典而以朝房一時之私言爲據可乎且福王上愛子異日震怒下責吾部中不敢擔予讀其言不覺無明熾然因爲諸屬草一公呈于使送至內閣吏部其畧曰提邑學職寒苦異常平選則爲有司高者乃登

國子豈意橋門朝入 王邸夕歸從此沉淪遂無平
限迨 王之國之日始得通蹕以行名爲華選其實
左降吏部統均百職銓序九流豈得左官一途專自
辟雍而出况查據原題欽奉 明旨 諸王檢討于
二甲三甲進士內取用前魏斯如何故取之本監是
本監分外多一人矣待詔于順天府儒學等衙門取
用前某人某人何盡取之本監是順天府儒學等衙
門未嘗有一人矣夫以本官爲榮則本監豈宜獨享
其榮若知本官之苦則本監何辜倘受其苦云云馬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六

公讀呈子訖使人來說曰順天府文武學皆進士豈
合爲此官余對之曰初題本者何不預計順天學缺
爲進士之缺後選官者何不一查先題爲待詔之地
此其過豈無所歸乎馬君又使人來曰一切惟命但
求一妥帖親切事例可行者以相示予對之曰舊例
遠者難以枚舉只如吏部職掌中所載待詔李芳者
不言原係何官其實乃邢臺縣諭也備載隆慶實錄
中若依此例則凡附近教職皆可推補此正原題順
天儒學等字之義也馬君欣然遂推固安薛先生爲

待詔而予復私于劉下二年兄曰薛先生雖非吾屬
然其苦樂之情與吾屬同安得以吾屬之故相累願
馬君查原題檢討六季叅議之義而推廣之各官有
當爲司務者當爲主政者乞限以季期盡與京職決
無外推如此則人人樂赴而翰檢二公尚懷 踴躍
講官之疑而以前題爲不必信并乞早爲之處此山
公惜才之盛事也後馬君果另題一疏其樂從善如
此故劉薛諸先生皆內轉而韓魏陳三翰檢甫六季
竝推少叅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九

或問六條

予自十五歲時就試科舉。此心奔放于名利之場。今三十五季矣。一向拋家失業。臨老無主。須呼他回來。或問外緣已熟。雖回又去奈何。答曰。我這裡無別法。只是勤勤喚他。他聞我喚。決定轉頭。我一日五喚。他五次回來。十喚他十次回來。時時喚則他亦去不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古德曰。辟如牧牛。執杖視之。勿令東西。犯他苗稼是也。

二

李湘洲文集

禪著

早

方靜坐時。情識紛起。我只冷眼觀他。因何事起。起向何處。少頃而滅。因何事滅。滅向何處。當他熾然強盛。要牽我身子走動時。我只是執定不去。看他如何。或問何不遂勦除之。答曰。如作賊者。有人暗地看得他。分分明明。他決做不得賊。不須謀動干戈。或問暗地裡冷眼觀他。起滅者是誰。答曰。此非汝所知也。姑且就汝道便是。陽明先生所謂良知。

三

或問修行法中。一心不起。見人冤枉困苦。亦須起心。

救濟之否。答曰。此亦是從慈悲念中來。有何不可。但

莫專意于此。若專意向此。只是務外。問如何是務外。答曰。做得恰好。不過是因果分中。如何不是務外。况又有一種虛假窺伺之徒。見吾輩意向。或勸人居間。已入賄。或醜人出錢。而渠分賍。不勝其紛紛矣。

四

或問棍徒之間。大利大害。亦可坐視不顧否。曰。事體既大。必須鳩合衆人。搖動官府。許多做作。矣。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

李湘洲文集

禪著

四二

或問佛說自布施。及教人布施。功德相同。然否。答曰。汝口中說是佛說。汝問的意。不是佛意。布施以對治慳貪。若無慳貪。施亦不用。今之勸人施者。多是自不肯施之人。扯張三被。蓋李四腳。借趙甲錢。成孫丙事。愈益其慳貪耳。

六

或問今之持齋念佛者。輒笑講經看教之人云。其謂聖人言。妄作已語。哄衆聚徒。觀名圖利。又且錯解佛

意須墜地獄而講經看教之人又輒笑持齋念佛者云我輩縱使剽竊人言錯解佛意亦須經歲月披辦之苦破寸心研慮之勞何至如持齋念佛之徒立地貶眼便可裝假騙人兩者紛紛勝劣安在答曰經佛之經也教佛之教也持齋念佛亦經教中佛之說也學人但辦空心都趨佛乘若弄虛打誑則信如兩者之所笑矣近日香光謂予曰我見這些道人身家塵緣一些也放不下只是苦持齋素內有家事厚者每月斷去喫肉三四十斤可省銀一兩每年省銀十餘兩仍舊買田放債原是造業豈可以爲持齋乎余聽之不覺悚然

作文須先立意蘇東坡云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爲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此說文字全憑意爲主也然立意須富如何唐荊州曰須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也胸中有此一段不可磨滅之見

然後能勦絕古今獨立物表然所謂見貴難言之矣細看古今豪傑有豪傑之見文人有文人之見吾儕穿得豪傑心事過然後許見得豪傑之見見得豪傑之見然後是天地間第一等見文人之見酸腐最多不可勝論也數千年以來惟司馬遷見到豪傑地位其言最傳論管仲云善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是直見得管仲精神也老莊列傳云申子卑卑施如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中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澹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邃矣是直見得

頭此千古第一手也後來韓退之讀墨子論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此等處亦是亘古亘今見識然不可以多得也蘇東坡聰明絕世而見識却腐論范增云增當去于羽殺宋義之時論荀子以爲其道似伯夷其才似子房論孔融以爲能殺曹操此無以異于兒童之見矣然他文字之妙寔寔是司馬遷以後一人世人謂之坡仙真是上八洞第一個領班的仙長也

格

格法難以拘定順逆奇正虛實疎密其于繩墨布置開合轉捩皆看臨時下手如何大約好文字共立格決與世俗不同細看古人作家自然曉得

句

凡句必須獨造不可用古人現句古今文章大家必
能造句曉得造句法然後可以行意孔子曰辭達而
已矣不能造句則必不能達也造句之法其工在字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四六

字

字法甚多有虛實深淺顯晦清濁輕重偏滿新舊高
下曲直平仄生熟死活各樣第一要活不要死活則
虛能爲實淺能爲深晦能爲顯濁能爲清輕能爲重
以致其餘莫不皆然若死則實字反虛深字反淺清
字反濁以致其餘莫不皆然自一字二字三字以至
十百千萬不可勝數皆用虛實輕重等相配挑捷陪
襯俱有妙用有此字晦而挑以一字却顯者有此字
險而添以一字却穩者有此字呆而陪以一字却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四六

者有此字單而襯以一字却健者有此字硬而抹以
一字却柔者有此字澁而和以一字却暢者此等不
可盡言韓公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于外之謂德博愛行
宜俱是實字由是而之焉六字俱是虛字然之字虛
實皆包這一個字可謂一以貫萬矣農之家一而食
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
焉之家六食粟用器俱是兩個實字資焉二字却一
實一虛然一資字何等妙用一焉字陪資字又何得

陪得有情歐公醉翁亭記峯回路轉有序翼然臨于
泉上者醉翁亭也一翼字將亭之情亭之景亭之形
象俱寫出如在目前可謂妙絕矣此等不可勝言大
約古人用字如將用兵無不以一當百尋常字而從
他手中出來便大奇絕如韓信驅市人而戰凡市人
皆精兵也

捨

此法與敵相對敵者緩法也捨者急法也如輕舟之
奪高灘一棹直上大將之破堅陣匹馬獨入此法最
緊最猛一刻停留不得一毫懦弱不得

進住

此二法相對進者於當盡處不盡欣然復進也住者於求了時忽了斬然而住也進法易而住法難韓公原道第五段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便住了以下另起孔子之作春秋云此住法也要見他前話未盡如何住得既已住了後話何以復興須要細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疏著

五

教

此法當攻刺擊殺之時且不徑攻更下一款法如孟子答齊宣王取燕且不言其不可取而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款法也文字越緩越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疏著

五

貼

貼如將東西視貼人之貼此法恐本身單弱或用舊
事引證或用虛話洗發以貼之所以爲貼也又有一
種因前面句法字法長短參差不一恐其雜亂不整
臨了時用數語作貼便見完潔如韓公原道中一段
爲之君爲之師云至後貼以害至而爲之脩患生
而爲之防二句方轉妙不可言

拈

此法卽同借客形至如有一箇俊人要引出一個村
的作拈越顯得此人俊孟子說自家不動心却引出
告子北宮黝孟施舍來說管晏不足爲却引出曾西
怫然不悅一段來皆是拈法

矣

平地中突然有山隆起者謂之突。法在之中最奇最難者突然而來不知其所從來突然而去不知其所從去自無而有莫得其入手之端自有而無不見其交合之迹古人雖司馬遷畏長於此且未暇細細爲汝姑出頃讀公極目將與人書其起云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此亦突起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十四

括

此法與摹相對。將上面所有的不論多少。括括於一處。然後轉身。其法最要老。老方有氣力。又要簡。不簡則反絮。括也。又要緊。不緊則氣脈緩了。韓公廖道士序云。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崑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山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婉孌扶輿磅礴而鬱積。這等說得多了。却括之云。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婉孌扶輿磅礴而鬱積。此活法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十五

喝

此法有二種有順有反反喝者將來物之情一聲喝住直伸已說孟子慣用此法如王曰叟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喝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喝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此反喝住法也順喝者將本題意義一句喝開如蘇東坡韓文公潮州廟碑記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歐公書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順喝

李湘州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十六

開法也

喝

此法惟司馬遷最長且未暇細細拈出近讀韓公送楊支使云有問湖南之賓客者余曰知其客可以信其王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又云及儀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聲與博者吾何先後焉兩人串作一法又送許郢州云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公贈凡天下之事成于自同而敗于自異云此兩事串作一法又有以一字串者韓公送孟東野序一篇俱用此字中原道論

李湘州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十七

中間一段俱用爲之二字串

慶

此法即文字過厭也。貴空而不貴實如山巖絕之
際飛梁而行貴輕而不貴重如江河浩蕩之中一
帶而過貴隱而不貴顯。而香脂度而人不知此文字之
妙也。然又有一種法。遙黃陂公醉翁亭記前面說山
說泉說亭說作亭人說酒說醉翁都說了。却後面還
有許多如何下處。你看他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間也。拈出吃酒帶下山水立地便過不用動
掉。譬如左驛于氣過于右驛于不消過文傳送妙絕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四八

古今

續

此法出自孟子。將一意翻作二層。如今王鼓樂如
二節是也。韓退之用得甚熟。其上張僕射書云。天下
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
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
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
于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
愈之不語于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
之以禮如此。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憾也。云云。其後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九

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云。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于
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
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
去。云云。下而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
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云云。此皆一
法也。

脫

此法如脫卸之脫。欲攻人而恐反爲人所傷。欲論事而恐反爲事所連。故用此以脫自家。韓公爭臣論末一段云。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若君子之論直且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諸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論著

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既然着攻陽子。又脫了自家。使陽子恠他不得。妙不可言。歐公集古錄自序。前面言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端。及入到自家身上。却云大方莫如好好莫如一吾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合者。皆無微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十好之既無。則力雖未足。尤能致之。此亦脫得巧。

剝

此法由淺入深。由粗入細。由外入內。由客入主。漸漸剝出。爲妙如孟子對梁惠王。先言殺人以挺與刃。以刃與政。却然後說到惠王率獸食人。謂齊宣王先言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凍餒之。及士師不能治士。然後說到齊宣王四境不治。此皆是剝法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論著

塾

此法文字中極妙極難者將一件沒要緊的段上文沒相干却把來墊在中間越似沒要緊而越有情趣其法人所未必知者試爲舉出韓公張中丞傳後叙中間墊出于嵩一段曰張籍口于嵩者少依于廵及廵起事嵩常在園中籍大厯中于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廵初常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廵遠事不能細也云廵長七尺余鬚髯若神常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

曰未熟也廵曰君子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廵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諸書試以問廵廵應口誦無疑嵩從廵久亦不見廵讀書也此是塾法也

論

此二法互用實是一法欲擒他須先縱之使他下地再不想走也欲放他須先拿住使他分毫動憚不得及至放處如條繫駒馬脫然而逝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綴

此法文字中之極難者。韓公原道篇結云。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教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日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鰥寡孤獨句。是綴法也。又一篇文字。這一句似可以少得。然却少不得。須用補上。又不見補之迹。文字愈好。此非不能。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通諸

李四

跌

此法有二用。一爲顛跌之跌。多用之。顛下古人發難之法。卽今人所謂反也。有一跌不已。致于三四跌者。愈跌之多。則文意愈醒。而收轉處。愈有氣力。又愈省氣力。歐陽公書勸齋記云。周易之象。至于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于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此是第一跌。矧予又常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溯計其水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落者

李五

且萬餘里。其艱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呼號。神明以曉。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此是第二跌。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退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龍之出。波濤之洶。歎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于舟居者耶。此是第三跌。其下收轉云。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

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乎險有得而
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一日而千里則舟之
行豈不樂哉皆因前跌得醒故此收轉處甚有氣力
又甚省氣力又有一種倒跌法不用在前用在後者
韓公與鄂州柳中丞書云丞相公卿士大夫勞于圖
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賊蹤莫肯杖戈爲
士卒前行者獨閣下舍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
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
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

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却反跌云愚初聞時方
食不覺舍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重能引孤軍單進
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再跌云就令如是
亦不足貴纔收轉云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其宜
而風采可畏敬故也又有一法爲轉跌之跌後從此
跌主彼猶行路從東跌到西從上跌到下也韓公送
廖道士序從南方諸山跌入衡山從衡山跌入嶺從
嶺跌入郴州讀之自見

開

文字之妙須乍近乍遠一淺一深說漸近了只管說
得逼窄無處轉身又須開一步說如行舟者或逼近
兩岸須要撥入中流方得縱橫自在韓公送溫處士
赴河陽說烏公得處士了却開云夫南面而聽天下
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將與相耳相爲天子得人入
朝將爲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
也歐公蘇子美文集序說子美文字可貴了却開云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惟唐太宗致治幾
乎三王之盛云云既說簡又說朱然後說子美此皆
開法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

逗

逗如逗留之逗蓋將就說出又不說須逗一逗如此文字方有吞吐孟子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此是逗法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八

接

此法如以手接物之接有順逆二種順者易知逆者須要舉出如歐公集古錄白序起云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却接云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此反接法也以下却云犀象虎豹鬣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云然後收一句云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若是順接則物常聚于所好而得于有力之強下當云有力而好好之而又有力量則雖近且難得李湘洲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六九 可致也此便無味便不成文章

扭

扭者將客主意交互相扭也其法亦用之不同有前
面立兩箇議題頭作兩扇門了却即從門以下將兩意
鉅定一扭然後去一邊獨重一邊入題如歐陽有美
堂記云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
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于寬閑之野寂寞
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
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
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得而兼也此開二門了下扭云今天所謂羅浮大台
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
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
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
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
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下又將金陵錢塘扭云然二
邦皆僭竊于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
服見譏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
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云此文字得

此兩扭妙不可言又有兩平雙扭不相取舍而兩各

極其致者韓公送楊少尹序前面將疏廣之去國與
楊公之去起了却接云予忝在公鄉後遇病不能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
傍觀者亦有數息知其為賢人否而太史氏又能張
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
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此一扭下云然吾聞楊
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
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能詩者亦偶而和之又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又一扭如此雙扭無
限情景

望

望者提挈之望也。將後面所有的不論多少總學於前然後逐件抽出細說此文字之綱領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十三

複

此法複如正複之複。韓愈原道說完了六段却又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歐公張望之字序。君子之賢于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于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者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後世者萬世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十三

之望也。下又複說云。孝慈友弟達于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也。云云。此複法也有此一複文字更見精采。而又無重疊之病為妙。

入

此文字自類以下入題目也其法不同有願入者歐公送梅聖俞歸河陽云求珠者必之于海求玉者必之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耳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縉紳仕宦襍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與予方據是以求之獨得于梅君聖俞此願入也有願入者送陳經秀才云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和後先前價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後扶登覽未周意已倦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從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閒者宜之此願入也有例插入者帝王世次圖序云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克片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于孔子之徒以取信于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舍並僞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于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已此例插入也亦謂之埋頭法先不

說出司馬遷直到落後方一句打開頭面也又有將

一句應入者仁宗飛白記云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趣毫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于子之室乎下應云子履曰曩者天子晏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與賜焉此叫應入法也有牽搭入者韓公送支使序曰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湖南也此牽宣州李博崔羣捷入湖南楊支使也有借客陪主入者送溫處士赴河陽序云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材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岸曰石生南岸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溫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于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幕又羅而致之幕下此以石生作客陪溫生入也其類甚多不可枚舉大要愛氣欲正不可偏邪若偏邪則文意不貫矣又貴自然不可牽強若牽強則入不去矣又要活動圓

巧伶倒窺新上下有情極忌頑硬死塊堪與家等能
入乎景要緊直龍直脉一毫假不得若受氣不正與
不自然及頑硬死塊卽來龍沙水皆好亦定是假的

拙
此法如抽絲之抽或將前面所有說尚合審未審者
抽出再說明白或前話叢雜特抽出一二要緊者而
說皆謂之抽也

轉

有預轉、從上轉也。有腰轉、兩字中間轉也。有股尾轉也。其法無窮。古人云：轉如短兵相接，言步步轉也。一篇有一篇之轉，一段有一段之轉，一句有一句之轉。一字有一字之轉。貴變幻而不可測，俱其易。貴活，俱其死也。貴圓，俱其板也。貴婉曲，俱其直而硬也。貴快，俱其累墜而礙身不便也。貴迅，俱其緩也。貴緊，俱其漫也。貴自然，俱其生別也。貴切，俱其迂遠也。得轉一妙，其于文過半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三

倒

此法用逆轉，說謂之倒。或倒意，或倒句，或倒字，不可枚舉。歐公重州東園記云：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映。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莖巨榦，不尤日影動搖上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詠，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如此一例，無限情景。又韓公李端州序云：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皆是倒法。至左傳文字尤多。開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

卷鄭公傳，毋使滋蔓，蔓難圖也。是倒句法。毋生民心，是倒字法。不備傳賤防貴，小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謂六順也。夫順勃逆，所以速亂也。是倒章法。細細看去，一部左傳，純是用倒法。

托

此法在文字中最難。如托物與人，不論家下多少物件，要一盤托出來，又要托得盡，不許有一毫剩漏。要托得出不許埋藏，要托得穩不許偏欹，要托得有情不許至客，要托得氣象舒婉，不許迫促，又要托得簡便不許多也。歐公東園記云：歲秋八月，予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堂起其北，臺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清虛之閣，水舊泛以畫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全

之舟，履其中以為清澹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芙蓉，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目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苑巨楠，水光日景動搖而上下，其竇而深靚可以答幽而生清風，此前目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舟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目之瞻瞻風雨，鼙鼓馬獸之嘽音也。文勢如此，層疊下面，却只托以一句云：吾于是信有力焉，可謂曲盡其妙矣。

老

此法一謂之應，一謂之收。文字中最多，不可枚舉也。第一要回顧有情。

鎖

鎖如關鎖之鎖，此法有似于抱，而實與抱不同也。有直到文字盡處鎖者，有一步一步鎖者，步步鎖為妙。然須不覺重疊方得。孟子闢許行章第七節云：當是時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八節云：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九節云：夫以百畝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全

之不易為憂者，農夫也。十一節云：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耕耳。此步步鎖法也。有連篇總鎖者，有逐段分鎖者。逐段分鎖為難。韓公原道篇，自古之為民者，四以下六段，第一段云：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二段云：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三段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云云。各段鎖法各不相同，縈迴反覆，曲盡其致，文章之妙也。

東

此法有二種有就本身束者有開一步束者孟子論陳仲子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則矧而後克其操者也。是就本身矧作束也。答陳氏枉又直尋章束曰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答外人好辨章束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是開一步束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全三

工夫

韓退之云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全三

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獨有人之說者有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雜也起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逃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柳子厚云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惧其昧沒而離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惧其傾蹇之惧其矯也却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疎之欲其節潔而發之欲其清固而有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雅
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
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蔡之穀梁氏以勵其氣
蔡之孟荀以暢其力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
少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也蘇明允云洵少
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
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
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全四

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已
與已大異時復內
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
是而已者由是盡
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
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
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惺然博觀于其外而駭然以驚
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
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
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
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孫元中嘗問歐

公爲文之法公云于吾徒 有他法只是要熟耳
化然蘇皆從熟生也此工夫也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全五

附時藝十首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論心失而遂爲身之病焉夫心未有不存者也則以
有所累之而視聽飲食之屬宜俱失其常矣且世之
學者未有能識心者也人心隨處爲主卽處皆主而
世每迷于處而失之若有所忿懣憂患者是已夫忿
懣四者皆人心之情識也無情不卽體則四者之心
誰非吾心而執情則累體故有所四者之心卽非吾
心夫本吾心也而爲非心則心雖在也而固已不在
矣心既不在如是而視以視視也視何能見如是而
聽以聽聽也聽何能聞如是而食以食食也食何能
知味夫因根合塵因塵發知有根塵則有見聞覺
矣吾縱不敢謂眼之視耳之聽口之食苟得其聲色
臭味之理而遂足以言心之正然離塵無相離覺無
性無心性則亦無聰明知覺矣吾亦何敢謂視不見
聽不聞食不知味盡失其耳目口體之常而是以微
此心之在噫正心者其尚聞于此哉雖然心何常有
不在者也以爲在忿懣在懣懣也在也以爲在知覺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時藝著

全六

在憂慮也亦在也以空之有故不礙繁興以靜
故何勿湛寂則何患于忿懣憂患爲也離邊求只是
邊非中見永悟水卽水爲水然則正心者尚當何如
以爲正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時藝著

全七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論君子之心獨得其得者也。夫人各有得而未必能自得也。惟君子素位而行故能與于此蓋嘗謂凡夫取境君子取心而忘境爲易忘心爲難是以一念心取則境爲納一念心捨則境爲拒本自然而得者皆隨境流轉而失之矣。君子者隨處爲主本無揀擇而立處皆真亦無逆順故以其身入富入貴入貧入賤適然而無所不適而又以其身入患入難入夷入狄脫然而無所于累蓋世人皆以境礙心事礙理故嘗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八

欲避境以安心併事以存理而君子則以理碍事心得境故但心空而境自空理寂而事亦寂由是而知世人之溺志于富貴貧賤者失在富貴貧賤者也即偶有所得而窮達一致但亦得在富貴貧賤者也君子之得論我不論遇故雖處約而與人同憂居豐而與人同樂而自遊自得要之與富貴貧賤爲主而不爲富貴貧賤主世人之養節于夷狄患難者失在夷狄患難者也即間有所得而夷險一途抑亦得在夷狄患難者也君子之得在已不在物故雖居常而與

人同享臨難與人同困而自怡自愉要之與夷狄患難爲依而不爲夷狄患難依夫世人豈盡不如君子哉世人之得豈盡不如君子之得哉但君子隨遇而得而世人迷其所以爲自耳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八

患不知人也

審君子之所患。亟于知人而已。甚矣人之難知也。有一失之。而賢否倒置。是不仁患與。蓋嘗謂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而惟知人之明。爲不可學。非不可學也。以無所得而學也。是以貌不足以相人。迹不足以拘士。法度不足以盡羣材。名譽不足以尊賢哲。凡若此者。皆世之所藉以知人者耳。要足以知庸衆人。而非真能知人者也。英雄相與。有非常事。一見而即合者。而天下大事。要卽以一見而決。如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六

而後謂之知人。而吾苟不逮。已不覺其交臂而失之矣。夫失一中人。不足言也。遇異才而坐失之。患孰大焉。豪傑論交。有無所知名。一語而願附者。而彼此至計。要卽以一語而定。如是而後謂之知人。而吾稍不及。已不覺其覩面而相悖矣。夫居常而悖。尤可言也。有殺急而若是悖。患孰甚焉。不必其所與者一賢一倭。乍離乍合。而後有反覆違背之患。卽寄任稍疑。而我之明已爲不可用。不必其所交者讒諂而誤取國亡家。而後有顛倒錯亂之患。卽賢豪裏足。而我之業

已爲無所資。得人者慎之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九

吾斯之未能信

賢者以信自歎而所見可知已。天道始于信不信不足以見道也。漆雕開其有意于是乎。故其不欲仕者有曰。世之學者修己治人。入世出世之道。要未有外于斯者矣。約斯之用。非事非理而事理交徹。斯斯之體。非一非多而一多宛然。是于聖所信而凡情之所疑也。開也不免卽凡情以求之矣。而日用飲食動靜語默何者爲斯。開不能自見焉。不能自見故不能信。又當舍凡情以求之矣。而日用飲食動靜語默何者非斯。開不能自別焉。不能自別故不能信。將起念而已乖。寂知將斷念而已虧。妙用蓋我之心。念念有待而惟斯爲無待者也。無待故全體是信。而有待故全體非信。將循業而想像都忘。將守虛而根境盡見。蓋我之心。時時能緣而惟斯爲不可緣者也。可緣故認疑逐信。而不可緣故逐信成疑。開豈生而疑者乎。疑非生有疑從何來。疑既無生信從何立。開也一當皇皇于此而不暇仕矣。雖然。使天下之人口賀而心開獨疑而不能釋也。則其非常闊也。夫人不信則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蓋世人之不疑卽世人之不信。而開能疑則能信。使天下有大信。不若使天下有大疑。吾聞銷金鑄者不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七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聖人深嘆好德之難。以色喻焉。夫秉彝好德。天性也。而不如好色是可慨已。且予觀世入之心。未有能得其正者也。而獨好色之心爲正。蓋美者爲美。惡者爲惡。出于天。而人不違。而竊竊以求琴瑟以樂。出于人。而天莫奪。此雖清欲之心乎。而惟誠惟一。則人無所矯飾之初心也。而好德有如是者乎。入見義理而悅。出見美麗而悅。義理之恬澹。必待于誼。而美麗之蕩心。無假于言說也。朝聆賢人君子之論。而心動。暮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聽妖冶淫逸之言。而心又動。賢人君子。惟學士大夫能信之。而妖冶淫逸。卽匹夫匹婦所樂道也。是以深修默詣。不爲富貴利達所移易。有如好色之誠也者。吾未之見焉。而知實解。不爲異端曲學所搖惑。有如好色之一也者。吾未之見焉。而至于曲節之士。以陰病全。矯誕之人。以虛詐實。其好之也。弗如其弗好也。世未識乎人心之真好者。則請以驗于好色之心。蓋大學之傳。誠意曰。毋自欺也。如好好色。而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是知出于天者。必不可欺。以色。而世之

能毅然不欺者。亦惟有好色而已。人能由好色之心。以自識其不欺之心。是故可以學道。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五

問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賢者疑死而聖人告之以知生焉夫生與死一理也未能明于生其必不能達于死矣此夫子所以告子路也蓋嘗謂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舉世之人日出沒于其中而不覺也是罔生罔死者也子路問死其有惕于是乎夫子告之曰未知生焉知死夫物各有去人之死未有無去者也將指四大既離之日而以爲死則既死之後無可死者矣無可死不應後之更有可生物各有來人之生未有無來者也將指形骸初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禮著

九

合之日而以爲生則未生之前無所生者矣無所生不應前之已有所死是以死難知也而生爲死因非其生何以有其死生又難知也而死緣生有欲知死當先究其生試察之父母未生之前而我之所以爲生者果何若矣乎謂之無而性命非無謂之有而假父母以合者其將離父母而何屬也此人生本來之機微乎而苟不能知又何以知死矣試求之天地未分之始而我之所以爲生者又果何在矣乎謂之有而天地且無謂之無而超天地以存者斷不以無天

地而絕也此人生寂初之消息乎而苟不能知又何
以知死矣故夫彼有所生則此有所死安知彼之生
不爲此之死而此之死不爲彼之生倏然而生又倏
然而死及其死也不可不要其終而當其生也不可
不原其始夫世皆有生世皆有死而卒無有一人知
者也悲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禮著

九

克已復禮爲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觀聖人語。大賢以仁而仁無多法矣。夫克已以復禮。仁也。而爲仁又必由己。然則外己而仁何。常有餘法哉。且世之學者。其不識仁久矣。認我以爲仁者。既以妄增妄。舍我以爲仁者。又離真覓真。夫一我也。執則是我。不執則是仁。請以觀于夫子之告顏子。當其問仁。而夫子曰。克已復禮爲仁。豈不以仁一心也。其湛然覺者。何常有已。而湛則不昧。必附體知以呈。於是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禮著

李

無已之中。若有已焉。其渾然一者。何常有禮。而一則不濫。必隨天則以見。于是無禮之中。若有禮焉。禮則非已。已則非禮。克已然後能復禮。禮外無仁。仁外無禮。復禮卽所以爲仁。人一日而能克復矣乎。則一日之仁。天下之仁也。以一性入一切性。而無所于礙。天下之歸仁。一日之仁也。以一切性入一性。而無所于剝。是仁者以萬物爲仁。而不以一己爲隔。如此。然則爲仁必舍已矣。于非也。舍已則不由己。不由己則必由人。而仁非人之仁也。云何以已欲求乎人。已實仁

之已也。云何當仁。不本于己。仁無樂淨。謂之己。特染淨之名耳。達則卽淨卽樂。而悟則卽樂卽淨。欲舍己以覓禮。而樂既不立。淨于何依。仁無取舍。謂之己。復特取舍之名耳。凡夫猷一欣一。而聖人得一用一。試息猷以離欣。而取既不有。舍于何得。爲仁者知已。卽禮本無方便。離克卽復。亦無漸次。何也。當知所從事矣。雖然。已一而已矣。由則不克。克則不由。夫子豈有異說哉。已無體性。卽虛空相。知虛空者。不應說言空起空滅。則知己者。豈可復言已除已在。甚矣人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禮著

李

不識已也

君子貞而不諒

論君子者當知其所以爲貞者也。夫謂之君子者。不貞者哉。但當察其別于諒耳。嘗謂世之成大事者。以智得之不若以正得之。而豪傑之正。未有不出于智。乃其所以成亦未有岐于正者也。世有小義焉。以爲通不如固。而後世有小智焉。以爲道不如詐。是未知君子之正耳。君子守道可以達天而用不違于人。君子爲學先于求己。而行不戾于物。其仰不愧其俯不忤。雖賁育弗能奪也。可不謂貞乎。而貞不捨義。亦不倚義。大人得之故體大用微。而小儒失之故本膠末折。彼小儒之所爲爲諒。而君子非諒也。其智能知其仁能守。雖他岐弗能惑也。可不謂貞乎。而貞不廢介。亦不取介。聖人達焉故冥際合化。而賢者拘焉故拂跡成痕。彼賢者之所爲爲諒。而君子不諒也。何也。蓋天下一理。貞之所執與諒之所執。無以異也。而貞則見兄以辨此矣。見木無見。故磨不磷而涅不淄。諒則見不足以與此矣。見卽病見。故言必信而行必果。夫世皆剛方。儒者得抱其守以爭焉。而儒苟無用世。

爲各司其智以亂焉。不有君子吾未見其可也。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既老之戒在于食而已矣夫欲得者人之常情也而老爲尤甚是以君子戒之且自大化密移寒暑代謝人之少者壯壯者老矣豈惟季變亦且月化何但月化又兼日遷而君子于此有白首之爲兢兢者是故戒色戒圖此少壯之事也而季齒既盈血氣不逮則向日之念將盡息而惟役志于子孫餘生之計已無多而但肆情苟得君子曰我亦猶夫人也而能不爲須臾慮也然我既乘化而來亦將與化而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一百一

試問生理既畢之日而我將何物可以同歸必不能將之以歸而安用此貪得以厚自汨沒爲也則有戒之而已君子又曰我亦猶夫人也而能不爲身後慮也然我能貽子以富不若貽子以安況于時易事改之後而雖有子孫未必能守苟不能保其長守而焉用此厚積以重自黥染爲也則有戒之而已人以老爲佚君子以老爲懼謂夫吾之身將徂落而心益遠失也則當微細緝觀現今此身括者是血昏者是氣何者是我于此有惕然不能自己者焉而何暇爲

養苟且之計人以衰爲變君子以衰爲不變謂夫得之季有輩類而性無移易也則將深心思惟日後此身氣升于天血歸于地我將何在于此有惺然不容自昧者焉而詎肯爲豁壑無厭之圖噫彼殖貨者亦可以少省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一百二

辭達而已矣

論辭以達而立言之有要矣。夫未之能達，不可以爲辭也。而達則其言止矣。寧後有他尚哉。且世之修辭者，何其紛紛也。各極其欲至之情，總裁于繁約之例，約之無法，必至齋而不過，繁苟可刪，又謂穢而不寔，皆非所以爲詞也。詞之變不一，無者使之能有，離者使之能屬，俚者使之能雅，澁者使之能暢，則改爲簡略，其詞者不達也。而貴于委折深至以達之，詞之體何常。設者能使之整，亂者能使之一起，者能使之近。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一百五

曲者能使之徑，則故爲浮曼，其詞者亦不達也。而貴于深切著明以達之，理苞塞不喻，于是有詞，奈何費詞之後而猶然未喻也。聖賢立言，主于鈎深而抉微，要使人讀其書而其義了然于口與手之間，而達矣。達則止矣。情約結不申，于是有詞，奈何尚口已窮而猶然不通也。哲匠撝觚，先于開心而寫意，要使人聞其言而其心躍然于面與貌之上而達矣。達則畢矣。故夫窮天極地，凡情想之可到，皆詞所到。由我及物，雖肝膽之不通，惟詞可通。誰謂不貴達乎。然達之義

難言之矣。使千夫竝慮而一語忽得，其樂可以忘憂。若萬變盈前而毫髮有礙，其憂甚于廢食。以是思達，達可知已。

句踐事吳

以小事大于越得其智焉。夫越欲謀吳，故不容于不事之也。而句踐之智可知已。且自古英雄豪傑，足以有爲于天下者，其道大約有二：其一忍，其一弗忍。弗忍者，內惻而能寬，有懷人之德，而足以待之，故人不勝。忍者，內耐而能苦，有謀人之智，而足以持之，故人亦不勝。若湯與文王，其不忍可知也，而能忍者自大。王而外，則有句踐。句踐之行，成于吳也。貢獻玩好，惟吳之欲。府庫筦鑰，惟吳之制。男執櫜，以奉諸御，而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頁

女執箕帚，以賅姓于吳宮。凡若此者，在于下士所弗能甘，而況句踐國君乎？其臣種蠡皆卿材乎？義不可辱，不如焚宗廟，燔妻子，相率以死之，而致死有偶，不如散寶玉，獎甲士，背城以借一。句踐曰：是匹夫之謀也。士不激不奮，國不危不興，使吾君臣夫婦困苦，慙詬，愀然無樂生之心焉。而後足以致忿于人。時未起而弗爭，事未備而弗作，使彼國人上下偷惰，侈肆驕然，無自固之意焉。而後足以釋憾于我。是以臥薪嘗胆，非身之所種，不食，非夫人之所織，不衣。句踐所嘗

之苦斯以極矣。而泊內治外，夫人不出于屏，大夫不出于檐。句踐復仇之堅，其可當乎？說者曰：其謀皆出于種蠡。雖二臣能謀之，實句踐能用之。而吳有子胥，始忍父兄之辱，而用吳以覆楚，卽句踐之智也。終知越兵之入而死諫，以伐齊，其遇不如種蠡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一 雜著

祭文

祭大同巡撫白夢山老師文

洪河怒流大華突峙公產其間地錫萃止東通其惡
理賦筋堅颺閱內外凡三十季以撫晉師其剛如火
奸吏桀卒莫敢碎瓊敵饑而驕十萬一呼叱而走之
如走羣鷃間言之來捷若鳥攫時卷而懷圖書爨藥
公論既明微車斯行溢然不赴長返幽洞訃聞于朝
靡不震悸況于合等公門下士撫棺無從但附心悲
陳辭英辭霧或鑒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祭南駕部康煥吾老師文

嗚呼予初讀公之文高朗開率疑其爲古人之言也
自沐甄錄見公衣冠闢樸辭氣簡直疑其爲古人也
從公遊久言行純質表裏洞徹知難不避執義不回
信其爲古人也然公仕甚晚仕又不遂雄才厚抱僅
見十一而人爭恠之豈惟公爲古人也耶公自饒州
歸遂決志不仕與賓從故舊飲酒自樂身世一切不
問竟老于湖山之中豈公亦自知古人之莫宜于今
也耶然則古之遭時乘勢富貴烜赫者蓋別有途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而公不能耶抑公寧不能而窮困不願能之而富貴
耶然公雖不富貴而生平夷險仕止未嘗一日不樂
其壽八十而自少至老無疾病卒之日仕于其鄉者
與其鄉人朋好莫不悲思而俎豆之公殆以富貴烜
赫謚今之人而以古人之樂自居耶然自公之歿而
古人不可見矣予能無悲耶

祭少詹學士莊冲虛文

嗚呼莫不有死惟公死重悲死者情我悲尤慟公之才
謂如華斯繁不至于貴遽燭其根公之德品如井
斯涸汲不及瓶忽焉其孽公之祿位如日方昕未經
于天蔽以浮雲既失其怙又喪其偶禍逮孫子以及
冢婦一歲之間摧肝數哭命也如何身又不毅我之
交公踰二十季縶縈稠密義厚官連若憂若愉并若
一體或合或睽睽嘆合喜昔歲之冬公以忌歸別于
城闕我嗟公歛雖則歛嗟暫爾分訣孰云此際萬世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之別公侄與子俄以訃來發書號絕舉聲酸哀遂及
旁人莫不叫哭如李髯者目腫鬚禿豺虎之喙以予
爲餐棄組過返匍匐公門漆棺在帷瓦燈凄照邈矣
沈陰有懷莫詔追惟話言我止于休世雖子須子誰
世求有棟有椽子居我斲有水有舟子嬉我濯我欲
子儲子謳我哦斯語彌鮮斯人則麼公病雨靈始發
于足山麴弗預卒傷其腹三季之間旦夕吟呻有藥
實良不以自珍畀之于予曰汝老矣不解服食庶其
有子予幸有子而公不聞若其聞之如何歡欣感公

之誼終古絕少口不能宣苦如茹蓼何以報公祝公
之嗣碩寔彌鉤火然川至公嗣之賢挺挺閭閻母曰
焚焚德寔有隣以此諭公公必我聽作以椒漿弔今
暫凭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祭銀臺石門文

吾黨之士凡三百人博碩俊爽惟公絕倫其神滿而
其揖滿頰浩乎胸中今古同涉高山大川孰覩其藏
洞如門開又無屏防如金之剛如石之確然義所在
隨鑽隨琢守法之經達禮之宜官有疑事賴以爲揆
登賢抑佞不私則敢于已無慚于人無憾貴爲宗卿
要至納言躡足彌峻發顏彌敬厚祿華問天之所賞
盛季忽折如條之制死生之故豈不可知烈大榮昌
宜壽而違公魂在天爲雲爲氣鑒此一酌用雪同涕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祭封戶部尚書李太翁文

嗚呼甫甫億千一氣磅礴而氣之靈者忽聚忽散忽
現忽伏其散且伏也誰知其所在而聚且現也或發
爲奇人或產爲異物物之異者尚非耳目之恒觀人
之奇者必閱時代而間出先生之生百鳥獨驚吞洞
庭雲夢之水渺若一盃而拚祝融天柱之頭將環置
之齊安之正而笑使之相撲意得而行意止而縮蓋
已賔物我于兩忘而與天地往復其精神之所運乃
有司空之宏毅與小季之清謨富貴福澤具生人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大全名位季壽蓋楚國之喬木晚將悟道扇于跳踣
帝釋鼻孔忽然相觸倏哉游哉蓋棺以足我友司空
或如慶屋執紼無繇山遶江濱東粵漬酒臨風一哭

祭莊少屏季伯文

歟惟長沙水深土衍學士生焉清淑廣遠有美學士
公爲之翁辟彼崇岡是產巨松學士在朝公安于
野門室靜聞言行詳雅御書誥辭焜煌里第集
祥綬慶居起彌恬學士奉恩益爾益密漸于台垣
幸公方力公貌既壯公精既王挾其有餘忽然中偃
書來但云頗苦氣噫學士審知徬徨驚恠流涕控疏
請急遄徂遭訃于道號聲徹塗予與學士情好繆
臚別于城闕淚衣各濕聞公之亡如何不悲天則不吊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七

抑人爲之風鳴嗒嗒鴻食衍衍六十三季亦不爲短
青規紫閣學士方來賁終之典姑待夜臺

祭周易菴季伯文

嗚呼予之于士誠雖則世講而寔同氣也士誠以第
畜予予何得不以兄事士誠然則以翁視予雖季
子而寔猶子也翁以猶子畜予予何忍不以猶父子
翁乎庚寅之秋予以孝廉來禮嶽祠于是見翁讀說
詩書髭髮黝黑自倚少壯未稱壽也士誠登第翁始
六十時始稱壽然耳目開說手足疾便未有病也去
季奉士誠以海寧入觀接對之時心動色墨察其
所以始知翁病旋以便道歸視翁疾十日而就任士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八

誠報予謂翁漸次生起未有害也七月初予以使事
入浙始知士誠以翁訃歸翁以前疾不起嗚呼痛哉
浙本冠冕交錯酬答分驚予以素儒賴乎其間日每
不給不服爲位哭翁然朝夕間惟悽慘蕭瑟予雖
不哭痛可知也湖上諸山秀爽深杳皆有佳趣予酣
于其中者一月或跌石而坐或倚竹而嘯情發思湧
四大俱廢然每望海寧不樂之意逆然而來時或譏
謔從中而能歌起笑發忽作悲嘆人以問予予不能
言夫海寧士誠之甘棠在焉予雖不言痛可知也歲

平其莫予客斯家予室翺翹予羽譙譙謀于婦子將
及如而翁已夢矣接士誠之書不覺慙恨交集予
與士誠之交既出世情之外而所以痛翁之意亦非
世人之情然則以諫翁豈可無詞而欲托之人則不
可以之待己則不暇奄于今日豈得不慙察予所以
慙而痛又可知已然予于翁生不能問疾不能候死
不能吊不能親則予所以痛翁之意其孰從而知
之且士誠在苦塊之中置書問予不廢人禮而予適
休休之暇無一介相唁則予所以痛翁之意又孰從
而知之然士誠不以予之踈廢也而殷勤問予則予
之心似乎士誠知之矣士誠既已知予況于翁棄世
騎龍以臨下土又豈有不知予者嗚呼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一九

祭周瑞東先生文

世之仕而不達者必其外寡合而多累孰謂先生言
和行備交滿天下而猶有求全之毀世之折而不壽
者必其內不足而先稅孰謂先生神淳意鮮萬應不
乏而季僅六十以止蓋予嘗論天下之事豈有不可
知者若寄物于人隔宿而取之且有得失之虞況乎
物之非我有者其何庸以力爭而智揣然則先生之
所能者先生之所有者爾苟非其所有者雖先生亦
安所措意于其間而世之達且壽者豈罕考其生平
不足以供一笑而已予事先生三十季受恩最深求
所以報先生者絲毫靡以也蓋先生于世間法席不
精了富美倖如鼓輕塵以益禍獄吹唾沍以灑江河
雖稚子亦知其不可矣頃歲廢田正壑聞古聖人知
見勿欲留于世間業運每常遷于國土之音不勝感
嘆思以告之先生而先生業以不起嗚呼痛哉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一

祭姚渥源文

嗚呼予少讀孔子人生直罔生幸免之論以謂凡物得而靡喪存而靡亡者必直者也凡物之喪而未必得亡而未必存者必罔者也既而博覽載籍所記賢人君子與夫奸偽巧詐之徒考其生平存亡得喪之故以質于孔子之論多有不然者然以謂得之于罔耳未敢以爲疑也既而官于京師十有八季當世賢人君子與夫奸佞巧詐之徒其生平存亡得喪之故莫不悉究以質于孔子之論又多有不然而者蓋得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五

于見矣于是竊有疑焉既而身陷機穽風波口語震動天下莫知其由而公嘆曰吾師無罪惟直其罪懔懔慨悲涼因自言平生以直之故摧抑萬狀專以孔子之言爲疑而予不覺失笑何吾二人之疑同也然則直其不可耶聖言其欺我耶然直之不可風波摧抑止矣而公竟死耶公初至予邑也予告以平日無欲爭之利欲去之疾欲報之恩譬藉公力者公惟一意自勉而公告予以謂吾治邑專視吾師吾師相憐則莫敢不順矣嘻此言非公不敢言也公又自謂以一

邑爲己任臨事之際無一足以撓我者予謂此蘇子所謂氣之過人者也其原出于孟子塞天配道之論然古今英傑因之以盡其心障其識者往往有之而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放大甲而反之古今聖人自堯舜以下伊尹最大而孟子僅以爲任稱之與夷惠等公毋得以任之一言沾沾乎公不覺自失噫此言非予不敢言也自今以後能以公之言告予曰誰而予亦誰與言者豈不痛哉公死之明日妻子尚無以爲歛邑人相與簡其爰書爲錢計者自一至七爲兩計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六

者不多有也其清如此性果于疾惡樂于爲善學之不已其進難涯惜乎其奪之者早與雖然律以孔子之所謂直則死而無愧矣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三

萬歷二十七年春正月二十五日蔡公葵心以事卒于邸于是駃童愀然人跡鳥散碑人某非等有友朋我殯之義既以勉強合力經紀其喪使其家人昇之南還櫬行復辦香勺酒爲文以告之曰嗚呼公之死去其爲進士時纔數月耳公家貧力田積學之勤至于四十乃始成名公之父母歎于堂妻子歡于室隣里宗族走巷相慶其喜可知也而今使公不以吉返而以凶歸總帷蕭蕭素旌闇慘公之父母哭于室妻李湘洲文集卷之十二祭文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爲進士而父母妻子布袍相守有如腐儒老生也者
亮亦公之所甘心也然而腐儒老生欲以有餘之季
易旦夕之顯庸而不可得而公欲以旦夕之顯庸易
有餘之季而亦不可得既不可得則賤而死孰若貴
而死而在途而死者又安見其不如在家也哉果若
是則人之所以惜公與所以相憐者皆非也然雖知
其非而不得不然者人之情也人情有淺深則發而
爲喜悲者亦各有淺深今公父母之哭公甚于衆人
之哭公也妻子之哭公甚于衆人之哭公也公之父
母有父母之情妻子有妻子之情衆人有衆人之情
吾儕與公相與又各有吾儕之情世間皆以情生皆
以情滅吾亦在情之中也安能不以情吊公哉然其
知之

祭何江峯文

嗚呼人莫不生人莫不死朝而聞道夕死可矣道乃何道聞何如聞明者如月昧者如雲惟不明已嘯嘯口煩三教之徒各圖其提彼范子者抑又何知設曰不朽事功文詞譬如盲人手執瓦器謂是器者金石不替我聞大翁撫觚最早出史入經幽渺堅好師友二子鬼構神設睂山復與明允軼轍咄咄明允老走京師權書衡論說一試之何如我翁翁光自照用世之業付與二妙端居清淨八十一季厥間不謬緣盡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三

而遷見翁達者訝翁何往翁寔無往見者快快維時令子持節長沙有萬斯人聞訃叫嗟令子如彘斯人如蕤翁不可贖雲收雨轍斯人之苦有口莫宣我同此情尤有甚焉流涕再拜再醺以酒再侑之詞翁其飲否

祭包龍岡文

嗚呼古今不同如夜與旦不見有恒孔子所嘆況于今日更二千季狙詐萬變宜乎其然惟我公生超然絕俗淵塞貞諒不鑒其模人各有心其中孰窺公心豁豁如或見之毫末之爭一蠶一觸公義所在糞土珠玉以忠出恕以信敦仁儒者所難公強而行雖伏不仕施不及衆與無失宜孤寡所控我交公子知公頗重庶幾有恒孔嘆予欣憐憐公子繡冕所授公祿既壽歿亦何歎惟典刑亡使我心悲具此酒食復侑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三

以辭

祭張文粹公文

昔孔子論士與磬礪而鄙從政者于當時蓋深惟夫
作偽而不知耻者也雖磬礪之細而亦取其不改是
卽所以惡鄉愿之意與不得已而爲狷者之思考公
生平爲善孜孜雖食息起居之常而未嘗不謹與童
子婢妾言而絕無可疑之有耻惟公當之美哉有
于絕世之奇豪鷹快鶻不可韝維宜摩天而迅飛蓋
公心之所期忽然浮沉一十三朞如羈駿足與蹇同
遲增吾徒之感慨想公心其亦悲吾聞滄海汗漫無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七

涯犯波濤而不忍料舟楫之所宜苟敗材之難恃將
覆溺其奚追審涉世之憂患比涉海而猶危求濟險
之所具舍令子而其誰然則令子之乘風破浪跨萬
里以遠到其必有日矣但傷公之逝而不及見之凭
帷一酌以告公知霧風惠來倘惟其時

祭沈季伯母文

嗚呼惟汨多高門兮選吳族與沈氏婦太君之初歸
兮御百兩其備美乃脫綺洗服而操作兮佐考槃以
樂只慨少微之既歿兮惟賁娶之子姪既誓繡以繼
亡兮又九廟以課子敢哲嗣之才賢兮爲

天子之綱紀鞭風霜以爲馭兮遠屆乎滇粵之極鄙
感杖杜之有暄兮暫回車以過里幸太母之康樂兮
歌岡陵以燕喜朝被象服而若有所思兮夜忽然其
不起從隱君于地下兮遺笄珈如浮氍想太君之心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六

固欣然今但無解于柱史之慟耳人之有生莫不有
死慟亦何益然豈有止予于太君義本猶子臨風寫
哀薦此一醢

祭封太淑人田母文

嗚呼至寶之生。或秘脣山。或潛遼水。非人所見。而可
目者。雲物光怪之氣。異焉耳。閭閻之英。蓋亦若此行。
不踰閭閻。言不出裏。而雲物光氣之奇。乃敬之于夫與。
子。於惟夫人。生知圖史。相其夫有羔羊之潔。育其子。
爲麟趾之美。兩卿獄獄于前。多賢勉勉于尾。況由于
以建孫。又蘭馨而棣韞。奕葉之盛。古無其比。萬石之
孝。謹一門。然而不文。汾陽之助。名累世。竟亦多侈。豈
若夫人。教有密理。勸學則和。膽刀機。懷思則撻。驚囀。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祭文 九

公牘

藩府磨田公牘

某等久居山澤。聞見短陋。勢隔體疎。不敢妄有陳說。
但頃因 藩王磨田一節。前後文移。咨至 藩省。老於
祖苦心。而人情岌岌。不得不冒啟。如先謹二藩共
田肆萬頃。二萬隣封協濟。二萬派之湖廣土田。再
隣封協濟一萬。其三萬必自楚出。已經搜出土田六
千外。尚餘二萬四千頃。此一大畧。已其派長沙一千
六百頃。湘潭九十七頃。七十一畝。未審合二萬四千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公牘 十

之數。而均派乎抑。當時尚望鄰封協濟二萬。而但以
一萬四千之數派乎。此文行于元季六月者。不敢不
一問也。新又奉文云。
明旨搜括萬頃。楚人哀如克耳。如前頃土田。竟無可
搜。必須明白申說。無得含糊。未審此一萬者。即前一
萬四千未竟之數乎。抑隣封止肯協濟一萬。而帶此
以俟。今派乎。此文行于本年四月者。不敢不一問也。
大抵做省十七州。槌秋糧二百三萬六千石。有奇。而
長沙五十八萬六千石。零則以一。而當一省四分

之一且過之矣各郡有糧一石至田三百餘畝者做
郡有糧一石多不過二十畝且又有一畝起科三斗
六升者其不均何如也各郡之田春麥秋稻麻菽稌
糧等項多至四五收而做郡之田止一收各郡有湖
蕩圩田做郡盡是山嶺其苦何如也往者部派遺佃
以糧起科做郡亦曾力爭乃得起畝今不知老公祖
之派從畝乎從糧乎如從畝則通省有田二百二十
四萬頃而以一萬四千之數科之似田及二百二十
四頃者始應派一項四十畝本邑止田七千四百頃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公牘 三

府而其後 吉府庄田一十五萬六千一百三畝
派長沙不敢瓜及他郡則今日衡州雍府廢業應歸
桂府而 桂府新派之田應照 吉例專在本部何
故又派之長沙也稍物平施事理易見又不然則以
縣論縣做縣衙疲比各縣尤甚往年 吉田之派做
縣則三萬六千二百餘畝與益陽等而瀏陽則七十
三畝醴陵則七千六百畝長沙湘陰則各一萬五千
畝善化寧鄉亦各二萬七千畝何多寡之懸乃爾彼
茶攸湘鄉安化同隸王土何竟無一畝之派也今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公牘 三

則一邑視顧凡此四事望老公祖以救焚拯溺之心
卽刻施行某等上千尊嚴無任戰慄待命之至再查
部文中未及耗銀本邑桂供正銀不足三百兩而
耗踰五十金亦大甚矣從來京編正供原無增損每
季加增盡是脚耗致成書歲收月易皆吏胥解役之
利百姓之苦也夫錢量數千金可屬之一二夫賞運
者批文數項可併爲一項者通求老公祖片語卽爲
膏澤某等多言之罪并祈粉省不宜

涑口把截龍船公牘

敝邑之馬一壞于積棍之包當再壞于鄉民之貽累
三壞于市人之克報四壞于官馬之餵養以致上下
束手無策而借資于龍豈得已哉本末具于前後縣
令申文老公祖所洞知也原龍轉敗于南嶺今徙于
湘潭龍苗產于衡山鄱縣茶攸湘鄉及敝邑之蓮山
而種以閩人鬻于湘渚蓋諸流之所會而買舫之所
集也縣官與士紳公議借諸商人牙用以代公家之
急行之數季頗不失事頃突有禮陵之積吏晏承光
來自涑口鳩黨操戈凡龍船自上流而下必欄截取
稅有不從者必殺其人而掠其貨威勢已同于大盜
矣若曰龍者公利而醴人亦得與分乎則貨不產于
醴賈不鬻于醴醴之水經涑口出而上流蒸湘之水
不過涑涑口本小鎮而斜插于江于此輩自涑口出
江把絕湘潭之龍船而非醴船也使其爲山澤之雄
操專利之術不但截醴船而敢干截通江之船其事
體聲勢亦非小可且龍出于衡山鄱縣茶攸湘鄉諸
邑而諸邑之人不爭龍船行于衡山茶攸湘鄉諸江

口如雷家浦銅錢灣朱亭等處難以枚數而諸江口
之人不爭何哉無亦謂貨之集有所轉販之商賈有
投落交易之處如買木者必于荊州而木則四川建
昌及諸夷洞之木買布者必于臨清而布則湖廣南
京湖松蘇徽之布事理皆然人所易見至晏承光借
楊孝廉爲指名而孝廉前至做邑辨其非已則戎自
晏與明矣不然如做縣孝廉士夫亦頗有人而不聞
敢有掩諛之謀則賢者自處亦必有道某等合辭冒
干必祈老公祖盡法處此輩以安地方以靜謐爭以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公牘

二五

利做邑馬政幸甚幸甚

湘潭縣錢糧公牘

承教錢糧冊三本極詳明已費老父母苦心釐算惠
民寧可謂愷悌君子且不以錢糧定則爲非而每項
俯賜採納雖賤目昏甚然亦不得不殫竭愚腸以襄
勝舉計七季未支解銀二千三百五十八兩六錢四
分九釐雖吏書數開那移紙贖南折夫馬等項然
竟各項有各項之征已具列細數粘之冊尾斗磨以
爲必應追補者也又元季未支解銀一千七百三十
九兩一錢二分俱應存庫又七季里長未完糧銀五
百五十五兩七錢八分六釐元年未完糧銀七百三
十二兩六錢一分零何物里長士大夫之絲毫皆完
而被獨敢逋欠也應追又官幫兩季冒支銀二百三
十四兩四錢六分應追以上共銀五千六百二十兩
零六錢一分六厘又奉老父母查出應緩徵銀一千
四百零四兩一錢四分查出官幫該裁銀四百三十
二兩三錢六分合前共七千四百五十七兩一錢一
分以做邑正糧三萬五千八百四十八石計之每石
可減銀二錢餘老父母設誠致行則循聲蓋乎天下

李湘洲文集

卷之十二 公牘

二六

原缺

李湘洲集十卷補遺一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明李騰芳撰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壬辰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其學宗王守仁故集中第二卷有
陽明集抄序反覆幾一千言發明良知之旨至以
事功節義與辭章養生均爲正道之障又有金剛
經集注序金剛經注采序蓮池自知錄序皆提唱
二氏之說亦頗尊崇李贄稱爲卓吾老子蓋明季
士大夫所見大抵如斯不但騰芳一人也然騰芳
留心經世喜談兵事其策倭安攘至計疏及進戚
繼光兵畧諸疏猶非徒以狂禪縱論者矣集無序
跋不知何人所編據卷首家傳稱其生平著作燬
於嗣寇此本蓋山掇拾而成故十卷中多有錄無
書別以補遺一卷刻於末云

關中集四卷

〔明〕余懋衡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中集四

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撰然亦承乏關中時撰也彙而藏之中篋冀徐加
更定乃侍御馮公少墟聞而索之以長安令楊君
脩齡道意余既不獲辭則寄論六首說一首以求
斤正不謂馮公遽文以青黃叙而鏤之叛也其餘
則不忍弃擲姑存之焉夫存之何爲曰余固少學
鄒魯之緒言而不敢叛去者也其指意或有寓也
若徒事雕虫刻鵠之業而無當於道則覆瓿奚辭
矣

關中集

目錄

卷一

聖帝論

聖人論

夏少康漢光武論

六國論

信陵君論

魯仲連論

漢高祖唐太宗論

關中集 目錄

漢文帝論

漢武帝論

漢宣帝明帝論

漢元帝安帝順帝論

楊雄王通論

孫權論

曹操論

管寧論

辛憲英論

王祥山濤論

陳壽魏收論

王衍張華論

何晏裴頠論

晉人論

卷二

寧神論

治體論

儲養論

邦本論

恤民力論

關中集 目錄

法祖論

畏災論

無逸論

任賢論

持盈論

關佛論 一

關佛論 二

兵論

簡閱京軍論

備邊論

粵閩海防論

卷三

封建論一

封建論二

井田論一

井田論二

漢唐開邊斥土論

東漢有事戎狄論

東漢禮儀論

漢魏選舉論

關中集 八目錄

形勝論

教職論

士養論

師論

文論

交道論一

交道論二

悲酒論

居室論

時命論

隱報論

卷四

明新說

九經說

以善養人說

長安說

琴說

醫說

宗藩議

自咄

關中集 八目錄

關中陵墓志序

刻馮仲好關學編序

重脩張橫渠先生祠記

重脩陳希夷先生祠記

萬曆丙午科陝西鴈塔題名記

祭諸葛忠武侯文

祭張橫渠先生文

聖帝論

夫未有人物以前生人生物皆天地也天地爲政也既有物以後貞元之氣必有所特鍾而聖帝生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也天地與聖帝共爲政也洪荒之世未有文字不可考矣以所聞者則有巢氏教民構木爲巢以避禽獸之搏噬燧人氏教民鑽燧火食作結繩之政爲日中之市自此以後風氣漸開爲伏羲則河圖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類

關中集

卷一

論

萬物之情造書契而文字興作甲歷而曆象肇結網呂而民食賴制嫁娶正姓氏通媒妁而人倫重作荒樂歌扶狹詠網罟斷桐爲琴組桑爲瑟繩緣爲絃以和神人而音律協神農因天時相地利制耒耜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起立蜡祭而神功報味草木之滋祭其平溫寒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興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建作甲子命容成象周天之形作蓋天問鬼史虛上下周紀之數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置閏設部作調歷命車區占星氣命隸首作算數命伶倫造律呂命榮後鑄

十二鍾以和五音命大容作樂曰咸池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命共鼓化弧爲舟楫命揮夷牟作弧矢命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直以作大輅造宮室遂築合宮祀上帝接萬靈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於岐伯作內經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作冕玄衣黃裳染采爲文以辨等威畫野分州而地有定設井制畝而民不爭顯項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神人不奸妖誕屏息作曆以

關中集

卷一

二

論

孟春爲元堯舜禹治水稷教稼穡契敷教畢陶明刑垂若工益掌山澤伯夷典禮后夔典樂龍納言人文於是始備夫自盤古以後歷幾萬年更十數帝皆光嶽誕生靈異夙稟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勞心焦思開物成務因天地間原有之理創天地間應有之事用雖後天智實先天神人上下內外大小各有其儀教養工虞禮樂政刑各有其則通變而民不倦神化而民宜之野馬網緼太和融液施及終古率守章程無能有加於聖人之制作者彼其安養斯民之念何惡切而周到也可謂至公至仁至神至聖之主功難

聖人論

天生聖人。若有意焉。而聖人接受天之命。不聽不以
天心自處。以天道覺世。故達而在上。則得以行其志
而達其道。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
皐陶伊尹傳說周公召公之爲臣。主不虛。臣不虛
貴。以道濟天下。而一世之民。物無天札。無疵癘。溫然
如春。煥然如夏。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是也。窮而在
下。則不得以行其志。而達其道。若孔子生於周末。世
既莫宗。乃退而講明先聖之道。贊易自義軒。而下叙
書自堯舜。而下則詩自商周。而下定禮自虞夏。而下
關中集 卷一 四 論
正樂自咸池。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使天道地道
人道。上焉如日月之經於天。下焉如江河之行於地。
中焉如五嶽之鎮於九州。後世有欲脩明先聖之道
者。吾書具在。一脈可傳。吾道雖不行於今。而冀行於
後。雖不行於一時。而冀行於萬世。則吾承天之意。庶
藉以不孤也。夫聖人不忍人心之陷溺。世道之陵夷。
而欲救人心之陷溺。世道之陵夷。無如此道。故達則
行之窮。則明之。雖功有顯隱。近遠之不同。然皆不使
於上天之所命也。求有置此物於虛。而傷溺於此。
聖人也。蓋聖人也。天心也。天無心。不聖。人心亦

無息不運不分達與窮時與地皆有所當爲之事
皆有所必盡之心焉皆有所必弘之道焉故其精神
在萬世也

關中集

卷一

五

論

夏少康漢光武論

夏商周之中興也惟少康足以當之周之宣王不與
也當寒浞之弑夏后相也少康猶在娠也生於有仍
奔於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能布其德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其臣靡收
斟灌斟鄩之遺黎以滅浞誅澆豷蓋經營三十餘年
而始復辟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遐想當日君臣之濱
危茹苦豈可言說惟以天道爲定命圖回謀慮忍耐
堅貞其不可窮之智與不可測之識當有出于尋常
萬萬者是以能撥亂而反正也漢唐宋之中興也惟
關中集 卷一 六 論
光武足以當之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不與
也新莽篡漢國統中斷人懷漢德欲圖恢復光武以
南陽宗室仗義起兵深計大度豪傑爲用外有王郎
赤眉銅馬尤來天水成都諸賊而內之更始私人又
忌其威名日夜齟齬之身處危疑韜迹和光整齊軍
政不沮不撓除苛推誠削平僭亂漢家土宇盡復其
舊郡縣田租三十稅一參考舊章講論經理側席幽
人日不暇給此其所以興也夫天下非小物也中興
非細故也其祖德在人人之謳吟未歇而其後胤又
有天賦殊絕痛心祖考者發憤討賊忍死除兇與羣

雄角於原野得不喜失不沮艱難險阻無不備嘗
策衆長無不延攬氣愈銳神愈潛量愈弘謀愈遠卒
之掃蕩妖氛廓清中夏神州爲之再造宗社爲之重
延此蓋天意人事之會合非周宣晉元唐肅宋高所
能辦也

六國論

戰國時山東之國六而皆憚秦策士至比六國爲蹇
兔秦爲韓盧當時爲六國謀者無如合從然合從豈
能久哉秦之最近者莫如韓魏其最受秦之害者亦
莫如韓魏秦攻韓魏待燕趙齊楚救亦已遲矣若合
六國以伐秦秦居上游易守也堅壁不出以老六國
之師六國頓兵於函谷之外資糧易盡又六國各有
將而無主將以統之則號令不一而心志不齊師久
必憊不憊亦潰散而不聯屬如是者再而三三而四
六國卽同氣兄弟見兵疲於外而食殫於內其不倦
乎況又有爲之說者曰韓魏實嬰秦患吾奈何代鄰
斃則不樂急難矣又有爲之說者曰韓魏苦秦精銳
乏吾乘其乏而攻之可以得志於吾便何爲助師則
樂其披靡矣韓魏見四國不相顧而以已委之秦又
見秦略其前而四國反蹕其後則進退益無據秦必
使人劫之曰汝附吾共攻他國吾與汝同好棄惡韓
魏必從之從之是韓魏反爲秦用秦又使人間四國
曰韓魏近吾肘腋吾攻之汝國於吾爲兄弟吾親之
則四國不恤他日之受師而幸今日之無事亦必許
之許之是四國共爲秦用又使人間楚曰汝國能絕

齊吾與汝和親且獻地又使人問齊曰汝國能絕趙
吾伐趙地以益汝聞趙則以齊地間燕則恐以驅趙
伐燕之勢四國必信之信之是四國各爲秦用故秦
所以蠶食諸侯由近及遠而六國無異自撤藩籬漸
毀堂奧也然則爲當時之計若何六國之地非小弱
也楚三千里齊千餘里趙燕魏各千里韓九百里古
人地方百里亦可以王况九百以上哉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能治國家誰敢侮之余觀六國之君無有
脩內治者也賦歛厚刑罰繁不溺於佞幸則耽於土
木不昏於女寵則蔽於權臣不騁於遊觀則淫於歌
闌中集 卷一 九 論
舞無事則偷安以爲樂有兵則割地以求和甚則自
相仇讐自相攻伐無有卧薪嘗膽睦鄰脩好者秦是
以得伺其間而快所求然齊威王用四臣以照千里
而鄰不加兵誅阿封卽墨而齊國務盡其情燕昭王
弔死問孤禮賢重士卒能雪先王之耻下齊七十餘
城非當時事乎由二君觀之若六國之君各脩其德
各保其民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輕徭薄賦政簡刑清
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暇則與民講武令其習紀
律諸步伐則民之從君如子弟之事父兄下之附上
若手臂之扞頭目而有不戰戰必克矣又能講信善

鄰結盟通使不以人之敗自成不以人之危自利則
雖韓魏亦可以支秦况遠如燕趙大如齊楚哉如是
則秦雖強其奈六國何此之謂內治脩而外侮消也
蓋以詐遇詐則巧者勝以力遇力則強者勝若以詐
力遇仁義則巧者無所施其謀而強者無所施其勇
六國於秦卽不能摧之亦足拒之矣孟氏曾以此勸
齊魏之君俱目爲迂闊而反以其國寄於縱橫之口
則燕趙韓楚可知蓋一時風氣使然哉而秦之滅六
國亦六國之自滅也真愚也

信陵君論

戰國時魏公子信陵君無忌禮賢下士奉夷門監者侯嬴如神明秦遣王齕攻趙旦夕且拔魏安釐王畏秦甚止晉鄙軍壁鄴勿進無忌欲赴闕慮兵少用侯生計竊虎符襲殺鄴將其軍往救大破秦軍趙賴以存聽客說有功于人不可不忌遂謙抑辭趙封懼兄見罪數年羈旅後秦以蒙驁攻魏魏數敗使人請無忌毛公薛公諫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以有魏魏急而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宗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色變趣駕還魏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

關中集

卷一

論

以師會無忌帥五國師敗秦軍追至函谷而還向使魏君不聽秦人之間委以國事無忌一日不死魏一日不亡也備哉信陵敬士受言存隣保國功成而不居權謀變詐之世乃有奇傑如此人非特出風塵之表乎同時有平原君勝孟嘗君文皆公子春申君黃歇爲楚相並食客稱四君然勝僅能薦趙奢以重趙用毛遂以親楚二事耳文僅能聽公孫戌卻楚象壯聽馮驩焚券市義及帥韓魏伐秦聲願壯自蘇代之說入臨函谷不進僅得三城而罷爲義不竟良可惜也皆非信陵匹黃歇雖以計出楚太子完於秦得相

後爲李園所愚收其妹既有娠聽妾邪謀進於楚王王立爲后生子立爲太子以黃易芊與以呂易嬴何異卒之身被園戮家亦滅則天刑之也此不足以望勝文而以視信陵何異魚目之於明月珠哉

芊音校

關中集

卷一

魯仲連論

戰國之士皆傾危無足道獨有一魯仲連高節自持田單攻狄往見仲連仲連曰不能下也單不然而已而無功單懼復問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簣立則杖鉦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乃下仲連料成敗如觀火喻大帥若發蒙可謂不閑於將略乎燕將拔齊聊城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極陳利害燕將見書泣尋自殺聊城亂單取之夫咫尺之書勝於數萬之師寧失一燕將而免數萬齊民於鋒鏑之下其智有足稱者秦伐趙魏遣辛垣衍說趙帝秦仲連聞而往說爲垣衍備言帝秦之害衍拜謝稱天下士不敢復言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夫當時橫士比六國於秦如以羊遇虎必無幸况趙危在旦夕而仲連爲齊士於趙非有葭莩之親堂廉之誼也擔簣重繭捐不貲之軀直入圍城爲趙排難不減剝膚之

關中集

卷一

三

論

急然者此人所難也其開示大義炳如日星嚴於斧鉞至關辯士之口而奪彊秦之氣於當世有兩平齊欲爵之則逃於海上趙欲封之璽之則曰不忍爲商賈之事其氣凌單一世其識奴隸游談持危借箸直導窾卻解紛息繫如倒天河麾重幣等於塵埃逃爵邑埒於遺迹所謂鴻鵠橫絕矰繳莫之能加者也蘇秦張儀周最樓緩陳軫之徒反覆險詐以覩富貴不顧人之國家一蒙世主豕交獸畜之恩遂驕人於白日狡獪其心何異狡狙汚濁其心何異犬豕以視仲連直冰炭霄壤之不侔哉

關中集

卷一

十四

論

漢高祖唐太宗論

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過于卮酒而鬻肉蕪國之社不難于請福秦隋之季封豕其士竄厥其民鑿齒之徒日夕摩牙而爭之民之糜爛極矣欲得明主而依之不啻大旱之望雨若陳勝吳廣項籍田儋趙歇魏豹之徒李密王世充劉武周竇建德薛舉蕭銑之輩起兵徇地其才器皆齷齪非一天下之人以暴易暴民望不屬惟漢高祖唐太宗廣攬英雄獨持寬大士卒所過秋毫無犯得一城不以喜失一城不以悲危而安亾而存不以挫志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

關中集

卷一

十五

論

秦苛法聽張良之諫財物無愛婦女無幸還軍霸上聽新城三老遮說暴羽大罪爲義帝發喪天下之民惟恐沛公之不爲王識蕭何於刀筆起韓信於行陣交張良於邂逅拔陳平於亾命不愛微侯之賞以收豪傑之心此王者規模也太宗徵時見四海鼎沸陰有安天下之志克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除隋密禁破西河執佞臣高德儒數其罪而加誅自餘不戮一人遠近大悅見房玄齡李靖一見如舊見尉遲敬德引入卧内畧無猜疑故豪傑爭致死定洛陽懲隋之侈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廢諸道場施爲氣

象大與凡主迥別故二君舉事士氣百倍麾城拔邑下將降旗望風披靡罔有闕志其光宅漢歷規恢唐圖豈偶然哉但高祖不事詩書太宗假竊仁義故其治不及三代之盛王若以其天資而加以稽古正學之力則于義利公私之介判若黑白自身心意念之微以及家國天下之大所存所發無不光明爲目爲綱無不張舉漢唐之世可與三代比隆豈有雜霸雜夷之習也哉有可爲之才而不知務學以盡其才故其功業止此豈不可惜也哉

關中集

卷一

十六

論

漢文帝論

漢文帝卻千里馬曰朕不受獻也除誹謗妖言法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欲作露臺直百金曰百金中人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也日食詔羣臣言過失及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匡不逮也止輦受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則采之也南越王趙佗僭稱制則賜之書令偏強者皇恐稱臣不以兵脅也匈奴數入寇逐之出塞而已不窮追遠討以傷民也身衣弋綵帷帳無文飾后宮衣不曳地治霸陵皆瓦器因

關中集

八卷一

十七

論

其山不起墳屢賜民田租弛苑圃以利民除祝官秘祝詔祠官祝釐無有所祈感縋縈上書而除黥劓斷趾之肉刑以髡鉗笞代之可謂恭儉之至矣然亦時有失新垣平一方士之幻耳聽其紿而作渭陽五帝廟治汾陰廟改十七年爲元年使博士諸生議封禪貴平爲上大夫則武帝之信封禪求神僊帝實開其端也後雖覺平誑下吏誅之然亦不免爲過舉已以夢寵鄧通致其戲殿上雖客丞相微召困抑之然孰若防之未然之爲妙也有告絳侯周勃反者不核虛實輒下廷尉逮治雖旋貸然廉近地則堂卑非所以

今衆庶見矣鼂錯其天資刻薄人也帝不覺使爲家令輔太子其輔導非矣此亦帝盛德之累與蓋其所優者資稟故每事寬厚退讓有老子之意而其所不足者學問故義理之未明政體之未當亦問有之若以其資稟而加之以學問又得周召爲之師保成王不難爲也考其在藩邸輔之者僅宋昌張武之徒耳後繼大統輔之者僅周勃陳平灌嬰張倉中屠嘉之徒耳方之周召何啻燕石之于美玉是以能爲漢家之冠而未能如成周之隆則輔相之有缺而學問之未深也

關中集

八卷一

十八

論

漢武帝論

漢高祖不事詩書其末年亦以未及學問爲悔故惠帝時除挾書律書稍出然尚私相傳習至武帝時崇尚儒術置五經博士官及弟子五十人表章六籍罷黜申韓蘇張之言俾學者統於一自發策得一代大儒董仲舒爲之闡天人之微明教化之益議太學之當興責郡守之貢士論言行則由乎微以致顯推道原則出於天而不變雖不能用之亦知悅之矣士有通一藝者輒補文學掌故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當時有河間王德亦好儒以金帛購書書多與漢朝等關中集 卷一 十九 論

采古事獻雅樂故儒術漸興當秦火之後有此右文盛舉不可謂無功於吾道也顧其心多欲不克身體力行故醇如仲舒棄之爲江都膠西相顛如汲黯疎之爲淮陽守而所任則公孫弘桑弘羊張湯衛青公孫卿之徒致利峻法黜武求仙與經旨殊刺謬以致民窮盜起致費收捕聽讒不察禍及子孫其志荒矣猶幸晚而悔悟往悖自責若無所容晏駕之日受遺得人故幼冲踐祚而無他變雖其天資之高哉亦繇平日嚮慕六經之言及垂老遭變思子築臺悞恨悲酸良心發見然後知多欲之爲害也所謂碩果不食

剥而復也

關中集

卷一

論

漢宣帝明帝論

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時施仇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命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賀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各博士宣帝好申子所用多文法吏雖時有寬恤之詔然大較名法家流也任中書宦官求益州金馬碧雞神皆過舉也去王道遠矣第其知尚經術雖曰章句之粗不猶賢於全不講論東六籍於高閣者乎漢明帝幸辟雍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凡品侯王關中集 卷一 論

漢元帝安帝順帝論

漢元帝時以災異免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薛廣德漢安帝時以災異寇賊免太尉徐防順帝時以災異免太尉龐參非禮也大臣爲國股肱若有失德則當斥之若無失德則當任之災異之來乃政事闕失所致君臣俱當懼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此先王之所以敬天也未聞止以罷大臣塞責也况元帝朝弘恭石顯與史高相表裏宦戚煽禍災異所緣而生也安帝朝如鄭衆之封侯鄧騭之拜車騎將軍幸衛尉馮石第留飲十日封孔母王聖爲野王君宦戚嬖人保母用事災異所緣而生也順帝朝宦者孫程等十九人並封侯虞詡案內侍張防不報中官得以養子襲爵阿母宋娥封山陽君外戚梁商拜大將軍宦者孔母椒親潰決隄防災異所緣而生也種種秕政彰彰耳目痛加裁革譴告可消不是之務而聽巧言飾說悉歸罪於大臣以愚耳目欲以弭責不亦難乎在諸臣當以災異自責力求休致在三君當以災異自咎并勵臣工賞罰無私寵幸不職則得事天之實而天意可回矣

楊雄王通論

楊雄不識性謬曰人之性善惡混是把氣當性不知氣有雜揉性無雜揉也怪屈原文過相如乃投江以死作反離騷弔之明已志與原異也雄爲郎與王莽並迄莽爲安漢公雄作法言之卒重不勝誦附莽築漢雄臣之作劇秦美新文頌功德惟恐後其於名教不掃地哉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何其盤也不審桓譚何所見而稱其書爲絕倫也京師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其雄之定案乎王通生於隋代著太平十二策不待聘而上之衛王求售無媒自嫁

關中集

卷一

三

論

豈難進之禮乎不用始以教授爲業不復應辟終雖得矣就若始之養重之爲高乎續詩擬詩惡計其爲曹劉沈謝之作也續書擬書惡計其爲高文武宣之制也正禮樂以擬儀禮樂記惡計其爲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訂也元經擬春秋惡識南北朝正統之未有所屬也中說擬論語豈知欲速之心想像之見不可以發聖道之精蘊也夫自孔子沒而述作之業以學士欲游意藝林以其平生所考究者抽毫伸紙以抒其所獨見或爲漢儒之專門註疏亦無不可而必欲倣然以作者自居侈然以在茲自命毋乃太

不自量乎其何逃於吳楚僭王之誅也山雞自以爲威鳳脩蛇自以爲應龍雄之謂也別施自以爲泰山惡沱自以爲滄海通之謂也

關中集

卷一

三

論

孫權論

孫權半世精神用之於爭荊州僅能沮敗漢昭烈君臣事業耳若用詭計襲南郡害雲長何德於曹而爲曹操解樊城之圍至許都不果徙而權亦因此失輔車之依乏倚角之助致操拊掌笑曰爾爲螭蚌之持我坐收漁人功焉甚失算也荊州既定自謂跨有江東累葉可保稱臣曹氏略無報容回視赤壁決戰之雄心何前虎而後鼠哉蓋其畏曹也在合肥之役交鋒輒北幾於不免而其憾劉也在益州之兼長江上流爲劉所據是以不顧遠憂惟規近利不知此時曹氏之土宇已十據其六七矣與劉同仇劉攻其西權攻其東曹操雖強東西牽制終必遷都河北以避其銳此爲漢亦自爲也計不出此而背舊盟剪同好快心一時養患他日固暗於匡漢亦拙於爲已矣天奪其衷貽謀甚失太子和旣立矣寵潘夫人而以少子亮易之更國本如奕基未幾亮被孫綝廢且自殞矣子休嗣位僅能自守無何而薨孫皓凶淫晉師一薄而縛恐後孫討逆拓地之勲不七十年而淪沒吳楚封疆爲他姓有悲夫則向之與劉搆難不遺餘力而甘爲阿瞞臣妾者祇以自慙而已果何益哉

關中集

卷一

五

論

曹操論

曹操一生變詐初起事得陳宮鮑信爲之謀主入據兗州擊黃巾降賊黨有其資矣是時天子蒙塵寄居東都棘籬中百官依牆壁立毛玠荀彧首勸迎天子以令諸侯之策董昭又說以移駕幸許昌圖非常功自是漢獻寄命於權臣之手出入起居皆受其制矣荀攸佐操取下仰定冀州密謀秘計人不及知東祗又爲操擘畫募民屯田許下得穀多所在置田官軍食充足故得以遂其篡奪之圖自是與羣雄決勝每以奇兵掩襲殺呂布走袁術破袁紹誅袁譚兄弟敗烏桓摧馬超韓遂天下輿地十有六七猶不饜志戕伐后嗣二皇子通天之罪董卓同科所不能併吞者蜀吳耳其志未嘗須臾忘也屢攻不克留與後人自進爵爲王僭天子車服警蹕曰使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蓋以曹丕必能混一而望世世南面稱帝也乃傳未五十年而爲司馬懿父子所篡曹氏宗廟不血食一生機智使盡精力用盡惡名歸盡止落得爲他姓忙耳且日與懿周旋不能察其心術寇賊在側虎狼在旁不知斥逐尚倚爲心膂假以權力則焉有不被其搏噬者哉自夸多智於此獨愚能籠絡一世之梟

關中集

卷一

五

論

群而不覺爲懿所籠絡殆有鬼神攝其魂焉不然何
憤憤至是操賊漢懿亦賊曹出爾反爾有遲速而無
僭差天道也

管寧論

漢末北海管寧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地見金揮
鋤不顧歆則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獻帝時中
原擾亂寧避地遼東語不及世事專誦詩書習組豆
時有同避地者邴原好爲清議寧戒之曰潛龍以不
見成德言非其時祇招禍也居遼二十七年上下安
之魏曹丕篡漢徵爲大中大夫不拜復徵爲光祿大
夫不應終魏之世無所就竟以泉石老焉嗟乎管幼
安以道自娛臨財不苟知出處之義識語默之宜遭
亂世而投遐被徵書而不起庶幾乎潛龍之德其視
關中集 卷一 論
華歆委身曹賊害伏后者何啻薰與蕕鵠與鴟哉
歆無論已一時名士如荀彧爲操畫策而不免飲藥
死孔融有志靖難而反以倨傲誅皆不能見幾而作
故皆死於操手也仲長統苟悅楊脩非以文學稱乎
其應操辟恐後矣中原豪傑其不受操之牢籠者幾
何哉惟幼安砥柱狂瀾振衣千仞不可得而屈不可
得而害非時士所可望昔西漢之末北海逢萌知王
莽必篡漢預圖嘉遁將家屬浮海客遼東故免網羅
之加其與幼安時不同而地同志同可稱雙傑

辛憲英論

辛憲英女流也然識見卓越有丈夫風父辛毗以曹丕不得立爲王太子抱其頸而喜語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後魏果爲司馬昭父子所篡曹爽與司馬懿同受曹主敕托孤者也爽被懿收將誅其參軍辛敞憲英弟也爽司馬魯芝聞變欲赴難呼敞俱敞謀於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答曰以吾處之太傅誅曹爽耳然則事就矣

關中集

卷一

三九

論

曰殆就爽才非太傅偶也然則可以無出乎曰職守人之大義也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而後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伐蜀也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志也會請其子羊琇爲參軍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仁恕乎後會克蜀果有異志憚鄧艾不敢發欲去之搆艾不軌艾遂被檻車徵而衆軍洶洶格殺會琇竟全歸以琇常諫會詔拜關內侯夫料懿揣會一一若觀火此其識已不凡

矣若其勸弟之守義戒子之仁恕皆正大之論前乎此者有二母焉范母憫子滂曰子與李杜同死死亦何恨嚴母責子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憲英之訓可與范嚴二母之訓並垂汗青焉至以丕喜立而卜魏之將亡此從人事反常卜國運不永也雖縉紳之負才名者未易知閭閻之媛乃有特識如是當時析圭擔爵之輩寧無厚顏乎

關中集

卷一

三九

論

王祥山濤論

司馬炎廢魏主璜而自立魏之大臣若何曾荀顗裴秀輩拱手事賊行若犬彘此係庸流無足論已王祥事繼母孝隱居日久不應徵辟後爲徐州別駕治有異等之效山濤典選清慎其甄拔人物各爲題目奏之稱山公啓事亦當時之名公卿也乃不能抗節又不能引退覲顏而立篡逆之朝恬不爲魏何哉先時炎伯師廢其主芳范文燦遂不仕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餘年炎父昭與賈充成濟搆逆賊其主髦召尚書僕射陳泰會議泰不至子弟偏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泣曰玄伯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唯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言雖不行亦足以寒亂賊之膽而存君臣之義尚書王經死之節與列宿爭光祥與濤反於三者無一焉可異哉及易姓時朝臣無一人效死者獨有一司馬孚拜辭舊主獻秋不自勝臨終遺令題其墓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之墓雖不能死其惓惓故君悲愴感懣勝於神濤也多矣

關中集

卷一

三十一

論

陳壽魏收論

陳壽故蜀臣也又仕晉撰蜀吳魏三國志於魏人物如丁儀丁廙魏之有名者以覓米千斛於儀子不送不爲立傳於蜀人物如諸葛亮者三國第一流也壽父故馬謖參軍謖以違節制被亮誅壽父亦坐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此故爲亮傳言亮將略非長人議其謬魏收在北齊神武朝脩魏史得陽休之力爲其父固作傳固本以墨敗官飾之曰公事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曲掩其惡僕射楊愔高德正勢傾一時收並爲其家作傳其他去取無章褒貶失實者不少投牒抗辨物議沸騰人病其穢夫史闕疑傳信彰往詔來是非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權甚重其心當公不虛美不掩惡其文直其事核方爲實錄乃愛憎任情抑揚逞臆其爲舛戾何可勝言豈不犯神明之大忌乎壽與收真史之蠹也若知道者以載筆爲懼而二子胡不然也且壽學於譙周周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然當被損折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果以遭父喪使婢丸藥廢於蜀後又坐不以母歸葬貶於晉其人如此惡知道耶惡能操三國之公案耶收於溫子昇爲後

關中集

卷一

三十二

論

進以忌相嘗收病篤以怒殺二妾及病瘳復悲之作
懷離賦其人如此惡知道耶惡能執魏史之定衡耶
甚矣董狐南史之筆之不多見也善乎劉知幾曰史
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又曰史如馬遷
猶不免退處士進奸雄史如班固猶不免抑忠臣飾
主闕信史學之難也知幾之言可作史氏座右之鑑

王衍張華論

晉王衍詞甚清辨有重名羊祜山濤知其必誤天下
當懷帝時內外多難衍爲司徒不思匡正徒祖浮虛
之論遂釀放曠之風又爲弟澄從弟敦各營一窟而
已爲尚書令河南尹自營一窟倚司馬越以爲外護
則口老莊而心狡兔者也澄督荊州敦鎮青州而已
居中自以爲無患矣無何隨司馬越拒石勒兵敗就
執窮蹙無聊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反激勒怒爲所
害張華博物洽聞扣吳郡石鼓識豐城寶劍明銅盤
與洛鍾相諧而鳴對武帝問漢建章宮千門百戶應
關中集 卷一 論
答如流畫地成圖又能贊平吳之師人推之韋忠獨
曰張茂先華而不實不應其辟惠帝駭賈后橫華以
賈謐之薦拜侍中與朝政后幽太后殺太子罪在不
赦華無一言正之不久司馬倫求爲尚書令不得遂
率孫秀勒兵誅后并戮華夫衍與華一以清談動衆
一以博綜擅長皆一時知名士也而皆以戀位慕祿
死於寇亂之手甚惑焉衍嘗言少無宦情而其實宦
情甚濃華業知天下將亂旣不能運謀以銷亂又不
能辭位以避亂豈智有所不足耶欲蔽之也若以名
取人則失之兩人矣

何晏裴頠論

何晏喜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等尚之一時居官者率以浮誕爲高曠廢職業裴頠矯之以有謂言無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濟有者皆有虛無奚益此二論雖各持一見然皆未聞道也善言道者莫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即器而道存豈離道以爲器耶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夫天地之間四時行百物生皆易簡之爲而謂道終淪于幻可乎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以爲一也而殊塗百慮以爲萬也而同歸一致其萬其一皆天然自有之則無所用其思慮彼執無以非有則蕩而不經執有以非無則物而不化於道兩無當也故曰皆未聞道且晏祖老莊則當脫屣勢位矣乃晏不然求管輅一卦問可至三公否何躁也曹爽驕橫遠之猶恐相累而反與之驕至被連坐之誅何暗也顧談世務則當崇尚名節矣乃顧不然以賈

關中集

卷一

三五

論

后親屬得拜尚書僕射進不以正何鄙也賈后凶逆既不能誅又不能退而坐受趙王倫之戮何昏也要之二十皆勢利之徒其言無言有皆是皮毛之論口吻之談晏之病在浮而不切顧之病在淺而不精故識既不足以匡國而明又不足以保身爲世大戮徒就枝辭何足齒也

關中集

卷一

三六

論

晉人論

嘗怪晉人多以醉夢中度日阮藉劉伶畢卓王戎阮咸阮脩謝鯤王尼阮宣阮放胡毋輔之卻鑒阮孚蔡謨劉綏孔羣羊曼之徒皆蹈之濶略職業軼越名教杯酌醕醑留連不休至有欲營糟丘而老者甚可駭也豈真此中有深意耶若謂時方艱危恐禍之及酩酊酣假此以澆魂礪避人事則隱鱗戢羽僻處深山可也褰裳而逝如張翰之爲納履而逃如庾袞之爲誰則禁之何必惟酒之縱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下夜古人所規濡首大易所戒何不思耶曹參以清淨關中集

卷二

論

論

寧神論

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爲寂然若無聲堂堂若無令亭落若無民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百姓欣然戴之以爲君師是脩何德哉曰其神寧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奸身爲萬乘之主而以耳目口體之故苦一國之民厭一人之所欲而馳騁弋獵土木珍奇靡曼禱祀之尚竭天下弗能供麗譙之間不勝鶴列焉鎬壇之宮不勝徒騎焉斯亦得已之事也而故恣睢之恣睢而虞臣民之有議則督責加焉於是乎忠良結舌黔首重足上之虐政旣成下之離心莫禁歷觀季世如周厲漢桓靈唐德宗宋徽宗之變未有不以失道敗也其弊在輕天下之民無足爲難藐然有草菅生民之意故佞幸日進諛言以蔽其聰而重其罰而深慮知化之士欲發藥石懼觸忌禁賢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則天下之禍成矣人主猶曰吾有億丈之城不測之谿以爲固人何能爲彼鼠竊狗偷之盜何足爲宗社發難而不知吾所恃以禦賊者反驅之爲賊用吾有民吾不能收而賊反收之舟中敵國徂詐作敵豈虛語哉螭蟻蜂蠆猶能作惡况四海之衆乎人視之如累卵之危

關中集

卷二

論

論

彼自視如金甌之固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及瞻鳥
爰止於誰之屋也故明君絕妄念遏邪萌以澹泊宅
心以寬仁蒞衆民於是乎浴澤深而被德廣其於君
也若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朝大海誰敢稱亂天下
不泰山而四維之哉總之吾神無累則天下無事天
下大器也惟有之而不與者天下歸焉

關中集

卷二

二

論

治體論

古之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
闢門顧俊慎憲省成主職要而臣職詳罔敢無而罔
敢知是以衆正悉爲之用庶績日見其凝易曰知臨
大君之宜吉言不自用而用人乃知之事大君之宜
吉也後世君道不明下侵臣職秦始皇衡石程書隋
文帝衛士傳餐魏主獻幸小臣廉昭昭憑寵摘發羣
臣細過以取媚大臣心懷忌諱坐觀得失欲按行尚
書事得陳矯之諫而止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
鍾嶸顧嵩以爲言反謂斷朕機務不聽皆未睹夫君
關中集 卷二 三 論
道之大也王者法天不言而四時之職五行之吏
節宣其氣故品彙亨而歲功成王者亦然中心無爲
以守至正而師保疑丞日以道德之訓詔勲而防漸
大夫規誨士傳言工誦諫史書誓詩庶人謗商旅于
市百工獻藝無大無小無非補察之人屏去觀逸游
敗聲色貨利土木方技之好而一意與公卿大夫士
講求理道日出祖識地德日中宣序民事日夕糾虔
天刑雖嚮晦宴息而賢妃猶以鷄鳴相儆此所謂居
敬而行簡不下席而天下治之道也若不能懲德而
求賢用人而納諫惟恃一人之聰明欲窮六合之變

應神不勝役形不勝勞將翹然見奇而不知大綱之
暗失思驟焉速化而不知元氣之日消其弊去庸憤
者能幾何哉獨不見造父之御馬乎正卿勒齊轡策
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于
里君之御民亦然德者卿勒也百官者轡也政教者
策也御四馬者在于執六轡御萬民者不在正心以
正百官乎不正心以正百官而察察焉取百官之重
親之是上與下同業無益祇令四馬不調耳雖造父
其能以致遠哉鼂錯乃謂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錯何無稽之甚也善乎吳步騭之言曰人君
關中集 卷二 四 論
不親小事使百官各司各任其職故舜命四岳九官
十二牧則不下廟堂而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此識
體之論也秦皇隋文魏獻蕭鸞不能知之故其執掌
也所得僅絲粟而其代庖也所損則丘山正書所謂
元首叢脞股肱惰百工墮者也

儲養論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周成王曰思夫人自亂於威
儀爾無以釗冒貢於非幾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
子太子之善在於蚤預教與選左右噫至哉言乎昔
成王之爲太子出則周公太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
閔天散宜生南宮括相與夾輔之遂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日以詩書禮樂之教涵養其善心而消磨其逸
志間安視膳之儀不間於朝夕入學齒胄之度不弛
於國人天命之難謀民心之難保鬼神之難享其故
無不一一爲王制之睹無逸幽風召誥卷阿諸篇卽
關中集 卷二 五 論
踐祚後不忘剴切則在潛邸又可知已王是以得於
啓沃之素而幼志盡去令德克全周家統緒之長自
此培焉若止處宮禁婦寺與親媒褻之餘醉飽之食
導以逸欲何所不至脩已治人之道俟然不知開國
承家之圖惛然莫曉他日臨朝豈能克去己私脩先
王之政爲有德之宗乎若漢文帝以鼂錯傳景帝所
教者法術唐德宗以王伾王叔文侍順宗所習者技
藝故一則召變吳楚一則威福旁移幼中失教習染
難滌其所繇來非朝夕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
在泥不染而黑教太子豈尋常事而可忽畧乎士民

之家爲嗣子慮者自其能食能言莫不有教於其親
師取友莫不有擇而況天子之元子他日所付以宗
廟社稷之重者乎簡宮寮慎教導令惜陰之學無曠
而主鬯之器克端必海波澄前星耀朗乃貽謀之第
二義也故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殷高宗
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太子之教自古而已然也

關中集

卷二

六

邦本論

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大槩
國之初造其君習閭閻之艱苦身經百戰始有區夏
又朝夕與賢士大夫講論歷代興亡之故惴惴然恐
失民心促天祿故其經賦量出以制入其經費量入
以制出一錢尺帛不敢多取妄費可已之役不興難
得之貨不貴事舉其中歛從其薄民自正供之外秋
毫無擾墨吏之刑有犯無貸與民休息兼以教化民
安得不歸此其所以興也迨於末葉其君生長深宮
不習民事不講聖學禁掖有婦寺之蠱惑外廷有諛
關中集 卷二 七 論
佞之逢迎侈心一萌常賦不給額外之征無名之索
在所必至有司憚於督責密網繩民民室如洗不得
不賣妻子鬻田宅以逃鞭朴脂膏已竭廢削猶繁災
傷頻仍誅求不服民計無復之不爲道殣則爲盜賊
蓋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耶法防之不可官禁之不可
一旦風塵有警戎馬生郊環視人情掉臂不顧孰爲
君捍禦哉欲不土崩瓦解得乎此其所以亡也興亡
之分無他爲民與不爲民而已矣故明主念念敬德
以保民而良臣念念勸君敬德以保民欲延萬世之
曆無踰此者

恤民力論

爲政者不可盡民之力古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故民得以深耕易耨仰事俯育而歸君如流水春秋
用民力必書蓋有深意後世秦皇竭天下之力以築
長城起臨洮擊遼水延袤萬里繕驪山阿房役徒刑
七十餘萬人死者相枕又令蒙恬將兵三十萬北卻
胡令尉屠睢將樓船士十萬南攻越閭右不足役及
閭左丁男死戰閭丁女疲轉輸陳涉因天下之忿奮
臂一呼豪傑嚮應未幾楚漢兵起子嬰啗壁與觀秦
皇身死未寒而咸陽已焦土子孫無噍類矣漢武日

關中集

卷二

八

論

殘民於兵革希心狼望之北衛霍之徒相繼出師直
抵狼居胥瀚海焉支祁連之境出樓船卒擊南越南
夷盡有南海珠厓八閩牂牁之地東擊朝鮮析爲玄
菟樂浪等郡西伐車師大宛列亭障聯斥埃繕通天
臺飛廉館栢梁臺承露盤建章宮昆明池泰山首山
所在營作遂致四海蕭條羣盜蠡起阻山掠邑幾危
社稷幸有輪臺之悔與民休息轉危爲安亦承文景
之後德澤未竭故免爲亡秦之續耳昔東野稷以馬
見定公使之鉤百而反顏回曰馬必敗果然公問其
故對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知御馬則知

御民矣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豈至敗
哉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此三王之所以使民也

關中集

卷二

九

論

法祖論

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蓋創業之君當草昧之會櫛風沐雨旰食宵衣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於天命人心思之甚深講之甚透閱之甚多慮之甚遠一言一動不敢苟且以兆舉端無論禹湯文武之聖其典則之貽可爲百世法程子孫由之世世無弊卽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其一代法制雖不能如三代之純乎天理咸正固缺然亦有深心焉使其後世之君夙興夜寐日就月將敬守家法母亂舊章則亦可長關中集 卷二 十 論

無事矣惟其溺於逸欲惑於諂諛以祖宗所傳之位爲可娛樂以祖宗所垂之法不便已私恣意徇情敗度敗禮由是正士日疎邪人日狎苦言日逆甘言日親良法美意紛更殆盡紀綱德澤掃蕩無餘欲不傾覆胡可得也故賢君必與臣共守祖制而賢臣必導君以守祖制書曰率乃祖攸行又曰母作聰明亂舊章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欲爲久安長治計者於此宜三復也漢魏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之宋李沆曰朝廷纖悉備具或徇中外所陳利害其傷

多矣所謂庸人擾之也故曹參守高帝蕭何之法則治王安石變祖宗之法則亂章惇蔡京踵王安石之弊則大亂嗚呼嗣曆之主生長宮闈未諳世故偏見之臣奸逞胸臆不達典常幾何不以祖法爲糟魄而經議變哉此禍亂所以相尋也

關中集

卷二

十

論

畏災論

古者日食則脩德月食則脩刑無敢委於天數故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書曰先王克謹天戒昔楚莊王見天無妖地不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亡余與是能求過者也宋景公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徙三度是能弭災者也漢文帝遇日食詔曰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以匡不逮光武遇日食詔百僚各陳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故漢家以柔道致太平二主同功漢明帝時天旱鍾離意曰北宮之作民失農時關中集 卷二 十二 論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罷之以應天意帝行其言應時澍雨宋仁宗時京師久旱納王素之言親禱於郊日甚熾埃塵翳空比駕還天大雨天人之際其感應之神捷於桴鼓如此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備書災異以著咎徵所在其君當悟其君不悟則國必亡爲旨微矣自王安石妄指春秋爲朝報欺神宗曰天變不足畏噫一言喪宋所係非小故富弼草奏千言以闢之而劉安世大書於冊以著其流禍無窮今後之君臣未以爲戒夫災異之見天之所以儆人君也明君觀之而懼懼則無敢縱欲畏天之

威焉得無福暗君觀之而忽忽則漫不改過重天之怒焉得無禍故堯於洪水直曰敕予湯於大旱惟有罪已非過爲憂惶道當然也若矯誣上天恣行胸臆而小人又以導諛之言蠱之君臣上下泄泄沓沓日爲毀常亂紀之事則病入骨髓藥不能爲而秦越人望之走矣故正月繁霜十月日食當懼不懼淪胥以亡詩人致嘆孔子存之於經以戒萬世亦春秋書災異意也而世不察也自古亂亡之朝災異疊見然不知省改故既遂成使其省改則何亂亡之有哉

關中集

卷二

十三

論

無逸論

無逸一書周公所以訓成王也歷叙古之人君享國脩短係於心之無逸與逸其書乃萬世人主龜鑑唐明皇初宋璟手寫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號稱小康開元末因無逸圖壞以山水圖代之此後既無座右箴規又被奸臣朦蔽天寶之際逸欲旋萌遂召祿山之亂唐祚幾亡宋仁宗初邇英閣成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言置之左方以存箴儆故仁宗力行恭

關中集

卷二

十四

論

儉爲宋令主在位日長蓋人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寺之手不知民生之惟艱王業之不易而自其幼時所見無非奢侈靡麗之事所接無非官人近侍之儔官人近侍不諳政體間導之以聲色貨利珍巧狗馬土木方技則其言先入及其有識就學外廷每日之間親師傳講經史不過一二時耳餘皆在內又大寒大暑輟不出講則居外日少居內日多欲其陶鎔氣質涵養德性通達治體不亦難乎及爲天子堂陛尊嚴雖月有經筵三日之講非經筵日有日講然講官不過夙構四書經史講義各一段每晨駕止叩頭

班定講官入講案前展本日所應講書先將白文披讀一過次將講義陳說一過便復班矣賜坐啜茶後爲盛事情意之間略不決洽君有疑不必問臣有見不必陳君德如何善如何敗朝政如何得如何失天命所以予所以奪人心所以合所以離古今所以治所以亂上旣不行諮詢下亦無所啓發如此卽彌年決歲得益能幾欲望養成聖德運量聖政非君具上智之資庸可冀乎然上智之資未易得也故私勝而無逸難也無逸難則享國之長難也以無逸之篇書之便殿朝夕寓目凜如嚴師卽有怠荒之萌一見便

關中集

卷二

十五

論

知微懼不敢自寧與古明王爲戒於席之四端及盥盤戶牖之銘意合其裨益君德當非小也

任賢論

四海之大非一人所能周知萬幾之煩非一心所能獨運慮有當否而世之安危係焉是以明君必訪名儒求宿學以爲師友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日討古今善敗而訓之凡渙一號行一政商榷再四不厭詳慎務與古之治者同道不與古之亂者同事庶天可親民可懷而神可享然名儒宿學其所抱負不允必不肯依違承望以爲尸位素餐之計其所議論甚正必爲奸邪佞幸獻媚竊權者之所不容既不依違承望或有時與君意拂旣爲奸佞不容必百計詆毀去之

關中集 卷二 論

而後快而君或以從違爲同異以同異爲好惡反親奸佞而疎名儒宿學則名儒宿學無繇售其忠謨有超然引去而已故任賢勿貳益所以贊舜自一話一言我則未爲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所以告成王不可不察也第君子愛君愛君不忍君之有過不難苦口諍之故難合小人利己利己惟恐君之不用不難先事逢之故易投自非明君克己私一以保宗社安生民爲念其於萬物章章以害心者一無所役則邪正之間眩瞀而不能辨鮮不以順我者爲正逆我者爲邪矣而何以收任賢圖治之效也哉

持盈論

晉厲公鄆陵之役伐鄭也楚救之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樂書不聽卒敗楚師晉武帝時王濬杜預等請伐吳山濤引范文子之言曰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筭乎武帝不聽卒滅吳國夫文子濤疑懦矣迂矣然楚敗後不二年而公多外嬖聽其譖一日而尸三卻公尋遇害則鄆陵之功驕之也吳滅後不再世而賈后播惡諸王相戕五胡亂華晉社爲屋則江南之功驕之也故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老子曰爲而不恃曰保此道者不欲盈文子與濤之慮寧無一時可喜之功不忍犯他日難醫之症其於福禍相倚賀吊相隨之幾思之甚熟乃世主疎之以爲不足與謀事而不知其言乃驗於後非所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者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憂焉曰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子之謂能持盈人之言曰憂者所以爲昌喜者所以爲亡又曰非成功難保之難諒哉

闢佛論一

佛之爲教背棄君親滅絕人類決不可從二帝三王之時無此教而天下大治自有此教而夷每亂華天地之間陽與陰而已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衰中國陽也夷狄陰也中國而崇西夷之教是陰長陽消也欲夷之無亂華得乎彼之駕異說蠱人心者不過曰悟其宗者是爲無漏之因求離鬼趣直步蓮臺不悟其宗者是爲有漏之因長墮苦海難證菩提而已不知天道福善禍淫若人一生無一念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與人言則身心安穩子孫庶其餘慶所謂

闕中集

八卷二

六

論

福田莫大乎是若爲欺天罔人之事則惡業深重子孫受其餘殃所謂禍根莫大乎是故聖人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定論也何必出家而後爲善何必施僧而後爲善善惟心造心在於立已立人達已達人殺一無辜不取一非有卽善也出家而棄其親爲僧而背其君作世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之游民而謬曰吾佩無生之印生極樂之國以愚人亦舛乎今其說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惟無分別故其弊至於男婦雜沓風化陵夷非其破綻鮮滿處乎聖人之德曰足以有別聖

人之教曰附遠厚別未嘗無別也惟別所以善其同

也豈如佛氏指乎佛之教初止汜濫於西域不謂東漢以後乃浸淫於中夏也可勝慨哉若遇二帝三王立加竄逐豈容之哉乃縉紳學士間爲所惑妄謂佛爲上一截事豈以其說真空說平等說入定用定爲微妙耶不知世間道理有太極則有兩儀有兩儀則有萬象空而非空也聖人之學孝親睦族篤近舉遠仁民愛物由親及疎由貴及賤自有天然之序非無等也吾儒之所謂定主於道心佛氏之所謂定主於無念既無念則幾於槁木矣而彼又曰空而不無卽

闕中集

八卷二

七

論

成妙有是空其空又曰用而不有卽是真空是空其空空於吾儒易簡理得之道似而非也則彼認性差也豈以其度衆生盡爲大願耶然釋迦在日已不能度衆生盡僅以其所云正法眼藏傳之摩訶迦葉一人而已循佛之法其不能度衆生盡也明甚曷若遵吾儒性善之教以先覺覺後覺躋一世於大猷哉豈以佛真不死耶今釋迦何在住世不百年已滅度矣豈以佛幻身雖滅法身未滅耶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神在帝左右與日月相昭回吾能師先聖之道則吾之神亦長在也何必事彼怪誕無稽之佛以求

其所謂不壞者乎則世之佞佛者其惑亦可解矣或又引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然則孔子何以取之噫此非孔子之言也好事者爲之耳後世謬托聖賢之言以行其異說者不少也豈止一孔叢子哉

關佛論二

佛之道非常道也西方屬金其人好殺天生佛以化之慈悲喜捨其大意也普度衆生謂之慈悲四大假合謂之喜捨以慾爲苦海以心爲淨土以不起不滅心而無心爲真如其懼人以輪迴聳人以解脫爲凡愚設也救火以水止沸抽筋佛之意如是而已然在中國則不可爲教也夫道非常道則不可行行之必有弊佛離父母棄妻室乏胤嗣雖云不生不死而已陷於無後之戒卽令光天之下人人成佛是少陽少陰不用事而天地之生意息也將焉用之况佛亦受關中集 卷二 廿 論

氣成形之人也形氣有盡佛焉能不盡所不與形氣俱盡者則一點定慧之心在耳然聖人之教誠意正心脩己治人其道內足以淑身而外足以經世中和致則天地位萬物育性命徹則鬼神質天地建理本易簡萬世無弊脩之者吉悖之者凶又何事杳冥茫幻可驚可怪之佛教乎矧佛教有流弊雖佛亦不能保其無者佛本爲了生死耳不淫不殺不盜不妄不飲酒食肉其戒律嚴也乃其徒則不能耐而竊其名號以作惡假稱三寶諺倡無遮虛說法雨慈雲浪言誦經懺罪種種名目盡屬譁張總之眩昏人心决裂

名教愚夫愚婦奔走若狂梵宇叢林僧尼混濁有能
淨業自持心如水月者求之沙門中可得一二於千
萬乎至於祝髮袈裟華同戎習又弊之小者矣是佛
之教無纖毫之益而有無窮之弊不惟不能善世而
反以敗俗則在中國斷斷乎不可行也故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索隱行怪吾弗爲之矣聖人憂世衛道
之心雖中國未有佛教已隱然設防於論議之間也

兵論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周公告
成王曰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曰張皇六師周自克
商之後雖歸馬放牛韜弓櫜鼓然兵藏於農比閭族
黨州鄉之衆卽伍兩卒旅師軍之士三時力田一時
講武名曰六軍統於司馬平居則訓練有事則征討
神氣所係顧不重與周宣王當積衰之後赫然中興
因田獵選車徒復成周蒐狩之禮於東西二都軍實
整紀律嚴故能北逐獫狁南平蠻荆詩人作車攻吉
日之章美其君子大成洪範八政之疇八曰師孔子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然哉兵猶火不戢自焚
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戒其不可窮兵贖
武以殘民生事耳豈謂其可廢哉晉武帝平吳之後
詔罷州郡兵雖有山濤之諫不聽及惠帝後孽妻嬖
虐八王相殘狄寇乘虛而起所在沸羹劉淵寇太原
石勒寇鉅鹿劉曜寇長安姚弋仲寇榆眉苻氏氏寇
臨渭慕容廆寇鮮卑李雄寇成都陳敏寇江東而王
如等各擁衆鈔掠當其初起可以撲滅而州郡無備
不能擒勦中原遂至丘墟唐穆宗承憲宗之後河南
北略定蕭俛段文昌爲相狃於眉睫之安聞於衣御

之戒後談無事競議銷兵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自是軍士落籍者嘯聚爲盜及幽州朱克融成德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勢益驕發諸道兵討之兵少皆臨時召募之衆未經簡練所向無功河朔竟不能取由此言之兵非聖人之所諱也蓋局鑰不可弛於戶檠閉不可弛於弓衡檠不可弛於馬而防禦亦何可弛于國乎故易之萃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易之師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聖人之訓所以慎綢繆之防杜窺伺之念者深矣豈庸君俗學之所知哉

關中集

卷二

廿四

論

簡閱京軍論

國家京營諸軍卽古天子之六軍也備肘腋衛王畿關係不輕必貔貅如林熊虎如雨斯緩急有賴若止以老弱備數是脂胸也或尺籍有名行伍無實是空虛也兩者不幾以人國僥倖乎所當加意簡閱周世宗時承晚唐五代之後宿衛之士不行簡汰務爲姑息由是羸者居多且驕蹇不用命一遇大敵望風輒遁世宗與北漢高平戰備知其弊脩明軍法騎將脩卒始知悚懼謂侍臣曰兵貴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且徒闕中集

卷二

廿五

論

可不實行也第輦轂之下掣肘爲艱脆弱之餘改絃
非易整齊而寬大振肅而簡便行之有幾運之無迹
則在文武二大臣之同心而主持尤在 廟堂焉其
簡選也察年貌身材之壯查籍貫居趾之確試武藝
之工較膂力之健旗甲報隊長報哨哨長報
把摠把摠報遊參遊參報副將副將報大將而覈不
虛而後以其的姓名准頂祖軍某姓名焉登尺籍便
查點也給腰牌防私換也若祖軍原籍有精壯可勾
則自當清勾補伍無容他人頂矣所隸該衛軍由可
按也其補缺補老弱缺非補精壯缺也精壯隨營不
關中集 卷三 廿六 論
作缺也營還營額還摠額哨還哨額隊還隊額甲
還甲額伍還伍額騎兵還騎兵額步兵還步兵額
額也其操練也華買間禁役占杜虛冒精教演主帥
以常期合操務令副將參將遊擊佐擊把摠隊甲之
意如身使臂臂使指之制從諸將以餘日分練務令
弓弩刀楯矛鋌長戟神鎗火礮之藝悉一當十十當
百之材武疾故逃亡者季終蒐補挽強超乘者優以
選鋒選鋒另爲一枝其餉稍優常餉法曰兵不銑利
與無兵同馬不騰槽與無馬同故弓矢必勁銳鋒甲
必堅完火器火藥必精乾刀鎗鈎稍必鍛礪旗毋張

弊馬毋食糟夫是數者皆所以祛風蠹也風蠹祛而
後可教演也法曰卒不服習百不當一蓋器常習則
器與手相得器不習則器與手相戾言技藝也况金
鼓之節進退之度開闔之法擊刺之方尤非不習可
閑若平時不能操弓矢以破的放鎗礮以擊的臨陣
又安能責其潰圍盪寇乎平時上操則隊伍錯亂散
櫛則喧譁無紀點閱則撓越不倫臨陣又安望其明
金鼓遵步伐乎其不利者幾希則此京操不兒戲
而此京軍不贅疣乎何事而糜農夫之脂膏耗漕卒
之汗血也况 國家聲靈赫濯豈容此輩頽懦虧損
關中集 卷二 廿七 論
也故號令貴嚴明也紀律貴齊一也賞罰貴信必也
皆治軍之要也然又有要焉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
勝之民又曰將不知兵君不擇將以國子敵夫責將
以振作營務而以功勲之冒漫之廉能勇略者爲之
此輩習執袴而厭膏粱語以韜鈴不知何物目未辨
旌旗之色耳未聆金鼓之音身未經鋒鏑之交足未
履沙場之地何以調度行間整頓部曲甚者不識一
丁但聽積識與家僮撥置耳需索賣放之不免而營
務債矣故副參遊佐坐營等官當於邊塞有功將領
或調或陞授以相應負缺教練三年卓有成績更推

邊將相應負缺如其不效白簡隨後則彼自盡心職業不敢浮沉以倖邊轉矣如此而京軍可練也京軍既練立更戍法每歲春秋兩防量訓練卒十二分之一統以本營將官分撥薊昌之古北口喜峯口黃花鎮等隘宣府之四海冶岔道八達嶺等隘與彼中將士一體防禦不許閉門坐守偃蹇驕肆犯有常刑行糧按月關給還日抵京住支將官廩米亦然輪班戍邊周而復始一以冒勞苦一以經戰陣一以識虜情庶迎敵不至心目眩皇手足軟顛法莫善焉內可以壯神京護陵寢外可以折虜萌遏寇警益莫大焉

關中集

卷二

廿八

論

可簡閱而不簡閱當急而緩及駭而圖之豈有濟乎故膠柱鼓瑟漏舟不塞非所望於今日也

備邊論

秦築長城備胡治亭障塹山湮谷延袤可萬里罷天下力人目之爲築怨築愁然非始於秦也當燕趙秦時已有此役也秦因其阻而大脩之起夫多用法峻是以愁怨生焉然非止於秦也元魏拓跋氏非以胡人蒞中國乎乃魏孝文時中書監高閭奏築長城以禦狄有五利僕射源懷在宣武時惠柔然內侵又以爲請竟築九城於北邊夫以胡備胡不廢秦舊則長城亦所以限華夷猶之聚落中防賊之籬蔽也第萬里土墻雨雪坍塌脩葺爲勞間有風吹沙聚高過垣城既撥復聚不可勝撥者又有邊內之水流出生外塞外之水流入邊內其地爲河不能設障者又有土疏難築縱築若搏沙累基不盈一時敗者則長城亦不足恃沿邊之守自遼左漁陽上谷雲中太原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約萬里爲重鎮九每鎮照所轄邊地距五六十里爲屯屯築堡堡戍精兵六百統以裨將合七八屯約四百里適中爲營管築城城戍精兵三千統以偏將就鎮適中之處爲鎮築一大城宿以重兵以備調度應援大將統之自偏裨以下悉諮稟焉其各屯要害處則厚其兵稍緩者量減之大將偏裨

關中集

卷二

廿九

論

皆擇謀勇無私不愧干城者任之塞責緣杜僥倖則將斯得人矣無事則密間謀繕亭隧明烽堠簡卒乘礪器械儲芻糗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互用設伏張疑邀歸擊情每鎮各推才望撫臣監其軍量地遠近設兵備或二三員或四五員佐之以廉將領而核軍實嚴號令而公賞罰而陝西四鎮設總制一太原雲中上谷設總制一遼左漁陽保定設總制一各選文武兼資大臣膺之以伸彈壓之威以成率然之勢虎竹徵發部以內慮無不奔走一切軍機悉聽便宜行事不中制此備胡策也其大要在雖安不可忘戰而

關中集

八卷二

卅

論

士而分用之以參虜虜果可馴乎挑釁不可翫寇尤不可寢燧驛兵更勤耀武釋戈解甲無忘援枹俾匈奴畏漢兵若風雷而邊庭隱在山之虎豹則惟師貞丈人賴哉慎毋以弟子參之而取輿尸之凶則善矣

關中集

卷二

卅

論

封建論一

武王追思先聖封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後於焦於祝於蒗於陳於杞於朝鮮於殷後殷以叛滅而成王又封微子於宋獨伏羲後其封國不史見意竹簡缺平何周之獨遺也及考左氏春秋則春秋時尚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小國皆風姓實司太皞之祀不必封也錄神明之裔令脩其先世典物作賓於周意何厚哉其他諸侯非甚狂悖仍商之舊不易置之各君其國子其民以職事朝於周功臣子弟以賢以親封國七十一而兄弟及姬姓獨居四十公侯百里伯七十

關中集

卷三

論

里子男五十里藩垣屏翰至周密矣王畿之地四面各五百里十一而賦專供王朝公用畿外地四面又各百里尚領於天子之畿內爲王朝卿大夫士食采而設不以封四海之內名山大澤不以封餘則侯國蓋一千七百七十三焉畿地有賦役無貢獻侯國任土作貢視其土宜可以備服用者獻之無則不強若賦稅則專備侯國之經費無輸于王朝者矣以天下賢分理天下而一年一聘五年一朝諸侯朝曰述職天子巡曰巡狩禮神合符考正朔同制度視其幽明以爲慶讓賢者有車服之錫否者有爵秩之貶若敗

扈不庭則有土地之削是以強不得吞弱衆不得暴寡下不敢犯上卑不敢凌尊雖分爲萬邦而稟於一王天下大勢何異腹心手足之相應主伯亞旅之相承也內以統外外以維內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三垣九野二十八宿無不共之是周之封建取則于天也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置官監於萬國萬國以和歷唐虞夏商不改唐虞之十二牧卽分監萬國之官是周之封建化裁於古也夏祚四百餘歲商祚六百餘歲周祚八百餘歲有封建祚未嘗不長也夏雖中篡於羿未幾而少康因虞思一

關中集

卷三

論

成之地收斟灌斟鄩之遺民以中興則封建未嘗無助也周不東遷則保有岐豐之地自足以號令諸侯其後寢弱政由侯出者則平王輕棄岐豐之失而非封建之失也東遷以還諸君無中主之才而延至二十世始亡其未亡也天下猶以共主之名尊之則封建未嘗無助也秦李斯以燒詩書之盜妄毀周之封建非策更郡縣爲易制始皇信之遂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而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義掃蕩無餘自以爲永無諸侯之患不知亡國之起於間左身死未寒而子已斃於趙高國已入於炎漢則孰與封建

建之枝繁輔多猶足以庇其根翼其車乎要之聖人
不論成敗但論公私而况公如卦建或多而敗少乎
或曰分國既定後世諸侯有功及諸王子當封何以
待之則請畢其說諸侯有功或賜蕃馬分寶玉可也
不必加地蓋地有限而有功者無窮不可繼也或賜
圭瓚賜樂可也不必賜弓矢鉞鉞蓋弓矢鉞鉞得專
征伐其流至於轉相吞滅不可禁也繼世之君其太
子嗣曆矣若諸王子一世一卦一世之內侯國豈無
無人可繼與有罪見削者乎以其開地卦之止五十
里七十里而不得滿百里蓋開地有限而支裔無窮

關中集

卷三

論

不可不節也其天子地方千里僅足以待諸侯王制
云天子縣內凡九十三國意者爲食邑以供王朝之
卿大夫士乎若以卦國則屬難行蓋唐虞之時甸服
內未聞有卦此其慮長矣故繁葉而後不得於畿內
卦王子以致王之土地賦役甲兵漸見蹙縮以此經
制則雖千萬年無弊也卽世世得中主亦可南面而
臨天下何至君弱臣強本小未大哉或曰天下之州
九王畿居其一焉其餘八州諸侯衆多無方伯則誰
爲統屬不賜弓矢鉞鉞則何名方伯乎則又畢其說
王制八州設八方伯凡五國有長十國有帥三十國

有正以聯屬之而皆統於州之方伯其官簡賢侯爲
之不以世方伯卽唐虞之牧也特唐虞分天下爲十
三州而夏以後分天下爲九州耳有方伯又有天子
之大夫爲監監於方伯之州各三人其爵視伯其祿
視諸侯之卿蓋助方伯領諸侯也名山大澤之所入
足以充方伯監等之祿不必取之王畿若侯國有不
道者方伯監請于王王命大司馬率方伯等以九伐
正之或伐或壇或削或侵或正或殘或杜或滅
隨其罪惡而輕重焉卽古三苗負固帝舜命禹徂征
有扈威侮夏啓以六師臨之之意也若是則征伐卽
天子出方伯能統諸侯不能吞諸侯制治保邦之法
豈不詳而備哉安見卦建之不可行也則柳宗元之
是李斯議者謬而無怪胡寅兄弟之斥之矣

關中集

卷三

四

論

封建論二

三代而後漢高祖懲亡秦孤立之弊欲封建以扶漢當考古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爵則公侯伯子男土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同姓以親異姓以賢以功裂土而封錯壤而處以外維內如衆星之拱北辰以卑承尊如百川之朝海若斯爲得策乃不稽古典徒行已意其封子弟國九皆稱諸侯王而齊趙淮南吳楚並跨州連城宮室百官擬天子惟代燕淮陽荆差狹耳不嫌偏乎吳楚七國之變非強大不得逞雖就戮然亦危矣至孝武時令諸侯王國大者得推恩封

關中集

八卷三

五

論

子弟雖救弊之圖非樹屏之意也封異姓爲諸侯王者八人而不十年或廢或滅居其七至孝文之世僅存長沙吳芮之子臣而已封異姓爲列侯者一百四十四人而蕭何爲冠食邑多寡視功高下雖有國然景帝朝禁諸侯王列侯俱不得治民令有司治之止衣食租稅耳至孝武末僅存侯五餘皆以抵禁或以酎金不如法故國除夫酎金非制也而以奪侯豈建國親侯之初心哉光武時封叔爲王者一諸子爲王者四獨子疆以太子出爲王既封東海益以魯諸王不得比若功臣封列侯者三百六十五人而鄧寇爲

冠食邑多寡視其功其受茅土立社稷資租稅奉朝請以有司治民亦仍西漢之舊唐太宗讀周禮慨然欲行封建之法而魏徵馬周李百藥于志寧等慮不及遠稱非宜遂停分土之議後欲以荆王元量等二十一王爲諸州都督刺史咸令襲封竟以難行止夫刺史所轄者賒非古公侯百里之制以之襲封於勢不可然因是而考五等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規以復先王之典章何不可也是時以皇弟霍王元軌等皇子吳王恪等功臣鄂公尉遲敬德等爲刺史爲都督爲僕射爲司空而皇兄弟與子封親王太子

關中集

八卷三

六

論

子封郡王異姓開國元勳亦封郡王其次封公侯伯有九等子男不裂土其實封者則食其封邑之租調有司准其戶數給之而已王受茅土立社稷公侯以下不立也李泌在肅宗朝謂疏爵土以賞功善於以官賞功其言豈無見哉宋太祖封弟光義爲晉王除光美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德芳爲團練使而諸功臣若趙普曹彬潘美等皆封公或入爲平章樞密或出爲節度使而閑者則就第食祿奉朝請耳至仁宗採富弼之言封宗室德文等十人爲郡王爲公以藩王室優以祿不錫土亦倣唐故事也大率自漢以後

唐宋之封王封公者有爵祿無國土雖有莊田之錫亦不多也卽漢之封建同姓有土矣而賜履無章異姓食邑矣而治民不與皆非三代之制然藉以誅諸呂則同姓齊王襄朱虛侯章異姓絳侯勃曲逆侯平之力也當是之時而無諸人漢其危哉其視唐宋不亦優乎總之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之公心非後世所可及而後世之臣亦無有講求古制先從事於井牧之經以正其本徐周思於甸侯之弼以致其詳藩垣屏翰之意不知聯絡網維之義不悟故唐太宗欲有爲而其臣鹵莽疎濶不能成其有爲良可慨也

關中集

八卷三

七

論

井田論一

井地之制當衰周時已爲暴君汚吏之所壞其籍存焉者寡矣况經商鞅變法之後制度無稽李斯焚書之餘簡編不備生乎百世之後而欲講求於百世之前令先王之遺法粲如日星談何容易今稽其書僅見于周禮與孟子答滕井地之問耳周禮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卽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二土乃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欽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五物卽五地之物也職卽冢宰篇以九職任萬民一三農生九穀二園圃毓草木三虞衡作山澤之利四藪牧蕃養鳥獸五百工飾化八材六商賈阜通貨賄七嬪婦化治絲枲八臣妾聚斂疏

關中集

八卷三

八

論

材九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也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土圭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爲地中也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也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

關中集

八卷三

九

論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可任謂丁壯可任力役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畝之事井衍沃牧隰臯也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民地嫩惡不等通率二而當一

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舍者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黨正各掌其黨之教治政令族帥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比長各掌其比之治徒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徒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封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

關中集

八卷三

十

論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老幼瘵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萊蒿萊之地也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洧洫澮皆田間水道通于川者也遂廣深各二尺洧倍之洫倍洧澮廣二尋深二仞尋與仞皆八尺也徑容牛馬畛倍徑

涂倍畛道倍涂路大道三之一也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鄴長各掌其鄴之政令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治其政令鄴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

關中集

卷三

十二

論

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王國之制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也稻人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遂田首受水溝也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也又宗伯屬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

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司馬屬遂帥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濕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物之謂相其土地可居民立邑者也又考工記曰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又曰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兩川之間必有涂焉又曰匠人爲溝洫廣五丈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畹畹上曰伐則畹比遂伐比徑又小而多矣此周禮所不載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關中集

卷三

十二

論

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野九一而助之大略也愚按周家之法王城之外有六鄉焉六鄉之外有六遂焉鄉師四人鄉大夫六人其屬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以漸而多皆郊百里以內之官則郊內地皆六鄉分治之地矣遂二人遂師四人遂大夫六人其屬有縣正鄙師鄴長里宰鄴長以漸而多皆郊百里以外之官則郊外地皆六遂分治之地矣是六鄉主郊內六遂主都鄙也明矣王畿千里居九州之一計地一百萬井爲百里之同者百此其大凡也然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井田論二

自秦廢井田開阡陌無復有公田私田之別其賦歛
田之肥瘠爲則據則按頃畝起科無復有商助周徹
之制此後田爲民田得貿易而豪者奸者富者貴者
逐末者皆得以乘人之急而賤直兼之任其充斥不
爲限格且阡陌既開疆界易紊疆凌弱富欺貧衆暴
寡點詐愚衙役食鄉民其在無網紀之朝尤甚越畔
侵畛勢難清覈苞苴不禁冊籍暗更加以兵荒頻仍
戶口大折有司招集流移惟恐不應願呂籍者給帖
聽墾令供賦爲世業其貲多者墾亦多故富者田連

關中集 卷三 十五 論

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四海之內傷心腐臆失生人之
樂者可勝計哉漢武時董仲舒以限民名田爲近古
請行之然竟格漢哀時師丹復言之下公卿議議自
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無過三十頃詔雖頒然戚畹嬖幸撓之竟不行則以
田屬於民以民費買直與墾本所得而責以其多者
分諸親族鄰里不索直自非賢達勢難強從若令受
分者酬直則茲無田之戶衣食尚窘安所得朱提乎
蓋視三代行井田時田係官田不煩設處者事勢相
萬也後一時用事者得藉口也元魏孝文帝時李安世

奏田多爲豪右所占雖桑柘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
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魏主善之詔諸男夫十五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盈者
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此法微
得仲舒之意元魏承五胡亂華之後中原戶口虛耗
均田之行此其時也然土著者亦不乏若槩均之凡
盈者賣必縮者有錢則可無錢何能白望恐此詔亦
半屬空文矣唐高祖時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
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所宜

關中集 卷三 十六 論

綾絹絕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
加役者旬有五旬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災傷十損
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此
法似倣元魏之意唐承隋亂郡國戶口彫弊地多蕪
亦有不蕪而見屬土著者若槩均之則多者當賣少
者當買買必用錢無錢則無田何以言均恐此法亦
半屬蒙隱矣周世宗欲均田先以唐元禎均田圖賜
諸道後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夫頒圖以均
意甚堅矣然貧者難槩貴其辦價而富者難槩責其
讓直恐此舉亦不免掣肘也宋太宗時陳靖請先命

大臣令東西京檢賣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給以牛種室器俟成然後屬地均稅量地授人約井田之法行之乃皇甫選陳恕等言功難成竟罷矣夫靖所請乃籍荒田爲均田非籍民田爲均田也止行汴洛一路非通行天下也尚議論參差如此况通行乎其柄鑿更甚矣宋理宗時奸相賈似道行東南經界推排法令劉良貴等奏將浙西六郡人戶田逾二頃以上者官買三分之一以充公田收其米餉軍可免和羅住造楮安富室陳著等斥爲瘠民請已之不報及行則抑勒強買甚有正價不敷以度牒告身強人

關中集

卷三

十七

論

抵直者買公田三萬五千頃於各鄉偏置官庄民大困及米遭又累賣主代償於是六郡之多田者破家相屬至恭宗時陳宜中奏罷之而此時宋之大勢已去似道占田剥民非元魏唐均田爲民之意至其名色則文飾之以限田也非假公濟私乎又董子之罪人矣如似道者不足齒乃限田均田爲民者也歷漢元魏唐後周或議之或行之而未見有確然可據之效惟宋張橫渠獨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井田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

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又曰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張子此言諒有裁處但其處之之術將直出於官而徧天下之民田買爲官田因而行井田之法乎則田多而官必不能支不然則責貧民出輕直買不然則勸富民減原直賣夫富者勸以減直鼓之舞之仁言仁聲或勉強從命若貧者責以出直雖輕力未必能辦也張子未有論著無所悉其區畫之方姑以意揣之耳宋晦菴曰若行井田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人少田大半歸官方可給與民若平

關中集

卷三

十八

論

漢唐開邊斥土論

漢武帝通西域宣帝時以鄭吉爲西域都護就中立
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
居車師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此前代未有之
舉動也唐太宗聽回紇請以勅勒諸部爲州縣自回
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置六十八驛以李素立爲
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府臯蘭等七州以郭孝恪爲
安西都護屯高昌亦好大喜功之爲也夫山川之所
限風氣之所隔一夫石聚不得其用調戍絕域行者
有破產辦裝之苦居者有蜚芻輓粟之勞徒敝內耳
蘭中集 卷三 十九 論
有何益哉且中國強則夷狄弱而內附中國弱則夷
狄強而內侵漢唐不脩內治而顛以胡越一家爲無
前之績欲以夸示華夷豈不失策也哉

東漢有事戎狄論

光武久親行陣深知兵害故天下既定西域等國請
都護不出謝之臧官馬武欲乘北虜弱擊之不許曰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其息民如此乃明帝則遣
寶固等分道伐北匈奴又擊車師開西域三十六國
置都護及校尉矣然不數歲而西域攻沒都護陳睦
北匈奴圍校尉關寵與耿恭尋遣耿秉等出師救之
而百姓頻年齎送騷然煩苦可勝言哉章帝雖是楊
終之諫然不能止喜功之念拜班超爲都護終帝之
世不做還焉和帝初竇憲乞擊北匈奴贖罪是時匈
奴微弱不犯塞而以罪人逃死之故勤兵於遠直戰
燕然金微之山出塞三千里而還其殘民鋒鏑疲民
轉輸極矣然不能郡縣其地臣妾其人也至安帝時
北匈奴率車師入寇雖遣師武臣經畧竟不能出燉
煌而西方亦憊矣乃其後漢室之禍實起於闐寺與
匈奴無與則累世之征匈奴戍西域所謂忽蕭牆之
近憂而希異域之遠略也非計之得也

蘭中集

卷三

三

論

東漢禮儀論

漢章帝不滿於叔孫通之儀因博士曹褒請定漢禮
拜爲侍中詔令成之夫漢家禮儀十二篇出通之手
多製秦故繁葉未經更正可謂闕典帝承建武永平
之後游意藝文當天下小康更之此其時矣乃不博
訪名儒考殷周之古禮而觀會通以酌古今之宜正
憑一褒之手褒又任其獨見不晰禮承天道治人情
之精意摭撫五經雜以識記歲餘而撰禮儀百五十
篇自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皆具夫褒
才非周公豈能獨脩大典况周公定周禮監於夏商
經幾易稿而後成書而褒乃雜以識記成以倉猝周
公吐哺下士廣資聞識猶恐不逮而褒僅守其膚見
不集衆長則其爲書必舛駁無疑當其始屬之也太
常巢堪等言一世大典非褒所能定宜廣集諸儒共
議帝槩拒之而獨嚮褒及其奏進也又慮衆論難定
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噫漢之爲漢二百五十餘
年矣一代鉅典宜以時成乃草率若是何以令五禮
因革皆協於中而稱不刊之制乎人主鮮有留意禮
文者幸遇章帝有志而又不不知禮之爲義精爲用大
輕聽一夫之言不參通國之論致古禮不可復昔成

關中集

卷三

三

論

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胥師虞庶言同則繹
噫一事且然况議禮乎禮所以事天地人鬼之神辨
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正朝聘
會同昏姻祭祀燕享軍旅田獵喪葬之儀有以多爲
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
有以高爲貴者有以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
素爲貴者有以疏爲貴者有以數爲貴者非夫聖者
孰作之非夫明者孰述之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
具矣不足以饗帝母輕議禮孔子嘗言之矣聖人作
則必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四時爲柄日星爲紀月
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
以爲田四靈以爲畜孔子亦言之矣褒何人斯而堪
擅此折衷之役乎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
仁也褒不知仁爲何物又惡知禮爲何物乎逞其胸
臆不顧當否綿蕞之後又一綿蕞設叔孫通而在寧
不笑之乎考褒父充習沛國慶普之學普習后蒼學
蒼習東海孟卿學卿習瑕丘蕭奮學其源流如此則
所撰僅一家之言耳無異於以廷鐘以蠡測海矣
識緯之雜亦足以占褒學識之不純也

關中集

卷三

三

論

漢魏選舉論

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言曰孔子云四十不惑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乃得應選如有茂才異等如顏淵子奇自可不
拘年齒魏曹丕時尚書陳羣立九品官人法郡縣皆
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以定其選擇本土有識鑒者爲
之區別人物高下吏部憑之以補百官愚謂世固有
天分聰敏之士若東漢鄧禹年二十四而杖策謁光
武議論出人意表卒爲中興元勛黃憲年十四而德
器溫和一時名士如荀淑陳蕃輩竦然異之三國周

關中集

卷三

三

論

瑜一年少耳而赤壁之戰出奇制勝曹瞞破膽隋王
通未弱冠而績學有聞董常輩北面師之執經問難
周旋不厭士何可以年齒拘也若必有顏子而後不
拘年齒則中材不可用乎以此取人吾見其狹矣孔
子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觀人之法
也然必吾之明能知善者與不善者而後因其好惡
可以得人今所置中正名曰擇有識鑒者充之未必
盡有識鑒也中正擅臧否之權干舉辟之事則豪富
之家必競規之有勢者有財者皆可以權行中正而
得其獎拔其孤介之士帝布徒步卽有材技誰爲游

揚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獎所必至欲得奇雋之
才於選舉之間也不亦難乎以此官人吾見其濇矣
二子一防濫舉一防隘舉故各爲一法以程量人才
其意皆善而皆不能無弊則亦識之不足也

關中集

卷三

論

形勝論

余讀史至宋藝祖欲留都洛陽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其弟晉王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諫曰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遂還汴不果遷嗟乎晉王之不如藝祖遠矣關中形勢山起西北崑崙歷葱嶺而東蛇蟠嶺業經萬里始入中國爲河西五郡卽今之甘肅鎮防虜番聯絡有重兵戍焉所謂斷匈奴右臂也踰河而東則古金城天水涇原其地山厚溝深卽今之臨洮鞏昌

關中集

卷三

五

論

平涼三郡於關中爲西境上郡北地崎嶇突兀不乏隘塞卽今之延安慶陽二郡銀夏一帶枕賀蘭襟黃河與慶陽平涼相望一水卽今之寧夏也延綏鎮控延安之北寧夏鎮控慶陽之西北平涼之北各宿重兵以遏虜衝於關中爲北境終南峯巖千里貨財殖焉所謂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岐陽興元棧道峻絕西通劍閣與蜀爲鄰卽今之鳳翔漢中二郡商於之地巉巖險阻南通武關與楚爲鄰卽今之商洛五州縣於關中爲南境潼關山河會合不百三十里爲函谷山峭壁水建瓴直抵陝州是爲河南地卽關

中東境外地也黃河自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不可逼視憑高望之若列星然所謂星宿海也東合西番赤賓河諸水東北至大雪山北歷積石抵河州自番地經行四十餘日至此始入中國東北合洮湟諸水至蘭州至寧夏又東北繞新秦中卽今之河套虜所住牧也東合無定河諸水東南至延安郡屬府谷葭州吳堡綏德延川宜川等州縣至西安郡屬龍門韓城郃陽朝邑華陰等縣折而東經潼關北皆關中地再折而東二百里至陝州三門底柱屹峙河中爲河南地河於關中流其西北東三面

關中集

卷三

五

論

而渭合涇澧漆沮諸水流其中渭入河於潼關山水旣關鎖而陝州以西諸峯峯嶺尚作東方屏障居然天險矣秦川廣八百里皆平地表三之一四之一五之一六之一不等秦爲四塞之區而中又有此宏敞氣象世言神臬不虛耳此周漢唐之所以都也惟運道則底柱爲梗汴艘不得上河艘不得下中費車運二百四十餘里自渭抵長安爲衝道所隔又三十里餘皆舳艫直達無煩陸運矣婁敬云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豈不然哉漢高祖聽張良之策卽日車駕趣長安唐太宗起晉陽亦都于斯豈德不如宋哉

地勢得天下百二英雄之主莫之能外也宋人都汴處四戰之地險阻無一而河又逼近城北尚不如洛陽安望長安哉況其時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久已割棄北方吭背扼肘由虜長驅而下直薄瀛魏兵力久持必至困憊使宋人都長安則河東河北可倚聲援朔方河湟可施捷伐金虜可禦西夏可平何至不百七十年一逼而失河北不數十年再逼而失淮北日侵月削避浙航海竟舉帝王自立之地淪爲胡元左衽之鄉哉余以是咎太宗之淺謀而惜藝祖之乏斷也

關中集

卷三

廿七

論

教職論

董子曰甄之在陶惟範所爲金之在鎔惟冶所鑄言模之所繁重也教官非諸生之模乎亦何可自菲薄也宋胡瑗教授蘇湖間二十餘年時方尚詩賦獨湖學尚經義時務要於適用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取高第者比比其出而爲政若老於吏事然由講習素也嘉定中吳昌裔爲眉州教授日取五經爲諸生講說祠周程張朱揭朱子白鹿洞學規倣劉珙獄麓書院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一變今郡州縣皆有學學有教授學正統論及訓導官所以使之鼓篋孫業橫經關中集 卷三 廿八 論造士日與諸生講論明善誠身之方齊家治國之要其責重矣顧居是官者率以秩卑祿薄日暮途窮爲念不免猥瑣溺職近日孝廉爲貧而仕欲對公車願就廣文然未聞有以明道淑人爲已任者則流俗功利之溺人深也胡安國楊時相繼爲荆南教授正身利物蕭然不滓所訓悉本忠孝謝良佐爲秦州教授每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敢不敬乎此皆先民矩矱教官如此方爲稱職其成就知名士必多若待學使者之以舉刺殿最鼓之而後起則亦非朝廷建學校重師備育人材之本旨矣

士養論

昔人有云養於家而壞於國養於學而壞於朝豈有激而言之或未深思乎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曰養其性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士患無養耳當其屈首受書呻其佔畢學爲詞章所志在科第耳及得科第鳴玉振纓紆朱拖紫所志在溫飽耳溫飽一萌奔競莫遏寧復知人間廉恥事哉借資規便乘權藉勢簞簞不飭壟斷是登以詭遇爲精神以突梯爲營壘入無忠言嘉謀之告出無敬事後食之風生民受其災國家受其弊人見其行事如此曰夫

關中集

卷三

三十九

論

夫也生平所學何事乃敗壞如是不知其家食時原未有所養也爲富貴利達而學非爲身心性命而學爲達世微榮而學非爲求志達道而學其學駁其志卑故其所就濡跡穠艷之場而不能自振拔也譬如無柁之舟任風飄泊有不覆乎夫養之爲言積也少者養之以至於壯微者養之以至於鉅養由藥之木可以成合抱養初苗之苗可以結禾穗骨幹已定不受變也若金注而慤墨染而黑爵祿盛而忠衰世味深而真喪此在學術舛謬涵養疎略之人不免蹈之若明于成已成物之理通乎內聖外王之學者中有

特操不爲其所移也如伊尹樂道莘野三聘而起以堯舜君民翊商傳說尚志傳殷夢象而求以憲天聰明輔殷呂望韜真渭濱後車而載以丹書敬義佐周蓋出處一心豈隱顯易面哉而何國與朝之能壞也故士患無養耳未有神清識瑩養之于家學而趾高心蕩壞之于國朝者也國朝非壞人之地有養者用之以轉掎剛柔經緯民物無養者用之以追逐羶膩沉溺脂膏顧人夙志何如未可謂因此壞也

關中集

卷三

三十九

論

師論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禮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師之所重可知矣今世之求師者爲科目耳解釋經書剽竊子史講究機括透舉業之鑰鑰以徼一遇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如是止耳漢桓榮指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夏侯勝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芥斯言也今舉業師之謂也故爲舉業從師則舉業而已矣身心性命之體驗天下國

關中集

卷三

十一

論

文論

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脩辭立其誠文何可易言哉文非誇多閎靡之爲工也以理爲主而以氣輔之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乃爲工也不觀之河乎自星宿海而來經積石歷賀蘭至龍門衝砥柱突呂梁而東入海滔滔汨汨日夜不休變態萬千茫無定勢舒而爲滉瀟鼓而爲波濤激而爲澗洄怒而爲瀚海日星雲氣隱映於其上峰巒樹木繽紛於其旁蛟龍魚鱉出沒於其下至變也而不得不變也水則未嘗有意於變也其發源也遠其受流也衆其性則萬折而必東其道則由地中行而不與物競是以不求變而變生因其所遇之自然人見之以爲變而水亦不自知其爲變也若溪澗之水東奔而西竭下盈而上減非不有所舒有所鼓有所激有所怒而發源不遠受流不衆卽有所變亦不成巨觀矣益其氣薄也夫文亦若是已百氏之書歷代之史無所不綜而折衷之以六經評騭之以四子則理明氣裕其文不求變而自變無論後辭與旨羽翼經傳高文大冊鼓吹休明之作其質粹其體莊其才宏其力厚其識瑩其義幽其味恬可垂不朽卽對客揮毫遇

關中集

卷三

十二

論

事遣興亦自波瀾橫溢機軸渾成有游戲三昧之意
焉而覽者不覺劃然心開爽然意愜也苟蘊之不深
而出之無本則理暗而氣餒祇釘鉅其句鉤棘其詞
以塗人之耳目實不堪咀嚼焉此與畫脂鏤水何異
非變也病也若消縮如秋蟬其失也細繁縟如淫哇
其失也蕩亦非變也病也夫風行水上雲漢爲章豈
模擬竄竊之謂乎論文者知此則養不得不厚而發
不得不徐矣

交道論一

士不可不密所托所托者高明則身安所托者流俗
則身不安昔卬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
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遂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
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懽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
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遂
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
十里聞寧喜作難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於君使
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
其母大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
關中集 卷三 三 論
寄財者其卬成子之謂乎匡衡托身於史高貢禹託
身於石顯楊雄托身於新莽班固托身於竇憲馬融
托身於梁冀蔡邕托身於董卓張華托身於賈謐柳
宗元托身於王叔文闇也一時之要津雖可依而百
世之清議則可畏也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賣寧淡
如水母甘若醴寧親藥石而生母嗜美疾而毒寧蓬
生麻中而直母白紗入緇而黑把臂投分不失其親
領契披襟同人于野蔣詡三徑羊求陪遊公孫東閣
汲董遠跡彼蓋有所見非矯爲名高也

交道論二

漢朱穆著絕交論梁劉峻著廣絕交論皆感當時交
道薄惡故爲矯時憤世之言然此等名目不必立旨
與伐木求友相悖宇宙大矣薄者自薄厚者自厚絕
之一字豈可輕形筆札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聖人之言何等寬厚朋友乃五倫之
一父子君臣之義與親兄弟夫婦之序與別非友講
貫不明若獨學無友不孤陋寡聞乎合志同方營道
同術益自古記之矣邪僻不可狎勢利不可投當於
相接之初心察其可與終始者締交之松柏歲寒之

關中集

卷三

世五

論

盟金蘭同心之績白水旌信麗澤互滋惟道義耳後
漢吳祐爲新蔡長公沙穆遊太學貧變服爲布賃春
祐與語大悅交定於杵臼之間終身不變雷義陳重
相友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不可義不應命嗣同舉
孝廉同爲尚書郎宋黃庭堅與蔣潯善黃在謫籍潯
周旋不厭黃歿爲之經紀後事不畏羣猜胡憲與劉
子輿劉致中爲心期講學之外無一雜語皆耐久交
也善乎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
者故能久也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曰以友
輔仁魏胡質云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

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善終隋王通云君子先擇而
後交故寡尤知言哉

關中集

卷三

世六

論

茲酒論

古人命酒爲狂藥爲腐腸藥故飲酒既立之監或佐之史以防酒失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以去酒禍也昔酒思柔以洽百禮人之齊聖飲酒溫克言具酒德也武王作酒誥言酒喪德喪威流毒非小至舉紂之荒腆於酒墜殷之命者以自戒并戒康叔慄然有危心焉管仲對桓公曰酒入舌出舌出言失失言則棄身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皆至言也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嗜酒者爲之非實有是事也禹疏儀狄而興紂爲糟丘而亡杜康何足覩焦革

關中集

卷三

廿七

論

居室論

唐韓滉性儉其室先無步廡第洞增之滉令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宋曹彬所居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居處彬不以爲意子弟請葺彬曰遲之李沆爲相廳事前僅容旋馬曰爲太祝奉祠廳事則已寬杜衍致仕寓南都第室卑陋四公善居室不似貴游高堂大厦傷財導奢蓋甚美必有甚衰不加亦能不損回思馬周購佳宅太宗給官錢爲直趙普營西宅市秦隴良材萬數今何在哉善乎蕭何之言後世賢師吾儉陶潛之言

關中集

卷三

廿八

論

時命論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汧緝洗爲事有人以百金傳其術而效之君兩國交兵用之水戰以功封其宋人仍舊業貧如故夫不龜手一也以封一不免於汧緝洗時命異也魏田父於野得玉徑尺弗知其寶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此帷石也畜之弗祥田父寔於廡下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遂投之野鄰人竊而獻於魏王王使玉工相之曰此天下之寶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王立賜獻者千金食厚祿夫玉一也一以賞一不免於田父時命異也士懷關中集 卷三 卅九 論

明新說

明德卽性道也我與家國天下之所同然蓋至善焉格致以研乎明之之理路誠正以踐乎明之之理路此功甚微甚密不分動與靜寂與感皆週欲存理之地也欲明明德於天下國家者我之心也先明明德於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以格致誠正脩而明已之明德亦以格致誠正脩布之爲齊爲治爲平而明家國天下之明德此蓋有經綸焉皆從心之肫肫起也我能從事於擇善固執之功易其惡至其中於本然之明德無一不明則明德之至善止矣非有所益之也家國天下之人觀於身身脩則儀刑者遠齊治均平之則起於心心純則運量者神家國天下皆相率以易其惡至其中有所益之也或曰知止必從事於格物止矣亦非有所益之也或曰知止必從事於格物致知乎曰然或曰物有本末身亦物乎曰然或曰格物卽格本末之物乎曰然或曰有物必有則格物之則乎曰然或曰知止得止而中有定靜安慮之妙何也曰有是妙故能得也或曰藐然之身而欲明明德於天下不亦大乎曰道本大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下莫非已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不

讀書而不窮已之功學未至盡已性盡人性物性何以贊化育參天地耶故窮理居敬無少間斷而誠復誠通之機在我矣所以盡吾責也故曰大人之學大學之道此大人非以爵言以道言也此大學即小學而克之以滿吾道之分量也

九經說

天下大物也宜以大心體之故九經之道脩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子族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缺一不可然亦有序至論其要則在乎身夫物有原有委有本有末未有原不清而委潔本不樹而末理者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能從事於明善誠身之學而脩身則神氣清靈義理昭著而知天下之爲一身知天下之爲一身則血脉不隔痛癢相關而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賢耶親耶大臣耶羣臣耶庶民耶百工耶遠人耶諸侯耶各慶其所當得之各體其所必至之情運之心思無不周匝布之經綸無不停妥如天之於萬物洪者洪纖者纖高者高下者下峙者峙流者流飛者飛潛者潛動者動植者植因物付形而天實無心不過爲之各正其性命而已保合其太和而已物各有是性命太和也天非益之也玉道亦如此矣以如此之體段如此之規恢而豈可以凡近之見參之則莫如慎脩矣慎脩所以克去有我之私也故能視人猶我也人我一然後能處置得宜泛應曲當也若不清心而寡欲講學而親賢求言而納諫則身之不淑而何以令親

疎遠近大小臣民各得其所哉故夫子此章惓惓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爲脩身而設所謂以一誠而行三達德五達道也所謂人存也人存政舉機相因爲蓋內聖外王無二理美意良法無二心也夫子他日告子路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卽此意也此唐虞以來精一執中達統治統之正脉也

以善養人說

能以善自養者必能以善養人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卽此意也聖學不愧屋漏自養也王道本乎人情養人也自愛者能自養能愛人者能養人其幾微也仁也仁者之心道心也道心卽天地之心也以善養人消融天下多少暴戾成就天下多少人才感召天下多少和氣其陰功不小學至於此方爲一體之學治至於此方爲曲成之治彼以善自私者欲勝人也岐人已爲二卽此一念便不是善若是善定有物我無間氣象故以一夫不獲爲已辜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爲已志聖人發念如此其胞篤而廣大也益知霸功之不足貴也

長安說

可以爲堯舜不限於塗之人也雖不能爲堯舜無害
可以爲堯舜猶足可以到長安然而未嘗到長安也
長安不限人人自限之東西南北有縱路有橫路有
萬里之路有千里之路有百里之路有十里之路有
五里之路有盤旋曲折之路有嶽崎巉巖之路有掛
橋帆以凌波浪之路有繩行沙度之路有艱危險阻
盜賊出沒之路路不同其於以適長安一也長安之
適是在足下路固可覓覓亦可前數月聚糧無卻步
無回首無徙業雖身在三韓大秦之鄉猶可以至身
關中集 卷四 說

有所代乎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非有所憂
乎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相倚爲命何思乎畫有所爲
不善中夜而思不能瞞其本心好惡不與人相近乎
雖甚饑不食嗟來之食不屑噉爾之簞食豆羹豈矯
乎聞敵釀之聲不忍遽易以羊何邀名乎作而曰是
天也天者不可以人爲雖雜之以人而天自在也若
無天則生民之亂久矣強者脅弱而奪之衆者暴寡
而譁之相攻相靡相盡相斃雖有聖王禮義烏能强
加於人心之所本無也哉如是則人化魑魅而終古
長夜不旦矣焉得自鴻荒以至今日歲月如是之久
而猶見有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人森森莽莽毫
變於其分天分地之始乎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
幼序朋友信猶昭然如日相與習而安之無俟擊鼓
而求亡子乎人無天則形存而君形者不存有天則
形化而君形者不化稟有清濁故知特在生學困之
間氣有強弱故行特在安利勉之際然累土不輟丘
山崇成駕馬十駕則亦及之及其登假則一而已向
之無鄰里之聞窮巷之識者今則天空日朗霧散雲
收而無物不洞照無事不曲當矣如澮川學海經過
萬壑終宿滄溟誰能禦之哉昔者南榮跽醜道之忘

於已步陟山川，蚩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爾以進，志如此其壯也。既遇老聃，靈若慈父，鴈行避影，斐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言若饑十日，而得太牢心如此其虛也。故終爲柱下之高足，吾猶惜其不以仲尼爲師也。仲尼之道，堯舜之道也，亦吾人之道也。無高深無幽遠，簡而易任，天之便一以貫，象帝之先。人視之爲神化莫測，而其實不離乎天。然非能出吾性之上，非能越吾性之外，非能別立一鑪錘，非能別生一機軸。當吾結孕之初，而此理已胚發而渾成。及吾彌月之辰，而此理自彌綸而克塞。恒言曰：男子之生也，關中集 卷四 說

上下四方皆所有事，斯亦可察也。功利之習入焉，而溺俗士之辨入焉，而替於是。有恣睢暴戾，不顧名誼者矣。於是，有狙獪機巧，不恤降鑒者矣。淮南之橘移於淮北，而爲枳，質以地變也。蘭槐之根爲芷，其漸之滫，戾人不服，質以漸失也。奈何哉其咎性也。之人也，之行也，托足於邪徑，自託爲安居，墮墮於冥塗，自侈爲樂苑。榛莽與薄狐兔，與羣播糠眯眸，天地易位，如人有大路，而自塞之。人有長安，而自遠之也。奈何哉其咎性也。性不可易，天不可離。由其所當然，自得其所以然。灑掃應對，何粗窮神知化，何精和妻子。翁兄

弟順父母，何近位天地，育萬物，何遠未發。何無發而中節，何有不睹不聞，何寂出門，使民何感戒，慎恐懼，何嚴心廣體胖，何寬洗心以退藏于密。克已而天下歸仁，何熟生之別，而天人之分。斯官天地，府萬物，無內外，無今古之道也。吾未見塗之人性異乎我，我之性又異乎堯舜也。吾未見克孳孳爲善之念，如處子之視躬，如武夫之遏敵，而陰濁猶不退聽陽明，猶不純全也。吾未見周道如砥，王路無偏，長安北極，惟民會歸而直趨前進，有不近天子之光也。

琴說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連曰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能移人情吾與子往見之至蓬萊山留伯牙居之曰吾將迎師刺船去決旬不返伯牙遙望無人但聞海水湧洞山林杳冥嘆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操曲終成連刺船迎之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絕趙壁彈五絃琴人問其術壁曰吾之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壁壁之爲五絃也此皆用心專一之所得也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曠鼓

關中集

卷四

十

說

琴而玄鶴鳴舞皆是物也孔子學琴於師襄曰丘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曰丘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其唯文王之間乎夫孔子理琴操而由聲以想心由心以想時事因以知其人神遊也琴一藝也尚須專一况吾人學道而不能滌欲凝神尚有蓬之心在則膠膠擾擾者舍於榮衛欲望篤實光輝羨墻見聖得乎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何人耶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何人耶不知肉味是何人耶韋編三絕是何人耶以道而必造造之而必深無晝夜無寒暑無人我無

毀譽無窮通無得喪斯真學道者矣道其有不得耶心與道又焉有扞格支離之病也耶

關中集

卷四

十一

說

醫說

善醫者不敢以人之疾試其所不知之方察脉源病望色聽聲不泥古法因病立劑故多所全活第脉之候微而難明善醫者少病可生者不能使之生而或誤投之藥以死往往而是五人不識醫誤用醫醫人不識病誤治病和求生之方以死之病者奚罪焉國有病而醫國者少識國醫者又少輕聽衆醫以難治之不膠古則逞臆其於培元氣蕩邪疹與時消息因勢利導之道惜乎莫覺妄投百劑以僥倖於一劑之收功或諸醫之技相形其下者忌高者同聲排之致關中集 卷四 十三 說

主家眩於名實之辨疑而不任或任而不專高者雖有起死回生之手無所展布則國勢駸駸乎入於殆矣元朱震亨名醫也謂其徒趙良仁曰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噫醫之妙解固如是乎若不知陰陽造化之精微安可與醫國乎無其人則天下之醫豈盡盜虛聲者不敢厚誣天下也特求之有未廣耳有其人則擇之宜精信之宜篤不當參狐疑之心來譏問之口也則有國者所當知也

宗藩議

臣惟天潢派衍瓜臙脉繁國朝視前代獨盛而坐食縣官祿糧難措國朝視前代獨窘今玉牒實在之數自親郡王而下以迄將軍中尉庶人無慮數萬位遲之數十年當不下十萬位矣今歲支祿糧不下一千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數不啻倍之遲之數十年其歲支又當倍於今之數矣天下之物力已窮神輸何術宗室之生息無盡餅罄何資小民日貧而祿糧日乏祿糧日乏而宗室日困謀生無策扞綱難馴若不深察祖宗開創之權衡與熟觀今日詘乏之時勢圖所以變而通之化而裁之則病民病宗室且病國禍有不可言者是扁鵲望齊桓侯之疾深而驚走也胡可緩療也高皇帝時衆建諸王以壯磐石之宗崇其體貌給以兵衛立國之始體則宜然入文皇帝朝則親王無入朝之迹護衛寢訓練之規兵權盡釋防範彌周豈非時爲之乎高皇帝時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親王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輔國奉國有將軍有中尉祿自一千石遞減至二百石祿誠豐矣入文皇帝朝增封親郡王將軍又四十九位女二十八位數

僅倍於國初耳祿已不能如前全給矣又非時爲之
乎至於今二百四十年宗室生齒之茂何啻千倍其
封爵頒祿與庶人口糧之給何啻數十倍天下之士
田不加於國初也而民數則增於國初也而賦
稅則重於國初也上之供億京師近之供億省
會郡縣遠之供億邊軍而中之又供億宗室宗室愈
多則供億愈艱民焉得不貧宗室之蕃育無極也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之祿糧已不能枝梧後之加
增將何所取給嗷嗷待哺饔餐無需窺身輿皂指生
溝瘠無聊之狀甚不忍聞宗室難言不因民貧矣而
關中集 卷四 七
誅求無已敲朴日施恐急之使亂宗室困矣而不開
以生路徒守夫故常恐極重難返使高皇帝而
睹今日之時移如此文皇帝而睹今日之事異
如此必不爲膠柱調瑟之見而自有神化宜民之方
其於各藩郡王之封爵與襲封者必思以義揆之以
禮節之而使爲可繼蓋五世祖免以外雖周家親親
恩亦漸減亦事勢之不得不然非薄之也其於無封
之族人必令之爲士農工商之業而不倚靠於口糧
其於秀傑之宗人必令之一體入學應舉而獲爵者
除爲外吏不得內補一體舉劾不令宗室有遺賢而

海宇有墨吏其於出城之禁必弛而使其得以散處
而食力不令羣聚而塞生生之途其於有司之法度
與親郡王之約束洎宗正之教導相兼爲用所以預
閑其邪心潛銷其不逞者懇切周至斷不爲姑息以
養成惡德而陷之罪咎蓋撻朴之教雖堯舜在上不
能廢也慈母有敗子嚴師多善人孰便益孰不便益
當擇而行之矣此皆有裨宗藩之大略也若夫多方
講求精意區畫以爲經久之謨使下不病民中不病
宗室而上不至病國則在廟堂之上商度而主
持非一得之愚所能盡也

關中集

卷四

議

自嗤

此道真無涯哉窮年焚膏不得一二偶得一二索紙
書之紙墨未乾已規規失悲夫吾能爲子華子之善
忘博非吾有也吾不能爲輪扁之妙悟約非吾有也
惠施之五車吾謝其富莊周之懸解吾謝其豪倚相
子產之才吾不能得之天仲舒康成之學吾不能強
之已觀汗牛充棟之浩不勝駭心聞得魚亡筌之玄
幾欲卻步衆人皆有能而我獨無所能大道原不器
而我尚不得爲器勇士一人雄入九軍吾不勇而怯
矣驚馬十駕亦及千里吾視驚更下矣吾談天不若
關中集

鄉衍吾息辨不若孔穿吾射覆不若曼倩吾解頤不
若匡衡壁府之瓊書王策吾不析其毫芒名山之綠
字丹文吾不通其突奧無神人之授筆乏太乙之燃
藜涉海無航守株待兔吾其蠹魚耶吾其書籠耶其
將束青緗於高閣任白日之如流耶又媿虛度乎光
陰何以開發乎神智耶終日伴書書不見憐耶豈鷗
鷗斤鵲分量已定草蟲蟋蟀稟質難移雖列圖史發
詩書玩象辭考同異其愚終不悟而惑終不解耶抑
天故塞我竇而令我索之於未有文字之先耶未有
文字已有天地吾於天地不知其終始則混沌而已矣

關中陵墓志序

關中天府之國周漢唐定鼎在焉秦隋因之周漢雖
遷洛然在平王光武之世其前則此地爲宗周爲西
漢也帝王代都聖賢間出豪傑之從龍依日樹立勳
臣者不少高人之吸露餐霞塵埃軒冕者亦多忠義
之臣節烈之婦並川岳之正氣歷宇宙而常存若夫
著作擅長文藻標異其所表見亦自名家至如他鄉
才德偶馳驅而告終異地英賢間僑寓而不返生皆
人慕死皆人悲託體一丘棲神千古雖其精爽固下
爲河山而上爲星宿然其夜臺冷月青隴秋風見者

關中集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余懋衡撰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厯壬辰進士
官至南京吏部尙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乃其
巡按陝西時所作凡論說雜文共七十八篇所評
古今人物皆蹈襲陳言至謂封建井田爲可行尤
屬拘迂之見自序稱萬厯丁未杜門請告四閱月
而成帙中有自咍一篇云窮年焚膏不得一二偶
得一二索紙書之紙墨未乾已規規失其大畧可
觀矣

綠滋館稿九卷考信編二卷

徵信編五卷

〔明〕吳士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綠滋館稿

九卷》提要

考信徵信編小序

吳無奇與余同舉進士並振鐸
並拂衣其後銓公每啟事或甲
吳乙李或甲李乙吳未嘗不如
相連也既同翰於瀾而無奇出
其所編考信徵信屬余序之無

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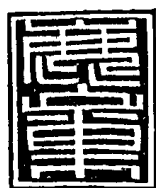
奇上下古今緬衷以累百茲特
一斑其著論有宗而稱援甚覈
其所是非非是如衡懸如水準
往來遼中而乾柱坤維有屹然
不可動搖者余嘗謂有空千古
之心胸而後可與考古有空一



代之心胸而後可與徵今若無
奇真其人也則是編之傳信必
矣余懶慢無所成何堪以羔袖
為役蓋吾鄉李文節先生之品
無奇曰清勁絕俗云謹序

萬曆庚申秋溫陵年弟李叔元

書



綠滋館考信編目錄

一卷

封建

程嬰

吳季子

伍子胥伐楚

初命晉大夫為諸侯

刺客

侯嬴

李斯

范增說項梁立楚後

陳餘不用李左車計

子房請追羽固陵及招四皓

綠滋館考信編

目錄

魯朱家

斬丁公

四皓

漢高后元后

平勃

樊噲灌嬰

條侯

衛青李廣

賈誼汲黯

郅都

二卷

三國

肥水之戰

武后

張柬之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

鄭注李訓

杜后

趙普

澶淵之役

收藩鎮兵

呂公著議寢後肉刑

景祐慶曆

綠滋館考信編

目錄

二

綠滋館考信編目錄終

綠滋館考信編卷之一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封建

封建蓋大有造于周哉而謂亡周者何也夫九州之險是不一姓卽神聖之裔惡能世有天下而長不亡哉計周東遷之日于夏商已爲亡國之日而何有于東西周夫是東遷周與夫東西周者皆蹈亡國之形而幸以不亡者也劉淵起左國而五胡獲晉安祿山鼓漁陽而兩京不守

綠滋館考信編卷之一

一

宋處偏安而受禍于金元最毒周之宜亡而不亡者封國力也故一變而十二國再變而七國要之此十二國與七國者亦千八百伯國中之國也不然亦其世胄而爲彼國之卿大夫者也終周之世而卒無有匹夫崛起者何也勢不能也彼其各守先人之土地而惟恐失墜也爲君而長子孫者習其俗不難撫馭焉爲民而長子孫者安其土長願奉戴之卽有勝廣夫安所乘且地醜則利天下之有共主而藉以相持德齊則

莫肯誅殘天下之共主而犯夫不韙一從一橫
遞相反覆周故得以提空名而晏然于強大之
間秦不鑒周之所以亾者而又未悟夫周之所
以不亾者是以輕變先王之法而二世竟亾夫
是羣起而亾秦者誰也田橫兄弟魏豹項燕張
良諸人也此其人皆六國侯王將相之後無尺
土之封而長使之爲人下此所以乘間而爲亂
也郡縣之吏皆取目前富貴耳非有子孫不拔
之基此范陽令所以馳驅燕趙郊而燕趙城隨

綠蔭館考信編一卷之一

二

降也民與吏不相信而相疑一旦有急誰不生
心此沛子弟所以相率而誅沛令也是皆以反
周之舊而亡者也彼李斯者奸人之尤者也其
曰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蓋
欲借其言以專秦權而杜侯王之口適足爲趙
高之驅除而釀指鹿爲馬之奸或曰然則漢何
以有七國之變歟余曰秦之滅封建防侯主之
軌已而故抑之者也抑則憤憤之大封建利侯
王之翼已而故張之者也張則驕夫惟先王公

天下而已不私焉然後可以辯上下定民志民
志定而指臂之勢成天下莫敢有異心矣

程嬰

趙氏孤如不幸剪滅誼不可獨生趙氏孤已立
立而且賢也孰與夫緩須臾之歿以亢趙宗而
必以身殉爲哉死者爲趙生者亦爲趙前之不
死以撫趙孤後之不死以輔趙孤總之爲趙而
不有躬焉斯于死生之義熟矣

吳季子

綠蔭館考信編一卷之一

三

吳季子之讓位也傳春秋者曰辭國而生亂者
札之爲也至爲春秋不稱公子于示貶焉夫夷齊
不嘗讓位乎今夷齊而繼孤竹之緒以光大其
國斯不愈于中子乎然聖人第與其嚙腕于塵
埃而曰古之賢人也何獨于季子有貶辭也且
壽夢雖有命而諸樊尚在胄子之宮也泰伯仲
雍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而季歷始不
得已奉太主之意而立使泰伯仲雍而在而季
歷遂據父之命以有國是篡也夷昧死而季子

猶然讓者何也辭于前而就於後則是心尚利其國而姑待兄終弟及之義以爲辭也公子光適嗣當立而季子不爭者何也輕于乘人所難也可責于夷昧王僚等乎季子與之望也諫而聽則大善矣諫不聽而公子光輩且執季子之言以求立是兄弟之相賊也不待專諸匕首竊發之日而已攘臂于餘昧方死之時矣其曰苟先君無廢祀卽吾君此季子情也使返而不正光之罪何也國寶光有也復命而哭諸墓終身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一

四

不入吳之市季子於人倫之間亦曲盡矣或又謂光故悍而陰求死士季子畏其僭而讓耳夫諸樊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時光未生心也王僚嗣而光始有違言矣光能俛首于餘祭夷昧之爲王而何怨于季子餘祭夷昧尚能制光而懾其心而以季子之賢乃慮其變生而故避之哉夫子之贊泰伯曰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至論夷齊則又曰民到于今稱之泰伯身與名而俱泯者也夷齊無意近名而名歸者也

季子之心卽泰伯夷齊也吾未敢知要其人固慕義無窮而翩翩自好者也書曰吳子使札來聘者賢札而嘉吳之使也吳尚以邀惠于札子而進之中國而於札獨據其後日之爭而苛論其前日之讓甚且深其說而意其陰有所忌也此大不可解矣

伍子胥伐楚

子胥之伐楚也五戰而距其國都卽以齊桓之師武臣力未有如斯之捷者也假令吳鎮楚而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一

五

撫其民昏淫之後易爲德矣其或以吳楚唯天所授未可力爭時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也昭王故不當立使吳明以告楚人更立勝爲君彼楚人方覆亡之不暇而喜吳之立其後必且君臣慕義歛衽而朝庶幾桓文之烈乎又不然而質其重臣要之割地與盟而罷兵若郤克於齊猶足示武焉計不出此而至僂死君以激楚人之怒秦兵繼至吳竟敗歸破人之國而卒無尺寸之得善乎公子光之揣摩物情也曰彼伍員

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仇耳非能爲吳然卒用子胥者知其才足服楚而強吳也

初命晉大夫爲諸侯

三晉之侯論者深咎夫王命夫三大夫之不臣而周之擁虛器也非一再世矣微王命三晉遂終不侯耶彼秦楚燕齊之僭稱王擅相兼併者奉何王命耶天下不知有周而三晉獨能請命於周周之命令久不行于天下而姑藉三晉之

綠藻館考信編 卷之一

六

請挈空名以行王命斯豈獨三晉假寵于周而周亦于三晉乎是賴焉何也三晉周之左右邦也而秦楚燕齊故所忌而震焉者也三晉德周之立已而翼戴周秦楚燕齊畏三晉之翌戴周而不敢窺周從衡起而七國角立之勢成七國角立之勢成而周得以子然中處其間國爲不亡矣

刺客

余讀史遷刺客傳七人中豫讓綽有國士風刑

軻則智勇兼焉然獨兩人無成者何也夫匕首迅發之頃豈從容觀變之時魚腹之刃直洞王僚之胷而圖窮匕首乃把秦王之袖彼主於必死故愚而濟此意在生劫故巧而敗此所謂不講于刺劍之術者也聶政皮面抉眼意在滅名絕從而豫讓苦身殘形欲以愧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死而有意殉名則必擇死所而肯如聶政之併滅其跡哉且刺氣激也初而作氣再而衰况五起不中而猶欲以報人此襄子之所

綠藻館考信編 卷之一

七

笑以爲無足慮而屢縱之以自成其名也乃曹沫所處則又與四人異夫以桓公之賢而佐以管仲之才使沫能慷慨陳辭諭以唇齒相依之勢詰以大國侵小之故如毛遂之歷階而對楚王則屈完數語亦足以退齊師而安用劫爲哉假令桓公而曰魯吾比國也當還而疆土齊爾隣君也當罪而不道沫亦何辭沫不死幸也刺之術烈士所爲不得已而立於必死之地者也沫可以已者也壯哉高漸離胡然而庸保匿其

形以有待胡然矐目而其事人豈豫讓之友所謂近幸子乃爲所欲耶事雖不成于荆卿千古死生交矣

侯嬴

侯生既竊符與公子而復曰臣宜從老不能夫公子之最上客無如生生卽嬴老豈不能強載後車以趨公子之急卽公子亦不請侯生與俱之軍者何也兵符乃竊于臥內不測恐生于肘腋境上之事付之朱亥國中之事任之侯生竊

綠藻館考信編 卷之一

八

料公子當時所以得至晉鄙軍而無卻顧之慮者未必非侯生留之之力而特其計秘未之聞耳與公子決至軍而果北鄉自剄者何也夫慷慨好義之士固不難一死以赴人之急而要之必可以死者也侯生可以無死者也死胡爲者也善乎公子之客之言之也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此公子所以立自責若無所容而亦侯生所爲引咎負慝者也苟公子蒙有功之原而吾從不忠之

戮斯固老臣所甘爲知已死者也公子之卒以返國而魏王無所督過者侯生死之之力也

李斯

沙丘之謀論者謂斯不欲從而特迫於趙高余謂不然斯蓋自扶蘇監北邊之日而已有二心于秦矣夫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斯豈不聞耶且其臣主相得不啻魚水之歡也其於天下輕重利害何所不言卽以古先聖王之遺訓不難

綠藻館考信編 卷之一

九

一旦付之坑灰又何所忌憚而不敢言而謂太子天下本獨斬一言耶可言而不言余故曰斯有二心於秦也且易儲大故也矯詔而殺君之嗣至不道也以高之梟雄而揣斯不從勢必先殺斯以滅口而不告以謀高所以告斯不遽殺之者素窺斯之隱料其告必我從而無用速殺也速殺斯而將相爲戮盡從死君後也中外必疑扶蘇必不死而高以孑然之身擁一少子返國而遽奪之位敗道也留斯爲羅而後可以死

扶蘇殺蒙氏兄弟然後盡除先帝之故臣以逮秦之諸公子而如斯者亦机上肉耳如此而胡亥乃可取而代也甚矣高之險也斯之險不下于高而沙丘之謀又高之所最忌高固欲殺斯斯亦知高之欲殺已未嘗一日忘高也而高特以朝夕狎蝶之臣得以先行其毒耳使高不殺斯則斯必且殺高又豈少主臣能終身北面者乎此又斯未發之奸而特以先誅故不驗耳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則相

綠蔭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一

斯固卽相高之漸而亡秦之始也

范增說項梁立楚後

項氏起江東江東豪傑爭附之矣范增說以立楚後於是項梁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其矢增之迂也夫秦爲無道羣雄並起其憤發而亡秦者亦非必謳吟而思楚也以楚懷不返而謂足以係將士之思則是天下大器而可以取憐得也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其材力固足以號召豪傑爲天下倡

大義誅暴秦而奚必區區藉已亡之楚旣北面而爲之臣復陰賊焉以犯天下之不韙而使沛公得聲其罪率五諸侯以伐楚自是楚氣日索而羽卒以亡是項氏以楚懷自斃而沛公以楚懷斃項氏范增所以爲項氏者適以資漢而授之柄耳蕪子謂羽殺義帝增必力爭而不聽也夫增之說羽立義帝爲義帝耶爲項氏耶起牧羊子而號之王彼同利其愚而藉以爲招耳不虞其爲賢主也增與羽始有忌心矣增所欲殺

綠蔭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一

之沛公卽義帝所目爲長者而遣之西畧地者也殺義帝者未必非說立義帝者也吾固曰增之立義帝其陳涉詐稱公子扶蘇之故智與羽卒與涉俱無成豈非名不正耶

陳餘不用李左車計

李左車願以奇兵三萬塞井陘之道而史稱成安君儒者也不用詐謀奇計夫餘素號善用兵豈厭詐而不習爲奇者彼以爲不示之以無倫則信必阻而不敢入信入而千里遠涉之軍必

不能久頓之堅壁之下吾除而斷其歸路未晚也信非不逆趙之斷其後而卒敢於深入者計定于旦夕下趙而料餘必無及也嗟乎餘陽卻李左車之說而陰用之以擠信信亦陽聽餘之術中以快其所欲而卒構會以成其功吾故曰餘之不用李左車策亦一筭也而非所以當信信之輕入而敢於薄戰危道也而非此不足以致餘知彼知已兵家可不察耶

子房請追羽固陵及招四皓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二

高帝之乘羽敵而斃之垓下者子房策之也論者譏不義焉至招四皓以翼太子而指爲植黨拒父也彼以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實其言則必古之有天下者盡揖讓而無征誅然後可而其不得已伐人國者又必如舜之舞兩階有苗來格然後可且沛公不嘗北面而事義帝乎則必義帝死而更立義帝後長戴之爲君然後可終身避羽三舍以償鴻門不殺之恩然後可數者沛公皆必不能而以追羽

責子房何也兩雄相角恨力未能制其死命誠能之何坐失事幾也天下匈匈不安徒以羽在惡滅羽而解民于倒懸獨非王者救焚拯溺之師乎至高帝欲易太子大臣力爭之未得所畏者海內人心耳四皓者天下之望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帝之所以一見決也二者皆國之大幾子房之善畫也假令鴻溝割而聽羽東歸彼羽素善用兵使懲戍臯之敗簡將練士與沛公角力中原鹿未知死誰手又令當易儲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三

時而僅以嫡庶大義爭也彼安事詩書之主直腐儒日之耳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君子之事君也曲引其君於當道而已無以此輕議子房也

魯朱家

漢祖初興庶事卓創尉佗倔強於南越冒頓鳴鏑於北邊自韓彭爲戮國無干城一二盜賊因帥虜以蕩掃疆場帝幾殆究哉韓彭胡獨不得朱家其人者以赦罪於帝而帝固號爲納諫者也亦不獲朱家一言以庇其腹心牙爪而使之

南平越北伐 耶朱家者魯人也以俠聞先是
季布爲楚將素窘帝帝滅楚購求布急朱家因
滕公諷帝釋布不則北走 南走越此一言深
中帝心矣帝卒赦布有以也嗟夫吾旣惜韓彭
之不遇朱家而竟以讒死也吾又惜漢庭之肉
食者不能庇一壯士而藉手朱家也傳曰天下
有道則庶人不議夫惟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
於有罪羣臣將懾服之不暇是烏能布衣行權
而怨德士哉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四

斬丁公

漢斬丁公而韓黥諸人震矣夫是韓黥諸人者
皆故項王之臣而改事高帝者也且尉佗尚倔
強于南越得無堅其貳而拒之歸乎噫帝非誅
夫棄楚而與漢者也誅夫陽事楚而陰爲漢者
也臣無貳心貳乃辟也當楚漢相距雌雄未分
爲丁公者如欲擇主而事則仗劍歸漢與韓黥
諸人相比肩夫誰曰不可乃旣委質爲項氏臣
復私脫帝於阨以示德首鼠兩端爲進退地臣

而不臣何得無誅乎故帝旣誅之而更顯爲之
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稱項
王臣者別韓黥諸人之更臣事我者也其指甚
明而論者不察謂帝旣已釋射鉤斬祛之夫而
復以怨爲德也深求其說而強爲之解焉至唐
牛僧儒而以悉怛謀授首於吐蕃未必不藉口
於是則是招攜受降而可無用也

四皓

高帝之欲易太子果奪于房閹之愛歟其卒以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五

不易太子果高四皓之名而藉之爲羽翼歟非
也帝英主也豈其以一幸姬亡國家大計又使
帝而果藉四皓爲羽翼也固宜待以不次之擢
用其言而顯其身縱四皓義不爲臣要以尊禮
師儒召見便殿帝亦必有所以處四皓者胡一
旅見而竟寥寥乎甚矣帝之憂深慮遠而未可
以尋常測也彼見夫秦以二世亡而惟恐蹈其
覆轍也則誅鋤天下之功臣首剪其素所畏之
韓彭而皆由于后指孝惠后子也欲遺其子以

安不得不假其母以權此帝陰謀亦帝初心也
迨後反者九起而帝始知天下英豪不可以盡
去天下英豪既不可以盡去則孝惠弱于明乎
其不足以託國矣于是始以如意類已屢欲易
太子然其後竟不易者非四皓羽翼之力而四
皓以數語動也四皓之言曰太子仁孝恭敬天
下莫不欲爲太子死夫帝方疑太子柔懦而四
皓解之曰仁孝恭敬帝方謂太子不足以制馭
天下而四皓矯之曰天下莫不願爲太子死帝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六

固已悟夫攻守異道而社稷之福可徵于長君
矣彼叔孫通縱稱說今古曾何當于帝心卽以
后之智而乃諫曰太子將兵無異使羊將狼此
適以明太子之短而增帝之所忌耳豎子不足
遣而公自行危哉太子帝所以旣破布歸而愈
欲廢置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
當之四皓其生長戰國之時而習聞其術者歟

漢高后元后

嘗觀高后斷戚姬殺三王奉一假子以託於諸

侯王之上而元后則衣練損膳維時所號爲令
母者也然天下不亡于呂氏之手而竟亡于元
后者何也蓋當呂后稱制時孝惠雖不嗣而所
名爲孝惠子如少帝恒山淮南濟川者后猶假
此以愚天下天下見夫絳灌陳丞相之屬及宗
室朱虛東牟其人者皆身有社稷之伐而竟無
說也巨室之所慕天下亦慕焉而終后之世無
復有指摘其隱以稱義舉者后亦自喜天下之
墮其術中而苟其神器不落於他姬子而諸呂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七

得長爲王也意如是足矣以故晚而始授產祿
南北軍羽翼未成而勃等一舉殲焉元后則異
是自定陶入嗣傳后以藩姬與嫡抗后心已執
鞅帝崩而國柄復歸后矣史謂莽工于蔽后夫
后非愚婦也避丁傳于當路帝崩卽目誦未央
宮收天子璽置莽大司馬此其知柔知剛有丈
夫風焉平帝之死乃素疆食后胡以不問時列
侯顯等尚四十八人卽莽利二歲之子嬰而后
胡以聰也嗟乎高后獨享漢權故雖大亡道之

極而政未至於旁落元后悉以柄授莽故拱手
房闈而天下之大勢已移高后之不遽以權與
產祿者以猶戀戀於虛名之少帝而元后之所
以專任外家無復卻慮者則自成帝之不嗣而
心已無漢矣卷卷握一璽老婦文奸耳史謂婦
人之仁豈其然

平勃

蘧子之言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
之禍也愚以爲帝非必逆有呂氏之禍而所以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八

較量羣品使各當其才者自中夫後世之所爲
也及觀高后欲王諸呂平勃不以爲不可而辟
陽以后私八子覲然與之同列至高后沒而
辟陽猶得擁爵土之封享卿相之榮也則意辟
陽之入相呂后者未必非平勃之陽結辟陽而
贊之高后者也夫此二行者皆所謂非人臣之
正而不可以訓者也然使二子而必守人臣之
正如王陵之喋喋而佔佔曰諸呂不可王也食
其不可使相也少帝非孝惠子也彼辟陽者知

勢不過誅而呂后者又自謂天下已攻其所醜
而破其所忌必且盡除先帝之故臣而更置其
所親信產祿之入南北軍也不待高后之八年
而代王且隨如意等受戮矣平勃惟不倖倖自
好而匿形以徐侯其敝卒之一發而中若拉枯
焉狄仁傑之於武后亦然仁傑嘗欲官其姊子
其姊曰吾有子不欲令仕女主論者以爲仁傑
之識曾不及一女子也而吾以爲此正仁傑之
深智遠慮超出兒女子萬萬者也易曰利艱貞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一

十九

晦其明夫子之贊武子曰其愚不可及也噫此
未可與曲士道也

樊噲灌嬰

蘧子以噲死于惠帝之六年爲漢幸余意不然
觀噲之鴻門請羽排闥泣諫忠直凜然豈從友
賊論噲者特以呂須之故夫朱虛侯不以呂祿
女爲婦乎猶不以親故私諸呂而噲之見豈出
朱虛下耶然則假令噲不死當若何以噲之慙
必不能如平勃之養晦待時其爲面折廷諍之

王陵乎灌嬰受產祿之委任而屯兵絳陽連絳諸侯使太尉得構會以成功爲漢名臣與平勃比肩矣

條侯

條侯世稱漢家勲其以梁委吳也古今以爲勝美而余竊有議焉夫昔之爲將者亦或有所棄于此以取償于彼然亦權其輕重必不得已而後去之未有天子之介弟而委之以嘗敵者也且梁王非素習於戰守者也而其驕悍無禮又

綠蔭館考信編 卷之一

二十

未必出吳漢楚戍下者也彼見天子之命不能庇一弟而復迫於孤城之不敵倘一旦破降于吳吾不知亞夫宜何如處也梁之所以不魚肉于吳而亞夫卒藉以成功者則安國之力也景帝賞其功而疑其心以爲非少主臣有以也夫以亞夫之智勇令與安國諸人相爲犄角以拒吳楚亦未必無功而必欲棄梁以爲奇也毋亦沾沾於細柳之役而自喜乎哉

衛青李廣

史遷於李氏爲知交而又憤當時諸貴人不能脫彼於厄也故叙廣傳多悲壯而於衛霍輩置貶辭余謂不然青出奴隸家世不如廣其將畧較廣賢矣夫以 之桀驁自 以來世爲

漢患而莫敢誰何而青以敢戰深入其地斬首五萬餘級收河南地置朔方郡於人臣功無兩焉且青雖以子夫貴子夫亦因青重矣當元光五年青初爲車騎將軍與李廣公孫賀公孫敖軍各萬騎出上谷間而廣爲 得放亡七千

綠蔭館考信編 卷之一

二十一

騎賀亦無功青獨斬首 數百於子夫何力焉至元朔中子夫有子乃爲后且青非獨才足多也卽其器亦與衆異卻三子封推功諸校尉厚遇揖客加于平日蘓建棄兵遺詣行在以示不敢擅誅卽古賢將何加焉而遷以爲和柔自媚于上天下未有稱也則誰爲稱者廣庶且善捐士不可謂非賢要之偏裨任也一中貴人耳何至勤主將而輕身追 於百里之外此與射虎旋自傷均匹夫勇耳其後陵卒以輕敵身爲降

作法於祖也且霸陵尉何罪第以一言被誅而又詐殺降羌八百餘人青既受命爲大將閫以外將軍制之矣廣不謝大將軍行既失道又不詣莫府對簿其於奉公之義安在缺缺自頸亦何淺薄也嗟乎成敗不足以論士又以私愛憎焉遂使千古隨聲而卒無當論世也蓋不獨二子然矣

賈誼汲黯

文帝前席賈生武帝稱黯社稷臣二子不可謂

綠藻館考信編 卷之一

二十三

無知已然卒以不遇何也史謂二帝入灌絳平津之歿夫二帝皆明主也謁者而廷尉囚而將軍何獨於二子而以毀去且灌絳平津諸人又善窺人主意而必不以賢者毀也夫然二子何以不用也古之君子其直已而守道者第其立身大節不隨人俛仰而至所張設施行未有不因時推移者也以文帝之柔道致治而賈生說之以易服色更正朔分裂侯王而係之頸彼且驚其說之無當而又逆知生才非可卑

之使無甚高論者也則寧置之藩邸無令居公卿位復有不展之嘆耳汲黯于武帝亦然彼所爲招不來而麾不去者帝以爲是少主臣而非今日之所急者也我且臥之淮陽以待吾封泰山銘瀚海制定功成而後徐用之而黯老且死矣嗟乎今二子易地庶幾各以道合而惜乎不遭時也夫士患不遇主主賢矣而猶使萬世之下悲有君而無臣也則豈獨人主過耶

郅都

綠藻館考信編 卷之一

二十三

昔先王以八議佐法而魯氏之論士師亦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所云哀矜者豈徒一涕泗之爲煦嫗蓋必有之死而致生之者矣况天子所親愛者乎瞽瞍殺人臯陶曰執之然使竊負而逃其必不窮極海濱而法所必加明矣夫臨江王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蓋將以蔑等之親而乞哀於天子天子或憐而宥之則中尉之法已伸而親親之誼亦盡乃必墮骨肉而抗到之斯爲能乎其官耶自是之後廷臣愈求多

於諸藩而諸藩之不道日益甚何則社稷不灌
屋鼠不熏無肺腑之誼以感動其真心而徒束
縛之安所措手足乎其又甚巫蠱起而天子之
青宮竟爲趙廢所賊嗚呼禍所由來矣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三國

何進謀誅宦官乃召董卓以脅太后曹操曰關
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以權使至
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付一獄吏足矣何必
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
也後卒如其言是亡漢之始也袁紹等起兵討
卓卓焚宮室徙天子都長安紹兵莫敢進操言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卓
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
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
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
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明以釀卓之亂
而陰爲割據之業是亡漢之成也紹嘗語操曰
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
下庶可以濟乎後卒如其言策之告權曰舉江
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卿不如我舉賢任能

悉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後卒如其言以策之
雄心而謂不如阿弟蓋藉以慰權使無外志焉
權自揣不如故惟退保江東紹志在必濟故與
操爭天下權以致人而有赤壁之捷紹以致于
人而有倉亭之敗此兩雄之分也孔明之告昭
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令諸侯此
誠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
民附賢能爲用斯可與爲援而不可圖益州天
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而其主不能守殆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二

二

天所以資將軍後卒如其言乃吳蜀相攻幾貽
魏人刺虎之利利令知昏雖孔明不免焉然昭
烈死竟捐白帝之耻遣使結好于吳此亮之轉
禍爲福卒成三國鼎足之勢也操之語丕曰司
馬懿必預汝家事議者謂操以相人之術非也
彼蓋窺丕之善懿而料其有倒持之漸也後卒
如其言曹爽既退懿猶令居洛使得陰結羽翼
觀釁而動藉使懿而父子外徙將糾合諸侯聲
罪誅爽如孟德之於董卓乎是亦一奇也然而

未可必也懿兵旣屯洛豚犢兒猶欲作富家翁
而駑馬戀棧豆亦與俱就幾明知而卒蹈之尤
可嗤笑懿遂大肆誅戮盡剪其所忌是開晉之
始也司馬昭雖已無魏而藉父兄之資功德尚
未堪爲人上也諸葛誕欲誅昭而才非昭敵卒
使昭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種惠吳人綏以文德
是晉之成也若夫公孫瓚劉表之徒亦欲爲退
保計而所居乃四通八達天下必爭之地辟之
聚金玉寶器于都門之外而欲盜之無侵也然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二

三

則爲尉佗孫權也者亦必度其地而後可也

肥水之戰

肥水之戰堅非惟不善戰亦不善敗玄非惟善
攻亦且善守夫堅提百萬之師以東下而所角
者僅玄數萬衆也中軍雖卻左右翼未盡傾動
也使堅能簡必死之士斷其後隊而徐招其散
亡之卒以歸縱不得志于東猶可退保巢穴而
再舉焉何乃風聲鶴唳自爲驚愕而不知晉人
之必不敢乘我也何也慕容垂黠虜也謝安石

晉望也垂之虎視眈眈而伺隙欲起也卽王景畧先見之安石江左重臣豈不審敵而冥其夾事哉方秦兵俱覆垂師獨完此其志豈在小哉欲蓋策堅之必敗也堅敗而晉師必乘勝以入吾因圖兩國而坐收漁人之利此慕容垂之上策而不虞晉之有人也安石之言曰朝廷處分已定其於敵之虛實師之進退豫有勝算矣論者咎玄不能乘破竹之勢掃清一恢復中原爲晉室恨夫宋嘗以金伐隨侮於又以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二

四

伐元隨滅於元何也與人伐國者必能搯其亢而拊其背然然後可以借彼之力而收我之利不則未有不爲所反噬者也且是時諸並起勢未可滅政宜留堅以敵敵孔明亡白帝之耻而與吳連和玄移粟與敵亦此意余嘗爲戲論曰七國壓周周亦藉七國以不亡五亂晉晉亦藉五以偏安猛獸滿山林而虞人力未之能剪則莫若使之自相觸而吾猶得擇音以庇焉斯亦識時務不得已之微權歟

武后

武后欲立姪爲後狄仁傑諷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姪爲天子不祔姑廟李昭德亦嘗以此爲言夫后智者也子親於姪豈其不知立姪之議非真心也特假此以結承嗣輩耳彼其幽君嗣於別宮而以一女子涖諸侯王之上料天下必有乘我者獨承嗣於我最親可引爲腹心而又恐諸大臣誘之使爲內應有如王允之說呂布也惟託言立姪餌以無可復加之富貴而始傾心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二

五

爲我羽翼矣王慶之等小人不識深機泣請立承嗣欲阿奉以希寵而卒以撲死嘗觀后讀李敬業檄不爲動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爲之愕然可以窺后心矣其寵周興輩亦此意興輩之卒以誅夷二豎之終於弗嗣皆斷自后心諸臣何力焉其還廬陵王則狄公之因事納牖也何也當相王被構非剖心者死諫幾爲太子弘續顧后心終未能忘廬陵還而后始無所却顧矣以爲是庸兒何能爲可以塞天下之

口而長爲女王也其後王同皎急迎太子於東宮猶疑畏不出如后之所料矣嗟夫舍其已立之賢者而復夫已廢之庸者非所以爲社稷也然不如是武后不安武后安卽唐室安矣且併以全相王噫此狄公之所以爲國老歟

張柬之

平勃既誅產祿乃悉分捕諸呂無少長皆棄市然後徐與諸大臣迎立文帝社稷安而臣主俱與有榮五王之復中宗功不讓於平勃第以不

綠蔭館考信編 卷之二

太

去三思而自貽噬齊之禍當諸武復茲蔓東之等有言吾所以不誅此輩者欲待明主之自誅以張天子之威此飾說也觀其郤薛季昶之諫而直等爲机上肉則亦遂已無誅三思之心矣夫以三思之窺竊神器陰求爲嗣罪浮于昌儀而獨漏網于吞舟何也昔人嘗責東之不能伸大義誅武后而論者又以中宗昏懦不堪主器胡不更立賢君噫五王旣不能舍中宗而別立君則勢必不敢誅武后武后旣不可去則三思

之得以無誅者五王固內挾其功而料彼無如我何抑亦陰有所沮而難于驅除耶其後至以崔湜爲腹心而反爲所賣亦何疎也噫其不爲敬業之續也者則幸武后之旣耄而已矣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開元中玄宗焚珠玉錦繡於殿前其後以奢侈幾亡國儒者苛論其初政以爲好名之累余謂不然傳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二簋用享亦以時耳夫珠玉錦繡誠不必燬而當武韋之後侈泰

綠蔭館考信編 卷之二

七

成風目擊其弊非是無以矯世革俗者此正操時之權而孟子所謂四端之發露者也後之驕奢淫佚欲錮之也而非其初之不善也茅茨上簋放牛歸馬藉令非聖王無亦以不近人情而來好名之譏乎故輪臺之後悔與開元之初政猶足以係二代之人心然則玄宗之宜喪不喪者猶賴有此也

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

祿山之反史氏獨歸罪于國忠夫以祿山之包

藏禍心久懷異志卽草莽之人皆知之雖微國
忠有終不反者乎速則其謀未深而爲害猶小
遲則釀成愈久而爲禍滋大嗟夫國忠固亂人
國者乃其數言祿山之必反則天未亡唐而使
小人自相携貳也何也祿山雖擁有數鎮兼制
諸道而是時居中與事者非其素所畏之林甫
則其素所藐之國忠也畏則恐兩強相厄而不
敢引之爲腹心藐則鄙豎子無能而不屑假之
爲羽翼中外異黨分道角立故雖河北諸郡望

綠蔭館考信編卷之二

八

風淪沒而帝猶得徐駕入蜀不然以祿山之驍
勇使結國忠爲內應一夫作難諸奸駢集帝之
走蜀且爲齊潛矣故小人之交異則兩虎相鬪
而君子猶得觀變以成功小人之交合則彼此
協謀而一發遂不可收拾乃其機在君子知微
知彰而徐以俟之故曰矜而不爭夫惟有君子
之爭而後成小人之黨彼以爲不如是不足以
抗君子而爲自完計也故東漢諸賢卒以激小
人而使之合不旋踵而身與國俱斃也

鄭注李訓

鄭注緣王守澄以進因鴆守澄李訓緣注以進
因謀殺注夫其忍詬而下者未有不反戈而螫
者也其露之變訓欲盡殺中官因殺注假令諸
閹與注相繼授首奸臣伺國內空度無如我何
訓之爲所欲爲者恐猶甚於士良輩矣故夫以
小人攻小人者勝則去虎進狼之喻不勝則頸
癭附背之喻無一可者也嗟乎昔之欲決去小
人而卒以僨事者多矣嘗謂陳寶朴忠也無其

綠蔭館考信編卷之二

九

機而用壯者也何進庸流也機可乘而不斷者
也袁紹李訓梟類也訓有小人之心而無其才
故一敗塗地紹有小人之才而多羽翼故勝爲
禍端王允唐五王驕兵也芟草不去其根故變
生輦轂折首復于其醜故廻戈內向若夫真正
英雄則不然弛如驚伏張如脫兔迹可使穢名
可使不韙謀始而慮終擇人而相時如平勃之
于諸呂溫嶠之于王敦仁傑之于二張王曾之
于丁謂呂端之于王繼恩斯稱社稷臣歟易曰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賢如寇準而猶以漏言仆也亂階于言語奈何不慎

杜后

杜后之遺命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當是時德昭齒已長矣逮太祖百歲後而德昭春秋又不知幾也尚未可以君耶后特爲太宗地耳其所以曲爲太宗者亦非必如老婦之昵少子而要以爲德昭慮也何也太宗人豪也陳橋之變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二

十一

趙普先因匡義以白而太后亦幸兒輩成其素志彼其子母兄弟之間日耽耽窺窺乎周室而太祖特以長先得之要之太宗固未嘗湏臾忘也而復使之鞅鞅輔弱于北面爲臣此非如文皇喋血禁門之內卽爲專諸竊發兩柱之間后料之矣帝與普亦心計之矣命出而帝竟唯唯普亦不敢引竇嬰之義以諍者皆內迫於不可已也其云傳光美非后意也不按之以兄終弟及之典則光義之立爲無名不因光義以及光

美則德昭之復辟終無日后又慮之矣余嘗謂宋祖之嗣周陰利其有而託之乎舜繼堯也後世皆知之其立光義陰畏其情而託之乎舜禪禹也後世未必知之然則宋祖于太宗非歟曰宋祖終不失爲仁孝之主也藉令太宗而居此則必剪其所忌而不能一日安宋祖矣觀廷美德昭之不得其死則太宗之心可知也嗟夫德昭適嗣也卒以中太宗之忌而死宜也廷美胡爲者也其才智原無足當太宗之睥睨而第以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二

十一

昭聖一言自置於危疑之地使當太宗嗣位日廷美預能引避曰皇太后昔爲社稷計久遠故令臣得以次及今幸皇子漸長足堪主器雖有遺命臣不敢與聞如此庶足以感寤太宗之心而且可爲自完計乃不能審時觀變而徒執母后遺言以徘徊觀望而竟以憂死吁亦愚矣

趙普

聖之欲致位于太宗也曰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此諸樊兄弟次之說也夫寧有父子兄

弟遘爲讓德而長待數十年以成王者是必亂之道也普胡不以覆轍諍而惟命是聽彼蓋逆知太祖之不忍而又料太宗有必立之勢也五代之季朝比肩而幕主臣者匪一也普聞且見之矣太宗立而普日以踈疑于以德爲怨者何也史謂盧多遜譖普初無立帝意帝衛之後故金匱而憾始解也甚矣史臣之迂也王言一出四海共聞矧挈天下以傳之弟又今古之創典而一時所驚且駭者也命之昭聖署之臣普藏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二

十二

之金匱宮中府中其誰不知豈其昭聖大漸之時光義不在側而謂普不與聞耶普之得以預聞顧命者正太宗之所深忌而不能釋然者何何也是能擬始命而立我者必能需後命而立廷美與德昭者也及廷美見告太宗令普伺察之夫豈無一二腹心之臣足當此任者而反委之素所疑之普何也以探普也普蓋顧命之臣而羣工所屬望者也後普請得脩樞密察非常至擠廷美于濱死而寵益固傳稱鄙夫不可以

事君夫以普當創夷之世不能如蕭何之爲家不治垣屋以儉朴風天下而使開寵賂校怨德欲以托不御之權寄六尺之孤不亦難乎太祖謂普社稷臣誤矣

澶淵之後

不知兵孤軍深入符堅之下江南也寇準奉帝親征始驚駭草木皆兵氣奪矣時準欲邀擊之爲數十世久安之畫實其言卽百年之寇未可一朝剪滅而合四面之師攻遠涉之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二

十三

取威制敵於此在矣然而非真宗任也真宗孱主也鑒興雖已北渡乃其心惴惴焉不能旦夕處澶州也于時幸兩好旣成兵刃未接而帝心始安耳假令鋒鏑一交二三邪臣以孤注之說恐懾之中軍先遁士隨瓦解矣雖有百準將若之何我能之而君不能準之所不敢持也不然以準之力排羣議決於赴敵豈其當機而反避幸兵之嫌不聞一矢相加遺也昔晉文歷外十九年至城濮之戰猶懼楚子伏已而憂是徵子

犯亦強解之耳矧生長深宮目不覩兵陣者乎
故人主不可使在戎行也人主而在戎行剛者
必輕敵而倖以取敗懦者必畏首畏尾而令將
不得專非師中之吉也然當澶淵時人情方洶
洶使帝不在兵則將士不附將士不附則國之
存亡未可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忠愍於智勇
可謂兼之矣

收藩鎮兵

石守信輩周故梟將也宋祖鑒五代藩鎮之禍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二

十四

杯酒解其兵權嗟夫宋祖所以收諸藩之柄而
使無尾大不掉之患者此也所以卒徂於偏安
而貽後世以敵國之禍者亦此也何也自古創
夷之主其雄才大畧既足以併吞天下而其一
時如熊如羆之士又足以虎視諸國而懾服其
心故能乘破竹之勢削平海宇無復以外憂胎
子孫彼繼體之君守文之士足不涉戎行目不
覩軍陣相與修太平之壯觀守祖宗之疆土耳
間有言及征討者鮮不以喜功目之非才有勇

怯習使然也以秦之強漢祖不難繫子嬰之頸
而據其國都項羽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者亦
促而斃之垓下彼冒頓雖桀驁何如二君尉佗
則偏疆自守虜耳白登之圍竟帝世不能復耻
佗亦僅僅羈縻之而已何也韓彭既已就誅蕭
曹又皆文士彼劉敬陸賈諸人其伎倆固止此
也至於大風之歌慨慕於四方之猛士而不可
得而帝之思深矣宋祖之於守信亦然彼彊如
契丹悍如李繼遷者寧同劉鋹輩可以福將取
耶是以先王過可使罪人之後可庸刑賞莫測
而英雄無不盡之用者其制馭有術也非若後
世之顧此失彼也

呂公著議寢復肉刑

縱縈之言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文
帝感其言爲之除肉刑千載而下民得完膚乃
出一女子之力韓絳曾布忽議復之亦何忍耶
夫火烈民望而畏焉水懦故狎而翫之卽法輕
人所易犯然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綠滋館考信編 卷之二

十五

假令先王復起其必不斷肌膚墮肢體以傷天地之和明矣時王珪欲試之死囚呂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已夫事第求可惡用嘗試彼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皆試之之訖誤之也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著斯言近之矣

景祐慶曆

之爲中國患久矣而無如宋爲甚倂於

肉於至而遂以椎結易剋裳也君子曰作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二

十六

法於始由來者漸蓋當景祐慶曆間而宋之亡形已兆矣夫景祐慶曆間其君則仁皇也其臣則呂夷簡孔輔道韓范諸賢也斯亦宋之一時矣而何以基亡君子曰惟其君明臣良而徒徂旦夕之畫此所以一當世亂主昏而敗亡隨之也自昔開基之主庶事草創多所未皇一再世必有象賢之嗣以彌縫祖宗之闕失而補其不逮然後天下之治泰山而四維之漢四傳而得孝武儒者皆嘗其窮兵夫使漢武東不蕩西

不除割戡縉以奉一如文景之世再傳而

孝昭主少國疑邊聲四起欲國無危得乎漢之所以迄元成而賓服者武帝力也宋之景

祐慶曆亦漢之建元元光也而其臣主失策以貽子孫憂請得備陳焉元昊鷄雄未翼而驚卽曹瑋諸臣先見之曾不戒于未雨卒使鳴張而莫可如何失一夷簡卽非純臣當莊獻時頗有社稷功且得君專也諸臣不深惟大誼而至宰相諫官互生同異廷如聚訟邊事罔恤失二契

綠藻館考信編卷之二

十七

卅無故索地特聲言加兵耳戎之生心其何愛于我而宣言我彼蓋內憚于澶淵之役而姑嘗試之也乃君臣錯愕益之歲幣而顧爭強弱于獻納二字之間曾謂國有人乎失三契卅旣已屬厭元昊亦遂眈眈乃陽爲納欵以邀賂而宋亦復以金幣餌之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失四儼智高之反彼見元昊之得志于西尤而效之也徵狄青幾如夏事乃旣平而曾不使臣如青者

外之任反加猜疑焉是德用之續也其誰

不解體失五元昊既沒弱子僭祚天奉我也徒
幸于戈之少息而不聞一矢相加遺失六夫赴
敵如趨市用兵如轉圜趨市者時也轉圜者變
也寇可乘則藉內寧外憂之說而曰祖宗自有
分土無生釁外 寇乘我則藉爭地殺人之說
而不難屈中國以事仇敵蓋積衰之極釀為亡
形則慶曆諸賢知常而不知變坐失事機者之
過也

綠滋館徵信編目錄

一卷

大禮

文廟

官制

宗藩

庶徵

河渠

循良

科選

寵臣

名理

七大寇

三庶人

藝苑

綠滋館徵信編目錄

一

兩廣

土

朝鮮

交南

女直西番

三衛

日本

山海外

二卷

方谷珍

張士誠

陳友諒明玉珍

陳友定何真

劉文成

張統王純

方喬直

鐵鉉盛庸

陳思賢王省等

張皂旗

姚廣孝

夏忠靖楊文貞

曹文忠鄭忠肅王忠簡張忠烈

于忠肅

商文毅彭文憲

劉文靖謝文正李文正

伍文定楊銳

楊文忠

遜國忠臣總序

韓郁尹昌隆羅義傳

徐愛其元亨傳

三卷

綠滋館徵信編目錄

二

周尚文梁震沈希義俞大猷戚繼光萬表傳

四卷

馬錄傳

彭澤王瓊陳九疇唐澤傳

張芝程金傳

五卷

徵士傳

殊行傳

貨殖傳

目錄畢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一

新都吳士奇無倚撰

大禮

肅皇帝追崇大典斷自宸衷新都永嘉之論今猶是非半焉夫欲拂上之情以成我之是此難以口舌爭也易曰觀會通以行典禮情有碍非通時有違非通此可行彼不可行非通考敬皇者大都以正統相承爲詞而抑思是統也敬皇傳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一

一

教皇

教皇傳

肅皇者也廼統接

教皇不爲置後而

敬皇有子復爲立子則統承之說已窮而特見

夫弟不可考兄則姑以序焉姪可以考伯遂越

而加之要非確然不易之典可以告宗廟書史

冊者也且是時

獻皇已薨故禮臣得爲此說耳使

獻皇而猶在以次應嗣位而

獻皇之兄

敬皇猶

肅皇之兄

教皇也將遂稱考乎抑窮于倫序不得稱考乎
王者前星未耀深計之臣急請擇子豫儲宮中
倉卒詔下時勢便異况

獻皇惟

帝一子大孝莫先尊親則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聖母當以天下養

獻皇當爲天子父固情之必不容已亦時之不
得不然者也且迎立之事非得已也

教皇以不得已稱皇兄則

敬皇亦以不得已稱皇伯

昭聖以國母加徽號

壽安

章聖亦以所生加徽號

兩宮並尊豈不名正

章聖安則

昭聖亦安

昭聖安則

敬皇在天之靈亦安而必爭一考字以爲正統
藉是少明廼統則何關而使

獻皇之不嗣如之何其可也

獻皇必不可無嗣于是復爲遷就之說別立崇
仁以待異時之皇次子假使從禮臣之言則嗣
獻皇者固當屬景藩而又不祿不嗣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肅皇末年能無風木之感而別爲廟號之議乎

哉

帝之初入禮臣請由東安門

帝曰遺詔以吾嗣

皇帝位片言定國是矣安待永嘉或曰遺詔中
以

昭聖意立爲嗣子猶有辭乎而總之非情夫事
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如

肅皇之北狩

殺皇之不嗣皆變起倉卒不及顧慮立弟原屬權宜則稱謂安能守經于忠肅惟不過激以就一已之名故能成

景帝之賢而

南宮亦藉以安楊文忠素識時勢能馭羣小子正德之時而議禮獨近固始

章聖聞議快不欲入而

肅皇自傷至願避位廷臣猶堅持其說而一唱百和甚至號哭撼門曾不思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四

新主初立人心甫定此爲何時而可躁率如是

乎猶賴

肅皇聖明

章聖容忍

昭聖善處骨肉之間不然嫌疑一起宦妾交構其中事又有不可知者矣

文廟

吳沉楊守陳皆儒宗沉辯孔子不當王而守陳禮從彥之說欲崇以帝號以爲王孔子而不

帝是猶臣之也夫以魯司寇名孔子則嫌于臣之今主之以道統隆之以師禮師則君不得而臣道則位不得而加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以爲宗主一世萬世傳之無窮而何必加以帝號使無其實冒其名哉孔子于魯禘尚不欲觀而無質之稱靈其歎之乎沉之言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任不分君卽師師卽君二帝三王君師兼焉者也孔子未爲君而爲師者也昔賢贊孔子賢于堯舜必無有祀而躋孔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五

子于堯舜之上者故謂孔子爲素王則可謚而加之王爵則不可王則必極之于帝矣師則無用稱王矣故帝孔子者以位爲榮非以道爲尊者也像孔子者有若之貌爲似者也或言祭從爵者也夫旣不王不帝則遽豆舞佾之數無乃隣于僭歟余曰不然君師兩大域中而治統道統並以主持宇宙師之尊猶君也遽豆舞佾亦就尊師之禮而加而非必以爵也故祀之以師禮從之以後賢使天下知有無爵而尊無位而

榮者而世教益賴以維故曰師臣者帝此明王
別爲鼓舞天下之機權而羽翼孔氏之教于不
朽也

官制 詳不載

今天下何重內輕外先文後武歟自內之外卽
以七品叅知政猶左遷也自外之內卽以黃綬
改五品猶異等也自外入者惟州邑長及郡司
理晉居顯秩而郡守與藩臬之貳百不得一焉
自內出者惟諸曹郎監寺之屬而臺省與諸丞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六

貳什僅得一焉卽均名內職二京復較異銓曹
之進京堂出大叅也爲羣一世之材品而高下
其手賢且勞也宜也諸曹三年而僉事四年而
府守兩京則同而獨等而上之叅知政者于南
百不得一卽少叅屈指數焉以爲原自有殿最
乎而守與僉何以同也夫循資躋次庸愚稱爲
聖書非次起遷巧宦借之侍選然一夫善射百
人決拾不作則不張昔有胥吏而守業者稱當
代名臣則無偏重而餘衆以爲輕者也

高皇罷中書省置殿閣所引皆文學之士者備
顧問也非相也今雖無相名有相實乃不廣求
中外之閱世故熟民謨者而必于翰林翰院諸
臣既將有公輔之任乃厭夫兵食刑名之瑣屑
而不使歷試諸艱以增益其不能也皆所謂舛
也故閣部互用中外交重文武並叙有異等者
無小大皆得不次之擢百職有不爭自濯磨者
非夫也此周官法外之意竊附于官考焉

宗藩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七

天派之日衍而莫可給也至于今而計愈窮夫
禁之以官賸則狹小而褻也限之以支子又非
親親大同之誼也寬其利達之途而罷其養
之祿賢者見以爲甚便而庸者譁以爲疎已移
困宗於他郡而無令袍繫一處郡王輕則宗人
無所攝而重則又增一親王宗則必變中外皆
知之何以通而可久乎

河渠

河源起北紀之首曰北河江源起南紀之首曰南河江始岷山浸至楚荆波濤洶湧奔流赴海河源雖長未若江廣而爲患最大治無善策何哉夫河能爲災亦能爲利者也故不知河之利者則不能抑河之害禹平水土亦盡力溝洫而稷成之東南無不耕之土分畦列畛自爲滄頃其爲渠疏而成川窪而成淵溺者坊塞者濬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九

四野溝洫皆治水之處三時耕歛皆治水之日家家自力本業皆治水之人試觀沿江圩田重重連堤卽有衝決詎至百損故能束橫流而注之海而利九害一西北多荒土種亦黍麥水不爲利遂反爲患稍暘則傾瀉而無所停滯雨則肆溢而無所約桑海時變聽之河伯而曰神不可以人謀則寧夏之沿河套地最號沃壤神何獨庇此一方乎又謂西北不可以稻則三代之盛都於冀雍曷嘗仰給東南夫天人互勝損益

相生利害旋轉者也墾田受一分之利卽治河減一分之患使方千里之水各有所用而不至助河爲暴此十全之利也使方千里之民各因其利而不煩官府之鳩此執要之理也土著之民各識其水性因以順爲功其與不習之吏驟而嘗試逆施而倒行者又相萬也海運之法以爲海波甚險而閩粵鏡澳全以航海致富以爲島足虞而當元季世猶能什達六七嗟夫非常之原世之所驚也卽十全之墾田猶病阻格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十

况海運利害參焉者乎然海運不可復而膠萊故道宜脩緩急墾田不可興而沿河諸邑亦宜廣疏通遺派治河派壅而河終潰舍河議漕河決而漕并壞故分支導河因河爲漕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利也計今獨

泗陵不得不嚴爲堤其他無分河南山東第相河必下之勢以成其必由之道亦如南江庶幾一方病而諸郡猶不爲魚乎若夫彼此顧忌首尾牽制較利害毫毛而不權其大取旦夕之

苟安而不計久遠石砥強鑿而罔功漏卮旋塞而隨裂此無異於捧土爲戲者也

庶徵 詳不載

余所紀休咎之徵大都災異多禎祥少以所謂禎祥者或出于諸臣之獻諛未必實而

高皇帝又戒中外母以聞也卽書災異亦以愚陋多闕遺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書日食者僅三十六而先儒或以爲史官失之然要以示儆戒脩修省而不必舉其詳且史而闕文尼父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一

十一

志之矣議者謂天官久廢名號徒存日月之交會氣朔之盈虛中節之緩急晝夜之短長似多違舛以故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筭不合嘉靖三年華湘嘗欲更定以爲曆之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焉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

計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自壬元辛巳改曆至今二百四十二年合差三度餘不報我朝請改曆元者元統鄭善夫及湘三人或謂日輪大月魄小相掩之際自下視之南北不同千里而差一分東西不同千里而差數刻故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江南至晝晦則地勢使然未可咎曆夫參贊變理固自有道然治曆明時先王之改革之大者也苟非其人惡可輕議更哉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一

十二

科選

國家明經取士而傳註則宗宋儒蓋以黜百家尊孔氏亦以昭同文大一統也沈氏四聲不過小技唐人詩賦僅屬雕蟲然終唐之取士卒未離其津筏况明經先賢大義制科當代大典而好青吊詭之士恣其胸臆肆無忌憚縱有狂夫之一得何敢技癢於制科而此于彼喁一唱百和羣嘯爲風聚蠹成蠹近雖稍格於明禁而猶莫之底止也廣爲途以收別材而樹

標的以尊明經則器使維風之機乎

循良 詳不載

夫牧民猶牧馬而乃肥瘠不關等之傳舍抑何忍也其爲煦煦之政者亦能使民伐石頌功徽譽於一時譬之趨市時過而事去與之俱往耳如召伯流勿翦之歌桐鄉世墓下之奠者上非旦夕之仁下非旦夕之報也

國家中外相維首尾相制有司凜凜一不當執簡者隨議其後豈不濟濟稱良顧繩拘而嘆于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十三

莫展權輕而懾于豪右善仕而巧于獲上斯亦一方病矣漢宣有言與我共此者良二千也乃今蒙顯擢者惟司理與令而郡守第循資以進貳與倅又次之抑何偏輕重也熙宣成弘之間爲一破常格璽書寵異故我

明良吏於斯爲盛嗟乎良牧孳孳於拊民豈必受賞循吏悶悶于歲月又安事名况四海九州之廣耳目所未逮者可勝數乎余甚慨焉而姑舉所知爲作循良傳其以他事足述別見諸傳

者不復入

名理 詳不載

蓋孔孟歿而微言絕蘇張申韓之說迭出而道德仁義之旨益漓漢祖崛起一時翊運諸臣尚循舊聞徒矜詐術遂沿馬上之陋習卒成雜霸之漢治獨陸賈時前說詩書帝頗稱善然賈所陳詩書則終漢世諸儒之章句耳至於晉世益爲虛無悠謬之譚而國祚隨之淪夷不振唐人徒以詩賦爲攻視漢益又陋矣蓋起戰國以及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十四

五代之季上下千餘年僅有董仲舒韓愈王通數人猶能言孔孟之道而蔽於故習未有起既墜之緒而揭之中天者也濂洛諸賢代起於宋而聖學始明我

明取士獨宗宋儒寓內家傳戶誦卽有隱怪之徒無所容其說乃今師異教人異學莫知所底止矣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此知行合一之理儒者並進之功也何可岐而二又何可

專言一乎諸名儒如薛文清王文成陳文恭胡
文敬及吳與弼章懋賀欽羅倫莊景鄒智張元
禎儲璫歐陽德呂柟魏校何塘崔銑羅欽順鄒
守益聶豹羅洪先程文德吳悌徐曰仁王艮王
畿殷邁羅汝芳王時槐已別有傳而復搜陳真
晟以下諸賢採其遺言懿行合爲一傳俟後之
君子自財擇焉

寵臣 詳不載

高皇帝嚴宮府慎內外以至簪御執事之臣靡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

十五

不曲爲之防以故段李無安霍之親左右無閹
董之屬雖心替特寄而朋亡不私有重臣無專
政天下安于覆盂是時以寓內初定反側未寧
暫置縶帥得典詔獄而其後若綱若達若寧若
炳者遂大張威權卒坐誅削繼曉攷省仲文元
節等起小吏通夫妄言方術幸致富貴顧其人
徒取苟容無能爲者彬與鸞從邊將入握重兵
此起禍不難顧

社稷有靈彬旣以計去寧亦復爲其儕所忌

初厚炳炳卒扼竄而致之族邪黨自爲猜異遂
不能大肆其奸傳曰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
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君子所以有取于袁彬
也

三庶人

文皇英武天挺內迫嫌疑奮起北平廓清家難
中外臣民服其功而亮其不得已之心熙宣之
際國家無事

主聖臣良肇于泰山而漢王廼恃異時尺寸之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一

十六

功快快不服欲以區區一州之地與天下爭雄
不亦愚乎寘鐻宸濠竊窺朝政遂生異心寘鐻
發難不啻兒戲旋即成擒或謂濠從養正言直
走留京天下事未可知夫濠故盜魁豫章民恨
入骨以故一鼓而南昌破今濠果走留京適足
以招四方之兵而同歸於撲滅耳故此三庶人
者皆不度德不觀時而希心往事自取誅者
也

七大寇

詳不載

漢人有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亦知夫瓦解者土崩之漸也履霜堅冰至可畏哉夫智紹愚豪驅貧強使弱馬山嘯峒之雄揭竿持籌之驚何國蔑有第先王馭之有道常予愚民以生全之樂而時寬豪民以便過之科故其人兩不相附而亂無繇起卽有之可朝發而夕擒能爲亂而不能爲大禍後世嚴刑橫征以賊其民使驍雄桀黠之夫得藉以煽動天下陳勝亡秦張角亡漢劉淵安祿山亡晉唐我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一

十七

國家中外相維最稱久安然二百年間邊庭肘腋盜數竊發二正之世猶甚焉始成于有所激而卒賴

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撲滅也假令土木之變閭處未平洞賊方構宸濠中起此皆時事之不幾者也殷鑒不遠故傳其事以備衣衾之戒云余令寧化見其山多曠土邑人招游民墾其中至衆數千嘆曰此非鄧茂七之所乘者耶計漸散之會余調歸邑去處賊始則掘地作奸既迺

羣聚行劫楷平二盜先閩後浙先誅後撫頗識兵機遂能定亂卽中流民志在利土毛特迫強梁故傑利用撫南賴彬桂則據險聚愚衆數反覆不一大創不可故金守仁利用征而兩地亦各以安寧至今無患河北賊從橫畿輔掠東南分黨肆出連破州縣何異黃巾之變顧知文升賢戒勿屠城誰謂盜無良心使中錫之說得行功豈在傑下哉蜀地天險古多竊據重以羣小亂政遂至生心固安之變或曰非我族類其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一

十八

心必異夫然則以攻非欺而休屠子何以顯于漢

藝苑

詳不載

世之高賢而不爲時用者往往以其豪爽不羈之意寄之於藝而其賢反爲藝所掩夫藝成而下道成而上而藝非道則不重畫家謂儒筆又云士氣斯亦心之所寫而非徒襲取于繪事間者也書家亦有心正則筆正語夫莫稗爲美博奕猶賢矧茲二家最稱藝苑苟其人足表于士

林固當併附之列傳今觀者緣其點畫象形之間而徐想其消搖自適之趣使賢者不爲藝掩而不賢者不得徒以藝取重如是而藝死中其無遺行乎

兩廣

兩廣寇穴山谷流民迫饑寒者復蟻附之爲患久矣其始由以撫安爲得計苟幸目前而後又苦兵革相尋使不得息肩如繩已解而焚之也自葉盛韓雍鄧廷瓚易信民朱英姚鏌相繼爲

綠蔭館徵信編一卷之一

十九

督臣雖或勦或撫各異其施然先有討以示威而後用撫以布德則韓雍之蕩其巢穴治以土官尤爲兩廣功之首云

土

詳不載

竊惟唐虞三代之盛德化四達其在荒服亦惟聲教加焉後世輿地漸擴化理及闕夫因民順俗固馭之上策苟其醜類相安爲我不侵不叛之臣斯亦不治治乎

明興茂德湛恩遠撫長駕凡

僚蠻僇僇隨之

地西起牂牁東抵湖嶺南盡海上跨百粵連三江莫不稽首稱臣壹稟約束第性靡常乍與乍喜重以疆吏失馭或索賄召侮或喜功生釁詐以謀成罪以功解釀禍外爲中土憂請得脩諸官土俗及當代叛服之故俟謀廟勝者采焉

馭者慎無輕用兵哉此悍將所倖以爲功而不得更逃之招撫者也故勝則我師已耗獎不勝而後撫之祇取侮也昔在宣德八百甸土官

綠蔭館徵信編一卷之一

二十

苦波勒請討之

宣宗曰八百甸去雲南數千里荒服外地且波勒昔未歸化柰何勤中國爲遠後乎王文成之議去流官以爲未設流官之先土人歲以兵三千聽我之調發既設而我及歲以兵數千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較然故孔明不憚七擒之勞而卒之一旦盡返其故地者攻其所必欲撫而撫其可無再攻者也此剛柔並用之術馭之妙用也

朝鮮

朝鮮于古最稱強國隋湯帝窮四海之力發兵數十百萬東征再駕卒無尺寸之功唐文皇乘百勝之餘威滅高昌擒一能使越一家而竟不能得之遼左亦何雄也廼今最爾倭奴曾不比于隋唐之俘而舉朝鮮若振槁且俘琉球王以歸何哉二國固唇齒地也交狃于承平之故而徒恃我字小之仁其卒以兩折宜也夫倭之慄悍爲我患且爲朝鮮南面憂也則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二十一

高皇帝之神聖已明見萬里之外而又逆知累世之後矣

交南

余初觀楊文貞交南之議亦以爲輕棄其土自損國威及觀思田諸土官之亂竟無寧日假令交南再復至今用兵幾何所耗弊中國士馬餉饋又幾何失此彈丸之地于我何損而得之其爲損益半也乃知老成之長慮也或曰鎮以張輔可令如滇中然而未可必也謀國者亦笑其

多者而已矣

西番

宋敞于唐疲于吐番而我

明以官賞貢市兩羈縻之東西鄙稍以安寧夫明王不貴異物卽肅慎之楛矢西土之名馬豈足珍哉要以陰爲款伏固我疆場而曲士閭閻於大體至爲較償錙銖墨臣因之爲利壯夫藉以倖功我詐爾虞操戈內向羣端旣開累歲不解而主計者外畏讒口訛我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二十二

大計不張蹶必欲起顧形禁勢格終無一籌乃至借筋邪袤詭道倖勝蓋以馬文升之習其處最得柔遠之道而猶失之吝密至于兵連累世不得要領而其究竟姑置之也兵真難言哉夫建惡其類于華番恐其比于利害畧相當而我所以馭之者亦東西埒也則馬文升之附安王瓊之解結李秉之厚往薄來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之矣

三衛

三衛不可驟而附于 則腹心之潰也朝鮮不可折而入于倭則門庭之寇也凡宜撫而兵宜兵而需者皆事之賊也假令從鸞議三衛未必復而更生一俺答爲邊境憂又朝鮮而非

天子赫然震怒必緩之兵則孤城勢必不支而遼左之苦倭豈減于昔日之閩浙哉此成敗之幾也或謂三衛開平旣失宜遼遂隔若 越不能捍蔽而套 反居垣內尤爲腹心之憂夫百年之寇未易剪滅而謀國之臣當爲長慮蓋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三十一

蕃而願固其巢情也卽彼亦未必欲生釁于我而懼我驅軼故兩地皆宜復而卒未敢輕議也卽復之而 必爭未必可守也

日本

以

高皇帝之威靈無歲不爲海上之防也乃今寇去則泄泄以爲無虞寇至竟倉皇無措手坐困奸豪復欲藉開市以自封夫其始爲市也固不宜驟罷而使狡僧反得爲政于 島今罷且

久而通藪悉清矣又安可再啓以挑 入之釁哉夫倭不可使陸也格倭不可以短刃接也故曰倭倭者無如倭之于海海戰無他巧但識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舟以強衆勝寡弱耳此中國之長技也不然瑞佐以一貢使尚能蹂我數郡况復互市而使攘攘交至表裡爲奸如復生心往事足鑒故拒其入貢嚴其通市廟堂所宜力持而

祖訓之爲後世慮者至深遠也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一

三十四

山海外

詳不載

昔博望盛夸西域之美辛中武帝之侈心夫遠方珍怪之物非民養生送死之具不足多也其俗 其人行禽飲食衣服不與華全不足臣也第遠至邇安盛治之徵王道蕩蕩無外不來者勿強來者亦勿拒昔唐有王會圖宋有四述職圖大中祥符間張復乞錄朝貢諸國宣付史官代亦侈爲盛事臣竊覩 國家聲教四訖殊方委命歸依西南土 已多

內屬而交趾舊隸南服朝鮮世作東藩獨倭奴
北 數爲我患 土番亦屢搆兵 西番

叛服靡常故並爲別傳其西徵限山東南負海
按之圖說諸國不啻星羅已載他書亦不復詳
紀而第採來賓于魏闕昭文德於幽遐取其嘗
入貢稱臣者作山海外 傳以明一統之盛修
太平之壯觀云爾

鄭端簡有言 不言往來往來諸侯也四 來
王八蠻通道天子未聞有報使焉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一

二五

高皇帝何以有海外之使乎示更始也而非獨
於此也勝國亦 也其醜類固當拊而且威之
是 夏之再防而冠履之復正也鄭和之泛海
與胡濙之頒書是亦不可以已歟則國有大疑
焉嗟乎譯越裳于海波雖徵周德槎星河于絕
域幾續秦亡

高帝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原
無故興兵徒傷民命

祖訓爲慮遠矣

徵信編卷之一終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二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方谷珍

谷珍小醜耳非有張陳羣雄之勇悍遠畧且初
發難時斬黃徐穎之兵尚未動也蔓草難圖燭
火易熄以天下全盛之勢而不能制區區一海
寇者則招安之說誤之也國威旣弛人各生心
四方蠲起遂成瓦解或曰友諒之剽悍我
明高帝之項藉也谷珍其元之陳涉與是皆聖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一

王之驅除云

張士誠

余叙士誠傳甚哉其器小也

高帝料之審矣東有陳友諒西有方谷珍陳友
定而不能引爲唇齒成犄角之勢又不敢乘虛
擣建康而今日攻常州明日寇宜興其志以爲
得此二郡則可以跨有吳越坐觀天下成敗彼
建康去平江稍遠且素疆姑置之耳卒以亡國
非不幸也然能以孤城與民共守竟死不作降

天子所謂婦人之仁匹夫之諒者乎

陳友諒明玉珍

友諒起刀筆遂併荆湖跨有江右可不謂雄哉以友諒之勇悍不難于鞭撻中原掃殘之燼而未聞一矢相加者意欲竟長江之地據而有之以作孫仲謀之業于時江南數雄皆無足當其睥睨獨我師爲勦敵此友諒所以屢敗而不能湏臾忘我也明氏方天下有事而坐保西蜀不敢展足數雄已滅援絕勢孤辟之穴鼠不亡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二

二

何待明氏之興也實依僞漢及其亡也亦與俱遷朝鮮理耶昇耶令人感松栢之歌云

陳友定何真

友定之據延平爲公乎爲私乎惟其託名元臣則勢不得不與數雄爲敵夫旣與數雄爲敵而欲以一隅之地介于強大之間友定卽不死

明亦必死諸敵手或曰友定元之陳寔也又曰友定踰山跨海而藉力于元其公孫淵之臣與歟何真之烹成奴視光武之待蒼頭子密猶過

之其識興廢歸真主與竇融李勣等矣

劉文成

高帝以神武定天下羣策畢輳然成敗呼吸之斷獨屬之文成至比爲子房數稱先生而不名其造膝密語亦秘不得聞野史言文成未遇時嘗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客以爲慶雲將賦詩文成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非我誰名世者夫文成旣望雲氣而卜英主出其下慨然以名世自負矣豈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二

三

不能隱忍待時而復就元行省之辟卒中谷珍之螫耶且再以都事往也伊尹五就桀而後相湯古賢豪未遇類如是世因文成善天官家言而好神其說夫文成嘗以谷珍首亂持議必誅乃當元全盛之日居都會之中而敢爲妄言此項梁之所驚而急爲掩口者也

張統王鈍

張統治滇惟寬文法與民安於無事耳而是時計吏爲羣牧冠特受

上知晉位天卿王鈍受贈金所以撫無使疑貳輸省藏所以奉公非直明潔二人並爲滇能臣統死而鈍生

文皇卒納鈍言而用其身統不死未必無所用卽不用亦未必不全身以退矣可以死可以無死統必欲死從榜揭諸臣之後可也旣因茹瑞言得解射鉤之憤而隱忍就列矣乃被責謝職自縊部中可謂死官下乎故鈍之不死未足厚責也厚責鈍則何以進楊胡諸翽運者統之死

綠菴館徵信編卷之二

四

未可繫與也繫與統則何以別方黃諸殉義者要之兩人初心並欲爲王魏而所遭者異也取才焉以爲守遠方之臣法可也

方希直

高帝重藩封以鎮撫天下未若漢祖之封三庶孽幾天下半建文君卽異懦亦非如孝惠之孱弱不振者乃漢以安建文以亡何也干戈甫定民樂休息漢惠順民之欲與二三耆舊守畫一端拱無爲卽有難端夫安所乘乃希直驟欲建

質生之業而齊黃復創爲晁錯之策紛更多制已拂羣情炳文老憊景隆觀望軍一再敗人懷貳心師過山東勢如破竹猶持文墨論議坐守以待勤王不亦迂乎

高帝之言曰今非用孝孺時而豈意建文之時尤難於

高帝之時則

帝所謂老其才以待用者用之文治也非武功也以祝純治軍旅非其質矣然其矢死靡他至

綠菴館徵信編卷之二

五

今令人悲壯過涉之凶何可咎焉

鐵鉉盛庸

鐵鉉才爲世出盛庸勇冠三軍東昌浦口之戰靖難兵幾殆顧他將皆爲質僅一平安又成擒勢孤寡援終以身殞天之所廢誰能興之黃鉞知姚善非定亂之才而卒與戮力俱死高麗當事旣去之日而欲效游談于口舌之間所謂朴忠者乎宋叅軍者不知何名與錢策皆甚善而時不用天也

陳思賢王省等

遜國臣

陳思賢王省卑官也然猶師儒之選也鄭華劉亨小吏也然猶一命之寄也劉政高賢寧則未傳贊爲臣矣然猶被服于詩書之教而列名于膠序之中者也龔翊以門者捐身備福以下走高蹈斯亦曩時侯嬴廁養卒之朋歟益以徵國家養士之報矣

張皂旗

張皂旗者不知其名力挽千斤以指揮從征每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六

戰輒揮皂旗先登軍中呼爲張皂旗轉戰山東屢有俘馘至夾河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是時諸將智勇足任者亦不乏人乃卜萬爲陳亨所間楊本王度爲曹景隆所忌以張指揮之所向無敵而使供執旗用人倒置若此及觀楊本旣殺而成祖重惜其才則興亡之幾不待金川失守而識者已逆窺之矣

姚廣孝

廣孝嘗著道餘錄極詆諸先儒而又譏世之屬文者往往勦釋氏之緒說以爲高要之廣孝亦貌爲釋耳至其立朝涉世亦多竊儒家之指而陽背之然而揣摩決策先知興亡實劉文成後一人其元劉秉忠之亞歟則廣孝業已夢寐自許矣其友王賓不爲鮑叔而爲稚圭其姊不爲聶政之姊而爲秋公之姨非廣孝無此友與姊斯所以益徵友之賢而成弟之名歟

夏忠靖楊文貞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七

宣宗新御羣情未定漢庶人故號勇悍爲諸將素所憎伏而諸將鑒於往事又多首鼠二端六師東指庶人卒不及距者忠靖決策之力也戎首旣縛卽餘醜勿問矧於親藩無故而加之兵乎其卒以完趙王全親親之誼者文貞力也庶人誅則諸藩懼趙王全則宗室安威德並運此亞夫田叔之勲也二子可語重臣矣

曹文忠鄭忠肅王忠簡張忠烈

文忠典樞密忠肅主兵忠簡主餉忠烈爲勳臣

老臣其人又皆朝之望也使當時四臣叩頭出血固執六師不可輕出以死主本者死

闕下振雖剛愎其必不能違諸大臣獨奉

天子走塞上也薄言逢怒遂異懦苟從楚囚對泣竟屬何益卒使

君父蒙塵社稷幾于不守誰之過歟

于忠肅

社稷爲重君爲輕忠肅卽得罪

英宗甘心焉卒之君與社稷而俱全又忠肅之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八

功也何者也先猾也其必不擁空名之主與

中國爲構忠肅策之熟矣不旋踵而歸

英宗則忠肅以也

英宗還而不以復辟諍

景帝易儲又不言何也讓國盛德事也忠肅事

景帝有日矣能使爲延陵季子乎忠肅六卿之

望也忠肅諫羣臣必繼之彼見夫中外臣工有

不忘故主之思而一旦生心剪其所忌臣子不

是惜置

英宗

憲宗何地耶此猾之計以嘗我而忠肅所爲

苦心曲圖者也疏請立東宮而不言

沂王何也信以爲欲迎襄乎此亨等加之罪也

夫

景帝疾不起羣工皆知之矣國有人而外求君

無論忠肅不爲亦自揣必不能爲也幾事不密

則害成忠肅蓋有待焉而石亨輩先之也漢高

后之王諸呂也王陵引白馬盟極陳其不可其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九

論議慷慨豈不稱忠然無益劉氏卒安劉氏者

隱忍之平勃矣嗟夫平勃惟內聯將相之歡而

陰結夫一時賢豪如朱虛灌嬰酈寄父子者以

至如審食其之宵壬尚以城狐社鼠而佯引爲

腹心故動無所撓一舉而漢祚安焉忠肅惟孤

忠自許是時如王驥楊善羅通石亨徐有貞張

軌曹吉祥諸人故多智又疆有力而皆與爲隙

也且善掉三寸舌廷說以

英皇歸功大賞薄使忌者得藉口亨等成其功

而忠肅受其戮悲夫

商文毅彭文憲

景帝不豫儲位未定羣議紛起善哉文毅之言也

上爲

章皇帝子宜立

章皇帝孫使

景帝聞此必有撫然動者矣至其力採論已之臣十數汪直之惡不合輒以老去進退豈不綽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二

十

綽乎文憲釋褐踰年驟登輔弼忤旨罷去卒再

秉樞引經議禮絕無顧避

兩宮並尊成

君大孝侃侃乎古大臣風節矣

劉文靖謝文正李文正

余觀三臣當弘治中屢賜召對及顧命數語未嘗不爲欬歎也有君如此何忍負之同心戮力竭以忠貞夫亦有所激矣顧機事不密卒構于

是爲折二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乎是

時皆嘉二輔之去而詆李文正之留夫使當八

閹乞哀之日廷臣姑聽其去而無徒矜氣節之盛徐畫萬全之謀瑾輩既出未必遽能復入乃持之太急事遂中變虎窮而逸旋復負隅甚欲甘心君子使李文正亦與二臣引身高蹈則善類一空朝無老成瑾禍之烈豈止此哉易曰夬夫中行又曰獨行遇雨決小人者甚無過激而大臣之義又豈必盡以去爲潔耶故爲李文正甚難而知文正亦不易即韓忠定諸君子不逮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二

十一

文正之識矣

伍文定楊銳

宸濠之變假令無張文錦楊銳扼之江上伍文定豫脩於上流文成倉卒自閩來亦安能聲罪討賊而成擒旦夕哉當時內主兵柄者王恭襄其要害之地皆守以智勇材畧之士故能不煩徵兵而立平禍亂然而爲文定易爲銳文錦難文定之功乘銳文錦之獎賊而成者也故皖城之後勝則爲亞夫之壁梁敗則爲睢陽之塗地

亦危矣哉三人同功一體而貌爲首文錦次之
文定又次之

楊文忠

當正德時天下亦多故矣逆瑾之亂政漢十常
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
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寘錡宸濠之反漢七國晉
八王之孽也江彬之以邊兵入漢何進召董卓
之釁也前代有一于此未有不亡而正德之季
社稷猶幸以安豈天命之有在抑諸臣之維持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二

十二

耶是時初則李文正是賴後則楊文忠梁文康
蔣文定之功律以不可則止之義四臣或有愧
于劉文靖謝文正然平勃交諸呂卒安劉氏則
所保全者多而爲文忠尤難初

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直
數文忠過文忠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
卒能含垢納污談笑而除禍亂謀定於始矣是
時知文忠者僅李文正梁文康蔣文定費文憲
數人文正必得文忠而後去文康文定亦必文

忠來而後卽安則文忠所係何如哉顧能審機
於羣小竊據之時而不能度義於議禮聚訟之
日豈其感激

先皇之恩必使祀與統並立而後爲不負抑亦
謂

世皇仁聖必能鑒其忠而行其言故不須

武宗朝之委曲納牖耶

遜國忠臣總序

昔宋趙韓王親受顧命之重而卒擠胤子于死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十三

地尚論者雖加斧責而猶與其有社稷之伐靖
難之役

文皇帝以嫡嗣入繼大統昇命雖新廟貌猶昨
建文諸臣卽達權易慮以改事君釋憤射鉤願
附良臣君子猶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殷德爲
是周粟爲非甘心刀鋸至于妻孥煙灰醜類殲
滅終不返顧其他刎頸雉經詭迹避名歸盡不
同要以譬志完節舍生成仁外不負友內不辱
親于周頑民于殷忠臣 考其時首發大難兼

鼂賈之忠則文學博士天台方孝孺兵部尚書
深水齊泰太常卿分宜黃子澄御史大夫新淦
練子寧及按察僉事湯宗千戶倪諒轉弱爲強
幾就而挫請纓飛矢洒泣勤王則兵部尚書南
陽鐵鉉叅大將軍事遼州高覲歷城侯盛庸蘇
州府知府姚善給事中常熟黃鉞知寧波府日
照王璉知鳳陽府鄞人徐安知徽州府莆田陳
彥回松江府同知亡其姓名曲突無功趙厠不
効沉湘斷舌視死若飴則禮部尚書宣城陳迪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十四

禮部侍中貴池黃觀戶部侍郎瑞安卓敬御史
大夫真寧景清刑部尚書山西晁昭戶部侍郎
仙居盧廸冊徒郭任禮部侍郎黃魁刑部侍郎
大足胡子昭都御史江都茅大芳大理少卿鄒
陽胡閏寺丞永豐鄒瑾太常少卿寧海盧原質
左拾遺奉化戴德彛給事中西安韓永御史歸
善王度懷寧甘霖朝邑高翔兗州王彬永豐魏
冕戶部主事平涼巨敬宗人府經歷宋徵盧振
周璿謝昇三人俱忘其官從容赴義不激不靡

則吏部侍郎毛泰都御史山陰陳性善太常少
卿襄陽廖昇翰林院修撰黃岩王叔英編修吉
水王良衡府紀善泰和周是修給事中莆田陳
繼之義烏龔泰御史廬陵曾鳳韶浙江按察使
祥符王良江西按察副使崇德程本立知沛縣
廬陵顏伯璋知蕭縣仙居鄭恕東平州吏目臨
海鄭華所鎮撫沅州周拱元中書舍人何申定
海梁良用忘其官燕山衛卒無錫儲福紕肺腑
之私情堅股肱之大義帶礪可改寸心不移則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二

十五

魏國公徐輝祖駙馬都尉梅賡谷府長史劉璟
志決身殲知窮力竭則刑部侍郎澤州張昂燕
府長史葛誠伴讀宣城余逢辰刑部尚書南和
侯泰泰隸茅卯仔都指揮謝貴彭二馬宣朱鑑
瞿能能子忘其名宋忠余瑱彭聚孫泰莊得陳
質楚智張皐旗忘其名指揮王資崇剛宋瑄張
倫衛鎮撫曾濟楊本兵部侍郎廬江陳植鳳陽
都督孫岳御史董鏞葉希賢國子博士黃彥清
遼府長史績溪程通賓州知州南康蔡運理問

徐讓縣丞衛健漳州府教授陳思賢及六生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濟陽教諭王省沛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牛景先忘其官竄迹文身甘同巢許則兵侍郎黃巖徐垕大理丞萬安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知衛輝府合肥孫鎮按察司僉事胡子義卽子昭弟金川門守卒崑山龔翊長洲舉人劉政濟陽生員高賢寧郎中梁田玉中書梁良玉宋和郭節梁中節何洲郭良三人忘其官武進丞劉亨永清典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二

十六

史周縉雪庵僧河西傭川中補鍋人馮翁東湖樵夫疑以存疑則工尚書嚴震直太監吳亮編修程濟計死義者一百六人逃迹者二十二人傳疑者三人又北平諸州縣不屈而去朱寧等二百九十人縋城逃去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俱忘其姓名而太宰張統侍講樓璉都督平安耿炳文父子及株引而戮若廖鏞廖銘劉端王高鄭公智林嘉猷鄭居貞等不與焉自書契以來未有忠義若斯之盛者也夫湯網已寬於當

代旌祠益錫于

累朝諸臣有知猶且報恩地下豈非明德之光而

宗社之衛哉余故考吾學編及別所紀載而列其官爵邑里姓名其炳炳照耀人耳目者別爲列傳與靖難勛臣並稱不朽云

韓郁尹昌隆羅義傳

韓郁未詳何許人官御史建文中諸王以罪削郁上書言諸王親則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二

十七

太祖之遺體貴則

康皇帝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

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大深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王被逮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今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可謂國有謀臣乎經營已久軍興數乏

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惟惺與國事者方且揚揚自得彼其持議必削諸藩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鑑釋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宗社幸甚不報郁後不知其所終或又曰康郁

尹昌隆字彥謙泰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二

十八

林脩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君初立朝晏昌隆諫

曰

太祖高皇帝鷄鳴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以臨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今陛下嗣守大業固宜追繩祖武未明求衣乃溺于宴安日刻甚晏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伺療業上下懈弛非社稷福也建文君曰昌隆言中朕過其以頒示天下靖難兵旣南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以周公輔成王爲言不若罷兵息戰許其

入朝彼旣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當讓位猶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布衣不可得矣文皇卽位昌隆列榜奸黨臨刑昌隆大呼曰臣曾上書讓位

陛下奏牘尚在可覆也立檢奏

上視之嘆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之亡何以爲北平按察知事進行戶部主事改禮部禮尚書呂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十九

震忌昌隆誣與谷庶人通謀遂論死沒其家後震病時時呼號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羅義者山西清遠戍卒也靖難兵起詣關上書乞息兵講和又錄其所上燕王書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卽遂其願猶爲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上下

義獄

文皇卽位出義擢給事中未幾陞湖廣叅政

吳士奇曰三人皆不得稱遜國臣傳之以明建文之懦所由失國耳郁論差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昌隆爲國重臣敢於倡異議而建文與諸大臣亦竟置不問也人臣無將將必誅古人固有舊請尚方劍先斬議降者而後背城借一如或不濟寧作斷頭將軍耻爲降將軍妄語勿誅則觀望者益生心而軍威不振李贄乃謂昌隆備卒之見勝方正學十倍大都此禿所取者隱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二

二十

忍苟活若馮道譙周之流無足怪也

徐愛莫元亨傳

徐愛字曰仁山陰人其婦王文成之女弟也曰仁爲人和粹謙冲而深沉獨得文成之自龍場歸也曰仁與蔡希顏朱守忠首受學焉已同舉進士曰仁於文成諸弟子中最少而聞道獨先諸弟子皆自以爲不及也文成每語入微輒曰此意惟與曰仁及之文成方宦而曰仁與其友陸澄謀耕於雪上以俟文成歸爲久聚計未幾

卒文成哭之慟先是曰仁遊南岳夢神撫其背曰女顏子也後果如其年

莫元亨字惟乾武陵人文成子之塾師也文成講業贛州宸濠浮慕之佯以書問道焉而文成亦佯嘉其意遣元亨往報之及見濠語殊不及學微有所飭元亨若爲不喻者顧獨諄諄與言學濠咲曰此木彊人耳而猶以文成故優禮之一日元亨講西銘至父母宗子則正色厲聲反覆言君臣一體大義詞甚激切聽者神慄元亨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二

二十一

益借以諷濠濠恚猛大詫濠素剛暴異時每大詫其人輒立死左右皆爲元亨懼而元亨從容理前語畢乃退濠異之遣歸贈以金元亨卻不受文成聞濠發怒元亨亟遣人從間道逆之濠尋反卒爲文成所禽侍臣張忠許泰欲奪文成功不得則誣文成初亦與謀乃訊濠曰聞守仁故與王通復賣王以爲功有諸濠曰無之屢詰曰獨嘗遣莫孝廉來講學耳忠泰大喜急遣吏捕元亨至榜掠炮烙迫使誣文成通濠元亨終

不言文成聞而痛之然畏構者方急不敢遽白其枉久之乃徐疏元亨懷報國之忠篤事師之義而以臣故橫被冤臣無狀義當與之俱死言官交論故事得白而元亨已死獄矣元亨忠誠惻怛視人猶已其在獄中善視諸囚時分食飲囚皆感泣初有司逮其妻李氏李氏殊無怖色或問之曰吾夫平生惟尊師講學不知其他吾何愧何懼耶獄中日治麻桌暇則誦書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李曰吾夫安在吾出安歸乎按察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二

二十二

諸夫人皆重之召之見初辭後乃以囚服入問之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慄然以爲非元亨不能有此婦

吳士奇曰文成之從游固多至于亦步亦趨吾見其進者惟曰仁可與浮海不避險難者惟元亨曰仁蚤沒元亨亦死讒夫惜哉兵莫善于用間文成之遣元亨殊有意必若人言曲逆之進亞夫使亦遂以爲罪乎是時有孝廉劉養正者故濠黨也而雅有才名其坐濠誅也文成顧爲

文以哭之深乎文成幾彼鑒建文之往事而倖濠之成者皆一時名流也不如是則反側不安匪特孔明之哭馬謖也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二

二十三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二終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三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周尚文梁震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萬表傳

周尚文字彥章陝西西安衛人弘治正德中以世指揮屢出塞獨當積功官涼州副總兵尚文多智而善騎射讀書通大義性澹約與士卒同甘苦能得人死力尤善用間諜悉知中曲折故每戰輒勝嘉靖中套數渡河侵境尚文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三

一

築牆以禦時撓我尚文募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於渡口伺馬入輒起鉤殺之畏不敢復入尋拜征西將軍鎮守寧夏移鎮山西復移延綏所至俱以戰功顯進都督同知無何入提督團營改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復以急出鎮大同十九年十萬眾駐牧河套窺榆林尚文與撫臣賈啓以事構卻總制劉天和以聞上勅責之無何入延綏奪尚文俸其秋復北國原會大雨道澇弓矢膠尚文大破於

黑殺囊蒲斬首百有奇進左都督尚

文嘗條上禦四十餘事墾田五萬畝脩築鎮

口諸邊墩堡五十里加太子太保二十五年代

府奉國將軍充灼反誘入尚文計擒之以功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是歲再寇宣府總制翁

萬達疏言素輕宣府諸將易與請更以尚文

得報檄尚文介馬馳至尚文簡其銳卒以東倍

道兼行方薄曹家莊聞尚文來大駭時眾

數十萬尚文所將卒十不當一悉聚圍尚文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三

二

軍尚文屢破之圍旋解騎復合凡三日夜而

萬達急領驍騎數千人來會大風萬達尚文合

擊始解圍去尚文疾以輕騎掩後大破

之斬首四十級二十八年寇大同直

抵懷來尚文大敗之斬首五十三級以功加太

保俄病卒自壬寅後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

邊將望風奔潰惟尚文數當有功而沙城懷

來二戰尤奇絕邊士素德尚文聞尚文來即臥

病無不扶杖立起願為尚文死者然性倨喜持

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悅之尚文死其子乞卹典自張父功給事中沈東復爲之請

上曰賞罰出于朝廷豈人臣所得私耶杖束錮于獄庚戌之變司業趙貞吉請追錄尚文功出束於獄以勵諸將士

上不許後十餘年始贈尚文太傅謚英驤而束繫猶如故又四年而束妻張氏上疏曰妾夫沈束猥以愚昧冒于

聖聽待罪囚係一十四年來親老無子伶仃孤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三

苦止妾一身日勸女紅以供朝夕束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更無可託臣竊竊寡妻顧此失彼欲歸養舅則夫饘粥無資欲留給夫則舅又奄奄待盡束繫臣誠不敢復顧私家切覩聖朝仁恩曠蕩庶類樂生豈妾一門窮苦顛連獨遺覆載之外妾每自念不惜一死所以悲隱苟延者與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妾舅已當垂死之年妾夫未有再生之日妾願以身代繫晉客束歸送父終老赴獄待罪

陛下不廢法而束父子之情亦少伸矣疏入不報久之乃釋束

穆皇帝卽位贈尚文太保改謚武襄復束原官束故爲徽州府司理

梁震字子東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中協守寧夏興武營先登破進游擊將軍屢斬首進副總兵守延綏再進總兵守陝西當是時陝西少患獨大同歲苦殺掠吏民而其卒又驕悍難馭自五堡之變殺數大將氣益驕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四

諸鎮撫惴惴益務因循以甘言煦士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訛言相撼總督程鑒才震請改震於大同震家丁五百人旣得命馳至軍申明約束令曰我無爾陵爾無我叛軍法具在必不敢廢法以負

朝廷任使大同卒素畏震又懾伏其家丁皆健兒無不一當百者震每語諸卒曰爾曹敢殺主將者恃爾衆耳五步之內雖衆無所用之卒稍戰時出塞頗有斬獲功初張文錦以修五堡爲

卒所賊震復議脩諭諸卒曰此前者行之不善其地故當守也諸卒亦不敢譁既告成始不敢近塞震歿而五堡旋廢于是益闌入境屯雲中逾太原窺平陽矣始震在邊日訓練其家丁時出不意劫其營所得馬盡散與諸劫者故其士卒皆效死趨利益畏之或尤震起釁震曰起釁者謂承平時馬牧獵邊將撲殺以邀功也今數深入駐我內地戕我人民塞上城堡半爲所破而獨禁我師出邊不已悖哉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三

五

震卒家丁無所歸散居塞下守臣以聞令入尺籍然僅二百人耳餘皆入爲向導宣大自此多事矣震贈太保謚武壯

沈希儀字唐佐其先臨淮人世廣西馴象衛指揮使希儀爲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射人嘗從征永安時尚未冠馬陷淖中騰而上三齒突前搏之鏢幾及頸希儀俛首避其鋒中鏢乃射殺鏢者而斷其頰囊以歸以功遷指揮僉事荔浦賊行剽歸希儀度其行必出蛟龍滑石兩灘而

滑石道狹賊行必引繩我軍薄之易希儀欲致之走滑石乃伐竹列數百旗于蛟龍以疑賊賊果趨滑石半渡擊之賊大敗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歸順守岑璋猛婦翁也督府姚鏌恐璋助猛希儀素得土官陰事謂鏌曰璋女故無寵于猛心恨之吾方便璋擒猛何助乎鏌曰猛乘上流擁兵下如建瓴柰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恐去巢穴爲人所乘鏌又恐猛急走交南希儀曰走交南閉關不歸矣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三

六

彼豈無慮乎鏌曰公策之善於是分兵五哨以進希儀將中哨當工堯會糧且盡希儀潛請左哨將乞糧且併兵攻工堯其將難之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姑試君耳乃還夜遣軍三百人緣山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爲稀糜食土方合戰所遣軍忽張幟工堯山賊大罵希儀急攻破之遂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陰使璋圖猛璋曰諾使人誘猛走歸順而左哨將欲奪希儀功以兵壓歸順境索猛甚急希儀令斬他囚詐爲

猛首與之而先一日以猛賊懸軍門矣鎮議設
流官希儀曰思恩以設流官反側至今未靖田
州今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鎮不聽田州果叛
後竟復土官如故詳土夷傳尋擢右江叅將居
柳州柳在萬山中去城五里卽賊巢左右皆賊
耳目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乃聽熟徑出入城
中陰得與賊通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詞於
是賊動靜顧爲希儀先得所離巢風雨來去卽
肘腋不得聞每鳴號諸兵立集聽令希儀命曰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三

七

出其門至賊營始知戰方合伏忽左右起賊大
敗已賊寇他所希儀軍輒先在雖絕遠村聚賊
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希儀軍又未嘗不在賊
驚以爲神所得婦女牛蓄爲隣巢者悉還之嘗
欲勦一巢伴臥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
獵食若輩能從我乎卽起出獵竟至賊巢去二
里止營軍中始知非獵也遂一鼓破之最後計
擒其最黠賊名韋扶諫者支解之懸城門賊爲
保常于風雨冥夜察諸賊所止宿遣人齎火

砲衣氍帽與草同色潛入賊中砲舉賊大駭曰
沈將軍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多觸崖石死至
明視之則寂無人所遣入他巢者亦然諸巢旦
日相聞益膽落多易面爲熟徑矣從旣服希儀
威信調征他巢懼失期有涉水死者論者以爲
前將韓觀山雲第能使從不爲賊希儀直使從
攻賊思恩旣誅守岑濬改設流官數反覆已聞
濬有子金在鎮安其衆益洶洶而南楊留方從
希儀賓州乃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視之希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三

八

儀以留去必助金危賓州賓州危則廣右之咽
梗矣乃好語留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
時固聞之因自語曰岑氏其復乎欲以動留已
呼留入密言吾欲復金官須萬金謝我留信之
旣出復呼入曰韋貴徐五分將思恩必仇金若
善防之二人皆土官希儀恐爲金用也然金實
非濬子特借以號衆耳聞且復官則大喜乃將
五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請無納金希儀罵曰
金故土官子何憚何懼引入厚結之而紿金至

南寧謝御史金請以兵從希儀曰可乃與俱往朝夕同食抵中道謂金劔匱矣宜駐其半且無令南寧人疑也既至御史亦好語金當爲請爵於

朝金益喜久之糧益盡希儀復令其半歸取糧度金衆漸散乃謂御史盍他往以金從可道擒也御史乃佯至思籠驛金從之忽報帝貴徐五將萬人來迎御史故爲襲金狀金駭而跳希儀度金尚未可擒令走賓州館希儀所日復與暱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三

九

久之金衆益散希儀乃夜飲金酒醉而縛之時留所將狼兵皆駐城下希儀恐爲變次日召諸狼兵入立留階下大聲曰賴汝忠成我事趣取紅紵被留留愕然希儀曰汝爲我誘縛金耳留泣曰金吾主也何忍誘之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不能言狼兵相顧皆疑留又憚希儀不敢發希儀乃下令曰所誅止金一人遂撲殺金留旋病死思恩復寧希儀在柳十三年平谿洞五十所斬首五千級以病歸尋總兵貴州

復歸會北 入寇使屯宜大未幾署都督總兵

江淮已復調廣西瓊南萬州五指山有熟黎性本馴守邵潯贖貨虐使之黎乃叛兵連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歐陽必進曰諸從逆者勢不可釋其它未相煽者疑而繫勦之則傷仁撫而復勦之則失信莫若獨擣其首惡首惡既平諸異志者膽落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改貴州入銅平巢計甚奇然秘不告人人莫知也希儀膽勇機警善撫士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三

十

卒爲耳目賞不失頃刻嘗病所部卒爲禱於神至有穿手刺股毒諸體者希儀嘗吟語人諸將以賄博官何如我捐以與士使士效死力而我亦受爵哉其爲廣西黎戎時嘗疏言狼兵與猺獞等然猺獞所在爲害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狼兵隸土官故易制猺獞屬流官反勢輕難御莫若割猺獞之地以分隸旁近土官所謂以治也或恐土官地廣益張夫土官富貴已極非敢他變且彼所爲能用衆者倚國家之威靈

耳稍有變肘腋皆勦敵美國家之力足以制土
官土官之力足以制僮獍指臂之勢成兩廣可
無盜患矣時不能用

俞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州百戶家貧日不
能再爨顧誦讀兵書不輟已襲官益習騎射輒
命中嘗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得其術以爲兵法
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令
爲一人也嘉靖中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
言兵部使者呵辱之奪其官大猷笑曰此豈吾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三

十一

自見地耶乃遊京師以策于兵尚書毛伯溫侍
郎崔鑒兩人奇而禮之出守汀漳遷廣東都司
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爲寇諸司議募陸兵大猷
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
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非計也乃集
海舟連破之永安萬寧而安南酋賊首以獻倭
寇東南大猷以副總兵戰于平望王江涇六金
壩皆連捷而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讒
入論死大猷亦坐奪官無何東南倭日亟復以

大猷爲鎮守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
陸兵蓋倭長於陸戰每駕小舟來當別爲樓船
集萬銃其上倭船遇之立摧矣善戰者毋以短
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
號令以大舟勝小舟以衆勝寡耳於是始鼓舟
師以戰而舟山賊皆勦王直者故賈人入海據
烈港勾諸 賈易爲 所信服遂雄視海上有
言連歲倭入皆直主之故

世宗詔必得直督府胡宗憲欲擒直以爲功大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三

十二

猷言直在海島以繒物誘諸 一逋逃夫耳倭
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誘而殺之失信宗
憲不聽遣說士誘直至

上聞得直則大喜竟誅直宗憲恚曰吾爲俞師
笑矣倭聞直死焚舟殊死戰大掠閩地宗憲奏
大猷前違節制不窮追倭以至復張

詔逮大猷獄論戍會饒州張璉反陷江閩諸縣
詔諸道合兵二十萬討之大猷遷南贛將時宗
憲已兼督江廣矣聞璉衆散行剽則檄諸將賊

棄巢出此自投死其各以兵尾賊奮擊之大猷具言璉雖出掠其妻子財寶尚在巢我以大軍迫之璉必還自救我以兵蹙其後如拉朽矣若徒尾賊三省會擊既難爲期且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團走非策也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柘嵩嶺瞰璉巢而軍璉果歸自保大猷邀擊之俘斬千餘人乃潛使間說賊黨執璉已得璉反爲兩廣帥所奪或請訟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乎翌日班師不殺一人進副總兵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三

十三

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至駐秀山都督劉顯駐明山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趣使戰而閩紳士又洶洶急于復城大猷念賊衆萬人又入死地戰而我軍數僅相當若迫城而攻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東南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我師犄角取之可使子無遺於是星布兵營置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

閩紳士共訴之已繼光至合力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益閩紳士已爲流言於朝矣倭以三萬衆寇潮州與盜吳平相犄角移大猷鎖潮廣盜故憚大猷名爭來降吳平亦詭言願殺倭以自効大猷請於督府吳桂芳曰

賊以出邊爲生路山賊以歸巢爲生路今潮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闢當大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令得遁去則遷曠日久勞費無已於是將漳兵二萬破吳平而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三

十四

御史反以招平爲大猷罪坐免官都御史爲言於朝乃得留二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介三郡六縣之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鸞入賊巢爲死間使屯雲溪賊以鸞不欺已而大猷日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賊果畢聚雲溪與以緩討大猷乃佯言誅李明師過雲溪賊以牛酒出犒大猷麾兵急擊破之東峒遂平大猷爲將誓衆陳師一夾於理支千孤虛雲物氛祲之說未嘗一訊輒財

重然諾功則稱人罪則歸己參將湯克寬以罪抵死大猷力言克寬名將忠勇善戰請令立功不效并同罪諸所推轂若楊弘舉曾清之倫後皆爲名將尤習海上事始倭盛時議者欲復開市船大猷力持不可侍郎譚綸甚服之嘗貽大猷書言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威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小知耳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忠肅可以托孤寄命則公大受然也

綠菴徵信編 卷之三

十五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

高皇帝初百戶祥以戰死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父曰景通既世官踐更京師逆瑾欲爲亂陰結景通遣人遺席帽約曰發難之日其者此爲號景通立爲黃冠遁去瑾敗乃還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景通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夜將數十騎伏姦民舍旁伺琪至擒之賊劉六等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受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從者以賊衆我寡欲避之

景通曰彼卒遇我安知我衆寡乎遂陳以待賊擊卻之他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歷進之南運糧把總總督備倭大寧都司入坐神機營以母老乞終養景通班白始舉繼光而嚴子教繼光綦履過庭景通詎曰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卒伍以自封矣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儲封事

綠菴徵信編 卷之三

十六

上納之否繼光既襲世官庚戌待試武闕

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戍九門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家子入戍繼光從使者任中軍歷進浙江都司僉書會倭寇浙繼光上練兵議言義烏人掘金穴爲利故慆悍輕生誠得招致而訓習一旅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往募得三千人會倭犯台州以繼光分部自治兵使者唐堯臣甚重之繼光以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與西北異乃爲

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
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
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爲用兵旣服習
賊大至乃爲三軍軍松門以待四月辛亥寧海
告急繼光與堯臣議曰賊睥睨台州先發寧海
欲乘我兵出乘虛入耳乃留一軍海門居中爲
應兵旣出賊果大至壬子登桃渚癸丑登新河
甲寅登圻頭境內騷動堯臣引兵趨新河大破
賊城下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寧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三

十七

海賊以繼光且來悉遁去獨桃渚賊逼台州繼
光乃引兵趨台會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
者以賊且至毋內諸將兵爭門而鬪賊且近
繼光佯激怒諸將士曰賊薄城下若等爭入城
卽守者以反聞無死所矣軍中咸奮請亟滅賊
而後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壯士朱珏持短
兵擊斬其先鋒賊大潰逐北殺數十百人又逐
之瓜陵江多自沉死已未圻頭賊焚舟誓必勝
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師以千五百人往戒師

母掠輜重母尚首功母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
連擊賊無留行後伍乃割賊頭旣破賊所獲輜
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
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悉放還五月庚申
追及大田賊堅壁不出會雨甚賊由間道遁仙
居繼光度賊出白水洋乃引兵伏上峰山待賊
過半起而覆諸山下賊據險距我妻子和帥諸
壯士斬關上賊殊死戰走白水洋兵圍之數重
四面舉火賊急提金橐餌我兵我兵已受將命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三

十八

不顧攻益力遂盡焚死辛亥楚門寇至遣一部
將破之癸丑舟師敗賊仰月沙賊匿懸山旣又
走大藤嶺會通判吳成器部兵至躍馬直馳賊
軍射殺賊而繼光所遣從兵益合悉斬之內子
賊自寧海遁者登長沙隘頑孤懸長沙外賊已
斷援兵繼光戒騎士李成立發松門兵守隘頑
而急以兵往次鐵塲雨甚兵不得募繼光自撤
其蓋巡行勞之戌寅鷄三號引兵薄賊所繼光
以正兵鼓噪進先遣奇兵出賊後焚其舟賊敗

爭赴舟舟盡焚其半伏誅其半蹈海死餘入海者舟師敗之洋岐壬午又敗之鹿星海癸未敗之蒲山自乙卯迄于癸未挾日者三捷者九計斬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二百四十有三部中悉定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旣捷露布以聞軍聲益振時閩倭張甚分壘爲三窟一據橫嶼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山沒焚掠而山海寇與廣叛兵復乘亂出入毗若無人司馬胡宗憲乃屬繼光部兵八千往于是引兵從間道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三

十九

不旬日破橫嶼再旬入福清大破賊牛田賊走興化旬日又殲之初繼光兵至福清令及父老急請師繼光曰兵疲矣且徐圖之父老以家在賊中繼光不卽解圍則大罵賊偵者歸告不爲備而繼光乘夜潛引兵行三十里黎明已破賊邑人大駭以爲師從天而下也四十一年倭復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賊聞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隨之因風縱火賊皆

糜巢中無脫者餘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徵繼光幾無閩以功歷叅將至總戎隆慶中陷石州東薄昌黎幾不守召司馬綸與繼光入策備邊繼光上書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北什倍東南馮積威劫邊人逼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賸軍費參外舍兒視飽歸尾之而僅掩老羸爲功無復有主戰者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各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三

二十

募壯士三千合爲四營管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將之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長驅出塞必咋指遠避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銷兵則百世之利也時不能用無何綸出就督府以繼光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筴者謂大阿之柄不假武人則以總理專任薊門繼光言薊當肩督塞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通圯通修滋費無益請更版築諸戍士晝地受工跨牆爲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厓中爲三層

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至則當陴以守退則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水疆律之軍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教者一軍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不旬月告成。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五戌之繼。光謂騎壯甚卒難以騎爭議立車營出戰四面結制爲方陣步騎二旅中藏之遇一乘陴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步兵出轅下距馬排擊之。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慮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二二

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時東西謀入犯西聞薊狀縮弗敢入遂謝東款關入貢繼光通進左都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初相居正素才繼光居正死遂有人言乃移繼光鎮南粵踰年以疾還登州繼光婦無子而驚繼光陰納他姬舉諸子齒長矣尚不以告婦久而婦知之操白刃嚮繼光欲甘心焉繼光衷甲走祖福哭之婦亦感動乃棄刃抱頭痛哭於是携姬子于之丁亥繼光始及耆而沒子祚國僅襲祖職得

指揮僉事繼光所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不具載

萬表字民望寧波人額有三文風神炯炯年十七襲衛指揮僉事善騎射并工書史揭孔明寧靜澹泊二語於座右尋中武舉高等授都指揮督浙糧運累官南京中軍都督府僉事表嘗兩爲漕叅將及鎮總兵歷漕最久於國計詘贏河溝通塞尤明習焉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大阻議者謂黃河改流之故表爲論辯之言漕河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二二

輓舟之水第用洸汶沂泗諸泉已足以濟始正統十二年黃河決滎陽乃入漕河遂潰沙灣入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必疏濬而黃河水始來稍與清合至正德六年黃河始大至衝決方黃河來衝時清河狹淺水涸易盈沿河設淺鋪每年轉運無滯也今二洪舊堤宛然猶在但向者黃河浩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淺涸乍見不能無異實則故河也蓋自洪達濟自會通至衛河一路堤

坊原備河衝入爲漕害今二洪以下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又疏濬以引之所謂以病爲藥也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淮入渦至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去衛河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直至白河則會通河可罷表議會通河之塞自濟寧至臨清計三百八十里尚書宋禮發山東丁夫十五萬鑿河建閘爲費不貲以彼棄十七里之易而事三百八十里之難此無異故蓋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水合二水合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三

二十三

則衝決非常誰能障之此會通之運誠永利不可易也若于衛輝置倉歲以鳳陽諸衛之卒部鳳陽諸郡之糧令由渦河達陽武歷七十里輸于衛輝其勢甚易如昔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中梗又可爲備海運雖險第浙中海舟皆能通松江太倉通州泰州有沙船淮安有海雕船故管泛海至山東萊州貿易云去天津不遠若厚與雇直以近海州郡糧量起數萬石以俟海道漸諸別爲事變之備又一策也初太倉則例每

糧一石耗七升及輕齎之羨皆歸運卒故卒有餘力輒無愆期後官悉腹削爲利人不聊生表憤曰此不獨剝軍禍且移之國乃爲議累百千言極陳本折通融爲國長利及開河北山東圻內荒田而薄其賦以爲漸減歲漕之地時不能用甲寅倭起表募死士千人奮欲往擊之會晉南京中府都督僉書道經蘇州卒遇倭於婁門楊涇橋表率所募及少林僧搏戰身中流矢時賊據七團八團爲巢我軍數戰不利表謂巡撫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三

二十四

周珣曰賊據內地久民不得力田多逋負而迫於催科皆相率避入賊中是驅民以助賊也宜亟蠲逋負懸賞格計携其黨而兼募土著民爲兵則人人樂歸如得士千人卽滅賊千人以較用他兵孰利珣從之歸者寢衆賊寢衰乃進兵賊夜遁殲之海上時賊蜂屯諸島而汪直爲魁表以爲可誘而縛也荐鄞人蔣洲張惟遠使爲間未行而表沒後總督宗憲卒遣洲等誘直誅之東南以安表本謀也表多笑策情如指

爭尤諸北 利害嘗曰 侵華未有不須華

人而能突入者夫率 異類豈其甘棄衣冠樂
從 羊哉不得已也比年 入大肆殺掠中外
章疏皆擊截之計所荐者多善戰之士而未聞
別有安邊固本之策夫善戰截殺乃救變於一
時醫家所謂治其標者也今中國之亡卒 皆
厚遇之與婦生子土俗漸宜用爲向導故地里
之迂近兵力之強弱貨財之盈虛人心之離固
將帥之勇懦事勢之難易 皆得預知而諸邊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三十五

饑餒之民聞先亡者皆得利輒相繼以去卽不
去亦無固志諸邊日夕營營徒以目前爲事何
暇爲久安計乎表少嗜玄學已喜內典與臨西
釋自然者語大悅之一日披衲入伏牛山曉行
見日升忽大悟嘗言學貴真悟語言卽精切總
不離見解爲文直寫胸臆所著有學府志畧論
語心義孟子摘義道經贅言諸書銚鉢蕭疎與
野衲偕遊見者不知其爲大將也

吳士奇曰嘉靖中南北用兵多名將而六臣爲

最余聞戚將軍父長幹脩髯子耿小不類父顧
其中英武爲萬夫雄世以方之晏平仲夫戚將
軍功起東南則胡司馬與俱胡司馬卒熾分宜
以死戚將軍亦以江陵去將相和則士豫附乃
往往功成而復求全則人懷不賞之懼矣尚文
與撫臣相左震以刦 招尤大猷亦屢獲罪善
乎希儀之言曰當世不乏良將患在牽制齷齪
不能展其才嗟乎若五將猶未盡其用哉表敦
詩書譚名理譙譙不伐故獨完名令終焉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三

二十六

綠藻館徵信編卷之三終

綠蔭館徵信編卷之四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馬錄傳

馬錄信陽人也以進士知固安縣明習政體河北寇起襲破固安執錄搜其囊空曰此賢令釋之賊平徵爲御史嘉靖初遣使捕高唐州官屬連坐者五百餘人中外大駭錄上疏其略曰法者天下之公器天子不得而私也昔漢文帝欲重罪驚馬者張釋之執不可文帝從之千載以

綠蔭館徵信編卷之四

爲美談我

祖宗監古爲治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官以平刑自劉瑾專權錢寧竊柄張銳張雄等依附作威盡惑朝廷官校煩遣天下洶洶賴

陛下登極一祛舊弊人始安堵不意復有高唐之命新政之初豈宜有此伏望擴弘仁之度慎法令之施諸有罪者內則付三法司外則付撫按臣以杜異時多事之漸

上從之再按山西山西人李福達者大猾也又

名午初以罪戍邊竄居之洛川縣與季父越

以妖術嘯聚數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諸縣官兵

捕越誅之福達跳去更名曰張寅占籍徐溝賄

邑大姓冒爲同宗寅以貲授指揮使納其子大

仁大禮於國學仇家韓良相等訐其事錄下吏

捕之急寅走京師以其術干武定侯勛勛大悅

以寅爲上客寅乘間言爲仇家所誣勛爲移書

錄請賞寅時勛方有寵而錄亦疑事是非未可

知以咨故給事常泰泰徐溝人也言事在不疑

綠蔭館徵信編卷之四

更以問郎中劉仕仕卿人對復如泰而錄復檄

取鄜洛川父老故識福達者雜辯之皆曰果福

達也于是錄同巡撫江潮疏于朝并論勛世臣

庇賊爲關說勛佯于

上前謝過而陰令寅子大仁上書懇父冤

上以屬法司時席書亦助勛爲寅地評事杜鸞

劾勛書請先正二人法徐集議不報於是刑尚

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聶賢副劉文

莊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等領此等會論悉如

錄擬而給事劉琦御史高世魁等抗疏罪勛疑有謀勛乎敬黨也

上疑復入乎敬言切責願壽等職司邦刑朋姦肆誣命再鞫闕下則稍稍易詞於是

上益疑寅枉乃逮錄等及中外問官下詔獄大集廷臣闕下時乎敬爲兵部侍郎則使署都察院事而以禮部侍郎桂萼署刑部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覆審三人皆同爲大禮議者也則盡反前案錄至戊邊文華必故與乎敬爭大禮亦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四

三

謫戍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豸及願壽等六人常泰劉仕劉琦高世魁杜鸞給事中張達程輅王科沈漢泰祐御史姚鳳鳴潘壯寺丞汪淵刑曹唐樞等俱以罪去初乎敬等攝理時太僕卿汪玄錫光祿少卿余才偶語曰福達獄已得情矣何紛更爲訶者以白乎敬乎敬以聞併繫兩人掠治乃請釋寅勛置不問

報可乎敬等自謂平反有功請編欽明大獄

錄頒示天下以昭刑官之欺罔從之錄戍南丹歷十七年卒初乎敬萼獻夫以議禮受知驟貴顯朝臣疾之如讐乎敬等亦切齒朝臣之異己者會大獄興三人乃協比借以快積憤朝臣繫獄者四十餘人榜捶交加囚首待罪死者十餘人衣冠之戮辱極矣而寅之爲福達與非福達竟未有提也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就擒訊之則以山西李同爲師而同又自稱師李午大仁大禮皆其黨事正與大獄類于是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四

四

都御史龐尚鵬疏言近提李同獄福達罪益明當時郭勛乃黨逆賊陷縉紳列樞要者皆願指氣使萬一有陰謀人人聽命如是禍可忍言哉乞追奪勛等官爵而優異錄諸臣以伸忠良之氣

穆皇帝從之

吳士奇曰人言諸縉紳之禍以攻郭勛激之也誠哉勛既附張文忠等並爲心膂臣則諸君子之攻勛疑于攻文忠三人三人之力脫寅迹若

爲寅而實爲勛豈獨爲勛亦并以自爲要之勛
初比寅第悅其術利其賄耳豈知爲逃賊福建
哉諸臣急去勛而加以與寅共謀勛欲自脫而
陰爲寅稱枉三人欲報風憤而汲汲無辜者皆
兩相殘也始錄論勛亦止言其比匪人私請囑
而不實以與謀此平論也而諸君子誤也

彭澤王璦陳九疇唐澤傳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長身偉貌顧盼燁如若鮮
矢容與人語叱叱聲若訾登弘治庚戌進士以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五

刑部郎出知徽州府再補真定累進按察使澤
生西邊習兵事時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有
衆數萬撫臣馬中錫故儒臣欲招撫之六七佯
聽命中錫兵遂撤而六七更與其黨楊虎齊彥
名益縱馳突中錫逮下獄乃以陸完爲右都御
史假節得誅二千石以下陸完者長洲人也始
爲郡諸生闕敬挾

自括奇貨於吳廷曳諸生諸生擊走敬時完實
不與仇者以完名首諸生敬狀聞巡撫王恕亦

列敬罪敬後還完自是有聲既舉進士而恕已
晉吏部尚書見完目之曰是故擊闕者耶爲御
史當乃授御史累進兵侍郎完有勇畧善結諸
中貴既受命乘傳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
遊擊將軍邵永襲擊楊虎大破之虎死賊分爲
二而流劫河南者其魁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
萬五千騎尤悍名拜澤僉都御史尋進副分捕
河南賊澤至陳軍振甲引見諸大將責以退縮
顧軍正論法諸大將無不惕息頓首請自效良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六

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大破賊斬首
萬計賊首趙鏐跳去於是臺省交言河南賊已
平陸完養寇自重

詔切責完懼力督諸將擊賊而賊頗衆隨所隨
合至燒運艘掠臨清邵徐而下又奔登州與完
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
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挾驍騎三百潰圍
出將北走不得復度河南瞞荆楚奪瓜洲艘
泊於狼山完截其水陸道斬彥名六七赴水死

賊始平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尚書再遷吏部加太子太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怒之餘黨廖麻子復起總督洪鍾奎不能將乃以澤爲總督討之澤破殺廖麻子衆竄山寨多伏弩箭中澤戒兵無入分搯其出道度賊窘開一面縱之因以兵誅且盡還加太子太保澤威名益著自以功當主兵柄會土番數反復復出澤總制甘肅軍非其欲也先是土番奪密城取其印去時掠我邊境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七

澤方厭兵謂可利咱也則遣使齎金幣往諭土番使歸城印而澤按兵不動使未報澤信譟者已疏西事寧歸掌都察院矣御史馮時雍疏言土番酋長尚爾驕悍密城印猶未歸復欲無厭要我以難從後來變故非臣所能逆覩乞留澤畢其事不報兵尚書王瓊與澤不相能而善幸臣錢寧澤故使氣嘗對瓊言寧曰恨不手刃此奴瓊私語寧恐寧不信曰吾爲君台彼君自察之於是匿寧後舍伴招澤貳瓊語次及寧

故激怒澤澤果發憤置寧寧恨刺骨始澤所遣火信等至土番許歸城印賞以金幣于五百疋土番遣酋長歸印取償時巡撫李昆兵備陳九疇以雜幣二百疋與之又質其使者於甘州欲以制其變土番怒復據密大舉犯甘州遊擊芮寧出禦全軍沒九疇遣奇兵襲土番營却之恐夷之居肅州者爲內應盡誅殺之語在哈密傳瓊謂累自澤啓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力言澤有功無罪瓊曰我何怨于澤第納幣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八

廷而失信于卒貽後患可勿問乎乃疏言澤失計固有罪而歸踰年西事始敗則情亦可原寧方有寵以前憾竟罷澤爲民昆九疇逮問言官汪玄錫疏救不報嘉靖初御史楊秉中疏薦澤時楊廷和爲政方惡瓊則厚澤自爲兵尚書時瓊已代完爲吏尚書會寧誅瓊亦下獄謫戍而九疇自按察使超拜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昆進兵部侍郎矣瓊之戍也給事史道疏棟之廷和出道爲僉事道門下廷和入定策功罷要

封拜

壽安皇太后崩哭臨喪服議忍從薄前

武廟自稱大將軍未聞匡救乃爭

興獻帝一皇字且交通宸濠復其護衛遂啓逆謀及

武廟凱旋爲文遊賀無人臣禮澤亦言道懷私市恩乃謫道判滁州時代璦者喬宇亦與廷和厚言官并攻之二人乞罷澤因疏廷和宇同心憂國而小人假言責修怨使大臣避嫌引退乞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四

九

勅言官糾劾大臣者必其姦貪負國方會章交彈無藉風聞妄詆臺省官必擇老成諳治體者而以堂官約束之於是

詔禁言官獨劾大臣御史汪珊疏折澤不報曹嘉復言

太祖酌古建官分設六卿故敢有言復設丞相者誅大小稱位內外絕跡故敢有上言大臣德政者誅政在朝廷權操人主故敢有交結朋黨變亂成法者誅而澤乃私比廷和巧言變詐乞

罷廷和寬史道不報給事李學曾復言

太祖設科道彈壓百僚事得專達以防壅蔽而澤敢紊亂紛更欲重大臣之威奪人主之柄必如澤言事須會章交彈萬一有邪險蠱惑蒙聽暗主其中是臺諫終無彈劾之舉矣夫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澤肆無忌憚面欺人主且澤云掄臺諫必得老成者則臣等當奪官不待言可知乞盡免臣等於是罷前禁言官得自彈劾如故無何曹嘉復劾宇不職言楊一清結張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四

十

承賄錢寧以圖納用字威汲引之私要彭澤連疏推舉周金寧拜客也權爲都御史劉榮內閣書役也濫得陞子何喬宗以尚寶卿乞休竟進三品宸濠犯順張文錦挂其鋒王守仁邀而擒之字無亡錄之勞而峴肩三孤之命不報嘉乃做朱范仲淹嚴百官圖差別京官爲四等其上資望頗久可備任用者林俊石瑄孫交汪俊陶琰劉玉董祀李時其次敘東寡過足供職守者毛澄金獻民周倫何孟春李鉞郭文盛臧鳳張

璿姚維岩張雲張衍瑞劉麟張九叙溫仁和豐
熙其三人品庸衆尚堪策勵者趙璜俞琳秦金
賢詠吳一鵬李昆顏願書流多魁姚鎮鄭岳高
璣陳霑崔傑魏境其四行檢早汚逮宜出削者
張子麟董瑞陳森周金張縉張璜崇儀安金汪
峰楊一清楊一洪劉榮趙永領昂臣圖上亦不
報先是給事閻闕亦以指斥當路出爲僉事或
謂嘉疏閻所草也御史向信言史道倡爲異說
以惑人心曹嘉衍爲評品以犯公議皆閻闕鼓

綠菴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一

之而御史劉廷簋亦言三人結黨排詆忠良於
是復謫道金縣丞嘉茂州判官閻蒙自縣丞御
史胡效才言一時逐三言官不可示天下不報
無何廷和以議禮忤

上于是廷和去澤與宇亦去而九疇復以主番
事逮論誣罔輸戌時張桂驟貴用事欲排廷和
黨以璦與廷和故有怨且才足使也則力薦璦
授以爲兵尚書提督陝西軍頗有勞尋改吏部
尚書謚恭襄澤歸尋亦卒隆慶初以給事陳瓊

言贈少保謚襄毅

王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穎敏多筭凡天下兵
馬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偏裨才否一覽悉記
無遺正德中羣盜從橫山東劉六河南趙鐔巴
蜀藍鄂江西桃源華林瑪瑙多者至二十餘萬
攻城殺掠兼以北 西番羽書旁午瓊爲本兵
捐畫悉合機宜 嘗寇山西得利踰歲復獵境
上佯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請集諸鎮兵據
山西要害 果入山西我兵大敗之進少保太

綠菴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二

于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指出瓊進少傳贛
州盜大起王守仁時爲巡撫請得便宜行事瓊
才之咸報可守仁果以次平賊瓊再進少師太
子太師宸濠反報至廷臣咸惴瓊曰吾已用守
仁上游度卽成擒耳亡何捷至瓊素惡吏尚書
陸完完以罪去瓊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
狀

詔下獄廷和欲論瓊死已得戍遼左廷和罷歸
瓊上疏自列譴爲民會 大入陝殺掠吏民楊

一清方徵還難其代

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加振刷焉犄角
逐斬獲二百餘乃疏言鹽池北邊 窺商
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來宜修塹護之然邊
地多風沙塹易滿請改築牆 阻牆不得進商
乃復來從之

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畧善騎射土番寇
肅州九疇爲備兵澤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
奮怒曰彭公當全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三

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諸將上乎乃勵士卒繕
壘堡捕繫番謀巴思等殺之 再入寇九疇輒
從間道入登睥睨從上射 驚疑曰豈其能分
身者耶號爲飛將云九疇之再坐戍天下冤之
竟死無有能白其事者瓊頗不滿於士論霍韜
獨辯其誣初瓊下獄時韜適自嶺南來問曰晉
溪何罪晉溪者瓊別號也或曰結交宦倖濫封
爵亂朝政罪一軍功濫陞罪二賊傷善類罪三
曰若是戮宜也韜時守職方踰月閱舊牘語

人曰王公其寬乎宦者張永弟張富張容冒安
化功江彬許泰冒甘州功得封伯內閣畫勅兵
部填紙尾第曰如勅行無濫辭也故事以軍功
封者兵部上功內閣擬勅今四人封勅皆自內
閣無關兵部則倭倖濫封亂朝政者爲誰故事
獻捷撫臣議奏後臣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
覈乃擬賞則軍功濫陞者又爲誰彭澤故有大
功而失計于 密功罪不相掩法也范鏞擅用
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公韶枉抵誣瓊變任吏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四

部遷公韶秩乃謂賊善類乎韜善葦與廷和議
不合者也

唐澤字需之歙人初令平鄉邑苦水患築堤百
十八里民得稼藝遷刑部主事會北畿撫臣甯
杲倚瑾貪功妄殺瑾故庇杲

上命臺諫往覈杲益飾詞澤廉得其實請繩以
法瑾叩之從即中出爲福建副使剿賊蘇世浩
等七千餘級以功進浙江按察使以父喪去補
四川按察使賊樊紳借稱王號澤至悉平之晉

陝西右布政使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等處甘肅西邇密先是土魯番奪哈密印據其城數侵邊境而日以印爲市遞歸還奪我自楊翥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者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印竟不返兵尚書胡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澤與御史劉濂疏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密迹有已然理有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滋震之以武則力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母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五

黷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彼此俱寧不則禍連而不解此必然之勢也蓋師戒輕舉寇難橫挑其大者有五焉尺藉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尾刺之援進則無資彼合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夷未蘇赤斤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苦東北苦戎并力則提襟深入則枵腹五也况密遠在積

材狼是鄰強驅垂亡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

疆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爲今之計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蒐乘補卒備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蹈瑕邁釁惟吾欲爲招厄刺城瓜沙興密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朝議是之無何土魯番以四千餘騎入寇忽病疫不能冒衆請急擊之澤曰爲中國患非一日矣縱今日殲之其種類可勝盡乎曷若因其危而惠輯之彼雖豺狼可以恩搜也乃遣醫診治而耀兵酒泉以震之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六

各東向稽首泣誓不敢復反澤恐變詐爲籌畫以狀聞於是蒲速兒出叩獻城懇求貢詔許之澤復條陳分捕兵屯以定安壤斟酌遠近以專責成撫選番夷以備征哨振作將士以嚴防禦量征本色以備兵荒查發益銀以足軍儲西鄙自數用兵後食甚匱澤闢蕪地數千頃募民耕種官給牛具子粒興水利設桔槔而令官率也長時其播藝稽其數之上下一年收

二年倍之三年始入其稅儲粟至數千

萬晉戶部侍郎兵尚書瓊力舉澤自代廷議以
西鄙未靖請改澤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無何
卒于涼州澤臨歿嘆曰河西之民何日甦也瓊
之再出銳欲復密後心知其難卒從澤議
密之故土我雖不能終有而邊境之民少得息
肩矣澤謚襄敏西人至今思之

吳士奇曰王恭襄長於用人豫以待敵卒使文
成撲滅寧藩若謂恭襄貪則賂孰如濠必不賂
人者孰如文成是非易辯也或又謂其好睚眦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七

中人無亦以累修郤於彭襄毅乎然彭之經畧
密亦苟且報命功不掩過胡端敏蓋嘗言之
至既歸夢中猶呼殺賊則雄心未已也九疇雖
善籌邊亦病用壯唐襄敏當師久無功之日廟
堂好大之議漸息而徐以撫綏之策進故中外
不阻而河西之民少安焉夫以彭王之才並顯
疆場而互相排擠此屈則彼伸此伸則彼屈幾
與西戎相終始則是悍敵未破而干城先自殘
也當時柄政者楊文忠最能籠絡一世之英雄

如陸完諸人者卽瑾永彬恭之輩亦善御之使
不吾忌而獨不釋然於恭襄何哉使楊文忠能
容恭襄則必無襄毅九疇之禍使能以容恭襄
者容張文忠又豈至激而貽朝紳之大獄哉何
也王故才士而張議本乎情才者衆之所推而
情者人心之所必不容已者也夫使
上抑於情下憐其才而楊文忠徒持一理以勝
之此張所以得乘間而王愈扼愈揚也

張芝程金傳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八

張芝字廷毓歙人少而讀書意氣勃勃輒以古
人自負弱冠登進士除評事數決疑獄弘治中
孝廟下詔求言芝嘆曰使吾効一官第以一官
見功耳幸居不諱之朝請得備陳中外事頗不
廣歟屢上疏無慮數萬言多採行者

武宗初立閹瑾用事芝極論時政關失請正體
統以收威福保鴻業言甚切直通政司恐忤瑾
止不敢進而芝已外補僉事禁奸正法風采凜
然以母喪歸再督廣西學政勤于造士手編伊

洛微言以示諸生會蒼梧樵反芝爲監軍討之深入賊巢以計盡其矢石賊既俘芝以勞得疾乞休不許進荆南副使卒年四十一無子芝故貧初廬母墓時與諸傭雜作相樂也嘗笠而蔬客聞其賢入山訪之逢芝于圃以爲老圃也問曰此間有張芝者居安在芝指前草舍客抵舍竟無應門者見諸傭皆憇舍前樹下客復以問諸傭起對曰此吾主人翁君欲見之乎遙指芝曰彼畦者是矣請少待之吾主稼事未畢不來

綠菴館徵信編 卷之四

十九

也其人大駭曰吾乃遂失張先生至呼先生名甚媿俗眼不識青門趨去諸傭固留之客終不顧恐復由故道慙遇芝輒踰山而走芝還更衣肅客傭曰去矣徐申客語芝笑曰客何見之淺也山中人而嫌于名乎吾卽追客客終不返立趣傭往送之曰此故鹿豕居無驚客客亦竟不知爲誰郡守嘗餽芝十金託客爲介芝不應但書於几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客還告守守益重之芝與學士楊

廷和祭酒蔡清相善及死廷和悼之曰廷毓無福天下之人無福芝沒繼室吳氏僅年二十二而芝兄邑諸生張教亦蚤卒教妻汪氏年二十尤亦無子與吳氏並守節部使者旌其門給米帛終身

程金字德良亦歛人舉進士除南京工部主事筦庫出納庫有奇羨故事以供部尚書及諸郎具竿牘治釀錢金獨持不可諸郎以例來索金不欲重違其請則自取諸舍中橐應之由是諸

綠菴館徵信編 卷之四

二十

郎相戒勿再索出督儀真嚴兼視漕金令諸閘啓閉必以時撓者必以法有客而藉貴人寵者卽至閘閘已閉客輒啓閘守者不可則撻役夫金怒縛其舟人徇之市由是諸疆有力者皆辟易時江西有大賈豪儀真故通諸蠻酋長爲奸利會督府徵蠻兵至諸酋長主豪家藉督府令集舟載兵境內騷動市人赴金訟豪狀金立捕豪豪急則走鄉人南考功郎所以書爲解金不聽卒收豪以徇考功怒會計吏署金浮躁太宰

詰考功程郎廉吏何故見坐考功佯曰此故沮
漕者漕司移文暴其過耳時治漕者鄭端肅雅
賢金其移文則他有所指而考功借以修怨耳
移安吉州同知時督府方令材官蘇州兵金以
爲擾格不行尋倅長沙再貳河間轉戶部員外
郎進郎中出守漢陽時中丞汪道昆填楚金同
邑人也乃疏守廉直漢陽都江漢間最爾不及
一大縣可臥而治耳承天

先帝湯沐其重什倍漢陽請徙金當事者格不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二十二

行頃之上計吏部吏部老金將遷鹽筴時汪中
丞已晉少司馬語吏部曰漢陽廉吏奈何予此
豈以其多鬚且班白邪乃尚未耆也吏部乃止
金復還郡然卒無知者遂快快投劾歸貧甚歲
奉多不給客至輒典筒衣供具會司馬亦歸田
時過之金嘗從所親問米價所親以其貧也囊
米餽之金艷然曰旦日誠絕糧然終不以其故
受外來餉家居履不及縣簿之門車不及城府
歲課二蒼頭各治五畝時至報從田畯躬督之

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弊弊焉力二五畝
鍾之田何倒置也司馬曰客言過矣王者天民
民天食食家食而自食其力庶幾不倍天民息
勿論也金與人抵掌論事析是非若秋毫難者
百端無兩可卽杯酒細事必盡其辭家居二十
餘年鄉曲譽日起郡守以鄉射賓之晚而喪耦
尚未有子更娶劉氏初亦不欲名之適也劉氏
正色謂金請得正名妾乃爲君儀于內金異其
言從之時金老矣而劉尚少事金唯謹金故以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四

二十二

莊見憚劉氏無不當其心卒無子金病革劉氏
豫爲治喪事及沒哭之盡哀不食十日竟死
吳士奇曰吾鄉山峭水冽士女多奇節督學雅
稱廉吏而吳氏不愧其夫嘉靖中汪忠愍淑人
亦以烈死夫忠愍死賊刃淑人痛夫非命一時
激于義氣漢陽白首終天年人誰不死而劉氏
竟以身殉也則當正位成婚之日卽其自分必
死之日論者謂漢陽苦節何異鮑焦漢陽死廉
劉氏生烈與督學後先齊芳矣

卷之四終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五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徵士傳

孔子以邦有道貧且賤爲耻者耻碌碌之庸伍而驕語貧賤者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其世亂主昏而禍患當前也則鴻飛冥冥以避戈者之篡卽庸夫類能之豈必高蹈之士哉故堯有箕山武有首陽漢有桐江千載高其風而歸德于三君以非三君不能成四子之高也夫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五

一

富貴功名名人主所持以羶悅天下者也而志功名者富貴不以動其心兩者清濁分焉卽富貴之中亦自有二途故士有能揮金于不顧而未免欣動于功名者方貽有道之譏而當世操不貪以取士亦什得八九焉其人多膺顯秩致崇階或以比蕪賈之五云則有能不沒于利者取節焉可矣况夫爵祿兩捐功名並謝蟬脫塵埃之外豈不稱翩翩佳士哉

高皇帝甫下金陵卽旁求岩穴之逸士而是時

若朱濂劉基章溢葉琛輩皆以應辟至乜又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

明詔求賢終

高皇帝之世屢諄諄焉至釋氏郭傳亦以賢列于金閨猗歟盛矣吾獨怪夫伯顏子中者身處到隆之世而甘同鮑焦之槁也伯顏子中者故元臣也本西域人大父官於江西因家焉子中少通春秋五領鄉荐爲元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之陷贛州也子中募壯士攻城不克乃從間

綠滋館徵信編卷之五

二

道入閩以計復建昌浮海獻捷于元元授子中福建行省郎中累遷吏部侍郎使于粵未至而粵已歸附於我子中聞之墜馬欲死爲折一足乃變姓名隱於進賢之北山時有司已執其妻孥送京師或弔之子中曰吾身且不有何妻子之足念哉悲歌慷慨未嘗一日忘元嘗懷爲自隨曰如有強我卽飲此死耳州縣聞而義之不以聞也布政使沈立本遣使招之子中對使者曰通臣分當死今死晚矣乃具牲酒祭其先人

祭畢援筆作歌七章遂飲鴆歿豈所謂可以死
可以無死者耶時蔡子英亦以故元臣徵詣京
師

帝欲官之子英弗就也而

帝卒放之塞外以遂其故主之思歿子中非

高帝意矣嗟夫士非獨明良相遇千古爲難也

卽許由 齊嚴光之儔非遇其時惡能並夔龍

周召雲臺之士聲施後世乎故爲

明徵士傳而獨載失受主知而堅自恬者爲上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三

下兩相成也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篤學博覽尤精先天之學

元至正中授温州路教授棄官歸焉人稱爲靜

誠先生

高帝定金陵御史秦元之荐遇學識不羣

上以書聘之口予固 元入馭海宇瓜分豪傑

並爭干戈四起予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

古英雄創業非一人所能獨理和門雖多將士

帷幄尚乏主持願側席以求賢與詢謀而問國

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

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

實我良輔昔湯文徵伊呂先主聘孔明予不敢

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儻

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略非欲奮武實

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

始豈不倖與拱埃車塵起展素蘊葢丙申四月

八日也遇應聘至既見

上與語大悅日見親信旬日間駕幸其第者三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四

諸所謀畫多秘不傳甲辰

上卽吳王位賜遇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

上卽皇帝位遇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

首務三授翰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護以

衛士十人使供出入洪武庚戌遇奉

命至浙江還審有所陳賜以金幣除中書左丞

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

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馬狀

甚異遇獨引漢事爲諫

上大悅賜白金一錠除太常少卿又辭

上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自是每間輒召遇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遇徐爲解

上故威嚴獨俯聽遇嘗論遇曰先生老矣有子其以侍朕遇頓首伏地辭曰臣三子皆幼俟其長圖報

上悅賜兼金對衣富是時

上之寵禮遇諸公侯卿大夫無與比者甲子秋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五

病間醫踵至竟以處士卒

上震悼不已遣官賜祭加東園祕器賜葬鍾山上所賜遇詩文翰墨甚多并遇所自著述皆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遇弟曰中復永樂中爲翰林待詔善繪事遇子曰欽誠恭欽誠早卒恭由鄉貢累官工部尚書

高帝雖以武功創業願喜接儒生時鉛山龔敦學博行淳孚於鄉里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荐之徵至京洪武十三年秋

上坐武英殿西廡引見諸儒使各言志皆曰不敢上負

聖主自棄明時

上大喜始制四輔官以王本杜佐龔敦爲春官杜敦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官冬官缺令兼攝杜敦壺關人勤苦力學精通易書詩吳源興化府儒學教授與王本俱儒士以行誼著聞

劉于吉之末豐人也國初以賢良徵尋謝病歸洪武四年復召于既至見便殿

綠滋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六

上諭曰爲學當效用於世子何辭焉于曰臣在前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官不利今幸逢明盛之世凡有血氣咸思自見臣非水石豈獨無嚮用之思但臣年齒已衰恐負

上再造之恩耳乃聽其歸是時又有鮑恂余詮張長年並以明經耆儒應召至京師皆以老疾辭

上不彊之仕俱放歸田里

周文者

成祖在藩邸之舊講官也

成祖登極驛召文至京賜襲衣銀帶鞍馬以爲翰林侍讀學士時燕邸舊臣皆驟通顯被親禮而文獨固辭乃聽以學士致仕賜金幣酒餼歸焉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少司成溥之子也少而穎異讀書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爾吾亦可爲聖賢乎獨處小樓足不下者二年衣食不給風雨不蔽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久之名益籍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七

籍輔臣楊溥深重之兩召不起天順中石亨居要欲收天下名賢請聘之

上問閣學士李賢曰與弼何如人賢對曰高蹈之逸民也自古明王莫不夢卜求賢徵山林隱逸之士

皇上聘與弼此熙朝盛舉也

上曰善乃遣使賁

詔加束帛以迎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

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

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猶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久之未至上數問比至通州賢入告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八

上問賢宜授何官對曰與弼儒臣宜授宮寮侍太子講學

上命除左諭德更爲館次供具

上親召見于文華殿與弼再拜謝徐辭官及幣

上曰前與弼旣前

上曰久聞高義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深嘉悅幣以將誠官以命德何爲不受與弼對曰臣草茅賤士以少多病杜迹山林不意虛聲誤荐牘

聖明過聽勅書束帛造臣臣不勝愧感力疾走謝闕下以答

皇上厚意第臣年六十八衰朽不能供職

上曰重卿學行特簡官僚煩輔太子與弼再辭

上曰朕知卿不樂仕進故不煩以冗務特任卿

官寮之職與弼辭益力

上更賜幣及酒牢餼廩遣內臣牛玉送於館次

上起顧賢曰此老非迂濶之儒其勉令就官與

弼退稱病篤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五

九

上諭賢曰固辭雖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

乎欲觀秘書可勉就職即欲歸且俟涼月朕亦

不固留以違若初志卿為朕諭此意與弼固辭

留邸二月求歸益切賢為

上言與弼本欲事

陛下第老且病不勝任幸

陛下憐而許之

上曰果爾亦不彊若賢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

終加恩禮

上曰其復遣行人送之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賢頓首謝當是時

上方復辟石亨輩用事士皆節于仕進而與弼

以一布衣忽蒙

天子特召授之顯秩朝士皆駭且疑獨賢以上

賓禮禮之與弼日接荐紳第冠田間冠且倦于

報施中貴人或以為言賢曰王者必有不賓之

士若無求多為也與弼陳十事乃謝歸

上復賜璽書曰朕惟自古英君詎辟莫不求賢

綠滋館徵信編 卷之五

十

士以臻治理故即位以來深思先務莫急於此

聞爾與弼懷材抱道嘉趣林泉特遣行人齎書

幣造廬徵聘爾乃惠然肯來深慰朕懷欲煩輔

導東宮特授春坊諭德爾以衰老固辭朕堅留

數月爾數稱病乃知爾本心非不欲仕第以疾

不能供職故耳於是特允所辭且以嘉猷坊朕

足見忠愛之誠仍遣行人王惟善送還故里賜

以銀幣用表至懷復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

供膳爾其優游桑梓安身樂道以度遐齡倘精

力未哀尚其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教垂世之意歸舟遇風搖蕩幾覆衆皆驚惶與弼獨正襟危坐久之風息衆問故與弼曰吾守正以俟耳過留都縉紳皆出江上候之多辭不見或問與弼既出而復還何也與弼搔首曰苟全性命而已卽卻起時有議與弼者以爲此舉出石亨意何異蔡京楊時之荐與弼不當就然一出旋歸後亨坐誅而與弼獨免於人言亦其先見之明歟章懋嘗論出處以與弼得第一着陳獻章爲

綠菴館徵信編 卷之五

十一

第二着羅倫爲第三着而自云我輩又第四五着矣與弼所著有語錄雖未過人而風格高邁質任自然胸次灑落其論學先涵養性情凡遇逆境力爲含忍久之益渾忘自言平生學之得力處全於患難中又曰宦官釋氏此天下大蠹二者不除而希治平難矣於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以註箋爲無益深病宋儒語錄之繁海內稱爲吳聘君卒年七十九時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義理與弼雅重之陳獻

章嘗以周易疑義質之與弼與弼曰君過清江其叩龍潭老人獻章乃往適海雍犁田雨中簑笠乃更衣延獻章至其家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獻章嘆服既去海雍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康齋與弼別號也

吳士奇曰孔子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乃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則千古所未有而于遇僅見之蓋視子房之辭封尤過焉劉子周文恬退爲高脫然世味與弼以草莽之儒膺蒲輪之

綠菴館徵信編 卷之五

十二

辟召對便殿

天語溫 and 復成其不仕之節遣行人禮送之歸天下稱爲盛事則

英皇之聖明與李賢之相度卓越千古矣

殊行傳

殊行者篤行中之殊異絕俗者也余故更表而出之

趙祥字景德永平人永樂初從父百戶亮守金山年十四爲島掠去日本王召見悅其聰雋

留侍左右改名元貴因使受學焉長而授官且
爲娶婦有子矣然祥意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
諷王入貢宣德中陪使臣至因上疏陳情曰臣
少遭 掠抱鬻痛心流離異邦困頓萬狀今幸
生入中國茲乃天意夫豈由人伏乞俯從臣請
得還故鄉

上方以德柔遠不欲留其使臣使暫詣金山省
親祥至則父已歿獨母存耳母大驚曰兒失已
二十餘年猶識耳中有赤痣視之信然母子抱

綠菴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十三

頭大慟左右隣里皆爲悲傷祥重違

上命乃別母去既至日本啓王以

上意日本王義以歸之復遣祥入貢申前請

詔還祥襲父職祥事母備極甘旨聞言及故父

輒爲哽咽流涕母寢疾三載朝夕侍左右及母

卒哀毀骨立以孝聞祥博覽經史通左氏春秋

善吟咏卒年八十餘

王原文安人方在襁褓父珣以困於里役乃語
其妻張氏曰吾卑弱不能當戶卽有薄田數十

畝歲入尚不能支役吾將逃焉汝母子守此力
耕勤紡績庶可存活勿復念我張泣留之珣一
日忽去莫知所往張撫原獨居原少奉母孝及
長問父安在母曰汝父爲貧累不能顧我母子
避後逃去今二十年矣淚下如雨原痛父吞聲
不能言既冠娶婦甫月餘跪母前曰兒將訪父
與俱歸母曰兒過矣父久出遊卽生死不可知
兒安之原仰天大號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
兒不得父不生還泣與母別初去逐鹿轉而東

綠菴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十四

行徧走齊魯間數年矣一日至田橫島時日已
西斜颶風甚急禱於叢祠因宿焉夜夢入古剎
正當午刻僧炊廬下原前求食僧與飯一盂曰
此苾芻也味苦吾爲汝澆以羹羹乃肉汁祝曰
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祠門軋然有聲驚而覺
一丈人策杖入問原奚自原以實對且語以夢
丈人曰日當午南方也苾芻草根附子也調以肉
汁附子膾也若可急去于山寺求之原如丈人
語趣清源而上渡淇水入輝縣聞縣之帶山有

夢覺寺原心動步雪造焉至則寺門已閉原宿於門外天將曙一芻者出見原問曰少年何方人原曰文安人以尋父來此芻者曰爾識父之貌乎曰別父時尚始孩不識也引至禪堂僧法林哀之予之食寺有火者法林故知爲文安人意或爲原父因召火者出指原問曰汝識此少年乎火者曰不識也法林曰汝同邑人盍相問焉不數語原大驚曰吾父也歔歔相抱哭諸僧皆發慈悲心然珣絕無歸意語原曰委妻子已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十五

二十餘年何面目復歸見汝母乎汝急去吾竟爲輝山鬼耳原以頭觸地卒珣衣向法林大號法林曰天作之合非人力也強珣行因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併述其始末以付原珣歸年已六十有四原後生男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二十有二人鄉間以爲孝感之餘慶云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以罪謫戍雲南謹甫六歲輒問家人曰雲南在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謹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欲治裝尋父所親曰雲南萬里少年將何之謹曰爲父豈憚遠乎遂行時滇初服道路梗阻歷六月始抵雲南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俄而父患瘋痺請以身代而法戍邊者年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謹復歸携伯兄子以往而伯兄子尚孱弱謹又歸鬻家貲以佐之蓋三返始得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十六

歸其父而家已破幾不能爲生謹力供菽水曲爲承懽督學使者張倬獎焉爲傳其事姚伯華桐廬人元末兵亂桐廬在浙上游當寇衝日苦剽掠民不聊生走匿山澤伯華時年二十未娶父母俱六十餘而家頗溫乃挾資奉二親走闔原山中猝遇盜各散投林莽間父窺盜過出呼其子不虞後盜又至遂爲所 母聞急挾貲馳救盜併驅之去山路崎嶇夫婦老不能行號焉盜怒並推之崖下明日盜稍退伯華追

尋父母不得哭呼天忽有人指之崖下者趨視之死矣伯華計盜復來意以二被裹尸擔之從間道奔桐江夜無舟渡俄漁人棹小艇來載登南岸復擔至姚家山採木葉掩尸以木錐掘土既饑不任又慮盜窺覲也晝伏夜作踰宿完成負二骸殯焉痛哭嘔血去

明興逃民各復業於是伯華始歸其鄉孑然一身乃往依族嫂爲娶婦楊氏生三子家復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時時悲思計親遇難時

綠蔭館後信編 卷之五

十七

乃仲春而未知其日每歲當仲春則終月蔬食不茹葷冬月獨擁爐泣淚注灰爲不然或謂之益嗚咽弗能已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聞者皆爲感動始伯華逃難之日因乏草履幾不免乃以一銀釵購得之於是間卽手織草屨以施貧者而弗取直終其身如是有孫八人吏部尚書夔河南叅政龍其最顯者伯華有兄伯榮洪武中爲永城尉以事下獄既釋而外其內弟火尉骸携歸匿之始伯華曰得錢兄可償

伯華信之謗所有不足復與田四十餘畝與之既而內弟曰不意而兄病卒幸弗累家吾已收其骨歸矣衆知爲所紿欲暴之官伯華曰得兄歸堯足矣竟不問前金

崔鑑者燕人也父佑嗜酒不羈耽魏媚鑑母王諫不聽媚恨王購其短慝佑每被酒輒窘辱王篋楚之媚益肆一日佑出媚語侵王王復之媚怒擊王破其面王忿入室撫床泣忽鑑自塾歸王見之益悲慟因謂曰吾爲媚所構被辱萬

綠蔭館後信編 卷之五

十八

狀今且自引決爾善自愛鑑泣且怒曰媚敢乃爾母無慮也語畢入舍挾刃潛躡媚媚適掃室猶口詈王鑑從傍刺其左脇媚隨斃鑑藏刃牖下出走數里忽自念曰吾殺媚而父不知必疑母吾走而母無以自明必被逮吾殺人而令吾母抵罪乎哉復歸舍時佑果疑王殺媚已縛王將置諸理鑑至請解母縛曰殺人者我也母無與愛不信鑑曰若輩不吾信吾乃尚存牖下視之果然乃釋王執鑑事聞

詔下法司議司寇爲議緩死故事減死者悉發
伍司寇以鑑幼且情可原併釋之廷尉奏曰臣
等竊見崔鑑所犯母子之情根于天性雖冒重
罪志在全母司寇議是

詔曰崔鑑旣爲母冒辟情可矜卹其原之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母病癰當夏潰臭不可
近嗣興燂湯洗滌執扇驅蚊蚋月餘始愈母又
苦積氣逆擊上諸藥不效或語嗣興云股肉可
療疾當祝刀俟其自躍刳之嗣興叩首祝刀至

綠蔭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十九

破額流血刀弗動則迫而強持刀自刳其股爲
羹以進時母不食五日矣啖之忽氣銷如失母
思芟食時芟始華嗣興解衣入水覆芟葉覓之
脛爲赤腫不得乃號於水濱曰神明不相我乎
俄得三芟嗣興故長者賑貧不欲其人知隣王
氏媼家無擔石之儲臥病不能起鷄初喔嗣興
以錢二十緡投王門隙中不告而去有告羅者
其人鵠衣百結嗣興憐之直僅五千嗣興伴爲
不知詰曰若直十千耶意倍與之粟子莊洪武

初擢禮部員外郎嗣興病革言不及家事惟曰
死生恒理其語吾兒善事

天子母以我爲念

劉和字士元吉水人喪母廬於墓左朝夕哭臨
會大風拔木伐屋獨和廬自若虎數過不驚人
始以爲詐已而信之相往慰問而不肖者惡其
異已僞爲盜乘夜火其廬執而楚之和抱木主
走近墓道院中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
外寢初和年十三父溺死池州和痛哭嘔血後

綠蔭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二十

經其地輒設奠江清悲號招焉同舟皆爲墮淚
平居寡言笑不喜戲劇有侮者忍不較自號耐
辱居士

何倫字宗道江山人事母毛氏最謹家貧甘旨
不足輒借貸以充曰非是無以慰母心耳母亾
蔬食三年以親喪未葬自謂罪人不與燕會郡
縣聞而義之乃貽以葬賻倫拜受不造謝或問
之曰吾罪人何敢履公庭乎初倫年二十七始
讀書從王文成講學於越旣與王艮王畿諸賢

遊晚復受業於湛若水倫和而介足不入州縣門邑令有欲見倫者適倫族子苦於役令曰若趣倫來吾且免汝族子強之倫竟不往故族人怨之里有酣酒者故擠倫溝中同行者欲毆之倫曰此飄瓦觸舟者類也奚校爲夜被盜倫覺之而不呼盜旣取器物盡更取釜乃從容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大以爲愧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其人自是亦改行不復爲盜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五

二十三

王芳字尚義大倉人家頗饒而好施急人之難嘗訪舊於小直沽適慈谿費生廷槐病滿旅舍芳與語嘆曰此奇士何乃困頓塵土中移之寓所與共寢處明年廷槐以夢不祥急欲歸芳爲僦舟與俱行晨興輒焚香誦經爲之祈禳會稍愈尋又病便溺狼籍芳躬爲滌除絕不形於色廷槐感泣曰吾何以報先生舟次呂城廷槐病革索筆作家書涕咽謂芳曰生平心事百不一伸天乎已矣儻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勝

目之樞語畢而逝雙眸如生芳泣曰古今旦莫孰爲彭殤豈君達人而恒化邪摩其睡者久之猶不瞑芳乃舉其首枕之股而拊膺號曰費君費君四海一家誰非兄弟而戚戚乃爾乎且君有四弟兩兒親養有託願無長恨忽喉間若然有聲目始瞑樞抵虎丘暫厝於半塘僧舍廷槐父踰月至移櫬歸舉之弗前無何芳以絮酒來祖櫬乃前環寺門觀者嘖嘖嘆而異之

錢瑛字可大吉水人生八月而孤元末盜起瑛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五

二十三

與妻張氏奉其祖及母奔廬陵之李坑李坑路極險隘盜追及之祖被盜縛瑛急詣盜乞以身代則并繫瑛瑛乞死不已而祖亦訴老無子惟此一孫寧死我兩人交請情極悲慘賊憐而兩釋之瑛方脫時母亦被執張氏伏叢薄中見賊執其姑出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縛我賊熟視張氏良久乃解姑縛張氏旣就執以所袖雙鞋泣與姑訣曰婦無用此矣睥睨姑去稍遠乃大罵賊死之天下旣定有司三以可大荐三以親

老辭祖故有樓時棲焉祖歿可大每登樓輒涕下名曰思樓然其爲人故負氣里有劇寇殺人
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子遂志爲山東按察僉事

施氏女婺源人父母歿而遺弟僅二歲女尚未字人家頗厚於貴女恐既嫁而族人不和於孤子也乃貞不字願以鞠弱弟於是散家產什之一以徧遺親族親族奉女之高誼且戴其德也遂不復忌孤及孤長女爲娶婦時女年垂四十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二十三

矣親族咸進曰不有姑也施幾不嗣姑之爲德大矣今弟已有室而姑尚未適人其卜壻以畢婚嫁之事姑謝曰妾自背二親之日朝夕凜凜惟恐隕於厥宗今徵諸君之力孤得成人妾不能下報二親尚隱忍苟活愧程嬰多矣何嫁爲弟跪泣以請姑亦泣曰我生死則隨正女也若勿強我遂聽其志終身不嫁焉既歿國中紳士大義之爲文以祭而私謚女曰貞孝姑古稱未聞姑於廟者今施族日繁而其家廟春秋奉

姑祀如祀祖妣焉

吳士奇曰麴祥懷親於絕域王原索父於窮荒劉譔年十四而三走滇徼伯華擔二骸而夜奔桐江崔童爲母殺娼嗣興祝刀自躍劉和樂廬虎窟何倫禱語化賊王芳萍水殉友張氏以身賜姑施女撫弟不字其事似癡似慙似汚似怪似迂濶而不近人情然張氏終不辱身謹父竟得釋戎伯華祥發後裔至於夷王義而歸其臣山僧義而歸其徒族黨義而恤其孤虎義而達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二十四

舍不傷賊義而置釜嘆息司寇義而曲法伸情股羹再啖母病旋瘳絮酒泣祖喪車始進誠能動物於斯益驗而獨不驗于劉和里中之惡少何哉夫至恣睢暴戾者無如盜然是貪也而非妬也盜賄也而非盜名也語曰趨利如蠅趨名如虎貪者猶可以義而觸其心妬者反以名而益增其忌夫孝而爲人所嫉則忠直不匹之士又何怪排擊之者衆乎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余於劉和事益有慨焉

貨殖傳

民生有欲而惟禮防其涯也上度于禮則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下制于禮則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惰其效至于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者志定故也故萬取千焉而濫則諸侯貳千取百焉而濫則大夫貳百執利權者猶不能以強取也況士庶而無厭誰其與我語曰人富而仁義附焉夫既不義而富矣義利能兩持耶爲富不仁之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二十五

澤母壅殖自封以故富商鉅賈無所牟大利而細民皆得仰衣食之原亦既政平而民用康矣請述中外之利藪而畧舉一二能用財者風焉蓋昔言富者無如鑄山煮海之利而今并筦之官失錢第可行于都會亦苦積而賤直賤直則民病余爲南計部郎嘗議云部臣目擊時艱公私告匱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二十六

題請行錢詎惟佐國之急亦以因民之利今既以錢壅而驟賤勢難強民以從我卽強齊之而民不便則錢愈壅而不可行夫欲疏錢法而使錢三請得軍餉與什之一商價則什之二物飾則貴賤極則貴此爲不禁而價自平者也第爲目前計又不得不酌時價而稍增之原議每兩千文請爲千一百文何也窮則必變法貴宜民况錢法之行本

國家權萬貨之重輕毋授人利秉公九土之山

朝廷公平之政原亦昂其直而與之安有坐視其賤漫不加恤者如官軍固當優給至夫各商

則有斷在必行而不可再壞者志開搭貨之法是也貨者內府所受各郡之輸布而酌商受部直之多寡以當價十之一者也兩府原各爲出納我費出於無經彼貨積於朽蠹一持法而彼此流通萬省千千省百矣有當體其情而暫爲之所者今加錢之議是也既已裁其價貨後三之一焉而又陰虧其錢直何堪乎節其多者而姑寬其少者我之所確然不易者令甲而未嘗不軫恤者民情卽攘攘而至者未有不服者也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二十七

斯又哀多益寡之微權我可暫施人可暫受以待價平復議者也其次議爐夫既出之者寡而鼓鑄如故則錢積於無用之府矣其不得不減鑄者勢也顧歛貴歛賤特偶至之情而可大可久乃生財之道奈何因咽而廢食且此執爐錘而服役於官者皆招之來者也今將簡冗役於千百之中而曰某當留某當罷衆必置請爲二班班各百二十五爐而輪役之明示於衆陰爲裁抑此朝四暮三之說實均平畫壹之

次嚴私鑄之禁夫其賤值而貳我市價者皆此輩爲之也官方以壅滯減鑄而彼乃乘上之緩以急售是以利藪貽若也錢壅如故耳夫其私鑄必有所其廣布城市必有主家豈一手一足之力懸賞格募民告奸犯者一切治罪則賞罰明而私錢息矣尚書曰如議而是時張京兆朝瑞善余言亦欲行之府西邊則有茶之利半以易馬邊軍賴焉計天下之爲煮鹵者十二曰淮南北曰兩浙曰長蘆曰河東曰山東曰福建

綠藻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二十八

曰廣東曰安寧曰黑白井曰五井或風化或日暴或火出其名亦異惟淮南爲大富人子操百萬之具左右運無壅關每放舟上下蔽江數千百艘艘可當數千金全楚與江右之半皆仰給焉樵十有五曰崇文曰河西曰潯墅曰臨清曰九江曰杭州曰荊州曰夏鎮曰南旺出留都者曰龍江曰蕪湖曰水西門曰北新關曰揚州關曰淮安關乃今無地不樵矣或謂病賈夫買不足則高其值庸何病獨苦貧民耳往時民月一

肉食者今遂終歲茹淡而食半菽者已菜色矣
安得布菽食糜之類繁而不稅詒民屬饜乎以
全力而蠲此則太倉一粟也四方都會南則蕪
湖北則臨清水陸輻集百貨是府其次蕪杭紅
塵萬家機聲札札男子飭力又多婦功顧爲精
糲以耗食作淫巧以蕩金錢楚則武昌荆襄其
地關多陂澤有稻魚菱菰之利粵則廣州其地
濱海 船多珍怪有持不盈掬可當數百緡者
時隨波上下出沒閩漳泉之間明王不貴異物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无

而兩地以此致富焉蜀則成都雖在萬山中其
地獨平坦水旱無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
信哉北則徐濟汴洛蒲解西安皆四方貿易之
場遼陽滇中別爲一區斯又東南山海兩都會
也黔雖近滇土最瘠東西粵肥瘠亦相去遠甚
大抵江以北民多本富耻逐末長六畜植梨棗
藝菽麥有先民遺風惟秦晉諸郡亦操重資賈
於淮海與新都人埒焉江右地瘠無所貨獨饒
之陶其器徧天下其人半四方游食眇者春蹶

者搏力者墮巧者繪各程其能以次食一市而
工十餘萬以故苦爲生者賴以全活而奸人亦
窟其中大率新都地狹狹則不任耕江右土磽
磽則雖耕不給凡天下行賈獨江右新都之民
多然江右所業微細非如新都大賈操重貨致
不訾若夫三吳之梁吳興之甌關陝之崑山西
之棗雲間之布興泉之館吳粵之桃閩之冠白
下之寫楚之鞞滇之削湖之管歛之墨吳之箋
蜀之扇莫之馬南之舟北之車漳之肩輿浙直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三十

之圖籍奇裘之子別爲古玩以至果臝藥餌銅
錫材木之類皆民養生送死所必資不召自來
各以方至此無處贏彼無居詘各安其業利其
利豈非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者乎夫民
也圭撮而入之捐親戚走死地而得之饘於是
服於是而忽語之曰爾其以義施欲出如糞土
此中才之所忍不能割而庸夫之所怖而卻走
者也故當其無事雖有力者不能強其所不堪
及智盡能索或因於多事或嗣愚而益累乃悔

財之爲害而嚮之爲耳余嘗見一僧病且革
握床交臂而泣其徒亦泣初第以爲未了生死
者也有頃病僧上其手曰吾臂有數十繒平生
戮力所積今已矣安歸乎其徒聞言不復應爭
掖臂倒索於榻前立瓜分之不均而鬩僧怒甚
欲禁之喘不能語頤之而已有頃竟死彼所號
爲禪寂者也而猶爾甚矣夫利之移人也非達
士孰能破義利之關曙取予之衡乎當洪武中
而吳人有沈萬三者以資傾東南家已籍顧善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五

三十一

自匿至永樂中猶稱巨富而惴惴不保時入
賂貴臣綱是時間右以齒自焚之室而五卽
葵之鄭氏故號義門且幾殆非以干戈初定恐
利雄而爲亂資乎二正之世中貴人振瑾竊柄
天下之財半歸其私藏無何并沒入縣官李廣
者亦中貴人而有寵者也籍其家見中外大吏
一饋至黃白金數千顧諱而書曰黃白米若干
石

孝皇曰吾嘗享廣第詎能容此書乎

右乃語之故嘉靖中三張之敗亦坐賂章而是
時溧陽有史際者故南銓郎也人號曰史吏部
其先世以貲雄至吏部益有心計會東南大饑
吏部爲予粟數千石而嗷嗷者衆莫能徧給邑
北有廣莫潦溢早縮棄爲曠土久矣吏部心念
曰是可田但需役古有興作以救饑者夫歲饑
而誦于粟餘于力也吾試出粟以易彼之餘而
異時取償焉乃白之官度東南隅可瀦可防者
測水以準界而募民爲堤民携老弱至者趾相

綠藻館徵信編 卷之五

三十一

錯也環堤而募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
束計一役夫可兼食羸弱二人於是堤居者堵
相接如村落日出則耆耄者築者蟻聚堤上
夜則婦子嘻嘻臥而忘其身之流徙也深者爲
池環池爲堤堤外爲田別爲大堤堤北復爲大
池而竇其東南以通內池之水狀如同字奠則
廬居泐則散地秋而經始至明夏夏熟而罷所
全活數千人墾田四千餘畝爲圩者三池畜魚
之類疏夾植榆柳計所入歲可得穀千石儲之

以備凶名曰救荒滄吏部既罷官家居家益富士之窮者咸歸焉今南銓尚有官舍數楹爲吏部遺構而督府何棟亦善會計大放計然策致貲鉅萬顧不以自私而用之疆場所謂富而好行其德者乎杞人張廷恩者世居杞之西關闢地數千畝至其父徙家草營而以西地之半分予族人亡何父卒時廷恩年少族之豪負義而并侵其半廷恩白之官官不直豪杞地租畝百錢廷恩爲減租八十已又殺爲五十他富人子

綠蔭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三十三

以重租多曠地而廷恩土竟無不毛者計所入反倍以是居積益富然頗負氣用才布衣而雄河洛之間杞多水廷恩曰是宜稻杞人故不藝稻會稔而水大至衆竊笑曰誰謂若多笑幸耳今敗矣卽免于水徒爲佃有耳廷恩趣令佃曰崇土爲園菱稻爲箇箇各爲二稍多者倍之明日往于田第按箇與佃分而標之幟水殺乃載以歸是歲入稻數千石於是杞人大服其智也然其好施益甚歲凶出糶爲減直貧不能直者

期秋償至期不償者爲再期再期終不能償者曰公休矣竟焚其券杞人德之正德中官軍勦賊過杞廷恩犒師芻五千會杞歲頻凶兩賑粟千石有司大義之廷恩旣以富博名高於是大治廬于西岡垣塹重峻歸睢地曠故爲盜藪而廷恩終其身無警者夫亦善用財自衛矣後以誣被逮旣得白還乃太息曰嗟夫富者怨之府豈不然哉予好施者也而猶不免於禍况兒輩乎於是鬻遠田數千畝卒老於杞焉新都多善

綠蔭館徵信編一卷之五

三十四

賈而我吳亦稍自給以余所觀邑之兄弟而爭財者什九敗也昔曾大父克仁旣殫力起家分產而勞之千金曾大父固辭不受而是時吾宗有名景芳者正德中揚州守瑤從

車駕爲侍衛所困景芳出橐中千金各贖其欲守乃得脫相言未遇時與景芳相善而宗人又有名璉者亦輕財好施卒以家破遂爲市義者之戒近

國有大役宗人有持三十萬緡佐工者一日而

五中書之爵下嘉隆以來淮海以南富於財者賈則山西高氏宋氏韓氏新都吳氏汪氏田則三吳徐氏楊氏董氏迭爲消長云夫人棄我取居積之法也然亦有時淮浙業益非引不先舍本業而提一帝以居法曰非利乃有操此旬日致數萬者而效之者至併母錢委之桐爲下邑多茅山邑民以爲豺狼所居棄弗顧客爲斥而樹果至擅利數世乃有田海濱之廣野而五稔不得一入者故賈而惡蹕非其質也不取爲取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三五

賈之變也物極則返奢則不遜禮生於有亦蕩于有今時俗汰已甚矣一醖而費數金一出而從者成羣水陸之異輻輳並至鄉井之間青樓錯處無賴轉相扇惑少年輒慕爲高至有鮮衣躍馬而家不給妻子饔餐者非良牧孰爲之幅利乎三吳多大縣非仕宦輒以役傾產富人子益敦詩書故富而益之貴者善守富者也聚而芻耗者子弟之率不謹也財爲氣使者徽之胃而芻耗者江右之俗也土膏多蕪者燕晉

齊魯之郊也蕪者苦民稀可募而墾瘠者民不見可欲惡知非福氣使者如湯沸而溢溢必瀉可抑而降甚矣吳人之智也半居貨半力本而賈其餘以課子孫此奇貨誰爲居者故稱大賈當屬三吳云

吳士奇曰夫民一日不食則饑而軍國非財一日不行者也豈其不情而故屏棄之顧生之道用之有度侈則匱積則蠹無令用等泥沙又欲行如流水其以佐公家之急則義民其以犯

綠蔭館徵信編 卷之五

三六

衆所必爭則怨府故曰富家難富天下尤難富家者智取而仁予緣利以市義富天下者義即利予即取此爲因天下而不私乎民熙于野買恬于市無有不受命而貨殖者矣何以故凡貨殖者皆乘人之急以倍收者也無不足則無有餘此爲獨孳盈縮之權而六府三事之政也

綠蔭館徵信編卷之五終

綠滋館彙目錄

一卷

季漢書叙

桐梓縣志叙

貞苦錄叙

城陽山志叙

史裁叙

三祀志叙

蜀學政小叙

晉學政小叙

山西鄉試齒錄叙

山齊清供小叙

二卷

吳虎臣詩叙

水田別署會草叙

綠滋館彙

目錄一

谿上近菰叙

送尚寶卿蔡公致仕叙

送大中丞魏公進兵部右侍郎叙

送山西觀察馬公入覲叙

贈太醫楊近泉叙 洪母七十壽叙

少鶴程公六十壽叙

姊程母孺人六十壽叙

伯母朱孺人八十詩叙

三卷

重刊雲臺觀記

姚承菴始著疑問碑記

徽州府學重修碑記

遊大峨山記

四卷

汪惺我傳

伯謙先生傳

徐烈婦傳

吳氏六烈婦傳

王氏傳

孝烈傳

殷烈婦傳

選部殷公傳

五卷

綠滋館彙

目錄二

從叔鳳源公行狀 先大夫請狀

祭朱文公文 祭烈婦黃氏文

祭八世祖妣胡氏孺人文

祭誥贈恭人先妣黃氏文

祭宜生先生文 祭公妾文

祭楊景清文 祭先考封大夫文

祭殷銓部文 祭程野鶴先生文

祭諸甥文

志

天海建庵引

建水陸堂引

重修仁義寺引

水說

觀察馬鏡石先生像贊

從祖會堂先生像贊

午亭先生像贊先生有子曰仰亭

蒲隱居士像贊

吳母節婦方孺人贊

明成子贊

性蒲上人還峨山叙贊

祥叭領占上人贊

壽伯兄黥源七十巨石喬松圖贊

綠滋館彙

目錄三

祠鐘銘

士箴

官箴

自箴

哀辭

禱亭驛賦

七卷

江西司商度支考

錢法議

三寶各安其處

智者應難於利害

八卷

江西丙午撰武錄策

九卷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蔡女還朝

明妃圖

題蕉石圖

彭蠡

除夕次芝山驛

秋日同何受所毛具茨遊神岡山

述意

送張近陽左遷楚藩

夜過東林寺

別燼峰上人

贈別

綠滋館彙

目錄四

客有白頭娶妓者笑爲妓咏

陵道雨

晚陟三峰頂

蜀道歌

過白帝城觀八陣圖石

巫山

喚魚不至

灤頡

天然橋

凌雲寺

山居

同鮑中素洪桂渚畢見素宿聖僧庵

峨山獨尊臺

不到寺

龍門洞

歌鳳臺

雙橋

福壽寺

沙羅花

遊天海遇雨復霽

送洪平叔還光祿

夜同去疾季常子建仲蔚越石賞梅值風雨

夜電見落梅

贈心月

賦得迎妾贖馬

送姚承菴還吳興

贈黃翼騰

送楊少簾

綠蔭館

目錄五

樓居

同昌國于蒲仲輝漢冲過胡六虛麓紫

春日同兄叔夏弟素臣飲濟美叔南莊信甫

兄夜至

漢冲館

十月丹桂

題江相如歸自蜀讀書秋山圖

綠嶠館

歸田

崇文書院

遊山展

書案落花

桂落

流水落花

走馬落花

王姬

黃柑篇

次睢州大雪

除夕宿榮澤

太行山

奉和重拍蘇公同二司明遠樓對月

過長平

張葵菴留飲出三尺童為戲戲而次之

晉中除夜

端陽

綠蔭館

目錄六

正子有苦瘡吟余亦同病和之

題荷桂雙花圖

閩黃雀

閩蟀蟋

雨中牡丹

月下同子建百昌聽泉

學稼

種葵

秋社琵琶曲

張父母威懷遼海欽州士民翹首霞山益用

西瞻余因為兩地歌

興用張書憲九月梅花

棲居歌

贈楊調吾

秋無愁

送馬以容入京

贈吳用張

伯嘉叔攝綠軒

贈鷺雲上人

清明過三溪

香泉寺

香泉僧請余浴笑答之

濠梁阻風

徐玄仗南洲書院

彭城

傳黍無鷄食無魚憐其未甦戲爲答客

綠滋館葉

目錄七

戲味

採蓮

長安道

自述

流民復歸

寶應阻風

中秋江上五更月

山居

鴈蕩

綠滋館葉目錄終

綠滋館葉卷之一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季漢書叙

余好觀漢魏吳故事間取少連新書與陳氏舊志總挈而互參之見其事同也而文稍異文同也而義大異文宜因則古有述而不作者矣義當斷則古有自負竊取者矣書奉漢也善哉少連之言曰昭烈雖微其在周季可當魯之隱周之赧蓋自昔國祚久長者無如周周而下得天

綠滋館葉

卷之一

一

湖應科刊

下之正者無如漢狡獪機智揣摩時變以自立于不敗之塗者無如曹瞞父子百折不回臣主嚙心而僅復祖宗尺寸之主者無如玄德孔明俛仰千載卽庸夫皆能剖其曲直而史氏之是非因焉周東而天下幾無王孔子乃因魯史而繫之王夫至存王于國史而聖人亦甚不得已矣然不于挾王之桓文而于式微之魯隱又聖人之獨斷矣迄于赧而天下猶知有周春秋以也漢德不及周而其名改足以震服天下

董卓播遷四分瓦解而英雄猶竊漢號以馮其威靈以操之勇畧足以稱帝而故託之桓文以丕之世烈亦可自帝而猶藉之禪讓畏義故也則是正統者二曹在而尚不居居之而猶未敢自安者也而壽及宴然與之亦太許矣夫既帝魏而與之統勢必降蜀而名之寇謂壽媚晉非也媚晉固當抑魏也謂嘯諸葛之辱亦非也怨其臣而及其君壽亦不爲也少連又謂于微言別例自有不容泯者似也而亦非壽初心也孔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不順而中還自疑疑則兩可而言益支卽壽亦不自覺其窮矣吾故謂壽有史才無史識而惜當執簡時未有如魯連者論之以大義也誠得其人則壽必按劍作色盡乙其書更做魯隱之舊史以存王叔之虛號其義正則其詞自直庶幾乎春秋之遺而少連亦可無今日之筆削矣少連聞而與余交相愉快也已而余又愴然曰憂深哉子之名書乎蔽冠而猶加之首也尊之而且傷之亦明知爲季

世而第不忍下夷于曹氏乎一字而感慨係焉而病少連者又謂不自成一家言乃名爲書而實仍志夫大匠之所運斤卽拙工之所血指者也史重挈綱統先正名假今魯史之舊文而在而以質于孔氏之所修其爲寄袞斧于片言者亦非必盡創也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史遷之記多採左國班椽之書半仍史遷亦各居要耳然則廢志可乎曰無志是無書也志分爲三書函爲一參而伍之吾于是而知漢季之哀

與所以欲絕而未絕也如必伸漢而詘魏遂將惡舊而喜新無乃羣狙之見乎余雅欲破拘攣之議以覈今古之變而少連每與余合故爲序書而并發其指

桐梓縣志叙

余觀志載而知昭代之文獻獨卓越千古也當元之季中國聲名文物半雜于腥羶我明悉掃除而更新之藝士奮起各攄其略問家

有乘郡有志車書輻集煌煌乎備一代之文章
桐梓本我內地豈其獨今缺遺以爲累世不侵
不叛之臣不忍殄滅其祀姑順夷俗而羈縻之
而逆酋不天巢郊自覆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天
厭楊而奪之鑒豈將開文明之域耶爰建州邑
樹以官司王君用夏變夷旣驅椎髻披氍悉還
冠帶不佞修文于遠所願阻深闇昧咸耀光明
乃進諸青衿而問之曰惟爾地分井絡踞渝上
流含谿懷谷岡巒糾紛所謂以地圖察其山川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四

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里何以楹充
而拊其背乎蠶叢氏邈矣自秦置牂牁爾已久
通于中國其間遞興遞廢沿革不常一彼一此
分領亦異寥寥數千載何以按籍如指諸掌乎
二江穿于李守爾土關自何年今佩牛帶犢已
歸本業遂谷箐林咸列版圖履畝幾何戶口幾
何一歲出入幾何剖符而來者皆

天子新吏也豈其勝之而亦欲得如魏謩者
安之文翁治蜀爲遣開敏之吏受業京師以

導子弟今桐之旁郡蜀之鄒魯也士不外索已
有餘師被雅化而稱雋者幾何下及史胥足當
器使方技足脩採擇者幾何自李供奉流夜郎
而遷客帶霜寒之章與湘水之怨並奏至今青
羌吹角猶唱于隅間有繼者亦復錚錚其遺文
雜志一一可討否剖竹得王化血爲碧爾俗誠
怪誕不經而記並存之子不語怪其姑傳疑以
廣異聞否諸生各對如嚮竊意此宿儒不辦何
以得此于桐庠則今有志而諸生故習聞之也

綠滋館藁

卷之一

五

志凡五卷爲目四十秩然燦然以新羯羗之俗
補文獻之闕壯四夷之觀三善備矣顧王君之
所以計萬全者慮尤遠也蓋古之管邑立城者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
而又爲置巫醫修祭祀連伍保故能使民樂處
而有長居之心反側初安利害旋踵嫌創舉而
徂故常此畏首畏尾之吏僅塞罅漏而不恤異
時之患者也如志所載核土宜詳人事縷綴陳
列綢繆固于苞桑邊徼林叢之邑惡能百年無

事而前事不忘成書具在後賢因時損益設誠
政行使九重無西顧之憂則王君不朽之圖在
矣君初宰通江明習蜀事主爵異其才使以涪
州守攝邑篆權無中撓故萬里報成且布爲式
也桐梓故驛名今以名縣州縣之隸府者六而
桐梓爲最著則邑以人重云

貞苦錄叙

劉母之爲念初公繼室也裁十五歲而公已中
歲矣五年而公殞越三十八年而母始以節聞

綠滋館彙

卷之一

六

郡縣又五年而直指更以聞於

朝其年值子劉侯舉進士除鄆城今再調余歎
母賢而以子益彰也一時學士大夫相與爲詩
歌久之成帙而侯自題曰貞苦錄余觀侯之所
以叙母事未嘗不三復流涕傷母極艱云則又
思婦從夫母從子毛裏相屬悲歡與共者也方
其夫以末絕弱息在抱老姑相依亡者不可以
復存而存者悵乎莫知所終低徊顧影至于志
窮而泣呼天苦矣幸孤之壯彊使讀父書而奇

蹇再困呻佔家徒四壁筆耕不能充糈養母猶
取給脫簪而篝燈辟蠶苦矣寡且不有秋母子
嗷嗷率日一飢而半雜粃糠和丸糊口苦矣廼
今子擁朱輪母被綸翟千里迎養

譽命在庭則生人之最媿快而名貞苦者何夫
約樂雖遞遷而其苦非因境俗情之所然而覲
貞士之所齊而化者也且母所謂苦瘡痛而苦
肌體耶抑焦勞而苦心志耶凡母所爲者極難
耳匹婦小諒計畫無所復之苟得速死爲幸姑

綠滋館彙

卷之一

七

侍奉

癸且老藐諸實母是倚詎以一死塞責乎生而
苦何如死而快也母豈不念之死而無濟于生
者何如生而有補于死者母又衡諸慮矣受其
孤而使有所不可知何以報地下卽孤長矣而
處不能禋躬出不能庇民猶爲重遺之耳此母
所爲茹蓼甘荼而裂肝腐心者也申包胥哭于
秦庭七日夜不絕聲遂以存楚季路所謂不苦
不能行義者乎母故出儒家佩國士之義矣夫
貞之爲言正而常也則自里巷之口以及紳士

之掄揚

王章之獎譽夫人而能知之苦則危辭也里巷之所不能窺紳士之所不能揭

王章之所不能聞是寡母之嗔心獨喻而不可以對人孝子之竭誠揣摩而僅擬其萬一者也易稱苦節不可貞無亦以道窮難之然有苦節斯有安節故明夷爲艱貞變離之坤爲安貞母道也臣道也余觀侯拊民疾苦矻矻丙夜不休若曰吾將先憂後樂以彷彿手母之苦而其節者則孝爲政矣

綠滋館集

卷之一

八

佛泰刊
二百八

城陽山志叙

余登天海直躋丹臺訪軒轅氏之遺弓幻無所遇取徑西下抵一深谷名曰丞相原相傳爲故相棲隱之處亦不知相爲何人悠悠忽忽徒寄思於烟霞石室之間悵然歸去後謁許文穆於城陽山山故許宣平之遺址而齋文穆初能相更爲關地結茹者也是日文穆呼童採毛烹鮮飲余亭上余素不任酒文穆亦不余強而自引

滿獨酌陶然微醉竟日不道當世之故亦不及

宣平遺事余低徊久之翩然有彈斲方外之想私自詫曰余嚮所尋仙踪而杳無得者斯其入歟因憶子房從赤松子遊藉四皓以定國本而所名四皓者至屢勤天子之物色逃去不一傾子房從何便得之仙亦以類聚意四皓卽赤松子之別名而子房雅與俱遊者歟文穆抗疏定儲超然遠引其事大類子房彼宣平者旣入陳守之夢而賜之金丹豈其見文穆焦勞矻矻憂

綠滋館集

卷之一

九

三百八

國而不爲一啓後人陰誘其衷也竊意商山之畫文穆必有神受之宣平者而第不欲語怪以惑人耳外傳紀文穆仙逝之日程生嘗遇之九華巔其與明奴家姬遇宣平于採樵之南山何異夫使仙人僅修延年益筭之術以遠居巖谷而漫無功德及人間究亦龜鹿爲伍草木同腐君子所不道惟茲時現時藏能蟄能霖迺稱真不死耳吾郡山川峭絕代多異人軒轅帝而仙文穆相而仙宣平以章示一笠中處于黃唐

昭代之間而仙獨怪探奇之士遠慕天海近遺
城陽搜曠不可知之故相原而略文穆所從列
祖辟穀之丘壑此信孺之志所繇作也信孺爲
文穆嫡孫嘗得宣平遺像於燕市及月中聞笛
諸詩其事益奇詳載志

史裁叙

權不可以豫設聖人所以重言權也儒者泥其
指而訛漢以下人皆不識權夫權何可一日無
也經之須權也蛇蚺而蜩翼權之佐經也官商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

調而五味和也經體而權用經實而權虛經如
正兵權如奇兵奇正相生如環無端經權互用
乃無經權道一而已矣語經而權駭焉惟權乃
爲能乎其經然孔子又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可使由者經也不可使知者權也夫惟聖
人操不可知之權以愚可由之民故能鼓之舞
之而莫知端倪周道東而伯維王權翊經則桓
文狎主盟焉孟氏明王道而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者至以春秋續王迹而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孔子不言軍旅而春秋所書大都戰伐
事焉如必繫以王道繩之則夫春秋者有惡無
善有非無是而聖人之作春秋直以彰人過而
爲毀耳其何以存直春秋之不諱言桓文與戰
伐之不必盡非也所謂因時者也時者權也故
孔子爲聖之時而春秋爲孔子之權書不佞膠
柱士也何敢漫言春秋嘗採古今之權變驗諸
成敗參其得失觀夫彼此異宜攻守異勢樽俎
與于戈殊途治未亂與治既亂異軌竊符何以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一

存魏完璧卒以摧秦子房招四皓以翼太子絳
侯托左袒以安北軍孔明捐白帝之耻而收和
與之利王謝闢五胡于中原而江左賴之偏安
逮夫片語回天談言微中呼吸風雲斧斷電夾
銷剛爲柔以俛爲仰欣慕其事集爲一書欲以
破拘攣之見庶無悖于繩墨諺曰以書馭馬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馭今者不達事之變存什一
于千百安取夫人與骨俱朽者而抱空言爲輪
扁斲輪庖丁遊刃上士自悟是爲達權權豈迹

耶竊效一割之用以備博古通今者取裁云爾

三祀志叙

三祀者何德足以輔世則祀之功足以匡時則祀之言足以闢邪衛道則祀之夫德無顯晦而立功者躍也立言者潛也疑異有焉然以道德爲功業則非雜竊以功業爲文章則非空言又未始不一也夫孔子不王而稱素王何也此以知立言所歸矣然必歷七十二君不遇始退而與諸弟子講道于洙泗之上則立言非其初心

綠滋館集

卷之一

十二

也竊嘗謂世之敝有二使武烈之臣遂於文墨而操處士之議者反加諸名實之上彼亦厭夫韎而鮮禮者與飽宦而託有樹者遂矯焉而過要非通論也夫古今之鄉魯也無論士生其間咸列于不朽而來茲土者亦爭自濯磨何也蓬處麻中不得不挺于直也故洲之爲堂而講也以聯生者也後楹而祀以表沒者也祀二程王文成客而賢者也祀羅文毅六公主而賢者也乃如顏魯公文信國而不得與俎豆之列何居

守竊惑焉值王太常新沒郡邑敦請諸縉紳大

會于江上王太常者吳侍御所延主盟者也是日也同方畢至里老諸弟子員不戒而集慨哲人之云亡幸斯文之未墜則以主盟更推劉儀部不佞徐申前說于是按郡志詢僉謀得客四十九人主八十二人至位次未定賓請先主主讓于賓久之僚倪公劉公郭公進曰諸大夫以爲是父母之邦而不欲與爲都者齒也謙言之也顧是舉惟其賢也賢則布衣承簿亦可躋于

綠滋館集

卷之一

十三

公卿之列矣請無問主賓以時次故爲大新爲小衆曰善則以告藩錢公臬黃公兩公曰褒有德獎有功此先行于言也聚于斯祀于斯此風存于亡也歲在丙午實

明初置吉守之辰逮今二百四十有一載文德久洽吉士倍興是月也又會歡鹿鳴乃以良日奉祀諸賢而稍次其遺行爲傳

蜀學政小叙

蜀學政小叙

上命督學西蜀學使職專修文而西川所隸則合十三郡六州人士以及諸夷部若材官弟子靡不束髮輶戈受書於使者不佞既揚

國家文教之隆而又懼駑下負擔之難也夫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損有餘補不足政之權宜也蜀故文明之域由漢以來如日之升迨於我朝睹中天矣無乃蔚極而反瀉其真乎何以挽之介邇諸邑苦兵久矣無乃士疲而不遑于俎豆乎何以振之所願聯我官師協諸逢掖宣之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四

以卧碑申之以

勅諭同心戮力廣勵曲成使兩川民風共偕大道韎韐諸武亦總能文阻深闇昧咸耀末光以永安寧而長庠序斯亦樽俎之壯觀而竊有志未逮者也乃緣故事次爲科條以身爲教余甚懸於曠官不言躬行日有望于多士云爾

晉學政小叙

不佞迂踈無當時用既從蜀致其事歸益不習爲吏而時從諸同好講業南山居三載介晉學

使缺時屆賓興主爵急請可使督學山西者而以余當御于是

詔起蜀舊學臣士奇田間嚴爲期使速之晉簡書朝拜卽日就道回思故轍悵若迷途惟是朴忠一念夙夜冰兢幸叨詩書之國益慕絃歌之化廼爲三箴五要附於教條之末聯我官師協諸逢掖同心戮力廣勵曲成上以荅

朝廷再錫之綸而無負西瞻下以抒西川未竟之志而益勵有終愧身教之未能願以言而相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五

春四

喻若夫養士之實載在卧碑同文之規頒之宗伯諸生信能力奉其舊而徐圖其新卽余言亦贅矣

山西鄉試齒錄叙

山西爲都城輔國蓋鄒魯伊洛之中而唐虞夏商之舊也寓內首稱文明之域萬曆壬子當秋試禮官爲請益於

上不得於是榜以六十五人故額也諸士方崇鹿鳴之歌旋修鴈行之誼而屬敘于余余聞之

朝廷尚賢鄉黨尚齒故緣三試之文以銓其高下已開度德論官之始崇一日之長以次爲後先復推徐行後長之餘以賢制爵則士益勸以齒教讓則民不爭夫豈二道乎哉直指蘇公已言之首簡余復何加而第申問諸生所爲千里比肩濟濟交讓者云何以相好也何取相好以相成也讓有文有實好有公有私君子不欲上人而亦耻人後何謂讓之文把臂論交銜杯披襟藉慇懃之懽聯世講之誼是已何謂讓之實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六

春刊

推賢讓能和衷協恭以期于一人讓下莫敢不讓是已夫登堂締盟曰某也長兄事之某也少弟畜之歡樂相賀患難相卹此猶彼我之情也私也至夫勒功德炳名實品格判于霄淵是非凜于斧鉞父不得而奪諸子兄不得而奪諸弟則天下之公義也義生于情而情不勝義故有矜已陵僂者有唯諾比周者皆和同之未辯也夫欲聯異爲同須以同而異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者曰欲勝而亦耻已于負

惟正已而不怨勝已此爭也而亦以成其讓歟顧今之次年者猶鄉國士也獻歲而舉春官友天下矣交廣則有功情況亦易暱不曰恭而有禮四海皆兄弟乎則余所謂讓之實也嗟夫皮之不存毛將安附自巽競成風而讓之文并亡矣同人之後受以大有人心闕于世運序卦志之上方壽考作人還揖讓之風培敦大之化多士適逢其會則虞廷之師師狐趙諸君子之相讓者固爾所稔聞于鄉者也而名實公私之辯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七

則自今日始蓋士之貌爲讓而中實未能祛者病有三閱賢書之甲乙則挾賢覲坐次之後先則挾長他日得時先鳴門高廉遠則挾貴而起于一念之自私自克而三挾水釋斯之謂真儒蜀士余舊侶也幸以此告之必有嚮應者矣齒以明長使兩地各長其長而士興於讓則錫類之仁哉

山齋清供小叙

客有遺余樹數種者趣童子植之庭前而時

溉焉他木皆欣欣向榮獨海棠漸有橘色余心怪之及攷種樹之書則此花法故宜瘠而余悞沃之也因思天下之以不習而悞者豈獨一木爲然醫不方不可以除病兵不律不可以決勝夫能試有所長者非苟焉已也余家季子廣微築館谿上蒔名花其中而徐以所試者爲書授梓夫廣微翩翩年少方以大人之事自命豈其桑麻是問沾沾于一草一木之微無亦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吾姑于逍遙自適之中默示裁成

綠滋館藁

卷之一

十八

左右之道是亦爲政安事遠慕乎故以生之者因之則橐駝可補造化之巧而以損之者益之則灌溉祗蹈宋人之愚有術無術之別也不佞潦倒半生甘老丘園如世不余鄙而更寄一方之命願藉季書以行吾志客僅以資清供淺之乎窺仁術矣客曰如公言廣微嘗具五舟以度涉者無亦拓此意乎余卒卒未對廣微輟然笑曰客生機滿腹誠欲學吾術吾有以告子矣

綠滋館藁卷之一終

綠滋館藁卷之二

吳虎臣詩叙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虎臣雅善詩而負不羈數以酒得過閭里虎臣在而里之人無不竊言虎臣妄人者更排擯之虎臣坳而里之人無不慨慕虎臣賢豪者更尸祝之夫其尸祝虎臣者卽故所排擯者也安所見而悄喜邇異要于虎臣無加損矣余昔與俗浮沉未得闕虎臣深乃今誦其詩想見其人虎

綠滋館藁

卷之二

一

春

臣非直以詩酒雄也蓋雅志用世旣以矯世卒之輕世肆志而嚶嚶終焉且自古倣儻好奇而托之酒人者寧獨一虎臣酈生故高陽酒徒也被褐而揖漢祖于傳舍人皆謂生狂生自謂非狂也帝弗狂生業已吐其奇矣蓋寬饒之爲漢司隸也以平恩侯之貴倨而寬饒東鄉特坐自名酒狂漢廷卽不盡知次公賢乃其志亦少伸矣劉伶處晉之濁世不欲以其身與腥羶者伍而寧死杯酒間也虎臣于數子何居焉虎臣

少習博士家言試弗售乃棄去更事詞賦名籍籍傾公卿尤喜談當世利害事嘗以策干戚將軍蒯門語多效第其計秘世莫聞戚將軍欲以武冠冠虎臣虎臣弗屑而顧自稱白衣山人願得比大將軍揖客久之謝歸詩益工嗜酒益甚醉輒掀其鬚炬其目而以所美如意提擬客曰此故秦椎也有弗當吾意者吾得而甘心焉富人子尤多所狎侮顧獨嚴事武林守方公不佞嘗遇虎臣于逆旅時武林死矣虎臣語次及泣

綠滋館集

卷之二

二

三

數行下已慷慨爲商聲虎臣狂而武林猶何念之深也兩美其必有合矣其後愈落魄至橐中不能名一錢然其任放自若顧架上所陳書尚在不趣爲酒資也或冒被出走歌且泣其又甚至裸身投淵以自附於沉湘而枕流者而詩亦多楚聲慘悽不可讀無何竟中酒卒世遂謂虎臣以酒殉也嗟夫天下皆殉也誰醉而誰醒夫夫謂虎臣沉湎於酒耶虎臣且笑世之鋪糟啜哺者而張目視之矣夫知虎臣之志者可與道

虎臣之詩也已矣

水田別署會草叙

經義難言哉離而始覺其合也合而愈覺其離也如優孟抵掌正作叔敖于楚廷王駭以爲叔敖左右盡以爲叔敖既退而優孟獨媿其非真也是苦貌叔敖者而後心知非叔敖也余少困于制義後從校蜀致其事歸既甘樞伏遂可門羅喜貧賤之寡交敦詩書之宿好強栽柳于側徑學種瓜乎石田小閣不能以丈而時跳躍其

綠滋館集

卷之二

三

中邑居多面壁而余閣可極目邑居多遠水而余閣如浮槎俗方狹小余居余則寥廓方外喜微疴因無酒累喜車敝因無遊倦間有著述喜無大人遊以成名則以載余拙而不復疲思然不勝其壯心之竊發而技癢於經生之故業水田別署者余兄子越石館也去余舍僅百步可不杖而至又皆知交無苛禮所譚惟本業素位中事野人時過而快焉而四方之聲應者江右則張魯叟西吳則趙無聲同郡則葛萬說吳廷

祖余借半榻之好各出其文相彈射諸公方以經術爲大業余亦以敝帚當泌歌吾從吾好寧復避吾短乎遂並以授梓至夫有問答未成篇則於書院中日課而月亡矣

谿上近菴叙

憶余昔宰歸安時日進諸博士弟子較菴于茗谿之上而謬爲之次則故所推者皆先後脫穎去而歸邑亦謂余知人迺今茗水交情宛其如昨而河山旣邈無能續舊遊且自度余力亦安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四

能如昔之彊健乎昔以錢穀刑名兼攝之身猶得半以其間雍容於詩書禮樂之府今承乏學使職顛敷文而發覆輒惟恐卧俛仰之間益增感慨方居苦次用張挾敝裘自吳興來謁余相憫勞者久之用張固遜技之未工也余曰技工矣君亦知夫士與守官有異否耶語未竟用張卒應曰以吾師之譽聞釋褐二十餘年而猶然臬副則繼祖之落落無恠也余曰君言似而實非也柳下不以三黜喪道吾守吾拙宜也經生

家第期悅目固當與時高下豈規規若守官謂耶君今遊南雍此文數也世方黜奇褒還淳雅第取君之中駟與彼角足已足制勝此從時之義也用張曰善時館豐谿之上谿山明媚遊者謂不減吳興只少木蘭橈主人適爲具樓舫五用張時跳躍其中而郡司馬大夫又其知交也用張自好不肯造偃室而大夫以誼故數遣人存問焉用張謂余曰吾旣喜得稽公又臨以父母時度小橋徧交谿南北士此中何異茗上乎

綠滋館集

卷之二

五

遂題其作曰谿上近菴義取二水之間現作豐谿遊翻成茗谿想山川到處供文藻無問他鄉故國矣

送尚寶卿蔡公致仕叙

上之二十八年南京尚寶卿蔡肖謙公以致仕去蓋昔之宦成名遂超然遠引者無如二疏于時帳飲東都賓朋載道第謂二大夫能明止足之義旣歸日捐餘金與故舊爲樂又謂大夫不祇自封而爲德於鄉如此然所以去故難言矣

天昨

明德中外又安尚寶必非有託而去而尚寶又家故貧豈其能割橐中金要譽於鄉黨朋友者則何以去焉蓋聞天之生材往往留不盡之施以需國家緩急之用而士當出處進退之間有若或推之或輓之莫之爲而爲者昔在漢祖晚而不勝其孽稚之愛于時智如平翹如陵辯如叔孫陸生輩竟未能得其堅決而卒之招四皓安國本者竟屬棄人間世之子房趙充國之降

綠滋館藁

卷之二

六

先零襲遂之平渤海時二子老矣豈其壯心未已日暮而猶急于見功若此哉碩果不食天蓋老其材以有待焉在易之乾初稱潛二稱見而四之上下無常稱躍然揔而歸之龍德夫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與世推移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覽德輝而下之彼笑鳳德之衰而必以隱爲高則亢矣今

國家急卿才需老成人尤甚於漢祖孝宣之世天子一旦拊髀而思得如留侯趙將軍龔渤海

其人者以當干城腹心之寄而蒲輪迎公公賈其餘勁以入而決策定國出而撫綏疆場裕如也是能處朝廷而不難引去者必非入山林而長往不返者也觀者相與高公之去而吾儕且旦暮冀公之來遂次爲叙

送大中丞魏公進兵部右侍郎叙

山西爲畿右輔魏公撫茲地者三載以安攘績最擢右司馬前旌旣發綏而輦者辯而綱者扶杖而強負者跣韋而跣注者擁車不得進公爲

綠滋館藁

卷之二

七

立車勞語竊惟

國家設撫臣以填諸重地有專備而不與內帙者有專阜民而不與邊陲者惟秦晉兩中丞得兼總內外並提夏而晉尤肘腋寄焉非具文武長材孰能勝其任者公筮仕解州晉民之疾苦無不問再著平播兵家之曲折無不諳矣始公來撫三關婦羸且姥諸部各有貳心而未露也備、非欸則戰邊臣誰不知之顧使情實欸卽主欸何難不則形見勢聞亦直擱然

授兵乘障耳惟夫倪欲背而貌爲款方嘗我以二端大臣身制閫外機權相生利害旋踵計不萬全款則中猾挾賞之計戰則啓邊庭戈鋌之釁廼佯以款請公亦姑以款應而第增墻堡閱軍實謹偵候斥所欲至豫爲埋伏所必入嚴爲待春秋三耀武而諸始震怖威靈我得以金符之利泰而而制其命故雖以素囊五路之桀鰲竟帖然於婦失鬯之日而不敢南牧者公之未雨綢繆也疆場之邑一彼一此蒲

綠滋館藁

卷之二

八

河以西秦轄也回素出沒焉適有故將家贛窮無所歸相引東掠公按劍起曰蠢茲蠢賊是悍如者吾不難扼其亢而予小醜何有哉立檄諸將吏或擠之阻隘或躡其惰歸諸將吏受指格賊先後皆成擒西賊爲之膽寒而河內賴以安枕者公之千里決勝也公是時豈惟加以師旅又因之以饑饉矣歲北不登民至糶糠不給顛頓溝壑而無賴暴子弟且帶牛佩犢恣睢扞禁公嘆曰饑寒迫於肌膚饑民豈其得

已廼請發帑不得請蠲租不得則搜贖錢買粟宅境急檄各邑長以餽粥哺而躬自爲部署卽諸章逢亦有備偵探荒塲無遺策其終弗若者公又以計徵諸姦立爲收捕率其數焉民所以巢有完郊而災不爲害者公之曲爲拊卹也公雅重發言言悉民瘼邊事六月防秋日中步禱察吏勤民不殫餘力門無私謁而諸道一藝或清象緯或攻軒岐者嘉爲予獎以故將吏聞風益樂用命公旣擢司馬或言晉方息肩是不可

綠滋館藁

卷之二

九

借寇公再鎮撫其地乎夫詩咏干城度心易稱多懼多譽惟懼故譽出則于城入則腹心此先憂後樂居重御輕之旨也昔楊褒殺亦以督臣入筦兵柄有言宣大重鎮非博不可者鄭端簡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兵則九遠安今島驚波川苗不逞發縱指示必需廟筭天下方倚公籌幃幄壯兵威公之鄉有馬端肅者故曉暢邊畫者也與襄毅並由司馬進家鄉先後相當世名臣顧端肅所以處者視公今日之

御 爲何如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蓋與古比
臨較烈矣

送山西觀察馬公入覲叙

按職方三晉之不可問者無如大同平陽九邊
之不可問者亦無如大同與遼陽平陽何以不
可問也爲其地介秦晉之間而宗藩豪右交撓
我三尺也遼陽何以不可問也爲其地當山海
之中而板升毳幕羣耽我不虞也大同何以亦
不可問也爲其地亦藩亦 亦豪軍民雜處而

綠滋館藁

卷之二

十

驍悍素反覆也而是三郡者固皆馬公盤根錯
節之試而左授則左效右授則右效者也公旣
於平陽遼代乎何有則亦於全晉諸邊乎何有
辟之解牛排其體解經其肯綮衆理解直如齒
腐耳然則公之首臬而績最豈待臬始決哉蓋
洎綠郡備兵而九邊百城已在指顧中目無全
牛久矣不佞侍公未及期而論交不啻若十載
蓋始而旅謁公公莊而覺我之媿也公訥而覺
我之躁也公恂恂而覺我之偶偶也旣而趨陪

公絕無崖岸併忘爾我是其爲木鷄乎久而益
習公則直之莫得其形觸之莫窺其際是其爲
含光乎且夫觀察之職以肅吏箴以聽成獄以
達隱隱公於三事特其緒餘卽中丞臺御史臺
且交倚重公廼公不欲以此見長也曰使吾日
旌此汰彼數易置吏慶讓雖明郡邑已有受其
害者又使摘伏發姦拆見淵魚法今滋章無廼
益起囂諍之習乎何以使吏自競勸何以使民
自不寃何以視彼千里之內於此一堂之上若

綠滋館藁

卷之二

十一

毛裏之相離而後爲能乎其官耳公之意蓋以
平爲憲以祥爲刑法官而猶然父母之慈惠者
也且非獨於此也語曰濯絳無文何賈無武卽
自古豪士欲兼之而未能竊從退食之暇領公
譚藝之餘則從橫六籍流覽百家自經生語以
至於古文詞若詩壹稟於大雅而盡洗晚世奢
俚之習齊魯斌斌信多傑士如公文武具備者
幾人余聞公與故蕭司馬爲婚姻而公夫人則
邢子愿女弟蕭邢兩公者固當世所稱文武才

也宓子雖賢得魯諸君子而益成公固天授其
夾輔豈旦夕故哉公今撫晉特見舊守之一班
若其文能經國武堪定亂制勝奠綬之畧少試
于遼代而未竟者行且膺干城之寄不佞其微
公之庇而得操觚執弭與公相周旋則知已之
報而願以異日者也僚宋公聞而起曰不佞東
人譽或以爲阿廼學使所贊揚公者與齊魯所
誦法公者何不約而契乎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公今朝正必有與余儕同好而首

綠滋館藁

卷之二

十三

春

推轂公者請書之侍史爲獻歲券

贈太醫楊近泉叙

不佞自爲兒時已聞邑有楊公公之先嘗塗人
徙居湖陰至公再遷於歛公于禁方無所不闢
于諸家無所不兼廼獨以小兒名邑則秦越人
之入咸陽卜居巖鎮當歛之中四方病兒擢者
掖者提携者襁負者匍匐者呱呱而呻呻日造
廬請公能使危者立起而不可活者亦徐以實
告相樂相泣各呈其狀載歌載舞聲達於市斯

其爲善醫之門哉病不能造者爭致安車一夜
十扣閭至結轍闢戶公以次按行東之西怨南
之北怨跋而望蹠而趨迎公入視病兒兒家睥
睨公有豫容則喜色相告驩呼蒲室靡不踴躍
而慶更生稍頻蹙則相顧錯愕噓唏服臆至映
動舌橋而不能止公望兒之貌盡見兒之瘵結
病家覩公之面已識公之意不待湯液醴灑而
死生決于指顧矣公每出病者纍纍隨車公下
車勞問班白而望塵拜者白羸老故某子甲也

綠滋館藁

卷之二

十三

少微公已先朝露安得髮種種而長爲人而公
不知爲誰也病兒母自幙中告者曰妾故某之
弱息也少微公且不成婦今安得卵而覆之而
公亦莫知誰氏也遊宦茲土而子病病而賴公
有瘳者輒指而咲曰此完山之鳥也幾從羸博
之丘幸公惠我而抱哺返故邑也以此楊公名
聞天下辛亥春邑病流疹諸犬子皆藉力公使
我至今心悸因思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守令之
察民肥瘠猶醫者之問兒疾苦也不佞三爲其

官每媿子民何哉醫與病人呼吸相通守令與民毛裏相屬使一有干譽之心則隔隔則兩不效醫以順陰陽循其脈絡守令以清靜聽民自治使一有喜事之心則擾擾則兩不效醫家虛實異齊方爲政守令剛柔異宜俗爲政使一有沾沾自用之心則彼此不相習不相習則兩不效公無近名無專利無師心而膠故三事善而收效衆豈若余之嘗試僥倖人國者哉公有令子能世其業父子作德必昌而後而公之孫有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十四

雋才從諸逢掖受經良醫良相世迭爲之矣公少從外父夏思泉受醫故世又稱爲夏公

洪母七十壽叙

洪平叔晉光祿之二年太宜人春秋七十故事胡官得假行役歸省於是平叔率諸兄弟及子若婦爲太宜人壽衿帶在前冠帔在後少長肩摩鞠脰俯伏太宜人整綸翟據上坐以次舉庭下之觴肅肅雍雍里閭共以爲榮而太宜人顧焉夫太宜人五十而平叔成進士六十而平

叔爲大夫一再觴儼無愉色豈其齒益高而榮是艷乎常人之愛子也以姑息既貴而益煦煦矣退食絮語私相憫藉莫非王事兒獨賢勞以規爲慈什不得一焉河清可待日暮幾何亦欲及其身子蚤有樹以不用爲用百不得一焉目擊子成名之難得失交關祝使長守前見賢而後被黜不以係懷千不得一焉三者皆人情而婦人特甚廼太宜人不牽於情視偉丈夫尤過之平叔初領軍庾太宜人命之曰孺子亦習見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十五

而母之秉家乎筦鑰時操主撮必謹積鉅而鍾釜猶是也分給臧獲多寡惟均積衆而九軍猶是也平叔再拜奉教民譽歛起矣尋改銓郎平叔以友故欲引去而重違親心太宜人曰若能如是是益搜岩穴之賢揣摩當世之故以需異時大用者也平叔既得請身退而名益重焉久之太公不祿平叔無故見放太宜人嘆曰孺子之徒考功未之官也而又在衰經之中執筆闔戶讀明爲乎來命也惡足深尤平叔故曠達入

母言益無不豫而薦紳愈賢之服闋補南水部太宜人申命曰夫二京等京也而根本較重戶工並主錢穀者也而工多漏卮用人理財同功也而財於今日尤急孺子業已習爲吏而母無以益子視已成事無倦可也平叔廼悉塞諸耗蠹減水衡錢以鉅萬計而是時余待罪留曹亦私淑母訓竊附平叔同心之雅一歲中所省十萬金夫代固有賢母若其成夫子未竟之志廣孝子不匱之錫南北帑交困當事者日苦計畫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十七

而以一寡母陰提挈其間亦何奇也平叔所以益有令名太宜人所以富壽多男子矣以是爲祝其庶乎是歲也家大夫亦登七十余何敢望平叔賢顧一官萬里子舍淒淒嘗度九折阪思王尊王陽車中語自愧進不能以人事君退不能具七節以娛親於子臣兩負焉如太宜人鄙葭莩顧問吳學使安在平叔必前致辭是若所不能得之父者見幸得之母矣非常之福尤有非常之遇士趨舍有時大都類此哉

少鶴程公六十壽叙

天下之爲人子者莫不願其親之安且富而長爲吾親天下之爲人父者亦莫不願其子之安且富而長爲吾子鼃錯所謂生人必至之情而于同體尤倍爲真切者也然有命焉是惡可幾而得哉夫子非父不先父非子不傳卽父子重光於再世而未必迭起於一時則中處而樂亦不覺間按載籍如所稱舞彩衣者千古奇其事而艷爲美譚以爲是不可幾而得者獨幸得之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十七

也而今於程氏再見焉程氏者余姻家也號曰少鶴公以光祿公爲父以太學公爲子者也是年秋七月光祿壽八十少公率其子若孫稱觴于光祿之前而光祿悅踰月少公六十太學又率其子上告其祖稱觴于少公之前而少公悅光祿益悅然問其慶成則太學之祝其父卽父之祝其祖前于後喁若出一口少公之自爲壽卽父之所同爲壽父創子述共結大年蓋光祿素豪舉而倦于勤雅欲高大其閭閻而公爲徵

異材更爽塏亦既美其輪奐矣又夙有四方之志而公爲東游青齊南極荆楚窮四方之轉轍酌萬貨之重輕而以淮海爲陶亦既致不訾矣又慷慨好施振人之厄而公爲惇舊厚故緒道梁津友愛庶弟施及疏屬撫二吳甥受把臂于襁褓未翼之時而憫九原于髮種種之日亦既聲流淮海以節俠重於卿士矣凡此皆父志亦世德也子豫親心天中有德奕葉承休而世受其報夫豈偶然是日也趣歌棠棣通獻南山絲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十八

竹蒲堂歡聲彌月觀者益倍于前以爲世不數得而兄子君衡復語余舅少爲儒生其孝謹蟬出天性亦多詩書之力惜僅家施未及於國夫安富且壽人子之所欲備以奉親而聖王養老之首政也假令公從詩書顯得叨厚祿以養其親而推恩於子弟其安且富未必有加于今日而况白首膝下父子祖孫交起稱壽此其天倫之媿快寧以此易彼乎孟氏所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至于有天下而不與者程姻謂也

則是壽固非常之原而未可與常人道也

姊程母孺人六十壽叙

蚩蚩皞皞之世不識不知出作入息其人多上壽而併忘年季世多故而民勞勞則憊憊則折于是民益貴齒而年未及耆皤然以壽稱矣諺謂姬多壽以其寡勞役也然瘠土民勞之訓文伯母蓋以身先焉而日晏不遑其年至於百歲豈其勞之實以衛之抑人情從苦得甘從憂得樂倍覺豐遂釀爲大年乎周禮老有加惠而未

綠滋館集

卷之二

十九

及于婦人以女貞惟在闕觀也若其亢宗保世卽丈夫猶難之登諸虞氏養老之堂王大傳亦就拜謁矣吾姊程氏之寡母也其未字也二親最憐而愛之而姊重厚寡言父每惜不爲男男固當勝厥弟甫適于程咸稱新婦賢迺未十載而舅姑歿又未十載而姊夫歿而是時甥修之始勝衣也姊獨提遺孤拮据家政既長使讀父書延師行修伏臘燕饗務從其殷不給脫簪珥先焉而所自奉苟無置而已余蚤歲失恃入宦

十載始有子息先大夫多家食姊日遣問安月躬定省余得以遠遊而無內憂者姊之力也甥賴母教進邑諸生會今歲有得熊之慶諸中外親皆以爲母德之報屬辭稱壽吁姊歷諸艱生平勞且瘁矣覩茲章逢舞象之交觴而追念嘔心裂肝之危厲所以愴然而腹悲抑亦輟然而色喜也其節險其行幽其事奇不愧虞潭之母矣大椿歷霜雪經飄搖然後本根固而枝葉益茂所以大美蔭也姊不一勞惡能遺程氏以安

綠滋館藁

卷之二

二十

乎禮有升歌爲之歌關雎窈窕淑女始基之矣爲之歌葛覃姊踰階曰薄溽歸寧此兒女職也爲之歌栢舟姊拊心曰靡他靡慝未亾人其庶乎爲之歌麟趾姊改容曰願益振振而繩繩老婦其含飴而弄孫客請歌渭陽載祝眉壽修之避席曰孤不肖不敢違慈母之拳拳願從諸外弟得附驥尾異日隨舅氏後爲母稱百歲之觴詩不云乎豈伊異人甥舅兄弟其遞爲壽而衆相酬也請自母年六十始

伯母朱孺人八十詩叙

余少與從兄左于同學年相若居相隣余猶記爲兒時伯母之撫摩示慈煦煦然家人母子也而獨異我于羣兒中余久繫一官而左于蚤歲高隱兩人雖各異操伯母又輒語人曰吾子與隣之子真不媿夫伯仲者哉近余歸自蜀幸遂耦耕之願同有顧養之私適伯母年八十里俗之文極矣壽親者至不難集四方水陸之珍以博親之一色笑而左于夙奉佛戒衣惟大布食

綠滋館藁

卷之二

二十一

則茹淡卽親供養有加豈能出里俗甘脆之上而伯母倍喜何也母賢母也身隱矣焉用文之伯母之所爲志左于之所爲養也又衆子皆倣儻多譽而左于有子始勝冠已能文詞農商各展其業隱顯共成其是顧此融融樂何可言壽之日賀客盈門母徐問左于兒所致辭最當于我者爲誰左于以數君子對母心益喜夫是數君子者或繪以圖或揚以詩歌其于左于而樂礪之好爲于喁之唱者也伯母前旣壽今

復識數君子何異丈夫夫人倫之鑒而左于雅能
信友因以獲親其爲壽豈在晚起稱觴之間乎

綠滋館藁

卷之二

二十二

春

綠滋館藁卷之二終

綠滋館藁卷之三

新建程朱闕里記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余過魯低回尼山故居視其堂廡森嚴宛如棠
衣具在夫域中君師兩大玄聖普天同尊而獨
崇闕里蓋仰止之地辟則朝正之所也故夫聖
賢之生於斯與遊於斯者未有不以地重而並
主尸祝者也余昔講業吉州吉故詩書禮樂之
國而淵源實自二程始余爲構祠以並祀諸君
子而各次其事爲三祀志蓋取三不朽之義既
從蜀歸復與諸同志聚講於里之崇文書院如
守吉州時而祠則改事文公所以祠程吉其過
化也所以祠朱新都其產也程同產而余未合
祠卽邑故祠紫陽未合以伊洛俟考信也休之
三夫子祠合矣而未揭闕里坊直揭闕里矣而
猶疑信參焉神乎神乎聖賢統系不終湮沒其
合而離離而復合也此豈人力乎蓋邑方司徒
嘗視程伯子書于豫章唐氏有忠壯公裔之

章而忠壯公者歟人徒爲之悚然曰嘻千載疑之而一朝決之也則攷程朱先世皆家邑之篁墩而按程叔子所爲伯氏狀稱其先自中山博野毆文忠撰文簡神道碑本中山博野于忠壯文簡名琳與珦兄弟則叔子偶未書新安而家系固甚辯夫孟子出魯公族而未自明孔子生於周而曰丘殷人也要以聖賢追遠之心必不忘自始於是紳士奮起有闕里合祀之議而縣大夫劉公豫章名儒也亦雅聞程朱皆新

綠滋館藁

卷之三

二

都人至則首訪文獻之故址慨然以興起爲已任邑故有不征之主當歟之中而以淫祠踞其上公立燬之而謂去厯莫如反經迺因其地爲三夫子祠表曰程朱闕里邑人喜相告曰地靈以待道脉當與天牖司徒而惠我侯也則益以爲神屬士奇紀其事竊惟唐虞三代之盛提精一以兼君師天下皆統一尊而不敢飭虛詞以亂政即有橫民無橫議周衰而巷議與國是始分爲二漢中葉而二氏與吾儒遂峙爲三孔子

隄其始潰而孟軻氏承之二程砥其末流而朱晦翁申之故並稱闕里從素王也迺今追本始合廟祀則直本之三夫子未生以前而非特如伊洛同堂矣顧闕里胡以名以爲道宗而尊之地主而親之也夫旣宗而主之尊而親之而迺角立門戶使操戈者吾黨而且于其鄉可怪也國家一道同風紹明孔孟之統而以程朱傳註爲功今卽有創爲異者孰微而孰信而劉公之治歟也明示之鵠嚴爲之防邑人士披服其德

綠滋館藁

卷之三

三

政而感發其清貞其誰不望而歸之而曷敢有越志公初宰鄆於曲阜鄆爲密邇征車由鄆而歟吾道亦自東而南然則是舉也以紫陽而遡源伊洛以伊洛而本支鄆魯使兩地誦法無窮而不愧其鄉之先正也則聖賢發祥之自又得我侯之過化而益彰矣

重建雲臺觀記

代喬中丞筆

我國家尊大岳帝玄君於是天下名山離宮徧極一時之崇事矣其崔嵬壯麗與太和 equal

足者則白岳雲臺太和肇封於

成祖白岳嗣興于

世宗兩山神宇皆申命司空領之太祝雲臺最號地靈尚闕以待明德祠家言玄君降于大岳而尸解于雲臺夫神無形而謂有形何異軒轅有塚而云不死其語迂怪君子不道焉然而陽亢雨淫有所輒應境內又安實賴神休其祠故創于蜀之先王世修祠事而加之以信歲癸卯不戒於火王廼命承奉馮應宗授畫於門正司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四

有禮等鳩工程材掃其餘燼更與經始越三載而告成儻如森如奐登倍昔問諸經費則無預民間無藉有司廼

聖母發大內之錢藩王分土田之入而邑中薦紳長老亦稍稍佐之以余職守土請紀成事余起而頌曰尚矣哉

明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則

聖母作之賢王贊之矣夫治民事神並國之大事然當損之時二簋可享此以知國不聽于神

而聽于民也蜀處西僻而地非饒間者歲比不登重以權闢採木什室九空民不堪命藉曰我其無嫚于鬼神而疲民以役作事不時怨讟並起民之多違神亦弗福矣廼今賜出尚方申以王命民不罷勞神有所歸蓋

上方以孝治天下而且予民以逸故

聖母欲成

上之大德而宣之以慈藩王欲効忠于維城而且無隊先王之命故能使上下說乎鬼神而無

綠滋館集

卷之三

五

有怨痛于國四方之祝釐者仰而瞻俛而思益動仁孝之念矣夫祝豈其微福以爲禮也禮莫大于尊尊而親親所以經國家定社稷歆神人利後嗣也一舉而衆善備矣余又考星家北方七宿如牛而缺一足有龜蛇盤結之狀時俗附會且偏主武語既不經又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俗偏言文亦偏未備余以爲諸神皆列星斗並司文武爵祿祭義

既同而祠家又謂文昌降于蜀故梓潼有專祠與雲臺埒王者修祀穆有深思昔

成祖當干戈甫定之餘故首事太和以表武功世宗際累代聲明之盛故再祀白岳以昭文德今天子嗣服不愆文教益洽武功丕振故徧禮羣望以彰極盛從古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顧無其德而用事徒取壯觀貽譏後世何如今日則天象協地紀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日者賴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六

上威靈夷鄙皆興于俎豆而蜚賊間發乎不虞不佞承乏西疆謹戒香帛告二祠一願伏神武以張國討一願光太乙以熾昌暉則祠非虛建祭非誼瀆民和而神益降之福矣

姚承菴始著疑問碑記

歛之南山邑劉侯伐石而樹之碑曰烏程姚承菴先生始著四書五經疑問處先生吳產也而著書于歛何也君子將考信千古則取襄四方尚友人豪必非一鄉一國之士余嘗歷嘉州在

凌雲山觀郭璞註爾雅臺璞家去蜀不知幾千里意當時必有聞所聞而來者今不可攷而此臺與此山俱峙則郭不磨也何以稱始示不忘初也九仞之山累于一簣千秋之業創于一朝已丑之春先生始作四書疑問以次及易書詩禮春秋垂二十載廼成而揆厥所繇則自居南山始昔尼父適周問禮在齊聞韶故定禮樂者必本之周齊此先生不忘歛之意也何以名疑問非疑不信非問不明也世儒耽空弁視學問

綠滋館集

卷之三

七

思辯之功已自贖而復使人贖贖先生家世明經猶曰吾斯未信而敢然下問力剖疑關此若亡若虛之心而尼父所云啓予者也嗟夫斯道之行世與豪傑之代興應地靈關泰運際人文黃山秀甲東南跨徽平諸邑逶迤而趾天目黃山篤生朱子天目獨鍾先生地既相近世又未遠

國家文治方隆先生之再入歛會程朱闕里初創崇文書院告成多士棧械繼起先生爲懸鉤

以示之趨遇豈偶然文如有待往余令君上稱
侍先生適著書之始後自蜀歸先生過余當卒
成之終先生行誼余既披於爲宰之日而廣昌
懿政又竊聞於守吉之日則所謂因言知德因
心知政者余又喻於言語文詞之外矣吉州故
祠二程則以從父官廬陵爲過化之地先生諸
子皆賢能讀父書而伯子宰江都有異政江都
與歙並隸南畿先生風行淮海令子波及鄰垠
後先相映與程氏何異焉劉侯爲先生首擢士

綠滋館藁

一卷之三

八

雅以正學自任至歙首祀程朱表章先生故著
書處潘景升爲余言先生初客南山有異徵夫
劉向校書天祿藜火夜光郭璞註書江干墨魚
表異理誠有之先生曰吾方作疑問無語怪以
滋後學之疑余故不載先生名舜牧字虞佐初
爲新興令再補廣昌江都侯名祚端字正初與
劉侯同籍以治最並待擢銓部

徽州府學重修碑記

先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諸侯歲貢少學之

者於天子而升之太學故俗化淳而士亡有邪
僻奸其間者師素立而防範密也

明興于戈稍定首詔天下府州縣各建學立師
卽古少學之遺制歲一貢士亦大畧如古法而
是時方脫馬上事詩書從遊太學諸生多稱任
使

高皇帝喜爲宣諭於朝而嘉祭酒宋訥之能其
官科目行而貢途稍絀矣顧科目所徵之士卽
少學所育之士而于時振作之權則專屬之府

綠滋館藁

卷之三

九

春

州縣長吏諸監察巡守間一稽勤惰而已至正
統中逢掖倍增始置督學使者而專其勅顧學
使歲一行郡日省而月試則分課之博士博士
不司繕治修墜而振頽則仍責之長吏辟之於
家長吏父兄也諸生弟子也博士則弟子師而
統之者學使也今使師塾不掃子弟不率庭除
之內人各異心而父兄能宴然寢處乎其又甚
至宮牆夷於牧豕學舍鞠爲園蔬堂與廡門支
以他木而苟幸旦夕之無闕長吏厭士之造請

而惡其囂喧則于士愈亢厲而情不親博士途窮於四壁而仰給士贊則于士益褻嫺而體不尊不親則弗信不尊則弗從俗澆習漓階實始此新都爲東南文明之域雅有鄒魯餘風邇者洪公有助來守茲郡甫下車與僚稀公汝沐郭公鍾秀李公夔龍檄六邑之士而校其次第無何鳩工程材大葺學宮別起齋署不費帑金不煩民力取資於俸落成不日於是棲神者仍以肅神尊經者仍以藏經庀器者仍以守器登其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十

春

堂歸如也循其廊翼如也環牆而望森如也栗如也博士曰郡守公之授我以室也不啻覆露我諸青衿曰郡守公之加惠膠序而使余輩有所矜式也不啻生我而實成我余聞之董子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今士風之靡極矣此亦更化之時也
國家表章六經而翼以程朱傳註故尼山紫陽並以聖賢發祥之區爲宮內重天庠

明德重光斯文文宣改號先師則千古不易之稱名定之自

肅皇帝始尼山旣正名號紫陽亦攷淵源往年表程朱闕里再歲復新郡學宮不符而合若啓若翼闡述作於二賢肇錫之地而揭日月於三聖迭興之朝多士誰不鄉風慕化爭自濯磨爲王國楨乎則是舉也匪獨一郡之光而實天下之儀也博士施公逢元起語余曰吉故有鷺洲書院逢元嘗從先生講業其中洪公於先生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十一

舉同籍志同方逢元今屬洪公宇下出入聞君子之緒論幸矣乃請余紀其事而勒之石諸博士則顧公九成劉公良能陳公遠容曹公一夔諸生則盧元璣洪化行汪德元餘不具載

遊大峨山記

三峨名爲伯仲而大峨崑然獨尊廣闊千里高百二十里石林雲嶺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至可至而不可極胡僧旣覽九州登茲山于五岳之上而海內好遊之士有不得攀躋馳慕

畢世者余家在新都黃山之足去蜀幾萬里假使徒步西來力必不能假言仕優後樂我亦不暇幸承乏蜀旋以病去始出錦官飄然有方外之想迺自稱峨山人閒步西郊與野老話桑麻初亦與余狎也少間詢余似遂却豈其猶識故將軍哉浮江而下檣聲流喝山水清音苦爲所亂戒榜人聽其自放焉中望大峨幾欲奮飛迺繫舟江干以單車往諸生逆余於邑門余猶以拖紳見既謝去則服短衣乘筍輿初抵聖積寺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十二

題曰峩峩峯真境則宋魏鶴山書不十里三度石橋振衣登磴爲解脫坡坡之頂爲歸雲閣閣之趾爲玉女橋東折而上有楠數株美蔭如蓋僧院俱供佛子岡上乃祠純陽前一里爲五十三步則蜀獻王下車徒行處會欲雨急過馬鞍山大峩石中峯寺雙飛橋虎跳溪投白水寺宿焉寺旁爲海會堂兩庵時立梵聲相聞佛土莊嚴禪房幽曲則慈聖祝釐之所

御書額曰

聖壽萬年寺明日登觀心坡坡義取內觀余四顧幻景不能自禁至息心所則余目既熒余心亦平捫蘿更上諸峯如驚如馬鬣如蓮花如玉筍如雲卧如胡僧踞坐古蘿蔓垂如引繩而其地因有驚殿虎皮岡蓮花石玉筍峯雲壑長老坪普賢線之名余頗饒勝具歷此則股戰脅息怱怱失度忽履夷心獨喜問地何名圖所謂初歡喜者也五里爲木皮殿漸上高風多板屋居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十三

矣方遵平岡又攀層累是爲梅子坡下有蟄龍聞囂聲則霹靂暴起風雨雜至龍亦惡喧耶今遊客笑語而空洞寂然意潛者躍踏胡僧梯巡迴八十四盤雖輕迅亦爲愕眙既陟觀音巖平莽草茵莎蘿花紅白錯如繡別爲人世地名大歡喜舊有圓覺庵不戒于火停策倚老僧樹俗傳樹枯久矣而腹蠹有僧趺坐化去枯者華蓋者合此菩提也少憩排天門入七洞天徐步天橋止卧雲庵其夜雷雨森至餘寒淒淒平明

登獨尊臺山色黯黯隱禮佛畢徐前自懺豈余
心未淨故翳太空機未忘故鷗不至耶嵐氣鹽
人趨避禪室焚香讀圓覺經無何僧走告天忽
劃將有大明光余再登臺見懸巖光如日暈時
隱時現燦爛燦目少間鼠戲前楹鳥嚙嚙至衆
皆羅拜呼佛是邪非邪其野馬之氤氲抑日光
之摩盪邪廼援筆書曰空本無華心淨山川普
照耀物原吾與機忘鼠雀任逍遙聖人在上則
三光明信格脉魚夫豈虛語循欄左顧三殿昇

綠滋館藁

卷之三

十四

立一鐵瓦一錫瓦一棟宇皆銅飾以金晝則借
佛光如五色雲車迎黃道夜則藉神火如千顆
寶珠吐白毫美矣壯哉非王國不能規此是日
值家大夫初度之辰僧爲余祝誦藥師經乃炊
黃梁飯僧三百衆其夜云有神燈余以寒先就
枕夜半復雨質明噉出東方風止雨霽俯囑則
雅水瀘水冲水大渡河水如白練如鉤盤分流
相背蕩漾異態平臨則瓦屋山晒經山二峩山
翠巖敦如削成高下互折遙迤從橫極目則雪

山綿連浮光萬里天竺縹緲若滅若沒孔子登
泰山小天下何如今且卑四哉余聞西域有
玉山日光閃爍不能迫視意雪山類此僧言盛
夏則山腰如黛惟絕頂千秋不改色余笑果爾
一歲雪一重山山高將無與天齊僧不能對忽
然雲氣崢上初似從足下生瞬息身已在烟霧
中反路八十四盤則千巒萬岫不可復識徒想
像于窈冥有無中而所謂大歡喜者轉入煩惱
之鄉矣因感老氏遺誠造物亦似閔不欲厭人

綠滋館藁

卷之三

十五

三

耳目者下抵萬年寺天役霽廼更衣過海會堂
觀尚方所賜幡幢袈裟黃白金書華嚴經及丁
南羽繪佛像凡八十八軸眉宇生動筆疑有神
再度雙飛橋窮二水合流處怪木連蜷巉巖瀆
迅杜少陵所謂高江急峽雷霆聞古木蒼藤日
月昏殆似之僧出茂真尊者卓錫孫真人藥曰
示余夕息福壽寺寺負山環水最號地靈夜按
圖與僧縱譚山中事此山何時有此水何時流
蛙鳴何以起節劍畫何以闢地安有石人而相

搏安有肉質而不壞泉何以溫穴何以風石竇
何以龍伏天女何垢而浴寶掌乘何精氣而千
歲不灰軒皇問道何指而至今臺存虎狼害稼
何爲不聽于人而聽于神一碗水何以普濟衆
生何以陰晴輒應而炊米爲赤白龍黑龍何所
辯鬼谷女媧伏羲何以稱寺名不到誰爲到者
僧總歸之佛力余微矣然余亦竟無以解也詰
旦臨神水觀希一手書望虎跳溪識惠通化身
處指九老仙人洞問仙踪安在旋登歌鳳臺臺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十六

七言

故楚狂棲隱處余廻擊節浩歌曰已而已而從
有劉生欲和余歌余曰止復爲變聲曰世與我
而相遺復駕言今焉求披萊入龍門洞洞不甚
廣其上劈石爲川川路狹而壁立高百尺深五
百步夏以棹入何異武陵溪豈必慕雪山乎橫
峽爲竹橋中流有石如浮槎題曰藏舟於壑尋
至聖積寺峨眉王令君爲余治具王君雅好探
奇問余茲山孰與白岳余曰白岳在新都如楚
七澤之一耳別有雲夢是爲黃山夫盤紆狃鬱

高明穹隆西接殊方直凌霄漢峩山赫其無疇
矣若夫石壁崢嶸雲巖幽邃泉高溜急松古枝
平黃山亦疑自崑崙來余旣倦遊益動鄉思乃
謝令君戒僕夫吾將避暑故山速驅車去無滯
滯

綠滋館集

卷之三

十七

綠滋館集卷之三終

綠滋館藁卷之四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汪惺我傳

汪惺我者余伯母之兄子也。余並有兄弟稱云始余與公爲諸生竊窺公囊若秋魁若岸高步左辟稜稜而恂恂則惺公莊而規余謹既余先入官公非久亦拜爵公時與余共世陳利害鑿鑿副名實則多公才而媿余拙無何公襲冠帶角巾短服隱于潛丘而余亦自蜀歸田睹

綠滋館藁

卷之四

公之蟬蛻塵埃洗洋自恣俛仰吟嘯玄玄如如則公已遊方之外而我猶局方之內夫此三十年間奄忽衰白倏突聚散公於涉世與余同耶異耶世其以公爲修士抑亦以爲放民耶持方枘不可內圓鑿能爲狷不能爲狂能爲曾史不能爲莊列廼公時見時潛亦自亦玄何無特操也惟至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則公之謂歟公起謝曰鍤之壯也尚不如人今髮種種矣惟是一丘一壑吾大父石川公對冠而潛焉

綠滋館藁

卷之四

二

而不欲以五斗易此樂吾父小川公釋業而潛焉而不欲以一第易此樂吾從父雅堂公致其事歸闢園之半以潛焉而不欲以一大夫爵易此樂吾以成吾先志而已吾時散髮披襟憩於林而思先人之餘庇釣於池而思先人之餘波灌于畦而思先人之餘味白首不忘先志也敢自託于考槃夫古有大隱有小隱公已兼二而自公以至公先世稱隱君子者四則茲丘也固商山之棲而荀氏之占也余既山居憚入城市公家城市又倦出遊間乘筍輿過我吳諸甥亦不稅于其家而於谿上谿上者諸甥之別館公之渭陽也諸甥爲誰余從子仲輝昆弟也曠達酷似舅公渥顏美鬚飄飄欲仙有子率承賈而益饒請逆公客所公笑曰而翁老于陶矣姑聽子修業而息之而欲我以身殉乎而翁將託茲丘以終餘年歿且藏焉而無違我志夫世莫不尊生而諱歿亦莫不厚塋以相高廼公不忘首丘生於斯歿于斯所謂生易尚歿易塋也公能

爲王孫率承必能爲王孫之子客豈復煩作邪
侯書乎於是相視大咲公徐引蒲自酌曰衙門
之下可以棲遲又引蒲酌余曰青青子衿悠悠
我心子盍志之余方載筆弟季美從旁具述公
質行公急掩季口曰無譽我身隱矣焉用文之
客曰然則以侯藏丘之日可乎公曰此後亦非
我所能知也吾知茲丘之樂而已遂盡懽而別

伯謙先生傳

職方譚公爲余叔奉常首舉士而奉常故受業

綠滋館集

卷之四

三

於伯謙先生先生後奉常沒八年職方聞而傷
之曰河漢邈矣原又絕也既次其事爲狀復謂
先生何如人隱者耶見者耶抑以不用爲用者
耶夫士之壯也自謂千里一息及日暮途窮進
退維谷扼腕於計畫無所復之至自比於伏櫪
之驥故夫愼而書空擊壺而悲鳴此雖以舒其
憤悶無聊之思而亦未挾其可重者於我也夫
士亦何不豫之有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
累而行能潛能躍猶之龍然先生弱冠已知名

諸生間是時邑人言易者咸推陸斗南陸顧遜
避先生自以爲能弗及試輒高等竟不得與計
偕先生豈其怨尤乎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而奉常以介弟崛起伯仲之間蓋講壇之下鼎
足立焉而先生不以自多也問業者日益衆不
佞亦竊聞先生緒論奉常三仕而歷上卿則先
生三與俱往諸縉紳欣慕先生願介奉常一望
見顏色意其人必魁梧奇偉既見先生退然若
怯吶然如不出口私相謂曰何眇小而雄萬夫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四

也性簡素不與世靡方先生客諫署時豈其食
無魚而甘茹淡豈其出無輿而徒步長安先生
坦率自從所好而奉常亦不強拂其所好是爲
兩成其高歟奉常既告歸先生亦倦游閉戶縉
紳再過不復出迎卽郡邑賓以鄉飲謝弗往絕
不言里人長短而里有弗率者不欲先生聞之
比爲王彥方云

士奇曰世名爲好儒而心病其寡成以爲白首
而坐自朽腐也有如先生豈爲不過乎奉常

有師保而安成有父母先生恂恂于鄉而奉常
諤諤于朝先生綬帶雅歌不離膠序之中而奉
常玄端章甫揖讓廬句之間奉常之功見言信
卽先生以也此謂不用之用其用無方乎至夫
躬化所漸不言而肅女以烈殉媳以節苦諸子
若孫並以孝聞是又先生之自爲政奚藉奉常
哉夫有其施則無問家國而政則同有其濟則
無問彼此而惠則同有其積則無問先後而慶
則同吾故表而出之今天下知有真儒必有實

綠滋館集

一卷之四

五

用無以不售見啗於世而士有不於其身於其
子孫者亦無曰此久遠吾弗能待也先生名正
寵伯謙其字別號若泉子先民昌國並爲諸生
而先民蚤卒今稱節者卽其婦

徐烈婦傳

萬曆丁未秋八月許明俊客歿真州踰月櫬至
其日婦徐氏自經歿年僅十有二二樞並帷紳
士哀而賢之婦歿夫義也塋同穴祭同堂禮也
禮義由賢者出廼議祔而宗人初難之者何先

是明俊嫡母有子曰明毓而母藍以少姬得幸
父已有身父祝藍自匿而私語素所善從弟舜
無何父去雲間其家鬻藍于黃舜故謹厚重發
言藍歸黃五月而舉子卽明俊父以悲歿嫡母
不察而悲歿夫也亦欲自殺舅止之曰殺吾孫
所以死吾子死吾子又死吾媳是重構禍于許
也存吾媳庶以撫吾孤撫居者徐歸行者天其
悔禍于許未可知也則又趣從子彥曰亟反孽
會舅歿不果而嫡顧常私念之坐卧未忘也一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六

日庭語明毓曰兒知爾弟乎明毓大驚曰兒少
孤獨依膝下母安得爲此言母語之故明毓涕
交下立出橐中金與彥購弟于黃黃靳弗予跳
之濟明毓復走濟索弟不得大呼曰受命逐弟
弟不逐許吾亦死黃愬諸理理曰義人也謫黃
黃廼出明俊毓載與俱歸途遇父故人熟視良
久曰甚矣仲之似吾友也入里里中諸父老無
不逆而似許長公者抵家家之老蒼頭若婦又
無不羅拜而似故主人翁者嫡持其踵泣已相

惻勞也引見祖廟遍謁諸宗舜拊明俊背嘆曰爾父言猶在耳吾今可以下報爾父議易名郡諸生寧進曰昔重耳亡外十九年卒有晉國盍名晉明毓曰儒固羞稱晉文弟有俊才其名俊而明俊婦翁徐道南者素釣奇聞其事大義之以女妻焉明俊故孱而攻苦徐諷之無憊經生也明年從兄遊廣陵竟歿瘞徐聞大慟矢不獨生諸婦論之曰爾姑非嫠乎又字爾夫而未有以報是屬爾徐泣曰姑嫠而有二惠也卽弱其

綠滋館集

一卷之四

七

春

一猶有夫兄妾不幸無子隱忍苟活何名伯嫠能善事姑姑無強我靈輻始至給請易服逆夫喪頃之歿雉矣孝庶暨諸生以聞郡邑郡邑交旌其間且載之志無何明毓將祔祖廟廼有尼者遂訟之公昔騾騎旣貴而歸霍氏彼武人猶不忘所自而明俊敦詩書者也爲父遺體既有徵矣撫有而室告于宗祧徐生歿則許氏婦也今日不得祀于祖廟卽異時而被

王章將無委諸草莽乎然宗人第以事垂宗祧

不厭參伍所言公公言之祔廟以爲禮也禮者敬謹而已矣大廟之每事必問豈其不知而故詳之廼所以爲禮也及劉侯判而宗人無不憮然失也而侯亦遂服而舍之曰苟二主無失祀烈婦歿不恨則豈惟許氏之光闔邑有榮施焉士奇曰徐氏其烈甚著明俊其事甚奇始明俊在母腹而去長又出居濟焉明俊已非許有矣微嫡慈則孽不歸微兄友則弟不歸微理賢則濟之受屢不歸俊之歸許天實置之而竟不祿

綠滋館集

一卷之四

八

春

何哉天以完節付徐氏則不復以年延明俊歟多女德慷慨殉夫者固不乏人若其徐待夫喪從容就義是爲難耳舜彥義以成信不負久要劉侯禮以回心匪徒革面許宗慈以別嬖信以明徵其子母昆弟間里公庭之間事若相拂而實相成此余所謂烈且奇者也余故不識明毓而以質成時侯謂非學使傳不可故爲次其事

吳氏六烈婦傳

余從吉州歸父老爲余道六烈事夫吉故稱禮

義之鄉余爲守三歲未上其人乃于吾宗得六人而其二又在朞月間異矣然參伍前後心竊悼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冷灰既難復然而積薪後更居上九原有知何日沾末光乎李獻吉有言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窮閭節烈詎聽其沒沒無聞空膏草野乎新都山川峭厲俗矜名節入吾里而山之峙者夷水之溜者凝平洋長坂別爲一區而士多曠懷女多奇節或曰地柔物也則坦蕩者固坤順之質女

綠滋館集

卷之四

九

坤德也則安貞者亦應地之徵歟

鄭氏者鄭瑤女也笄而歸誠誠余諸父行也蚤死無子鄭矢以身從諸女曹日與俱卧起已佯語其曹曰吾將要夫同穴乃命工兩爲藏諸女以爲不卽死其夜各散質明死繼矣年二十八將屬殮則衣已加紉顧衿帶中露片紙書曰夫亡與亡吾已沐浴更衣無復裸我郡大夫何公大義之爲首列春秋祀而是時有姚氏者從夫鶴給事余宗子王家鶴死姚亦死曰我獨非人

哉而愧見鄭烈宗人爲文吊之

胡氏者郴州守漢女而余從兄敦義妻也兄少能文而孱弱病嘔血家于武林病久苦客呻吟爲鄉思胡趣母家速以壻歸歸數月病益劇歿寺旁舍父察女必死給言與生稍瘳渴欲見母若婦胡心知夫且死不忍言立奉姑就道食日僅一豆既歸母趣爲庀食佯色喜食半而胡窺母欲淚也投箸起曰噫夫死矣一慟幾絕不食者八日已無人色母抱女哭強飲以漿噤不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十

入母亦爲之卻食胡長跪請曰願母割愛無以女故自傷女死分也明日端坐而逝年二十二是二烈者皆嘉隆人也至萬曆二十有三年而淡旬死烈者二曰江氏曰黃氏

江氏父曰東會夫曰貞美余從孫行也疽發唇死江氏年僅十九哀號欲絕姑戒諸婢曰天厄吾子幸有賢媳媳存猶吾子存也媳卽無子願少緩須臾以待他子子而子之亦猶亡子子也若嚴爲守無失吾賢婦江氏蓬首時而端坐是

日晨忽櫛髮出理中饋事諸婢幸江氏哀少殺防爲懈而不知紿之去已也踰日死維矣越六日而黃氏死

黃氏者余母族之自出同祖弟士志妻也弟始娶程氏蚤逝繼以黃隨納媵而黃絕無嫉也從之錢塘弟故喜客黃客羞必精舉子一而殤弟不勝歎歎黃以歸而更鬻塩于三湘之間會塩且賤估耗什之三是弟復思歸歸甫期復附余舟入錢塘無何死黃哭之慟告諸娣妯曰

綠藻館集

一卷之四

十一

妾將死夫姑春秋高孰代夫養請得仲次子爲夫後懸帶自縊帶斷左右驚告黃母母泣曰吳郎死無後女必不負吳郎何不拊立嗣以奉姑而必舍生殉死死無益也黃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祝母且歸母去而黃自絕矣年二十四時邑中來吊者嘖嘖稱曰一時兩貞婦于是並上其事郡縣乃江已蒙

旌而黃尚有待當黃之死會余令歸安鹿門子年垂九十矣爲賢而傳之至三十三年而有汪

氏

汪氏者序班汝相之女而從孫賓廷之妻也賓廷父曰如德與余同學大父曰時鳴與余同在官以此兩家事鉅細必聞然余亦不識賓廷婦何狀乃能如是汪雖歸賓廷十三載年僅二十八賓廷病瘵且革私謂汪曰吾亡無日汝欲何言汪泣曰誓死靡佗夫復何言賓廷曰婦夫死而無子者世未可縶指也寧必盡死耶汪曰各

綠藻館集

一卷之四

十二

有志賓廷曰汝休矣天虐我汝無自虐也汪曰人生隙日七十幾人妾垂三十閱世已半卽苟延三十年亦終一死死今快也于是乞夫所束繡帶置懷中次日賓廷死汪再拜王姑及姑曰妾爲吳氏婦止今日耳北汪母至語如前母待其踵哭晝夜不絕聲汪終不顧夜將旦母勸欲窺汪出前懷中繡帶雉經于卧榻適馮太史過余里吊而傳其事踰年又有葉氏死從子懋輝者

葉氏父曰登庸郡諸生也懋輝年少上人讀書

成瘵且死葉年十九耳泣語夫曰妾當先君待
君地下然君無子孰襄大事懋輝死既就木葉
勺水不入口諸女曹萬方說之不聽曰若能起
吾夫而肉之骨則能活我不者無煩言也其姊
嫠也泣語且絮徐以已譬葉曰姊自不了生死
更以說我乎嫠有慙色時不食者累日有牝而
多力者宣言曰吾輩石人耶而忍坐視其斃則
扶齒灌水葉辭舌血與噎俱大呼曰天乎天乎
旦暮人不幸殞所天而汝曹役不我亮也妾豈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十三

不能自毒而不欲穢吾腸抑豈不能自及而不
欲污吾頸若迫我甚矣不能從容待盡矣姑亦
嫠也戒諸女曰婦心如石第謹事之時葉奄奄
猶晨昏一再出嚮帷而拜拊棺而號汪雲章者
懋輝所善友也吊而哀葉匍匐再拜曰亡夫有
知己之言妾爲夫謝語畢入趣出橐中裝分給
諸姻徐曰吾有欲言以奉吾親不能執筆則以
口授書書成自署名于尾讀其書大驚寃二親
之愛而溺從一之義也不食八日死前一目已

浴而更服殮惟加襲用縞素葉命也當萬曆初
有自吾宗而死汪者是爲邑諸生正寵女余從
伯也女亦通書史臨歿遺書畧如葉指而婉轉
千言其聲悲哀尤令人酸鼻

士奇曰烈婦忠臣一也雉經則王燭也不食則
首陽也書帶則文信國也立孤則公孫杵臼也
若其不習而利無爲而爲吾何以窺其際乎故
死而行其是者烈士也曰吾成仁吾取義然而
荆卿聶政之流似是而實非死而行其意者烈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十四

婦也易曰致命遂志而是非並遺矣

明興二百三十餘載而吾里莫盛于今日無論
人文蒸蒸卽笄禕亦何赫烈也豈文章節義兩
者並附以持世抑當女富溢尤之日益見不萎
不滓者歟乃名不出里閭而登太常者僅一江
氏也諸女骨雖朽神則鞏鞏豈以名爲重輕顧
後死者覲然士林而無以闡發幽光也余甚慙
于諸婦

王氏傳

余既傳六烈又有王氏之死廼並次之

王氏者孝廉兄猷可之妾母故娼也歸孝廉而嫂黃氏與兩側室相繼歿嫂黃長子曰紹虞蚤夭次曰紹伯側室子曰紹宗皆始孩豕婦又嫠也王既當戶子不母而鞠嫠有依矣宗人亦謂此能婦事耳兄雅善奕方對客詠吟為主博進忽仆地時已日昃適良醫許道孚過里中余急遣人逆之至醫謝弗治王氏始哭且失聲宗人亦謂此文伯之內耳既畢歛王泣語家人曰妾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十五

無良蒙主不鄙棄拔之汙泥之中晉居閭內之貳妾聞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主實知我詎惟憐我妾豈直懷盼睐之恩抑亦感國士之分夫撫二孤報主異日妾任也顧班賤名辱不足以厭羣望隱忍苟活以墮主名又妾所不敢也太夫人在堂且有伯若季妾請從死家人曰咄無妄言此非爾曹能也王不應趣散橐中裝平則死雉矣舉宗大愕曰是六烈者名家女也彼何人斯而引決如是士奇曰詭莫甚于辱

身事莫重于生死取女之不有躬者與以身殉

者同日而並論懸絕奚啻萬里乃兩行而出一人者所謂欲甚于生而觸悟于迷也彼慕宋伯姬陳孝婦者始非不深自約敕不幸壹黷污遂行淫佚明知其非禮不能自還矣君子所以寬于取節開天下自新之路也而王氏獨能慷慨自裁死不越宿罔知始之失身者驅之也而非其初心後之死烈者有激也而乃見真性矣嗟夫鉏麀義士周處忠臣士固不以一青掩大節

綠滋館集

卷之四

十六

夫其蟬蛻于塵埃而鳳翔于千仞一念立割俗緣盡斷此則壯夫之所不能裁決而于人情尤最難者也其生若幻其死全歸其激烈似梁夫人又似石家綠珠過涉之凶安可咎焉或曰田橫之客盡皆賢者鄭玄之婢亦解讀書夫有所茹于心成于漸者乎吾又以知孝廉矣

孝烈傳

匹夫匹婦之諒非必合于中庸君子猶以爲賢於貪生若夫死孝死烈二倫是經屹屹大節並

垂不朽則幹甫與婦信足異也幹甫名貞美余從孫也父少孤喜得幹甫蚤且慧家故饒娶婦爲江君東會女幹甫體素孱而發憤于經生業江曰君休矣此儻來者不可得江蓋不欲夫苦形也至幹甫爲母病籲天引刀自割江輒從旁整襟正色奮臂大呼曰好爲之絕不作兒女態血指分痛亦何毅然丈夫也先是姑姚病醫數不效幹甫語江曰吾志窮矣極知割膚非孝然以親遺體還奉吾親萬一有瘳乎割肉炊羹江

綠滋館藁

卷之四

十七

三百四十一

抱姑蓐坐幹甫持杯進病久故厭糜姚食而甘焉亦不知爲股上肌也姑病良已而幹甫病矣垂盡廼有微露刺股事於母姚者母撫心悸而作痛時幹甫轉展寢席母顧兒瘡痕猶在泣曰天乎兒爲母殘復禍於厥躬幹甫泣江亦泣幹甫指其瘡痕語江氏曰吾所以不憚毀體殘形者非博名也欲延母未盡之年以畢吾終身之養今已矣汝能代吾服勞雖死不恨江應曰諾幹甫廼抽簪授江附耳語明日幹甫死殮畢江

泣以身殉左右曰若忘夫囑耶而倍之江曰從治命左右曰受託奉母可謂亂命乎江曰不然夫有弟則何憂乎母之定省妾不予則無慮乎夫之子遺吾財之熟矣姑察婦必死戒諸婢曰天厄吾子幸有賢媳媳存猶吾子存也媳卽無子願少緩須臾以待他子子而子之亦猶亡子子也若嚴爲守無失吾賢婦江母念兒甚日遣家媼數輩來羣噪曰胡不聽姑言江知女曹不可以口舌喻佯櫛髮起視中鎖諸媼防稍懈踰

綠滋館藁

卷之四

十八

三百四十二

日死雉矣年十有九郡邑交表其間督學御史以事聞特賜旌焉

野史氏曰偉哉幹甫若婦乎婦烈而夫則先之夫孝而婦則成之當幹甫割膚療母業已視死如歸天欲遺孝子完名則旦暮之年不以易千秋之譽矣婦目擊夫荼毒寧復愛身終沒夫子之名乎幹甫死五日而江氏繼之一死孝一死烈載在宗祏名登太常幹甫亦所謂施于有政

而不爲不遇者也夫有所受之矣江氏有伯父中丞幹甫有伯祖孝廉兩公同籍並重士林而其從孫從女亦似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人樂有賢父兄哉余旣附江氏於六烈而復傳孝烈令世知兩美其必有合也

殷烈婦傳

夫精義乃能取義識仁斯可求仁怯死非勇爲夫生不足以成全也小諒非貞爲夫死不足以遂志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猶賢于生生而又

綠滋館彙

卷之四

十九

有重于死者此則烈士之所不能財婦人之所可由而不可知者也婦人感憤計畫無復之死卽死耳孰與殷氏之從容赴義乎殷氏者從事君與可之女也大父執金吾魯大父大司徒適方思翽思翽又大京兆孫也初女未嬪從父官白下父謂女慧時與帛六朝之帙事若晉卞氏婦者女輒改容泣下與可心異之思翽旣逆婦歸時京兆已坳而叔氏再上公車昆弟半在諸生思翽發憤下帷願從父兄以無替箕裘之緒

久之病瘵有子而孱觀者皆謂非壽徵夫不可起子不可知婦豈獨心憊焉吾竭吾力斃而後已廼遍禱叢祠請以身代進奉湯餌溫語慰藉退坐東廂提子膝上煦煦相顧呼且泣曰天乎其延而父如綫之緒者惟若其緩而母須臾之死者亦惟若聲甚哀而又不欲思翽聞也時稱兒幸彊以寬夫意而兒竟死無何思翽亦死婦慟幾絕廼自爲書上父及徧遺諸姆不食者五日顧有欲言苦舌敝于是復索水而侍婢不知

綠滋館彙

卷之四

二十

私相語曰此爲未亡人乎婦持盂水漱而不咽徐出帷再拜舅姑曰妾不孝無能代夫供甘妾死之後願藁葬夫塚旁以暴妾罪自是勺水不入垂歿之日盥而端坐後思翽死九日春秋二十有五嗟乎婦出簪纓歸又世胄女富溢尤誰能不波不則擁田廬子猶子白首寡婦如從姑陳亦何不可而必汲汲以身殉哉婦先與陳有言矣有子則守無子則死殺身撫孤均期不負九原耳下宮之難陳嬰獨隱忍自存卒翼趙孤

而全朔祀假令孤與朔俱亡嬰之死豈在十五年後哉故子不夭則殷必不死殷不死異日提遺孤讀父書而擴未竟之志又豈出陳下也婦事夫猶臣事君藐諸靡有孑遺苟息廼以死繼之婦同首陽之餓而又懷苟息之忠也大不愧夫司徒之苗裔京兆之孫婦矣會余校士巫山巫山有婦痛夫死而投淵者余獎異之而適聞殷氏事故異則同室而各行其是陳氏是已同則千里而共操其符巫山婦是已生者非欲生

綠滋館藁

卷之四

二十一

而迫於勢不得死死非必死而激于義不欲生故生能濟死能遂者辯之哲也然有立孤之陳氏而後有死節之殷氏則仁義之漸而女德之自歟陳氏爲京兆仲子婦二孤則太學生思輿思載賴母訓並有國士風

選部殷公傳

余少與選部爲友今與其子爲婚余猶憶爲諸生同處紫陽之巔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兩心期許殊足壯懷壬子余觀學西晉明年公從稽

進文選主事先後以父喪歸僧舍同榻卧譚當世利害氣何勃勃也居數月公長逝矣良友云亡重以婚姻之好何痛如之廼揮涕爲傳

殷公宗器字君陳別號泰寰其先陳人漢徙丹陽宋徙歙之上里世敦詩書顯者爲大司徒駕部郎新城令新城令名學夔生守正公守正公生正亨公是爲選部封父新城縣吏一再傳產削選部年十六從父賈宛陵間輒坐帷呻吟司徒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是兒殆非賈人無強非

綠滋館藁

卷之四

二十一

其好父曰亦知儒不能通賈自念白首鄉校恐兒復爲儒不效故使兼治生耳然自是不以奇羸溷公公得專治經矣年二十補郡弟子員同余受學于原泉洪師試輒冠旣餽廩名日籍籍而是時師有弟中翰及其子大叅兄弟皆講業紫陽相繼脫穎去于是紫陽法壇公獨爲政矣公爲制舉義壹軌于正至其課人各因材質貧生至爲具幣一時從遊之士皆附公以成名丙午舉于鄉明年歲進士治公以計偕至邸

過旬矣試前三日若有神掖之起以才選吉士得三十二名格于數溢或爲公惜公笑曰昔劉忠宣解館宜留自請試吏授職方主政不佞未開民社願得劇郡藉磨礪以効一割之用謁選得興化府司李至卽區別羣吏若素習其人大指在忠厚不苛細過郡濱海故饒自島不戒民苦耗弊公雖刑官顧獨孳孳拊循當事者謂公廉且才通使署篆公持大體清繁牘謝請託攝興化未期月蠲贖六百緡攝福州省會繁于

綠滋館藁

一卷之四

二十三

興化而治倍之攝轉運格諸買例金千緡攝福清搜諸奸比爲利者廼有蜚語邑人至指天爲公白攝僊游邑契稅例千五百金公令自輸藩司倍得六千餘金凡所署篆爲捐贖緩飭庠序置學田載郡邑志不具悉先是封公被禍變姓名問莆父老列侯治狀次及司李父老譽不絕口爲歷數其治行封公入署拊司李背大笑曰兒洵能其官不負先司徒之鑒矣父故茹淡不喜品列是日特爲加豆焉公職顧治獄雅有

神明之稱然不欲以摘伏見長姑識其大者豪匿歐國賓婢反誣以殺人獄且成矣公奉檄覆訊心疑其冤廼禱于神有大踉蹌入信信豪側瞋其衣竟死公立階叱豪曰若胡不引罪犬伺窺垣者非若爲誰豪氣懾語塞觀者大駭巡海卒惡其長漁已合而譚帥爲辟易公單騎往諭立解散已酉秋分校閩士所拔皆名流以治平第一明年擢銓曹主政車祭郡民遮道因爲祠祀焉公甫入部踞淹滯抑奔競尋署選事有

綠滋館藁

一卷之四

二十四

吏受賕爲越格以微叙者公發其奸蔽罪十三人部中益肅亡何以封公喪南還爲營塋地公躬拮据雜諸傭間適邑侯經其地於車上諦視曰彼傭而經者何不類傭旣而知爲公也使吏憫曰公何自苦獨不念太夫人耶卒以勞瘁病竟不治臨歿猶手牽太夫人裾欲有所屬云長公爲余言先君孝友天性大父微時數步入郡城先君豫屬城東徐君爲治具邀大父飲而不使知爲子甘毳也大母有疾先君在道忽心動

曰吾親豈有不豫乎趨歸友愛叔父爲從鄉亭人因學友死殯而卹其孤鄉舉榘金悉散窮交昆弟出值遺金于塗舉以待亡者至而畀之渡河見浮尸解橐爲營塋其質行雅爲郡邑侯所推故並以文行列學使異等公孟太史取士爲誌且銘而邑夏侯以同籍之雅爲之狀

贊曰昔人謂窮視其所不爲達視其所不取用以卜相而殷公兩不愧焉如公居約時事親孝臨財蕭吊死問孤還金掩骼則已嚴一介之防

綠滋館集

卷之四

二十五

而切溝中之耻矣夫刑罰爵祿並轉移人心之大機公故刑官也再進則提黜陟之柄矣公不難燭國寘之寃而立雪覆盆豈復壅修潔之士而使嘆積薪乎假令公久于銓其必野無軼才朝皆民譽刑賞互用以鼓舞天下忠宣之勲可翹足待也人不可以無年此志士所以常懷日短之嗟也余于公有餘慟焉

綠滋館卷之四終

綠滋館集卷之五

新都吳士奇無尚撰

從叔鳳源公行狀

憶昔戊戌秋七月舟繫江干晝夢公過我欲有言而歔歔重發覺而訊至以公疾聞余曰噫公死矣開緘果然先是余以入

覲取道歸省假公別室夜聞呱呱而泣者問之則公孽子也愕曰胡居此則依乳婦家也旦而知其母嫁也意哀之視兒孱弱知非壽徵居四

綠滋館集

卷之五

三

歲病脾死嗟乎公劬子者屢矣或能聲偶而殤或能勝衣而殤當公之單車入蜀也極而送者二子而大兒已先公死及公之靈輜西歸也哀而逆者一焉而其後竟靡子遺天平乎諸薦紳謂公才大夫也諸昆弟謂公冢子也不可無後以兄弟次耶則仲一子以賢耶諸從子誰非賢者計未定意屬叔之次子叔趨進口無以余子爲也季之中子士翀伯兄暉之且長也立長故順又伯兄志也舉宗曰善久之士翀

公于田于徵余爲狀余聞鄉先生歿而可祀于鄉者論自鄉始蓋家大夫有言公少有寵于父父使當戶而父溫溫者也故守雌公則震玩焉以稱克家抑公諸弟有言甚矣吾兄之友我也分貲產自處瘠而又子畜吾子也日引領望曰庶其亢余家而不愧箕裘乎抑諸長老有言度田之後公以庶人在官布公道清浮糧則大有造于我里也此語在宗族鄉黨者也余又得公治行焉公弱冠游成均五十服官而得司城司

綠滋館集

卷之五

二

三

城雖職卑公持法不避豪右至其薄廛賦以寬市人具饘粥以飯饑者卽三輔倚重焉循資僅轉定州同知州古中山地故號難治公賦無苛羨庭無留訟其治一如司城時部使者知公使攝一邑一邑治邇攝七邑七邑治則大奇公薦之

朝而按察高君特表而旌之曰七邑甘棠公旣受知當路遂不次遷官得四川鹽提舉比至蜀方用兵公首條便宜以佐餉會子士鑕歿于家

仲季以公遠宦無令公聞而家書迺遺士鑕名公旣就寢忽傍徨起詢使曰鑕兒何似也紿曰無恙公曰則胡以不名曰偶忘之耳如是者數起使對如前公意不自得鬱鬱愁思不踰月卒矣疾革猶彊起爲二子分貲產屬邑令印識訓導加封焉以授二子而詎知事有非公所能逆觀者乎聞者誰不痛心焉或謂公之死數呼永明君豈其死官類已乎哉顧永明閔然以一令終公三命爲大夫視永明遇矣公名遠字伯期

綠滋館集

卷之五

三

別號鳳源距生嘉靖辛丑七月十八日凡五十有八歲配程氏舉子士端繼亦程舉子士敏程切而側室錢爲政再進程氏姬舉子士鑕騰舉子士鑑皆先後殤騰嫁而程與錢誓甘白首鄉人交義之士翬娶項氏爲孝廉恬宇公女孫女三人

先大夫請狀

萬曆四十年春不孝彊顏奉檄倍親之晉趣畢校事繼以武場又有攝官之役引領東望

諸寐懇欲致其政歸以夢中事語參知宋公公
曰子無自疑今非子去之日也而是時蒼頭適
自新都來亟問先大夫起居無恙心獨喜蒼頭
言旋又轉憂乃以十二月十九日先大夫歿於
正寢其夜余心忡忡元日獨坐漫題四絕句其
三曰百歲叢中歲再新新陳相禪倍思親不知
白髮今增許虛度冬溫又過春且歌且泣忽思
今日何日胡泣且作不祥語耶輾轉憂疑十九
夜蒼頭再至闢者方傳命余倉惶甚屢入訃聞

綠滋館集

一卷之五

四

余伏地號呼痛不欲生宋公來唁余請爲位吊
余曰在禮遂行者若未得行始爲位宋公曰君握
三符豈得遂行者耶余曰非錢穀之司公賢者
豈難受符而後請卽三臺又豈以受者去者爲
非而督過余兩人也言畢余大哭宋公亦哭曰
當成子之志立受符去次日爲請三臺余不待
報行日月不居幾及小祥將以冬十月二十日
奉先大夫柩殯于前山而洒泣爲乞狀其畧曰
先大夫諱一遵字伯清號南岡唐咸通中先光

公始自休遷歛之溪南二十傳而爲高祖繼善
公繼善公生自寬公自寬公生良鐸公先大夫
季子也自爲兒時絕無嬰兒之態祖父母愈憐
愛愈益醇謹嘗從塾歸祖母命之坐時二伯母
在坐先大夫趨出二伯母相謂曰叔童而冒於
禮彼謂嫂叔不同坐耳家世受賈祖歿瓜分資
斧旣薄而是時先恭人妣始歸先大夫廼棄儒
賈淮海之間然性故長厚不操市心子錢多爲
人負有善相人者熟視先大夫曰君骨法當橫

綠滋館集

一卷之五

五

金客咲曰若賈人安得此而是時余已就塾先
大夫謂所親曰何繇知非吾兒哉則寓書先恭
人其善課兒而先恭人資最賴史過目成誦每
夜以語余余甫入庠先恭人見倍先大夫義不
再續戊子秋余與乙榜疾幾殆先大夫白之白
門以余歸謂遇合有時兒無戚戚也辛卯余舉
於鄉明年成進士先大夫首以書戒曰臣無二
心當矢策名之始俗之漸人中士究難自持授
余以寧靜澹泊二語筮仕寧化命曰寧化僻處

山間不登賢書垂二百年兒其以父母爲師保
尋調歸安命曰歸爲嚴邑且多巨室賦役繁興
小民不堪量移留曹承乏司會命曰無薄委吏
也小民浚脂以轉輸軍士枵腹以仰給小子志
之再榷西關命曰商困極矣旣晉爲郎命曰此
中多耗國之資出守吉安命曰此故文章節義
之地其獎賢旌異以無忝表帥旣督蜀學授以
教規再補山西申以蜀命其間家食又使仕優
而學嘗呼余語曰兒知學乎學非章句亦非空

綠滋館藁

卷之五

六

寂憲章文武此真儒之實用也又曰學在不激
不徐吾見兒終夜不寢于諸孫欲速其功病助
長矣不孝受命未能克也而今已矣趨庭無復
舊聞矣余入籍二十年先大夫在官署僅三之
一嘗勉余兒但畢力于公吾自拮据家政余未
及見大父未能述父之孝行猶記童時嫡祖母
方病篤會有盜警宗人羣避入城先大夫日侍
寢側旣歿而殯成禮然後去祖母王病瘵先大
夫煮松爲膏至目昧不能視始祖母方草塋古

嚴先大夫更爲封石暮宿僧舍寺門故祖所建
範銅爲三神先大夫夢三黃衣人辭去詰日僧
言神爲盜竊先大夫立脩圯復奉神居焉每歲
當祖父母忌日茹素往哭墓下太祖與太祖妣
三塋三舉先大夫卜地不得至廢寢食去冬若
有先覺以爲吾不塋祖誰爲塋者今復姑待更
於何日廼決之篁墩野宿勞瘁病竟不起臨歿
惟以二親未塋爲恨長伯父蚤逝與二伯父同
居終身無不怡之色撫長遺裔不啻若子兩爲

綠滋館藁

卷之五

七

受室歲時給餼除道繕梁脩剝賑饑諸輕財好
義未可更數宗人有冬而被松毛者先大夫曰
貧至此極乎厚給之歿而賻焉始先大夫居吉
署見余夜閱獄辭誠曰若無倦視死生惟若頃
歸悉謝諸屬道饋曰吾戒吾子誼不敢當諸君
之賜僕益無名矣江行遇窶人子輒助金錢自
余始爲令而郎而守三受

國之寵命絕無貴倨意恂恂下人義所當言又
正色以語獨居別業時採瀟洛諸書亦不乏山

水趣值好風日乘梓策杖與齊年者同遊足跡不入公庭嘗吟語人曰吾欲吾兒爲清吏吾獨不爲清吏父乎哉兩賓於鄉其後固謝不往故事鄉飲附府邑不復設邑張侯雅重先大夫行誼特爲設飲敦請會先大夫病辭焉後郡守鄔公郭公李公過余里先大夫以刺投謝老病未能迎鄔公駭謂余曰公尚有尊人耶復顧郭公李公曰不佞等官此上二年而竟不聞若翁名賢可知也既病革猶貽書兄叔夏幸努力并屬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八

先祖塋事生平奉佛歲時齋食至遺命則戒無作佛事悉遵家禮殮惟布帛勿入一錢棺余皆自夙構家有老蒼頭言先大父昔卜塋古巖夢一老者峨冠拖紳揖而言曰幸公讓我次日掘地得塚形家請闢其半先大父力止之其夜復夢老者來謝曰當厚報公明年舉先大夫先大夫生嘉靖庚子四月初九日壽七十有三配先恭人妣黃氏爲黃鉦公女年僅四十有六舉姊及余姊適程從偉蚤卒有甥明已邑庠生余室

鄭氏亦累封恭人爲鄭復驥公女有孫五長劬邦聘戶部副郎許志吉公女爲文穆公孫次劬芬頗雋而殤先大夫哀之三劬吉聘太學汪士龍公女四劬齊聘太學程世濟公女五劬晉聘殷光斗公女爲吏部主政宗器公孫

祭朱文公文

惟公挺生新都而會靈於鄒魯聞道伊洛而接脉於唐虞爲學知行交修設教博約並進下學上達人人皆可與能溫故知新日日欲其自得

綠滋館集

卷之五

九

觀易而獨抒本義悟至理於圖畫之先作史而首提大綱維直道於春秋之後諸所著述同會源流蓋尼山有孔子所以刪六經而明千聖之道統紫陽有先生所以註六經而開萬古之顯蒙先後一揆經傳互發某等幸世澤之相承親斯文之未喪登堂如見雖懷希聖希賢之思入室未能允賴若啓若翼之力以茲講院告成是用齋心奉祀式我鄉之先正因天下之共宗此教之所以易入而新安稱淳俗化之所以大行

而聞風多君子也歟則匪直斯郡廟貌之光而實關

國家文明之運矣

祭烈婦黃氏文

乙未秋七月叔向弟客死錢塘余時爲歸令以守官無能往哭也靈輜將返弟婦黃以死逆余悲弟之蚤夭而重黃之高誼乃函祭具爲文以告於吾弟及烈婦之靈曰吁嗟乎哀哉嗟弟七尺玉立昂昂胡天不吊溘爾夭亡孺人殉節兩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

美齊光雖死猶生誰彭誰殤嗟弟善賈遭時弗祥豈無已婦汶汶弗彰孺人赴義弟聞則揚名高爲寶塵彼厚藏嗟弟割慈暫游千里一去不返長懷無已孺人奉姑泣語妯娌桑榆有託感銜泉裏嗟弟弗嗣喪此寧馨依依誰憑闕戶推心孺人立後猶子斯承主鬯有藉弟目則瞑嗟弟之終不干故鄉渺渺滄江竟胡翱翔孺人東向絕脰自戕死各異所歸則同藏效一言于遙天望里門而薦觴惟二鬼之不昧儼如在而洋洋

洋

祭八世祖妣胡氏孺人文

靈荃夙殞寶珥久捐宿草猶新喬木如故千年窀穸誰司再造之功百代衣冠益啓肅將之念妣德原同地厚孫謀豈非天開雖忝離之感久懷于舊墟而水木之源幸尋于故址竟緣思而來宅神閱世而不磨松鬱茂以連岡根深而蔭必廣墳高低以接隴枝附而幹益隆尚安厥封永休後裔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一

祭誥贈恭人先妣黃氏文

士奇身叨晉秩母奉加旌

鸞命屢頒葵心未効簪璫如在風水興思謹焚誥黃用申

天寵惟靈敬膺

新命陰牖愚衷相茲七尺母遺之軀聊代九原地下之報

祭宜生先生文

于先生之墓先生于余則諸父行也願不誌下

交而問業于余余不佞自爲諸生時輒寥寥而道古人然第浮慕其一二以名爲能好古者而姑以寄吾志云耳先生直欲舉其全力以遍讀夫三墳八索九丘諸書而網羅千古也余故偶偶獨行不能列方爲圓而先生介持自好其不欲與時浮沉而取容當世視余益甚也余故不羈放浪山水間而先生狷者也非公事屢不及戶外然余日一再出而先生不厭余游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也日先生之挈家南下也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一

不佞之量移戶曹也若或耦之先生甫就白門而不佞適有浦之役也又若或間之先生之寓書余曰願少湏更無死以待而不佞亦引領南望幾及瓜以與先生決也然不得呼嗟乎哀哉昔洛陽年少未駕而稅彼鰥厄于無年顧猶足以涕淚千古而今吊古者世知有賈傅也先生與賈爲徒而年不逮竟以布衣終焉先生沒而名與骨俱朽耳後世誰復有知先生者乎史稱賈生之孫嘉最好學能世其家而先生有

兩子始孩而雋已矣先生吾無以慰先生于九原矣異日今子而能讀父書以竟先生之志也則先生所爲不沒者而已矣

祭亡姜文

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八月初三日知吉安府事吳遣使以一芻告於亡姬凌氏之靈傷哉爾也以巾櫛從余者十年素以恪謹聞於余頗有協助之力豈爾不造有子而覆未卵而屯併殞其身余意甚哀之故旅櫬始暮欲以骨歸蒼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一

頭謂踰山涉水僕僕數千里無益亡者天下一家死吉州卽葬吉州蒼頭之言幾是乎余見不及矣是用卜吉壤於螺山之側以七月晦藏焉吁嗟乎生爲新都人死作吉州鬼余強欲排遣若而未能忘情余卽時思念若而徒徵夢寐耳魂其有知尚其安厥土哉

祭楊景渚文

維公少掇巍科壯登顯第五官大夫不爲不遇而家無垣屋蕭然寒素振高風於千載

清矣不佞叨與籍末且復同官竊窺公雖介持
自好而僂俚下人雖獨醒獨清而和光同塵能
白能玄知剛知柔蓋嘗推邦江司倉盈守高涼
提文衡而旅無橫征士有餘糧鑑水浮山一新
龔黃之化三江五嶺咸被鄒魯之風胡市入蜀
遽爾僊逝未副雲霓之望已興薤露之歌夫士
詘于不知已而抱恨于無年乃當路已數推轂
公公壽亦既踰耆矣而位不配望才未展於什
一吾道將廢命也如何至夫其表不續領影零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四

丁寡婦啼號于帷內孤甥蒲伏于几前臧獲羅
拜于階下楚水蜀道絕險艱關遊魂何遠旅櫬
誰扶斯又生人之極哀而道旁所酸鼻者矣天
之報施善人乃如是耶豈公之所自樹者惟期
不朽而天之所遺公者亦惟是令名耶

祭先考封大夫文

吁嗟乎哀哉茫茫蒼輿誰不生且有而孰如我
二人之生我育我者耶誰不顧且復而孰如我
二人之顧我復我者耶維父之稱孤也僅弱冠

鼓先人餘燼於淮海之間以仰事二祖母俯畜
余與姊而賴以糊口也余少習於嬉父謂之子
才不肯竟學時庭督之母又婉道之而余廼忽
自醒中夜展思若無所容而始憤發嘔心也余
甫列庠序慈闈蚤逝父未中歲義不再續時余
未有子乳乳相對父廣余膝寬以敷教所以曲
體余者懇以至也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則自余
兩爲令再爲郎爲守以至兩爲晉蜀諸生師而
父耳提面命如一詞也余既入官有佔俾之癖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五

又不善治生父拮据家政余得藏其拙而從所
好者父之貽也吁嗟乎父時以曾大父未歸骨
爲憂今二柩甫塋父與俱歿矣父時慮余之晚
有子息今諸孫幾成人父又不逮矣父與余之
再進級以光祖父今余疆顏復出猶然故職矣
十年不調甘心遭回而千里歸雲倏悲聚散憶
昔余之病也父扶我於閭闔而父之病也余竟
不能侍於易簣昔之去也含淚而持踵於庭今
之歸也呼號而擗踊於帷言念至此心焉如割

哀哀父母今並已矣人生所謂仰事者從此斷矣是用陳辭并以晉藩及同官之奠告嗚呼哀哉

祭殷銓部文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二月辛丑朔越日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通家眷弟吳士奇戒香帛潔牲醴再拜致祭于吏部文選司主事泰寰殷公之靈其文曰嗚呼公蓋棺垂二載矣禮大夫三月而塋孝子不忍遽封樹其親踰時久矣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六

公今歸骨山阿固公之寧所也抑聞人不可無年用人者無今時過而坐視之老公一爲司李再晉銓司而年僅始艾當事者不可謂不亟用公坐聽公之才且老而公卽非壽亦不可謂肥乎無年也然天下獨傷公之深何哉羽蟲之凡者蠢然並生而不爲瑞奄然俱盡而不爲寡迺若鳳之輝龍之霖一旦翮殺鱗脫鮮不悲且泣矣公固明時之龍鳳也發劍海陬奏刀巖邑四署鄰縣而卧理有餘再攝轉運而處膏不潤甫

入銓司而吏蠹一清公家司徒雅識公于署時假使公與齊年可方晉之二謝而年僅得司徒過半輝方挹而忽散霖始霑而旋竭此志士所以有日短之嗟也奇交附肝膽好託絲蘿緬思紫陽之巔風雨鷄鳴樽酒譚心擊節豪舉而不可得再思僧房深夜鐘鼓交喧抵足共眠高論時務而不可得已矣殷公余復何言惟是勿剪在莆民儀刑在卿余與歌且放焉而公嗣子並賢異時必能紹箕裘以展公未竟之志則公所爲不沒而餘光猶照耀天下也哀哉

綠滋館集

卷之五

十七

祭程野鶴先生文

吁嗟乎哀哉公春秋八十有五矣所不足者非年也而望德者猶惜公之無年公之子孫振振矣所不足者亦非福也而知公者猶謂天之報施什未償一也余觀從古賢豪之士行其意磊落者効其能均足以垂千秋而樹不朽迺若才合于誠難矣才誠合而出布衣之士抑又難矣夫布衣無權而舌約者也無權則多阻

居約則鮮持執有不萎不緇高處士之行如公者乎余每念公之撫孤未嘗不爲擊節也屬貌諸子把臂受重寄于未暝所最難者處人骨肉之間又非簞豆之細而公獨能毅然身任其艱內不撓于錄金外不瞬于千駟使累郊安于泰山而遺緒光於前業蓋一孤彼一孤而且非一姓也則公並有造于三氏矣壯夫猶爲之動色古所謂君子人者非耶若夫置義塚新廟貌扶危賑饑梁津繕道公旣以德詔爵以齒尚賔以

綠滋館藁

卷之五

十八

善旌亭矣公生平高詎未可悉數大都施者未倦卽百年猶若未冷而望者未厭雖加一日不猶愈于已乎公又何以歿焉列在肺腑之親不爲文飾之語直吊遺跡以寄悲思吁嗟乎哀哉

祭諸刼文

萬曆丁巳臘月望日吳某告于當境土地之神轉示諸刼曰嗟惟爾曹生犯天刑死墮苦海原爾初心豈不自揣時勢之不可而甘入苦阱之乎豈由一念之差起一時之悞聽以至斷首就

死追悔無及蓋自作之孽而後天降之罰神明之痛憤而特假手于人力也爾曹試思雲已蔽而復明火方發而忽滅揮日反風皆從古異事而又不先不後墻殞若推神聰明正直顯佑一方如此爾曹豈能違天乎違天者亡又奚憾于人乎今特爲爾曹懺銷前宿業皈依正覺無作怨厲沉淪異鄉神靈在上汝其聽之

綠滋館藁

十九

綠滋館藁卷之五終

綠滋館彙卷之六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天海建庵引

乙未秋八月余同伯成平仲于夔雲將爲黃山遊從湯泉逶迤上四十里抵天海秋山氣爽三十六峯析爲千峯峯盡削成雜以雲物獻狀益幻石罅松枝低拂如蘿翠色蒼莽獨空東面遠矚大江如覆杯水夜宿草舍如吳中小艇從者皆抵足眠余忽夢入碧浪湖碧浪湖在吳興峴

綠滋館彙

卷之六

一

山下余昔爲今時從月下遊者也人言吾鄉山羸水詘以余晝卜諸夜豈不山水並會心乎以趣入蜀未盡探奇明年歷嘉州登峩眉緬懷故山勝不減此而噴巖過之自僧心月闢石爲級纔可受踵而未有息肩之所級行日四十里每苦足茹遊者雖有勝情卒憚攀躋中道而返會樵李徐玄仗同二客來余再與俱遊則以心月往躡磴十五里而徑窮假宿蓮花洞有僧禪貌

竟經詰朝引諸客穿峽上余病不能從居數

綠滋館彙

卷之六

二

日黃寓庸從武陵來然穴處繙懸踞險如舊樂又疲也於是心月請得繕故道置蘭若於天海山之半而別爲小憩屬余爲引余惟峩山昔僻蠶叢誰名震旦第一則僧以也按黃山圖經高一千一百七十丈于蜀其東西峙乎顧茲山靈湏借佛力頃僧普門欲建塲中山心月更築室其頂摠開不二之門誰生我相共施無盡之藏贊茲善緣居士不厭遊亦無常住近逃禪然不習禪豈其佚佛而託此老焉天造靈區必不終闕顯者有待作者乘時願徧告善知識藉力大士長爲軒轅道主

建水陸堂引

寺厓右地中爲方池不知鑿於何年余少時見蓮數朶僧云不種而華今華久謝矣既不緣種而生豈因無華而減此根自在華應有時人心亦有善根亘古原無磨滅願善作必湏善成而有因自是有果寺缺右宇法當補偏故有丈二金身大士置之廡下僧悟松嘗欲爲閣圓明再

欲爲放生居然兩無成而池中鱗虫已種種廡下金身猶然無棲也震空憫焉又欲繪水陸爲堂以募貲淮海溺於水中蓋三舉三廢至以身殉矣而了悟者頓發悲心誓成先願酷暑披笠乞施口中余曰二僧蹈水火冒寒暑卽生死無以易其慮何功不成乎欲爲書疏首時久苦旱纔一舉念疾風大雨忽自西來其夕僧見金身放大神光水底鱗虫欲奮詰朝以告余曰此天人協應之徵青蓮再華之日也亟以告諸善男

綠滋館集

卷之六

三

信女願各發善根普施功德以補地紀之不足完累世之未竟

重修仁義寺引

仁義寺在歙之西西南萬家星布咸於斯祝釐焉而踞吾里之上游西控金竺東面黃蘿左谿右岡儲精含秀獨甲諸刹最稱福地祥符以來時遷世殊屢加補葺載在碑中大都象教之興上關

運下占物力有開必先有作必成人能弘道

信非虛語

聖主中天大闡三教名山梵宇靡不改觀寺號地靈尚闕有待頃見四方僧以募至者求無不獲各得意歸佛光普照豈其近遺慈悲發施尤從邇始適以公事聚族禪林遍觀堂廡則追且蠡構且齧周垣半圯羊豕外來泥木中空蜂鼠入穴神若含怒人爲咨嗟廼告主僧宣鐸井里願自一人以引千萬人自一錢以積千萬錢共成莫大之功各種無邊之福而又諷僧以雨我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四

公田遂及我私之詠是役也論興革則事不可已語盈訕則時非不足如藉神庥大爲更新雪夜花朝于此翱翔坐嘯行吟于此賡和譚玄較藝于此逍遙叙族敦朋于此懽洽豈惟福國護民亦以壯遊快心少年聞而喜相告也諸父老曰勿亟不日成之矣遂疏諸首

水說

族弟景真一朝祝髮因有親在數招之歸南還至琉璃河觀水復爲水說貽之

水解還爲水水凝復爲水不應言此水既已成
水此水必不使再爲水則將移冬作夏沸河成
湯種種生心翻成勞相子謂是人愚否佛說圓
通無拘無礙出世世間得大自在猶之吾儒能
潛能見能見能潛一非執一非一是一玉在璞
中混沌未分一剖爲玉縱置之石不復雜石如
慮石更混玉悉取是石碎爲微塵異中生異強
爲分別子謂是人愚否佛說金剛金性不變能
經百煉猶之吾儒實見得是迹可使穢名可使

綠滋館集

卷之六

五

不遘心自取心見乃汝真子又觀夫伶人作劇
手繁華浪自歡喜苦楚浪自悲傷劇畢人散本
來面目毫有增減否佛日自若隨方瞻仰或觀
中天或作隙視猶之吾儒譽不加喜毀不加阻
豈增聖于太宰何畏譏于喪狗知我是我罪我
亦我居士既畢是說復贊曰玉作子之心果如
玉之精子必不染世水作子之身果如水之清
子何必離世觀場作俗眼誰白誰青誰謂髮去
而髮在非僧獨觀本來無蹈狂頭之怖到處

巖場一任俗士之笑

觀察馬鏡石先生像贊

榆下爲誰箇中何似是耶馬公非耶馬公如水
鷄如畫龍怒則兵祥則刑恂恂則鄒魯儒林赴
赴則公侯干城而總無名則孰爲形形姑就其
角巾拖紳逍遙南榮幕而擬曰此其闡然之章
淵然之光至人不晦之神情

從祖會堂先生像贊

不佞入蜀之明年而從祖鴻臚會堂公歿歿垂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六

十載而叔氏君直乃出其先遺像以示余余迫
而視俛而思既悲且詫曰噫嘻是耶非耶誰擅
丹青爲公優孟而雙瞳之炯炯也七尺之昂昂
也言笑之如昨而顧眄其若存也披公未改之
音容想公不朽之神情公其猶抵掌而譚鹽策
爲桑孔者耶公其猶秉衡而評月旦爲彥方者
耶公其猶荷鍾而疏溝洫爲鄭白者耶公其猶
設機而御貂璫爲智囊者耶公其猶束帶而傳
臚句爲委蛇者耶公其猶說禮樂敦詩書爲魯

諸儒者耶公其猶飛一矢蹶千金爲東海生者耶公其猶揖郡侯據上坐爲夷門監者耶公其猶晚佚西成默修醇謹爲三老爲萬石君者耶余以貌擬公而公之貌宛其在目余以意逆公而公之意戚戚於心心目之間非善畫者莫能圖非知已者莫能狀竊謬附於阿咸聊寄思乎遺像

午亭先生像贊先生有子曰仰亭

先生儒者也晚而精秦越人之術令子復世其

綠滋館集

卷之六

七

三百一

業余與先生雅遊今兩按其像立如齊坐如尸何恂恂者耶屹而立者足盤辟而欲前目盼盼而若有所思豈龍德之未衰故壯心其猶在憑几而坐者髮種種矣頽爾如委塔然若喪其偶矣而神益王從前則伏櫪之驥從後則紀渚子之木鷄以爲無似而無不似以爲有似而未有似先生蓋仁心爲質萬物同春莫測其裏誰肖其神吾將以有若之似似之乎則有亦步亦趨而止先生者而續以亭名

蒲隱居士像贊

單闕之歲不佞時爲諸生取道錢塘同舟十餘人余獨偉視虞卿賈人子廼有此奇狀稍扣之慷慨激烈皆豪俠語風利登岸怏怏遽別今十九年矣余既歷官中外虞卿亦久遊燕趙齊楚之郊未一再遇客有持虞卿像索余題者余乍見愕然此吾故人胡竟忘其名客爲道十九年前舟中事余曰是矣是矣展圖左右視毛髮竦動恍如身在江干而與之面譚者因自吟亦有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八

三百二

伯樂過都之識而恨無燕趙黃金之奉遂於虞卿失之也廼爲贊曰
遵彼錢塘幸接君子亦既觀止胡我遐棄何以轉盼于丹青圖畫之中而若合若離何以貌君於一十九年之後而戚戚重余思豈豪士之遇洵非尋常抑英爽之動人彌久而不忘夫蒲之能寫者特其葱菁披拂之狀而劍鋒不靡之節畫莫能圖故君之可象者亦僅鬚眉色澤之間而跡地不羈之志此直其寄

吳母節婦方孺人贊

平仲母稱未亡人垂三十載以余所觀孺人之
圖儀質以平仲之行誼孺人有母節且有母才
提六尺之孤而能食且教廼其成夫子之志而
存亡死生歟孺人爲處士方顯寧女生十六而
歸余從叔家值中葉夫又季子瓜分漸薄是將
不堪孺人脫簪珥悉傾橐中裝佐夫賈淮海兩
尊人朝夕自上饋及相繼而歿孺人以一女子
襄事於伯仲之間而報命千里之外遊于無內

綠滋館集

卷之六

九

憂而得筴賈以暇者閭力也久之季公殞於淮
孺人纔廿七慟欲與夫俱死所以不卽死者平
仲及少弟方穉祿相藉母死藐諸何依吾欲有
以報夫子則生賢於死財之孰矣乎仲旣勝冠
而孺少弟且殤時伯仲之子並列諸生平仲奮
欲下帷諸母相謂曰無苦兒呻佔盍修先君之
故業從賈乎孺人嘆曰吾夫旣死于賈吾子又
喪其一廢興有命奈何以如綫之弱息博圭撮
不可知之地哉兒故善讀書莫如醫乎也雅

攻書法廼遷去專精醫方然不欲以此釣奇爲
市家徒壁如故孺人亦不問所入但聞平仲多
所生活輒大喜曰吾子未子其以樹德當是時
宗人子出賈淮海者皆贏得過當諸母無不盛
綺縞持筦鑰以夸于里閭而孺人椎布相對絕
無慙色豈以吾兒不能曜我乎老婦之愛子異
甚固非女曹所知也平仲嘗欲出遊先持三緡
遺母母知其貸也咲受之平仲旣去母竟還主
貸者平仲益以此潔修其行所交皆當世名士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

孺人益喜曰兒卽不試何忝儒名孺人之教子
以義方如此晚而奉佛與羅氏奴屏居南田垂
盡猶呵呵念阿彌云

贊曰少婦而背所天者或慷慨于溝瀆而孺人
獨隱忍以圖存存非徒存蓋以爲夫者爲子節
而併以才名昔陵母知興故能以其子顯嬰母
知廢故能遺子以安俗之相靡婦人爲甚孺人
乃能不焰于諸母不侈于濫尤置其子于雍容
都雅之中而卒稱夫保身完名之士道之真以

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平仲夫亦姑有所寄孺人其亦圖興於廢乎是可以下報季公矣

明成子贊

明成子往矣其徒曉余族弟也余不識明成子而因徒曉爲之贊曰

嗚呼斯其爲明成子歟明者自明也成者自成也斯又儒之旨而爲吾徒歟飄飄者僧耶而髮則縷縷束帶恂恂者儒耶而足不納履吾觀其允若塞狀若愚形欲就神不居將儒釋名相一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一

切掃除頂踵毛髮摠屬腐餘足亂浮雲心滯太虛翛然其解縛以天地爲蘆廬

性滿上人還峨山叙贊

峨山慧通庵僧性滿栖予里七載餘募爲檀佛三朝夕頂禮今欲奉佛還故庵以予舊爲峨山主乞言焉予問之曰佛有象耶香誰嗅耶汝前何來今何去耶夫無象而爲象無臭而爲香無去來而生去來因界變遷與世流轉何云慧也且汝名性滿亦知汝之性乎性自充滿法界何

必峨山何必非峨山若猶見色聲香味觸法而未脫於往來去住縱對香嚴何益自心徒妙談

玄竟無了義矣性滿曰釋子誓此法身徧滿十方了無罣礙故所至未嘗久淹今暫歸大峨行且南度海西極諸國安知卓錫所乎余復呼曰性滿性滿滿在性不在身世然能解脫身世卽已悟入性空遂爲之贊曰

性無生滅身何去來來者非汝去亦非汝汝性自如無方無所方所盡忘身塵乃脫一脫身塵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二

便超界塵得大無礙遍滿圓空還汝自性矣

祥叭領占上人贊

五臺羅喉寺僧祥叭領占介了達謁余余與之坐久而異其眼更異其名了達曰此故胡僧祥叭領占曰昔我八歲叔父以我西來長於中國卽中國人何必云胡而煩好怪者窮我以萬里外事也余嘉其達迺問上人作何修行曰徹夜不寐持尊勝咒余曰胡僧持此咒者多然語不可了曰政無煩了余益竒之迺爲之贊曰

呪不必了僧不必胡法身無常何從何止大道
訖西汝以極至不操梵音不習漢字第持一呪
遍歷東度卽余眼視已強索之神情卽汝存名
猶未忘夫故號矣祥以領占稽首曰僧也東西
南北之人也宰官幸爲解脫請併無其名了達
合掌曰南無無名佛

壽伯兄黔源七十巨石喬松圖贊

伯兄壯遊燕市徧交薦紳一朝脫若敝蹤飄然
南還舊廬買事聰之仲季田事聰之臧獲程督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三

諸子聽之外傳笑語所善客曰顯名厚實兩非
吾願吾適吾適而已別築小憩稍遠里囂不佞
家食時時過之几上青史窓前綠蒲盤草卷石
一經把弄便稱妙品置諸古玩之間並令觀者
解頰怪石當軒拂以高木客至藉陰趺坐意倦
挾書蟠眠婆娑殆十載餘今者春秋七十矣諸
知交屬左于繪圖爲壽圖以木石從所好也然
第能寫其逍遙自得之趣至夫奉孀母撫弱弟
嫠節堅心石莫能移松莫能傲圖莫能狀廼爲

之贊曰

黔山何深黔水何清中有大隱既智且仁一解
世縛獨耽登臨勝具欲倦廼卽園林立石肖山
引水周亭峩峩玉立挺挺千尋棠桂交華與松
參差七十于斯百歲于斯客問何好曰無所好
玩具錯陳如過目之煙雲客問何德曰無所德
宗黨交稱皆素位中事耳好忘其好此爲真好
德無其德此爲上德欲贊一詞詞亦不盡述

祠鐘銘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四

惟爾冠玉先聲俾我子孫振振惟我鬲食如林
俾爾匪色似鳴噫嘻斯其爲百代不絕之響而
先公永其來臨

三箴

士箴

夫書紳寓目銘座警心旣列士林豈甘悖德不
觸不激中情大氏然矣乃爲士箴曰惟孝先乎
百行惟士首乎四民胡生我而忘所事胡事親
而猶他人一體而分胡自閱於牆忍傷其根同

好相濟胡膠序戈鏃標黨伐異服色有章胡不
今而古不衷而危窮通分定胡不羞牛後不耻
龍斷樂不可極胡歌舞卜夜沉湎竟日利不可
放胡以齒焚身自驅畧罔一朝之忿亡身及親
胡浮慕客氣而睚眦發怒胡以軀借交而揚臂
號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胡借言利害而闖入
公庭胡慣爲保留而獻諛取憐若乃鬢邊玉挿
腦後雷圈大袖飛巾媒服僧屐又或毀冠裂裳
使酒罵坐自絕儒羣溷跡穢市又或持吏短長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五

刺人房閨陰騰妻非妄附月旦甚則奴顏官長
弟畜胥隸肄業刀筆詩書法律又甚則幫閑寄
館樗蒲罔利敗類宜湔而人行禽言之污吾口
書之污吾簡亦無所用吾箴矣

官箴

賈傳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爲也文翁治蜀至遣開敏之吏受
業京師而簡其明經飭行者爲學官以教道弟
子一時比於鄒魯余昔入蜀猶沐其遺風迺晉

固古帝王自立之國也家敦禮樂戶說詩書臨
以郡邑之長承以文學之官皆與我共司教者
也師嚴道尊何以嚴而使人不見其可惡敷教
在寬何以寬而使人不見其可狎鄒爾瞻有言
銓衡如大匠師儒如塲師大匠之所度材卽塲
師之所豫植此言貴養也養士莫親於有司莫
要於諸文學故吾願長郡邑者政先民秀嘉與
薰陶翼其不逮匡其不率勿喜逢迎以長奔競
勿專刻厲以挫士氣勿以一肯而掩其生平勿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六

以一不肖而槩鄙多士勿薰蕕莫辨而漫無勸
懲勿藐視孤寒而令怨遺佚勿以簿書旁午而
倦考校勿今有寬抑而無所控告使士心親附
精神流貫而官文學者亦自端其標自勵其氣
無厭薄青氈無羶悅署篆無磬折有司利于關
說無濫舉內交因公索謝無較論脯修徵逐豆
觴無擁篲貴介立雪貧窶師道立則善人多父
兄之教先則子弟之率謹異時得士有如薛文
清公諸君子使晉人指曰某師儒之所夾輔某

郡邑大夫之所陶鑄者也不佞其何力之有

自箴

余昔承乏蜀懼不任而請益賢者命之曰若無徒疲殿最若非專取士者也余心駭焉再請則曰取士者三載而操賢書辟則冀北之暫過而學使則時其閑掇者也造士而兼取士者也余大服其言既引繩示儆復佩帛自寬第前非雖悟舊習難除盖五官而猶羞學製十載而未克虛憍也凡吾所求諸人即吾所責諸已遂不復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七

煩言而第爲箴曰同我子弟無作好惡不剛不柔式我師度不黨不偏共遵王路

哀辭

子漸名應鴻別號陸羽余族兄也既博一舉無故被黜萬曆之丙午余以吉州入計子漸死邸矣悲夫子之窮而復乘以衆口也操竿而瑟操瑟而竿家故貧而厭淺淺疑爲豪舉被褐而羞附炎炎見謂狎侮寄窮愁于詩酒或命之狂耻受辱于毗睨僉曰寡侶今已矣余心悼焉乃援

筆寄哀其辭曰

維九牧之朝正兮欣萬象以敷鮮獨枯塚之陬生兮托春怨于杜鵑生至艱而死極哀兮身與名而俱捐悼風流之頃盡兮吾將吊影于虞淵吁嗟乎哀哉惟子之少飄飄容與氣吞雲夢高譚三五遭時不利動而見阻惟子之壯離邦去里西涉太華北厲涿邸遇禦國門露刃相視扶橐抱廓棲于蕭寺十載燕塵素衣爲淄張兮復蹶壯心未已嗟譽命之不終兮胡昔進而今亡

綠滋館集

卷之六

十八

撫寸心以自知兮人好惡其何常覽九州之博
大兮何所如而皇皇泣阮生之途窮兮將投足
于四荒顧親賓其誰語兮屯鬱悒乎一腔衆不
察余中情兮交口訕夫涼涼嘆二毛之始見兮
與秋藿之向陽豈雨露之重滋兮羌已隕于負
霜觀其彙之翩翩兮獨有人乎國殤信遇合之
靡定兮感天道之微茫昔伯道之不嗣兮涕千
古而悽愴痛夫人之信修兮亦庭樹之不芳寄
寡婦于逆旅兮別少姬乎洞房割息女于提抱

兮懸老親乎西堂哀古來之共盡兮獨子惟乎
百殃既齊志以沒齒兮復蕪絕乎殊方邈白門
今河漢况重領兮舊鄉瞻日月兮雙

關照幽原兮末光委壯心兮溝壑怨逐臣兮湘
江名不立兮形鏤志猶存兮慨慷慨慨兮何極
名利兮隙日思君兮太息恍君兮在側迺浩歌
曰嗟來子漸乎嗟來陸羽乎是耶非耶若滅若
覩人乎人乎既與子而鉏鋤天乎天乎復年歲
之不予與直念古伏恨而死者猶得盡一息于

綠滋館藁

卷之六

十九

床簣而子獨奄奄其道殂又歌曰漸之進兮鏤
其羽鴻飛冥冥之何所靈之來兮遊覓乎萬里
歸骨乎一抔之故土

禰亭驛賦

驛名禰亭傳言虎自禰其皮化為女卧月下有
崔生者窺而異之密投皮簪并明知其為崇憐
其美好不能自禁狎而室之後舉二子再經其
地生述前事女問皮安在生出井中女負皮篋
為虎跳去其說迂怪君子不道時寒日西傾風

雪交作山鳴谷震如咆哮狀乃知風聲鶴唳疑
有自來援筆破惑其辭曰

日既入兮雲冥冥風颯颯兮四野聞獸交啼兮
狂求羣步中庭兮悵盤桓側聞尼父兮怪不語
詫茲幻異兮駭千古胡猛噬兮柔為脂皮不存
兮安所附惟大造之鑄形兮鷹化鳩而猶驚其
目胡幾希之莫辯兮面人而與獸鬪豈謂士之
色荒兮如探虎穴而與之居抑厭豪之虎冠兮
託於寢其皮而暴其肉鯢化鵬兮寓言鼠變虎

綠滋館藁

卷之六

二十

兮寄諷願醒崔生之蝶夢兮一洗題壁之詭無
以詩書之府兮嘈嘈作齊諧之續

藁卷之六終

綠滋館藁卷之七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江西司商度支考

國家改都燕京而留都司農領東南錢穀僅什之二然根本重地供億不貲皆仰給于大農總計一歲之出入大約入粟一百餘萬石支五十八萬餘石入銀三十餘萬兩出亦如之而緩急不時之用如

上供轉運及增兵餉除戎器額外諸費一切不

綠滋館藁

卷之七

與焉故幸而列郡有秋飛輓畢至粟支猶餘一年金錢數僅相當一遇旱乾水溢輸者不繼而用者萬必不可已遂束手而莫可如何于是請得改諸道粟代以銀然盈于此已詘于彼雖解旦夕燃眉之急實虧倉庾九年之蓄矣考部職掌諸商皆隸江西司歲納貨于監局而取直于戶部其間厚得直者大賈蠅附而他貨無所利則勾肆販以應役市人子苦出入禁城弗便巧爲避更相蔓引于是今下而都市不勝其喧

擾矣不佞承乏是司乃酌重輕使商之得利者兼辦一切他貨而懸布都市示不復擾列販然尚有漏卮如志所稱搭貨近大爲破例冒濫者搭貨云何蓋緣

內府歲輸有餘布而又稔知諸賈抗獎多贏得故以餘布當金錢什之二三與官吏折布俸一體施行所謂捐九庫之有餘濟外帑之不足法甚善也邇來法久漸弛諸賈遂得全支本色折貨爲銀我費出于無經彼貨積于朽蠹而司農

綠滋館藁

卷之七

二

益告匱蓋于今更岌岌矣夫時詘之錙銖時贏之鉅億也此誰非民膏而濫出若是職與諸僚議呈尚書張請復如故事蒙批折貨非例也斷不可再誤雖諸賈不無沮事之議然載在今甲夫復何辭行之暮月計省帑藏一萬一千六兩有奇及所裁節復八千一百八兩有奇則今先後筭計部尚書張吏部侍郎李兵部侍郎臧工部侍郎范實主其事云夫權萬貨之重輕使富商無所牟大利而細民不病于強買以恤民也

明兩府之出納使我之金錢不苦于不給而九庫之貨不積于無用以裕

國也宣堂上之德意使舊典不復湮沒而前法永守不墜又司事也幸存羊之猶名因得核實于既往念補牢之已晚願益垂示于後來諸僚王之機等僉命士奇附諸志末遂詳考條規呈署部事南京兵部侍郎臧蒙批搭貨條規不病商而實益

國較舊志所載更明悉將來者不忘前事省費

綠滋館藁

一卷之七

三

且不貲矣具見該司奉公長慮卽刻成書以爲後鑒

錢法議

一爲錢法事照得本部目擊時艱公私告匱

題請行錢詎惟佐

國之急亦以因民之利今旣以錢壅而驟賤勢難強民以從我卽強齊之而民不便則錢愈壅而不可行夫欲疏錢法而使之通莫若慎其出而寡與之原議三七燕支今議改官俸軍糧爲

一九商價爲二八物稀則貴賤極則貴此爲不禁而價自平者也第爲目前計又不得不酌時價而稍增之原議每兩一千文今議一千一百

文何也窮則必變法貴宜民况錢法之行本朝廷公平之政原非昂其直而與之安有坐視其賤漫不加恤者如官軍廩糧本當優給至夫各商則有斷在所必行而不可再壞者志開搭貨之法是也兩府原各爲出納我費出於無經彼貨積於朽蠹一持法而彼此流通萬省千千

綠滋館藁

一卷之七

四

省百矣有當體其情而暫爲之所者今加錢之議是也旣已節其價貨復三之一焉而又陰虧其錢直何堪乎卽如今議總前減支之數計之千金之出僅增三十六緡耳笑其多者居之而姑以少者寬之我之所確然不易者令甲而未嘗不軫恤者民情彼熙熙而來者未有不心服者也斯又哀多益寡之微權我可暫施人可暫受以待價平而復議者也其次議爐夫旣出之者寡而鼓鑄如故則錢積於無用之府矣其不

得不減鑄者勢也顧歛實歛賤時偶至之情而
可大可久乃生財之道奈何因咽而廢食且此
執爐錘而服役於官者皆招之來者也今將簡
冗役於千百之中而曰某當留某當罷必羣羣
不服請得以本部二百五十爐分爲二班班各
百二十五爐輪鑄更役明示休息陰寓裁抑此
朝四暮三之說實均平畫壹之道也其次嚴私
鑄之禁夫其賤值而貳我市價者皆此輩爲之
也官方以壅滯減鑄而彼乃乘上之綬以憑售

綠滋館藁

卷之七

五

是以利藪貽若也錢壅如故耳夫其私鑄必有
所其廣布於城市必有主家凡若此者豈一手
一足之力今議懸賞格招首告有犯者究其錢
寄何所一切治罪則賞罰明而私錢息矣抑人
情趨利至較多寡於毫毛之微今議增議減甲
乙之間分數頗異宜速懸示市門以本月二十
六日爲始凡已割付者無得告擾庶豪猾無所
容其奸而人各安於分定矣

三寶各安其處

善用兵者靜固其所欲安動成其所欲危所欲
危者敵也所欲安者我也夫兵動物戰危事也
當干戈槍攘之日而謂秋毫無擾於民卽仁人
之師吾不敢爲迂說第危而攝之以安擾而鎮
之以一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焉故民好靜
我好動是上與下兩相拂也陽欲安行非安是
好與令又兩相詭也如是者首尾衝突而緩急
不揀故動靜安危之理王者以寸心籌焉三寶
各安其 此太公書也書志武者也迺粟不言

綠滋館藁

卷之七

六

餼餼而言農器不言錢鏹而言工貨不言主用
而言商此寓兵于民意也夫兵亦何常形之有
入其境田野安朝市安官府安無兵而有兵也
入其境田野危朝市危官府危有兵而無兵也
毛羽穴處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耕鑿不識何
論擊刺此謂玄同此謂泰一中古而同者異一
者割矣農筋力以長地財工飭材以辯民器商
通萬貨以資國用何以曰寶君寶之也饑不可
食寒不可衣則寶金玉不如寶五穀也國則朽

蠹民謂浚我則聚爲寶不若散爲寶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凡人之情拙者不足巧者有餘一則交濟二則交爭明主損有餘補不足坊其貳一其鄉而天下始申于不爭今夫天動以雷散以風潤以雨暵以日各安其序而後歲不愆不者陰陽乖而道悖今夫身耳司聽目司視手司持足司行各安其官而後神益王不者指臂違而身盤今夫家晨用鷄伺用犬服用牛乘用馬各安

綠滋館藁

卷之七

七

其性而後適于宜不者鳥獸亂而物病夫治國亦猶是矣業有常則事不奸事不奸則民不亂顧民至夥也其自爲族不知幾何合爲羣又不知幾何渙則難一潰則難安必欲以一人之力勝千萬人之衆而定于一置之安也操何術而可太上莫如因之物其土宜程其巧力布其輕重其次莫如整齊之徇以農正繕以司徒治以市官有聚而一之者井里而同鳩工而作日中而市是已有董而一之者不毛有罰不勉有秩

無益有禁是已有以飾之之道一之者量入修賦量功命日量財致用是已有以先之之道一之者躬籍于墾攬巧於樸投珠于淵是已此易所謂安其身者也而吾又進而一之王心故心一則神凝神凝則羣萃州之民焚之不素心一則氣定氣定則塵埃囂譴之境撼之不搖于是農服先疇之畝畝而室無縣黏土無與草時耕時耨時穫時刈相與狎于野而安于是工用高曾之規矩而審其四時辯其功苦可量可權

綠滋館藁

卷之七

八

可水可縣相與協于革而安于是商修族世之所需而貨者兼贏求者不匱能棄能取能居能散相與闢于市而安農積而飽則不外索糧野敷露積皆芻粟也市積而饒則不外索資九市百廬皆伍兩也工積而就則不外索助輶車荷鋤皆戟楯也無事而坐銷兵卽兵加而安堵制焉獨怪後王之不察也彼亦知天下之民可靜而不可使動可安而不可使危可一而不可使二第愒心濫志之事日擾其中而措克煩黷之

政愈逞其螫農不服其錡而輟耕之傭奴鴻飛
壟上矣工不操其事而閭左之適戍狐鳴祠中
矣買不陳其肆而行販之胡鵠虎嘯國門矣故
君知所寶則人有其寶下安而上亦安君失所
寶則人喪其寶下危而上亦危安危之機豈不
以君哉雖然兵兩設者也我之寶敵之嫉也設
我欲安而彼螫食以侵我亟肆以罷我奇貨以
害我則三舉也我既安而或侈累世之藏作奇
袤之器較賈人之利則三怨也故盤水而捧者

綠滋館藁

卷之七

九

慎守寶者也是道也管敬仲亦嘗述之而其指
曰勿使民雜處雜處則言咤安處則志一管氏
析而異太公北而同太公之爲王者師而管氏
僅以君霸者道術之別也嗚呼文有九歌其一
惟正德而餘則水火金木土穀利用厚生武有
七德其二惟禁戢而餘則保太定功安民和衆
豈財故務三而已國有四民豈所寶惟賢而故
道之養賢所以及民養民所以致賢故莘野飯
牛版築之朋皆身係安危之機則合寶寶於三

寶而後畢太公之指

智者慮難於利害

兵以義舉者也義則何必曰利是止戈之武也
故利害忘焉兵以利動者也利則何又曰害是
參合之謀也故利害難焉夫利害孰有大于死
生存亡者乎懸鋒鏑之下夾兩陣之間渾渾沌
沌莫知其藏而善用兵者欲于轉盼咄嗟之間
提千慮萬全之畫使我乘其利而敵當其害自
非見本而知末規指而識歸者惡能出奇無窮
決勝千里乎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夫
利害之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出此則入彼間不
容髮而究判於霄淵迺利而雜之以害何也彼
謂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也夫指利害之途以示人趨避者莫如易易曰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老氏曰福兮禍所倚禍
兮福所伏孫子之言無亦老氏倚伏之幾而易
所云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乎且兵未有不生于
慮夫于微者也慮未定而遽以加兵長則我

綠滋館藁

卷之七

十

之自敗攻之自毀也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一不能攻得也而不能守書曰弗慮胡獲今夫羿之巧非射也射其發矢者也調和其弓矢而詳審其高下羿所以命中也造父之術非馭也馭其操轡者也善視夫馬力而度量其遠近造父所以致遠也夫治軍者亦自有巧術矣里父之秉家也課其子弟督其滅獲三時樹藝四方轉轂此可與家衆喻者也迺其持籌而計晝夜以思何以汙邪蒲車何以市利三倍何以嚴其牆

綠滋館藁

卷之七

十一

垣而永無盜憂則家督所獨慮而未可人語者也田舍翁猶然而况將爲三軍之司命乎昔之善用兵者上則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折衝樽俎而天下響應次則信約束申號令辭兵甲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均賦丈車固馬良士卒旋軫兩軍相當兵刃未接而敵人已奔其詳至于風雨晦明山陵丘阜草林叢險易廣狹靡不極其形其微至于鳥集獸駭雖動夜呼立塵起

自動言肆亦各析其變而摠之不越利害二端其趨而避也如决隄之迅下如鷲鳥之倏發如懸一縷於千仞之上而下垂不測之淵其剖析也如薰蕕之必不可共處涇渭之必不可混流其交變也如日月之晦而復明春秋之終而復始今天下皆知利之爲利斯利已皆知害之爲害斯害已迺利之中有害害之中有利則無管窺于一隅利可轉爲害害可轉爲利則無株守于膠柱利一害十利不勝害則寧舍短而從

綠滋館藁

卷之七

十二

長害一利十害不勝利則無去尋而守尺同事也而明者見以爲利暗者見以爲害則巧拙異情同情也而一時見以爲利異時見以爲害則遲速異度同度也而風雲起于呼吸利害變于頃臾則俯仰異狀扣之以情復于人情外探之鈎之以意忽于無意中猛得之藏形于無遊心于虛若從地出若從天下故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性是術之以意聽于鈔故能聞未極視于新故能見夫形

思于濟故能知未始兵出而天下莫之能圍按之于古如李牧之委以數千人而大破衆所謂以害易利者也張方之數戰皆敗而卒以逼敵克捷所謂因害爲利者也官渡之敗曹操歛兵不追而紹父子旋自授首緩收其利者也澶淵之盟寇準欲擊之隻輪不返以保百年無事遠計其害者也涇原之役狄青已扼賊于險而忽鳴鉦收軍殘寇得之無所加而一落其術中損威大矣此權利害于鉅者也張繡之追操賈

綠滋館藁

一卷之七

十三

詡策其必敗促更追之而果以勝還彼熟料夫繡非操敵而又揣他將非繡敵此制利害于俄頃者也智者決策而策之中又有不及料者焉愚者揆事而事之機反以露而啓禍焉關其思之請先滅智非不當也而先以見戮曾從子之請以相劍刺吳王策非不奇也而反以見疑隰子之歸伐樹非不中田子之隱也而以知人之所不言恐反以危身蓋古人揣摩物情慮周其變態至此極矣而譚者以爲兵不厭詐

而姑錄之夫兩堯不能以相王兩桀不能以相亡兵也者兩設而敵與我互持者也我以爲利敵亦以爲利兩利而共欲趨如二虎搏一牛而不相下勢必俱斃我以爲害敵亦以爲害兩害而共欲避如同舟遇大風而爭先濟勢必俱溺故曰知彼知己彼一利害也此一利害也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幘之辱而卒以老孔明之師也欺抑愚又有說焉將惟一心而日憧憧于利害無論事不可以慮定而中先自擾何以鎮而

綠滋館藁

一卷之七

十四

撫乎故兵法又曰治心治待亂靜待譁趙襄王學御于王子期俄與之逐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先後心皆在于臣上何以調于馬是以後也夫用兵而日角利害者無幾若襄王之先後心乎故曰利害忘忘則何思何慮

綠滋館藁卷之七終

綠滋館彙卷之八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江西丙午擬武錄策

問昔人有憂積薪而規形于景者戒先事也今方內萬非無事之日不可專以俎豆之治治之明矣兵法大畧不越攻守虛實主客奇正四端其散見于諸家者惡自而挈其歸其不盡于諸書者惡自而領其神稽古名將如齊孫臆吳陸遜唐李晟李愬

綠滋館彙

卷之八

一

昭代用兵如偽漢寧濠華林淵頭之役不旋踵而底定其出奇制勝于兵法孰合于往事孰同乎設稍差足于兵法孰悖于覆轍孰似乎夫兵莫先于食而屯田晚粟其大政也邇今弊極而世難言之故祛弊于隱則排焚也按古于今則鏡覽也不佞方厭文求實諸士無曰我武人也病寡文而故飾之

草莽臣縱觀當世之故痛于中久矣十年而四尋師九遠而半枵腹千里而徧道殣婦已老

綠滋館彙

卷之八

二

戎且生心粵夷巢居有似養虎倭奴猶伺海表諸爭長兇方中消又噬漁民大吏半虛要地邇者一歲之中楚爲魚吳爲犒四方灾旱日間業已形見詎曰景覲業已火然詎曰薪厝今孔子而當夾谷寧復估估俎豆諱言武哉顧譚兵說劍紙上之孫吳高論遠稽塚中之朽腐執事舉其要契質以近事此約言也請以臆對夫兵家變態萬形大畧無踰四端曰攻守曰虛實曰主客曰奇正法則爲兵形用則爲形兵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突來熒起也突去電收也或赴之若驚用之若狂或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或喚可復喜悅可復怒或死而更生敗而反勝或發機于前成事于後或藏而莫知所終起而莫知所始有三發而一知者有十緘而莫知者有事定功成而士猶不知者有將自爲之而將亦不自知所以者故我爲攻彼爲守我爲實彼爲虛則主客之形分而正生我善攻彼善守我擊虛彼避實則主客之形變而奇生攻莫知守守莫知

攻實忽爲虛虛忽爲實則主客之形泯而奇正旋生此謂無形此謂至神故按法交綬膠柱之趙括也踐形而離其神舍筏俾功用罔之馬謖也強神而失其形微乎微乎此可以書傳可以口喻者乎僞漢之役敵以六十萬衆合圍洪都客反爲主而我以二十萬衆千里赴援主反爲客乃竟六戰六勝之何也將衆寡勞逸之法弗驗歟非也友諒驕也躁欲快于見功不知此第可中絕而奪我援道別將而批我建康也水上

綠滋館藁

卷之八

三

三

則我得依阻焉法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我則陸遜之救夷陵彼則慕容超之戰臨朐也寧藩之役敵以乘勝之兵突攻無備之皖城而我以烏合之卒徑攻有備之賊穴乃竟七日滅之何也將進退攻圍之法弗驗歟非也宸濠疑也第恐皖襲其後不知所攻者面江之城而可以力守所守者吉之下流而不難俯攻者也攻守蓋兩失焉法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問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問

之退我則孫贖之直趨魏彼則龐涓之還擊齊也華林之役賊殺我憲臣且絕險負固承勦以數語激猛其夜兵傳賊監而猛尚不知所往廼以降人黃奇爲嚮道而潛師拔之此善用奇者也法曰動莫大于不意謀莫大于不識李愬之擒元濟是已荆頭之役池仲容陽比陰貳以弟覲我守仁傾厚撫之及盧珂等告變佯係之獄而密諭以意仲容亦謂守仁伎倆止此耳卒之身往爲禽而疾破其巢此善避實者也法曰

綠滋館藁

卷之八

四

四

驚必先于匿形事莫密于用間李晟之于田郎是已假令友諒知難而一敗輒歸則曹瞞之華容也卽帝王自有真而猶可再舉始以不善陳而敗卒以不善敗而亡左次未失彼惡知之宸濠不顧而疾走留都則蘓峻之石頭也卽同底誅而一時未卽死驚馬戀棧豆覆巢希完卵敗兵不復奪之鑒矣華林不密而賊先爲伏無廼致于人而自蹈死地乎卽操號知兵幾殞漢馬失盧珂未結而遽斬其鬼無廼殺已降而敵

衆所憤乎王允于胡楊自挑賊怒矣此兵機也
猶之奕一誤不勝其耦猶之水一決不可復收
間不容髮者也余又聞兵法曰官不得其實家
不得其名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

國家置屯而使釋甲之士轉而緣南畝課以百
夫長焉故此屯田公田也此屯田軍皆執戈而
役于官者也以在官之軍代耕公田非若州縣
之賦散處民間者也廼今亦藉口撫字矣使果
逋負在軍則司牧而亡羊也已爲不職况復半

綠滋館集

卷之八

五

入私橐是虎臣而行鼠也國則何堪竊見有乾
沒而至棄官逃者則利乘不可輕授人也

國家罷民輓而付之軍者爲軍有餘力非有餘
財也廼今軍不任而簡其他戶他戶亦猶民之
無祿者也而二籍人戶之多寡不啻倍矣昔役
民百室一空而猶不忍今役軍什室九空而竟
恬然竊見有被役而至髡其髮者則漕舟不可
不爲之計也祛二意參四要探今古于同符操
衆幅于一軸雖西江一隅而九州形勢已在目

矣願效一割之用自愧不文亦知執事之責實
而惡用文之也

綠滋館集

卷之八

六

綠滋館集卷之八終

綠滋館藁卷之九

新都吳士奇無奇撰

賦得霜葉紅於二月花

綠葉經時變霜林九月紅本將衰草并嘉與艷
芳同嫩色嬌寒日柔條緩勁風年華長自在剪
采吟徒工

蔡女還朝

漢庭已絕中郎筆 帳猶存女校書黃金贖妾
應有意若道容顏故不如

綠滋館藁 一卷之九

明妃圖

半臂琵琶馬上瑤佳人脫盡漢宮妝含羞却爲
和親耻促指不禁別怨長

題蕉石圖

高齋閉戶絕來往片石素華心獨賞何須問竹
向東林一枝凌亂卽蒼莽挺挺新竿半卷舒
離接葉復扶疎妬風碎作先生柳醉墨洒石狂

書

彭蠡

湖水春平極望中更看霽日倒含空波清千里
山河壯地控三江吳楚通野店灘頭堪取醉輕
帆月下好揚風獨憐白骨沉沙磧猶憶當年陷
陣功

除夕次芝山驛

湖南湖北正相望年往年來徒感傷孤舟蕩漾
春風轉驛路逶迤殘夜長萬籟自吟隨自寂寒
江暮雨偏聲急高城燎火滅還明傍艇兒童喧
且泣世事茫茫如等閒咨余久祿係微官十年

綠滋館藁 一卷之九

待漏勤朝謁一夢于于晏度關

秋日同何受所毛具茨遊神岡山

寒山落日動秋風怪木蒼藤古梵宮籟不關人
喧亦寂率如過眼色爲空重苔曲徑僧房僻返
照歸帆井里通更向東流邀月影鍾聲倒聽沸
波中

述意

大道直如弦亦復如弓曲咨彼江東嶽處直獨
守桐二毛猶強抱一經門無謁客庭草碧

君子交如蘭亦如水吐哺嘉姬公懸榻誦孺子
門羅豈交薄還我自疎却捫虱時開座上襟白
眼時覩世中情獨鶴當階翔且舞伊伊寡和棲
何所

送張近陽左遷楚藩

離亭柳色共江清執手嘶杯贈別情謾喜春風
隨至轍獨憐芳草促歸程荆吳相接看雲遠章
貢合流激峽鳴多少才臣放逐楚滔滔千古泣
湘聲

綠滋館集

卷之九

三

夜過東林寺

百轉流泉一徑深虎溪雪月舊山陰堂空玄度
僧高臥橋止遠公客過尋能向暗中窺佛日便
於馬上亦禪心夜沉萬籟喧歸寂忽聽鐘聲動
曉林

別爐峰上人

川鳴疑虎嘯客去覺山空惆悵橋邊月當年別
遠公

石梁堪臥客明月復留人虎窓聞梵語隔水憶

爲隣

贈別

平蕪草色半衰黃一曲離歌贈別觴馬首欲東
舟欲北秋江到處逐人茫

客有白頭娶妓者笑爲妓咏

春榮秋瘁不同時花落花開總爲誰眉頭苦恨
妾難語鏡裏流霜君自知

夷陵道雨

匹馬山蹊暗敝裘夜雨寒未度巴中險先歌蜀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四

道難

晚陟三峯頂

雨來山欲暝古刹晚鳴鍾風送千門落聲還第
一峰

蜀道歌

兩山合沓帶迴溪溪旣漾兮山欲低野水無航
天漠漠好將一葦度余西
雨水分流疏積石石旣迤兮水欲逆寒江獨夜
月沉沉片帆影動波千尺

過白帝城觀八陣圖石

歷歷沙中石蕭蕭江上城猶夸帝子國更道漢家營空磧時騰霧荒屯畫捲旌古來幾躍馬獨識臥龍名

巫山

勝境饒佳色空山自好音雲來疑有意雨度本無心妖夢豈能踐女郎何處尋荒臺朝復暮今古幾登臨

喚魚不至

綠滋館集 卷之九 五
微雲度石渠顧影謾躊躇物性終難狎機心我未除浮沉生幻相飛躍悟空虛誰識觀魚者意原不在魚

灩澦

孤根夾浪擁江間百二層巒片石關急峽倒流天上水高灘下指榜頭山鳴金發棹舟無畏兀坐焚香意自閑爲報風波前更惡來朝走馬復躋攀

天然橋

玉柱爲梁跨碧空地維天設豈人工乍驚絕岸星河阻更藉浮槎雲路通怪石驅鞭播海日卅梯躡展御高風題橋只少舊司馬應是仙郎留漢宮

凌雲寺

有郭璞著書臺

江上春開遍九峰雪消天半削夫容從橫漾蕩五溪棹遠近聲分三寺鍾花爲當蹊偏色媚柳因帶水更煙濃嘉州自古多風雅獨向荒臺問故踪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六

山居

世網翛然脫門羅長自閒殘花飄壯志芳樹寄顏頰家近草玄閣時從問字還窮愁欲有述汗漫未能刪

同鮑中素洪桂渚畢見素宿聖僧庵

爲問枕流處更占洗眼泉空堂還見聖脩竹自招賢梵影連墟里溪喧到佛前寥寥聲漸寂相并忘禪

峨山獨尊臺

臺下有佛光鼠雀狎人

明光半壁懸偏照佛臺前能悟空無相須知影
亦緣機忘羣鼠雀心爭豁嵐煙遙憶千山雪更
窮萬里天

不到寺

不到強名到非僧意是僧鍾傳誰受響影現不
關燈地僻禪心淨天空法界弘眼前皆佛境何
必踏峻嶒

龍門洞

峨山何率聿此地獨幽深谷狹杼斜入風多水

綠滋館葉

卷之九

七

雜吟野桃成小菓壁草倒垂陰仙境信難測還
羈去客心

歌鳳臺

王風久不競斯道痛誰援願托歌中意無煩車
下言鴻冥既遠去鳳舉亦高騫所以歸歟嘆獨
思狂士賢

雙飛橋

飛橋繚繞接雲天百尺山頭矚九淵却怪銀河
影似被更驚白練旁還聯

福壽寺

迢迢西上接中峰福地弘開萬法宗流水仙源
一片石荒臺楚客數株松樓空色映他山月谷
轉聲兼別院鍾老衲夜深前席罷臥懷餘語澹
彌濃

莎蘿花

灼灼殊方花離離山谷間容色豈不好羞爲桃
李顏平堤堪小憩低枝坐可攀淨理一朝悟空
林萬事閑趺看餘花落山暝余亦還

綠滋館葉

卷之九

八

遊天海遇雨後霽

兩庵相對列雲中萬壑千門一徑通丹竈不炊
爐欲火弦泉自鼓浪騰空草衣半染薜蘿雨石
枕高聞松栢風杖策攀崖驚倒屐吟余勝具奪
天工

洞門曉闢雨初晴遙望蓮峰出化城怪石千重
何所似噴岩一半不知名空林日冷僧高臥斜
谷花飛客笑迎一點禪燈孤夜榻諸峯歷歷夢
中明

送洪平叔還光祿

回風拂柳繫行鑣樽酒班荆對舊寮紫氣朝來
春送色白門曉度月初潮離亭淚洒憂時切遠
樹愁看寄隴遙匹馬郊原蕭索半尚方須惜
聖明朝

夜同去疾季常子建仲蔚越石賞梅值風
雨

一曲關山漏暗催飛花急雨促行杯風飄素影
縈牕入水動寒香拂席來冷艷欲隨殘臘盡餘

綠滋館集

卷之九

九

芬留傍衆芳開無端忽憶仙郎夢空向江東嘆
落梅

夜電見落梅

寒光搖赤電妬雨共花飛碧池春濯錦珠樹夜
生輝

風雲席上生明滅空中索看花別有情非關開
且落

贈心月

庵傍有千樹桃書院踞其上

重門千樹合半榻萬緣空莫教花下笛吹雜梵

聲中

獨坐壺天寂書聲別院多禪心如有待玄度夜
相過

賦得迎妾贖馬

鞭逐悲風切鏡分別怨深獨憐千里骨忍負百
年心歷塊尋餘碗登臺整舊琴莫將連騎意復
苦白頭吟

龍影從空落蛾頻帶恨歸輕蹄搖寶髻纖指按
金鞵草色迎當徑香風啓故扉驕嘶與喚語人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

馬欲相輝

牝牡還相匹棄捐幸所依亦知齒且長言念好
難違伏櫪思長駕披帷嘆短衣卸環永不沒勿
頸矢同歸

送姚承菴還吳興

公著兼問諸書

余僻和彌寡君貞知亦希何當長者轍獨扣故
人扉陶菊秋深吐吳菰霜下肥偶逢關令尹強
爲著書歸

贈黃翼騰并序

翼騰居余里三年近益奇其術醫重世業而
翼騰父曰騰宇雅有聲吳越間又其人恂恂
居常鼓琴一曲此意誰能解氣和則人和深
於理進乎技矣

筆門成小隱喧市亦幽居彈指舒民慍下簾讀
父書年衰需藥物病寤問真如卜宅幸依子上
池時取餘

送楊少簾并序

少簾雅好遊所過輒去未嘗久淹獨客余里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一

再歲忽彈鋏思歸征車既發其友潘景升胡
嗣玄及余昆弟左于去疾臯倩子建越石象
成送于河梁時維春半柳色垂青攀條泫然
音從感發于是少簾首為楚歌諸君子屬而
和焉野踟躕而重違情繾綣而冀返言不盡
申之以詩詩不盡託之於畫畫莫能圖者心
相喻而已

結髮推吳俠壯遊作楚才客心春草綠思家
花開轉湘聲似天清海色來

去復徘徊

樓居

閉閣堪逃俗二毛暗欲侵千山時寓目一榻獨
知心閒簡半忘義信歌自好音歸來學種柳窓
外已成陰

同昌國于蒲仲輝漢冲過胡六虎麓柴

君歸苦作客余倦亦拙簪玩世祭同薄破愁酒
共尋涉江隣父與留騎故人心吟語花間肆頻
須我輩臨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二

春日同兄叔夏弟去

以濟美叔南莊信

甫兄夜至

青原雖在目不厭日攀臨桃李自呈色風濤誰
辯音樽空猶遲客花暗欲留禽野曠春燈散煙
光合射林

漢冲館

有石汪伯玉所題

客舍洵如傳重遊喜有依林空山入牖汀轉水
周扉題柱懷司馬贈袍卷布衣五陵多俠少花
萼自相輝

十月丹桂

靈山籠瑞靄大帝遺奇葩已振三秋秀重粧十月
月華瑤枝承露冷火樹報春芽零落丹心吐含
芳向晚斜

題江相如歸舟蜀讀書秋山圖

霜清林木疏豁達快高居一掃千山障徐開萬
卷書枯茵襲帙臥殘穗帶經鋤讀罷清燈冷聲
銷聞自如

秋至睠良友淒風暮倚廬慙余踈半豹感子惠

綠滋館藁

卷之九

十三

雙魚素野鄉園趣青緇國士書搜笥增蜀簡夜
案倍吟餘

綠疇館

梁園桃與李朝植暮成陰花撲雙扉掩香浮衆
壑深古槐含野色脩竹度清音著以微疇卻書
綠斷簡尋綠羅從子好黃綬豈余心不盡東山
興乘秋約再臨

歸田

十年苦吏事風志在烟霞側經半栽柳石田強

種瓜交渠臨小閣架陸作浮槎老挾鯁生帙居
鄰漁父家開軒山靄入隱几日陰斜達士貴知
足人生詎有涯甕頭如不乏身外總空華

崇文書院

翠微開講幄高閣聳層嶽地闢兼天迴堂空入
室深卜居宜遠市習靜欲潛林世澤儼如在葵
牆肅所欽有鄰天下士不朽此人心霜落榛蕪
掃春晴桃李森詩書敦宿好鍾磬媚餘音大道
貫終古斯文未喪今浮生虛半百投老惜分陰

綠滋館藁

卷之九

十四

駕馬已甘伏應龍誰作霖白眉欣堀起紫氣下
來臨緬想歸歎嘆還于樂處尋

遊山屐

歸來登眺倍耽情願借雙鳬一壯行駕石鞭風
驚疾足千巒踏盡片帆輕

書案落花

露壓香沉花欲眠吹風倒上案頭編檢來字字
驚題筆一片雲霞散錦箋

梳臺落花

靨黃勻粉罷粧臺一點紅脂風送來繞着小唇
春滿面笑着花落復花開

流水落花

點點輕紅破碧漪牽風若帶日追隨無情東逝
訝何急載得嬌花故去遲

走馬落花

白馬青絲紫玉韉輕蹄緩轡冶花前春心欲說
鞭梢上偏打飛香簇少年

王姬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五

君知妾貌溫如璧未識妾心堅似石舉袂長吁
不丈夫彼姝亦自羞巾幗可憐悞墮酒家胡惑
君加我掌上珠男兒意氣肝可裂賤妾寧復惜
微軀

黃柑篇

庭草猶自茫茫綠黃柑一半先就熟攀條欲折
還復罷馨香未墮已盈把亦言剖之甜如蜜我
欲霜下撥其實

次睢州大雪

簡書家拜趣西行冒雪間關千里輕雲捲素華
平野曠風連虛白澹空明寒鴉日影孤臣意疲
馬天涯遊子情冷含蕭蕭兼歲盡不堪暮鼓急
更聲

除夕宿滎澤

殘華落照半滎川千里征車暫息肩地界兩河
猶比邑時分一瞬已殊年旅亭香傳占春早震
旦天開愛日懸萬國歡歌同正朔不禁鄉夢白
雲邊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六

太行山

繚繞連西極從橫作冀城千峰踞馬足萬壑散
鷄聲雪暗河山合風驅驛路平春行逢霽色倍
覺蕩遊情

奉和直指蘇公同二司明遠樓對月

高樓天聳碧嵯峨簾捲晴空受月多瑞應編珠
開石室輝連合壁動銀河氛消萬壑懸清影漏
肅重門散夜歌遙憶武昌秋興遠隔牆雲度欲
相過

過長平

馬首西來常歲旦，千山簇簇春漫漫。忽過長平，
生野寒。白日無光倍悽惋。此地曾交秦趙鋒，一
朝死士四十萬。秦人何巧，趙何拙？今嚴計秘，無
敢泄軍麾。一指殺氣騰，駢首觸機地，迸裂鐵骨。
至今尚塵埋。哀壑深陰，漬碧血。鬼歌鬼嘯，夜啾
啾。哭索頭，顧恨未休。權幕一言飛劍出，虎臣已
先到。杜郵同作國殤久，已矣空餘戰地爲誰愁。
張葵菴留飲出三尺童爲戲，戲而次之。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七

偃偃出華堂，千般惹客腸。風流別一樣，弱態開
新粧。機斷商郎泣雲遮，小妹藏。皆作劇笑啼渾
習慣，叫跳自然狂。娜娜掌中舞，低低膝下昂。花
間蹴影亂燈下，覩人忙。世事等兒戲，人情厭故
常。塗羹畫作飯，竹馬夜登堂。關黨無童子，大人
而色莊。本來猶自在，莫較短和長。

晉中除夜

斗轉雲移欲曙天，香猊初噴藹新烟。莫言冬度
寒宵盡，還託春心繫去年。

戍樓響促五更風，宿酒未醒歲已終。無限去來
迎送意，寥寥只在數聲中。

百歲叢中歲再新，新陳相禪倍思親。不知白髮
今增許，虛度冬溫又過春。

梅花應已漏春光，簾引東風思故鄉。驛使不傳
江上信，小窓斜倚暗生香。

端陽

雨澁榴花暗，樽開竹葉浮。渡喧來楚舞，波泣引
騷愁。艾虎懷中弄，蒲觥膝下酬。忘憂惟藉草，柏

綠滋館集

卷之九

十八

淚欲沾眸

正子有苦瘡，吟余亦同病。和之

病榻唯青史，閑庭半綠莓。支形堪笑，影瘦骨獨
憐。才危坐，愁能耐。短歌劇欲催，把搔相憫問林
下。煦風來。

題荷桂雙花圖

萬卉入秋黃，阿誰似六郎。露姿偏有態，雲步欲
齊光。綰作連枝瑞，疑爲並蒂芳。微風掀拂處，交
影暗生香。

鬪黃雀

雕籠已受縶猛志競爭短距張雄翼啾鳴鼓
關聲能驚四座盼社爲一身輕弱類不相恤何
爲更自傾

鬪蟋蟀

肅殺當秋令草蟲亦奮呼籠馴同伏櫪穴鬪似
乘嶠堪笑怒蛙蠢更憐螳臂愚何如此輕迅王
孫掌上娛

雨中牡丹

綠滋館葉

一卷之九

十九

莫愁風雨妬雨過更花妍綠葉含煙暗紅葩漬
水鮮沾衣香欲染拭面態堪憐忽悟空無色勝
情獨爽然

月下同子建百昌聽泉

和風初拂野山月照泉鳴祗覺一根淨徐聽萬
籟清細流無急響虛谷有餘聲嫋嫋隨波去迴
看一片明

學稼

還青門瓜正鮮狂疎君子履老學寧

人田豈不疲躬作所毒逐執鞭情怡形亦適憂
國獨祈年

種葵

園葵不厭採日日給烹鮮下箸徐腴淡釋鋤便
草玄寧爲肉食晒無取獻芹憐快鼓小人腹高
歌七月篇

秋社琵琶曲

萬井慶西成催娛夜不禁飛光迎曉白流火入
秋深擊壤淳還古聞琴喜溢今烹羔三日醪觀

綠滋館葉

一卷之九

二十

社五方臨翠幙停書案香閨罷暮碁人有揮雨
汗馬足踏春心黯黯燈初淡喧喧鼓變音危絃
啼女怨急管促神散夜繡哀鐘盡霜衣暗雪侵
空華牽短夢落月散餘吟分俎各歸炙芥水同
納陰春秋懷易序苦樂更相尋東作占風早吹
煙已蒲林

張父母威懷遼海歛州士民翹首霞山益
用西睽余因爲兩地歌

鴈塔初題雲路通狼煙一掃載歌風聲清鈴閣

文爲武萬里從橫西被東士歌

江頭潑角聰波聲風動南枝遼水薰且向餘棠
思召父還於大樹翼將軍民歌

興用張書窓九月梅花

十月寒花九月開秋窓春興共觀梅樽中間說
河陽事一片飛香若上來

衰草連堤萬卉萎西風吹送上林枝未先春杏
占雲影且逐秋蘭闌露姿

樓居歌

綠滋館藁

卷之九

二十一

南樓縱目掩西扉面水背巒聊樂饑學圃學耕
嗤不就呼牛呼馬快知希桐陰秋入爽更冷槿
露朝晞黯復輝枕帙聽泉泉不盡好將倦眼任
螢歸

贈楊調吾

西吳楊調吾兄弟金精醫余去若十載而調
吾過余時年垂七十問其兄物久矣感而賦
此

若水依然在吳山緲何極有客曳杖來懽然叙

舊識蒼髯非故顏欲辯仍還失越人術雖工廻

自折其翼惟君壽且康是擅攝生術十載各浮

沉二老竟弱一遊子今何之將爲商山匿徘徊

東路岐朝雲看旭日俾彼吳仲子採藥有遺跡

咨余舊令尹感懷咏蟋蟀

秋無愁

翠眉剪紅英黯萬象彫萬情說能識虧爲盈始
笑巧亦拙帽落露頂寒籬破踏花殘紅葉任嘲
詩幾首蠅龜徐受酒一斗白眼空長天狂喝不

綠滋館藁

卷之九

二十二

留日歸去歸去三徑猶存四腮正美搖落休悲
宋玉

送馬以容入京

時爲宣城廣文

君才少負名不減謝宣城春入他鄉思花飄獨
旅情一樽敦夙好片語慰平生壯遊仍攬轡看
雲又送行

贈吳用張

窓空鄉月懸客帳獨凄然壯志羈千里貧交憶
十年寒燈搖欹影宿鳥亂溪喧笑入封侯夢散

永起問天

伯嘉叔播綠軒

玩世仍栖市避囂
荷面田短牆疏野曠
斜柳度隣煙彈指局中變
醉歌花底熙勝情苦倦足坐
牖白雲懸

贈鷺雲上人

鷺雲精青鳥術居潯水上
余舊遊也偶過新都書以贈之

不說西來意整袞但叙故片雲起鉢中散作千

綠滋館集

卷之九

二十三

山雨

清明過三溪

雨歇山交翠迴溪轉曙充鳥過魚亂影花碎草
分香谷吐驚嵐變川鳴訝峽長故園柳正拂依
依感道傍

香泉寺

被袂當春曙香風滿浴川氣蒸晴亦雨波噴暖
生煙淨土神工鑿丹爐法火傳一洗羣生劫分
流萬井田

香泉僧請余浴咲答之

波際任浮沉何關不染身未悟一根淨安知四
大真厭塵思濯水入水彼同塵別有臨池趣休
隨逐臭人

濠梁阻風

飄風危絕岸急雨蕩孤舟豈謂觀魚樂翻成立
馬愁乍驚鯢化鳥轉憶蝶爲周總付千秋夢惟
餘一水流

徐玄仗南洲書院

綠滋館集

卷之九

二十四

湖爽早知秋涼波殊快遊橫橋通竹嶼半閣倚
花洲倦榻青絳伴高軒斜月留柴門纔送客又
入剡溪舟

彭城

登臺戲馬載歌風千古興亡轉盼中泗上久無
湯沐邑彭城誰覓楚王宮當年逐鹿徒誇捷今
日覆杆總是空忽見洶濤驚叱咤奔騰直下過
江東

薄忝無鷄食無魚憐其未甦戲爲答客

根皮啄盡始生稊，覓得糠粃炊客糜。齏不掩盤，君莫隘北鷄已割種無遺。

二簋再羞復草蔬，知君又詫食無魚。擊鮮膳從，小人事川竭鮒枯焉取餘。

戲咏

風帆一過水生香，何處吹來輕薄郎。不識鵲橋，應有偶強隨鴛隊學求凰。

採蓮

纖纖玉指按舟行，盪入花心縱復橫。香徑未鋪，蓮步斂綠波微蕩柳腰輕。

綠滋館集

一卷之九

二十五

蓮步斂綠波微蕩柳腰輕

長安道

馬去車屯晝起塵，一番雨過一番新。贈袍莫恨，無知已按劍那堪是故人。

自述

結髮請纓漸白頭，一官十載媿宜休。據梧忽入，牛衣夢笑向東風整故裘。

流民復歸

風輕拂柳初低久，竄新歸迷故蹊。猶識去時，

啼血處淚痕半帶雨淋漓。

寶應阻風

停橈暫泊水中坻，急雨輕舟自蕩移。纔脫如焚，歌解澤復愁久客益悽。其日邊人去青楓遠，湖上秋高紅蓼垂。却笑酒狂方病渴，沽來魯水亦甘願。

中秋江上五更月

鄉月思雲際，孤光獨旅依山。其分水影西沒轉，東輝簫鼓有終曲。魚龍亦息機，含華疑避曉餘。

綠滋館集

一卷之九

二十六

照落無衣

山居

累心余獨遣，隨境自悠悠。脩竹清陰晝踈桐，明月秋抗情寥。慕古早論且同流，坐得一丘趣無須。五岳遊。

鴈蕩

有龍滴老僧二石最勝

一水天中闢，諸峰俯視低。龍蒸石壁深，僧老齒成禪。嫩草怯承露，浮花半染谿。鴈歸春寂寂，遺浦復雲迷。

綠滋館集卷之九終

綠滋館彙九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吳士奇撰士奇有史裁已著錄是集文八卷詩

一卷其文雖不能步趨歸唐而文從字順尙不蹈

王李屬古之習惟韻語牽率頗甚朱翼尊靜志居

詩話稱其長於史學詩特餘藝其殆然歟

西樓全集十八卷詩選二卷

(一)

〔明〕鄧原岳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鄧慶棠

刻本

鄧汝高詩序

南新市人李維楨本寧父

謨

鄧使君女高自爲諸生雅言詩

詩五七言近體排絕歌行宗唐

五言樂府宗六朝漢魏三百篇

比成進士爲民部郎佐藩臬柄

西樓集

序

文衡周游兩京三吳淮南北越

東西齊魯燕趙滇黔之域者萬

里楚不腆晚而辱在宇下瀟湘

洞庭雲夢諸名勝褰帷攬轡無

所不茹納承擷而所著詩益宏

博瑰琦洋洋乎大國之風矣茲

高廟起淮甸都金陵於時詩道之
興自南服始高楊張徐諸君子
皆吳越產也閩則有十才子應
之

文廟起燕甸一再傳遂定都焉詩
道之興在北爲盛何李邊薛諸

西樓集

序

二

君子皆關河齊魯產也閩則有
鄭善夫應之

世廟起郢甸享國最久制禮作樂
功冠本朝詩道之盛復自北而
南於時七子輩強半南人而閩
未有應者乃今則女高其人哉

國初詩纖穠綺縟猶有元之結

習變者務爲和平典暢而其流

失之猥鄙弘正之際變者務爲

鉅麗雄深而其流失之粗厲嘉

隆之代變者始一歸於正名家

大家奄有前人之美而盛衰之

西樓集

序

三

機實相倚伏今吳越關河齊魯

間改絃學步寢以陵替獨閩後

進蔚起如女高詩規模宏遠而

意緒精深興會標舉而裁制綿

密詞藻豐蔚而色相清空音節

諧婉而骨力勍挺體勢方嚴而

風神閒適諸所應有者女高必
不無所應無者女高必不有也
閩山川靈異鬱積深厚女高晚
出而收其全勝作者得失之林
遺編具在女高識能鑒別之才
能苞舉之庀蓄富而師匠高其
於閩固宜雄據一隅先驅一代
矣昔者吾友王敬美游閩稱閩
家能佔俾而不甚長於詩卽十
才子尚出徐楊下又置善夫於
邊徐薛王之次而七子時先後
相及者無稱焉令敬美而在讀

女高詩爲閩人肝衡擊節宜何
似也微閩而已海內人士思嘉
隆之盛際恨不生逢其時余以
爲求之女高有餘師矣

鄧汝高詩序

大泌山人李維楨撰

鄧使君女高自爲諸生雅

言詩詩五七言近體排絕

歌行宗唐五言樂府宗六

西樓詩選
序

朝漢魏三百篇比成進士

爲民部郎佐藩臬柄文衡

周遊兩京三吳淮南北越

東西齊魯燕趙滇黔之域

者萬里楚不腆晚而辱在

宇下瀟湘洞庭雲夢諸名

勝褰帷攬轡無所不如納

采擷而所著詩益宏博瑰

琦洋洋乎大國之風矣蓋

高廟起淮甸都金陵於時詩

西樓詩選
序

道之興自南服始高楊張

徐諸君子皆吳越產也閩

則有十才子應之

文廟起燕甸一再傳遂定都

焉詩道之興在北爲盛何

李邊薛諸君子皆關河齊
魯產也閩則有鄭善夫應
之

世廟起郢甸享國最久制禮
作樂功冠本朝詩道之盛

西樓詩選

序

三

復自北而南於時七子輩
強半南人而閩未有應者
乃今則女高其人哉國初
詩纖穠綺縟猶有元之結
習變者務爲和平典暢而

其流失之猥鄙弘正之際
變者務爲鉅麗雄深而其
流失之粗厲嘉隆之代變

者始一歸於正名家大家
奄有前人之美而盛衰之

西樓詩選

序

四

機實相倚伏今吳越關河
齊魯間改絃學步寢以陵
替獨閩後進蔚起如女高
詩規模宏遠而意緒精深
典會標舉而裁制綿密詞

藻豐蔚而色相清空音節
諧婉而骨力勅挺體勢方
嚴而風神閒適諸所應有
者女高必不無所應無者
女高必不有也閩山川靈
異鬱積深厚女高晚出而
收其全勝作者得失之林
遺編具在女高識能鑒別
之才能苞舉之庀蓄富而
師匠高其於閩固宜雄據

一隅先驅一代矣昔者吾
友王敬美遊閩稱閩家能
佔俾而不甚長於詩卽十
才子尚出徐楊下又置善
夫於邊徐薛王之次而七
子時先後相及者無稱焉
令敬美而在讀女高詩爲
閩人盱衡擊節宜何似也
微閩而已海內人士思嘉
隆之盛際恨不生逢其時

余以爲求之女高有餘師
矣

鄧汝高先生西樓全集序

蓋自韻書旣創墳素日昌雖文
與世新筆緣人異而情經辭緯
趣本藻枝今昔一轍工拙同塗
是以氣有淳澆運而爲世毓而
爲才人有貞辟蘊而爲志發而
爲文文也者詎非抽心呈貌闡
氣宣風者邪顧古之爲文者叶
韻則風雅騷頌弗叶則典謨訓
誥罔規角勝自爾成章才匪偏
長簡絺並美斯蓋時丁熙皞人
倖真恬譬之圓昊初爍六宗畢

昭蒼靈始升品彙森煥迨夫世
靡俗剽文隨波逝六經素文旣
變於莊列荀墨再變於左國班
馬三百五篇旣變於漢魏六朝
再變於開元天寶易韋籀而陽
春庚陶匏而瑚璉古法雖亡新
貫亦至第能文者不聞諧律之
聲善詩者未覩襲六之筆孔璋
元瑜詩不稱文劉楨王粲文不
逮詩韓杜宜續以鳳髓子固同
恨於海棠斯則人巧雖極天工
未縱是宋人精於玉楮不能復

作金蓮公超幻於霧市不能復
造月宮寧若六宗畢昭於圓昊
品彙森煥於蒼靈者哉吾友汝
高鄧先生生際嘉隆氣鍾光嶽
麟產黃囿鳳止堯庭應運發祥
弼中彪外玩乎衆妙抒於修能
濬輿府於宋元之崩流振清響
於何李之末奏文則敘事精簡
而精采流動刺理淵微而骨氣
跌宕詩則意與法融辭由境繪
寓古健於雋爽曜藻艷於深沈
摘文賦詩各臻極則長篇短什

皆絕凡流葉進卿謂其氣深語
沈屠緯真稱其天成物助鄒彥
吉評其畜富才雄王百穀贊其
辭逸思麗李本寧則以逢嘉隆
之盛際收山川之靈異或以爲
文采不屑於駱賓王或以爲逸
氣接武於李獻吉或以鄂渚之
編可兩黃鶴之作是皆品騰其
韻府未嘗盡見其縹囊蓋康樂
詠歌雖競寫於都下而王充論
著固多秘於帳中耳居無幾何
天機旣洩真宰爲讎鬼神甫對

於宣室而賈誼云殂參軍未遷
於法曹而惠連早逝窺管豹者
僅得其一斑嘗鼎臠者想飫其
全烝於是其仲子慶宋感人情
之景哲懼先業之淪光乃發藏
珠於故櫝撥亡璧於他山訪于
杜氏之武庫索於老子之柱下
記誦道邊之碑繕錄竈中之銘
殫心罷神積日累月凡得詩若
千首得文若干篇合而名之曰
西樓全集西樓者先生燃藜之
所不忘故也集旣成請余序之

且授諸梓夫文士之業掇管刮
腸援翰輸心鍛章煉句縛采鑄
詞豈不欲托管窮宙飛譽終今
哉然相如死家無遺書襴衡亡
文不傳世侯瑾潛心著述卷帙
無留邊讓覃思摩研身名俱喪
此皆若敖之鬼莫延虞卿之書
固亦宜矣若乃儀甫不能存浩
然之集而購採於士源阿新不
足嗣樂天之志而附函于佛藏
此雖子弗負荷人猶標榜亦云
幸矣至于高岱知名當世而高

彪之文多亡馮豹歷官尚書而
馮衍之籍半失此叔向所以有
早隸之嘆景升所以來豚犬之
譏者也豈若慶宋彝鼎其先烈
金石其遺稿俾觀察公之九魂
永傳于綠笥而千載同挹其玄
風者邪余旣獲誦先生之全錦
因嘉慶宋之爲裘敬誤斯文用
章世美慶宋余之壻也學識金
根才耀囊穎于汝高則子駿尸
余則鮑宣云
萬曆辛亥秋日翁正春撰

重刻西樓全集跋

先大人自經生時括軍國政事而外唯詩文著述不朽大業之爲兢兢也從先世以來至曾大父大父皆用貢舉服官世學淵源家聲丕振代有作者從祖與大父寔有耕隱集有別駕集此西樓存稿先大人之所作也自奏疏錄序諸篇以及詩之古近體一莫弗備大人見棄家學無成時讀父

西樓集

八跋

書未嘗不掩卷流涕而對家人兄弟曰吾今日得以食息起居者莫非父有徒知溫飽而不知大人生平苦心焉用人子是以勉壽梨棗以板藏於家而書行於世及就卑秩於鹺幕量移叅軍寥寥小吏得載父書以爲羔雁海內宗工多荷傳誦擊節嘆賞私謂作述之意可以無憾矣然閩嶺間關重載脩阻未能廣傳往往爲恨近復於

官邸纂成家乘乞韓宗伯公序之拮据竭

力獲繼先志喜與全集并行不意西樓近

燬藏書一空而耕隱別駕與先集皆化燬

燼家報至如重喪祖考可勝痛悼昔吳顧

子通少有至性每覽父書展布席端洒掃

捧讀閱畢入函服膺不失家雖不敏性竊

慕通官俸雖微父書爲大敬以三集勉力

拮据盡付剗剗且此通都大國流行爲易

西樓集

八跋

勝我窮鄉僻壤度水越山裝載舟車百不

什一天或有意於先世俾家承乏此地得

以重梓而經始之日值韓宗伯公與陳司

農公訂閱功多玄晏使得重懸國門廣布

四海何奇逢也江南刻工號勝他省書成

視舊本爲精繕不唯先世有靈而喜於冥

漠卽覽者或亦因是而加展卷存歿之幸

曷有旣哉崇禎改元仲子慶棠謹跋

鄧汝高觀察崇祀鄉賢序

福唐友人葉向高進卿撰

楚觀察副使鄧公汝高余死友也汝高自爲孝廉時爲余文字交越七年而汝高成進士又越一紀而汝高化矣余故嘗敘其詩銘其墓又爲滇人具草送其亞叅楚藩而于疇昔之深情生平之大節詳哉其言之也鄧氏羣從有從余遊

西樓集

序

者相與嘆息汝高而在當追我于香山洛社間天何奪之速也故予悼亡詩有締觀交遊中斯人一何寡之句蓋傷之也然聞崇祀之典邇來鄭重余私念賢祠享祀能慳汝高一席耶或言諸子貧無所藉游揚之口抑汝高生前于人無所依附豈有尼之者乎未幾諸生疏其事于學使者侃侃奏記以爲宜祀乃使

者以試事輟再申前請又值有妨偏舉者輟余聞之咄咄修姱如汝高可以他務妨乎可以偏舉妨乎迨余客三山浹旬而使者以擢行汝高之檄且下自縉紳以及閭閻無不頓足起舞謂汝高宜祀卽余亦謂汝高不祀誰當祀者夫汝高之懿美誠多著述誠富其大者無如孝友也潔廉也慈惠也伉直也族人頌其事嫡母孝成父志以綱紀義田而于托孤之兄無所辱命鄉人言其好積古書墨跡于阿堵雅無所營大氏守龐公貽安之旨與相國師儉數言而已燕市談其食餓楚宗室述其散祿多贏餘其絮令至今遵行腹猶果然飽也而滇人敘其抗璫榮而中丞方伯之子不難郊遂移之斯之謂至行雅不背人倫者也

西樓集

序

又家世習禮而禮經自曲臺高堂以後
尤多舛誤汝高釐正刪定盡扶帳中之
秘今叅衡一書海內傳誦則翊經而經
明者也閩十子在洪永之世騷雅大興
乃信耳之夫知有管晏厯厯左袒繼之
列于齊盟汝高蚤歲營精中年發憤久
則駸駸入化境故嘗私論以爲較閩詩
于今日不啻鄧林之材崑圃之玉而汝
高則其合抱連城者也聞者服余確論
顧余蹇淺智不足以知汝高汗不至阿
其所好合是而論可以祀矣子之言曰
無間言曰矜廉曰養惠曰三代直道如
執禮列爲雅言雅頌期于得所夫子豈
真無經術風雅之憂矧版曹之舉職則
旣富足食之規也滇粵之得士則舉賢
同升之訓也汝高而祀知無貽詬于孔

楹祀人者與祀于人者兩無負矣抑余
因是而有感焉余曩者待罪綸扉得預
聞大政而

廟庭之從祀易名之重典間有不得其當
者夫從祀自姚江新會餘干而外指不
多屈而羅文毅蔡文莊何以獨遺也長
沙之文正以依違逆瑾蒙詬而文康榮
和卽下謚猶然非宜引伸觸類卽俎豆

可例觀矣安得起汝高于九原與之商
榷秩宗也乎昔人不欲負良友于冥冥
而蔡中郎墓中之文惟郭有道爲無媿
色汝高其爲有道耶而余已慙媿中郎
矣夜臺有知其尚首肯是編否

重刻西樓全集序

予既爲鄧道協序其所纂家乘外集得因以奉揚其先觀察汝高先生之文名才品羨慕其所刻先生西樓存稿方爲海內傳誦膾炙人口稱風雅正宗詞壇的派後學賴爲法程不意道協家報近至其樓居書板盡歸回祿予聞之不勝爲其慨惜道協急取曩惠予本重刻于此又不勝爲其幸喜惜則惜其既刻而重損資力喜則喜其早刻而得收稿本益以見先生之精神不

西樓集

序

隨煨燼以並滅道協之孝感得從梨棗而更彰也嗟夫世之名公文人豈少著述而其後昆孫子豈少富貴著述足傳人世富貴暇刻父書良亦難事近見寧化亡友伍惟極之子舜有特携父詩走金陵屬予序刻新安汪仲嘉之伯子力病刻父集皆足起敬獨予不肖先孝廉遺稿塵閣有年近藉友朋之力始獲成書不若道協之勇于爲而滋予愧也先生集有諸名公新舊序在予不文不復具述特書道協所以初刻重刻

刻閩刻南肩鉅艱辛之跡如此謂非作者之精

靈與述者之孝感有所交致不可也

天啓七年四月八日里中後學林古度頓首書

西樓集

序

二

鄧汝高傳

年弟謝肇淛撰

蓋閩詩于是三變矣 國初十子爲政其言秀潤而弘朗蓋猶有正始之遺焉則林繕部子羽爲之冠弘正之間其人思深沉而詞雄鬱相尚以少陵致語一洗靡靡之聲則鄭吏部繼之爲之冠及吾黨諸子相與切劘始窮崑崙之原探宛委之秘自漢魏以迄中晚攷千年之變態而折衷之本于才情而歸之氣格毋失墜也于

西樓集

傳

是詩道大明而鄧觀察汝高爲之冠云汝高名原岳閩人也先世處士定者有詩名與十子頡頏父別駕遷博學能文章其得汝高也季而頡固心異之矣及長美髯白晢望之如神仙焉寔攻舉子業戰輒屈其長老又攻古文詞也初爲詩學鄭吏部已又學七子既而一意摹古要以唐人爲宗每一詩出示人人驚詫非汝高筆也既乃思日攻苦神日王所爲詩日益進今前後所著述俱在大率北征勝搔首于役勝帝京至

碧雞鄂渚浮淮漸入神境矣汝高三十一舉于鄉越七年而成進士授計部郎出視滇學拜楚叅藩督餉渡淮過家十五日而卒身後始拜憲副之 命僅五十歲耳爲郎一權關一搜粟一督下糧一典粵試一督通州倉視學歷滇四封者再藩楚一督陞一攝荆西道一攝江防一視觀察篆一監試楚闈五佩藩臬印計十二年中逐車轍馬足無寧日而所在事事精辦又以其簿書之暇肆力于雕龍吐鳳之業此他人所奔

西樓集

傳

二

走竭蹶而不能得之者汝高神閒氣定恢恢游刃有餘地焉寧非蓋代之兼才而三不朽之盛事哉然汝高有天幸所至輒饒佳山水于浙得西湖天日于粵得羅浮于滇得點蒼洱海于楚得洞庭黃鶴軒輶所經意與境會斗酒耳熱烏鳥微吟奮筆疾書千言立就如裴將軍舞劍觀者辟易嗟乎汝高非獨人妬之天亦妬之矣汝高末年詩稍復閎肆政欲窮其力之所之而遽死藉令汝高不死其所成就可量哉汝高有集

數十卷歿且十年而其孤慶棠始梓之行于世
求余爲之傳余謂汝高家孝友仕勲蹟所在尸
而祝之顧余所爲知汝高與汝高生平所自信
者莫詩若也故獨傳其詩若此

謝外史曰余同汝高在浙浙郡縣大夫謂汝高
傲弗善也顧余二十年未嘗見汝高傲無何余
亦以傲挂吏議矣汝高又爲余白不傲也及今
乃知之吾兩人者無傲心有傲骨矣夫傲骨者
不愈夏畦乎余旣人尼之汝高又天奪之事固

西樓集

傳

三

有不可知者同時蓋有徐孝廉燭亦詩成而早
卒閩詩之振于世二君之功爲多也

搔首集序

福唐友人葉向高撰

詩尊風雅尚矣近代宗唐而禘三百篇專言興
象弘正之世北地信陽故自卓爾其後離合不
同離者師心而合者擬迹是非之辨紛若糾纏
大較方改絃于宋已失步于唐矣乃信耳之夫
知有管晏獨謂閩無詩厓厓左袒繼之列於齊
盟不知閩草昧十子竝興于羽孟敷蔚稱作者
已先繼之鳴矣一代之運亦準元會方其初興

西樓集

彙序

追琢未工其擊壤之世乎十子首闢顯蒙繼之
引而愈昌則風雅之盛也要以工拙互存而情
景各轉斯爲美耳文明愈開人巧已極望表則
合扣衷則離近代之斐然以視弘正而前其六
朝以後之望風雅也由斯以譚海內何以詘閩
顧海內修業日多而閩自十子繼之外稱詩寥
寥閩以此詘邇來英俊林立濯磨振矜幾欲折
詞人之角山川之精華以畜久而厚故氣深而
語沈得失有之然皆不敢誕于格之外而浮于

中之所欲言蓋聞于海內常後起而代興遵軌

前驅無能竟其稅駕矣余不敏故拙于詩山居而從鄧汝高遊汝高之稱詩甚銳而其氣深語沈有瀟然之致乃其趣獨在北地繼之之間寧離而合也者毋寧合而離也者汝高其妙悟哉汝高將行其詩若干首命余爲之序余惟稱閩詩于海內無以易任耳者之口顧海內用竭蹶之勢而閩乘不盡之銳其離合得失之衡當俟來者獨念汝高志大而力又能副其勢不窮風

西樓集

彙序

二

雅不已返靡靡之習而奏以大音則汝高之功于閩猶小而于詩大矣夫寧功詩功世運矣余不敏且操筆俟焉

帝京篇序

東海友人屠隆緯真父撰

夫物有待才有助其不然哉道濟遷鄂岳其詩凄惋子美入夔州其調悲壯古命世之才猶爾夫屈首蓬蒿下目無錙覽廓落之觀胸無膠鬲宏達之致氣不昌而才不極小有撰結不離措大口吻一旦釋草屨登朝觀帝王宮闕之盛覽山川邊塞之雄與海內豪傑結駟連鑣和謂響奮觀遊壯則耳目廣耳目廣則胸懷鉅斯汝高先生帝京篇之所爲擅場也汝高心靈骨峻才雄思超其官在水衡錢穀之間而其意致乃抗山澤煙霞之表所至購異書訪奇人雖簿領紛如雅咏不輟頗多篇什而獨帝京篇最勝今觀其鋪張黃圖則徵材未央角巧凌雲極皇王之瑰壯描寫宮闈則托諷昭陽含悽長信悉才人之麗情游南皮祖東門則山水河梁流商激楚白日爲之低回歷邊塞餉戎旅則楊柳雨雪急管悲笳淒風因而蕭颯吊古諸作萎草殘陽咄

西樓集

彙序

三

夫牧豎能使行人聞而掩涕贈友諸篇託興
蕪寄情芍藥能使良朋見而銷魂汝高之于此
道深矣匪獨才大亦繇思沈匪獨天成良得物
助哉不佞嘗著論華轂朱輪層廂繁席受饗亦
樂資譚柄則俗破屋版扉敗簑殘衲身處良苦
人畫圖則雅斯清濁之辨也夫詩清物也有終
身唾去而不肯黏手亦有沈湎濡首卽窮悴坎
壅死生以之而不能捨離豈非有至味乎其中
胡然哉汝高天才俊邁而又撻深心用全力以
西樓集 卷序 四

北征篇序

梁谿鄉迪光彥吉父撰

汝高先生年少成進士高等名聲公卿間籍甚
矣而意不自可其所結好獨在詩所好詩匪晚
近白台傳子惠心柔口之態而獨神於黃初建
安開元大曆元和上下千百載間其所纂著非
劉陸阮謝李杜沈宋高岑王孟諸人而外弗效
也以故詩出人無不膾炙之如一口而汝高獨
有所不慊曰吾安得窮一日而千里也矢不貫
不徹金不鎔不成學不極不止染指而食望塵
而邇非吾志也其深嗜篤好若此今年春奉使
過梁谿與予論詩城西壕上予謂之曰詩能窮
人其於仕益能使宦不達故惟窮愁工詩惟仕
而弗達者工詩汝歷金門而叩玉堂煜煜貴游
人也不譚申韓管晏不語召杜蕭曹而嚶嚶揚
權曹劉以下諸人豈其能起六七君子於輦上
爲汝推轂而加膝哉夫操瑟不可立齊門章甫
不可適於越詩之爲物仕人之惡持衡者之意

西樓集

卷序

五

甫也捨所好投所忌無論驥足鴻鴈不可攀附
將索汝于枯魚之肆矣夫事有機行有會蹈機
履會則從忤時捍禁則凶今海以內南桂島夷
北桂突厥澤中之豪望風攘臂彼其瞋目語難
運籌借箸矢口孫吳穰苴者胥操觚染槧翩翩
修詞之士遭時慷慨投筆而起者也汝獨奈何
以毛穎氏爲生活耶而又奚沾沾於韻語爲汝
高曰誠哉所言雖然有盡者物也不朽者文也
故左丘失明爰著國史垂之今曩屈原沉湘離
騷乃興遂祖詞賦故齊都之千駟不如孔壁之
一經季子之百鎰不如虞卿之數語且也有譚
道而窮有稽古而榮有揣摩捍闔而塞有下帷
發藻而得有斤斤而敗有觸諱而泰必詩乃窮
必窮而後詩固哉夏蟲之不可語冰也子休矣
吾務吾不朽之業不極不止矣亡何別去別越
月錄自七閩抵薊門所著詩若干首題曰北征
篇而走一介問序于予曰某不佞敢不惟子之
命惟是初衷不欲以一時而易千百世之業故

西樓集

入彙序

六

扣舷而歌憑軾以哦靡非是物也者家有敝帚
享之千金子幸有以督我子惟汝高詩才最雄
畜最富才無所不盡而一準之法畜無所不吐
而約之情思淵以渺語纏以徐調魁以越編中
如車遙遙白頭吟鮑照何承天也銅爵妓明妃
怨王勃盧照隣也滕陽嘆黃金臺吳門看花行
杜甫哀江頭李白扶風豪士王維桃源行也古
戰場寄朗公李遠叢臺劉長卿送靈徹也庶幾
哉矢徹而金鎔無遺憾矣乃汝高才鉅而不有
意廣而不居德厚信社而達人之氣無門無毒
無町畦而一飲人以和其於仕宦也能不以方
枘入圓鑿安知非康樂延年張道濟蘇廷碩之
流乎榮名與詞賦竝茂也詩胡足以窮汝高詩
胡足以窮汝高

西樓集

入彙序

七

北征篇序

太原王渾登百穀撰

北征篇者鄧計部汝高謁選入都門征途所作詩也自閩走燕爲程踰七千里爲日踰兩晦朔易星躔更分野所歷通都鉅邑名山大川不知凡幾豈不道之云遠哉它選人坐餘艗間修竿牘具羔鴈東謁諸侯西干令長望門而借游場及階而乞咻喚大者詭得華要小者屢經不乏而已何暇譚風雅之遺計三百之畧舍軒舉就

西樓集

八

八

橫眉薄纓紳事鉉繫鏤心雕腑與詞人騷客角長技乎計部君自爲經生時十三習程書十七習詞賦不害其並善也旣成進士而所謂程書一切罷不觀專意詞賦所至登高弔古採風問俗托物感事或封題寄遠或分袂自厓或搔首歸鴻或支頤朝爽莫不於詩乎寓比其入京師覲雙闕官画省含雞舌徘徊馳道之下委蛇帝座之側未嘗一日不事吟咏出其行李中詩俾小史錄之且盈帙矣君所爲詩非字銀句

西樓集

九

九

篇續什組而清音秀色麗思逸辭若江山爲胸雲烟爲筆珊瑚翡翠爲風神蘭芷杜蘅爲芳澤讀之者意愜覽之者心鬱於是鄧計部詩名不俟脛而走翼而飛矣憶君北上時過余半偈菴箕踞長松之下語余曰夫仕宦者內何必金門玉堂外何必擁旄仗鉞第免簿書期會與文墨議論之紛紜日索長安米不廢嘯歌足矣今君此官可謂不虛所望哉不知君尚能記半偈時言無耳君初題此篇曰越吟余笑君方揚鑣天路烏得自同莊烏羈愁易名北征乃授廟

帝京後篇序

雲夢九畹居士鄒觀光孚如撰

唐義烏氏蓋有帝京篇云第稱引山河城闕之盛與平臺臧里之雄而已李安平帝京篇文皇賞之謂其身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然其什寥寥焉汝高茲集自京師于役越自越沂江淮道齊魯燕趙之墟游覽贈酬畢在固不祇爲帝都賦若其詞藻之熾則齒不待老而才壯意新者也夫自論詩者以臺閣與山林途岐而不能相

西樓集

彙序

十

兼而又謂詩能窮人詩待窮而後工彼其以牢騷悒鬱易爲造微至于劇思竭才警真宰而忌人羣是固有之然而不盡然也明良喜起薰風卿雲炳蔚千古鹿鳴皇華卷阿天保夫孰非廟廊之什試使與所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者以絮人工而較天巧不亦猶霄淵哉詩何嘗能窮人又何嘗待窮而後工也汝高成進士郎民部去脩計僅五六歲所典文衡視學政于仕爲達少好爲漢魏盛唐家言有聲公車自公豐

暇其業彌進今觀其詩考詞若未央建章之閤鉅徵材若昆明太液之紛綸賦情若長信昭陽之綺靚練氣若期門虎賁之雄標選雅若金馬石渠之容與蒐奇若珊瑚翡翠之華燭束律若關石和鈞之嚴整調聲若九功六律之鏗鉤卽汝高所自名篇以揚騰汝高之詩彬彬哉質有其文矣古有之岳牧用詞人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汝高今以大夫佐方岳治行褒然高第旣不以詩掩政而所眺覽于山川風物發其奇藻而

西樓集

彙序

十一

益其造日益廣亦不以政掩其詩以視唐兩帝京篇文采不屑爲駱功名有能爲李而有不爲李者汝高之集行而世知詩之不必窮人且不待窮而後工汝高其左驗與抑余聞之蘇子由嘗謂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決然求天下奇聞壯觀則千山見終南嵩華之高于水見黃河之奔流至京師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市苑囿之富且大已又見歐陽公聆其議論文藻與其

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
汝高以帝京名篇其于高深鉅麗之觀惟其有
之是以似之第不審誰爲歐陽其人則不佞願
與聞之汝高幸以語我

西樓集

彙序

十三

碧雞集序

楚人周弘禴譏

明興詩不大暢而驟振于李獻吉獻吉後王李
相羽翼而名滿寓內余嘗師事王元美先生而
聞先生之說詩謂兩李君可狎主齊盟嗣後業
詩者多千家而以詩名者數十家耳嗚呼詩難
言矣韜鋒囊光敦素崇朴者托之乎渾厚而失
于野質勵氣吐英摩雲駕海者托之乎悲壯而
失于怒張繪象彫彩鏤花吸露者托之乎組織
而失于靡麗探幽詣虛飭澹索漠者托之乎玄
脫而失于禪縛搜僻點鬼鈎隱志恠者托之乎
奇博而失于不典況詩以格重以意勝以調全
騁才則破格戀景則礙意累事則傷調而五言
古七言古及五七言律五七言絕其格其意其
調各殊匪只律與絕異意古與律易調律與絕
與古異格卽五言古七言古其格其意其調亦
自不可比和而互奏故唐之名家能諸體擅長
者實不可多得杜工部集大成之詩試取其全

西樓集

彙序

十三

集讀之其五七言絕能快人意者幾何李供奉
稱仙才而七言律亦僅寥寥則他可知矣碧雞
集鄧汝高全豹之一斑也諸體備矣而諸體亦
各極其致其金馬碧雞之遺響乎大端渾厚沈
着而陶其野質悲壯激切而消其怒張組織工
緻而洗其靡麗玄脫冲夷而解其禪縛奇博淫
肆而文其不典蓋就格出意緣意運調叶調借
格而氣以貫之昔人云文章之逸氣五百年而
得韓昌黎又五百年而得蘇長公于詩亦然近

西樓集

八 彙序

十四

代李王三先生俱以氣勝汝高其接武也往李
獻吉官民部而民部重余濫竽民部時謬譚詩
而詩未卒業無可自擬于獻吉而友人姜仲文
趙夢白後先入民部夢白由民部改官銓曹余
嘗戲語夢白曰以官則銓部重君以詩則君重
民部民部亦重君何也得獻吉爲之蒿矢也汝
高先亦民部郎可與趙姜兩君稱跼足而俱重
民部余則以民部重而序汝高之詩而因以汝
高重也

鄂渚編序

合肥友弟竇子偁撰

汝高入楚而有鄂渚篇鄂之勝最著黃鶴樓漢
樹鸚洲獨題千載則何以具是不朽哉一望蒼
江多景而寡和豈難作者言固有至不至耳至
則片言千萬言不敵也說者謂鳳凰臺詩謫仙
陰妬崔而易地以爭名移調以競烈品騰者卒
亦未許駕之則信乎其至也人代已非桑田遞
改今其言在不藉地勝而地藉以益勝故夫能

西樓集

八 彙序

十五

文之士往往挾所長雄鳴於天下而騷人墨客
揆奇剖勝致令天地大矣煥無餘藏編中爲是
樓律者二卽不知向前人若何臨江獨唱竝及
諸篇抑亦蒼然俯楚憂擊金石者乎崔之後鮮
有聞得汝高而兩之矣汝高饒詩才兼有今古
之志嘉書異集一韻一字之奇靡不收焉深入
而湧出卽二年於此攝行內外日者什且八九
雖從續紛愈開雅致每以言濯余余固慚無能
以稱汝高也楚屈宋之遺聲施自古入國朝而

漸 高皇帝菁莪之化百餘年以起 世祖首
善在郢風行江漢其間人文翩翩乎有餘於致
也以方煙波日暮長安雲蔽之愁何如今時哉
是編也勤成於陽春白雪之區足照盛事至其
文章飾治經濟敷猷汝高所際唐二公未有則
豈盡人力哉是又賡歌之風於斯爲盛者矣

先觀察公之詩其成進士也有搔首集調選
人有北征篇郎民部有帝京篇使浙漕有于
役藁使還而北自北而督學日南而叅知荆

西樓集

彙序

六

楚也於是復有帝京後篇碧雞鄂渚浮淮諸
集至於雜著諸文則什三家藏什七散逸鳴
呼人子于親思其居處思其所樂矧先公遺
稿生平之精神寓焉者乎於是乃蒐輯成帙
合諸詩集彙刻之命曰西樓全集蓋先公讀
書西樓自幼而壯卽千秋後魂魄亦所憑依
舉以名集識永思乎若

諸名公序言則總弁之首簡云萬曆辛亥夏

日男慶來謹識

西樓全集目錄卷

五言古詩

飛龍引

車遙遙

戰城南

短歌行

初發莘江別諸子

登鼓山絕頂還宿靈源洞作

塞下曲二首

西樓集

卷一

舟過武夷遊九曲歸宿冲祐宮有作

春日雜興

太姥山

塞上

擬登天台山

遊西山宿碧雲寺

同史世程太史劉叔通民部眺香山寺

來青軒

蘇節母

發京邑別諸子四首

擬春泛若邪溪

立夏述懷二首

三賢詩三首

同曹能始進士憇石屋

冬日同徐興公謝在杭飲昆山

秋懷

同陳用吉遊北固山

高郵阻風

西樓集

卷一

三

送陳伯孺南歸

感遇三首

舟次安德聞河水已合遂從馬驛北發

同何水部萬都尉朱御醫盛太學集西寧

侯西園

出門

送陳用吉秀才南還

安德署中待曹能始不至四首

發茅原驛別諸兄弟二首

飛雲巖

盤龍寺

宿翠屏公館

春仲西巡藩臬諸公出餞遂遊圓照雲居

清淨諸蘭若晚抵進耳山昏黑乃別余

遂宿進耳

發昆明諸公餞送歸化寺丙夜乃別

露香臺爲鄒大澤先生題

題萬古閣

西樓集

卷一

三

遊洪山寺

晴川閣

滄州偶咏

舟夜

澱江道中

西樓全集目錄卷一終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續緒仲訂

孫男爾續重刻
天士

五言古詩

飛龍引

壯志隘九垓塵壒詎足羈白日駕飛龍乘雲隨
所之朝遊蓬萊島暮宿青海湄海水浩茫茫下
有仙人居飲我白石髓贈我瓊樹枝服食壽長

西樓集

卷一

生遠與汗漫期笑彼尺蠖徒悠悠那得知

車遙遙

丈夫逐邊勦遠行不顧身公家有程役出戍河
陽津河水聲濺濺朔風吹黃塵去者日已遠離
思難重陳不如道傍花猶得隨車輪旅鴈哀失
群鷄鳴悲蕭晨生死當決絕蛾眉恨誰伸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北城南雲黃城北雲黑天蒼蒼野
茫茫生不願封侯但願歸故鄉

短歌行

驅車歷遠道客思浩已盈勸君且停車聽我短
歌行徒御慘不歡語短歌無聲芳春二三月黃
鳥鳴嚶嚶君子肅于役盡室逐北征遲回不忍
發去住頻自驚風雨戒前途飛鳥避寒旌送子
一尊酒握手心怛怛豈不惜離別敢復稽王程
去去但努力黽勉樹令名客子加餐飯用慰故
人情

初發芋江別諸子

西樓集

卷一

二

曉出城西門莫宿芋江湄嘆息七尺軀徒爲名
利羈僕夫催上道征馬鳴聲嘶行李旣蕭瑟驪
歌愴以悲零落秋氣涼寒風吹我衣酌子一杯
酒行行與子辭猶憐東山雲黯黯西南馳人生
重意氣諒不爲此移慷慨發長吁雙劍光陸離
勗哉各努力芳名長自持

登鼓山絕頂還宿靈源洞作

步出東郭門已識巒阿面行行百十里山廻翼
宮殿石磴響流泉百道如飛練矯首男嶺峯可

望不可見歷覽稍忘疲玄象接羅過賈勇陟其
巔頓令心目戰蒼茫大海流三山雲外見天風
颯然至寒燠忽已變歸宿靈源洞空翠落如霰
山嵐日夕佳几席爭葱蒨幽鳥向我鳴浮雲自
舒卷借茲清道心坐使塵慮遣朱門何足榮末
俗豈能眩

塞下曲二首

秋高胡塵飛萬幕悲笳起驅馬入雲中謀報隨
遷徙腰間揮寶刀炯炯明秋水風吹大白旗飄

西樓集

卷一

三

銀西北指殺氣暗邊城斜日照殘壘

其二

進軍古北口沙飛風日昏轅門號令嚴馬鳴軍
不喧戰苦鼓聲絕揚旗海水渾生取左賢王滿
身刀槍痕丈夫當報國微軀何足論

舟過武夷遊九曲歸宿冲祐宮有作

稅駕風塵中泛泛若萍梗隨風度南關忽入神
仙境寒帷意豁然山水夙所秉亭亭大王峯蒼
翠遙可領九曲路透迤桃花川原永輕舟小如

刀探歷亦俄頃秋高山益峭溪澗水逾淨分明
天外奇詎止盆中景歸來卧玄宮心清凡慮屏
恍惚武夷君神采光炳炳起來發長嘯悠然動
深省

春日雜興

東風方破凍草堂春事繁野雀遶舍鳴起來朝
日噉閉門足幽事庭草淒以蕃對此已豁如况
有酒盈樽陶然兀一醉意態亦言言微風吹梅
花香氣清我魂起視遠山雲秀色悄孤騫風塵

西樓集

卷一

四

空自老詎如靜者尊歲月不我與逍遙得長存

太姥山

名山何率律陰洞亦逶迤古蹟墮荒陬世人那
得知巍巍太姥山形勝良在茲真疑鬼斧鑿恐
是天工移乳壑竊以深石壁峭而奇蛟螭忽飛
翔日月相蔽虧仙姥去已久千載迴幽姿丹砂
化不存蝙蝠大如箕欲作采真行且結汗漫期
道遠苦莫致臨風徒嘯唏臥游學宗炳披圖聊
自怡

塞上

九月塞草衰秋高風逾厲中夜聞舉烽胡塵忽
而至結束行負戈甲光爛照地嚴霜侵人骨寒
泉漾殘觥男兒志累革生死心不二按劍髮衝
冠瞋目血流背殺人豈顧身偉哉漁陽騎

擬登天台山

南泛福溪水北眺天台山仙靈杳何許珠條猶
可攀側身度石梁巨石正當關瓊樓與玉闕乃
在白雲間呼吸通帝座下視空人寰赤城色如

西樓集

卷一

五

楮瀑布流潺湲欲結山水綠未覺途路艱尚想
寒山子騎雲相往還

遊西山宿碧雲寺

杪秋天氣清風緊林烟霽杖策入西山日晏聊
小憩化城殊輝煌淨土亦幽麗諸天法象奇來
道松蘿闕夕陽駐西嶺新月掛雲際如來放光
明長空屏纖翳澗水響淙淙下方人語細坐久
聞經聲層軒出香氣更深夜寂寥息心生妙契
明鏡原不染虛舟誰能繫何常謝塵寰一證

生諦

同史世程太史劉叔通民部眺香山寺

西山有名刹結構依巖谷寶殿盪浮雲精廬掛
層曲客到聞晨鐘舉頭見金粟松風度天籟千
林散晴旭金碧光熒熒高丘宜遠矚莫是化人
居信有西天竺邀懽得良朋攬勝逢休沐況復
秋氣清悠然豁雙目因之想長馭乘風駕黃鵠
來青軒

西樓集

卷一

六

尋山信輕策捫蘿度層岑危亭駕雲際瞻眺極
高深秋氣沉蕭瑟長空絕飛禽天風颯然來萬
壑鬱葱青宣皇昔巡幸駐蹕山之陰御墨儼
球琅輝煥直至今夙昔慕名區茲辰遂登臨忽
忽如夢寐山水還清音憑高一長嘯永寄滄洲
心

蘇節母

死節固不易立孤良獨難豈爲七尺軀念此然
諾間夙昔事君子白首願同懽中道忽棄捐涕
泣摧心肝忼慨撫遺孤食茶中自甘遺孤幸成

立母也名亦完含笑入重泉見者無愧顏梁山
屹嶮嶮漳水流潺潺形管有遺聲與之表歲寒

祭京邑別諸子四首

驅車上東門車塵蔽白日攬轡心徬徨日暮馬
蹄疾感激平生交風塵忽相失睽此一杯酒相
視空佇立野曠雲四垂天低河流急觀見復何
時期君共努力

其二

出門何所之行行客吳越四牡向南馳雙旌從

西樓集

卷一

七

北祭高柳翳浮雲不見黃金闕豈不念友生爵
服慙羈縻旅鴈失其群悲鳴心斷絕迷途當蚤
悟波流那可說願言懷德音西山采薇蕨

其三

去歲纔北征今年復南邁日月曾幾何睽離詎
能柰慷慨歷長途春風不相待前年新栽樹倏
見成車蓋人生非金石景光豈不愛何以慰相
思幽蘭堪結佩

其四

京洛帝王都冠蓋紛通衢游道豈不廣鄙意不
願俱擊筑燕市中結交皆狗屠頗慕魯連達未
怪荆軻愚過從稍快意握手不須更離筵載恹
惻去去天一隅晤好諒非遙最哉弘遠謨

擬春泛若邪溪

泛泛溪上舟茸茸溪畔草春風吹微波淡雲綴
晴昊魚行若乘空縈流翠如掃鏡湖旣已湮蘭
亭亦枯槁對景且自怡欣然豁幽抱

立夏述懷二首

西樓集

卷一

八

芳春已受謝倏見夏雲生楊柳忽載陰撫候驚
朱明麥風散微燠驅車復前征衰鳥倦長途寒
暑亦嬰情誰令七尺軀辛苦逐微名對酒不能
飲擊劍歌無聲去去勿復道嘆息徒屏營

其二

衰榮相倚薄四序如轉轂嘆息青陽徂流光一
何速去家萬餘里短策紛馳逐况值時運遷衰
徂空躑躅乾坤豈不廣樊籠傷局促素志旣已
乖終當返初服

三賢詩

白太傅

白傳烟霞姿詩名在長慶雞林識雄篇館娃傳
遺詠餘杭山水鄉一麾有佳興與冷泉亭未湮冷
冷淨如鏡風流不可見文藻自相映俯仰懷斯
人芳躅誰能竝

蘇長公

吾慕蘇長公惠愛播茲土結客山水間扁舟載
歌舞達觀本昭曠豈以遊覽故依依六橋柳不
減河陽樹尚論千載後風流猶可睹矯首蘇公
堤徘徊不能去

林處士

處士抱微尚風節何孤騫高臥茲山中嘯傲終
天年山色暮復朝墓草自芊眠湖水清且綠蕭
蕭凝寒烟不見山中人獨鶴何翩翩覽古更懷
賢三嘆梅花篇

同曹能始進士憇石屋

巖棹西湖邊來往窮清眺杖策過叢薄石逕轉

幽峭開門忽若堂赤日互迴照四壁寒蕭蕭虛

空自生耀陰洞不可測疑有蛟龍竅或云通江

湖荒惚誰能料曹生烟霞姿居然我同調遊探

天外奇坐對人中妙莫將簪組羈而使山靈誚

招隱懷古人悠然發長嘯

冬日同徐與公謝在杭飲毘山

伊余秉微尚兼懷物外蹤茲山何寂歷天際開
芙蓉芳晨盍朋簪遊覽當玄冬霜風莽蕭瑟落
日寒烟重蒼茫百里外隱見多奇峰梵閣出其

西樓集

卷一

十

巖清籟鳴長松開窻豁遠目倚仗聞疎鐘太湖
從東流蕩漾晴天空日色不覺暝雲水幽朦朧
誰謂簪組拘登眺亦從容勝事固不偶後會何
當逢還期汗漫遊歲晏來相從

秋懷

青陽能幾時會見秋風靡昨日園中花今日惟
悴矣芳華不自惜少壯亦難恃對酒徒傷悲嘆
彼遠遊子

同陳用吉遊北固山

杖策訪名區悠然稅塵鞅茲山特秀發清秋氣
逾爽偶爾尋精廬遂眺層臺上烟嵐日夕佳山
僧自來往地窮境益幽江永望彌廣金焦相對
峙雲開見高掌落日下平楚微鐘出林莽石上
一班荆巖巒湛幽賞愧此風塵姿徒結真人想

高郵阻風

客途殊未央值此風波惡四面行旅稀秋風更
蕭索愁雲黯四垂寒雨時復作驚濤如激雪孤
蓬竟何託兀坐太無聊羈懷轉寂寞丈夫七尺

西樓集

卷一

十二

軀風塵坐銷鑠鬱鬱當告誰斗酒自斟酌嘆彼
寢廟儼不及野田雀長歌招隱篇相期在寥廓

送陳伯孺南歸

歸客向閩越西風吹長襟送送城南隅遙天生
暮陰昔女別我時桑園聞鳴禽今日我送女露
冷秋已深久客羞空囊胡爲日滯滯忽然思故
廬歲晏歸山林我愧替組羈握手悲復吟聊酌
一杯酒行行爲子斟杯酒安足云表此別離心
後會渺無期形迹更商參此別各努力莫忘寄

微云

感遇三首

春陽不相待忽忽歲云晏歲晏夫何如骨肉臨
當散朔風吹我裳淒然發浩嘆故鄉日以遠迢
遙隔河漢攬衣起徬徨愧彼南飛雁

其二

策馬事遠征行行歷齊魯齊魯非我鄉馳驅心
獨苦浮榮何足言微軀寄簪組一葉在風波漂
零安得住孤懷慷慨脉脉向誰語

西樓集

卷一

十二

其三

朝發彭城道野曠多悲風濁流不可涉客子嗟
途窮髣髴日已變遲暮激我衷達人思適性君
子貴返終行當棄爵服遵晦息微躬

舟次安德聞河水已合遂從馬驛北發

凜凜歲云暮朔風吹重裘黃河層冰合客子心
煩憂王程不可稽行李難滯留舍舟歷長途怨
彼路阻脩羸馬嘶嚴霜徘徊于道周弱于快曉
寒况乃筋骨柔與人催上道涕泣聲啾啾風沙

畫樸人面垢髮不收本爲饑寒驅不爲妻子謀
雖知迷途誤失路難回頭東山慚遠志空胎達
者羞

同何水部萬都尉朱御醫盛太學集西寧

侯西園

五侯愛結客賓從何光輝華軒開疏牖曲逕通
瑤扉濃陰覆廣術流泉含清暉奇草茁而葩紫
綠爭芳非薰風颯然至忽見繁花飛四座發微
言咳唾落珠璣長安遊俠窟裘馬逐輕肥靜躁

西樓集

卷一

十三

不同量達士將安歸人生各有適玄默吾所希
願言謝塵鞅一室聊相依

出門

出門何所適適彼南海涯暑雨薰鑠人况乃道
路賒我本江海士寄跡如風花馬足歷四方併
胝誰怨嗟去日苦炎熱楊柳陰交加歸來當雨
雪萬里逐飛沙朝廷急岩穴動設彌天置聖化
遍海壖文風被幽遐願得明月珠永以奉王家

送陳用吉秀才南還

平生寡儔侶與子結綢繆握手三十年契託垂
千秋羨子蜚英聲天路期遨遊如何襲奇服末
俗乃不酬慷慨事北征仗劍歷齊州長安富游
俠結納傾王侯出門復入門干謁信所羞困頓
臥空齋歲月嗟淹留風雨時對牀道故以消憂
一旦忽告別使我心若抽薄宦良苦貧何以爲
子謀行李旣蕭瑟徒御生怨尤送子西城隅日
暮風颼颼達人隨所適君子慎厥修譬如席上
珍逢時終當售願言保歲寒勉樹令猷

西樓集

卷一

十四

安德署中待曹能始不至四首

河干相送罷悵此一杯酒睽違曾幾時我馬亦
南首聚合固有緣分携諒非久他鄉儔侶孤徘徊須我友終風日夜號吹斷城南柳

其二

客子逐行役車敝豈遑顧昏黑馳出門晨月忽
東吐辛苦當自任迢迢萬里路解鞍更徬徨此
意向誰訴疾風斷河流遙遙不得渡

其三

陸行風塵多水行風波惡水陸各有虞浮生竟
何託與爾金石交相期在寥廓君子識久要志
士矜然諾乾坤信莽宿恐負平生約

其四

同作遠遊客訂此汗漫期手披綠玉杖足躡青
雲達夜宿日觀峰朝憇嶧山陂蹤跡苦不常獨
行將安之望子期夙來慰我長相思

發芋原驛別諸兄弟二首

從宦八九載跡若參與商一別動經年懷人空

西樓集

卷一

十五

徬徨薊門雖云遠音書猶得將南中夷服地瘴
厲非吾鄉豺虎坐噬人處處埃塵揚妻子不我
顧單騎歷風霜眷言骨肉親涕下沾衣裳對酒
意悽惻欲飲不盡觴策馬出孤城浮雲西南翔
野色忽已暝江流浩茫茫越鳥戀舊巢何必之
窮荒終當期歲晏白髮永相望

其二

骨肉嗟多故荆樹不再榮羽翼各參差顧影長
自驚相視非少年一散難復并歲月知幾許更

作西南征中宵起嘆息怨彼鴻鴈聲淒然一樹
淚洒向江流傾頻行再三羈安居崇令名爲我
葺田廬百畝時經營松菊如未荒庶以樂吾生
去去從此別遠客難爲情

飛雲巖

駐馬望層山山高秀可摘解鞍一登覽杖屨窮
所歷群峰儼屏障亭亭百餘尺雕刻匪人工崢
嶸固天闢漸覺衣袂寒片片歸雲集雲去山色
青雲來山色白古洞出玄竅飛流瀉丹液倚檻

西樓集

卷一

十六

蒼翠來草木紛相襲覽憩更襄徊惆悵嗟行役
戀戀翠微間去此更誰適

盤龍寺

駐馬盤龍山小憇盤龍寺徑道雜松蘿闌人有
深致拾級叩山門林巒相虧蔽金碧漸輝煌妙
相殊端麗後聳千佛閣回廊亦幽邃遠眺昆明
池微茫海光膩曾有布金人捐貲求福利遂令
丈六身莊嚴無不備瞻謂更冥叅煩了西來義
下山日已昏嵐翠遠相媚舉手謝山靈歸途當

再至

宿翠屏公館

曉飢通海縣暮宿翠屏館出門天未明入門日
已晏西風吹塵高荒郊行旅斷都無吏卒喧野
鳥自相喚舉頭見青山秀色亦堪玩辟如作勞
人忽現清涼觀趣合興彌劇心清境非幻臨別
更躊躇淒然發浩歎

春仲西巡潘臬諸公出餞遂遊圓照雲居

清淨諸蘭若晚抵進耳山昏黑乃別余遂

西樓集

卷一

十七

宿進耳

王事有程期馬首當西指跋涉固不辭敢復勞
君子杯酒不盡權便陟西山岷是時春雨餘景
物無不美四野麥苗青垂楊映流水圓照本古
刹莊嚴無與比涉級臨高臺浮雲出其底遠聆
飛鳥翔俯視諸山靡眺聽已從容周遊亦隨喜
雲居與清淨相去步武爾鐘聲朝夕喧閣影東
西峙對酒足流連鼓勇猶未已望望進耳山却
在蒼茫裏仄徑幾千盤回環七八里松陰暝相

原缺第十八葉

千帝寥寥千載後清風更誰繼君子墓前修一

究天人際方寸元不欺素履固無替冥冥者何

言昭昭揭真諦斯臺亦幻跡要識平生意三復

戶牖銘微言有深致

題萬古閣

傑閣宜眺望四面圍青山開軒無俗翳隱几多
餘閒超然託萬古俯仰空人寰短榻絕纖塵白
雲相往還端居謝紛慮靜對孔與顏依依尚友
心聊寄泉石間

西樓集

卷一

十九

遊洪山寺

秋原雨新霽野曠翔天風林巒迭映蔚客到聞
晨鐘宛轉步山椒四望烟濛濛禮塔躡清漢焚
香對遠峯尋山不覺暝斗酒歡娛同寄語寰中
人應知物外蹤

晴川閣

暇日出行游秋江正新漲擊汰隨所如揚帆忽
西上傑閣俯晴川暉陰各異狀山水信奇絕俯
仰一何壯風色晏夕佳黃鶴儼相望覽景趣殊

寂開尊意彌鬱日晏澹忘歸臨流獨惆悵

滄州偶咏

久客倦長途侵晨櫓聲發天際澹微雲帆前掛
新月沙岸樹如烟水次楊花落遥望滄州城孤
懷幾超忽

舟夜

客舟夕暫休日落河流急遠火滅復明烟樹濛
濛濕荒雞半夜啼雲氣舩窓入鄉夢忽已醒凄
然憂思集

西樓集

卷一

二十

潞江道中

歲晚厭行役單車豈遑處衾冷不成寐出門復
何許雪霽天色寒風急江聲怒何處落梅花排
徊日將暮

西樓全集卷一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二

十言古詩

君馬黃

行路難

白頭吟

賦得江郎山

德州遇雪與吳維鎬飲客邸醉歌

六月一日風雨中赴部衣盡沾濕邸中撥

悶一首

西樓集

卷二

哀寧夏

燕市七歌效杜同谷體

帝京篇

挑河謠

俠客行

宋硯歌

古別離

廢居嘆

長安道

劉將軍贈高麗刀歌

送張伯夜客薊遼

寄答陳女大女翔二秀才

吳門看花行寄社中諸子

儀真道中見桃花盛開感而賦之

滕陽嘆

孟嘗君墓下

黃金臺

汝實汝嚴弟邀飲陳太常池亭泛舟過東

四枝集

卷二

二

城待月劇飲至醉同惟和興公賦得長

歌

送白仲之海虞

登焦山

賦得苧羅村送屠田叔轉運便道歸越

浙西謠

擊鹿行

從軍行

放艇

潮陽謁韓昌黎祠

送徐七下第還山

登高丘望遠海送君密之北平

玉王行

將發潞河得家兄消息

舟中阻風戲東能始

河上行

濟北謠

廣陵別曹能始

西樓集

卷二

三

壽連江錢尹

桃源洞

遊雲津洞

垂柳篇和楊用修太史

春暮下關道中望點蒼積雪

點蒼石歌

登雞足山絕頂

同漆兵憲再登雞足山絕頂

賦得昆明池送薛觀察入覲便道還里

寄壽四叔隱君

彭江署中遲黃憲副不至

元夕馳入普安漏下二十刻寒甚戲作却

寄南中諸公

眺岳陽樓

聞鶯曲

石門篇壽楊太君

送胡仲脩歸西湖

贈林二雋卿

西樓集

卷二

四

西樓全集目錄卷二終

西樓全集卷二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續緒仲訂

孫男爾繼重刻
天士

七言古詩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黑君馬驕嘶臣馬辟易君馬行臣

馬卻君馬絕塵臣馬偏又與君息駕崑崙顛一

日凌風遊八極

西樓集

卷二

一

行路難

高山無完轍急水多覆舟世路本嶮巖微軀寧

自謀經年作客涉長道日月催人令人老山中

村叟癡復頑緩步不憂行路難

白頭吟

淒淒復淒淒掩袂長太息一奏白頭吟悲來淚

沾臆當時許妾偕老期楊柳春風嬌自恃尋常

對面生荆棘羅襦玉珥不相宜妾心如明月君

情若流水君情翻覆不可知新人容華那足恃

賦得江郎山

吾聞海上三神山弱水環之不可度時有飛仙
遊其中日月雲霞互吞吐神山縹緲仙所都秦
皇漢武胡爲乎天地變幻無不有樓臺金碧還
虛無不見江郎三片石亭亭直上幾千尺位置
絕類巨靈掌蕭爽不減神仙宅神仙踪跡豈有
常蓬壺只在大路旁峻嶒已訝星河迫奇恠猶
疑龍鳳翔我來三過山之下秀色凌凌遠相射
凡質原非出世資山靈判不容俗駕長安道上
西樓集 卷二 二

風塵高雙髻栖皇見二毛江郎蒼翠還如此眼
底悠悠空爾曹

德州遇雪與吳維鎬飲客邸醉歌

德州城南河水澀德州城北沈雲黑朔風吹雪
飛滿天車煩路滑愁行客屋上饑烏噤不啼江
頭瘦馬行復卻我今頭顱已如許胡爲空老長
安陌栗冽那禁白帽寒淋漓更覺青衫濕誰其
同者吳維鎬狂來自許文章伯意氣真憐爾汝
交天涯莽蕩同于役下車呼酒不停口倏忽相

看盡一石天明酒醒出門去路旁枯楊雪猶積
褰帷錯指梅花春腸斷江南淚沾臆

六月一日風雨中赴部衣盡沾濕邸中撥
悶一首

長安六月雨如注騎馬出門何所之馬疲路滑
愁無那心忙恐後尚書期歸來客舍突欲冷雙
袖淋漓坐苦饑問奴月俸餘幾許且買半斗開
愁眉閉門高臥者誰子碌碌風塵徒自嗤

哀寧夏

西樓集 卷二 三
國初環邊十三鎮寧夏在昔稱繁華何物么麼
能啟釁遂令平地生龍蛇中丞駢首罪固當閭
門塗炭如枯蝦當時禍起只頃刻豈料套虜坐
紛拏可憐城中十萬戶深閨少女顏如花白刃
驅出嫁胡子飄塵斷梗隨風沙時劉瓚瓚叛卒
耳勾連出沒禍豈賒花馬池頭金鼓震天陰日
黑聞悲笳 廟堂督戰何太苦士也不力奈何
邪 天子深居赫斯怒軍前賜劍飛鏑鄒此輩
皮毛本相類肯以一矢相遺加曾聞北軍苦剝

削無衣無食仍無家平時怨氣已滿腹一朝變
起何足嗟土崩之勢旣如此旁皇首鼠成又牙
輦上君子多石畫勿憂拱把憂萌芽

燕市七歌效杜同谷體

丈夫生來輒軻身已老十年三走長安道欲歸
不歸無奈何黃塵滿面色枯槁六月炎風飛火
雲五侯冠蓋日紛紛此時跨馬逐官長令人心
折越江濱嗚乎一歌兮歌始發兀坐書空愁咄
咄

西樓集

卷一

四

其二

東山墓木日已大一水回環曲如帶平生魂魄
思此山老樹菁蔥聞天籟悠悠一別今幾時黃
沙碧蘚埋豐碑山頭杜宇啼紅血游子天涯知
不知嗚乎二歌兮歌聲急天陰雨黑愁雲濕

其三

有兄有兄生計微薄田不收常苦饑辛勤憔悴
已半百更兼人事多是非去年別我芋江上九
月霜前菊初放今年消息不相聞使我淒涼坐

惆悵嗚乎三歌兮歌獨苦荆樹花開飛夜雨

其四

婦生六子四子殤兩雛啾啾何人強壯夫不作
兒女態但覺中年情易傷大兒僅能弄紙筆小
兒只解覓梨栗我今汗漫天一方向平婚嫁何
時畢嗚乎四歌兮腸九迴中夜瑟瑟悲風來

其五

少年白眼不相下肝膽稜稜向誰寫論交却愛
高陽徒風流便結高陽社邇來握手二十年一

西樓集

卷二

五

其六

旦分飛北海邊昨日封書寄遠道天長地濶心
茫然嗚乎五歌兮懷故人思繁調短不得伸

其十

我有古宅在竹林蒼梧翠柏高十尋偶然獨往
便經月焚香趺坐清素心主人出山忽已久流
水潺潺怨楊柳長安埃塵幾尺高笑殺人間牛
馬走嗚乎六歌兮歌欲斷重聲啾啾夜將旦
我今行年三十餘頭顱漸老骨節踈書生意氣

太無賴手持寸管高稱譽邯鄲才人厮養婦蛾眉入宮還見妬長門虛却千黃金浪說相如解詞賦嗚乎七歌兮歌且休不如歸卧南山頭

帝京篇

由來佳麗地自古帝王居日月皇圖在山川霸氣餘九重宮闕連雲起萬戶千門春旖旎高拱橫分薊北霞遙堤直引西山水西山水作東南流百道飛來擁上游鈞陳象映雙龍關闔闔天開五鳳樓椒房馥郁粧臺晚金屋逶迤官漏遠

西樓集

卷二

六

香奩種柳柳千條玉祀滋蘭蘭九畹王侯甲第大市街左揮右霍山可排曲宴朝朝銀作箔華筵夜夜翠爲釵平陽戚里傍朱門結客邀賓車馬喧片語承恩真自幸一朝得勢更誰論北苑花新發南鄰草正菲鳴騶馳道出列騎灞亭歸南鄰北苑香塵滿紫陌青樓春夢斷王孫錦帶忽如雲倡婦羅衾誰獨旦王孫倡婦闕豪華醉舞酣歌日未斜東江巷口花爭折西集門邊酒可賒對酒看花雨不厭芳魂憶得春風面但將

歌舞娛少年肯信光陰逐飛電春花春草總堪憐莫雨朝雲亦惘然帝京風景長如此易水蕭蕭楊柳烟

挑河謠

徐淮河決水浸天十家九家無人烟黑雲壓城風颯颯平陸化作魚龍川昨日帖下挑河道瘦骨伶仃不自保官司督促安敢辭其奈生涯已如掃不恨河伯爲民災但怨公人橫索財

俠客行

西樓集

卷二

七

結客不交游冶郎使酒不挾邯鄲倡一片雄心貫白日披肝瀝膽天茫茫尋常殺人只寸鐵杯酒殷紅化爲血壯士借名仍借軀不似君卿但唇舌

宋硯歌

宋家石材馬肝紫鳳味龍鱗無乃是傳來人間五百秋古色淋漓汗流泚漳臺破瓦那足數臨洮堅珉差可擬中心鵠眼浮精光四足勾連在其底茫茫奇蹟無不有前輩風流今尚爾萬事

遇合豈偶然茵席糞溷皆有以寶墨含風飛彩
雲一片瓊瑤冷秋水感君提携爲君使莫教棄
置落泥滓眼中之人吾與汝

古別離

飄風自何來吹我連理花隨風倏相失各在天
一涯挽君衣酌君酒君今忽作萬里行賤妾深
閨難獨守控君馬加君鞭丈夫意氣在四海別
離豈爲婦女憐出家不如在家好執別河梁何
草草但將相思寄夢魂與君同上關山道

西樓集

卷二

八

廢居嘆

誰家古宅大道邊敗垣廢井生秋烟花開蕊落
長太息春去春來空自憐當時富貴盛豪華繡
戶雕楹堆綺霞急管嬌歌日向暮朱絃寶瑟漏
初斜世間反覆無不有白衣倏忽成蒼狗秋雨
何堪燕雀棲夜深但見狐狸走君不見咸陽宮
闕化成灰瓊樓金屋亦蒿萊只今唯有秦時月
夜夜清光照綠苔

長安道

長安大道平如砥參差宮闕連雲起寶馬真憐
遊俠兒鮮衣競識繁華子五侯七貴盡承恩榮
辱升沈在一言已道邀賓趨廣陌更看結駟向
平原人情世態一回首覆雨翻雲亦何有昔時
錦幃映垂楊今日朱門閉衰柳以茲感慨厭風
塵歲歲年年芳草春莫笑明時疲執戟揚雄原
是尚玄人

劉將軍贈高麗刀歌

將軍贈我雙寶刀乃是一片高麗鐵爛如閃電
利如風黑點斑斑猶帶血將軍昔守東海東坐
令海上烟塵空出陣入陣俱無敵此物與爾成
大功儒生跬步徒醒齷三寸毛錐羞碌碌感君
脫贈爲君舞青天茫茫白日速海氛未滅爭戰
多邊城流血愁干戈自昔空談能誤國刀平刀
平奈汝何

送張伯夜客薊遼

長安春柳纔發芽東風習習吹黃沙尊酒臨岐
黯不語馬蹄蹀躞隨天涯薊北東行卽遼左客

西樓集

卷二

九

裏看山無不可望海樓前潮正平
醫閭山下月將墮平生俠氣那可羈
明珠暗投人共疑勸君有酒且當飲
誰能局促悲鬚眉袖中短劍昆吾鐵
醉後指天天欲裂此去應邀邊塞勳
莫學張儀失意空存舌

寄答陳女大女翔二秀才

薄宦不愜意栖栖憐此身時從薊北望
每憶江南春江南詞客別來久臨水看山幾回首
江館荒涼草又新桂花零落苔應厚前日寄我雙鯉

西樓集

卷二

十一

魚開械識得故人書循環吟咀如見面側身東望徒歎歎平生落魄悠悠者一逐風塵轉衰謝疎狂不受衆人憐懶慢寧遭官長罵岐路由來苦陸沉低頭不覺淚沾襟便當歸向東山老山中故人知我心

吳門看花行寄社中諸子

春色已如許征途當奈何游吳客越仍未已悵望鄉園愁思多吳門二月饒芳草姑蘇臺上看花蚤粉黛淒涼月可憐金虎銷殘跡如掃杖藜

到處卽青山尊酒尋春往復還弔古真悲雲漠漠懷人空恨水潺潺懷人弔古幾回首別後風流相憶否昔日同聽蕭寺鐘此時獨對閨門柳閨門楊柳何青青江水江烟共杳冥我今走馬燕臺去君但逢人問客星

儀真道中見桃花盛開感而賦之

偏側復偏側行盡江南又江北二月桃花爛熳開燦若朝霞弄春色今年苦雨花較遲江北不如江南時但願春風隨轉轂到處花開絆馬足

西樓集

卷二

十二

滕陽嘆

君不見滕陽城外多暴骨蔓草填沙白岸律悲風慘淡吹白楊過客不行愁斷腸道旁父老饑欲死破帽蕭疎面不洗自言此身已半殘且復爲客述艱難前年水電秋無麥去年水潦勢尤熾公私積貯百不存流移轉徙餘空村賣妻鬻子那足惜草根木皮從爾食草木旣盡髓亦枯橫屍溝瀆無時無但言溝瀆意亦足猶有饑民攫其肉神理茶酷不可知災祥反覆從何來語

罷悲酸轉蕭瑟我亦徬徨重淒惻回頭四野空
茫茫立馬西風日將夕

孟嘗君墓下

滕陽城南三尺墳行人云是孟嘗君平生俠氣
歸何處寂寞荒阡空白雲戰國爭雄志未已縱
橫策士隨風靡公子門前車騎多三千賓客盡
珠履珠履翩翩殊可憐高臺曲榭入雲烟出關
幸不爲秦虜此日終須食客賢雍門一說涕如
雨富貴繁華那足數當時已懷亡國悲何況於
西樓集 卷二 十三

黃金臺

君不見黃金臺昔時宮闕今塵埃易水東流去
不返燕王雄豪安在哉駿骨銷沈易水滸臺上
黃金化爲土霸圖零落不勝悲千載風流猶可
睹故鼎西還入薊丘征東將士盡封侯臺前飲
至天爲動立馬憑陵海氣秋一朝修見繁華歇
歌舞荒涼水流咽百萬秦兵動地來血洒高臺

空截辭傷心往事不堪聞禾黍蕭蕭飛白雲試
問黃金臺下路行人但說樂將軍

汝實汝嚴弟邀飲陳太常池亭泛舟過東
城待月劇飲至醉同惟和興公賦得長歌

吾家二仲真好奇今朝醉我芙蓉池池上樓臺
開錦繡池中水鏡堆琉璃老夫性癖愛丘壑到
處探奇心卽樂層城返照入澄泉一片清光映
虛閣平生同調者何人徐氏昆季稱絕倫小榜
移來成勝會濁醪相對見吾真須臾雲散月東
西樓集 卷二 十三

出風急帆輕行轉疾金光閃鑠玉玲瓏菱葉蘋
花秋瑟瑟此時風露條生寒促席移觴坐夜闌
四面淒清人語絕游魚跳躍落驚湍酒盡徘徊
不能去扁舟更泊雲深處但愁別去卽風塵明
日相逢更何許人生百年三萬六千日明月青
山須共適少壯不樂奈老何願罄餘杯永今夕
送白仲之海虞

湖上青山愁送客隔岸芙蓉秋水碧片帆西指
風日晴便歷長江過震澤三年謝病不出門蓬

高塞戶寂無喧一日辭家仗劍出猿鶴驚詫秋
江昏客路相逢何草草斗酒邀來耐醉倒余今
甕駐武林城君復遠出吳門道尊前握手淚霏
霏惆悵山中白板扉爲語虞山舊儔侶秋風還
送客船歸

登焦山

江頭倏與西風遇一水盈盈不得渡閒來聊作
焦山遊小榜飄飄豁烟霧焦山宛在水中央萬
里滄波坐渺茫鍊甕逶迤忽西走金鷲岑寧遙

西樓集

卷二

十四

相望日暮鳬鷺散江渚芳草萋萋不知處空翠
眞憐楊柳烟落紅却愛桃花雨焦光洞口白雲
飛瘞鶴銘荒今是非山水年年祇如此風流摧
謝令人悲丈夫意氣傾千古那得羈愁哭窮路
但當對酒復看山不厭江邊十日住

賦得芣羅村送屠田叔轉運便道歸越

若耶溪上春風暖草軟花嬌香不斷芳魂艷質
擅風流落日孤村芣羅短美人粉黛殊可憐清
歌妙舞春風前宛轉蛾眉貯金屋越官吳苑爭

嬋娟興亡反覆一回首富貴繁華亦何有響屨
廊荒柳已摧闢雞陂廢苔應厚使君好古復好
奇浣紗遺跡君自知但駕扁舟尋范蠡不妨藻
句弔西施

浙西謠

浙西今年春寒蠶半死綿繭綠成化爲水秋禾
苦雨田盡荒下戶人家無斗糧一身饑寒猶自
可縣官催租急如火千里污邪悲草萊區區改
折胡爲哉去年改折尚有粟今年租稅何從出

西樓集

卷二

十五

君不見民間逋負歲已多日日鞭笞將奈何

擊鹿行

謝在杭司李有牡鹿喜觸度非樊欄可畜
者一日余與陳伯孺秀才過在杭則在杭
擊殺此鹿相與歎血甚驩偶憶李于鱗擊
鹿行羨其豪致遂各賦一章用嗣前哲

李官官舍冷如水買得蒼鹿龍之子司農使者
日經過把酒呼盧聊復爾主人醉後忽自放袖
出短刀不盈咫失去霜毛何處尋逐來捷足應

難恃奮衣大叫太憑陵左右見者俱披靡平生
弱肘甘碌碌從傍作勢爲君倚須臾角朽血亦
崩瓊瑤摧謝珊瑚死使君歎血鬚盡殷陳生睜
目驚相視中厨屢薦骨董羹羹炙脂膏無不美
老饕大嚼勢轉雄風捲白波差可擬但言飽食
且捫腹不比尋常僅染指歷下風流今已無竝
驅中原竟誰是覆蕉夢覺且勿論眼前意氣吾
與尔

從軍行

西樓集

卷二

十六

丈夫七尺軀不爲毛錐死平生負寸衷耿耿良
在此不如投筆事戎行身膏草木還輝光束裝
慷慨出門去腰間短劍凝秋霜居庸城外日色
惡虜騎成羣夜吹角前麾猶擁漢旌旗別隊先
馳胡部落陰風百草莽蕭蕭大漠無人夜寂寥
黃塵眯目馬不發哀鳴一聲魂已銷君不見無
定河邊多白骨云是當年戰亡卒野曠狐狸聽
斷冰夜深燐火飛殘月丈夫去國事長征戰勝
寧須論百城砍頭陷胸何足道要令千載垂芳

聲但言生不封侯死卽朽時後金印大如斗寄
語繁華遊俠兒莫笑區區牛馬走

放艇

淮徐以北皆逆流灘高水澀羈人愁南旺閘頭
放孤艇錦帆西指風颭颭舟中兀坐差快意斗
酒百錢不論費推蓬但遇北來人爲問長安何
日至

潮陽謁韓昌黎祠

君不見昌黎伯老作潮陽一遷客危言籲天天

西樓集

卷二

十七

不回萬里風沙憐遠謫何物鱸魚敢跳梁咲投
短檣波低昂一夜隨風竟西徙魑魅魍魎爲深
藏古來奇事無不有勝蹟悠悠在人口乃信文
章格異類不忝聲華齊北斗荒祠寂寂大江湄
前輩風流良在茲韓山千古名不滅來者但看
潮陽碑

送徐七下第還山

南宮上書不見收長安旅食生煩憂牀頭短劍
失光彩浪言詞賦垂千秋一片寒氈消不得出

門轉覺乾坤窄英雄致身會有時莫向青山嗟落魄

登高丘望遠海送君密之北平

登高丘望遠海滄溟萬里縈如帶狂來破浪踏長風白眼看人真慷慨使君年紀三十強平生說劍鬚眉張卽今轉餉盧龍道銀魚錦綬爭輝光薊北軍儲急遼左征東客兵袖手坐使君握算且籌邊屈指今年賊當破潞河九月天雨霜蓼花開盡菊花黃三唱陽關一回首持杯相視西樓集 卷二 十八

愁中腸征馬長鳴朔風起碣石宮前空舊址霸圖消歇那可尋秋月年年照灤水

玉主行

并序

玉融林玄江少年游燕日醉長安曲中求得劉姬鳳娘者傾貲買之無何死林念之甚則爲玉主祀之繫懷袖間并刻所製斷腸詞於陰詞甚悲愴久之林客蒼梧遇盜殺而投之江盡掠其行李則玉主在焉梧州李林君與山人舊相識稔知其平生一

夕夢麗人泣且訴若有冤者越明日而偵卒以盜告則故郡隸也其人素克悍每出輒十餘日不歸人以此疑之然絕無所得踪跡搜其家乃獲所爲玉主者林君詫曰此吾鄉人某物女何從却之盜駭服惶遽咋舌死捕其黨與始悉其狀蓋沉之江者月餘矣檢出顏色勃勃如生腦後中一谷林君遂盡付羣盜於理縉紳聞其事以爲奇葉宗伯爲玉主傳而郭太史作長篇歌

西樓集

卷二

十九

之俱行於世

林君少小負奇氣二十結客學文字長安遍謁諸賢豪小語纚纚各有致有時走馬入平康平康美人號鳳娘相逢相暱無此客願持箕箒侍君房俠烈相期豈瑣瑣芳心一寸烟如火便將白壁售娉婷何惜明珠買婀娜美人嬌媚瘳風流紫陌香奩不解愁春風暖抱鴛鴦帳明月光窺翡翠樓世間萬事有翻覆玉缺珠沉一何速自埋匣鏡不迴光既斷琴絃那再續旅泊淒涼

閒舞衣羅幃風動是邪非始信佳人難再得幾
番夢裏空歔歔賦罷招魂魂不返腸斷鉛華口
應遠聊將良璞刻芳名比作茗華勒琰琬餘哀
寫出斷腸詞併入瓊瑤寄所思決絕難銷千載
恨連綿更訂九泉期生死提携不相離五色絲
縑勤繫臂身隨南北復東西卧卽同床行並轡
無端忽作蒼梧行瘴江瘴草愁孤征何物舟師
太無賴綠林暴客誰知名砍頭陷胷意何酷擲
向深潭飽魚腹并將玉主爲珍藏新鬼含冤舊

西樓集

卷二

二十

鬼哭蒼梧李官方少年與君鄉曲習君賢夜夢
美人拜且泣醒來惱縮心忙然便令處處尋踪
跡玉主光芒射四壁破壁如聞叱咤聲捧出人
人皆動色使君一見心生悲吁嗟此物從何來
疇昔之夢真有以滿堂撼撼陰風吹賊也聞言
咋舌死快意當前寧有此盡縛餘黨察根因腐
肉由來付湘水湘水浮來七尺軀依然面孔血
模糊使君撫尸三嘆息羣盜一一伏其辜憶昔
從君接杯酒醉後諧謔無不有知君俠氣永不

磨知君俠骨終難朽異哉玉主能報讐不妨聲
價重青樓區區千金豈足較平生恩怨爲君酬
將發潞河得家兄消息

潞河三月初半客子瀕行鄉思亂吾兄結束
欲出門約定今春來相看萍踪反覆那定居薊
北滇南萬里餘客路花開空有淚故園鴈到竟
無書兄弟衰年頭各白塵世何能長作客君去
但耕南畝田吾行已辦東山展

舟中阻風戲東能始

西樓集

卷二

三十一

黃河四月南風惡落日飛沙向人撲經旬經晝
未肯休吹斷孤蓬不得泊鄰舟仙郎樂事多歡
頭側弁長酣歌帳中少婦相嚶語但聽笙篴無
渡河

河上行

黃河水淺不盈尺官府樓船密如織商船望風
爭引避伐鼓鏜鏜皆動色牽纜驛夫疲且餓十
箇完衣無一箇白頭老叟噤不言日日河干倚
門坐

濟北謠

黃流不斷僅如綫濟北開乾水門淺何方官府
駕樓船丈八梁頭蔽江面百夫力拽未肯前飽
載何論萬萬千兩岍唾罵都不顧主人但問坐
船錢

廣陵別曹能始

楊子江頭潮水急楊花點點隨流濕日暮東風
吹客舟目斷雲帆空佇立與君三載客長安共
守閒曹耐歲寒北闕聽雞喧待漏西山立馬吟

西樓集

卷二

三

彈冠移官政得倉曹長潞水池亭佳可賞濁酒
頻呼氣益豪新詩分賦神逾王人生聚散信有
因造物由來亦忌人建業三山天外路昆明萬
里夢中身出門已是花時節河畔柔條豈堪折
畫舫遙看隔月行單車祇作經旬別余時奔命
入平原平原水涸風塵昏狹路相逢重握手長
途乍見各銷魂平生意氣元同調經行古蹟俱
堪弔風雨朝登太白樓荆榛夜叩留侯廟戲馬
臺空落日橫邦溝草冷水無聲掉頭時發廣武

嘆嗟哉監子擅其名普釐觀裏瓊花死隋帝行
宮何處是二十四橋月色新風流佳麗應如此
南來計程亦已多驚心無奈別離何踉蹌杯酒
不盡意却恨舟行容易過但說南遷無不可日
日看山捫虱坐桃葉桃花忽憶君碧雞金馬終
憐我還家幸及荔枝秋鄉里聊從俠少游君若
題詩相問訊石頭早覓致書郵

壽連江錢尹

神仙壑宅無不有碧山西去盤龍走連江却聳
香壚峰大海茫茫扼其口錢君本是青雲姿早
向峰頭拾紫芝竭來閩海稱仙令文藻風流亦
我師不嫌一邑大如斗且自狂吟獨搔首有時
閉閣坐鳴琴無事看山長對酒閩南七月天氣
清金風瑟瑟吹江城士女香花爭獻壽爲君稽
首祝長生人人喜說神明宰里巷歌謠應可採
但言鳬舄雙飛况有斑衣衣五彩才子分明
嶽降神功名福履亦前因年年海上開秋日記
取人間稱壽辰

西樓集

卷二

三

桃源洞

亂山重叠芳草路山下流泉色如乳道旁古碑
半模餽行人指點避秦處當時避秦居此山桃
花開落自閑閑白雲不比人間世寧許漁郎往
復還洞天勝地何不有邂逅相逢亦非偶莫疑
踪跡有邪無花開一問山中叟

遊雲津洞

西南洞壑三十六名山往往隸仙錄雲津古洞
稱最奇銀峰瑤島紛相屬熒熒石乳斷復連盤

西樓集

卷一

王五

擎綽約浮青烟玉笋亭亭作人立玲瓏詰曲皆
中穿寬者若廣野窄者如斗門列炬照之不測
頂緣厓捫壁愁攀援初疑鬼斧鑿定匪人工作
縹緲真同麟鳳洲微茫宛在蓬萊閣瀟瀟溪流
清且寒四時不漲亦不乾昏黑不知深幾許但
聞時有蛟龍蟠編竹爲橋危可渡嵐翠淋漓濕
如雨灘聲喧作萬壑雷水氣蒸爲九里霧平生
眼境無此奇黔中碧雲差似之踞地大叫嘆殊
絕搜羅歷覽真忘疲乃知僊源去人自不遠採

藥尋真計非晚試繫漁舟溪水頭花開倘有胡
麻飯

垂柳篇和楊用脩太史

真蹟在楚雄
居資驛樓

滇南二月春風暖處處濃陰青不斷長條拂水
雨新晴短葉籠烟日始旦萬縷千絲繞听齊飛
花飛絮盡橋西雲來曉藹藹章臺路月落凄迷灞
澹堤章臺灞澹風光好燕語鶯啼惜春老無奈
閨人怨別離更令戍客傷懷抱成都才子玉堂
仙萬里投荒年復年馬上逢春多感慨酒邊對

西樓集

卷二

王五

景倍留連韻華倏忽不相待回首風流六十載
惟有春光似昔時楚雄山下烟如黛

春暮下關道中望點蒼積雪

點蒼亭亭幾千尺十二雲屏插天碧孤峰烟霧
晝不開三月春風雪猶積瓊瑤璀璨琪花寒縹
緲神山白玉闌頗恠叢林鳥雀寂更聞陰洞虬
龍蟠可憐風塵奔走汗流雨真凡隔絕何可數
西域雪山無處無請君一望蒼山岨

點蒼石歌

點蒼山頭日吐雲紫光白氣長氤氲却產奇石
作屏障終朝開採徒紛紛頻年貢入長安道濃
淡之間山色好君王便作畫圖看豈識閭閻剝
肝腦朝餐暮解苦不休詔書昨下仍苛求前運
後運相結束道旁嘆息聲啾啾耳目之玩豈少
此十夫共役九夫死從來尤物是禍胎吁嗟乎
當年作俑者誰子

登雞足山絕頂

葉榆水從山脚流點蒼雞足俱神丘東西對峙

西樓集

卷二

三六

爭奇絕翩翩靈蹟垂千秋我聞雞足之山元淨
土迦葉授衣卽其處禪宗正印信難求釋氏遺
踪或可覩相傳八月佛放光輪囷五色還非常
琳宮紺宇不知數浮圖寶刹凌蒼蒼我來登覽
多所歷烟霧冥冥恍相失披逕先尋兜率菴門
蘿再叩袈裟石袈裟化去石空存世間塵劫寧
具論爲問頑石寂無語爲問老僧笑不言罡風
吹雲雨如注縹緲梯滑不可度大悲閣在山之
巔下視羣峰互吞吐須臾雨散雲亦開指點遙

山青翠來麗江雪嶺白照眼茫茫海水浮銀杯
捨身崖前多虎跡仙基石上草花碧拜佛岩懸
千仞岡曹溪泉冷成丹液雨後山泉瀾復漫天
風冷冷吹鬢寒趣合不知沾濕苦神來且復窮
躋攀華首門扇亦已久昔時衣鉢今何有洞天
寂寂雲四封層巒半壁苔衣厚俯瞰下方亦可
憐幻成百里兜羅綿我心一作空明想便如鉢
裏開青蓮聞見如來非色相眼底何須說真妄
佛地機關只自知霸山面目聊堪狀信宿山中
俗慮清欲從此地學無生不然解帶還山去身
騎赤龍朝玉京

西樓集

卷二

三七

同漆兵憲再登雞足山絕頂

君不見豫章漆使君長齋禮佛兼好文又不見
閩南老學究到處尋山更耽酒相逢同作逍遙
游把臂高歌共唱酬萍踪遇合信偶爾要令萬
古垂風流昨日山頭風雨黑今日山頭海雲白
振衣再上縹緲梯銀河滉漾光相射知君元是
平官身得度應須佛地人便向如來叩真偈何

須苦海嘆迷津

賦得昆明池送薛觀察入 覲便道還里

君不見昆明池水白浸天茫茫萬頃浮秋烟
颺連亘五百里驚濤噴浪華山前九月西風吹
客髻黃花兩岼嶠相映錦帆開處雲亂飄日落
千峰天欲暝使君雙劍飛向東楚天白露寒青
楓還家暫醉平原酒赴闕猶疑鮑氏驄與君偶
作南蠻客天涯吏隱同干役官舍花開羅綺春
侯門月冷籊籊夕文酒邀惟習幾時等閒別去

西樓集

卷二

五

又成悲山連貴竹猿聲苦木落衡陽鴈影稀鄉
心一片隨君發夢裡關山幾起忽莫言無處寄
相思回首昆明千里月

寄壽四叔隱君

阿翁本自悠悠者築室溪頭興瀟灑每尋田叟
問漁樵時向園丁課乘拓花鳥真憐谷口春烟
雲還憶山中夜已知老去罷逢迎况是年來畢
婚嫁秋風八月新酒香庭階蘭桂紛相藉賤子
天涯記壽辰一杯遙祝田間社翁但飲酒聽我

歌百歲從容聊玩化卽今解帶且辭榮東山舊
宅長堪借兩溪光景歲如新日日從君醉鄉也
何須更羨竹林遊竹林只在鳳丘下

潞江署中遲黃憲副不至

去歲花時送君別愁人杜宇啼紅血今年稅駕
又秋風酒釭寂寞河山隔久客羈栖兀一身與
君鄉里心相親邀懼幾醉平池月選勝偏尋野
寺春潞江江水渾如酒雨裏黃花君憶否望斷
碧雲期不來謾向青山獨搔首

西樓集

卷二

五

元夕馳入普安漏下二十刻寒甚戲作却
寄南中諸公

竟日馳來月正午佳辰况復逢三五窮邊不見
夜燒燈破屋如聞朝打鼓去年此夕醉瓊筵烟
火魚龍咽管絃今年此夕逐長路霜風蕭瑟吹
華顛寂寞繁華何足較飛鴻雪爪誰能料人生
踪跡豈有常那得長逢開口笑別去經時物色
新天涯芳草淚沾巾遙知列帳還高會對酒能
無思遠人

曉岳陽樓

江上凝寒風色惡驚濤噴雪人蕭索孤帆信宿
不得前目斷愁雲掛高閣洞庭空濶浮君山烟
樹周遭十二鬟銀盤捧出青螺小信有福地非
人間須臾雨散衣裳冷飛翠淩茸天欲暝斗酒
猶堪破寂寥醉中疑作瀟湘景此景由來天下
奇憑闌何處弔湘姬扁舟且繫江樓下明日重
尋汗漫期

聞鶯曲

西樓集

卷二

三

楚江新柳綠如染三月花飛春在葦芳林處處
語流鶯籠烟暈日晴光艷日出烟銷暮復朝青
樓紫陌景初調凌晨霧裡音猶澀停午風前韻
轉嬌嬌啼宛轉聲聲好憐春強半爲春惱思婦
心傷隴水邊行人腸斷關山道却憶鄉園春暮
時小堤流水柳搖絲千聲坐對春風軟百轉驚
看春日遲而今老作瀟湘客客路逢春更蕭瑟
潦倒詎堪醉一尊風塵何處尋雙屐春去春來
草又青鶯聲漸老柳漂零不知馬上流連處何

似山中自在聽

石門篇壽楊太君

石門之山何龍從亭亭壁立搖天風秀色蒼茫
晚逾碧霞光閃鑠晴相射人傑由來借地霧卽
看閨閣亦寧馨母也春秋八十幾苦節剛腸真
可紀生兒雋朗比球瑯茂宰風流况帝鄉板輿
出入隨休暇玉樹芬芳階之下花誥何當答母
勞錦裳雲帔爲君褒阿母清名足千古石門未
真西江滸

西樓集

卷二

送胡仲脩歸西湖

西湖霜冷芙蓉老十二橋頭怨秋草越客經年
逐楚游夢魂却憶孤山道孤山人去湖水清桃
花處處園荒坐暗香疎影應如昨千古猶高處
士名南國諸王誰好客中涓不納齊門瑟先生
偃蹇空自憐凌厲詞場更何益商風送女木蘭
舟歸臥何妨且一丘探囊莫道無餘物還有來
時舊蒯緱

贈林二雋卿

江頭楊柳搖新綠在萬春光去何速故人千里
忽相過僕馬蕭條塵滿目屈指論交幾十年憑
陵意氣在樽前朱絃獨奏無知己白眼從來不
受憐慙解君鞍勸君酒浮雲於我夫何有酣呼
且盡平生歡少小襟懷君憶否世路悠悠去莫
疑升沉變態亦難期君不見豐城雙劍光不滅
飛躍延津自有時

西樓集

卷二

五

西樓全集卷二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三

五言律詩



仙陽道中贈徐老

眺觀音閣小憩僧房

河間渡

立秋日憩龍岡庵二首

初過陳振狂山亭二首

石嵩廢寺

北征

西樓集

卷三

河上別家兄

劍浦舟中

漁梁曉發

丹陽別鄭女孚

景州道中

送李廷燁令東莞

送鄭女孚廣文之同安

送朴允卿廣文之清源

三河贈王明府

奉使至山海關

孤竹謁夷齊廟

過兗州 魯王殿下賜醴

九日遊金山寺二首

同年楊仲堅邀遊西湖

武夷山

謝陳令君

寧夏聞捷

懷陳子翼二首

西樓集 卷三

寄懷謝在杭二首

春暮過熙吉雲窩二首

送陳士文之餘干二首

題林熙工芥子庵二首

四月三日飲元徵宅

得子翼消息

山中

山中 有懷

彭龍圖墓下作

女寶弟夜坐

五旬感懷

擬送僧歸日本

病僧

過鄭吏部繼之墓二首

夏日集烏石別墅

晚泊七里灘

咄咄

病

西樓集 卷三

蚤秋雜興十首

送茅平仲還京口

遼陽房警二首

九龍池

送彭與祖之晉陽

喜陳分孺孝廉至二首

送方秀才南還

懋靈隱寺

武林贈黃白仲

語溪道人

由拳別李子璞孝廉二首

入吳

吳江見月

西樓集

卷三

四

西樓全集目錄卷三終

西樓全集卷三

閩中邵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纘緒仲訂

孫男爾纘重刻
天士

五言律詩

仙陽道中贈徐老

風雨仙陽道停車問隱淪黃金窮結客白髮老
看人余亦栖栖者漂零愧此身旅愁渾欲破杯
酒見情真

西樓集

卷三

一

眺觀音閣小憇僧房

佛閣倚江潯僧房花木深忽參端妙相遂證菩
提心鉢水澹雲影松風帶梵音蕭然羈旅客聊
此滌塵襟

河間渡

歲晚交河渡孤舟白日寒風吹鴻鴈怯霜壓荻
蘆殘短劍從人去綈袍愁路難停橈問行客幾
日到長安

立秋日憇龍岡庵二首

客棹逢秋日言尋江上山西風下梧葉商意滿
松關塔影千峰斷蟬聲一逕閒彌深塵外想杖
履幾來還

其二

絕壑精廬秀空壇落葉稀曉烟迷鳥道秋水照
漁磯野客探奇至山僧乞食歸西風莽蕭瑟天
際片帆飛

初過陳振狂山亭一首

共說幽棲處探奇客到曾蕭然青草舍疑在白

西樓集

卷三

二

雲層踪跡已堪妬浮沉未可憑重來應不厭儻
有酒如澠

其二

十載憐才子平生阻笑言玄成人載酒賦罷客
過門歲月還三徑風烟自一村從來真隱者老
不厭丘園

石嵩廢寺

古寺荒涼甚傷心落照前佛龕留鼠迹僧舍斷
人烟色相總成幻桑田殊可憐只餘洗鉢水相

對亦泠然

北征

驪歌催上道襍被去長安鄉思憑誰說浮生祇
自看櫓聲深夜寂月色大江寒抱璞已三獻其
如行路難

江上別家兄

正是銷魂地秋聲愴客途解維猶佇立握手且
須更雨散千帆暮風吹一鴈孤今宵酒醒處鄉
夢亦模糊

西樓集

卷三

三

劍浦舟中

南浦經行處風烟正暮秋魚腥溪口市燈火水
邊樓黃葉翻飛急青山相對愁腰間有龍劍莫
向夜深遊

漁梁曉發

搖落已如此翻爲萬里行風霜驚歲晏車馬憶
晨征人語遙堪辨灘聲時暗鳴功名是何物辛
苦一毛生

丹陽別鄭女孚

同作遠遊客相看幾月程如何孤興發翻向白
門行石屋連鐘寺花臺近冶城奚囊將斗酒暇
日遍題名

景州道中

寒色黯高原關山非故園人家蘆作屋驛路柳
爲垣草白霜風苦沙黃凍日昏漂零愧書劍馬
足信乾坤

送李廷燁令東莞

羨爾滄洲宰單車到海涯卽看娛彩服聊得問
西樓集

卷三

四

丹砂秋老三江鴈潮平八月槎應過大庾嶺珍
重寄梅花

送鄭女孚廣文之同安

風流如嗣輔家世卽康成故國傳經去南天捧
檄行星文隨劍氣秋色駐江聲處處千戈滿淒
其別思盈

送林允卿廣文之清源

薊門殘柳色送女去傳經寒月臨關塞秋風度
井陘地疑三晉僻山有五臺青別後相思處愁

雲日夜停

三河贈王明府

遼陽策馬去八月渡三河忽遇神明宰應憐勞
者歌風霜初折柳西北正提戈處處憂戎馬相
看涕淚多

奉使至山海關

被命古榆關秋風草漸斑黃金出塞去白馬度
遼還漢障乾坤外秦城榛莽間羽書日報警翻
使劇愁顏

西樓集

卷三

五

孤竹謁夷齊廟

落日野城邊停驂弔昔賢西山一杯土千載薄
雲天漂水浮寒月橫林起暮烟承薇人已遠懷
古更潸然

過兗州 魯王殿下賜醴

單車東入魯朱邸此時開中使傳書到賢王賜
醴來淮南原好客梁苑亦憐才頗愧君侯意餽
生不姓枚

九日遊金山二首

正值登高日扁舟江上來金山一以眺黃菊幾
花開北固晴當戶西風暮舉杯秋懷更蕭瑟倚
杖獨徘徊

其二

江山兩奇絕形勝壓中原塔影東西映濤聲日
夜喧秋風吹客夢柳色斷鄉魂去歲重陽日黃
花別故園

同年楊仲堅邀遊西湖

山翠與湖光蕭蕭送客航雲連三竺白柳拂六

西樓集

卷三

六

橋黃暝色催移棹涼風趁舉觴明朝解携去烟
水浩茫茫

武夷山

東南形勝地俯仰見茲山窟宅奇如此仙霧杳
不還草荒丹竈冷雲散幔亭閒此日風塵客酣
歌且破頻

謝陳令君

借爾雙鳬舄緘書報武夷曾孫重到日玉女卷
衣時水涸溪流澀山深木落遲題詩貽茂宰吏

隱亦相宜

寧夏聞捷

西事羈危久還聞轉浙兵忽看傳短檄已自斬
長鯨野日荒猶慘河流咽未平軍中浪驚喜差
慰廟堂情

懷陳子翼二首

雨雪下高齋蕭然寄遠懷別離傷此日忼慨惜
吾儕短褐曾依楚扁舟且渡淮鄰霄臺下寺猶
記舊磨崖

西樓集

卷三

七

其二

流落天難問窮愁客互嘲狂將短劍舞醉把唾
壺敲塞北音書斷江南羽檄交平生負奇氣寧
肯老衡茅

寄懷謝在杭二首

岳上一爲別離情今若何孤齋春草滿四望白
雲多澤國猶徵稅邊方未息戈乾坤數行淚灑
向太湖波

其二

少年行作郡白眼傲公卿句就時人寫文成老
吏驚草荒松雪宅雲接閭閻城湖上雙鴻起股
勤一寄聲

春暮過熙吉雲窩二首

蕭然春復暮短策叩雲窩掃逕花從落焚香客
任過山深嵐翠重天暝竹烟多少小歡娛地于
今髡已皤

其二

結廬人境外歲月且婆娑江水春來碧山光雨
西樓集 卷三 八

後和鳴琴花欲舞對酒鳥能歌每擬高人傳應
憐大小何

送陳士文之餘干二首

惜別鳳凰城春風又送行官如秦博士業是漢
諸生祿薄堪將母齋閒好聽鶯明時終抱璞看
爾獨蜚聲

其二

當年偕計士薄劣愧同升握手懷高宴論交得
舊朋石虹晴雪落彭澤曉雲蒸去去勞相憶何

雷問寢興

題林熙工芥子庵二首

開士幽居處心清地自偏焚香時佞佛打坐卽
如禪旛影搖寒月鐘聲破曉烟世緣都不染長
想奉金仙

其二

一逕蘿陰密孤亭花氣連圓通疑佛土寂靜見
入天厨冷還燒菜池幽合種蓮平生何處士不
作小乘禪

西樓集

卷三

九

四月三日飲元微宅

勝日開詩社芳樽對酒人鶯新纔入夏柳暗已
無春細雨涼書幌流雲淨角巾在來還縱飲涼
倒見吾真

得子翼消息

得女京華信悄然涕淚餘病多惟有骨髮短不
曾梳世事看雙劍交情斷尺書荊緘應好在何
處曳長裾

山中

宴坐不覺暝栖栖獨此亭遙憐千嶂月恰對一
池星竹徑螢光白松林鬼火青郊居聊養拙不
是愛沉冥

山中有懷

颯颯風吹竹淒淒月在松閉門無一事對榻有
千峯野火明樵逕泉聲響夜春悠然會心處但
少求羊蹤

彭龍圖墓下作

前輩風流在荒陵此日過淒涼還石馬荆棘有

西樓集

卷三

十

銅駝青史已零落白雲將奈何愁看三尺土不
忍聽樵歌

女賓弟夜坐

虛亭分暝色短榻綴晴烟從弟吾家雋蕭蕭池
草篇虫聲靜四壁鴈影斷遙天夜半看牛斗明
河若箇邊

五日感懷

五絲逢令節獨酌酒壚邊蕭鼓還今日風光憶
去年繁花嬌帶雨遠樹淨含烟身世傷逢轉生

涯空自憐

擬送僧歸日本

隨緣元不染乞食且東歸指日浮杯渡凌空卓
錫飛毒龍馴淨鉢駭浪濕僧衣禪誦知何處天
涯相見稀

病僧

一室塵埃滿孑然空病空愁眉猶帶雪破衲不
禁風抱被枯蟬似休糧瘦鶴同由來斷思想只
識主人翁

西樓集

卷二

十一

過鄭吏部繼之墓二首

繫馬梅亭下懷賢落日邊蘭摧仍此地鶴化是
何年草已沒殘碣雲還迷舊阡臨風一掬淚感
激向重泉

其二

吾憐鄭吏部慷慨說時艱一日看長夜千秋識
此山詩名杜老後書法晉人間寂莫西州路悲
風損客顏

夏日集烏石別墅

炎敲不可耐載酒問花源少悲青蓮宇如行金
谷園山光隨杳靄雨氣異朝昏藉草聊同醉相
看無一言

晚泊七里灘

扁舟依落日山色赴空灘秋水峽中淨晚潮江
上寒微茫漁火動昏黑鴈聲殘雲黯嚴陵廟蕭
條過客看

咄咄

咄咄悲雙髻栖栖愧此身風塵長作客食息竟
西樓集 卷三 十三

隨人歲月窮炊桂功名老積薪故園書不到鴈
夫更傷神

病

旅食仍多病愁心寄遠天閉門聊謝客伏枕忽
聞蟬屋角殘雲起城頭落日懸東山舊朋好消
息向誰傳

早秋雜興十首

客思方蕭瑟蹉跎又早秋涼生虛榻冷暑退小
堂幽白苧思南國黃雲望薊丘著書吾豈敢遽

或類窮愁

其二

燕京異氣候七月忽長陰風急蒼烟斷天高白
日沉登樓愁戍鼓束髮愧朝簪汨汨傷蓬轉懷
思空滯淫

其三

故國東山下人今萬里餘烟塵銷客鬢風雨憶
吾廬北地寒應早南天信太疎平生甘寂寞養
拙意何如

西樓集

卷三

十三

其四

客裏厭逢秋秋風客倦遊雨兼殘日下月帶斷
雲流落葉催歸鴈清霜澹成樓寒砧中夜發偏
動漢宮愁

其五

一官仍計部八口且長安握筭吾才拙持衡末
路難寄情滄海上搔首五雲端菊蕊寒相惱淒
淒白露漙

其六

移居憑古寺一室謝人羣塔影寒帷見鐘聲隔
院聞虛亭迴夕照短榻卧秋雲頗愧何居士長
齋不茹葷

其七

肯顧尚書期塵纓黯自疑尋僧時問偈對客或
談詩拓落身堪老栖遲鬢欲絲城南楊柳色衰
颯不堪吹

其八

國是紛紜甚朝紳放逐頻工書還此日傳旨竟
西樓集 卷三 十五

何人黜陟緣明主安危托大臣杞憂徒自切
騎馬且風塵

其九

島夷還據險大老更臨戎閩外無功伐朝端有
異同旌麾連海曲芻粟急遼東捐劍空悲切邊
塵起朔風

其十

見說閩中郡窮民忽揭竿且聞鋤亂首稍已弭
兵端村鼓時時急山城處處殘故園歸未得吟

罷獨憑闌

送茅平仲還京口

長安携手罷短劍傍天涯殺氣方摧柳秋風忽
憶家殘雲京口樹細雨廣陵槎想到鄉園日猶
堪醉菊花

遼陽虜警二首

如何肘腋郡歲歲苦刀兵大帥徒分閫書生浪
請纓金鉦喧列障鐵騎躡孤城瀚海留遺蹟惟
傳漢將名

西樓集

卷三

十五

其二

如聞胡騎動更覺虜塵高東海方流血遼城已
不毛殘兵疑草木瘦馬畏腥臊肉食真無補端
居愧佩刀

九龍池

滄池依福地聖水出神臯珠瀑分流遠丹崖入
望高風來疑散綺月映欲生濤爲問昆明宴何
人奪錦袍

送彭與祖之晉陽

北地霜風蚤關門落葉稠故人從此去遠道不
勝愁匹馬崑崙暮殘雲石室秋明珠須愛惜取
次莫輕投

喜陳幼孺孝廉至二首

得女鄉關信栖栖病可憐如何冒霜雪况乃涉
山川小坐同今夕離筵憶去年燈前疑夢寐喜
極更潸然

其二

萬里風塵客他鄉骨肉親病傳消息惡愁益髩
西樓集 卷三 十六

毛新坐久寒生夜庭空雪照人且沽燕市酒一

醉 帝城春

送方秀才南還

作客不稱意歸途方早春關山愁遠道風雪送
行人世態窮交變天涯舊業貧平生憐俠骨慷
慨欲沾巾

憩靈隱寺

寶地烟霞古珠林日月開龍宮何透邈鷲嶺忽
飛來野曠鐘聲杳潭空樹影迴冷泉亭下路遙

憶白公才

武林贈黃白仲

削跡西湖上幽居絕世喧經時惟伏枕一月不
開門避地家仍破爲園道益尊平生耽寂寞相
對更何言

語溪道中

草色行看盡客途真可憐扁舟還水國平野卽
桑田柳葉衝寒放桃花弄日妍春光原自好恨
只隔山川

西樓集

卷三

十七

由拳別李子璞孝廉二首

三載不相見漂零直至今胥山同此夕危堞起
層陰春漲河流合天寒柳色深所嗟容易別徒
有淚沾襟

其二

入口移家遠他鄉寄食難濁醪時自醉長欽向
誰彈芳草愁中盡青山病後看離亭一分手烟
水更漫漫

入吳

舟出春浮越江山晚入吳微雲依遠樹落日下
平蕪歲月非吾土風流是此都明朝應倚棹携
酒上姑蘇

吳江見月

客路幾千里茲宵月可憐關山書信杳湖海旅
愁牽影入江流遠光添露氣妍長途殊未已目
斷薊門烟

西樓集

卷三

十八

西樓全集卷三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四

五言律詩

出塞曲四首

將趣弓高聞守者裁抑過客行旅相戒不
敢道景州乃買舟從安德水驛北渡戲
成一首

懷家兄

懷葉進卿太史二首

明妃怨

西樓集

卷四

銅雀臺

折楊柳

采蓮曲

擣衣曲

入燕

連窩夜泊

渡江

舟夜與玉生小飲

流河阻風

中秋無月獨宿廣信署中

寄女賓從兄

初冬同徐興公懋龍井二首

平湖舟中阻雪二首

眺嘉善縣城城故 先大夫爲植形勝壯

於他邑初於嘉靖三十四年

○春日飲屠園四首

甘露寺四首

○小桃源

西樓集

卷四

失硯

漂母祠

濟上

太白酒樓

丙申初度安德舟中二首

送宋民部暫還東平

○賦得紅藥當堦翻

送潘進士之濟南廣文

送艾兵憲請告歸陳留

過彭城聞曹能始至不及面悵然寄懷

惠州白鶴新居謁蘇長公祠二首

楊彥履太史楊師雨計部景爾涵舍人王

嘉甫大行同集善果寺餞別沈君仁大

守二首

壽潘山人

毛中丞墓祠在天池山上

送曹能始遊盤山二首

送曹能始調留都二首

西樓集

卷四

別陳寄之

彭興祖從吳門挈小舟追送至武林賦別

一首

贈倪山人

贈八叔隱君

中秋寧鄉署中

華嚴洞二首

喜女實二弟至

澈江立春

人日雨

新霽同諸公遊松花壩小菴二首

張憲副邀飲點蒼山二首

張憲副餞別三塔寺

移酌禮斗臺

高堯弔楊用脩太史二首

邀孟僉憲遊金蟬菴二首

憇夕佳閣

鎮遠道中

西樓集

卷四

四

讀王給事壁間作寄懷

安鄉道中二首

送尤秀才

送用吉還閩

送九兄

荅朱季則胡仲脩朱爾實見懷之作三首

西樓全集目錄卷四終

西樓全集卷四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續緒仲訂

孫男天壤重刻

五言律詩

出塞曲四首

羽書秋報警萬騎出居延列帳朝吹角移營夜
控弦鴈聲沙磧月馬色柳營烟怪得前烽黑單
于已近邊

西樓集

卷四

其二

孤軍猶轉鬪千里赴師期立馬胡塵暗磨刀隴
水悲腥風吹虎帳朔雪壓龍旗却笑漢飛將無
功緣數奇

其三

塞外風霜苦軍前草木愁啣枚因渡險選騎爲
防秋轉戰黑山北橫行青海頭平生懷壯志原
不取封侯

其四

東髮事戎行威名重朔方騎將大宛馬縛取鹿
麋王日落烽烟黑天低戰血黃歸來報天子併
上萬年觴

將趣弓高聞守者裁抑過客行旅相戒不
敢道景州乃買舟從安德水驛北渡戲成

一首

末路難如此浮生轉自悲出門真有礙策馬竟
何之雲暗聊城道風吹濟水湄所嗟漂泊久鼓
枻更遲疑

西樓集

卷四

懷家兄

一別忽三月春風花又殘薊門歸夢斷閩海寄
書難旅病日看劇羈魂未即安相思淚已盡何
處問加餐

懷葉進卿太史二首

武林分手後一騎各天涯但見題名處還疑對
酒時天高雙闕迥風急片帆遲折盡河干柳憑
誰寄所思

其二

石渠方授簡東壁正需才館閣文章貴周南太
史來傳經依虎觀載筆入蘭臺獨有迷津客風
塵首重回

明妃怨

玉顏翻引妬金屋已無緣忽見胡塵起猶驚漢
月懸塞雲愁漠漠隴水去濺濺馬上琵琶絕何
由續斷絃

銅雀臺

羅衣今寂寞總帳委塵埃陵寢空相望君王不
復來雲寒依別殿月冷鎖荒臺玉貌朝朝落淒
涼遺令開

折楊柳

榆關人不返折柳寄相思恨別三千里緘愁一
兩枝春歸懷遠道鴈去悵佳期莫待花如霞漂
零君始知

采蓮曲

芳心那可問閨思不勝愁欲採芙蓉寄清江碧
水流丹葩明桂楫綠葉漾蘭舟只恐花零落夢

西樓集

卷四

三

涼易及秋

擣衣曲

惆悵經年別沙場未解兵衣裳難寄遠碁杵若
爲情響逐鳴蛩絕愁隨落葉并可憐今夜月偏
照海西營

入燕

北上風霜苦南來歲月多三春變楊柳一葉渡
滹沱客况驚蓬斷年華倚劒過長安何處望對
酒不成歌

西樓集

卷四

四

連窩夜泊

帆檣依獨夜昏黑泊空村市遠稀聞漏年荒早
閉門風塵愁失路燈火黯銷魂浪跡那堪問壯
心空自存

渡江

作客日已遠渡江春欲殘濤聲高枕過山色掛
帆看風急魚龍舞天低楊柳寒雲山從此隔回
首更漫漫

舟夜與玉生小飲

解纜春潮滿開尊野興多櫓聲隨月去鴈影帶
雲過水白天疑曙江空風欲波客途渾倚醉听
憤聽吳歌

流河阻風

客思正無賴流河日夕風柳迷津路合雲散驛
樓空鼓角心堪折關山信不通平生蕭瑟意半
是道途中

中秋無月獨宿廣信署中

旅泊家何有秋空月未明蕭然騎馬客一愁信

西樓集

卷四

五

州城遠道游堪倦中宵夢屢驚無能對佳節淅
倒愧吾生

寄汝賓從兄

一經甘自老八口竟難支貧病人爭棄沉冥我
獨知小樓高卧處別墅共遊時今日風塵客悠
悠空爾思

初冬同徐興公懋龍井二首

爲選南山勝欣從初地遊峯迴疑鹿苑泉湧即
龍湫雨散雲歸峽天低風滿樓山僧能送客一

過虎溪頭

其二

登臨不憚遠尊酒共淹留洗鉢石潭淨開門篁
嶺幽寒生還作雨葉下更疑秋來往無人覺清
泉只自流

平湖舟中阻雪二首

青陽方改歲朔雪忽霏霏宛轉隨風入飄搖帶
雨飛雲橫官路合天濶旅船稀故國梅花落空
慙生計非

西樓集

卷四

六

其二

已失由拳道真迷烟雨樓興隨飛鳥盡心逐野
雲愁江冷楓猶落天低水不流高歌賦招隱莫
有子猷舟

眺嘉善縣城城故先大夫爲植形勝壯

於它邑邠於嘉靖三十四年

島夷窺內地兵燹嘆當時險自何年設人應沒
世思關山開北障烽火靜南甌父老勞相憶回
頭涕泗垂

春日飲屠園四首

春風吹客棹一過仲長園竹密繞通徑花明別
有村鹿眠白日靜鳥散小亭昏選勝時來此山
中可避喧

其二

幸自逢休暇誰能廢嘯歌維舟依柳岸攜杖上
梅坡池曠天光入樓空野色多柴門常晏閉不
厭客頻過

其三

二月春風暖辛夷滿樹花光宜殘雪映艷借片
雲遮香氣薰瑤席歌聲出絳紗由來山吏部不
減季倫家

其四

北郭園林好東風杖屨閒曲池分浦淑奇石象
雲山塔影松開外泉聲竹嶼間無因共結隱憫
悵暮禽還

甘露寺四首

寶刹臨虛曠琳宮閉寂寥鐘聲雲外杳帆影浪

西樓集

卷四

七

中搖山靜喧春鳥江翻闕暮湖由來懽賞處不
畏馬蹄過

其二

客爲尋僧到人今弔古來草埋走馬礪柳覆摩
雲臺吳越山川隔淮徐烟霧開風流何處問蕭
瑟空莽苔

其三

客路漂零久空門信宿留依依楊柳色漠漠大
江流日落麒麟塚天低鷗鷺洲冥心皈淨土真

西樓集

卷四

八

作白雲遊

其四

幻跡依初地羈懷信酒杯杖藜聊獨往雲水更
遲迴曲浦分潮入遙山送雨來悠悠春復暮惆

悵野花開

小桃源

爲問桃源路溪窮渡石橋門前流水細樹杪白
雲遙茅舍宜雞犬山園足稻苗老翁不肅客相
對意蕭蕭

失硯

千里同來此分攜亦偶然誰令懷白璧翻恨失
青氈劒化終難合囊空始自憐長途疲爾客蕭
瑟渡淮年

漂母祠

日暮淮陰道荒祠楚水邊寧思一飯報不爲千
金憐古壁穴鼯鼠空山啼杜鵑王孫去不返草
色空秋烟

濟上

西樓集

卷四

九

長途不可極歲晏復西征迢遞高平國蕭條鉅
野城寒風將客棹衰草逐王程旅思無人覺淒
其斷雁聲

太白酒樓

謫仙今已沒古蹟餘高樓汶水去不返梁山空
復秋寒沙埋斷碣落日明芳洲酒客應惆悵登
臨憶舊遊

丙申初度安德舟中二首

浮生真是幻杯酒若爲懽馬齒隨年長峨眉涉

世難關河鄉信遠雨雪雁聲寒明日弓高路雲
山更渺漫

其二

四十嗟遲暮還經兩度春衰猶頻作客壯已不
如人宦計平生拙交情到處新東山舊朋好知
我本來真

送宋民部覲還東平

覲歸東海上含笑出都門清不求人識忠寧負
主恩風波堪側目花鳥自銷魂行矣休惆悵栖

西樓集

卷四

十

遲道益尊

賦得紅藥當堦翻

灼灼園中花嫣然散綺霞偏宜清露浥須借錦
雲遮爛熳侵堦媚離披覆檻斜奇芳原自好况
在五侯家

送潘進士之濟南廣文

本自金閨彥栖遲老一官楊花飛薄暮瘦馬出
長安齊魯儒風舊山川古蹟殘登臨有佳興遙
寄五雲端

送艾兵憲請告歸陳留

平生元許國臨難敢謀身疾病懷孤憤 君王
念小臣冥心謝簪紱瘦骨畏風塵暫息滄洲駕
悠悠汝水春

過彭城聞曹能始至不及面悵然寄懷

已作經年別還驚遠地來風塵一相失車馬各
遲迴月色忽迷水山光何處臺可憐江海客漂
泊幾時回

惠州白鶴新居謁蘇長公祠二首

西樓集

卷四

十一

先生已化去茲地爲誰留屋祗山雲入門餘江
水流衣冠猶百粵詞賦自千秋惆悵當年事西
風落日愁

其二

雲物堪娛老江山且卜居才難當衆妬跡故與
人踈瘴厲山川外風流翰墨餘荒坡留斷碣讀
罷轉踟躕

楊彥履太史楊師雨計部景爾涵舍人王
嘉甫大行同集善果寺餞別沈君仁太守

二首

春去花纔放風來絮乍飛離筵各惆悵初地共
飯依迸水淨香案慈雲護竹扉空門無住着莫
作淚沾衣

其二

正是尋芳日其如送遠何僧厨供別酒佛呪雜
離歌忍草迎車合曇花拂綬多前途有書札須
寄早鴻過

壽潘山人

西樓集

卷四

十三

夙昔慕奇節埋名酒肆中試觀游俠傳何忝古
人風白髮已如許紅顏自不同時時騎馬去射
鳥五陵東

毛中丞墓祠在天池山上

中丞舊賜地藏蛇傍青山俎豆烟霞外衣冠夢
寐間屏空苔作繡洞冷石爲關試問遼城鶴西
飛幾日還

送曹能始遊盤山二首

早識吏清淡今知野興濃身輕還跨鶴筆老亦

雕龍客到雲邊寺僧歸雪裏峰采真遊自好仙
侶定相逢

其二

盤山亦不遠暇日此躋攀塞近邊聲苦城孤海
色間筇輿將雪度藜杖逐雲還愧我風塵者栖
栖老客顏

送曹能始調留都二首

女更移官去高才世共憐青山宜吏隱綠髯卽
神仙五月鯁魚美三茅寶石妍由來歌舞地佳

西樓集

卷四

十三

麗憶當年

其二

吾真憐小友人或妬狂生偃蹇甘違俗牢騷不
挫名花明江上渡柳覆石頭城別後勞相憶中
宵有鴈聲

別陳寄之

通家情不薄伯氏我同門萬里從京國扁舟及
故園神清衛叔寶才雋陸平原江上潮迴處離
心那可言

彭興祖從吳門挈小舟追送至武林賦別

一首

閩江分袂後惜別到于今吳水重逢日悠悠見
此心麥秋天欲暮梅雨晝長陰感爾綢繆意相
携下武林

贈倪山人

藥肆且藏名蕭然物外情趨庭佳子弟倒屣來
公卿老去身逾健丹成體益輕吾將謝簪紱問
爾乞長生

西樓集

卷四

十四

贈八叔隱居

端居無個事一室傍青山流水心同適歸雲意
自閒龍頭携杖去谷口抱琴還晚悟長生訣冊
砂可駐顏

中秋寧鄉署中

中秋不見月風雨攪深更白露寒湘水青楓暗
楚城疎燈孤客夢濁酒異鄉情佳節慚虛度年
年爲遠征

華嚴洞二首

廢洞無人識開山亦有時真疑天匠巧更詫佛
光奇四壁翻波浪空門隱豹蟠居然芥子小何
處納須彌

其二

嵐氣轉淋漓高低勢屢移崖懸金閃爍乳滴玉
巖縫曲磴雨晴落虛堂風暗吹可憐兵燹地得
此淨摩尼

喜女實二弟至

女是吾家雋飄零直到今來尋黃鶴侶共聽淪

西樓集

卷四

十五

浪吟空橐垂長劍高齋托短衾從容一杯酒莫
忘歲寒心

澂江立春

春光忽已到旅思動相牽綵勝傳官舍辛盤簇
客筵寒多因近海風急况臨邊故國音書斷鶯
花又一年

人日雨

閉門聊宴坐花氣轉氤氳人日寒生雨蠻天瘴
作雲新蔬香可擷老栢苦堪焚更喜蕭蕭竹料

頭對此君

新霽同諸公遊松花壩小巷二首

退食應多暇其如春興何松風吹帽冷嵐翠著
衣多曠野聞金錫林垞到玉珂不愁泥滑滑騎
馬得同過

其二

野色晦明裏河流蒼莽間角巾松徑穩尊酒柳
堤閒水漲分遙浦雲飛帶別山此中堪息景半
月一來還

西樓集

卷四

十六

張憲副邀飲點蒼山二首

積雨喜初霽招尋有使君憑軒遙望海飛蓋乍
停雲嵐氣盤峯出泉流着壑分前山已昏黑猶
復戀斜曛

其二

龍去潭猶黑鳥飛山更青岩巒餘積雪洞壑隱
寒星截海驚天險摩霄壯地靈峰頭一回首長
嘯意冥冥

張憲副餞別三塔寺

祖道雙林外離筵三塔前歸雲不可駐岐路轉
堪憐刁影滄波動孤標清漢懸傷心揮手處落
日又鳴蟬

移酌禮斗臺

路入栖真觀雲開禮斗壇松杉依逕暝蘿薜覆
亭寒洞古龍猶蜃巢空鶴未還今宵何處望海
氣止漫漫

高堦吊楊用脩太史二首

斯人已淪沒此地餘風流野日山山暮江雲處
西樓集

卷四

十七

虞秋玄同揚子宅賦比仲宣樓欲採蘋花薦席
風黯自愁

其二

漂零嗟蜀魄棄置怨湘纍遺宅空千古荒村此
一時烏歸花滿院蛙鬧草生池惆悵昆明水東
流無住期

邀孟食憲遊金蟾巷二首

去郭十里許香烟杳靄間天空雲斷續日落水
潺湲響急真成瀑流清未出山使君有佳興休

暇幾來還

其二

策馬訪招提烟霞楚水西金蟾不可見野鳥向
人啼逕轉千盤迥臺臨萬壑齊何須問主客一
任醉如泥

愁夕佳閣

石林隱佳氣梵閣空崔嵬一室虛明界千峯蒼
翠來鳥啼山雨合猿去洞雲開忽聽鐘聲遠悠
悠何處臺

西樓集

卷四

大

鎮遠道中

厭作黔陽客山行日日陰寒鴉喧古戍餓虎嘯
荒林壁壘依崖險荆榛隱屋深悲歌何處寫併
入武陵吟

讀王給事壁間作寄懷

吾憐王給事幾日到黔陽一謫緣群小孤忠托
聖皇春回江草綠人去楚蘭香歌罷招魂曲臨
風意不忘

安鄉道中二首

春半安鄉縣荒田草未刪天空惟有水野曠更
無山榆柳依村密牛羊曝日閒遙遙洞庭濶烟
靄杳難攀

其二

邑小苦流亡民貧歲屢荒春遲槐葉短風暖菜
花香野店茅編屋村居柳映牆閩南農事早立
馬憶吾鄉

送尤秀才

共作滇南客相將入楚來鄉心愁對酒春色悵

西樓集

卷四

十九

登臺路入黃陂折江從赤壁回離家忘歲月三
見隴頭梅

送用吉還閩

小榜泊江干淒其去住難誰憐身偃蹇相對鬢
凋殘春漲迷朝靄天陰生暮寒臨岐何所贈袖
裏楚江蘭

送九兄

梅花開復落相送漢江頭目斷孤帆杳心傷春
水流濤聲石城渡鴈影海東樓此去幽棲好何

年更楚游

荅朱季則胡仲洛朱爾實見懷之作三首

離情梅雨後歸興麥秋前一札思千里孤尊憶
去年雲迷石城月柳暗郢門烟酒悲爲誰減頽
唐亦可憐

其二

吾憐胡處士短劍逐秋風骨爲迷花瘦囊因纒
酒空荒原神女廟麗賦楚王宮鸚鵡洲前草依
然霧露中

西樓集

卷四

二十

其三

春草他鄉夢風流小謝才客來飲美酒興發臨
高臺琴借桐根斲冠憑竹籜裁郢中元有曲不
作楚歌哀

西樓全集卷四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五

七言律詩

寄贈鍾明府

冬日過徐惟和孝廉綠玉齋

題葉三丈陸莊園

秋日鄭氏山園

送黃煥歸建昌

陳公子宅上觀伎

聞警

西樓集

卷五

送熊益中解元歸豐城

同林熙吉熙工王玉生徐惟和與公遊錦

溪竹林

送人赴南宮

渡錢塘江

楊子江

賊得戲馬臺

長安春望

送鄒大澤老師還楚

秋興二首

送同年黃明立南還

薊門

孫將軍招飲觀海樓

舒尚書治河淮北投謁舟中敬贈

楊帝行宮

雨中過綠玉齋看惟和兄弟

袁元微林雋卿陳用吉小集草堂

問陳振狂

西樓集

卷五

泛峴江

至旗山間徐唯和陳伯孺先一日遊方廣

寄懷一首

贈陳伯孺

寄舒孺立太史

贈徐惟和

寄翁兆震太史

郊居

寄張叔弼

寄陳彥莊侍御

贈徐興公

夏日玉生伯孺興公小集

無題

過竹林舊居

袁無競以新詩見示賦答

鳳丘山有朱元晦大書是白玉璫煉丹處

玉生唯和興公無競宿山庄

過從子禧竹林山庄偶題

西樓集

卷五

三

玉皇閣

。贈王玉生

擬過賈誼宅

古意

越王臺懷古

。同張叔弼廣文曹能始孝廉過唯和齋頭

旅次石頭岸

初入都贈楊彥履太史

旅懷

。雨後同張函一進士汪仲修孝廉呂叔與

盛太古太學彭典祖山人集城西寺

新秋劉元丙大行茅平仲山人集顯靈道

院

望薊門

送何稚孝儀部謫桂林

恭謁 長陵

陪祀 山陵二首

。九日約史世程太史遊西山

西樓集

卷五

四

送蘓弘家民部之九江鈔關

九日憶故園

恭遇 慈聖千秋節 上御門受賀志喜

一首

送江國材法曹之平樂

送周光祿督餉昌平便道南還

送岳令爾律之汝陽

同張成叔伯夜去華盛太古集張函一獨

冷齋

夜集楊民部官閣看梅

雪後早朝

送林謹任都諫謫東粵

送吳符之督餉秦中假道還楚

陳幼孺徐唯和曹能始孝廉許靈長太學

張去華山人共集署中賦得長安新柳

送張成叔歸四明

送陳幼孺徐唯和下第南還

寄從子禧

西樓集

卷五

五

送許靈長太學之范陽

落花四首

春興七首

。賦得白桃花

畱別長安諸子時余有浙中之役

九日同鄧道鳴將軍如瀚上人徐唯和孝

廉陳女大袁無競秀才王玉生山人集

平遠臺時余將北發

鄧將軍招飲鄰霄臺同溫司馬閻別駕劉

法曹曹孝廉分韻得仙字

西樓全集目錄卷五終

卷五

六

西樓全集卷五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續緒仲訂

孫男附續重刻

七言律詩

寄贈鍾明府

仙令分符百里居一時風調復誰如桑麻春遍
三千頃斥鹵雲開十二渠海國勲名看勒石太
平功業付徵書羅浮山色仍無恙遠道還能寄

西樓集

卷五

鯉魚

冬日過徐唯和孝廉綠玉齋

風流且莫嘆漂零獨向青山結草亭花下開尊
空翠落竹間岸幘凍雲停人家殘日堪蕭瑟仙
觀疎鐘乍杳冥怪爾公車方待詔行人錯指少
微星

題葉三丈陸莊園

西園隱約水雲偏眼底交游覺女賢莎徑剏霞
雙屐健那齋風雨一尊便山中生計猶堪老身

外浮名祗自憐聞道過從多酒客可能日給杖頭錢

秋日鄭氏山房

西風木葉氣蕭森金粟臺前劇幕陰幸借琴尊消逸興更堪山水有清音雲連睥睨人家盡日落招提塔影沉但使元卿三徑穩不妨二仲日招尋

送黃煥歸建昌

黃絃索稱絕藝家有寵姬善歌舞

西樓集

卷五

二

節俠吾憐高漸離故園歸去復何之囊中襍被貧如故馬上琵琶聲更悲岳浦雲收孤鳥沒肝江水冷片鴻遲窮交贏得詩篇在珍重尊前付雪兒

陳公子宅上觀伎

秋色漂零入夜清華堂曲宴醉逢迎月明露湛芙蓉掌天靜風高環佩聲豔曲製來皆按節佳人邀得動傾城琴心最是關情處上客誰當漢馬卿

聞警

十月黃沙關塞高傳聞胡騎入臨洮君王只說和戎利將士誰當破虜勞已自朝中分虎旅更從漠北閱龍韜腐儒可有封侯骨漫向燈前看寶刀

送熊益中解元歸豐城

豐城雄劍化為龍神物由來未可逢一日雲霄瞻氣象幾回風雨夢芙蓉綈袍共醉荆軻市綠筆同題薛老峯別後相思更何處曲江月曉度西樓集

卷五

三

疎鐘

同林熙吉熙工王玉生徐唯和與公遊錦

溪竹林

苦愛西溪竹千挺修篁瑟瑟逗晴暉石林空翠和煙澗澗道流泉作雨飛載酒偶隨芳草去迴車猶惜白雲違山中桂樹堪招隱矯首風塵幾是非

送人赴南宮

漳河砧杵動秋聲尊酒那堪此送行袖底雲霞

曉五色馬頭風雨劍雙橫
蕩水落初聞鴈楊柳春深好聽鶯
聖主臨軒方賜對可能談笑請長纓

渡錢塘江

十月繁霜夜沈寥扁舟孤客欲寬銷
江干木下頻聞鴈浦口風來正上潮
南宋寢園雲漠漠西陵松栢雨瀟瀟
塞垣戎馬無消息北望傷心涕淚遙

楊子江

西樓集

卷五

四

颯颯西風江怒號蕭蕭寒色上征袍
天晴無數龍鼉出野闊徐看鶴鶴高
樹影青連楊子驛波光白湧廣陵濤
六朝踪跡隨流水斜日舟前首重搔

賦得戲馬臺

彭城古蹟有高臺曾說當年戲馬來
霸氣已隨淮水盡雄圖還傍楚山開
雕欄蔓草悲黃土金甲沉沙認劫灰
漢寢秦陵俱寂寞西風何處不堪哀

長安春望

曙色遙臨闕角西長安芳草望堪迷
樓臺疊碧千層迥榆柳籠青十里齊
丹幄雲開浮玉仗滄池水暖咽金隄
春明門外花如綺歌舞叢中聽馬嘶

送鄒大澤老師還楚

抗疏歸來荷主恩閒居聊擬奉晨昏
但看桃李猶燕市忽憶蘭茝即楚門
雲夢煙光涼几榻洞庭空翠伴琴尊
臨岐徒有沾衣淚他日相思

西樓集

卷五

五

巫峽猿

秋興二首

六月已破秋氣悲長安客鬢忽成絲
滿天風雨有何意閉戶酣歌聊自怡
頗怪鄉園斷消息更堪關塞多旌旗
浮雲黯黯愁無賴悵望城南楊柳枝

其二

邊城緊急羽書飛海上煙塵未息機
南北紛紜何日定
廟堂籌策亦多違疎楊葉短霜初下

旅鴈聲悲客未歸鄉思逢秋更蕭瑟山中苦憶
薜蘿衣

送同年黃明立南還

長安客舍雨如絲送女南歸惜履綦山爲兼秋
兩岸惡鴈因近塞數聲悲天涯楊柳勞相憶故
國煙霞去不疑同是漢南門下客報恩定擬在
何時

薊門

上谷東連古薊門黃沙漠漠暗中原遙天衰草

西樓集

卷五

六

依殘壘落日荒山隔斷垣八月烽煙應未息十
年征戍更堪論秋風到處催砧杵愁絕關河非
故園

孫將軍招飲觀海樓

獵獵秋風動塞垣將軍畱客駐征軒雲開大漠
驚天塹日出層樓見海門殺氣漸高笳鼓合霜
威初肅鴈鴻喧遼陽咫尺還多事汗馬何當報
主恩

舒尚書治河淮北投謁舟中敬贈

八月潮衝淮水渾樓船南下覓河源千帆影裏
旌旗暗萬馬聲中鏡吹喧秋色依然歸宿豫春
流無恙屬崑崙玄圭已自清朝錫禹蹟于今可
再論

楊帝行宮

龍舸東巡竟不回白雲空鎖碧崔嵬江聲已逐
繁華去月色曾經歌舞來遼左軍容愁駐輦淮
南王氣悵登臺淒涼往事隨煙滅落日芳原鳥
雀哀

西樓集

卷五

七

雨中過綠玉齋看惟和兄弟

齋頭小雨釀新寒短策悠然閑考槃別後青山
成隔歲到來白社念同驩雲迷曲徑層陰合風
過疎林落葉乾階下籜龍看漸老憑君裁作竹
皮冠

袁元徽林雋卿陳用吉小集草堂

萬里歸來逢歲暮草堂松菊對淒風故人乍見
形容改斗酒真憐笑語同日落山城愁塞鴈霜
深澤國冷江楓羽書未能東南汛心折開河滸

淚中

問陳振狂

爲問南山陳處士邇來生計竟如何朝饑真覺
詩腸苦日醉那堪酒債多歲晚煙霞愁懶慢秋
風門巷罷經過知君傲骨還無恙獨倚江亭坐
嘯歌

泛峴江

峴江江上放孤艇客思蕭蕭雪滿途何處漁歌
聽斷續幾村柘景入虛無天寒日晚牛羊下風

西樓集

卷五

八

急霜清鶴鶩呼谷口歸來歲復晏但將踪跡混
菰蘆

至旗山聞徐唯和陳伯孺先一日遊方廣

寄懷一首

爾去尋仙入永陽扁舟不爲歲寒妨水簾風捲
長如霧石室煙收定有霜遠磬微茫朝禮塔殘
燈寂靜夜焚香杖藜到處多探歷囊裏新詩好
寄將

贈陳伯孺

不將短髮傍風塵買得青山寄此身一盞花飛
春寂寂小塘風過水繚繚芒鞋到處堪乘興絲
筆攜來不讓人獨怪門庭車轍滿誰言孺子竟
長貧

寄舒孺立太史

淮河忽作經年別矯首雲霄空復情一臥江湖
還遠志獨看詞賦有高名朝廷未罷遼陽戍
東北終愁瀚海兵聞道清時屢推轂可無奇策
動公卿

西樓集

卷五

九

贈徐惟和

我愛南州徐孺子年來安穩臥柴關逢人且莫
歌長鋏招隱惟應賦小山半榻白雲心共遠數
聲清磬夢俱閒可憐門外仙臺近暇日登臨一
破顏

寄翁兆震太史

春明回首卽天涯越嶠秋風憶履綦此日玉堂
還視草何年綵筆共題詩西山爽氣來仙仗北
苑祥光遶御輝但向市中歌擊筑可能隨處

寄相思

郊居

誰憐春去草萋萋
暇日看山信杖藜
野色忽迷天遠近
人家只在水東西
孤村雨過從花落
一逕風清自鳥啼
睡起高春聊謝客
種桃擬作武陵谿

寄張叔弢

燕臺歸客倦風塵
鄭重緘書問故人
雙鬢可堪青歲改
一丘不厭白雲貧
心驚南國旌旗滿
目斷秦川楊柳新
烏石鰲峯思共女
莫教芳草怨殘春

寄陳彥莊侍御

翩翩飛鳥入長安
回首江頭荔子丹
供奉最宜玄武仗
料彈真羨惠文冠
鍾陵蒼翠尊前落
石屋風煙雨後看
時事艱難堪涕淚
題書千里問加餐

贈徐興公

蕭然三逕臥煙霞
肯逐風塵老歲華
塵尾攜來

溫似玉兔毫開處
燦如花任嘲東郭
先生願不忝南州
處士家同調最憐
賢伯仲翩翩麗藻
向誰誇

夏日玉生伯孺興公小集

四月涼風吹草亭
楊花飛盡柳條青
黃鸝聲裏初迎夏
白社尊前此聚星
梅雨乍停煙漠漠
麥秋纔過晝冥冥
浮生回首悲離合
可向人間恨獨醒

無題

微雲黯黯雨瀟瀟
楊柳陰濃鎖寂寥
白苧歌殘眉黛淺
金爐香燼暈紅銷
夢回猶憶中秋月
書去還驚半夜潮
錦字如新人不見
隔牆妬殺鳳凰簫

過竹林舊居

黃梅雨過野花翻
杖履尋芳興不違
溪上鳬鷗還泛泛
堤邊楊柳故依依
頻年踪蹟仍離合
末世行藏有是非
十里青山三畝宅
莫公苔蘚翳漁磯

袁無競以新詩見示賦答

君是丹山一鳳毛
風流年少亦吾曹
雄心祇合看長劍
妙理還應付濁醪
對客真誇司馬賦
閒居聊擬左徒騷
投來明月光如許
報爾龍文金錯刀

鳳丘山有朱元晦大書是白玉蟾煉丹處
鳥石峯前鷗亂飛
天風吹冷薜蘿衣
煙迷島嶼浮青靄
日入溪山淨翠微
石壁草荒殘刻在
丹爐藥化昔人非
白雲滿袖芒鞋濕
身在瑤臺頂

西樓集

卷五

十三

上歸

玉生唯和興公無競宿山庄

芳郊落日澹平蕪
白社還同舊酒徒
極目煙霞晴窻篠
隔林雲樹晚模餽
石床草榻人初靜
流水柴門鳥亂呼
永夜月光清映郭
分明一片輞川圖

過從子禧竹林山庄偶題

阿咸小隱竹溪灣
藥裹時從谷口還
花逕夕陽人不
到柴門芳草畫
長關嶺雲片片
萼前落林

烏聲聲夢裏開他日歸耕仍此地敢將茶竈不
青山

玉皇閣

傑閣岩峴接混茫
飛甍縹緲駐斜陽
遙空日月開銀榜
天地山河護玉皇
江上潮平無宿莽
城頭烟曉有垂楊
憑欄極目浮雲細
西北天高是帝鄉

贈王玉生

風流才子雅相聞
野鶴翩翩自不羣
囊裏愧無西樓集

卷五

十三

金可贈人間真有筆堪焚
投來白壁誰知己
看到青山獨見君
我有瀟湘一幅絹
還能爲寫幔亭雲

擬過賈誼宅

賈傳南遷猶有宅
淒涼廢井楚江邊
孤臣浪跡今如此
萬里投荒劇可憐
路入衡陽無候鴈
月明湘水自啼鵲
門前立馬空回首
楊柳蕭蕭起暮煙

古意

浦天寒角夜啼烏寂寞銀床下井梧最恨關河
遲尺素空教風雨暗流蘓玄菟塞北腸堪斷白
馬城南影自孤聞道沙場霜氣蚤別來衰草幾
回枯

越王臺懷古

日落汀洲江吐雲君王遺殿晚氤氲樓船北出
鄱陽道劍壘東歸威武軍馬瀆潮平天外直龍
湫泉咽夜深聞一時霸業堪蕭索愁對青山越
水濱

西樓集

卷五

十四

同張叔敬廣文曹能始孝廉過惟和齋頭
板藜忽指百花潭勝日遙憐此盍簪對客獨懸
青草楊題詩却憶白雲庵叢蘭經雨香初歇新
竹臨風籜半含可惜鶯聲今漸老虛攜斗酒與
雙柑

旅次石頭岸

秦淮爲客動經年目斷南雲接楚天柳岸風多
迷夜雨葭洲水漲鎖寒煙六朝草色青山外八
月潮聲白鷗前無奈鄉心正寥落獨將衰髯老

江邊

初入都贈楊彥履太史

一從燕市罷鳴珂惜別俄驚歲月多鴈去江城
生感慨客來易水動悲歌馬頭不改西山色花
外遙憐太液波此日相逢休擊筑漂零無奈酒
人何

旅懷

長安一望旅愁增况復炎天氣鬱蒸數口同來
仍是客雙扉獨掩却成僧垂楊落日連三輔芳
草殘煙隔五陵憶得江南好巖谷此心應戀白
雲層

西樓集

卷五

十五

雨後同張函一進士汪仲修孝廉呂叔與
盛太古太學彭典祖山人集城西寺

西山霽色鬱相望乘興還來謁上方蹤跡最宜
蓮社侶襟期何似竹林狂祇園雨過菩提長客
坐風吹簾蔔香海內詩名諸子在漢庭吾已愧
田郎

新秋劉元丙大行茅平仲山人集顯靈道

院

客裏新秋嘆轉蓬還携尊酒白雲中虛亭竹翠
消殘暑別院鐘聲起晚風興到定呼花鳥使醉
來應宿藥珠宮燒丹羽士今何處目斷笙簫碧
海東

望剡門

漁陽一望倍躊躇出塞聊停使者車見說款關
無戰鬪可憐飛輓更儲胥秋風易水悲歌裏落
日崆峒感慨餘遼海外連憂不細征東消息近

西樓集

卷五

十六

何如

送何稚孝儀部謫桂林

暫從建禮卸朝簪萬里投荒惜別深放逐非關
明主意憂危自信小臣心九疑風雨迷藤峽五
嶺雲山接桂林君過江潭多感慨懷人莫遣二

毛侵

恭謁

長陵

文皇定鼎壯燕幽更上玄宮枕上游樂府舊傳

朱鷺引祠官親奉白龍游太行逶迤雲邊路黍

谷蕭條塞外秋聞說關中胡馬動三犁誰爲掃

神州

陪祀

山陵二首

西山龍象控崔嵬檜栢倩慈輦路迴雙闕忽從
香殿出五雲偏傍寢門開風傳野次霜鐘杳月
落峯頭騎火來盡說祠宮多侍從賦成誰是子

雲才

西樓集

卷五

十七

其二

天門高處卽祓恩諸陵俱有松栢參差護寢園

上谷煙霞環北極西山風雨暗中原清宵似有

金輿出馳道如聞石馬喧惆悵小臣瞻拜地蓬

萊真氣至今存

九日約史世程太史遊西山

剡北秋深霜葉紅蕭蕭寒色起悲風登高却憶

香山寺攬勝還同碣石宮十里樓臺殘照外九

陵松柏暮煙中題詩預報山靈去蠟屐摩崖典

未窮

送蘓弘家民部之九江鈔關

落葉蕭條秋滿天
關門衰柳拂離筵
風塵西北還多事
征稅東南絕可憐
廬嶽雲開橫夕照
潯陽潮上擁寒煙
袖中彩筆堪乘興
與漢使于今正少年

九日憶故園

帝里秋風動客哀
可堪獨對菊花杯
雲邊落木他山寺
天畔層陰何處臺
極目關河鴻鴈杳
驚心西北羽書來
芙蓉蕭颯悲生事
攬鏡其如白髮催

西樓集

卷五

十八

髮催

恭遇

慈聖千秋節

上御門受賀志喜

蓬萊宮闕曉氤氳
警蹕聲高虎豹羣
紗縠發光當晝見
霏霏天語半空聞
上尊競自中官送
寶鈔先從戚里分
人在鈞天聆廣樂
不須闔闔更排雲

送江國材法曹之平樂

喜從魏闕共鳴珂
回首天涯奈別何
但使三苗知漢法
不妨萬里聽蠻歌
昭潭西去人煙少
勾漏南來古蹟多
自信君恩無遠近
少年那復嘆蹉跎

送周光祿督餉昌平便道南還

玉露金風動北平
蕭蕭朔氣度危旌
逢人謾賦思歸引
被命聊爲出塞行
遠水斷鴻悲故國
夕陽殘戍見孤城
因君憶得青山社
拓落空慙白髮生

西樓集

卷五

十九

髮生

送岳令爾律之汝陽

天涯把袂惜蹉跎
尊酒臨岐怨別多
詞賦只今推楚調
風流猶自憶吳歌
天邊積雪趨河洛
馬首寒雲渡汝沱
君去中州勞撫字
相思歲晏復如何

同張成叔伯夜去華盛太古集張函一獨

冷齋

我愛風流張廣文
喜從燕市更逢君
齋頭白墮

留人醉座上青氍與客分春入殘年仍雨雪寒
生永夜忽停雲尊前授簡誰能藻句還應鄰
下聞

夜集楊民部官閣看梅

北地春光動早梅更堪羯鼓夜相催風吹素影
枝枝瘦雪滿繁條樹樹開賦就却憐官閣在粧
成疑是漢官來江南花信知無恙望斷遙天鴈
未回

雪夜早朝

西樓集

卷五

二十

鷄人唱罷雪初殘霽色纔回白玉欄綵扇影窺
銀燭冷瑤階光映玉珂寒春雲不散朝元閣曉
霧猶依承露盤郎署雍容真竊忝綴行聊得侍
金鑒

送林謹任都諫謫東粵

平生慷慨戀明時岐路悠悠黯自疑世事只今
空涕淚風塵此去竟何之危言不解孤臣憤直
道還憑聖主知最是關門霜雪冷可堪流落
向天涯

送吳待之有餉秦中假道還楚

輶軒西出入函關使節翩翩霄漢間二月冰銷
聞隴水三邊雪霽見秦山北庭輸輓終難廢南
國風煙且獨還最是春明芳草綠憶君長在紫
宸班

陳幼孺徐惟和曹能始孝廉許靈長太學
張去華山人共集署中賦得長安新柳送
張成叔歸四明

二月晴光動上林玉河柳色晝將陰柔條映水

西樓集

卷五

二十

那堪折短葉臨風轉不禁隋苑微寒春尚淺灞
橋疎影月初沉可憐張緒風流遠天畔依依繫
此心

送陳幼孺徐惟和下第南還

天涯相見忽分襟世態悠悠嘆陸沉但說荆山
收白璧竟從燕市失黃金關門風雨窮交淚驛
路鶯花故國心却愧馮君淹漢署蕭條短髮不
勝簪

寄從子禧

一客燕雲復暮春天涯芳草總愁人風塵真覺
青山遠老大翻憐白髮新北地鴻飛原近塞洛
河水漲不通岡羈縻只爲微官在憶汝遙應愧
此身

送許靈長太學之范陽

久客都門嘆倦游更堪短劔去邊州青袍未敢
干明主白馬何當逐子侯塞外煙雲迷黍谷
春來楊柳暗蘆溝新詩應作清平樂見說佳人
有莫愁

西樓集

卷五

三

落花四首

江南花信正堪傷看去翻令斷客腸繡幙開時
初散綺舞筵落處更飛香闌干月冷雲連水鈴
索風高夜度霜爲問春光今幾許只應愁殺大
堤倡

其二

飛花歷亂滿晴空陌上蹊邊處處同寂寞正當
三月雨漂零無奈五更風疎林煙暝銷殘翠小
院苔深襯落紅百轉鶯聲今漸老不堪愁絕畫

樓東

其三

一番春信一番稀萬點愁人到處飛但挂游絲
添綽約偶隨流水逐芳菲多情故自縈闌閣弱
態猶堪綴客衣欲向東園問消息數聲啼鳥正
斜暉

其四

繁英滿地惜摧殘衰謝空憐春色闌雨裏可堪
依砌冷風前聊作墜樓看乍離故苑從漂泊一
落天涯更渺漫自是芳華易銷歇不須惆悵獨
憑欄

春興七首

客裏傷春嘆式微長安楊柳正依依漢廷自笑
功名薄畫省應憐日月非風雨北迷千嶂合關
河南阻尺書違萋萋芳草天涯路爲問王孫歸
未歸

其二

雪盡西山東未消五雲宮闕更岧峣中璫馳入

畢承勅近侍傳來暫放朝合殿春回香漠漠御
河水煖草蕭蕭揚雄執戟頭都白目斷金龍駕
絳霄

其三

皇輿形勝控幽燕百二山河未卜年一自開平
議失險遂令元老困籌邊鎮城竟作和戎市瀚
海終成飲馬泉不見黃金頻出塞中原膏血至
今憐

其四

西樓集

卷五

二五

昔年被命出榆關使節翩翩塞外還南園未論
輸輓盡北庭說羽書閒荒城尚見秦時月絕
島遙連海上山回首可憐青歲改蕭蕭簪笏愧
朝班

其五

遼后粧樓御苑西礎蓮苔冷草新齊泉流石礪
空餘恨鳥入香奩亦異啼金鎖葳蕤春雨濕翠
華寂寞暮雲低居庸關外黃沙路極目高風胡
馬嘶

其六

西山一帶權璫宅樓觀參差接梵宮驚鴻忽看
金利湧龍池故與玉泉通千層碧落鐘聲外十
里青山柳色中惆悵先朝功德寺門前松栢起
悲風

其七

薊門春去復如何寂歷鶯花客裏過馬首山光
連塞路城頭柳色暗關河虜情自古三邊急謫
籍丁今五嶺多抗疏可憐林給事瘴江何處避

西樓集

卷五

三五

風波

賦得白桃花

一枝幽艷畫含光爲愛繁陰正壓牆色比何郎
原傳粉嬌如合德自生香冰肌嫋嫋飛殘雪玉
魄亭亭帶曉霜便是武陵人不到可教老却白
雲鄉

畱別長安諸子時余有浙中之役

滿城飛絮正紛紛尊酒那堪醉夕暎立馬都亭
愁去國聽鶯三月憶離羣江南易粟吳中郡於

越船水上軍回首薊門密漢隔更從何處賦
停雲

九月同鄧道鳴將軍如瀚上人徐惟和孝

廉陳女大袁無競秀才王王生山人集平

遠臺時予將北發

風急霜清木葉黃杪秋雲水正蒼蒼香煙縹緲

傳仙苑山色依微落女牆老去可堪悲短景醉

來應不負重陽劇潯浪跡天南北却喜登高是

故鄉

西樓集

卷五

三

鄧將軍招飲鄰霄臺同溫司馬關別駕劉

法曹曹子廉韻得仙字

澤國風煙清可憐高臺突兀隱諸天白雲映帶

青山小紫海蒼茫碧漢連此日旌旗閒部曲一

時冠蓋集神仙凭欄極目生愁思薄暮寒砧何

處邊

西樓全集卷五終

西樓全集目錄卷六

七言律詩

同葉進卿太史陳振狂山人袁無競茂才

集越王臺

集林氏池亭

送陳元功孝廉北上

壽周令君

送李選部謫茶陵

發三山鄉先輩出餞答謝

西樓集

卷六

一

發芋原別諸同社

寄題林志宸進士樓居

擬過古戰場

茶洋驛遇雨答葉進卿太史見懷之作

重過武夷山

雨中同王王生懋天游觀

蘭溪舟中答贈王永叔進士

西湖贈楊思說先輩

送林叔度山人歸莆

天竺

紫陽洞

寄公朗和尚

寄王百穀

同玉生游虎丘

同毛豹孫王玉生二山人過王百穀半偈

菴值其持戒出伊蒲相餉卽席賦此

同王彥貽鴻臚顧少玄盛微吾二山人悲

鄒彥吉先生啓閣

西樓集

卷六

舟次延陵得彥吉先生贈詩賦答

王莊驛和曾舍人壁間作

彭城

滕陽寫懷呈同年趙仲一令君

寄劉沈丘先生

客中送人入蜀

平原同林謹任都諫宴集李莘聘民部衙

齋

三月晦日舟宿安德憶惟和兄弟

○至京師

蘇弘家民部邀飲烟水亭

陸開府招飲滕王閣

壽吳大司馬

秋日陳女大振狂幼孺子卿袁無競集徐

惟和與公綠玉齋時子卿歸自長安幼

孺歸自吳興與公將游秣陵余將以使

事之湖

哭舒孺立太史三首

西樓集

卷六

送王民部督餉還朝便道省覲

九日張叅知邀飲峴山

峴山

謝在杭法曹邀遊道場山分得微字

過歸雲菴弔孫太初山人

武林訪黃白仲

送孫秀才南歸

送興公遊雪川

贈陳思貞太守

陸履素轉運邀飲湖上

昭慶寺訪僧不遇

過表忠觀

答贈楊思說丈人

哭季先生少司成

同白仲玉生再過龍井時白仲持戒

謁岳武穆墳

南屏寺

連以善明府邀飲半月泉

西樓集

卷六

四

松雲菴絕頂劉令君同遊

送典公南歸

除夕平湖署中遇雨時將有鹽官之役

首

出塞

鄭翰卿山人行邊歸賦贈

登秦住山

元夕宴集烟雨樓

寄陳子翼

天寧寺後有漢嚴助太守墓

題黃葵陽先生齋頭古松

康元龍歸自靈州賦贈

同臧晉叔博士康元龍秀才遊南湖

吳太學園林看梅

三日同王彥貽鴻臚顧子開太學張元春

茹懋集山人遊惠山二首

三月晦日同王彥貽顧子開王太古彭興

祖集鄒彥吉齋居

西樓集

卷六

五

游水簾洞

宿萬年宮

壽車子仁守君

七夕邀余宗漢諸子宴集玉皇閣

新秋鄧都護邀飲隣霄臺留別社中諸子

康孟擔山人過訪答贈

江上別諸兄弟

九日同曹子念集王百穀南有堂

同魏計部遊虎丘

十日泊舟寒山寺張紉于追餞寺中同王

百穀曹以新黃道元分得臺字

過淮陰

無題爲陳伯孺賦

過清河聞河工告成恭紀二首

對鏡

歌風臺

謾興

次固節驛寄翁兆震葉進卿二太史

西樓集

卷六

六

送楊民部督餉還蜀

送陳士文廣文之介休

蘇弘家民部小集齋中

送張太守之嘉興

送莊山人之北平

集萬駙馬新園

送劉太守之叙州

送張憲副之陝西

送三叔廣文之壽昌

送蘇弘家抄士黔中

送何僉憲公露之豫章

送余憲副之粵

送楊憲副之山西時余有嶺南之役

過庾嶺

鎖院

中秋

登五層樓望海作

海上逢丁右武憲副投贈

西樓集

卷六

七

送鄧刺史之沔陽

送陳七之吳楚

湖口阻風張明府邀同楊太史戴給事宴

集江干

送孫民部出守潞州

送王民部督餉之上谷

送許民部出守寧國

送蔣四還閩

送張叔弼明府之長樂

送葉明府之程鄉

送戴給事謫百粵

送李太守之麗江

送鄭女孖廣文之寧化余將出督通州

送陸纂父山人歸洞庭

送王典客請告歸梁谿

送張叔誠僉憲之山西

送彭太守之福州

送王將軍出鎮漁陽

西樓集

卷六

八

送宜兒南還

寄陳壻仁祖

潞河署中寄林熙吉熙工

送柳陳父山人還廣陵

九日同王君密曹能始眺潞河城樓

戊戌除夕

元日

元夕程將軍宅上賞燈

送包將軍入領京營

胡元瑞孝廉過訪二首

題東溟奏捷卷二首

送胡計部權稅九江

寄別王君密計部

別潞河諸公

別盛太古

別葉進卿

舟中謾興

謁雷侯廟

西樓集

卷六

九

少宰孫公邀遊梁溪賦謝二首

強善長山人邀遊石湖尋吳王故蹟同錢

象先彭興祖二山人彭次嘉朱善侯二

太學王房仲茂才分賦得何字

王彥貽典客六十初度

答郭張虛太學

度杉關

壽施封君前建州司馬

送施水部之畱都

過醴陵贈王孟箕同年

遊嶽麓

伏波廟

碧雲洞贈龍刺史

題陳中丞平蠻冊五首

下邳漫興爲陳壻克何賦

西樓集

卷六

十

西樓全集目錄卷六終

西樓全集卷六

閩中鄧原岳汝高著

門人韓日績緒仲訂

孫男爾績重刻

七言律詩

同葉進卿太史陳振狂山人袁無競茂才

集越王臺

西風載酒共登臺萬里寒光照舉杯江上烟波
幾鳥下天邊雲樹片帆迴疎林歲晏飛黃葉古

西樓集

卷六

一

殿年深鎖綠苔今日尊前須盡醉不堪惆悵霸

圖灰

集林氏池亭

芳原霽色淨無塵出郭何妨載酒頻三逕烟霞
還對客一丘風月獨宜人平蕪渺渺雲邊遠古
木陰陰雨後新纔到習池拚酩酊可堪倒着白
綸巾

送陳元功孝廉北上

翩翩疋馬傍天涯雨雪蕭條惜別時無奈青山

爲客久更堪白鴈向人悲江城霜下聞砧急
水風寒鼓棹遲我亦周南暫留滯驛樓臨發重
凄其

壽周令君

南山霽色曉氤氲北海尊開落紫雲丹竈欲尋
句漏令幔亭先謁武夷君齊頭碧草春前蒲座
上瑤琴月下聞見說政成多暇日風流仙吏更
誰群

送李選部謫茶陵

西樓集

卷六

二

憐君謫宦滯天涯此去三湘客路賒水鏡舊稱
山吏部風流還說賈長沙黃陵廟裏花應發嶽
麓峰頭景易斜杯酒不堪頻惜別臨歧目斷五
雲車

發三山鄉先輩出餞答謝

謾勞車蓋集河梁惜別殷勤酒一觴鄉里舊稱
詩社長衣冠今見丈人行折來楊柳寒猶結落
盡梅花春未央南北風烟徒極目三山雲樹正
蒼蒼

發平原別諸同社

江上霜飛江水寒空令身世繫微官孤帆渺渺
山光暮短褐蕭蕭雪片殘此日交情憐對酒他
年客况寄加餐攬轡未落天東北悵望人間行
路難

寄題林志宸進士樓居

憐君小隱傍青山水竹平分野色閒逕窄但容
飛鳥過樓空不礙白雲還經年習靜唯高枕長
日清齋獨閉關莫謂江湖須遠志便將簪紱謝
朝班

西樓集

卷六

三

擬過古戰場

平原一望思堪迷沙漠無人去鳥低殘壁如聞
山鬼哭荒營惟有野狐啼秋風處處催楊柳夜
雨年年長蒺藜白骨孤魂多少恨烽烟還照薊
門西

茶洋驛遇雨答葉進卿太史見懷之作

蒼峽西連古驛樓蕭蕭風雨颯成秋白雲芳草
他山路獨鴈空江故國愁是處登臨懷短劍頻

年踪跡嘆孤舟玉堂詞客空相憶不見關門紫氣浮

重過武夷山

昔年曾汎木蘭舟今日逢春感舊遊客路漸驚芳草變仙臺長爲白雲留山山烟暝時疑雨曲曲溪寒祇似秋玉檢瑤函應可問人間還許見丹丘

雨中同王玉生憇天游觀

仙觀岩崑入杳冥千盤鳥道厭雲屏虛疑天鏡

西樓集

卷六

四

憑香閣似有虹橋落幔亭檻外溪流春更碧雨中山色曉逾青到來不隔尋真路偃蹇人間笑客星

蘭谿舟中答贈王永叔進士

回首春江共渺漫扁舟風雨路行難紫雲望斷千峰暮白雪飛來四座寒澌口灘聲隨解纜石梁山色入憑欄時永叔歸天台天邊楊柳勞相憶蕭瑟長條不忍看

西湖贈楊思說先輩

六橋春色正芳菲尊酒邀歡興不違楊柳却尋天竺去桃花如在武陵歸斜陽寂寂湖光遠平野蒼蒼樹影微聞道丈人耽勝事扁舟到處卽漁磯

送林叔度山人歸莆

若爲飄泊老風塵却喜還家及早春馬首千峰殘雪路天邊獨鳥倦游人孤齋酒熟誰同醉三徑花開不是貧招隱詩成能寄遠更堪南望柳條新

西樓集

卷六

五

天竺

遙憐天竺最高峰回首烟霞幾萬重旛影飄搖朝禮塔香風縹緲畫聞鐘荒林草隱三生石絕澗泉流九里松此地前朝曾駐蹕只今雲氣傍飛龍

紫陽洞

古洞谿銜鎖白雲壇前重拜紫陽君孤峰忽傍吳山出片石還從竺國分日影倒窺晴縹緲露華遙綴畫氤氲眞仙羽化空遺蛻目斷青天鸞

鶴羣

寄公朗和尚

瓢笠蕭然絕世氛尚餘幻跡在人羣
開池洗鉢閒清晝掃地焚香禮白雲
趺坐曇花天外落經行仙梵月中聞
也知開士幽居好况復支公雅好文

寄王百穀

江烟江水湛悠悠此日看山過虎丘
芳草欲尋揚子宅春風還憶仲宣樓
鷺聲茂苑堪携酒柳西樓集

卷六

六

葉橫塘且繫舟爲報小山休謝客
平生踪跡自滄洲

同玉生游虎丘

尊酒從容問虎丘楓橋春水木蘭舟
講經臺古禪機寂試劍泉寒霸氣收
拄杖烟霞紫碧落凭欄雲樹澹滄洲
江魚塞鴈無消息長路關心雙淚流

同毛豹孫王玉生二山人過王百穀半偈
菴值其持戒出伊蒲相餉卽席賦此

信宿蘇臺春可憐正逢居士禮金仙
客來分供桑門饌老去勤修菩薩緣
梵閣雲開傳半偈法筵日麗見諸天
浮生自覺渾無定借得蒲團一問禪

同王彥貽鴻臚顧少玄盛微吾二山人憩

鄒彥吉先生鬯閣

怪來爽氣滿吳關傑閣憑陵霄漢間
藝苑風流依白社宦途消息付青山
泉聲似向梁溪咽雲影遙從震澤還
此地卽同揚子宅千秋玄草幾時刪

卷六

七

舟次延陵得彥吉先生贈詩賦答

纖棹江干日欲低毘陵城外草萋萋
五雲忽借孤帆色雙鯉還將尺素題
歸去枌榆宜結社春來桃李自成蹊
殷勤寄與梁溪水愁絕征鴻獨向西

王莊驛和曾舍人壁間作

疋馬栖栖向此過長途客况欲如何
荒村歲歉入烟少古驛春深柳色多
北望雲山迷朔漠南

來風雨暗關河舍人憂國情偏切是處還應對
酒歌

彭城

彭城山下古徐州霸業銷沈水自流大澤西連
春草合沛宮東峙夕陽愁天邊楊柳臨官渡馬
首烽烟直戍樓風景蒼茫傷往事旅寬一倍長
離憂

滕陽寫懷呈同年趙仲一令君

山色蕭蕭落日黃西風驅馬入滕陽但言地主

西樓集

卷六

八

能留客何處天涯得望鄉驛路頻驚楊柳暗征
途還值歲年荒鶯花寂寞春光暮萬事艱難兩
鬢霜

寄劉沈丘先生

春風桃李本無言十載終嘶國士恩雙鳥只今
繁夢寐尺書還許問寒暄天回嵩少義陵出漲
入黃河潁水渾時事艱危堪涕淚側身南望更
銷魂

客中送人入蜀

若爲衰髻滯天涯况值春風送客時馬首飛花
過益部雲邊落日見峨眉征途冉冉靡無盡野
店依依楊柳垂最是尊前各分手鷓鴣聲裏共
婆其

平原同林謹任都諫宴集李莘聘民部衙
齋

草閣陰森春事微使君邀客解征衣天連雉堞
鳥爭下水落魚梁花亂飛仗外雲收殘照入柳
邊風起晚涼歸莫言十日平原飲滿眼烟塵未

西樓集

卷六

九

息機

三月晦日舟宿安德憶惟和兄弟

西風一葉滯黃河古渡寒烟向晚多別後青山
惟夢到天涯芳草奈愁何客心已逐殘春盡夜
思還隨逝水過海上故人相憶否年來雙鬢笑
婆娑

至京師

春風驅馬入長安淡蕩飛花照客鞍縹緲禁鐘
天外度參差御柳霧中看玉河故遠宮堦出金

掌遙臨仙仗寒記得甘泉曾獻賦衮衣如在五雲端

蘇弘家民部邀飲烟水亭

何來征節駐江干水閣招邀只慙懽雲黯匡廬
常作雨潮回湓浦忽生寒千層山翠搖飛蓋一
帶波光落倚欄今日潯陽愁送客琵琶凄切不
須彈

陸開府招飲滕王閣

章江東去怒潮回帝子樓臺亦壯哉設說風流

西樓集

卷六

十

還此地但經銷歇不勝哀西山雲散滄洲出南
浦風高白雁來自是中丞能愛客賦成終愧大
夫才

壽吳大司馬

百粵功成蚤乞身簡書鄭重主恩頻西南週
歲還多事出處如公有幾人在昔冠袍依日月
於今劍舄動星辰東山遠志終無恙莫把閩江
作渭濱

秋日陳女大振狂幼孺子卿袁無競集徐

惟和興公綠玉齋時子卿歸自長安幼孺
歸自吳興與公將游秣陵余將以使事之

潮

高齋雨過散秋雲三逕蕭條易夕曛雙劍相逢
憐去住尺書何處寄殷勤薊門雁向閩山落白
下江從浙水分唱罷陽關各南北城頭哀柝豈
堪聞

哭舒孺立太史二首

濟上悲風吹素車側身西望更躊躇空聞詞賦

西樓集

卷六

十二

傳天祿不見文章典石渠萬里凝烟耳旆遠千
山落日白楊疎桂林處處猿啼極極目愁雲繞
故墟

其二

淮陽別去幾年餘尺素時時慰索居百粵川原
真憶女七閩風雨更愁子碧山已謝焚魚後綠
髯還驚賦鵬初蘭玉蕭條無可問中郎空復有
遺書

送王民部督餉還朝便道省覲

木落津亭送使槎
五雲回首卽天涯
頻年澤國聞搜粟
此日秋風憶及瓜
湖上霜清悲鼓角
江干水漲冷蒹葭
知君過里承懽日
椒酒遙應對菊花

九日張叅知邀飲峴山

九日風高烟樹秋
黃花爲愛峴山幽
登臨却喜從初地
眺望還同到十洲
絕壑東迴殘照入
平湖西去片雲收
故園別後無歸雁
醉把茱萸不奈愁

西樓集

卷六

十三

峴山

碧浪秋光清可憐
峴山風景太湖邊
虛堂雲黯前朝寺
斜日帆歸何處船
十里菰蘆依積水
萬家桑柘散晴烟
回頭舊跡俱零落
芳草殘碑空昔賢

謝在杭法曹邀遊道場山分得微字

林端香氣遠微微
迤水澹潭冷照衣
雙屐却隨飛鳥去
一尊相對老僧依
池光黯淡含空翠
塔勢崢嶸挂落暉
佛地由來有興廢
浮雲眞覺世

錄非

過歸雲菴弔孫太初山人

金風蕭瑟正秋殘
客到荒林獨倚欄
黃葉飛來禪榻冷
白雲歸處衲衣寒
空堂香火遺僧在
半世風流斷碣看
薦罷江蘼更惆悵
太湖西逝路漫漫

武林訪黃白仲

故人相見各依依
客裏秋風木葉飛
但說窮來還有劔
誰憐病後更無衣
山將天竺供游屐
水借西湖作釣磯
知爾盡忘人我相
不須惆悵世情非

西樓集

卷六

十三

送孫秀才南歸

客棹遙從江上來
離筵別酒忽相催
錢塘潮縮月初落
劔浦霜高雁獨迴
楊柳折殘愁解纜
芙蓉開遍罷登臺
吾家小阮如相問
宦計艱難愧物猜

送興公遊雪川

客子將行怨路岐
江頭哀雁不勝悲
名高更覺

迎懶家近何妨歸去遲松雪宅荒泉遠戶道
場山廢草生池君今且醉烏程酒萍水相逢未
可期

贈陳思貞太守

老厭風塵便乞閒更餘踪跡在人間移來南郭
宅三畝借得西湖水一灣採藥祗應尋寶笈著
書端合託名山瓊臺石室多仙籍此地從君問
大還

陸履素轉運邀飲湖上

西樓集

卷六

十四

湖上霜清木葉凋橋來尊酒共蘭橈南屏雨翳
鐘聲杳上竺雲連塔影搖水暗蒹葭迷斷岸夜
闌燈火泊荒橋使君自負烟霞癖不厭尋山十
里遙

昭慶寺訪僧不遇

萬頃平湖生紫瀾琳宮傑閣坐來看月明夜半
聞仙梵雲散天中出戒壇旛影遙連三竺遠塔
光高映兩峯寒木魚聲斷袈裟冷不見彌天釋
道安

過表忠觀

一畝荒祠卽故丘越王香火此湖頭水犀獨擁
三千卒裴馬橫行十四州畫棋秋風栖鳥雀空
山夜雨冷松楸英雄已去殘碑在山下寒泉空
自流

答贈楊思說丈人

自是青衫一孝廉湖山容與歲將淹携來畫舫
新茶竈吟對春風舊酒帘開巡不妨詞客過爲
園一任老夫潛更堪繞膝文星聚百里還符太
西樓集

卷六

十五

史占

哭季先生少司成

天上俄傳記玉樓文星此日暗中州可憐逝水
浮雲散況是繁霜落葉秋帆過延津疑化劍天
低汝穎嘆藏舟招魂賦罷頻回首萬事淒涼自
白頭

同白仲玉生再過龍井時白仲持戒

杖屨重來叩白雲隔林梵磬已先聞僧緣淨業
多栽竹客有清齋不如輩絕壑風高惟落葉空

山人靜自斜曛最憐洗鉢泉如玉一歌從教斷
世氛

謁岳武穆墳

星落轅門鼓不鳴誰從四海問干城金牌畫出
甘和虜鐵騎宵馳竟罷兵淚盡屬鏐猶帶血夜
闌刁斗尚聞聲孤墳獨對西湖水春去春來草
自生

南屏寺

千林蕭瑟動微霜禮佛還應到上方日落烟迷

西樓集

卷六

十一

羅漢殿月明雲閉贊公房人來下界傳僧梵客
過南山說道場更向蓮花峯頂望六橋衰柳帶
斜陽

連以善明府邀飲半月泉

小逕松陰閉沈寥半規法水坐相邀初疑月影
依潭淨忽聽潮音度海遙梵唄傳來空寂寂幡
幢飛處自瀟瀟尊前況對神明宰一片塵心向
此銷

松雲菴絕頂劉令君同遊

颯颯江風吹暮寒松濤蕭瑟臘初殘天低西北
吳山迥雲霽東南震澤寬水國烟霞依淨土下
方鐘磬落經壇悟來已自輕軒冕真諦還應問
宰官

送與公南歸

一逐西風問蒯緱囊中畱得鷓鴣裘可堪雨雪
逢殘臘況對梅花憶故丘繫馬橋邊人解纜打
冰河上客停舟天涯我亦悲搖落夢斷滄江蘆

扶洲

西樓集

卷六

十七

除夕平湖署中遇雨時將有鹽官之役二

首

旅况蕭條漏未央且將殘燭送年光滿城簫鼓
還除夕何處風烟是故鄉歲晏梅花消積雨春
回草色耐微霜椒盤絲勝誰相問明日鹽官路
渺茫

其二

燈影幢幢閱曙更天涯殘臘若爲情屠蘇家醉
春前酒爆竹人喧雨裏聲日月銷人催短髮乾

坤作客傍微名城頭極目王孫路一夜東風草
又生

出塞

年年虜騎犯陰山十萬征人戍未還城外揚旗
風獵獵隴頭磨劍水潺潺烽烟直照飛狐塞亭
障齊開倒馬關邊帥可憐頻獻馘不知擊鼓幾
時閒

鄭翰卿山人行邊歸賦贈

憐君作客向邊州結東西行只散裘雪暗關山

西樓集

卷六

十八

歌出塞月明沙磧賦登樓五更殘角雞聲曉萬
幕連營馬色秋去國十年今暫返逢人猶自說
吳鉤

登秦住山

怒濤風捲雪山開曾道秦皇駐輦來黃屋至今
臨海嶠翠華終自隔蓬萊空聞螭紐傳天璽不
見魚膏照夜臺千載興亡一回首松風蕭瑟使
人哀

元夕宴集烟雨樓

蕭蕭宿莽曉空洲傑閣平臨湖水頭火樹正當
春夕永星橋還帶暮雲流踈鐘月落僧歸院平
野風高客倚樓此地相逢拚一醉良宵尊俎暫
淹留

寄陳子翼

三年襖被客長安短劍應嗟行路難慟哭只今
憐阮籍悲歌何處弔燕丹漢官棄置蛾眉老易
水淒涼馬骨寒莫向市中頻擊筑風流寧作酒
人看

西樓集

卷六

十九

天寧寺後有漢嚴助太守墓

一麾原自厭承明詞賦翩翩舊漢京物化千年
餘朽骨魂來何處有荒塋空林鳥過松楸靜永
夜僧歸鐘磬聲莫道一杯還佛土茂陵衰草不
勝情

題黃葵陽先生齋頭古松

碧山學士焚魚後舊物猶存三迥松老幹參差
偏宿鶴疎枝偃蹇欲成龍亭亭却似峯頭見鬱
鬱還疑澗底逢耐可齋居伴幽獨春風載酒莫

辭從

康元龍歸自靈州賦贈

秣幹宵馳西度關朔風吹雪滿刀環
檄傳塞外諸蕃靜獵罷軍前一騎還
隴水尚依靈武郡秦雲遙挂賀蘭山
由來豪氣侵人甚歷盡邊烽意自閒

同臧晉叔博士康元龍秀才遊南湖

東風邀客汎雲槎十里平湖抱郭斜
梅爲疑寒遲破萼雪緣漏日不成花
鐘聲隱隱它山寺樓

西樓集

卷六

二十

影層層近水家我欲涉江采蘭芷
前林昏黑已棲鴉

吳太學園林看梅

水國春寒花事遲隴梅初放向南枝
孤芳疑是羅浮到雙樹原從庾嶺移
竹外流雲開逕處林端飛雪倚欄時
醉來燒燭還堪賦莫待漂零笛裏吹

三日同王彥貽鴻臚顧子開太學張元春

茹懋集山人遊惠山二首

泰伯城邊新柳黃梁鴻溪上故祠荒
一時風景春如舊三日招攜醉不妨

別浦烟迷葭菼亂名園水遶李花香
永和勝事那堪問回首蘭亭亦渺茫

其二

萍跡相逢絕可憐芳晨況是艷陽天
水邊佳麗人如玉座上風流客似仙
法界松濤依梵磬講臺花雨淨寒泉
酒闌解纜還惆悵十里青山空暮烟

西樓集

卷六

二十一

三月晦日同王彥貽顧子開王太古彭興祖集鄒彥吉齋居

笠澤湖邊問釣磯堤頭楊柳正依依
鶯聲已逐東風老草色空憐客鬢稀
三逕雲迷疎雨過前林日落野花飛
一時傾蓋須拚飲莫管春光歸不歸

游水簾洞

石室逶迤卽洞天朱闌曲曲白雲連
千厓飛瀑四時雨百丈流泉一道烟
月映空山驚散綺風

來清峽聽鳴絃神仙壑宅原如此方丈蓬壺何處邊

宿萬年宮

青山隱約傍精廬十里烟霞縱目初洞口瑤函
原漢代峯頭真蛻是秦餘空壇月出聞吹笛午
夜風高引步虛石榻夢清渾不寐神遊謾說化
人居

壽車子仁守君

南國風流自楚才分符還傍越王臺朱輪日映
西樓集 卷六 三

雙旌動黃蓋雲隨五馬來官閣陰濃丹荔熟佛
筵香度白蓮開尊前更有金華露願借餘觴作
壽杯

七夕邀余宗漢諸子宴集玉皇閣

鼇頂雲開俯大荒松風謾謾動微涼銀河水淺
星初渡瑤閣秋清漏未央客夢遊仙齊授簡人
來謁帝謾焚香也知萍跡多離合莫向樽前不
盡觴

新秋鄧都護邀飲隣霄臺留別社中諸子

秋烟曉霽散芙蓉榮戟遙臨薛老峯芳草頻年
空惜別青山何處復相逢千家日落愁砧杵古
寺風來送梵鐘便道出山還遠志故人莫笑宦
情濃

康孟擔山人過訪答贈

天涯漂泊意何如策馬南來問索居踪跡祗宜
依短褐風塵耐可曳長裾三山烟景衙杯外九
淞溪聲把釣餘北客只今傷遠別白頭無計返
樵漁

西樓集

卷六

三

江上別諸兄弟

勲業蹉跎髯已絲更堪短劒傍天涯十年聚散
憐兄弟千里風塵惜別離解纜正當春漲後懷
人況值雁來時閩南薊北傷心地回首東山有
所思

九日同曹子念集王百穀南有堂

江上西風吹布袍停舟聊復問蓬蒿地同南郭
先生隱人比柴桑處士高囊裏紫萸堪對酒尊
前黃菊謾題糕天涯節序摧搖落回首風塵心

獨勞

同魏計部遊虎丘

西風蕭瑟晝冥冥彩鷁南來此暫停幸對清尊
逢九日設勞紫氣卜雙星宅傳短簿雲迷塔堂
記高僧月滿庭金虎消殘秋草沒忍將遺事問
山靈

十日泊舟寒山寺張幼于追餞寺中同王

百穀曾以新黃道元分得臺宇

楓橋水漲客帆開遲爾輕舟破浪來但說白衣

西樓集

卷六

三

能送酒忍看黃菊更登臺風幡寂歷寒燈暗霜
葉蕭疎候雁催此地悲秋仍惜別一尊相對不
勝哀

過淮陰

川原迢遞客魂銷落日孤帆轉寂寥十月霜寒
魚穴閉九河風緊雁書遙愁雲故遠田橫國衰
柳猶依韓信橋惆悵英雄隨逝水淮陽城外草
蕭蕭

無題爲陳伯璠賦

回頭不見武陵春一種風流別可人斷袖更憐
香未歇同車真覺寵猶新風吹羅綺傷心盡月
射璫瑜入夢頻總爲情多難忘却夢涼楚水隔
吳津

過清河聞河工告成恭紀二首

聖祖園陵奠泗濱百川長護屬車塵艱虞正念
衣冠地開濟誰當社稷臣高閣廻翔龍嘴月洞
流安穩鶴河春年年霜露還供奉極目祠宮草

色新

西樓集

卷六

三

其二

黃河水漲入淮陰處處荆榛嘆陸沉帝寢不
移清漏靜天山依舊翠華臨老臣拜命俱拖玉
小吏蒙恩也賜金聖主無勞更南顧陵前松
栢轉蕭森

對鏡

霜風蕭瑟歲將陰小邨官階嘆滯淫祗爲旅顏
愁對鏡其如短髮不勝簪懷人却憶粉榆社處
世空悲荆棘林自是微名銷傲骨可堪墮落到

于今

歌風臺

漢祖歌風只舊臺雄圖零落委荒苔百年父老
思湯沐此日樵蘇問却灰樊巷有碑秋草沒沛
宮無主野花開眼前壯士今何處寂寞長陵鳥
雀哀

設興

客路蕭條歲欲闌風塵西北隔長安小臣爭說
開山易大匠寧知採木難河上風高將結凍舟
西樓集 卷六 三十五

前日落更疑寒憂時局促真無計獨抱瑤琴不
忍彈

次固節驛寄翁光震葉進卿二太史

征輅去國動經年歷盡風霜黯自憐京邑正當
三輔地帝城遙在五雲邊南冠憔悴終思越
短劔漂零再入燕爲語長安舊知己蕭蕭華髮
已盈顛

送楊民部督餉還蜀

使君乘傳急巡邊詔給司農十萬錢塞上風塵

愁遠道客中鄉思動新年江橫澗瀕驚清險路
入峨嵋積雪妍堤柳未舒難折贈臨岐立馬倍
堪憐

送陳士文廣文之介休

西河形勝倚雲中人自談經識馬融短劔到來
新宦轍寒鴉憶得舊門風禁烟此日餘空谷避
暑當年有故宮湖海襟期君自見不才吾已老
墻東

蘇弘家民部小集齋中

日斜走馬散衙歸窮巷蕭蕭靜掩扉佐客不愁
官俸薄爲郎翻覺宦情微春深御苑鶯初入雲
繞宮牆燕自飛濁酒一杯堪慰藉莫令塵土化
緇衣

送張太守之嘉興

秀州形勝自西吳出守居然漢大夫千里乘麻
無隙地萬家絃管是名都鐘聲隱見城中寺樓
影參差郭外湖記得去年曾駐節舊題今日已
模糊

送莊山人之北平

都門三載困風塵，惟得年來髡髮新。
草屨艱難還作客，荆綈蕭瑟向何人。
潞河路繞盧龍塞，碣石雲連白馬津。
君去試看東海上，島夷何事不稱臣。

集萬駙馬新園

主第新開，帝苑東西山。
爽氣有無中，疎篁影細朱闌。
繞垂柳陰濃，曲巷通名馬。
賜來金作埒，御花分得錦。
爲秦風流，況是秦蕭史。
一曲吹成。

西樓集

卷六

三

月在空

送劉太守之叙州

金魚朱紱借輝光，五馬踰蹊蜀道長。
溪漲繞山邛竹老，江城臨水荔枝香。
雙流北出兼夷部，九姓西連卽夜郎。
自是懷柔需遠畧，使君慎莫厭殊方。

送張憲副之陝西

都亭送客柳絲長，握手踟躕不盡觴。
千里金城新建節，十年粉署舊含香。
漢朝宮闕青門外，秦

地山陵素滄飭，分陝可知明主意。
古來形勝說咸陽。

送三叔廣文之壽昌

蚤歲譚經髻已華，青氍南去道途賒。
千層華蓋當門出，十里桐江帶郭斜。
徑掩蓬蒿長謝客，厨甘苜蓿不携家。
竹林把臂知何日，荏苒天涯又落花。

送蘇弘家校士黔中

東曹黽黷度支章，五月驅車過夜郎。
只爲掄才勞使者，不妨攬勝入蠻荒。
地兼夷獠風烟異，天盡西南驛路長。
莫道羅施原鬼國，聖朝文敎遍殊方。

送何僉憲公露之豫章

誰從傾蓋借風流，忽忽分攜不自由。
五月關河楊柳驛，三江烟雨荻蘆洲。
真人鐵柱宮仍舊，帝子朱甍閣尚留。
君去外臺稱執法，古來重鎮是南州。

送余憲副之粵

翩翩憲節出都門朱芾金魚 聖主恩嶺表去
家千里近南中開府百城尊椰陰遍野山嵐暗
蜃氣當衙海市喧見說霸圖零落盡尉佗舊蹟
不堪論

送楊憲副之山西時余有嶺南之役

蕭蕭涼雨颯如秋白馬宵馳肯楚留汾水樓船
行建節壺關鼓角坐鳴騶十年郎署元高第三
晉侯封本上游我向日南君向北片鴻何地問
遼州

西樓集

卷六

三

過庚嶺

層厓疊嶂鎖崔嵬使節翩翩擁傳來越微烽烟
銷漢戍庾關壁壘變秦灰山從故相祠前斷
有張留江祠壺水到蠻王墓口回遊子可無詩興動傷
心不見嶺頭梅

鎖院

帝遣掄才此一方南天秋色曉蒼蒼山深月落
銅壺靜地迴風清回角長海底珊瑚寒自媚雲
間奎壁爛生光縱橫彩筆紛如許過眼休迷古

戰場

中秋

一天霽景淨無塵桂香飄玉漏頻碧落芒涵
雲五色紫霄光擁月重輪霓裳縹緲虹橋合蜃
氣微茫海市新欲向鴻都問仙客前身我亦弄
珠人

登五層樓望海作

層樓一眺暮雲平談笑真疑逼太清島嶼烟銷
看日落海門月出見潮生荒丘不辨任囂塚斷

西樓集

卷六

三

甓猶傳陸賈城此隔三山應不遠纔過弱水卽
蓬瀛

海上逢丁右武憲副投贈

海上秋高椰葉陰客中相見倍沉吟丹書不雪
孤臣憤華髮難忘壯士心關塞烽烟聞北伐樓
船消息急南侵知君雅負匡時策莫向西風思
故林

送鄧刺史之沔陽

獨憐製錦舊風流此日分符控上游江漢今

湯沐邑荆襄原屬帝王州黃蓬路繞京山遠夢
澤雲連郢樹秋白雪歌殘遺址在不妨官暇一
登樓

送陳七之吳楚

征車憔悴逐風塵况復臨岐送故人握手一杯
仍戀別防身三尺不愁貧狂吟太岳峰頭月醉
狎長干曲裏春只恐蘆中蓼桂老白雲蕭瑟水
粼粼

西樓集

卷六

三

湖口阻風張明府邀同楊太史戴給事宴

集江干

征輶北指雁南翔極目風塵太渺茫偶爾尊壘
成勝會到來冠蓋是同鄉江干激雪寒濤白湖
口飛沙野日黃咫尺關河成阻隔逢人不敢問
潯陽

送孫民部出守潯州

一麾今喜得專城朱紱翩翩出漢京上黨西連
漳水繞壺關東峙衛河迎花明露冕春相麗風
靜鳴笳夜不驚聖主由來重邊郡知君年少

負時名

送王民部督餉之上谷

自是風流粉署臣何卑執戟嘆前薪十年飛輓
仍多事此日籌邊合有人上谷山川空朔漠雲
州城堡本西秦從來經國推方略一笑還須靖
虜塵

送許民部出守寧國

駉驛五馬夾雙旌漢吏循良蚤著聲東省勤勞
推計部南方財賦重宣城碑埋石谷空留墨洞

西樓集

卷六

三

入蓮峯不記名君自多才饒臥理從教閉閣謝
逢迎

送蔣四還閩

十年裘馬夢長安襖被南來耐歲寒博物幾時
收汲冢懷人何地弔燕丹雌雄劍去防身拙子
母錢空作客難滿目風塵悲遠道回頭芳草路
漫漫

送張叔弢明府之長樂

張前為昌
化校官

都亭立馬悵風沙落日垂楊滿路花同籍弟兄

燕市酒異鄉山水廣南桂溪頭蠻女驚行旆海
外儒生望絳紗咫尺羅浮煩問訊更憑仙令乞
丹砂

送葉明府之程鄉

出宰都嶺嶺海遙天涯相送乍魂銷願加餐飯
頻防瘴欲問鄉書只候潮門外腥風吹牡蠣齋
頭涼雨暗芭蕉亦知井邑凋疲甚不比從前說
富饒

送戴給事謫百粵

平生孤憤舌空存咫尺風沙晝日昏焚草豈能
忘納牖種蘭元自忌當門雲蒸八桂無歸鴈地
逼三湘有斷猿屈指賜環非遠事不須惆悵更
銷魂

送李太守之麗江

拜命新分紫誥來一麾還借使君才左江西去
蠻天盡南粵秋高瘴霧開蛤蚧聲喧人臥閣刺
桐花暝客登臺他鄉厭聽陽關疊愁絕河橋數
舉杯

送鄭女孖廣文之寧化余將出督通州

纔到都亭便可憐更堪風雨柳凝烟千時真愧
屠龍劒問渡猶餘飲馬錢故國諸生趨絳帳宦
途十載傍青氈我今亦隔春明路欲寄音書何
處邊

送陸纂父山人歸洞庭

年來作客狎燕關回首鄉園夢寐間桑柘陰連
京口渡楊梅香撲洞庭灣孤齋宴坐唯聞水三
逕開成不下山他日期君共栖隱莫論婚嫁幾

時閒

送王典客請告歸梁溪

六月燕山楊柳垂數聲啼鳥雨如絲卽看執戟
金門下忽漫揚舲潞水湄綠鬢正當休暇日斑
衣況是晝游時浮雲西北應回首莫學梁鴻賦
五噫

送張叔誠僉憲之山西

幾年同隸大司農此別雲山不易逢官是外臺
猶執法地當三晉本侯封驅車徑問黃河渡行

部先經白馬峰使節到來唯坐鎮北庭今已息
邊烽

送彭太守之福州

新秋殘暑潞河邊柳岸西風咽暮蟬惜別莫忘
傾蓋日計程應憶授衣前越王城北山相對薛
老峰頭雲可憐鄉里頻聞憂水旱單車到處即
豐年

送王將軍出鎮漁陽

塞外烽烟急薊門東方今見建牙尊前旌到處
西樓集 卷六

風雲變萬幕移來鼓角喧雪夜傳餐猶轉關春
陰堅壁且分屯腰間更有橫磨劍血戰終當報
主恩

送宜兒南還

漁陽霜冷鴈南飛滿目風塵送女歸薄俸那堪
多口累浮生已覺十年非他家門第羞執殤窮
巷兒郎愛布衣莫學五陵游俠子但將裘馬逐
輕肥

寄陳督仁祖

八口羈栖潞水濱鬚毛蕭瑟老風塵移官竟作
倉曹長對客空餘草澤身南國商車征歛急東
方軍檄輓輸煩干戈滿地雲山遠雙鯉何由寄
所親

潞河署中寄林熙吉熙工

潞河秋色轉蕭騷躑躅風塵感二毛官自米鹽
寧免俗地多車馬不辭勞書來隔歲心堪折雁
去遙天首獨搔苦憶翠旗山下路滄江烟雨繁
漁舸

西樓集

卷六

三

送柳陳父山人還廣陵

時山人扶弟喪歸楚

西風吹斷鶴鴒羣永夜悲歌不可聞北地秋深
單袷冷潞河天濶片帆分荒城野店難爲客落
日寒山此送君莫道維揚纔一水相思已隔萬
重雲

九日同王君客曹能始眺潞河城樓

客懷蕭瑟正悲秋醉倚危樓歌四愁馮翊重關
今左輔漁陽千里古方州遙天去雁迷邊塞斜
日孤烟起戍樓但就登高能作賦不須落帽兒

風流

戊戌除夕

小院寒回雪未消，殘燈一點坐清宵。
年來自覺疎潘鬢，老去從教瘦沈腰。
柏葉春生官舍暖，梅花香冷故山遙。
君王尚寢南中命，頭白爲郎愧聖朝。

元日

初陽律轉報芳辰，嬋嬋東風潞水濱。
試檢脣頭還帶閨，纔交歲首又逢春。
防身自愛魚腸舊，閱

西樓集

卷六

三

世誰憐馬齒，新四十五年彈指過。
可堪長作異鄉人。

元夕程將軍宅上賞燈

六符初報泰階平，瀚海無波罷請纓。
虎帳春回還宴客，轅門日晏且休兵。
燈花影射芙蓉幕，月色陰連楊柳營。
一曲落梅人盡醉，滿城都作凱歌聲。

送包將軍入領京營

東風冰解客離羣，千騎西行接五雲。
閒闔舊提

游奕將入朝，兼統羽林軍。
春回細柳銷兵氣，日出扶桑息戰氛。
喜談詩還說劒，邇來名將不如君。

胡元瑞孝廉過訪二首

天涯作客任浮沈，一出關門雨雪深。
睥睨秦庭歸白璧，踟躕燕館失黃金。
青山自許千秋業，華髮長懸萬里心。
傾蓋不妨頻索醉，相思十載到如今。

其二

西樓集

卷六

三

河水未半覺春寒，疋馬西來落日殘。
市上酒人無擊筑，行間詞客有登壇。
滇池雁阻三湘水，嚴瀨雲迷七里灘。
莫道朋簪容易合，路岐回首更漫漫。

時元瑞還浙余亦將之昆明

題東溟奏捷卷二首

狼山山水水粼粼，猶記當年戰伐頻。
十里旌旗圍島嶼，連營鼓角動江津。
衝鋒誰敢先嘗敵，報國那能更顧身。
可惜功成不受賞，黃金鵲印是何人。

其二

蘇州刺史夙知名，慨終軍獨請纓。幕府不書
青海戰，朝廷終苦綠林兵。崢嶸江國新祠廟，
彷彿雲霄舊旆旌。直奉三吳作湯沐，千秋香火
闔閭城。

送胡計部權稅九江

五老峰前江九流，使君坐鎮古江州。歌殘却憶
潯陽夜，興發真憐廬岳秋。東海烽烟銷戰鬪，南
方財賦困誅求。更聞十道中涓出，矯首風塵不

西樓集

卷六

四

散憂

寄別王君密計部

盧龍使者問征期，正是春光欲暮時。回首關河
堪此別，側身天地更何之。山開越雋雲連棧，日
落昆明水滿池。萬里故人勞遠夢，塞鴻江草繫
相思。

別潞河諸公

幾年東省愧爲郎，此別雲霄各斷腸。潞水故人
勞夢寐，蠻方弟子問行藏。波光滉漾翻溟海，山

翠淋漓落點蒼。只恐尺書難遠寄，鴈飛原不過
衡陽。

別盛太古

潞河新柳綠如雲，匣底雙龍忍乍分。老去愧稱
詩社長，狂來聊托酒人羣。三春草色天涯盡，一
路鶯聲馬上聞。見說滇南秋鴈少，憶君何處寄
殷勤。

別葉進卿

幾年京國逐車塵，萬里分携奈此身。寂寞關河

西樓集

卷六

四

寒食節蕭條鬢髮倦，遊人地過湘漢征鴻斷。天
盡西南瘴草新，夢隔長安書不到。可堪重問帝
城春。

舟中謾興

天涯一望黯消魂，况復河乾白日昏。孤舫正當
青草渡，幾家同住綠楊村。林間鳥雀催歸急，水
次豺狼得食喧。故國雲山紫夢寐，宦途消息不
堪論。

謁留侯廟

先生已從赤松去寂寂荒祠傍楚丘樊楚草迷
峴首狗宅泗亭雲起斬蛇溝一時輅畧逢真主千
載衣冠識故侯王氣霸圖零落盡圯橋春水亦
東流

少宰孫公邀遊梁溪賦謝二首

丘壑從容覽賜閒賦中叢桂正堪攀縱然去國
心逾赤便道憂時髻未斑涼夜扁舟吳苑月春
風雙屐晉陵山平生不淺江湖興家在梁溪第
一灣

內樓集

卷六

四三

其二

清溪載酒夏雲涼五兩風來杜若香野服已忘
元宰貴深杯不厭老夫狂千村烟火還江廓十
里樓船是水鄉莫道昆明天外別三台星近太
微傍

强善長山人邀遊石湖尋吳王故蹟同錢
象先彭興祖二山人彭次嘉朱善侯二太
學王房仲茂才分賦得何字

南風乍起水生波十里平湖幽興多茶磨山荒

溪壑冷郊臺草暖鹿麋過天清野鳥聽歌舞日
暮江花醉綺羅獨步蒼苔一懷古洞庭浩渺奈
愁何

王彥貽典客六十初度

人間花甲喜初周俠氣還同馬少游好客儘堪
隨杖屨生兒真不媿箕裘身閒擬逐山中鹿心
靜應盟海上鷗惟爾年來饒酒德不妨老作醉
鄉侯

答郭張虛太學

內樓集

卷六

四三

五月吳天麥秀寒扁舟風雨駐江干敢勞公子
高軒過誰念征夫行路難是處山川供載筆何
人詞賦讓登壇哀牢却在蠻荒外莫作譚經使
者看

度杉關

星輅西指卽杉關客路秋風換旅顏野燒遙連
樵水渡嶺雲橫帶建昌山酒邊祇自懷三徑天
外何由問百蠻十載馳驅今更遠鏡中淒切鬢
毛斑

壽施封君前建州司馬

層層蒼弁列爲屏洞口花開識歲星隱約車徒
驚過里聯翩簪笏映趨庭吳興自管多耆舊南
國於今有典刑曾向武夷稱吏隱幔亭幾度曾
仙靈

送施水部之留都

千旄西上儼如仙才子真同入洛年南土盡輸
山澤賦漢廷自急水衡錢太湖百里移家近霽
谷千盤攬勝偏誰問昆明于役吏斷鴻衰柳各

西樓集

卷六

四

風烟

過醴陵贈王孟箕同年

萍鄉西折楚天分迢遞關河隔暮雲策馬到來
尋茂宰逢人是處說神君山迴嶽麓眞仙宅水
遶黃陵帝女墳最恨風塵容易別鷓鴣江上不
堪聞

遊嶽麓

南嶽飛來第幾峯亭亭秀出玉芙蓉摩空石磴
三千級拔地雲屏十二重神禹碑祠殘鼎負玄

君壇古護龜龍老僧送客楓林下指點前山起
暮鐘

伏波廟

巖棹江干落日懸南征猶自想當年功高銅柱
仍如舊謫起文犀絕可憐楚澤廟荒猿嘯雨武
陵溪咽草凝烟雲臺不歇嗟零落漢時秋風暮
暮蟬

碧雲洞贈龍刺史

磴道西盤萬壑趨雲山洞澈自仙都泉聲激處
西樓集

卷六

五

還昏黑嵐氣飛來乍有無隱隱天門晴射日
疊石乳暗垂珠金堂不是人間世吏隱偏宜子
大夫

題陳中丞平蠻冊五首

年年邊徼羽書飛虎旅朝馳快指揮西海祇今
橫殺氣南人元自畏天威陣藏魚鳥風雲變旗
閃龍蛇草木輝樽俎更誇能料敵一時經畧古
來稀

其二



西酋部落懼威靈絕微關門夜不扃百濮人曾
 歸禹貢九夷版已屬虞廷烟消黑海無傳箭天
 聳玄山有勒銘十二便宜奇策在何如充國度
 先零

其三

春風習習海波迴萬里妖氛一餉開勢合川原
 真破竹烽連營壘忽成灰夷歌競奏從軍樂焚
 俗驚傳講武臺殲盡鯨鯢築京觀功成併上萬
 年杯

西樓集

卷六

四

其四

山取水滌各從容荒服懽傳息戰烽只說惟牛
 還饗士卽看散馬盡歸農秋風禾黍雲邊郡曉
 日烟霞海上峯始信止戈元遠計老臣端不爲
 侯封

其五

九夷解辯盡來王重譯何須數越裳方物儘堪
 輸虎豹梟心真已格豺狼版圖絡繹歸天府名
 姓庶稀入職方莫道承平無外懼杞人終自切

苞桑

下邳謾興爲陳壻克何賦

誰憐觸熱賦西征極目南天問去程衰病可堪
 隨馬走窮酸吾亦咲鯁生十旬不雨河流斷百
 室無烟暝色橫旅况蕭條惟共女暮蟬衰柳已
 秋聲

西樓集

卷六

四

西樓全集卷六終